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三册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三三册目次

子部・兵家類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畧三十二卷》提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illegible]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illegible]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鄉校

先人後人

吳救華氏　昭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林烏枝鳴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杜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林先事而奪人者奪其心志也後事而待其衰者待其衰竭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林何不及吳師遠來之勞若且營壘未定先伐吳師若吳師得入南里爲城以爲固則華氏益以吳師勝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杜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杜二帥吳大夫○雂古含反華登帥其餘杜吳餘師以敗宋師林宋師恃勝故華登復之復敗公欲出杜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藉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戰決勝負○而不能送亡君絕句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杜徽識也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揚徽以自別公自揚門見之杜見國人皆揚徽雎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

揚徽

左氏兵畧卷二十六　一

用少

用劍

詐得華登

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林言宋國若亡死于難此大夫國君人之所共恥也豈專孤一人之罪蓋亢公以此言激勵其衆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杜備長兵也林言以少擊衆莫如齊致其死力齊致死力莫如去長兵用短兵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杜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林廚人濮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其首以走詐言得華登之首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林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林翟僂新公臣杜居華氏地而勳公戰○僂力主反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杜華氏姓族故勳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啻小忿○姓他口反十一月癸未公

鸛鵝

不狎鄙

子城以晉師至杜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杜曹大夫會晉荀吳杜中行穆子齊苑何忌杜齊大夫衛公子朝杜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杜赭丘宋地○赭遮也反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杜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杜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杜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杜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杜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杜狎更也林城謂豹曰若不與我矢射則汝為鄙夫抽矢杜豹止不射城射之殪

杜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杜殳長丈二在車邊斲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林城射張匄匄斲公子城折其股匄扶伏擊城車軫力又射之死林匄死干犨請一矢林干犨御求一矢快死城曰余言女于君林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林同乘共伍死則皆死今干犨同車三人其二已死故曰不死伍乘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林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林膺胸也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林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言我舉事不成而死與欒同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林廷恐也言汝無恐我事至不幸而後奔亡未至死戚○廷求狂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

諸侯唯宋事其君

先人後人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林犯公師出送華登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林入南里○睢音雖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林犯楚太宰諸侯唯宋事其君林言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之亂惟宋猶能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

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

之機也
晉書蜀將孟達降魏將舉兵宣帝恐達速發以書喩之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
載記姚萇與苻登相距萇將苟曜擁逆萬堡密引

苻登萇與登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我東必苟曜豎子與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
五代史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

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人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
又唐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

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揭徽

孔號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鄭玄云號若者徽識所以相別也書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揭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為劉

氏者左袒
漢制攷云司常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
也大傳謂之徽號令城門僕射所被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
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
徽章徽幟也以絳帛著于背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
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
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
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

用步

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
敗
吳子秦人興師臨于西河起曰臣聞人有短長氣
有盛衰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一
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
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眾此勵士之功也
魏志太祖征張魯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魏張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

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
已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諸將降服權引退遼率諸
軍追擊幾獲權
晉書苻堅自率兵次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玄為
前鋒與叔父石等拒之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
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
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
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

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
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銳
八千涉渡淝水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
棄甲宵遁
南史陳吳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蕭摩訶率七
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
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
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

北史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尒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又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諸將會於女水之濵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千餘里

又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蘇城尒朱榮令侯淵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

周書王雅從太祖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稍却雅乃還軍

又劉雄從滕王逌西征吐谷渾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

又周蔡祐從太祖戰于河橋祐乃下馬步鬭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

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

唐書高祖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群盜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

懼髙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又竇建德率衆二十萬攻幽州賊已攀堞薛萬均與弟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奔

又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将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遂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

又大暦中吐蕃圍靈州大将李抱玉遣右軍都将李晟将兵五千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将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圍去

又王晙為朔方副總管開元初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晙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百步置鼓角令前者遇賊大呼後者鳴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者萬計

宋史賊黄善曹成孔彦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薫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横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禽其将孫勝孫清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

又韓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

廟觀我虚實乃遣兵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奬

元史楊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張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二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

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

劍

周禮曰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注鄭司農云臘謂兩刃兩從半之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者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注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注首謂劍鼻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上能用五兵者也

考工記云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龍魚河圖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劍名飛揚

太公金匱劍銘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此劍之始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大戴禮劍之銘云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陳琳武庫賦其劍則越金楚冶堂谿名工清涅皓刃苗山鈍鋒陵陷玄犀水截輕鴻

潘尼武庫賦若夫大刀寶劍曠世絕殊煉質于昆吾之巃定形于薛燭之爐

張協泰阿劍銘曰泰阿之劍世載其英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外不逕自肅率土從軌

漢書鼂錯傳兵法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

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後漢書陳俊從擊銅馬於淯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與伍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又袁紹上書云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翌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于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貝劍

五代史唐莊宗與梁戰敗莊宗得三馬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元行欽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南唐書宋延壽嘗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提綱曰山峽之間當令胄刃勇士鳴鼓大譟乘之以短兵接戰再令徤步精兵潛登岩崖夾攻

兵機纂宋太宗選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出劍士示北使北使懼形于色每巡城耀武賊衆破膽

晉書劉毅南追桓玄玄留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何無忌等次桑落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

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劉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宋史楊沂中討劉猊至藕塘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奇衝其[illegible]

鸛鵞

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無
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
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
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
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劉
寅曰蓋八陣四方四維各一陣也以乾爲天陣以
坤爲地陣以巽爲風陣以艮爲雲陣以東爲龍陣

即左青龍也以西爲虎陣即右白虎也以南爲鳥
陣即前朱雀也以北爲蛇陣即後玄武也
又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李靖
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
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
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
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
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
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武經總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于卦
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鵞鸛陣諸葛亮
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
其御願爲鵞是也軍中凡舉鵰旗九鼓則陳之背
城向敵易斷續人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
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
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又古陣法敘云古陣法圖籍皆舊記所傳風后握
奇圖初受之玄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

三百六十字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損之漢武
帝令丞相公孫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于
長樂館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
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爲八陣
形勢凡八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經之僚佐無
能知者溫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昔馬隆征西羌
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
之公孫弘既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爲率
然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所從來遠矣唐李

筌制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爪兩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明四為正四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傳則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正正亦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

虎鈐經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樓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樓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鶚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

附唐語林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鵞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瀨滂混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蛇生兩頭與陳適類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既掘之果得箭鏃一斛

不狎鄙

孔䟽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為鄙

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豹已閑之[illegible]

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為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謙讓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為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狎為更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為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違軍之戰禮也

諸侯唯宋事其君

又云諸侯之内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于時宋國不屬楚也

潛菴子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氏三大夫謀誘群公子殺之因而刧公厨人濮既諭宋人復拘公徒而始以得華登首遂敗華氏其忠于君何如宋雖小國猶有人焉可以觀子姓之澤矣

捫蝨談曰傳之鵞鸛莊之鶴列意即龍虎鳥蛇類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即此可證一端

使師偽糴 昭公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杜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杜獻于廟又叛于鮮虞杜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杜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糴者杜使晉師詐為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杜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杜守鼓之也涉佗晉大夫

晉書馬隆傳云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郿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又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擒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又祖逖率衆伐陳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陶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

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

周書賊帥達符顯圍逼原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衂李賢間道赴雍州詣介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太祖乃令賀若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即絶人懐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于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令

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于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舡載米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作土人裝伏甲士于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舡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舡令舡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舡不上後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舡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

舊唐書裴行儉討突厥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饑死遂詐偽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甲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

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
近之者
五代史劉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朱瑾
并兖有兖鄆以葛從周爲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
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
之所由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
從水竇入襲破之
捫蝨談曰行陳之間不厭詐偽春秋傳中如曰偽
遁曰偽糧皆詭道也自詭之術勝而堂堂正正之

師於是無復見矣歐後馬隆之田器陶侃之商舡
祖逖之擔米裴行儉之糧車大都偽設以誘敵者
然謂不本前吳之襲鼓則愚不信也

公子光料敵 帥賤 [illegible] 或奔或止

以罪人先犯三國　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杜：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杜：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敗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
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
幼而狂（杜：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杜：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于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杜：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
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林：諸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齊行列持之以整衆而待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林：此軟陳整旅之衆也）中軍從王（杜：從吳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杜：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林：言不整也）
三國亂（林：三國爭之故紛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料敵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杜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杜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杜燕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後漢書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曹操與相距紹甲馬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

帥賤

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筭

南史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常毅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真人指梁武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 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魏書南安王楨子英表求進討漢中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衍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群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于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

不言晦

百人

孔疏云成十六年傳郤至曰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註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遣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巳巳朔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

或奔或止

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鷄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

孫子曰亂而取之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郜是也

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　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六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夢溪筆談狄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

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韜鈐內篇鷄父之陣吳公子光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播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

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旗之熛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熛望之如墨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于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褁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褁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勝之故也

捫蝨談曰吳人以罪人三千勝楚于鷄父越子亦以罪人三行敗吳于檇李盖勝敵之兵必俟敵亂則可乘而藉非巳先之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子所謂亂而取之是巳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或遂至不可復收則祇遺敵之禽耳符秦非來鏡

亂故曰師出以律則在講之素矣

吳人踵楚 昭公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 杜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杜速吳召也 吳踵楚 杜躡楚踵跡 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 杜汭水曲犴五旦反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杜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杜壽夢越大夫 王及圉陽而還 杜圉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杜鍾離不書告敗畧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 杜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杜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 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王海云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二十七年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定二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于豫章敗之四年蔡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分城外以毀其舟 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哀七年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墨子曰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吳居 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人因此若埶函敗越人

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秋發謫吏穿昆明池 注 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三輔黃圖昆明池有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各

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麾蓋
武經總要漢武伐南越于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
舡上建樓櫓戈矛舡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怪之
害然樓舡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故張兵
威畜器械以樓舡大艦為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
舸海鶻為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舟舟皆可用
也
晉令云水戰有飛雲舟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
四十步金舡相去二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

五十步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
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
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宋記曰司空劉彥範舉兵時匿于湓裏潛作艦艓
出潯陽合于裝理數晨之間舟木大備
西巡記曰宋孝武末六合龍舟鳳翔以下三千四
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南史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徐世譜
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
思過人
周書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
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舡艦于城下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為行
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樹大
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舡路方欲密
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
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

舡艦並礙于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
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
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于
是殲焉
會要云建炎元年六月宰臣李綱言守備之策當
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將左軍兵
瀕河江淮去處帥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
兵一軍次要郡別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
習水善波掠舟便利之人今擬到軍號樓舡軍變

波軍詔並從之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詔以卒三萬五千人鑿池以
引金河水注之有水心五殿南有飛梁引數百步
屬瓊林苑每歲三月初命神威虎翼水軍教舟檝
習水嬉西有教場亭殿亦或臨幸閱砲石壯弩雍
熙元年四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上御水心殿以
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從衆馳突必為回旋擊刺
之狀顧侍臣曰兵棹南方之事也今既平定固不
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又建炎三年正月呂頤浩言水戰之具在今宜講
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于鎮江之岸擺泊海舡而
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望置使兩
員一專督造舡且詢水戰利害
又紹興二年七月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大江以
南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
輪八檝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比之
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詔就本軍措置
老學庵筆記鼎澧群盜如鍾相楊么戰舡有車舡

有槳舡有海鰍頭軍器有拏子有魚叉有木老鴉
拏子魚叉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
程昌㝢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
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纔三尺許銳
其兩端戰舡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
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于其中臨陣以
擊賊舡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為
之則賊地無窰户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舡亦
倣賊車舡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

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
顏亮入寇車舡猶在頗有功云
吳越備史云貞元五年春三月文穆王率水師太
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洲發艦遥趣淮
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于狼山江將戰之夕王
召指揮使張從賓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
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備理帆檣每舟必載
石灰黑豆江沙以隨焉翼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
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王師皆避之賊舟

踵楚

既高且巨不能復上王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迴舟而鬬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轤相接乃撒苴于賊舟王舟則沙馬戰血既漬踐苴者靡不顛踣命進火油焚之斬其将百勝軍使彭彦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舡四百餘艘皆焚之其斬馘之甚自江及岸數千里皆殷馬

尉繚子踵軍令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于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于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勝也

六韜太公曰凡師帥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武衛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南史程靈洗為郢州刺史華皎之反周将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

北史芒山之戰魏軍失利于謹率麾下偽降立于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収兵于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舊唐書吐蕃大将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王君㚟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将卓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潜入賊境于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将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氷合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将士並乗氷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宋史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潜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乗契

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尹繼倫適領兵巡檄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閒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相皮室衆遂驚潰相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

兵機纂云遼史上將伐渤海耶律鐸臻諫曰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伐夏庶無後顧從之

捫蝨談曰沈尹戌其楚之良哉知楚實速吳又知吳必踵楚料彼已若燭照且謂是役也爲亡郢之始居無何而子胥之師五戰及郢楚且幾爲虛戾焉戌之言又若券合矣第方楚子爲舟師略吳疆也不聞戌與其謀豈爲外之見固有淸于當局者邪仰亦言之而不見用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伏甲堀室　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杜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

諸侯（杜觀強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杜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林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illegible]盛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illegible]國不堪以弑王）告鱄設諸（林鱄設諸所見勇士。鱄音專）[illegible]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林光[illegible]嗣蓋壽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夷昧[illegible]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illegible]

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杜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杜言我身猶爾身林言事汝母當如我母待汝子當如我子）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杜堀地為室）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杜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杜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席者皆王僚親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進食者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外防奸細也。鈹普皮反劍也）執羞者坐行而入（杜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林執劍者二人夾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

也（杜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杜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杜全魚炙可寘劍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杜交鱄諸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杜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林哀王僚之死事闔廬之生存以待天命之自定）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杜復使命于僚墓）復位而待（杜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杜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于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吳越春秋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員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内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上于窟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衞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

裹足使專諸寘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
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戟有
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晉韻戟枝爲戟車枝爲戈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爲轄轂末之小穿容
推者爲軌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胷也胷斷臆開匕首如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
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
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
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

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
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隋書竇抗爲幽州總管煬帝恐其有二心間可任
者于楊素素進李子雄授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
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
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伏甲請
與相見因禽抗
舊唐書朱泚舊將牛雲光率兵奔泚行及汧陽遇

家僮蘇玉同使帝皐所皐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
僞命皐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兵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皐且以爲信
然盡付弓矢戈甲皐既受之乃納其兵明日皐犒
宴蘇玉雲光之卒于郡舍伏甲兩廊酒既行伏發
盡誅之
附北史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帝帝不之知乃將酒
殽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
與胄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

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啖帝將
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
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
刀入衞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
事齊王者乎誠壮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
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胄恐
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
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階迎之胄
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

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
死死何益邪復入宅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還請曰
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
將追帝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
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
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

南唐書王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
而伏劒士室中刁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
即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于山光寺復欲加害

弟知諫摘語烈祖烈祖即馳去

鈹

急就篇注云鈹大刀也刃端可以披決因取名云

玉海補注云方言鈹謂之鈹國語挺鈹搢鐸左
傳虞人以鈹盾夾之史記吳王僚左右皆持長鈹
功臣表張說以執鈹入漢

捫蝨談曰王僚被甲三重長戟列侍所以爲光備
者至矣何如不赴光之請爲得也然不疑人巢幕
自如凡張羅可待者本當不因疑而遺羅者之獲
奈何同姓懿親而橫生之疑也積疑成釁雖備何

益若隋文不疑趙王之謀而卒亦全于揚冑之蔽
此自其有天幸耳方冑之扣刀入衛其隋家之舜
陽乎

多方誤敵 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杜在二十年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林人謂王僚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 林言楚執政衆多而意向乖異不能統一莫肯爲國家任患難 若爲三師以肄焉 杜肄猶勞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杜罷敝於道 亟肄以罷之 林亟數也數勞肄之使之罷敝○罷音皮 多方以誤之 林聲東擊西使之迷誤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杜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左傳附注云釋文曰三師以肄一本作肆今案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謂肆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于義爲長

孫子曰佚而勞之

六韜太公曰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又李靖曰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

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神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史記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

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
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
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
成皐
獻帝傳曰袁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
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
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
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

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紹不從分監軍爲三都
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魏書初袁紹之南也田豐説紹曰曹公善用兵變
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
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内脩農戰然後
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虚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得安
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
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

不從故敗
載記禿髮烏孤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
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乞伏乾歸擅命河南段
業阻兵張掖呂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
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
終必歸服段業與我鄰好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
光衰老嗣紹冲闇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
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
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孤疲于奔命

人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二寇
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
宋書義熙九年高祖與朱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
宣往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
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
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
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僖朱林於
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
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
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
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
為城十年六月石齡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
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此
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
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

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
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北史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齊神
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神武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
又魏中山王英攻縣瓠剋之引軍而南既次義陽
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
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恐其并力於東仍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
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
隋書高祖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
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
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
又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李密決戰
密問計於諸將裴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
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
河而出以逼東都世充卻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
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
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
也單雄信諸將輕世充皆請戰遂大敗

舊唐書契丹入抄營州隋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啓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

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是役也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帝甚嘉焉

又安祿山聞史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郭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李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首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

又陸贄疏畧曰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鬬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舉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以衆其弊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五代史周王朴獻平邊策畧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有也

吳越備史云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
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
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
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
前軍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
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
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
軍必至則衆寡莫敵矣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乃
進屯八百里（地名）途次逆旅遇老嫗因誡曰後有兵

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未幾巢兵果至具如所
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况八百里乎
遂不犯境王又偵其後軍殺獲人馬而還
宋史胡世將問吳玠所以制勝者於吳璘璘曰璘
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輙
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
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蓋自昔用
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
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及金人之

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
不能相及於是選摭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
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
兩陣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歐陽文忠公集云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
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
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
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
為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此中策也故賊

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
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
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
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
吾兵分備多而不得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
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
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
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
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

也幸吾苦兵訂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
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
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
也而賊今方用之
又言西邊事宜狀云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
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
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
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

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
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
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
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
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
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
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
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其定出攻之
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

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擾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
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illegible]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西鄙夫
分兵備寡害〃上我以逸待勞利常在彼所以往
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
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
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
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
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

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
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
隆平集太祖常問張永德以下并汾計對曰彼兵
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擾也姑以間諜離
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俟其困弊乃可圖耳
鶴林玉露云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
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
敗心不安則遁
賢奕編云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

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伎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處來相追乃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畧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捫蝨談曰多方誤敵自子胥發之遂爲兵家至要盖非我之誘不能成彼之誤非彼之誤不能致我之勝不過呼吸間坐収奇績信如唐宗云千章萬句不出此一句也古之善師者以全取勝直是不爲人所誤耳彼舉動不肯詳思輙喜言誤者夫誤可使在我不在敵哉

吴犯歲星 昭公三十二年

夏吴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杜自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杜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吴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杜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吴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曰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

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筭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

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吴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吴伐之則凶也吴越同分而云越福吴凶者以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吴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吴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吴越同分不言於次舍之内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

也且擾三紀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
初度乃爲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
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
爲妄之甚也
孝經鉤命訣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
超舍而贏退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
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
月一次從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爲五步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
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
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
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鬼柳星張翼軫鎮
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
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
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

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
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
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明年
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芒角而
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
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
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
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
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

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
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
天元玉曆祥異賦云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
風雨揔至赤有角早暖旱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
青爲應候之温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
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
爲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爲慶爲樂得
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未
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衝之方亦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爲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宜進逆則兵宜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郄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還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社稷危天下兵起

王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爲陽太歲爲陰今曆太歲

不與歲星合辰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閒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建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循密於記注以推求平黃初閒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　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於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爲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已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也

繹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何亥之謂也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焉　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爲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成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卄年而超

一次也

虎鈐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

史記陳餘說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王又强立吾吾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强後必屬漢耳走漢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與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兹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　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受命爲時将討黄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

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将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皝遣子恪師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

又苻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吴今得歲不可伐也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晉陽國志云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
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
之國破必如志矣
南史沈攸之於廢帝之殞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
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
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
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
幸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
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

不從果敗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
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
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贊和淵等
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
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崔
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
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
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
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
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小
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
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
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
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量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尉破胡等出援秦
州令王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

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
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
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
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
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
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寳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
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于景子至
令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
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

商封胡公滿于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祀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戚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僞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戚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沈之次高祖果應之

又藓仁貴大非川之敗嘆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

附絶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舊唐書盧藏用著析滯論其畧曰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爭天道若兵强將智衆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討貪狼自符雞闕之祥多貽蟻

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遁占四殺杜鄭齒劍抑唯計沮坑下悲歎實陷刑卯若以爲資歲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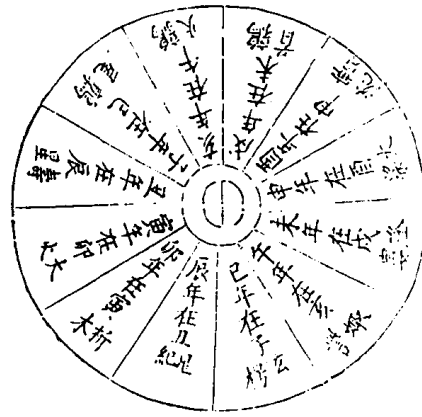
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数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
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
二而小周淪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
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
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
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容齋三筆云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
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
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
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
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
金兵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于此不爲

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
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
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
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輕速也福薄
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
祥所係非民庶可得倖邪
捫蝨談曰綜諸家之論觀之乃知相時伺釁雖期
萬全持危定傾祗在呼吸趨避何容拘焉如曰歲
星所在必不可如吳之犯必當如周之避是皆一

隅之說非通論也
觀春秋傳凡言占候輒以歲所在爲福所衝爲殃
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
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
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鶉
烈解亦云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
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然則轉
移參綜亦顧主德何如耳

歲星之圖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七

隱元年歲在豕韋一名陬訾之口 襄十八年天道多在西北

桓元年歲在玄枵 昭十年歲在顓頊之虛

莊元年歲在鶉火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 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 三十年歲在陬訾之口明年乃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七

次降婁

昭元年歲在大梁 八年史趙曰今在析木之津 十五年有事于武功之歲合在鶉首而超居鶉火 十三年蔡復楚凶 謂大梁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歲在星紀

定元年歲在玄枵

哀元年歲在大梁

請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 林富辛石張皆周大夫 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 杜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 二謂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 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余一人無日忘之 杜念諸侯勞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杜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解也 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林以固其主盟之權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杜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杜蝥賊喻災害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 杜徵召也 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杜庸功也先王之庸以爲大功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 杜云欲城而罷戍 雖有後事 林築城之後或有他變異之事 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杜伯音韓不信 ○與音預紓音舒焉於虔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杜衰差也序次也○衰初危反 於是焉在 杜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杜尋平位盟 魏子南面 居君位 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杜彪傒衛大夫 林干犯君位以令城周之大事非其德之所能當也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杜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 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 林士彌牟即士景伯 計丈數 杜計所當城之丈數也 揣高卑 林度高曰揣揣度高卑之宜 度厚薄 杜度深曰仞林度量本末厚薄之制仞溝洫深淺之準 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杜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 知事幾時畢 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 知費幾材用 書餱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 林謂令于諸侯使供其役 屬役賦丈 林屬所當役之數賦所當城丈尺 書以授帥 杜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杜效致也 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林韓簡子即韓不信 杜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汲冢周書作雒解云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于剡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之中遂築新邑營
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帝王世紀云初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成周
小不受王都故壞狄泉而廣之
又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余城中有殷
王冢是也
後漢書雒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周
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

門北城門名乾祭
輿地志成周在城東故曰東周
晉太康地道記曰王城去洛城四十里城內南北
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
畝三十六步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
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華延儁洛陽記曰陸機所謂洛陽城即成周也後
漢魏隋並都于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傳亦

曰九六城
玉海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
東周者洛陽也　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左氏第
言予朝既逐王入於成周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
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
之總名
春秋圖說云王城有二河南故周都謂之王城僖
十五年晉陰飴生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也在今

同州
三輔黄圖云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脩長安宮城
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
小至惠帝更築之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三
十日罷城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六月發徒
隷二萬人常役至五年復發至四萬五千人三十
日乃罷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
闊九尺雉高三版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

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
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
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廟十二
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黒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
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為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
槐與榆松栢茂盛地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
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杜氏通典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
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

狹以此為準料功上濶下加濶得三丈七尺五寸
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
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七
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
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
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
簣並計之大功之内
宋熙寧八年九月癸酉重脩都城元豐元年十月
丁未告畢詔知制誥李清臣記之曰以三歲之績

易數百年因循之陋崇墉迄然周五十里一百六
十五步横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埤堄
七尺堅若埏埴直若引繩惟我汴京氣象宏偉平
廣四達岡阜繚轉隱磷地中若龍盤虎伏睨而四
摭霏烟屯雲映帶門闕望之者知其為天子之宅
周世宗廣而新之逮此百二十有五年聖主營於
無為圖於弗用取羨卒共其力兵不喻一萬分部
者六板幹遞遷畚鍤貫序刱機輪以登土為鐵琥
以固溝肇於丙方環於四決人不及計士不及議

而城以全新奏矣
龍川别志云元昊末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
以為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
為非曰錐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
京城以示弱乎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
乃議建北都因脩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
留青日札云漢高祖以戍卒婁敬之言都長安既
十二年尚不城至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
年春發長安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

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六月又發徒隷二萬人城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是帝王之都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城成

淍飛談曰洛邑之作周召所相度而經營者豈不屹然爲帝王萬世業而敬王之請彌年之營何爲者也以惡黨在王城輙思棄王城避之藉成周城之矣更有稱亂如子朝者又將何地城乎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得志焉失所據也周之東遷宋之南渡並以踣敝不振吁可鑒哉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吳子誘楚 定公二年

桐叛楚（杜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杜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杜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杜從舒鳩言）吳人見舟於豫章（偽將爲楚伐桐）而潛師於巢（杜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攻楚師於豫章敗之（林吳出不意攻楚師于豫章楚不忌吳故敗）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杜繁守巢大夫）

史記齊趙魏反漢與楚和漢王使酈生說魏王豹豹不下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舡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

後漢書賊帥韓忠據宛拒朱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馬耆國有葦橋之險王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班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七月晦到馬耆去城二十里正（正當作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

魏志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又胡人追田豫到馬城圍之十二里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卒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晉書公孫文懿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宣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

周書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楊㯉將謀取之先遣奇兵急攻汾陽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于汾陽橋拒守其夜㯉率步騎三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

捫蝨談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漢淮陰陳船臨晉伏兵夏陽與吳人見舟豫章潛師圍巢後先如一轍昔人云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淮陰豈徒拳勇者流哉即謂之善用左氏也亦宜

李氏兵略

謀楚

伍員謀楚定公四年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杜在昭二十七年○員音云伯氏之族出杜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林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無歲不有吳師林自闔廬立始爲三軍以疲楚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林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乾其虔反質音致舍舟於淮汭杜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赦置也又音捨棄也自豫章與楚夾漢林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此與楚人夾漢水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杜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

冥阨

用木用革

濟漢而陳

外以毀其舟杜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杜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杜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不可久也林吳用木爲兵椎鈍我用革爲兵犀利不必久與相持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杜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林楚

楚瓦不仁

行不待命

國安寧則求知其政事有難則逃避以求免將入何國以安其身○難乃旦反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林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死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杜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杜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林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故無死戰之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林言古書所謂人臣之道見義則爲有不待君命者今日之事臣合此語若我致死必可乘勝以入楚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困獸猶鬭

半濟而後可擊

三戰及郢

象

以其乘廣死杜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杜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林楚師將爲食吳人追而及之楚師奔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杜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澨市制反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林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芈之字未知孰是○芈面爾反楚姓涉睢杜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杜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杜夫槩王子山叔父怒其輒已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杜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穀梁傳云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

越絶書荆平王内傳云子胥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

王海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今信陽軍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阸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春申君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

策莊辛曰穰侯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殘均陵（今均州）塞黽阨徐廣注云或謂冥今江夏鄳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阨塞

用木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名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

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魏書尒朱天光率諸軍入隴至賊帥王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并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及万俟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攄衆未已及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辰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于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所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収其衆

用革

舊唐書李嗣業從高仙芝深入異地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駝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又安祿山反肅宗詔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鋒以巨棓笞鬬賊値必崩潰

荀子云魯人以榶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

濟漢而陳

孔疏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

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
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
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
也土地名大別小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
三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
反在安豐也　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
則為六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

不暇為陳故不數也

楚乃不仁

晉書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
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
將周札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
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行不待命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李筌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吳伐楚夫槩王所謂
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
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
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
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何
氏曰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
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
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室道邊也謀無適從而
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與絆韓盧而
求獲狡免者何異焉　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
不制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畧而曹操假以
節度便宜從事是也若夫將帥不能人君必當授

以成筭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致勝
違命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
畧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
能又安得不御之

尉繚子曰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
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
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
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

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已授斧越
越與鉞同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
親操越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
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
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
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
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
斧越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
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
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
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戰勝于外功立于内吏遷上賞百
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
安寧武王曰善哉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正兵受之于君奇
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
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
將所自出者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内御則功難成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
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
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
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
視水可絶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
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
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
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
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白虎通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
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唐子云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illegible]

風行

史記周亞夫為太尉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太尉終卧不出吳兵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漢書馮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閒隱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

(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説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

又馮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説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又趙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天子以書勑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上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冦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冦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

魏志太祖擊袁譚袁尚于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

以舡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
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舡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
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
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
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文王使監軍衛瓘喻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輙行
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伏至于
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
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

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
節終不自嫌以損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
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書時毋丘儉文欽作亂王基欲進據南頓言于
景王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方今外有強寇內有
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
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
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守壁壘以
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
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
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輙進據南頓

晉書武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羲虜通涼州
者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
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
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北史魏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

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
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
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
延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部落

魏書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辛雄
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
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illegible]汝潁北溝求
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illegible]裴衍未至王

士衆巳集蠻左右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
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為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
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
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
雄符下雄以駕将親伐蠻衆必慴震動衆彼離心
無往不破遂傳戒軍令遽赴擊賊賊聞之果自走
散
陸宣公奏議曰夫将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
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
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

動作協變通制倚毋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
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衛頭目将
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畊
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
無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
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将而我之
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節
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
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

宋史李繼隆為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冦至令堅
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騎至攻蒲城至唐河護
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黄門林延壽等五人以
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将帥得專乃與繼忠
出兵戰敵合擊走之
冦萊公遺事云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及平
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笑
曰卿顏為誰其君臣相得如此
何太復論任将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鮮夫

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
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巳行而反夫所貴于騏
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
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将用
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
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
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
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将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
功

困獸猶鬭

孫子曰窮寇勿迫　劉寅曰窮急之寇不可迫之
迫之反為彼所敗若夫椞王謂困獸猶鬭不容閭
閭迫楚師趙充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
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虜果赴水沉溺数萬因大破之
魏志劉表遣兵救張繡以絶軍後曹公將引還繡
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
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
師而與我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晉書劉曜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
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
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鬭况于
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

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禽之而後食晨率精
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
魏書封敕文謂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
于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陳飛梯騰塹而
走敕文先嚴兵于塹外拒鬭從夜至旦敕文謀于
衆曰困獸猶鬭而况于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
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
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為然
北齊書斛律羌舉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

議進取之計羌舉曰黒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
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
戰而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
彼無所歸則黒獺之首懸于軍門矣諸將議有異
同遂戰于渭曲大軍敗績
周書赫連達從大將軍奚達武攻漢中梁宜豐侯
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
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
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

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
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
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

舊唐書張孝忠與朱滔合兵破李惟岳惟岳遁歸
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忠孝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
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于朱司徒相信至
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初來
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
鬬緩之則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

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朱滔屯
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
忠孝所料

左傳附註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
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
自栢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澨亦在其數但傳文篇
簡舉其大畧耳

半濟而後可擊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
之利　何氏曰如春秋時夫槩王曰半濟而後可
擊是也

吳子曰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
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
絕水半渡而薄之

蜀諸葛亮曰水上之戰不逆其流此兵之利也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
守成皐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
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
水上

又楚將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
還走龍且喜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後漢書公孫伯珪擊黃巾奔走度河伯珪因其半
渡薄之賊徒死者大半

魏志郭淮在漢中蜀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

隋書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率九軍三十萬五千人至鴨緑水會乙支文德偽降述見士疲地險因其詐而還半濟鴨緑水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止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舊唐書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公孫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于張掖河又命軍士于上流以柀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畧盡

又太宗討劉黒闥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黒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黒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黒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

衆大潰水又大至黒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又李密之叛將出山南盛彥師請以數千之衆邀之遂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至令弓弩者狹路乘高刀楯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擬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兵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密

唐書薛萬均與羅藝守幽州竇建德率衆十萬冦范陽范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敵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于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又回鶻入寇郭子儀遣子晞以五千人襲之晞以

兵少須暮俟賊半濟乃擊斬五千級

附魏書車駕南征至鍾離師回詔楊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陣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于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北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

水經注鄖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

孔疏賈逵云燧火燧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狀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偪故使以火繫象尾令奔吳師使驚馬却之執燧象者既繫火于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史記燕將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所觸盡死傷

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又楊琁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illegible]馬驚奔突賊

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
逐斬傷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吳志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諸將皆以相持久擊
之必無利陸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
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
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
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
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
山陳兵自遶遜督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
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
江表傳赤壁之戰黃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
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于
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
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曹操軍人
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往舡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舡延及岸邊營柴周
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
退走
晉江逌擊姚襄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
不精而衆少于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
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
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
遂敗
北齊書王琳兵東下陳遣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
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
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舡
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
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通典云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
縕懷火直抵敵營一時縱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
靜而不亂捨而勿攻　火獸以艾縕火置瓢中瓢
開四孔繫獸于野猪麋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

縱之奔走入草㪉敗火發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
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
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弩以壁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弭矢端
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劉寅曰論者謂火攻為下策然自戰國以來詭詐
相尚而用之者多矣陸遜火其營黃蓋火其舟江
逌繫火鷄足以燒羌衆田單繫火牛尾以焚騎劫

後周時陜部火弩攻破柏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
攻破黃巾此皆以火而取勝者也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三十一年逆亮欲泛海襲浙
江上曰李寶循海道來歸必能辨事令督護平江
海舡寶請從守江陰從之虜已圍海州寶麾兵奮
擊虜引去招納降附聲振山東乙丑至膠西虜已
泊舟唐島明日過山薄虜虜驚迫失措命熾火箭
環射之箭之所至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大漢軍
三千餘

附北史魏于謹伐江陵隋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遏
其走路梁人來刀于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
走江陵平
隋書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
守險劉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
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
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
王師力戰賊奔于柵因攻破之
宋史文彥博之征王則也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

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
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
又王德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潰他
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可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
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
捫蝨談曰孫子有言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
也夫槩王所謂行不待命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
戰無戰可也夫槩王所謂困獸猶鬬是也章子亦

謂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蓋皆以能將而操不御之權者將誠以此道將兵君能以此道將將其何戰不克哉晚世以文法御將動見掣肘蓋以不如是則君權不一而於以責奇功於九塞不幾矣

燧象火牛火鷄炬也頗田單以火牛取勝而後人效之者卒以敗誰謂古法可盡泥哉孫子火攻篇娓娓著戒而篇末復云明主慎之良將警之蓋示以不得不用而非所恃以常用之具也

乞師救楚 定公四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杜包胥楚大夫 其亡也 林伍員出奔吳在昭二十年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杜復報也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杜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虐始于楚寡君失守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 林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 杜與吳共分楚地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杜撫存也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杜伏猶處也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 杜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秦師乃出 杜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杜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林道猶法術也言我未知致吳之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杜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薳射于柏舉 杜薳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illegible] 以從子西敗吳師

于軍祥(杜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杜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杜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杜麇地)子期將焚之(杜楚子期將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杜言焚吳復楚則死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于公壻之谿(杜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杜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戰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楚官)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

史記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吾謝申包胥曰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于稷

吳越春秋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柏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柏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

日柏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有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埸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于庭倚墻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漢書刑法志云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絕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併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劉向新序吳敗楚兵于柏舉遂入郢申包胥赴秦乞師倚于庭墻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乃出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昭王復

國而賞始于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幽通賦云申重繭以存荆

晉書劉胤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于石勒胤言于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

於今勝之疲而欲託恨醜類無乃殆哉
又温嶠鎮武昌未幾蘇峻反嶠屯尋陽嶠奉陶侃
為盟主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
宜增軍討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昔包胥重趼
致誠藺相如案劍秦庭臧洪登壇歃血况今居台
鼎據方州者哉
南史隋師濟江樊猛督所部北援閶臺城不守乃
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勤

兵緣江拒守
潜菴子曰申包胥本楚王之孫與國存亡固其分
也痛社稷丘墟又越在草莽倚秦庭而哭者七日
哀公念其忠憤為之出師然猶不已也因走越說
勾踐竟滅吳未幾楚寧而逃賞君子比諸魯仲連
陶朱公云
困學紀聞云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
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
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韓王成

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
軍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
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
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
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志一也
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
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其亡
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
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所

云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
歟淮南脩務訓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
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者
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
老于葉其有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捫蝨談曰傳云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信哉楚自
莊王狎主齊盟稱強已非一日而伍胥覆之包胥
與之平生之言特若左券蓋各行其志而以楚國
弄之股掌間也士誠足畏矣第倒行逆施者泄惡

奢之私痛哭秦庭者出忠憤之激其既也一辭賞
以全高一被詭以殞命夫亦各成其是乎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令尹喜敗 定公六年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 杜終纍闔廬子大差兄舟師水戰
獲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杜陵師陸軍林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別之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乎遷
郢于鄀 林改郢為鄀故曰遷郢。鄀音若 而改紀其政 林改其政而斷之紀理之
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越絕書闔廬見子胥曰敢問舡軍之備何如對曰
舡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令傳軍之教比陵
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
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
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
比史崔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敗

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天眼對曰臣輙謂水陸二道一時具下往[illegible]不尅延伯曰既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潜濟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頗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

魏志曹公與張繡戰軍敗公謂諸將曰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

又曹純督虎豹騎從太祖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

隋書周武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宇文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晋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于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大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晋陽

捫蝨談曰勝敗兵家之常也人情誰不喜勝顧有憂勝者亦誰不憂敗顧有喜敗者彼其識量超軼固未易測也藉能以喜敗之心轉敗為功復以憂勝之心持之則庶幾哉常勝之家矣

墮伏待魯 見公七年

齊國夏伐我 杜齊報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杜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力檢反父音甫 將宵軍齊師 林將乘夜以攻齊師 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林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將夾擊之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 林言陽虎汝不圖度禍難以致齊師汝必當死而女也 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 杜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不待魯之有司討汝罪余必先自殺汝 虎懼乃還不敗 林言陽臣苦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鬼谷子云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後動鷙啄則縮偃鷹捕角彌藏殺機也

北史魏費穆討蠕蠕遁走穆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魏書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率騎千餘馳往赴救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illegible]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走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五代史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石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

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張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華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陽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

又譚全播遣盧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

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
兵數萬攻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處韶皆公取之
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
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于城南告巖戰期
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
遂大敗
又唐任圜討李紹琛于漢州張礪請伏精兵于後
以羸兵誘之紹琛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發大破
之

宋史韓絳將取囉兀城命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
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
安行無患乃由永與既而新路援兵遇伏
又紹興間京師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
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
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
郊距郡城二十里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
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破之伏起追襲至秦嶺遂
復乾祐縣

捫蝨談曰堕伏之計試而輒驗者什居八九或試
而不驗惟是敵人先覺不至投穽中耳處父若夷
則皆先覺齊謀僅而獲免者也藉令二子力不制
虎必且徃遺之禽矣故善師者必以虎之不圖爲
戒

魯無軍政 定公八年

皆坐列

高之弓鈞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杜攻其門 士皆坐列 杜言無鬭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 杜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弦 皆
取而傳觀之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 杜子鉏齊人斃仆也 偃且射子鉏 林顏高雖為子鉏所擊偃
仆在地猶射子鉏 中頰殪 杜子鉏死林見顏高方力善射 顏息射人中眉 杜顏
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林言志射其目乃中眉蓋遜以自矜 誤
共目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 杜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
也殿 杜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偽言魯為軍政

景列

舊唐書竇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
又爭飲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
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
登擊之所向皆靡
玉海云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
部隊萬口傳叫嚚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攸
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士敗
孔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
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

高之弓鈞

未為彊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為古稱重故
以為異弦 釋言謂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
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
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
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
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
者三謂之九和 註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
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
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 九和之弓
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
餘下工以不足 註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
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
規 註材良則句少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
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凡爲弓各
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註又隨其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
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
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註言損羸濟不足者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其人安其弓
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註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
危則莫能以愿中註愿愨也三疾不能愨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

遒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
弓
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作𢎞作弓周禮六弓王
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夾弓庾弓以射豻侯鳥獸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武經總要教弓法云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
之容止非戰陣所急今掇其切要可施于兵家者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
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

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
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自制其弓
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
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矣或
昇的于高山或置的于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
橫前卻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
箭惡直懦頷惡傍引頭惡卻垂胸惡前凸背惡後
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頷前
臨爲封兒欲鬪出弓爲懷中吐月平箭爲弦上懸
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疊小
指食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
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胡之法也胡法力少利于
馬上漢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
人皆以其指末齪絃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
面隨絃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
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
妙耳其執弓欲使弝前入脫弝後當四指本節平
其大指使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且有聲

而駛矣
抱朴子自叙巻云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張若
顔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刼
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倒
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单刀雙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
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

吴淑弓賦云六材七幹之妙參鈞九和之美繡質
良材烏號徑理晉平七札顔高六鈞麟膠棘竹燕
角楚筋
李克良弓銘力稱顔高巧發由基
東觀漢記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又祭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朱蓋等反球守
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機發遠射殺千餘人
斬朱蓋等

南史齊魚腹侯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
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董僧慧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
有能者
又梁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乃大造梯衝攻圍司
州日急道恭發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
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
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十餘石
嘗于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

又杜嶷膂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之中戰七八合
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
號爲杜彪
北史奚康生少驍勇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
所服嘗射齊將張伏護望樓射窗扇開即入應箭
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梁聞康生能引強弓
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
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
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又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恭連猛就館接
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挍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
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
隋書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斛斯萬善奮擊之所
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步地引強弓
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
萬善之力也
五代史晉景延廣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
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

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者彎弓數百
斤
隆平集范恪驍勇善射有弓勝二石一斗其箭鏃
如鏵臨陣必中聞有一矢貫二人者虜畏之從奮
萬檣寨歸恪殿後虜以數千騎來襲恪止有二鏵
箭引滿不發賊欲相及輒復避去終莫能近
夢溪筆談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
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
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
弓體性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
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
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
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節長則健而柱節得中則和而
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
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
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
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

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
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困學紀聞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
傳顏高之弓六鈞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
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
足怪也
宋史种朴為羌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臨洮
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

後羌來可萬騎有七八介馬而先發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䁲眙莫敢前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

捫蝨談曰軍之有政所以齊坐作嚴進止也寧有頓兵堅城坐列失次如魯者乎弓強而不以射敵先歸而呼曰殺後視師徒撓敗若兒戲耳雖有百萬猶無裨于勝敗之數況弱魯耶

齊賞犂彌 定公九年

敝無存先登

秋齊侯伐晉夷儀 杜為衛討也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杜敝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林無存不願娶以所娶讓先與其弟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杜高氏國氏齊貴族也林欲必有功選取齊卿相之女 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 杜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閉門處霤下也 東郭書讓登 杜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故 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林子謂東郭書讓衆而自立于城之左我犂彌自稱讓衆而立于城之右使登城者盡然而後下入城盡彌恐書先下故又謫以謙之 書左彌先下 杜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謙也 書與王猛息 杜王猛齊人林戰訖共止息

驂之靳

龜焦

中牟

猛曰我先登 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杜斂甲欲起擊 林言昔日有登城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杜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杜救夷儀也今榮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衛侯將如五氏 杜將伐晉五氏晉地 林卜道過中牟是以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 卜過之龜焦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故言可也衛之兵車當晉五百乘自欲以身當五百乘言其數可以相敵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 林褚師圃衛大夫時以奔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軒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杜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林非命卿故賤遇必敗
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杜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公十五年齊侯
致禚媢杏於衛杜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禚諸若反齊侯賞犂彌
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杜晳白也幘齒
上下相值製裘也○音策又音責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林夫子謂
東郭書吾貺子杜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林彼謂犂
彌杜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
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杜給其五家令常不供役
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杜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

敝無存事

與直蓋杜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林先歸敝無存之喪坐引者以
師哭之杜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能立親推之三杜齊侯自
推喪車輪三轉

南史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
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
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
門施丹楯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
之敕周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

如驂之靳

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
戰死百見斬循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孔疏詩曰兩服齊首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
輈者然則古人車用四馬夾輈二馬謂之服兩首
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首差退說文云靳當膺也則
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
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
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
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龜熸

說文云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
從横也

又曰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它頭同天地
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
形

劉向說苑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卜而龜熸散
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
衆其所獨見者精也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

中年

獵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
東觀記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群
盜更始元年義戎将兵陥夷陵大兵至戎妻兄辛
臣招戎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逝遂止不降
水經注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年非衛適晉之
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年此中年
不在趙之東也當在温水之上矣按春秋衛侯過
中年服虔不列中年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年
迴遠疑爲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兵車所指

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年易魏故趙之南
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
能改齋漫録云中年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
辨爾雅曰藪中有圃田郭璞註云今滎陽中年縣
西圃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年漢書
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年縣趙獻侯自耿徙入在
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年魏分也通典曰滎
陽郡中年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𫟠河州藪也
趙襄子時佛肹以中年叛卽此也此[illegible]有中

年非春秋定公九年在傳曰晉車千乘在中年杜
氏所謂非滎陽之中年甚明且晉世方分河南爲
滎陽郡中年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
及三家分晉中年屬魏則非趙所得都矣趙獻侯
治中年亦非河南之中年也考春秋哀五年趙鞅
伐衛圍別是一中年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
曰按河南中年春秋之時在鄭之彊內及三卿分
晉則爲魏之邦上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
秋衛侯如晉過中年此中年不在趙之東當在温

皙幘貍製

水之上今漢書地里志與通典雜擧而不辨焉使
後學不能不疑也
孔䟽詩云揚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說文云齻齒
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又云製裁
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月令
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
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立
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
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爾雅翼貍者狐之類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黄黑彬彬蓋次於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辨人貍別山鬼乘赤豹從文貍也貍善搏者也為小步以擬度馬其發必獲謂之貍步量侯道法之貍好伏故稱伏獸又鷙蛋之類謂之貍物廣蟲之類謂之貍𤝔字皆取於貍而音為埋則貍亦埋藏之獸矣

南史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巳復來矣

孔疏說文云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邢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考工記車人為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時或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捫蝨談曰犁彌與東郭書進則讓登何勇敢也退則讓功何不伐也雖鄭考叔晉士匄蔑以加矣第能自見于威儀而不能救敗于中年豈克城而驕不出褚師圃所料乎若敝無存之求死得死則無當于勝負之數直兵法所謂必死可殺者又惡足語勇

周卜龜熸焦即而卒克殷紂衛卜龜焦而卒過中牟晉卜龜焦而卒勝鄭師獲齊粟由斯以觀龜從龜逆將無與于休咎之徵而卜果可廢乎曰卜胡可廢也大要先之人事人事定矣龜之從逆可勿問也說在箕疇之稽疑也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祝其

兵劫萊人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杜相會儀也犂彌言于齊侯林犂彌前年夷儀讓登者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杜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林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林裔遠也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林齊君本心必不如此齊侯聞之遽辟之杜辟去萊兵也

甲車三百乘

汶陽之田

孔丘對

犧象嘉樂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林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有如此盟杜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杜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林汶陽田即鄆讙龜陰田杜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畧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杜故舊典事既成矣杜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林禮器用于朝廷宗廟不可出于國門禮樂設于朝廷宗廟不可合于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illegible]

鄆讙龜陰

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林若禮不成用秕稗是辱兩君也若禮成而棄其備與美取惡名也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杜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例者次魯事

穀梁傳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

四邑請皆還之　楊士勛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
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膈矣敢直視齊侯行
法殺戮故傳于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
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抗楚王藺子之脅
秦王但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
家語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
中宮之樂倡優戲于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
罪應誅于是斬侏儒
史記齊世家景公與魯定公好會頰谷犂鉏曰孔

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
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
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
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又孔子世家云魯定公會齊景公于頰谷孔子攝
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夷樂景公曰諾于
是旍旄羽袯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
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景公心怍乃

祝其

麾而去之
陸賈新語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
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
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
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
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
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
優旃儛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侯魯君之隙以執

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
足異門而出于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
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四隣
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
人變行易慮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衆口不能卒
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獲邪臣之黨以弱其
國而亡其身權歸于三家邑土單于彊無以制其
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水經注云洧水北[illegible][illegible]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

矢知萊人

公會齊侯於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
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一地二名王莽更之曰循
亭縣之東有夾口浦
孔頴云襄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黄縣是也地在
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
因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
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
陳兵以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
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
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曰禁持楯助時藏
漢書甘延壽陳湯上疏請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
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
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
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
是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
中山簡王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上言辭
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
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者楚角反稱娖循齊整也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
眥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
又陳禪傳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

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
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魏志高堂隆爲薛悌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
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
趙弾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
失色
舊唐書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

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張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夷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走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自是此戲乃絕

又李希烈大宴逆黨召顏真卿坐使視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

甲車三百乘

孔疏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既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

反汶陽田

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當矣于魯不爲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子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令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于是孔子以公退賊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畧不書釋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兹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彊國正典

從郵享

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臣微臣共紀盟事故賊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于黑壤之辱爲貶仲尼也

犧象不出門

禮記云山罍夏后之尊也犧象周尊也

孔疏周禮司尊彝云春祀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爲皆立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

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
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
丘奏之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圜
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
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
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
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于宮内不得違禮而
行妄作于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
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于野僖二十八年晉侯

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
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
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
或特賞殊功或威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
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平未有殊異之歡無假非
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
故言不野合

又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
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

取至今始歸之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
文倒者傳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
故也

水經注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歸田山而懷
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
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楊子云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
在姬公用于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于
魯魯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

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削

附左傳補註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
畧同此非聖人所爲好事者爲之也方陽虎請師
以伐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于魯何有一犂彌之
言遽求刼我于倉卒乎左傳謂孔子歷階而上不
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
類沫刼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
事謂孔子求汶陽之田可乎

捫蝨談曰孔子嘗自謂俎豆不學軍旅乃夾谷

之會却萊兵正典儀伐齊校謀反魯侵地當其時
折衝樽俎間豈僅僅與曹沫相如輩以意氣用事
者同乎哉固知俎豆軍旅原不分途乃武乃文聖
神妙用蓋難言之矣

將墮三都 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杜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杜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墮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杜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于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費克入及公側杜至其下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句音劬 頎音祈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杜二子不狃叔孫輒 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杜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佯不知 吾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羊傳云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何休註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采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

墮城爲重

左傳補註釋例曰三都強盛以弆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也孔疏曰左氏不言孔氏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

群書考索曰蓋田氏六卿不復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是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孔子以羈旅之臣爲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用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捫蝨談曰語云木實繁者披其枝大其都者危其

國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魯是時私門張公室替大非強幹弱枝之義矣墮三都其抑三家之漸乎聖賢規爲大畧即此可覩焉不狃叔孫輒所不克於費者公歛處父獨能留之于成一都完而三家之勢彌熾已嗚呼聖人有所不能則吾必歸之天

越乘吳亂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杜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杜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杜治軍旅）臣奸旗鼓（杜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林以不敏違在君行陣之前不敢逃竄于刑戮敢自歸死于吳）遂自頸也師屬之目（林吳師屬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頸古項反）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杜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杜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杜釋經所以不書滅○陘音刑）夫差使人立于庭（杜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林而汝也）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而報越（杜後三年哀元年林為哀元年吳入越俾）

史記越世家允常之時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死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

淮南兵略訓云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我應徧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有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如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銷（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若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又云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其死形因而制之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鱉不動不擭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周書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陸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于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舊唐書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太宗命柴紹討

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見虜陳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捫蝨談曰雖父之役吳之罪人三千或奔或止致三國亂而吳乘之檇李之役越之罪人三行自剄行前致吳師亂而越乘之皆所謂亂而取之之術也蓋兩雄相當以整對整必不相下以整乘亂則勝負立決矣然吳以此術敗楚而越亦卒以此敗吳張機中機未之或爽

過澆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吳許越成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杜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林所謂三年乃報越。檇音醉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林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林嚭故楚臣奔吳為太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林言樹立有德必使滋長除去惡疾必使淨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林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澆五吊反又五報反鄩音尋滅夏后相杜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杜后緡相妻娠懷身也。緡亡巾反娠音身又音震歸于有仍杜后緡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杜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杜惎毒也戒備也林能戒備其毒害澆使椒求之林椒澆臣使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之虞思於是妻

之以二姚杜思有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杜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杜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杜女艾少康臣業侯也使季杼誘豷杜豷澆弟也季杼少康之子杼在呂反豷許器反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杜過戈澆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言越豈大必為吳難與越成是使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杜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

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杜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杜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杜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杜言夷狄不與華同故復

轉發

孫子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李筌曰

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越於會稽終為越所敗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強也

戰國策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

越絕內傳云吳將許越成申胥諫不可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以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

臣聞佷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

莊子云句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呂氏春秋曰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聲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内親群臣
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
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
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
老弱之漬病困窮顔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之衷今
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憤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
可得也内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

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劒臂刃變容貌易
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
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
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
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
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史記越世家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
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
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

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
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晉書蔡謨曰漢高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
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
彊吳
述異記云吳既滅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

里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
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
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康頭山句
踐貯米于其上春積糠爲山會稽有越王鑄劒洲
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盖古制也
水經注浙江之上有大吳王村小吳王村盖是闔
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
越王爲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栖于稽山卑身待士
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稽也有酒

過澆

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
楚辭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
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歧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佚為之縫裳于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據）湯謀（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
易旋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于斟尋之國令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捫蝨談曰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吳存越于會

稽而越終斃吳于干隧楚逸漢于覇上而漢卒窘
楚于垓下此皆以不斷失之者也雖然吳楚之計
左矣越漢亦忍矣哉

熟食不先

吳先自敗　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杜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杜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杜觀臺榭觀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癘（杜癘疾也）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
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杜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杜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

次有臺榭陂池

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杜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杜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林鄭澤曰陂積水曰池）宿有妃嬙嬪
御焉（林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嬙在羊反嬪毗人反）一日之行（林一日所行之）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讎而用之日新（林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杜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
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

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蓋宂桷椽楹不斲茅茨徧
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
不以後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
無爲布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
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
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熟食不先

孔疏云孫武兵書謂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
炊將不言饑故闔閭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
皆分熟食然後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

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杜以分
王半食不得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與
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顕而異之分猶徧
也待徧熟食王乃自食也
上畧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
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
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呂氏春秋曰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鍾鼓侈其臺
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

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罪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
不危也不亦難乎
北史高歡爲定州刺史詔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
月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人先常藏
冰長史宋欽道以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
咸謂一時之要歡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
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金史李成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

者親視之不持兩蓋雖沾濕自如也

次有莘榭陂池

左氏附註次有莘榭陂池杜云再宿曰次誤矣孔
謂所停三日則從民爲此亦未必在此直言其所
次止之處則有觀游之樂耳
捫蝨談曰興創之主未有不後已先民者迨其季
也竭民奉已而不足盖人情自約之侈辟之下阪
走丸勢所趨也乃國亦隨之矣子西知吳自敗而
不能使楚不爲吳則其釋諸大夫之懼者毋乃於
遺其憂哉

設旆示敵

趙鞅克鄭　哀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林：范氏父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子般送之。杜：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林：罕、駟即子姚、子般。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杜：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杜：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詢，諮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故。○謀協以兆絕句。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林：反易，天之明命。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林：晉國恃鄭以保守其國。○艾音刈。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林：經常其德義，順之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杜：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杜：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杜：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杜：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父音甫。服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若有其罪，絞縊以戮，杜：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杜

七戰皆獲

痁作

屬辟，[illegible]素車樸馬，[illegible]無入于兆，[illegible]下卿之罰也。[illegible]衆設賞，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杜：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杜：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林：子良即王良。而乘之，曰：婦人也。杜言[illegible]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杜：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illegible]得壽終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杜言[illegible]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杜：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杜：麇，[illegible]趙羅[illegible]使[illegible]在車。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林言趙羅瘧疾作而伏，故束縛之。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

旗

皇祖文王、杜：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杜：烈，顯也。文祖襄公，杜：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襄公，蒯聵之祖。鄭勝亂從，杜：勝，鄭聲公名。釋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林：午，晉定公名。國有叛臣，為在于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杜：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杜：戈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杜：不敢愛[illegible]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杜：斃，踣也。獲其蠭旗。杜：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林：蒯聵為車右，故以戈救簡子。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杜：羅無勇，故獲。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杜：趙孟，簡子也。言太子前怯，今更多

傳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杜傳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杜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衆得以獻於趙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林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林取鄭師所獲之蠭旗於鄭罕達帳幕之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林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杜言國雖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杜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杜功為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林任賀曰靷言我馬之兩靷皆將斷吾能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靷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左傳附注云杜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此解未暢案襄十八年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今以兵車之旆亦此意蓋設旆于車盛為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陣罕駟自後至見之必

懼其衆也

水經云河水東逕鐵丘南　注云春秋左傳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自投車下即此處也

孔疏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投之使升也少儀曰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施諸辟鄭玄云面前也辟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

南史陳元凶劭弒逆宋孝武遣沈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也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南史王景文求解揚州武帝詔答曰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丹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

周書田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累遷總管郢呂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

太平廣記云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鉤拄心月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為騎將之先鋒馬十五年大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過之後唐莊宗入洛為仇者與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掖而出創愈無恙仕致郡牧節度留後竟死于牖下

廣雅痞癥也

東觀記景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

附晉書桓石虔驍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南史江南人畏恒康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漢書郊祀志元鼎五年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春秋繁露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國語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後漢書吳漢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選精兵及烏桓突騎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又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
之
謝承後漢書李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
拭血進戰遂敗冦斬首二千級
晉書張彥陷豫章周訪率帳下將李千等進彥破
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
變
北史沙苑之戰耿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

文歎曰今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
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張定和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
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
上聞而壯之
又彭樂從齊神武西討與周文相距神武欲緩持
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
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
截去復戰

舊唐書高祖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眥
出血王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
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
人
又李靖將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
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
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
躍馬後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
軍

唐語林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
乎

論功伐

史記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子皆

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特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南史宋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于下而驕于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

道卒皆如言

周書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

南唐書元宗取建州王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

捫蝨談曰太子怯如婦人耳而卒能救簡子敗鄭師獲齊粟又何壯也謂勇可習信矣繇斯以觀何羸卒不可為勝兵哉亦顧倡勇敢者何如

誘俘蠻子哀公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杜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眅普版反又匹奸反葉始涉反）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林一昔一夜也杜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杜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杜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睽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杜菟和山在上雒東也○菟音徒）右師軍于倉野（杜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杜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以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少詩照反）士蔑請諸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杜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杜詐將為之築城）且將為之卜（杜卜城○為于偽反）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杜今丹水縣北三戶亭經所以書歸于楚○林此）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

民（杜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史記公子卬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後漢書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其王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班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班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致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魏畧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冀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梁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胆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

蜀志先主在葭萌龐統言于先主曰楊懷高沛劉璋之名將數諫璋使公還荆州公遣使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求見因此執之并起兵取成都備然之斬懷沛

舊唐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裴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瞑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冐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

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蹔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

與遜𠷔使同來行僉釋遜𠷔行人令先往曉喻其
主蕪述都支已擒遜𠷔尋徵來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遜𠷔而還
又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儒所沮終失維
州李德裕奏論之畧曰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
忍將二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
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于竹畚
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
者便遭蕃帥幾請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

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携離乃至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
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太國負此異類
絕忠款之路快兇䧟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
實痛悉恨誅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
特加褒贈武宗意傷之
附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
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

又曰蠢爾荊蠻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
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
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
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為所冠
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鄢陵之役蠻
與恭王合兵擊晉
又西羌傳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
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
渾蠻氏戎稱子戰國勢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

餘衆皆反舊為酋豪云
說文云南蠻蛇種
捫蝨談曰古之伐國者誅君吊民已耳乃楚之執
蠻子也并遺民俘焉其君何罪其民亦何罪况鄢
陵之役蠻與共王嘗合擊晉則蠻且有功于楚昬
為執之執其君也以誘俘其民也亦以誘楚靈直
純乎戎狄者矣李唐悉怛之誅與楚靈復何異哉
每讀唐書輙于大牢公有深恨云

從不適讎

吳人伐魯 哀公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杜問可伐否輒故魯人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杜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杜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國若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本所託也則隱杜魯所因託則為之

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杜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杜微魯公族敗覆之宗國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杜子張輒也林以其言為己病 四百六十

王問於子洩杜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杜緩時若無能自立必

有與斃杜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杜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林魯居齊晉之東自吳觀之是為脣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林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子洩率絕句

絕句故道險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吳界拘鄫

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林鄫人漚績菅

草於水而魯人拘執之言何故滋濁我水○漚烏豆切菅古言切及吳師至拘者導

之以伐武城克之杜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

向者導之

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

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杜問吳來伐何以禦

之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林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

舍於蠶室杜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

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于庚宗林每日遷舍見師行速而疾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杜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杜於幕前 四百七十九

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

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杜畏微虎也三息暫切吳人行成杜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杜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虧林雖被吳師而於國勢未有虧損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林吳師輕窕國又阻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違不適讎

林子服何即子服景伯杜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
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
以交質吳人不欲吳人盟而還杜不書盟
留王之故遂兩止恥吳夷

孔疏云有故而去者本國於已無大讎怨已無報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殺如伍員之徒志在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闞辛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　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不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後漢書臧洪答袁紹書畧曰昔張景明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董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受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遠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又劉表以書諫袁譚畧曰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怨于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違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

東觀漢記載田邑勸鮑永降漢書曰吾聞丈夫不

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興兵背叛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兵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

拘者導吳

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為吳內應劉炫以為懼武城令知非者以下傳

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為之宰又繼武城之下是為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漚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何氏曰鄉導寀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徃彼嚴寀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冐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决之害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

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伹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周書郭彥以南安無備引軍掩襲脅南安城主馮顒外兵參軍郄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遂夜

至城下令紹詐稱顒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
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

尉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五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
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
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
焉世將不能禁

春秋鐫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
之帥盡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
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于
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又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
盟而還魯人病之一日三遷之云以為國殺恥耳
非其實也其為孔氏之徒與于三踊之列者亦不
足辨矣

捫蝨談曰褚師圃（猶衛大夫）脫衛侯中牟之阨公山不
狃挋叔孫伐魯之謀君子並有取焉以其不忘舊
君志存宗國也其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又曰不以
所惡廢鄉皆可謂長者之言

鶴林玉露曰有若尚刼寨何况他人余謂吳師壓
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
激願與宵攻之列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
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刼寨病之過矣

趙鞅不卜 哀公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杜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令與兵）事不再令（再令卜瀆也）卜不襲吉（林襲重也卜不重吉瀆則不告也）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林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王弼注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

毛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鄭玄注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言雖得兆繇不中也

唐書張公瑾為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瑾自外至投龜于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捫蝨談曰不疑何卜當成師以出可耳攷之稽疑之疇謀及乃心謀及臣庶又必謀及卜筮固未甞

不合人謀鬼謀而定計于先也戰伐自非小事蓋可以忽乎哉很以枯骨腐草為無用而乃且捘龜焚蓍漫然推轂授鉞未有不以輕脫致敗者故君子慎之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齊師及清哀公十一年

春齊為鄎故（杜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杜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杜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林一子謂季孫）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杜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杜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杜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林若二子不可則魯君無用親出季孫自帥師背城而與齊戰于城下）不屬者非魯人也（杜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杜群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林言二子憾季氏專政故不盡力○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絕句）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杜使冉求隨已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杜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武

叔呼而問戰焉（林武叔即叔孫州仇杜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林小人冉求自稱杜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杜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杜蒐閱）孟孺子洩
帥右師（杜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杜二子孟氏臣）冉
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杜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也）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杜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杜步卒精兵）老
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杜南城門）五日右師從之（林右師孟孺子）

殳入為殿

（洩帥之師也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杜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
（杜保守城者）曰事充（杜繇役煩）政重（杜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杜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杜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林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刻
而踰之（林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杜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
（杜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杜遂右師）陳瓘陳莊涉泗（林二陳齊
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杜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不欲代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杜不

獲甲首八十

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杜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
乎不狃曰惡賢（杜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也）徐步而死（杜徐行而死言
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杜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
（杜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杜諜閒也）冉有請從之三（林請遂齊師之
奔）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
洩（杜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杜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
戰而能默（杜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杜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
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杜皆供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杜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其軍孔子曰義也（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殳入為殿

後漢書鄧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
不足守欲因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
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
令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
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
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
留爲後拒諸將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

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将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于是諸将服其勇

又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隗囂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岑亦相随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将能全師東歸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将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又馬武與建威大将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

趙雲别傳諸葛亮曰街亭軍退兵将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鄧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将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将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北史周王雅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将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継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北齊書薛孤延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于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

唐書稽胡五萬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至黄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将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

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急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南唐書陳誨生數月趫健能馳走長事查文徽為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棄金帛二十萬以歸

又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拒援師道路林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将張永德來争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譟乘

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斃将
中仁肇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
附清溪暇筆云丁大用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
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将乃以我軍列
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
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
氣奮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
所謂且戰且却即此數也

獲甲首令

真珠船曰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一十一萬九千六
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
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
萬級獲生口三萬段熲與羌虜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将獲首虜才數百級輙動
色誇張以徼崇爵渓可媿也

孔疏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
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
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
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
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
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
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于成人也

檀弓戰于郎公孫禹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
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
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童汪踦紀往皆
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吳志張昭弟子奮[illegible]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
隲所薦昭不顧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于軍旅乎
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于年
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晉書范甯陳時政略曰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
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
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

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

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也以
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
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令宜脩禮文以二十
為全丁十五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
繁矣武帝善之
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鐏入地也
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矟也　仇矛
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　夷矟夷常也

其矟長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
亦車上所持也　矜矛長九尺者也矜霍也所中
霍然中即破裂也　殳矛殳除也長丈二尺而無
刃有所撞搵于車上使殊離也
龍魚河圖云矛名天矢陰
太公兵法云矛之神名跌踰
魏志太祖討呂布于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
十五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
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
持急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
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
又公孫伯珪除遼東屬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伯珪乃退入空庭中約其從騎曰
今不衝之則死盡矣伯珪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

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
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
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
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
賊獨騎與虞翻相值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
行逐賊翻曰危事矣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
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

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晉書蘇峻之為逆也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

載記陳安攻劉曜安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䯀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前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䯀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舊唐書白孝德驍悍有膽力事李光弼為裨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

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視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

曰我國之大将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𢯱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

唐書安禄山反肅宗詔廣平王為元帥以僕固懐恩統回紇兵從王鎮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懐恩馳捲之殲斬無遺者賊氣沮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脱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會李嗣業鏖闘尤力賊大崩

夢溪筆談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决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闘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决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闘矛刃交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眙刃已揕胷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盖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容齋四筆云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将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将兵載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将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不以為與魯哀公時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一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此盖後世所嘗切齒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師左師樊遲為右冉有用矛齊師故能入其軍二子皆

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事後世豈復有之

捫蝨談曰孔子乃心宗國故其一時高足弟子靡不以宗國之難為急争致死力為上卒先清之役須之踰溝也求之用才也樊章縫而有介冑之勇焉即文事武備萃于孔門亦其誼存宗國師弟間唯一心也

按卜六國春秋魯人有浮海至兗州者見仲尼及七十子游海中令魯人亟歸告魯侯築城備齊寇及齊寇至竟不克而還以孔子在天之靈猶能陰

范宗國當年弱晉之賴以獲全者又可想也

艾陵之戰 哀公十一年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杜欲以報也○為于偽反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杜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杜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杜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杜書子占也死事之功欲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杜相勸厲致死也子陽宗樓桑掩胥御國子杜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杜亦勸勉也歌虞殯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杜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行如字又戶郎反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杜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杜三戰夷儀與今五使問弦多以琴杜弦多齊人也本年魯問遺也六曰吾不聞鼓不聞金復見子矣杜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戰于艾陵艾陵展如敗高子杜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杜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杜公以兵從將故以勞公戰吳子呼叔孫杜叔孫州仇武曰而事何也杜問何職對曰從

虞殯

司馬(杜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杜賜子貢孔子弟子○鈹普悲反)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歸于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林褽薦也褽薦其首以玄纁之服○褽音尉)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林衷善也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稱下國杜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孔疏云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殯歌曲竝不鮮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譙說挽歌漢初田横之臣為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曰君子作歌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南史侯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令胡僧祐援之僧祐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南齊書虜寇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角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隋書麥鐵杖驍勇有膂力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擊矢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一生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于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孔疏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鐃且卻鄭注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麼鐲而鳴鐃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而

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矣

墨子古者吳闔閭教民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于汶上戰于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太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孫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于教遂築姑蘇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仇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

呂氏春秋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腹心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于吳也疥癬之疾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猵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

所袪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夫
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
胥將死曰與我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
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
曰汝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
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禽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于地下乃
為幎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
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轄非子越王入宦于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
既勝齊人于艾陵張之于江濟强之于黃池故可
制于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强之
吳越春秋吳王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
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
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
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

國猶治救瘑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
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
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
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
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
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
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
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

而臨辛功曹為大常而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
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使太宰嚭伐齊
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
行人成好遂盟而去
史記吳世家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
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畧地于齊魯之南

附吳子曰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劉寅曰國中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齊晉是也

司馬彪戰畧曰孫權死王昶胡遵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將計吳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

春秋鑴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其晉欒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樂其死則安能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哉左氏為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胡傳曾子曰出爾反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捫蝨談曰吳子馮戰勝之威以臨齊齊諸臣與戰者人自分必死豈非積威約之漸哉抑兵志有之戰勝易守勝難吳恃勝而不能守異時越兵入而荊棘生朝已所謂五勝者禍豈吳謂邪

伍胥策艾陵之師小勝而大敗其說本之金匱所云斗擊九醜余初不解也比見六壬以合門以天罡加丑未為斗擊四辰連五日為九醜其為凶徵與胥言正合豈太公金匱兼該六壬而子胥曾肄業及之邪昔人滄傳如是寧夢以勇智勝也

越子朝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杜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杜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杜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縱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林言除惡去根此商所由以興今君欲反易其道留惡種）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杜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杜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

孫子曰卑而驕之　劉寅曰卑辭厚賂使彼至驕則怠而不為備故可襲而破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于冒頓冒頓怒襲而滅之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豢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凡此皆是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忠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姦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固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

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灾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

以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越之敗吳計多出此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我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illegible]

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

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

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又郊敗之

越絕內經九術篇云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文種

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種對曰伐吳有九術
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
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
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
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
天下不難況于吳乎越王曰善于是作為策楯嬰
以白壁縷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

之于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
問于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載拜
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
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知五穀不時天與之災
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
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
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越乃飾美女西施
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
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

臣〔[illegible]〕敢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
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
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
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
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
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
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妹喜殷亡于妲己
周亡于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

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于秦餘杭山滅吳
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王子年拾遺記云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
味進于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
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
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于吳吳處以
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
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竊窺者
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illegible]〕

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

魏志廬江太守劉勳兵強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上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盡賀而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踧遂奔太祖

宋史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候其機漢武乘匈奴困親征漢南無王庭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何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附楊子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吳賢皆不足卲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徐幹中論云夫言畫施于當時事效在于後日後

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令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于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順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

原缺第三十五葉

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爽考其驗斯
為甚矣

捫蝨談曰鷙鳥將擊必戢其羽猛獸將搏雖必卑其
體越之朝吳正謂沼吳計耳柰何饋賂入而王及
列士甘為越餌殆猶之飲狂泉者君臣大小共狂
若一子胥欲以一人之醒醒一國之狂其救固不
勝矣徐偉長云二策並陳明君從致己之福闇
君從順己之欲者夫差從列士而違子胥闇[illegible]
利令智昏哉

越子伐吳哀公十三年

二隧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杜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杜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杜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杜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
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
庸不可屬徒五千（杜屬會也○屬音燭）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
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杜守國）丙戌

大敗吳師

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杜地守故不獲）

告敗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自剄
七人於幕下（杜以絕口）

二隧

戰國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
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
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
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
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

伯瑶于鑿臺之上

呂氏春秋云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所以自殁于干隧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

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于黃池晉公侯也擒之謂平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恍悍遂過恍勇急也不可正諭友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傳云一隧國策淮南道云

干隧干隧疑二隧之誤或別有據

兵法云吳王夫差失越不取其後越王以三千兵擒之于干隧此因其虛乘其散也故因虛散之必敗猶天明之必冥也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

之徒何能為善謀于後乎

越語越王乃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

猶無至爾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
玄月九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
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
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
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返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
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

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贏
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
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
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
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沈重固密
用陽謂輕疾挺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
厲辭以志崇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首泰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泰顯露

為陽察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蓺射的也無蓺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
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
以剛強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便相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
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

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語云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
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
會晉公午於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
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
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
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
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

夫危事不齒齒年也雖𢓊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㾓旁擊曰㾓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　吳王昏乃令戒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為稽計兵名籍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經兵書也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譁呼也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吳越春秋越王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

未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後七作數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上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水師勝也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啻二千人哉

附戰國策或謂鄭王曰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于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箒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

史記吳王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于左

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
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
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
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
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
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
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
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
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

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
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
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
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鶡冠子云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
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
大觀乃見其可

尹文子曰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
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鹽鐵論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于越者以其越近
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
也夫用軍于外政敗于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

蘇氏曰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

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
鵝鸛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
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
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故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
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
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
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
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
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

于所以治齊之兵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
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决戰則庶乎其
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捫蝨談曰毎謂吳許越成楚許漢約可謂不利人
之危庶幾有厚道焉至越禽吳于干隧漢蹙項于
垓下所謂寧我負人亦大不長者矣嗚呼越王長
頸鳥喙范子亦自謂吾猶禽獸其甘心啗吳豈朝
夕故耶

褐之父　庚癸　私隱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叔儀乞糧 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杜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 杜繠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繠而捶反又而水反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杜一盛一器也

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 林梁精美也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林蓋有山氏儲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

孔疏云酒盛于器故謂一器為一盛說文云睨邪
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
也言我與披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
已之乏飲也　食以稻粱為貴故以粱表精若求

庚癸

粱米之飯則無矣麁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呼
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
為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
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并致飲也
土地名首山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方
史記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
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
蹋鞠

舊唐書隋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煬帝令饑
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
給死者日數萬人李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是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
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
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
又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
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

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
王栩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
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于難而食不
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邪國家瓊林大盈寶貨
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邪行次滻水乃返戈大
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
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
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
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

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姜公輔
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陳于丹鳳樓下是
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窮力而止
又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李絳于本道募兵千人
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
募卒悉令罷歸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
遣之仍給以廪麥皆怏怏而退乃譟聚趨府劫庫
兵以入使衙絳為亂兵所害
附陸宣公請儲蓄軍糧事宜狀畧云軍志曰雖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實
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
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
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
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
宋史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单弱芻
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
又穆衍從韓絳安撫陝西遇廢卒亂時諸郡捕賊

兵糧糒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
乏不恤則吾兵將為變卒矣
又宋琪議轉運曰臣每見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
于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
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為國北門押藩重鎮養
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
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麫斗餘盛之于橐以
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
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

武經總要云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
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冦益資擬
備雖云因糧于敵亦慮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
三㪷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
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
至為賊困逼　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麨餅麨
袋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麫投沸湯和為餅厚
一分候次切作棊子暴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
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

于雜餅麨飯麨並製如常法惟暴極乾令可齎持
及久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
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
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柰何太公曰諸有陰
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
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
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知
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

捫蝨談曰食者上之所輕死者下之所重上不能損所輕以恤下而顧欲下之效所重于上必不幾矣涇原之師名丁糲食而瓊林大盈為一空焉亦激于勢所必至也嗚呼今九塞之卒能保無登首山呼虜癸者哉是在主計者預為之所

諸梁娶胄 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杜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林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杜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杜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杜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杜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杜周親也)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杜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杜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杜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林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林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林比子西於鄭人言我欲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林子期即公子結)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

勝自厲劍

殺子西子期

焚庫無聚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林言勝如鳥之卵我如鳥覆翼而長育之）楚國第（杜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林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林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杜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林熊宜僚勇士也居於市南之）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杜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杜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杜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林不可不終於所事）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杜以敵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林焚府庫以息郢觀望殺惠王以絕觀望）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林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聞其殺齊修而後入

免冑

遇箴尹固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散）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杜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欲須其變而討之）白公欲以子閭為王（杜子閭王子啓故五辭王者子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杜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杜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林圉公陽楚大夫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林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林歲年穀也）日日以幾（林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杜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林民知不死於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杜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杜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杜二子子西子期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林微匿也白公

之黨共匿其尸。與一本作與謂與屍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
將烹乞曰此事林白公舉國之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
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杜燕勝弟頯黃吳地。頯
音奎沈諸梁兼二事林沈諸梁即葉公子高杜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
為令尹林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林子期之子也而老於葉杜傳
終言之

史記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
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

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
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
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
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
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
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
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

王不可乃刼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
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
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
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
王復立之

戰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者葉公子高身獲
于表薄而材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
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

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
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
是也

宋書謝誨表曰昔白公稱亂諸梁嬰冑惡人在朝
趙鞅入伐

淮南子曰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反復警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
立到扶策錣針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到扶策故錣貫頤也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
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頋之故懼之

荀子二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将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仁義功名善于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楔大不權輕重亦将志乎心耳長短大小美悪形相豈論也哉

賈誼新書云白公勝祈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

已耳固非冀生也

呂氏春秋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月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

史記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又周亜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南史侯景遣儀同傅士哲呼羊侃與語曰侯王遠来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特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将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盗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舊唐書薛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将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将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又廻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冠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是時急召郭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

重子儀使李國臣髙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廻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廻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廻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廻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今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廻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歲尹固

尉繚子曰兵有勝於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於市井　劉寅曰兵有制勝於朝廷者如晏嬰破范昭之謀而晉不敢加兵於齊是也有制勝於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於市井者如葉公子高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而敗之是也

附六朝事迹云勝處吳邑為白公金陵吳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

春秋鐫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修子高能不入乎彼賊兩鄉且刼其君矣何有于一士翊國之當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固若是迂耶俾世有臨難畜縮而釋賊弗討者誘曰吾有所待也則斯言啟之矣

捫蝨談曰楚人之思葉公也若望慈父母若望歲情孔亟已追其入也一冑一免俯順民情真若澍甘霖于槁苗快[illegible]依晉宮予豈近悅遠來葉政固有素孚者耶不然何以得此于民也平國寧歸老識髙子西子期又相萬矣

三軍潛涉哀公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杜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句古侯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旌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劉寅曰昔越為左[illegible]卒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破吳陸遜攻蜀栅[illegible]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

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又曰倍則分之○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杜牧曰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陣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于烏江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于其他哉

六韜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陣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

遠來勤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
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
也古人如此者多

國語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
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
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
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
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

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
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
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
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
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

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
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
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
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
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
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

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
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
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内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
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
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
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
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
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
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
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
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
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
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
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
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
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

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
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
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
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
乃命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
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
沒（地名）又郊敗之三戰三北師遂入吳
吳越春秋云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
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

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圍立澤也）又敗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二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逵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句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諸摶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于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淮南子兵略訓曰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史記大將軍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魏志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晉書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桓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營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

載記慕容恪追冉閔于泒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

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遂擒閔

梁書陳覇先之破侯景也擢軍於張公洲景覩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覇先謂王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大潰棄石頭而遁

北史高智慧擁江南反楊素討之賊擁浙江岸為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來護兒言于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

北齊書段韶值周軍于大和谷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與周人相對周人以步人

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疲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

舊唐書李希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絶江道伊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

創業起居注帝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遇于河西雀鼠谷口賊衆二萬餘人帝時統步騎纔五六千

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
群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鬪力而取容
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
幸無憂也須臾賊衆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
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
旛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
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陳軍中莫識
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陳居前旌旗從賊衆遥
者謂為帝之所在乃帥精鋭競來赴威及見輜馱

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
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
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
宋史張威以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
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
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附五代史吳越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
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
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
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
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捫蝨談曰越為左右句卒而吳分師禦之是越幸
吳之散且離得成其犄與掎之勢也夫吳為越所
誘而吳卒不覺竟以潛涉取勝越師可謂善托于
隱微者矣君子謂呂覽善于談兵越子善于用兵

楚取陳麥 哀公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杜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林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杜比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杜楚武王○鄀音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杜開封畛北至汝水○畛之忍切一音真）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杜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林天意若欲亡陳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君盍舍焉（杜舍右領與左史）林臣懼治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俘謂觀丁父彭仲爽）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杜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汲冢周書曰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為敗絲布）其武之時也

賈誼新書曰宓子治亶父齊攻魯父老曰麥已熟矣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齊艾之季孫聞之怒以民勤苦弗得食又告而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後漢書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又曹操欲取徐州還定呂布荀彧諫曰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

曹瞞傳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魏書初諸葛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
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
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
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晉書宣帝進軍隃麋諸葛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
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
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
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載記晉末宋武帝討南蠻慕容超超將公孫五樓

勸勘據大峴曰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
以待其敝此中策也超曰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
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卒敗滅
又秦苻健聞桓溫之來收麥清野以待之
陳書齊人來寇都邑擾攘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
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孔奐為貞威將軍建康令
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
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
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

破賊
北史齊神武所至約束軍士纖毫之物不聽侵犯
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
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書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薛琡諫曰西賊
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高司徒以圍陝城粟不得出置兵諸道勿欲野
戰比及采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
歸降願王無渡河也高祖不納遂有沙苑之敗

舊唐書吐蕃每至麥熟特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穫
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哥
舒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
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下率驍勇馳擊
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唐語林李鄘為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齊
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
此一方宣宗未知省麥熟而徐師果敗
宋史東陽圍解植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

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恃參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捫蝨談曰吳取兵參稱武之時此後世風霸之餘謀也不宜自周書言之蓋書不出孔壁而出汲冢言不雅馴毋惑矣不然曹瞞尚欲特偏霸之雄也猶能以敗麥自刑至或步行麥地柰何王者之師而忍剗民間稽哉

荀瑤圍鄭哀公二十七年

悼之四年晋荀瑤帥師圍鄭(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杜行去也林早服而為之下則可以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杜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杜鄭魁壘晋士○桔户吉反柣大吉反酅户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林晋魁壘閉口不答而死)將門(杜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立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悛七全反惎其記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晋悼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晋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晋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知伯貪愎

韓非子曰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

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而陰疏三

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府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

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
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
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
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
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
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張孟談入晉
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
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

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
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
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
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
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
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
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
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
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

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
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
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

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
之本也
又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
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
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
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
敵之國則知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
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知
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智

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知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戰國策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

何如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自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且今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觧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趍而出郗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墨子曰昔者晉有六將軍而知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二

擊知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盖嘗鑒之於知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水經注云昔知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三派北瀆即知伯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漑灌東南山城注於汾水漢安帝所脩溝渠即謂此

捫蝨談曰韓之段規魏之趙葭趙之張孟談三子

為其主計得矣亦繇三主能用之故各以其國全智氏非無謀臣也知知伯不信何哉鄉令智過之言用則孟談之志矜行焉（國策智過曰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必見疑矣又令郄疵之言用則二君之視端趨疾愈見疑矣何至肘足加于車上而智氏分分國策曰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蓋利令智昏因貪成愎不亡何待哉彼其一時謀臣並可謂先人奪心者故頗采焉

左氏兵畧後序

春秋之有左傳其列國之文獻魯史之武庫乎而於紀兵為獨詳兵家言自黄帝司馬孫吳諸篇皆以法左以事而法備焉法以統事事以徵法法以稽實事以待虛綜百二十四國之戰陳攻守得失成敗星列碁布兵志之大觀未有能出其藩者也海虞陳錫玄先生官樞幕方當拮据樞務倥偬簡書顧日携左傳以鉛槧自隨採其志兵者而從横證之傳以倫類参以紛錯裒以評隲離以感概比事屬詞則元凱遜其癖約言析理

則季野讓其裁勒成一書命曰左氏兵
畧於是二千載間戰陳攻守得失成敗
又畧見於陳氏之書矣出以眎客客讀
而嘆曰美哉淵乎廣而志賾而不嚴思
深哉其詩書禮樂之餘風乎是宜獻之
當宁以式韜鈐匪直藏之名山已也先生

曰否否夫兵難言矣竊言亡當焉謏之
師趙括也守文不變陳餘之祖宋襄也
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昔之深於古
氏者多矣而精忠大節智深勇沈莫如
關壯繆岳武穆二侯最著范文正以授
狄武襄卒為名臣為大將謂此物此志

也余不佞不能佐軍旅弟治兵言兵其
敢不深惟職司而暇以詩書禮樂相剽
說也不佞暇矣客肅然而起曰至矣哉
其治兵言兵也蓋庶幾曠瘝之懼哉詩
不云乎無恒安處靖恭爾位古人一心
營職弘濟世業者是書有焉而寧獨以

左盡兵以兵畧盡職也

同郡友弟楊時偉撰

左氏兵畧後序

凡有生之類慾不能無爭爭則不能無鬭人心之願欲無窮而又將以智識其爭尤大戈矛甲胄盖所繇以起也春秋以前萬國棊布疆場之際易致紛拏不得不國設兵而人習戰故

雖纓緌之士不耻佩决拾而講鵝鸛魚麗之事用能免於儒懦之誚而小人不得伐其技以馮之其勢然也龄近兵農判而公卿將帥截然為二途士君子率鄙兵事為麤趣然不屑至戎馬生郊則惴惴無策一切讓梟猛

雄鷙之士為政安得稱不器之君子且令天下一安所見司馬灋之雍容乎余友陳錫玄先生馳騁百氏於左氏傳最深嘗謂昔人知左氏祗工或稱以富艷或詆以浮誇而不知其留意師律傳中所叙列國兵爭之畧

迨迨與孫吳兵灋及後代良將之用兵相通迺悉標左氏之所叙而以相通者附之又系以論斷或有所承禀於與闇合亡不揚扢殆盡使素臣復生寧不以錫玄為知己或謂是則然矣抑夫子不答問陳也何居余以為俎

豆之有行列寔與置陣類故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試觀其合也蓋夫子
嘗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
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非折獲於
豆之本哉魯齊以好會夾谷夫子
令備左右司馬以行卒使齊人不獲

逞忘清之役賴冉有用矛於齊師以
致克捷問其兵濬之所繇聞之曰聞
之夫子謂聖人不知兵而儒者
兵然歟以否耶左氏親及夫子之門
具知之矣嘗觀劉向別録謂曾申以
左氏傳授吳起起以授其子期期授

楚椒鐸夫起為談兵之雄而嘗受左
傳則左氏非兢兢訓詁如後代之儒
非豎、偽者可知而錫玄浔其微於
千載之下而著言發明之可謂
之獨見也錫玄為吳中文獻家其考
莊靖公聚書與秘府敵錫玄沉涵其

間無少間日旨總角持三寸弱翰戰
秋一時無復前卻人知其擬蒨藻以
供綴屬弟為豪於楮潁間而已
其猶呷吟槁簡而所營良與衆異
藉令錫玄得伏漢節為
天子督貔虎士捍邊於雅歌投壺之際遵

輕裘緩帶之羊祜與射不貫札羸不及騎之韋叡寧渠遂出其下哉天下之不以盡錫玄猶自昔文人不能知左氏也錫玄於當世之務皆嘗古而折衷之若戶口之登耗以乘之汚隆河渠之移徙通塞亡不考而試

與之言即亡不纚纚若指掌而令聽者若蔡蒙錫玄故非逐其偏嗜而矜一察以自炫世者比也顧以左氏之用心晦於千載所當揚扢且以寄雄心見雅志焉耳書成而命之曰左氏兵略為卷如干為言如干間出示相知求觀者趾相錯恐鐵裹不足護門限於是梓而公之余以同好知於錫玄有所撰述必以寓目間以是證魚魯為効是書之成俾叙簡末辭不獲命雖於作者之志未必盡知而窺天測海抑以盡管蠡之量云

布衣陳以敬仲孺撰

同刋兵畧人氏

叙州府知府李　諫　格卿父

同知邵　𡊮　晦仲父

通判徐養正　思聖父

推官董思泮　樂文父

馬湖府知府詹　淑

同知楊如春　道發父

推官牛自然

東川府通判馬可教

烏蒙府通判徐文焯

瀘州知州岳具仰　仲顒父

宜賓縣王憲臣　司直父

慶符縣宋進儒

筠連縣汪化中　象先父

珙　縣潘紹魁

長寧縣郭之桂

隆昌縣張廷珂

興文縣趙必遷　惟喬父

屏山縣張國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編乃其任兵部司務時所撰嘗疏進於朝其例取左傳之敘及兵事者以次排纂仍從十二公之序其事相類者則不拘時代類附於前又襍引子史證明之而斷以己意謂之捫蝨談非惟無關於春秋併無關於左傳特借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禹謨進疏乃請勅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明季士大夫之迂謬至於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傳略一卷

〔明〕董承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董承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提要

肅廟之季東南倭變一時名將著俞盱江若戚孟諸若劉草堂並馳以有聲當世然李于鱗弇州右草堂顧冲菴輩右盱江而汪南溟王鳳洲輩則右孟諸夫三將軍戰功次第一一在簡記間而議者軒之輊之遂

爾紛紜而况隱鱗卜築欲崛起而登壇者乎毋怪今日之嘆乏才也予嘗經薊鎮渡廈門指點塞垣低佪戰地黃鵠白鬼猶爾述戚將軍不置口當日原起非常工破歲月且費金錢無算非有人大主持於上將齮齕隨之亦烏能告成事也哉然卒以江

陵爲累讀武夷水光石上鼓語未嘗不壯之而悲其遇也大抵人臣爲國家功不必自巳出戚將軍著書爲後武津梁南倭北虜剽其緒餘足以樹尺寸猶然生之年也登斤斤一封矦足多哉于䗼諸公恡一大將名自位置三將軍不相下以予詳閱諸集卽推轂孟諸無愧也兵凶戰危趙括易談之爲若翁所黜于不幾以提紉爲諸名碩所揶揄乎聊因俞戚有成書嘗彙而公諸䄾犇以見作者自足千秋而戚行先之

晉陵何言逊黙甫識

序之二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目録

長男浣字閔孝同叅訂

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誌

新安汪道昆伯玉甫撰

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

坐神機營母閻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

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

閏朔冑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

五年舉介子足當應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

夫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梱内是

日日華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

諸則余所易也幼而好夫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

士受大還鋼鼎烹汞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侚

少保進武火大烹侚戸自若既排戸入乃大驚孺

子冐不測而攖九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汞皆成

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歎曰鼎實有非孺子

良惟予先世無罪貧亡非先世咎惟予無良孝廉

以木器貯硝樓上戒勿上少保私爇火爲戲氣焱

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illegible]然且燼[illegible]而

潛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

始舞勺隆準方頤斆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

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

先是孝廉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

人者目逆之曰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

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門家少保

爲孤家故不造内子出王萬戸累封一品夫人少

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内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

一魚三斷待餌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待問

有餘曰亡矣則以臑在腹而陰自奉心嗛之暮以

魚腹羞少保色沮子楞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

乎内子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若禮也乃心德内

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

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戍
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
軍從使者使者起文學侍從嘗諸偏裨中軍務
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悉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
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
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千將
乃今烏合者不張馳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
義烏露金穴掊徙遊隊兵入疆邑人奮鉏耰禦之
悍骨盜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
他宜可竣頒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
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期以什伍起子
兵乘兵窩於槧第西北地夾宜得地利南而走險
不利莎驅乃間長短兵迭派而進隊立一人爲長
偏則伍之兩則什之掎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
名鴛鴦陣惡川鵝鸛爲莪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
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號旌

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府
新兵若發硎至如破竹其年江南告急督府檄少
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巳氏故賊督
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搖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
甘言爲蠱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
糧求糧無庸征調內應者讙然爲口實夫夫無負
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巳氏旣
失策無敢食言寇罣益張兵食無措徙負長技摧
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以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
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營蒲東南
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
踞廣叛兵乘亂出入耽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
入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
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
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
操壺漿迎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嗜利如蠅旋撲旋

集非一大劍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事闕烽舉矣
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
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𦍑言耳借一爲務寧息什
全天意必欲完闕幸明公在入闕之事明公以獨
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詣督
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聊然
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
劍二分佩之誓爾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

勒功平遼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
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闕方急無寧出護軍境
外乎余爭之疆今且必往傳遼三宿闕冠入前城
所部發憑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
師所部發憑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
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闕望援兵日
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冠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
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斷脇從視首功居多語
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即位虜將石州東海昌黎幾不守廷臣議
召譚司馬戚總兵入衆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
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部東南虜憑積威劫
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潰彖外合兒戲
虜飽歸屠而賜勅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
封蹟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
蟲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

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
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氏部每
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
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
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穹廬迫其非時則大舉討
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旧足餉罷戍銷兵
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
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弟捫勿談

舍惟命總戎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
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褰敛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大阿
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
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
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
寢矣失言薊當有脊李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
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

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嶺爲
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
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睥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
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軍正
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
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
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
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告程功能部署臺

垣之役工力稽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
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合
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皆益以壯麗獻功不
旬月告成事是役也 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
工兄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
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引爲方陣步
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睥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
近則步兵出輳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
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
發則南兵當選鋒人衛兵爲應主兵戍守踐更者
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首次首功軍政
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
恐亟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
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
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

入閫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
入薊擁總理虛名猶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
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
信糸諜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
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阨比還報悉以
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王幼何說而遽修薊功遽進左都督其
加秩則少保[illegible]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
保君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
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閃薊人願亟召還不得
請則勒石頌公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
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鬻宦張先後有
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所謂安國及國沈姬
舉呂國楊姬舉輔國御人篋諸姬多子狀月操白

以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怨
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以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
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裝括其所蓄輦而
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狗客悉歸而暴折郎延醫
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嘻日鷄三號將星隕矣
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甦之入襄少保先以閫功
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冑子壽國劑
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郎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
御史核册授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
之核册亡矣乃僨襲祖蔭得指揮僉事不追以賞
格開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郵典既曲周公就木藩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
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
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
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

諸職方既去蜀留千金造卿相載蹟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屈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大岳于不䇿華陽非

世祖聖明且無卒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眞天定乎哉

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

南蘭陵何　言膽大父譔

公諱繼光字元敬初號南塘先世定遠人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歿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僉登州衛指揮事宣無嗣有弟曰寧襲之寧生景通即公父孝廉將軍也公隆準方顧沉毅有度具文武才弱冠服官槩部良家子備胡塊暘北邊利弊有請纓之志無地也卒以備倭擢都司乙卯叅將事于浙正巨冠徐海王直等勾倭內訌變起倉卒慹謝諸者及土夷諸客兵狼心難控且肆剽掠爲迦以至遇冠復遁于是公有練土著之請衆譁然難之公因募丁烏傷翔陣使習名曰鴛鴦取其短長兵叅差相衛也節制一新脆弱皆武因而犄角遇冠身先奮擊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九戰皆捷烏夷畏之如虎江右山冠黎天明等糾上杭邵武等賊七千餘衆縱

横鉛山貴溪間撫臣邀公分兵兩援之公曰非兵法也萬一風雨賊或變更則兵勢孤矣所謂分者袛于十里餘分而度其必合合而可使或分正如率然救首救尾乃爲得計既而諜報賊果焚巢移屯上坊然竟忤撫旨冤平賞卒不行迨壬戌閩以島夷猖獗當事謂公所部兵訓有成效亟請以援閩。然閩且不保

詔下公總材官練卒以往公初啓撫道集注林部署三大營機宜公進曰俞劉兩公扼賊數月令一旦掩孤有之何以堪願請身當敵衝兩公爲翼掣功賞共之不敢顧衆嘖嘖多公讓也公破横嶼牛田後勢如破竹而兵以格江右之賞咸汎公曰兵者氣也不惟却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以賞冲鋒者戮退縮者乃進時賊結隊攻仙遊製呂公車高城丈許三面蔽以竹木綿毯網繆數匝內層

二

梯布階匿賊百餘衆直逼城堞車頂復駕飛橋度越女墻城中危且旦夕公大驅賊還遂以火攻巢車悉燬自此王倉蔡坡等處轉戰俱捷復開陷城者七揭龍頭殲吳平山海甚父大定公以条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

上命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任子壽國丁卯秋東西虜分犯塞攻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

上趣召公旋以流言使殿京營公忠孝人也盤錯彌厲乃商輔兵策歷陳自强狀如伏波聚米詳具余疏中。氣令當事開誠納之慕三輔而張六師公得顓制。惟所批導商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此其時也部持兩端不可遂出爲總理薊昌三鎮練兵因上邊事復兼鎮守力請募南兵教車戰因壁壘建臺堞亘二千里屹然金湯臨敵舉援聚若淵魚奔若超忽小入大入戰即創虜生俘渠首長秃以歸。諸部懾公威奉漢索惟謹薊功論最

三

天子勞苦公官任子執金吾先是趙高在事或蜚流言
不有江陵公幾殆江陵故習問外事自屬公而心
多之公願得連十萬衆問罪匈奴遺
中國數十百年之安江陵避公視若左右手覺中制
以待上功及江陵殁齮齕倏起有喙三尺公竟量
移而責志于牖下公春秋纔一甲子也初孝廉將
軍在白始舉公操之嚴公綦屐過庭孝廉大詬曰
童子何知綦屐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

四

不爾厭爾將饕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竟裂之乃
習知有私孝廉者曰何以遺後世孝廉乎公慰曰
吾遺爾不貲藏之
帝所富盛矣且不戒心于盜迫公入長安設祖郊外復
中命之曰吾遺若者母輕用之公跽進曰兒當衰
益何敢損以故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
田囊無宿鏹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公著作甚盛垂
訓有家乘愚愚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壽

國有請兵辯食芹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
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呇守條約諸集大識時務者
號爲俊傑俊傑在識時務所極重者而亟返之不
然如腹背如懸河亦安濟緩急乎哉使今日如公
以浙用浙在薊則顧堂堂正正得一當虜何至以
客兵芸遂而以徵調騷海內也公慷慨公忠喔心
任事故隨地輒效至今功德猶在人心日間三十
餘禩爵伊竟無有爲公鳴諸

五

天子令首揆特疏請之以慰烈併以風後起且錄公後
公可以吐氣于秋矣公亦槩子公自謂出奇計始
得之丈夫子四長祚國以祖職起官次昌國執金
吾新晋二階次報國典國皆庠生
江陵句叢
聖明已褒而贈蔭矣如公勞苦功高乃忍終缺公哉
然竟以此而身後贈謚之榮未有及也汪王諸
名公亦不得爲公立傳刻成無以弁諸首聊綜
其略使觀者有端緒云　戰功次第詳誌中下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一

○○議處兵馬錢糧數

臣所以屢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年閩功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兼有分境之命徵調更以不便況前兵俱係故家大族即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用方今大寇在前勢如燃眉豈容一日有緩刻緊備之策不過足食足兵而今日之閩又大非昔比其在編民絕無干擾且動稱激變況欲徵民稅以養兵其在兵伍稍嚴紀律即甘犯不馴況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新舊相兼務足二萬

先量處未賤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仍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減其再犯之勢山寇斂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閒征斂以備養兵之蓄未爲晚也俟臣漸練土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揷之大計莫踰于此伏望

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閩率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處多病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人守鍾裝一人代炊爨兵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illegible]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既交[illegible][illegible]往萬有一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鉄一不可[illegible]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鬬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向輒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悍今與化鳥冦將及萬餘且山冦蜂起亦以萬計臣即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萬有二千人況客兵未諳地利倭冦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路一一按堵俱不使出臣之彀以爲臣襲方可進戰以一枝爲正即得二三枝爲奇又閩兵語言與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

以必請兵二萬也

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燃眉無暇熟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開帶子姓生兵一名即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間日月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盡募生兵五千非二年教練無成是浙兵即閩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一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信如去歲援閩援江西身經數戰所首三千官兵白衣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勘覆況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解中途而輒還士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冦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萬預備之糧須兩年而閩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帑空匱之際將士枵腹以執

銳此勢之必不能者也

一伏覩

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于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況臨敵機宜在于須臾而有司爭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徵

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旣已各司一方而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況兵出于浙而遠事于閩豈爲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憐將權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謀

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

歸一毋頓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請重將權益客兵以援閩疏 嘉靖癸亥

竊念臣一介武夫節因軍功謬叨

聖寵奇以一面每切感恩思報之誠勉竭駑駘奔馳之力但照倭奴驁悍技精須用素練節制勁兵以五當一始爲萬全其連年調勦隨向克捷者良由鄙門管付臣以萬餘教練所致至於統督經過秋毫不犯旗鼓一臨衆莫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江台金嚴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

欽依新舊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

天威克收全捷亦臣初出浙江人心尚屬維繫今任福建與浙江勢不相屬而見在兵士不過上畏

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不相聯屬之勢而加之以違土思歸之情兼閩中兵餉計日可乏遂將部兵議分二班止留六千防守秋汛是亦不得已之計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三路愈見單弱近十月內節據福清泉漳興寧等處報稱陸續登犯雙桅倭船共大小六十八隻前後倭寇二萬有餘緣臣部兵旣勢單於分戍又病傷于久勞十人之中瘧痢過半軍門調度宣布

大威鼓舞再奮于是水陸巳經共奏一十二捷擒斬焚
溺巳及三千余徒兵士勞病戰傷又去其半前項
營報捷文俱册在卷案可証余何賊日脊至兵力
有限今戰剿不盡之倭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
臣以疲兵再加選料兵雖至愚亦知衆寡莫敵其
應戍班浙兵又皆爲所隸邑治百計阻撓而沿途
設禁不容入閩無惟乎兵懷故土如驕子而不可
用也今臣仍一面督鎣疲兵聽奉軍門親行調度

相機鵰剿恐終不能一鼓即收全功縱使身狗馬
華何補于閩計今見在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
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旣明禁於官府又暗制於有
司臣以不能制其死命之權而用思土良戍之士
求必得其死力誠未見其能濟也設使奉
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聯束而閩浙山
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二舍亦恐遠
不及事而况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思八閩萬
一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精兵以
圖恢復與其收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爲曲
突徙薪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又
查閩中倭寇於上年攻破興平府衛之後僅五六
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
歸必空國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
與心腹之間其山賊之消長適係於倭寇之有無
苟兵力不濟威名少挫倭夷空國而寇於外山寇

乘隙而生於內八閩立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又據
獲到城中被擄人林三供稱今年倭賊共有二萬
七千先來明春尚欲大舉今秋所登之數及在海
未登節報船隻其言頗驗則明春之說爲可信也
爲今之計伏望
皇上軫念八閩爲江浙脣齒財賦相鄰之地處臣以統
一浙福之責重以節制調度之權太阿之柄務歸
將領庶法重而心齊威尊而令舉又通以游援之

法。順其重土之情。斯人人樂爲效用。可以解目前之危急待來春之劇寇庶幾其有濟也若仍以臣匏繫閩地羈縻久客孤兵冀出死力汎犄强奴所謂置飛翼於叢林驅虎豹於江湖實非臣所能

○○經略廣事條陳戡定機宜疏 嘉靖丙寅

竊念臣本駑駘世受豢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遁蒙

皇上置臣八閩授臣專閫功微賞溢力薄任難夙夜皇

皇惟不能仰酧萬一是懼近奉

明旨兼管惠潮地方及仰威營務盡畀之至重投之至艱臣自知其不勝任矣顧惟武臣以滅賊爲義以徇國爲忠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設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相須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後折衷於兵部取裁於

廟謨指示發縱勝算具在武臣猶走狗也驅之則前耳

乃今臣在福建而惠潮則隸廣東仲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土事非盡一謀豈僉同揣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軍門之間身難分投才乏合從聯遠爲近斡異爲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言或情狀未悉

上聞而訏謨亦難遙度必俟論定而後從事其如曠時廢事何哉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

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引遠請借福建爲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計兵食日不暇給而卒無尺寸之効亦以實情未盡

上達而處置未盡得空也至都御史游震得譚綸據實上

請乃發

内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募臣素練之兵二萬餘衆

鼓行入境戎心已寒易若發蒙順如破竹海倭山
寇以次蕩平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
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
略然後閩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於
上年追剿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
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蓋潮惠去兩廣
軍門遠在數千里之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
實聞率以招撫爲善謀以羈縻爲完策既入其笠

或又聽地方報仇或自復誘致要賞上既無信下
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
爲盜者幾希矣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詘
乏郡縣恣睢即能如救鬬者救之猶懼未易爲力
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備蒙
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
伏乞
勅下兵部速賜議行則百粵底寧而八閩愈固矣一定

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
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
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克斥非其性殊也
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燃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
易耳顧任茲土者隱忍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
羽翼增衆却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佈
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遺贓
官以質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

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賭寨賊輕
調鄉兵紀律不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
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寧謐以掩罪任其鋪
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
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
縛獻幺麼便可塞責大憝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
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
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爲

附近巢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
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告吏又良庇賊之嫌罝於不
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散復掩襲以
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資于是撫賊不得不又稱變
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
路卒老死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
也夫旣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
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巳求

賊免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
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耶
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憝
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
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
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歷揭陽海豐二縣爲
大巢者三皆爲惠潮亡命所據綿亘地方方五十
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咸稱撫民其實江

閩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
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寔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
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
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
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必
所至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
殊兼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詖於官司之無恃知不
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

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服勾
攝以爲故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
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醸患若此
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
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
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循蒙蔽復蹈
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力
不能加於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武之材負當

世之望、獨以地理窵遠、未易奏功、使臣徒恃虛聲、
不求實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領
閩中官兵、一一乞假於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
巳之田而耘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
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
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
未至、賊巳稇載歸矣、狼兵跛息不馴、行止自便、未
及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

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先獮有名大盜、計若干處
倡亂首惡、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進破數巢、軍聲巳
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
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徹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
旋生、惟或臣於未入境之時、爲條議奏有
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圖爲賊、某都某
圖爲民、某某赴縣糧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
撫按、宣布
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
曉諭通知、自臣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巳撫
未撫、有罪無罪、悉與蕩除、然後臣提重兵、駐潮州
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
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人、縣官赴鎮巡衙門親遞
執結、田土作何開種、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
科、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一一遵守
即爲良民、如或抗違、即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

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巳復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
阻殺、比照邊方誘殺、撲殺、勾惹邊釁之例、一體處
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
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
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克爲土兵、以漸
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圖
矣、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聞巧遲、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
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
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將士待哺
于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武致脫巾未必皆悍
卒之罪也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
吸之間而俟賞於兩月之外人必不勸未必皆將
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于
兩月之外師出無功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

故居蒼梧而筴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
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
朝夕謀議即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
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軍門視師
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空何如其速操切何如其
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效微勞執禮輸誠
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
指相運兵咸感奮出必成功良有以也夫臣之愿

竭忠于
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
于閩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於境外而無
所附麗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筴特出
簡命假臣便宜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
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
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

力實心任事亦多掣肘況臣名位徒重事權本輕
又安能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
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
似矣而錢糧仰給於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
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爲遠轄時移惠潮竊
恐舍堂奧而出戶庭不能無卻顧之患未可也將
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則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
兵皆出召募爲己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

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贛以專之或謂督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暫設軍門事寧別議事干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于各省徒依阿于未任之時不責寔于既任之後則每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目蹈前車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何益成敗之數哉如蒙

勑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撫臣得畫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悞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臣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爲共濟乞

勑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充其位

一置將領臣切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

憂竊計春夏急在備倭宜居閩省秋冬利於剿賊宜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今任將之善宜莫如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鎮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令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綸在浙備養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及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豈可不愼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

惠則有叅將伸威營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況臣通計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伸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伸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功者充之見在人員另議別用

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即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處剿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illegible][illegible]援動舉全力蔑不濟矣閩兵入廣則工食錢糧取給于廣廣兵入閩則工食錢糧取給于閩脣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一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過猶有所遺兵猶篦也過則無遺矣廣兵

有四或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參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然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逭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顧親兵一無足恃

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狼兵玩寇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由己所過虜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於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未可恃於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移兵於閩閩地孰與防守乞

勑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
容臣親詣金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
充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
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
外其餘閑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
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無用孰若相濟成
功是卽謂必用趙人而不難於責效矣然徵兵於
浙又必取道於閩蓋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

中自昔多事安不忘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
警急又得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
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illegible]山而秋冬
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仰會福建軍門候防秋
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仍以閩省監軍督往至冬
畢徹兵還閩是則廣於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
閩於無事之時可以資餉於廣相濟而非相厲矣
一復舟師臣惟芟草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

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
內治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草之
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
備非不周法非不善邇因楂林水兵之變遂議罷
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調還編海上商漁船隻分
爲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
駕必挾巳貲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
不利一屬于官於巳無復利害兼之粤中調用水

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無罰皆由官司無有主兵
勢不可行相沿巳久倣效日甚惟張虛聲以費官
帑誰肯捐軀不測以圖實效哉欲用此輩必須設
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
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
于左右驅之蹈重淵臨鋒鏑雖馭不失其道食不
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烏尾船雖
大外少墻壁內多棚蓋櫓人難立火攻易燃必須

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澚已試之明効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總一員、充爲南澚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充爲南澚西路、仍以參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參將把總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路即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

隻器具每年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即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北至浯與爲界、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潑圓港爲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專備省城、東接潑圓港、西量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

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鳥道叢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隊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庶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時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火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

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釐、蓋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刼掠、以給饔飧、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於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日給口糧三分三釐、行糧一分二釐、循查事情、猶若不贍、蓋臣兵列處、先聽監司查點、一名不虛、經過地

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臣入潮惠各兵口糧行糧應照浙福事例必處三年之食使無郤顧之憂然後臣可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末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
勅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

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實數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許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福建倭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雖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犒過州府則有司有犒衝鋒則有懸賞陣

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鼓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宜反薄於閩臣謂廣中所用之兵宜分三等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衆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于有司矣山寇出則爲賊退則爲民必撫剿互施

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
偏拗阻撓鮮不敗事伏乞
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叅遊福廣三
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
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
宜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
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
偏護撓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

與各邊畫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於三軍
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歸一者不同今
皇上既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
另降
勅諭一道
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
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

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
或剿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傷下而與之
共臥或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轉化之
權或徉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
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
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
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上應詔陳言乞普恩賞疏 隆慶丁卯

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
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
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
箇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即行叅論欽此欽遵近
該使臣捧到恭行開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仰惟
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勵臣
節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陳力而厮卒之微咸思奮効于邊疆臣
竊一方將領
恩叅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荅乎臣自伏覩
明詔之後蚤夜焦思欲獻一言而再三緘默今已數月
至忘寢食然而未敢有言者以爲方今
聖明御極俊傑在位寅亮忠勤曷可勝數凡于生民利
弊莫不條分縷析固無待于臣之狂贅矣然臣于

冐出位之罪不避斧鉞猶欲效忠于明主之前者
誠思位有文武報
主則一兒邊陲軍旅之事臣身所履歷目所覩記及有
臣所未安于心雖可彌縫于天下耳目而不能自
欺于方寸之間者恐一旦身膏草野無由上達故
寧冐死以瀝血忱不忍不言以欺
明主請以臣苦切欲言之事爲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勘覆稽遲以爲賞不足勸矣然勘
限雖嚴南陲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惟勢懸于
萬里故容有未賞之功惟照遺于覆盆故或有不
均之賞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掩功冐賞臣罪實
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豢養嚮使傒變以來
兵食調度戰勦機宜盡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
以報
聖朝萬一況

祖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由于各道調
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綱維存乎
元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士卒用命臣惟職司鼓旗初無
遠略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訓練成功第當時
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亡汗血之士至
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賞皆由一人
掩冐所致夫冐朝廷之賞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懼

也、淹衆人之功以爲己有、臣之所不爲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已、臣謹先以未賞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頃緣奸黠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三四等年、變起倉卒、所在背靡、府縣乏討賊之長、衛所缺訓練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遠調湖廣山東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節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終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盗賊、萬里愆期、冦去兵至、師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參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燃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

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奇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駑鈍、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於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冦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烽烟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名顆、地方底寧、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並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琦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葛埠、則有首功婁楠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良瑤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偏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勘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

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即呈蒙軍門推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參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畧分投剿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佈奸黨于台州府城内約以入城

後哺炊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剿寧海縣之倭宿梁王鋪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枵腹屢敵卒遇城下一鼓盡滅于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止有一千三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于是有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衆誓天願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擄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瀆俱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勘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

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寧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丁文忠等也亦以臣銳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
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訖嚴

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門道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附近居民反為賊間始雖畏威而脇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盤據閩事已將不可為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巢寧德縣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

為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誓衆效犬馬年以先撫脇從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為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賊克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鳥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

官也互相獎披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即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巢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寇悉衆據橋臣力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

爭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衆少却臣首斬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水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窩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衆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初五到牛田以待後倭齊而深入臣又獎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鑾等陣亡者傅昂等也

睹有倭寇萬餘齊至汪道昆深以為憂臣謂浙江
總督汪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昆才望如能往浙
乞師至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
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巳
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為提督
未肯遣援賴趙大河曲處以行軍至福建建陽縣
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十餘徒該汪道昆駐軍于
彼俟臣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

專剿倭過後當大肆逞兇各巢倣效益滋蔓矣乃
願自將遂臣同擊即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
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云三等
也巳經題捷未蒙勘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
倭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為歸計臣
督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
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滅賊通共斬首二千四百
有奇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金距等也原

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
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
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
也其遁至寧德縣肖石嶺者臣復力疾督兵出入
茅谷之中巉石踰險登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等陣
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八閩倒
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
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

十六日一鼓而剿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逕等
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
何常等也倭至同安縣王倉坪又該臣于曠野之
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
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
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
賊戰蔡丕嶺蕪菁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
鬬于穴中二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

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冦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冦不敢復窺八閩矣。又山冦吳平倚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澳勦滅南澳者閩廣之交海中山也慾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舠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張大石鈎

澳泉寧皆勢小易剿俱一鼓全殲不敢瑣陳于是八閩萬姓始有帖席之日無不舉手加額共祝
聖明軫念生靈命將出師掃除劇冦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逭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叅將李超張元功以功陞遊擊陳濠楊文傳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曹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以勘報兵士亦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邪

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濫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大小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陞至叅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

明旨並未勘叙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閭閻突起之徒非受
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
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諭以
君父水土之恩更相勸誘訓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恩洽義孚近討遠援故每戰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豈直爲日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凶犯危自投必死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

所爲而爲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
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敘職遺子孫升斗祿以榮妻
子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
不顧者亦望
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
等臨陣犯干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
能制其死命耶良以
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

耳故父子兄弟株連蔓引令重而身輕勇奮而命
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
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勘而閩賞
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
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
樂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
告寧而兩粤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
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

軍之士將謂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
日僨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何哉
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於心者有四焉夫南
方風氣柔弱倭寇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
率成底定之績此非人力實仗
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一也義烏
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
其人材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爲有功於閩

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以不安
於心者二也浙功不堪與閩賞不酬其勞者尚多
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
魂猶爲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
士膏塗之草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三也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國家豢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死力耳況暗劣如臣
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戮辱足矣且每戰

輕袍指揮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
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嘆臣抑又儆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心尚欲領疆埸之任爲
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曰吾徒捐生拚死悉爲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

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宜爲將士陳功自冒干與之嫌但念漢臣趙充國破羌而還人有敎其歸功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關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僨邊事于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
勑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冒邊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光臣趙大河江道昆一體查功錄用有功將士早賜勘覆以憑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者分轉送赴部

照原發功册敘次擬陞一面照各邊陣亡事例於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爲中野之號俾災青不作而永寓捍禦之属也已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二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二

立言易、當局難、旁觀而翻案易、言出而考成難、故
官冗任煩者遇文法稍寬、無不奏効、迫以事關民
社、身係安危、則耳目既多、持行易掣、于是無才職、
有才窘僑本遂决裂而不可收拾、今條陳克楝得
失分挈、即實實可見之行事。而明目張膽者少。遂

致時移局變。有不及措手矣。如今中外分過、更可
嘆也、孟諸入告尚多、吾取其切中時弊、聊指以示
任事者、孟諸當
上少相劾之後、不得竟其用、即有能用其未竟之用
者、若淮陰無鄰矣、并孟諸無下手處矣、
孟諸請兵首策、用之此其時矣、但東南著効如孟
諸、而當事尚憂憂難之、以墨守恢冈、良可惋惜、于
固謂摽墾不如課功、衛貧不如小試、凡有尺寸見
劾者。即爲甄錄。若破格兩字。雖可以獎豪傑。而僞
以掛倖門。不如其已也。故今疾策士之言多者。尤
恨孟諸之言少

〇請兵破虜疏 隆慶戊辰

頃歲島夷犯順、臣待罪行間、幸賴廟謨制勝、閩浙
底寧、而以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
主之日也、臣束髮從征、三歷邊境、其情狀可略而
言、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醜

虜憑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
先帝取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
久而憚于更張、即有奇謀、不無顧忌、一也、兵食兩
乏、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
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爲四事、爲
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
其始集、則寓兵于農、故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于
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迢途杜驛騷之害。

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强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强矣即布昭

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强兵亦以富國一勞永佚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次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紕謬令臣沿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于事臣即不自愛謂

國威何惟乞

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改而徵銀班軍充乎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牆夫擺邊之說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墻以防其出沒方爲完策乃今守要既無重兵其界惟恃一墻相去數丈僅列一卒虜即輕騎入犯猶不可支況大舉乎第相沿日久如邊撤之而虜猝來誰任其咎況邊兵志氣銷沮憚虜積威終不可化責以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

恃承平日久窟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

國初百戰精鋭之士不惟淪浹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一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苦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丘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蓋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

爲過計咨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强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御不拘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與臣等歃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預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幾宜期以半年入彀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投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

就彼依法訓練通俟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訓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間習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甘欺罔之誅況縣令監兵尤有便益即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往臣練義烏兵即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恣此已試之明

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敘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解也如以責專城社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一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爲初集之計撫循室家于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令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宜于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

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衆而輙用車是自弃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鳥銃百子銃次則火箭珠

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悶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鳥銃則造鳥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仰將各省歲造盔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須借二年三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贓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熟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

如無堪任另選諸習者任之造完即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制勝既需犖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仕之日功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于責成委任吏乞

勑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同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既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流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即行叅究或私受風旨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亦坐罪不貸其各縣既有責成即有人言暫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于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患聯

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〇定廟謨以圖安攘疏 隆慶戊辰

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爲四事上陳比因衆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釐二策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見在之兵十枝分屯密雲遵化三屯中營屬之總兵左右以叅遊領之仍召募浙之鳥銃三千人以爲倡臣愚以爲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爲遷合匱之之計耳他日

所就僅歸中策倘就以中策施行不過因食料人
補偏救弊他日所就又爲末策矣况承平二百年
來虜之齒日繁而情日驕中國之兵久弱且政弊
多端若復循成套苟安目前惟恃邊墻擺守之説
使將官得以衆寡爲口實剿零爲盡職而
廟堂以兵食難處所望于將領者亦止于此此則當
今邊將之所能而非臣之所長也盖此弊之難破
者由戰守之論不明堂堂之法未講虜焰之聞太

張兵食之處無策未喻之誅難解也今欲使虜一
戰而心寒胆裂須伐其所長彼之長在甲騎數萬
突衝之勢若山崩河決而我亦須數萬之衆堂堂
正正短器相接血戰以挫其鋒則就中非車步騎
合用不可臣愚過計循望從譚綸上策之請以爲
一勞永佚之計惟
聖明察臣孤亦俯賜施行幸甚一總督欲于薊鎮見在
標兵遊兵民兵達舍之内選足十枝付臣訓練分

駐密雲遵化三屯等處專備截戰亦以資糧匱乏
募兵費廣不得已爲此以紓目前之計耳但内有
巡撫標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總兵標兵二枝雖
可暫時聚練萬一地方有事及春秋兩防之期督
臣撫臣不能共聚而四兵仍不免于向往則聚而
一戰竟不可得若謂臨時聚合而虜勢風雨倏忽
如或不犯諸路安能棄彼就此以圖合戰哉况臣
訓練于四鎮之間非重兵彈壓無以示威非練成

教師無以分習臣既請重兵若取盈于一鎮萬不
能空邊而付臣聚練也惟集衆于寡以分爲聚于
九邊中各抽一枝二枝每枝務足三千其見在薊
入衛之兵即以改充聽薊鎮召補以克守計可得
三萬仍于山東河南北直召募及京操軍内選取
步卒三萬練成車步臨時設變又于用兵處所分
置應援馬軍内調令合營南兵除請募三千鳥銃
外再募取臣舊練經歷戰陣者七千共合一萬專

屬于臣居中團練而後乃可以常驅十萬之衆無論宣大薊遼隨賊向往是每鎮有十萬之衆矣此上策也萬不得已於各鎮入衛兵內選取一萬五千爲奇兵于班軍及山東河南直隸募兵一萬五千爲車兵共成三萬南兵加爲六千充敎師奇兵俱屬專統又如今議總督標下兵爲一枝總兵標下兵爲一枝巡撫標下兵爲一枝另爲三營兼行敎練調合則有五萬卽使臨時分出鎮巡等兵而臣與總督一營常令不離可爲二大營分駐于東西臣駐適中之所如遇虜寇臣等外乘邊墻內恃車壁必使不入萬一邊墻失守致虜內犯臣西發可合總督大營東發可合巡撫大營首尾相聯指臂相運賊勢相當可决一戰矣夫增募南兵一萬歲費約十八萬而外衛班軍十不存三合無以其實存者照舊更番凡虛名每名一年以兩月之糧抵凶荒雖徵之數而解十月之糧赴京南北計之豈直十八萬已耶況大營敎成諸戍可革而所費者又有所償也今自十萬之議難行減而爲五萬五萬之議弗協減而爲三萬三萬之募弗協始有今議亦不得已而遷就者耳若虜逾數萬臣又不敢輕言正戰矣惟望許臣十萬計與今中衆之費不增半而功實倍焉誠計之上者也一總督欲將中軍屬之總兵左右二營仍用叅遊各一員統領一節誠爲有見但叅遊官職與各營分管之叅遊勢位均敵若令頡頏則事滯而難行若令節制則官同而不屬臣查薊鎮舊規總兵外原有副將二員分札建昌密雲東西總兵居三屯就中調度合無將左右二營加副將職銜以便分任責成庶血脉通而臂指應俟練成後再擬實守地方可也一總督欲差官往浙召募銃手三千如蒙

允請再增募殺手七千于義烏等縣募臣原敎用父子兄弟棄征之徒與銃手一體給發而以浙之銃嘉

叅將胡守仁福之南路叅將丁如龍爲事叅將李
超各領一枝仍以坐營都司僉科福中路守備朱
珏坐營把總隊長聽胡守仁等于舊各總哨隊長
內委用非臣忘閩而重此輕彼也去歲奉
旨容臣帶募兵一千赴京臣恐一旦搖動有妨閩事伏
到京奏有
廟議另行奏取王如龍等皆臣昔所練習深知坐作
膽勇俱足且臣用之則立功他屬之則督過盖亦
江南之橘江北之枳而所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
者況閩中客兵日少頭目尤多與閩之行伍無所
關碍乞敕付臣隨才督使如准募兵臣另開條約
以便遵守一各兵初募之日將領嚴與訂論立以
信誓三年方得踐更休息其行糧船隻夫馬廪給
等項乞嚴
諭浙江并沿途經過衙門同心合濟仰兵民相安如有
阻撓遲悞主客互競者一體責成罪罰均及一新

衛所以求實用伏思
國家豢養衛所者備有事之用也自軍政久廢始有
民兵之設若以此輩不堪振作仰當散其伍于民
間而另圖兵農之長策如今之召募與民壯未始
不可如既不能用又不能散而餽餉如故民何以
堪爲今之計凡衛所官軍武生舍餘人等有能悉
知弊源暘曉時務者先陳本衛之弊如何足伍如
何足食如何可用及何器技爲便人不必同而該
衛印官取到亦具條陳一冊將數冊類于其後送
本府本府將所轄各衛所取完共爲一冊仍具本
府條議一本呈守巡道守巡道將冊逐一校閱某
可行某不可行某言甚切而格于時勢難行某言
易行而不切利弊另出已見類成一冊上之撫按
撫按又將本省有名武弁及留心地方經濟文臣
各取條議一二冊聽撫按再摅已見開之于前仍
附原冊類奏下兵部而部行總副叅遊守備等官

習知邊事抱負才猷者亦俱各屬見任并原籍衛
所利弊一冊俟天下之議具至請
旨本部會同文武大臣九卿科道詳練總兵官數人集
議各省衛不必同例而各以便宜議為定例通行
着實修舉三年之內某言不効出自某人如何責
成某言效出自某人如何賞勸某一切兵備叅遊
都司衛所印官舉有成効者即于本地陞遷仍兼
前務一重武科以植真才夫

國家武科之設網羅將才之淵藪也雖求之之意甚
善而實收之太狹視之太輕用之有未當耳所謂
收之狹者古昔文武不分隨宜而用自文武分而
近有監生生員不許應武試之禁其應者非無知
之農夫即勇悍之武弁不知文事武備原自相資
如孫吳李靖之類著法立言垂訓後世而張李劉
趙又皆文臣也即出身行伍貧如韓信岳飛文辭
斐亹足尚即有宋之時尚通融不限資格惟今時
武不兼文衛文不兼武任而將才日乏軍事日謬
而不可為矣夫勇捍之夫鼓舞之而聽指揮可也
若夫調三軍而障一面豈徒勇所能辦哉且天下
武弁子孫除不知書及老幼優給之外堪入試者
不過千餘而庠序所遺又復有幾即勇者亦鮮其
人而兩都各省所舉才數百人豈能人人皆才勇
哉
國初舊制太學生讀講之暇令習演拳棍無非求真

才實効為捍患保民之計臣乞請開生員監生之
禁有願應武試者一體考選赴試但弓馬之技不
足盡其長而制變長才以耦射限者有之策論之
辭益恣其虛論而搴旗之猛又以操觚限者有之
無惑乎視之輕而人不之重也夫天下未嘗無才
在作養何如耳臣愚請自南京武學外每府學教
官裁二員縣學教官裁一員選三次武舉克補而
習武生員俱付分科習讀各開射圃以習武藝除

射外學短技三件以上始收錄立爲章程照民生
由縣府送提學考收作養每省僉書都司內壁以
中武榜而有文武才者一人專
勑董其事每年出巡各地同本道閱視該科之年會同
學道如法通考類送察院聽候開科其三試之例
于入場前提學與都司先將赴試之人考爲三等
有文諳韜鈐武通百藝者爲上有真能多藝狀貌
異常而少通文字者爲二等其真抱韜鈐熟諳經

書隨機應變能言時務不習弓馬者爲三等場試
之法第一場第一日試騎射第二日仍令各騎馳
一解爲合式多及能險解者爲前列休息二日試
步射合試者于再日各試刀劍盾戟棍棒等技多
者爲上等如諸藝果熟即射不中式亦准收錄之
列其比較先自舞次對較凡藝合式而不能文者
不必入三場令候榜收錄其三等有文無藝考在
入彀者只候三場入試一二場免進三場試題須

以本省邊兵暨時務兵法將略命之對策不許用
繁文不循對偶但看其處置畫策何如而所重在
時務邊兵二篇餘策不必拘其完場有博知兵法
諳習邊政而又多武藝者列爲通才則寬取之其
僅能敷衍本地時務者照常擬取或能武無文及
有文無武者俱嚴取之准爲鄉試刻錄進呈其總
數准南北邊腹分多寡如會試不中式曾三中鄉
試者徑收選教官分任邊腹而計歲以考其成焉

所謂用之未當者或三中式而無所事事或中會
試散歸而竟成棄廢或發赴邊方不議責任名爲
贊畫而束手坐食亦何取于科名爲也合無定擬
選法于會試中分爲三甲一甲三名徑陞遊擊都
司先與緩邊試之三年有薦則改衝邊有功不次
擢用二甲文武全才者發各省軍門充中軍千把
總之委不許空閑其有藝無文者發充領把哨百
總其文優藝少與中三科年少者選巡撿與管操

之委夫巡檢職雖九品章則方印弓兵百餘爲百
夫之長而國初之寄欲伺制衛所地方之變徑達
京師其寄甚重以重任而委之老弱吏書誠空通
變如改任武舉彼既負科名又値少年而筮仕必
不苟且自畫入仕後能敎習弓兵百人有功劾者
巡按保舉六年徑推把總守提臣又查武舉選巡
檢原係舊制因分甲始擬爲所鎭撫今當以鎭撫
爲實職以巡檢爲見官准與縣官表裏聽府節制
其任内所轄一方地方保甲練兵之事責之本官
仍照武職考滿之例巡按覆
命薦舉而紈袴世官不經科目者果有奇能異行方薦
錄敘用疆場之責三軍司命之寄而可以賄賂進
紈袴子任之乎

○○練兵條議疏 隆慶戊辰

邇以北虜跳梁言官建議荷蒙
聖恩召臣而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膺此希世之遇不
揣妄謬恭懷短疏竊欲
請兵十萬練成節制之師問罪虜庭一伸中國之威爲
國家一勞永逸之上計也尋該總督侍郎譚綸上
言邊事以臣爲總理輒蒙
俞允責以訓練置之邊鄙臣于是单騎赴任由夏及冬
黽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紓
皇上宵旰之憂副有司期望之厚中其事者驅馳之義
此其時矣復何忍爽其心志寄漏舟而胥溺巢焚
棟而待焚哉特借以軍務之狀別爲數端雖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
而繼以邊事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空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今之憂薊事者不過曰兵
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
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不爲戎而爲匠且盡
厮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
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

老弱之卒赴邊、其冒名頂替、朘糧肥已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鮮郡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即查盤查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堡關塞、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架砲守墩、失夜守𣙜、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撥充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瘦馬。喘息無暇。豈能禦虜。況一時不能遽集。所謂雖多亦少者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者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留于鎮城、回則聽其散沒、惟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于林藪、即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況又多不在軍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充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朘軍食而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熟、衆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𣙜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墻、必肆攻打、我兵亦乘墻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號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卯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戒日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萬軍皆土著、取而練之、誰爲守哨、棄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久[illegible]之兵[illegible]衙日久、該省既無暇于教練、而戍地復撫[illegible][illegible]手足精强。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于薊、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衆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

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銃裝子脚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宜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克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救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鈎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問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禦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銃

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強于虜且虜堅甲堅鎧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邊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于馬在彼窺間無時在我乘牆有限萬一虜中有諜如譚侍

郎所云深入而久住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蓊薈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況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覩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

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搶掠巳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三者俱備迭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未閑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鬬

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墻而守。
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
止數尺、復無墩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
鳥銃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
守之、累月不下、今邊墻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
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鳥銃已調
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
勑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銃三千、或

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即不十萬、
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
碍、候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
乘守、萬一疎虞致彼突入、臣即通行聚合截殺、不
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戰守
咸備、一舉而四利矣、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
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
六失四弊、逐欵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
成、戰守並舉、庶練兵之寄、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
事本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蓋薊鎮竊近京都、
法令久弛、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
朝議紛拏、故應區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
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
疑、如蒙
皇上允行臣策、受成鼓舞、在于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

員、常川監督、容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有不效者。
如以臣言紕繆、且力詘舉羸、竟從沮格、乃徒使臣
沿襲故事、乾沒時流、虜至則踉蹌而避、死虜歸則
捕拾以爲功、臣直戇無知、誠不能也

、請建空心臺疏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
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
里、擺守單薄、宜將塞垣稍爲加厚、二面皆設梁口、

計七八十梁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
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騎墻築一臺如民
間看家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虛中爲三層可
住百夫器械餱糧設備具足中爲疏戸以居上爲
雉堞可以用武虜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
下而皆以兵當埤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
委曲務處臺于墻之突收墻于臺之曲突者受敵
而戰曲者退步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以

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薊昌十二路共三千座
每臺給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五萬
完臺一千三年通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
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

邇以秋防戒嚴之月節據喜峰等哨夜報稱東西
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蠻會同北邊從無看
見邊墻的生夷剳灤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卜酥

即是韃厰地方土蠻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
灘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内東虜犯
喜峰口迤東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爲三
大枝分犯古北曹墻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
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以
來止是一路入犯以全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
牽曾守固一二次今報東西並犯已分道矣而西
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衆多雖分亦有餘力

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分[illegible]御伏
皇威十一路之中兵賊相值攻守兼倍必期[illegible]回實爲
不戰而屈人兵策之上也但邊長力薄萬一致有
一處潰墻而入則十路皆有全功當以血戰爲主
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約責臣行各統領援兵將
領偏裨自上而下各取保結並無臨陣退縮不堪
之人固已敎之首尾聯屬之義近又復行自下而
上歃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隊總三名保本

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
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
保臣臣保督撫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
責以親上死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即血戰
之法也然血戰之勢在度虜形彼既數十萬衆我
軍最少亦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主客
標路戰兵馬歩不下五六萬比之虜勢衆寡雖有
不同氣勢足克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

人之心爲一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
倍勇氣自增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
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于耳目而沉痼之積染未
痛改于身心往日薊鎮之弊共叅遊之視督撫總
兵與中軍千把總之視叅遊軍士之視中軍千把
總平日禮文尚有可觀一臨壘之時將領並不聽
受主將約束雖督撫亦不之畏矣其心以爲虜既
潰入邊已破矣彼爲主將者非遭鋒鏑之殘即有

桎梏之逮泄泄然何虜之出望望然知將之去終
不能奈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服督人
之過即鳴之縲絏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繼厥
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詳中則諉爲不切于已終
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
至有債事于此而允其報效于彼朝以失陷主將
而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目擊主將之
喪亡而不救身猶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而必

與主將同死耶此一陣之間萬人爲心如之何能
破虜成功以伸
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偏裨士卒之未必同心誓死決
戰故敢陳言于未死之前以爲求死報不如功報
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首率驍徤登壇拒
敵賊若先以歩虜乘險而登至當其騎墻欲潰之
際即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俟而攻之決期堵回但
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歩兵馳

救不及賊必大入臣卽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
集各路援兵及請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
或邀於惰歸之際酌量機宜誓決一戰務必大挫
虜鋒使之狼顧奔北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可收
桑榆之功所可慮者兵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
于死生之路臣雖一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
幾何必臣倡之大小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
鼓而前庶可成血戰之功然必仰藉

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一令於決戰之時敢
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頭目以下欽遵近例
都許軍法行事其叅遊而上恐臨時無暇行法容
臣卽時綁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當陣以軍法
示衆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身均乞
皇上渙頒
明旨必寘之法典旣不使巧詞漏網亦不使倖討貪求
若諸將爭先奮殺不退臣有死傷亦不相累至于

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中軍千總之把總百
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旗隊總之兵士一
聽撫按一體查明處以死刑毋使苟免臣雖一死
而後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逃將領得藉偏裨之力
偏裨得藉士卒之力未必不由于此也或議數萬
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北失陷
頭目本部曲凡下一等之人譬如失一叅遊所誅
不過中軍千總三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千
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
所誅不過百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
誅不過旗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
不過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
過步兵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
而止若果我兵全勝虜衆大敗勿問陣亡何項將
領不係奔北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脈貫通
氣勢聯絡法未嘗不行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

而及之者均雖欲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使之終身得支以爲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者亦當槩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待再有功勞

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加明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衆之計無出于此者矣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特賜施行則人心可一

國法益彰愚臣誓死之志或可少盡而籌邊之策未必無小補也再照兵機必以耳目分明爲先薊鎮耳目不明奸猾得計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該大小將領但遇虜勢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役入京臨時亂行差人徑報閣部甚至布滿密要處傳功伐忌害沮陷駕罪攘勞無所不至夫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爲今之計伏乞

勅下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叅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隄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馬司但有叅遊以下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

者出示地方報官拏問其濫報違禁者許兵部就行解發軍行兼其將領拏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主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順受凡涉功罪之際亦止徑報督撫巡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容臣徑奏或徑以軍法處治庶功罪之核不眩于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圖實効矣

請增中路協守疏

薊鎮所控地方西自石塘東自山海二千里分區列守各有專責先年畀練兵不便置二協分練總兵居中調度數年以來頗收節制之効但中間山川阻隔道路迂遠居中摘練不便遇警馳援難及況薊州一路所屬營路于東西兩協之間兵馬錢穀諸務蝟瑣事體不一滯礙難行合無改添中路協守詢謀佥衆深有裨益況以見官改協守不必添官一便也以見兵隸中協不必增兵二便也以

供億不必别派三便也以操練就近不必遠出四便也以卒然之警臨之可朝發而夕成功五便也三協各守信地代出大將督兵六便也三道會同三協事無肘掣七便也一轉移之間兵政邊紀煥然改觀提綱挈領諸務立就此益節制通臂指便考成之第一上計也但事關興革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部議如果有益邊方將三屯右營加衔副總兵羅端改充中路協守分理馬松喜太四路練兵事務就將見管右營標兵照舊統領原肕河南車營一枝亦聽合營并總兵標下左營與保河輜重二營悉聽節制西路協守副總兵張臣分理石古曹墻四路練兵事務將石匣車營一枝與密雲左營叅將陶世臣統領馬兵一枝聽張臣統領合營俱于石匣駐劄仍有密雲右營一枝振武營一枝輜重奇兵二營與總督標兵亦俱聽張臣節制東路協

守副總兵史宸分理燕臺石山四路練兵事務仍駐建昌兼管遵化標兵一應客兵分布各協地方者一體遵聽節制無事操練兵馬修理邊墻營繕器械撫處屬夷遇警悉聽臣調度仍乞改撰

勑書三道并　請給三協關防并各官欽遵行事庶總練分練各有責成薊東薊西免于顧此失彼矣

上大兵援遼議疏

國家建都于燕比時屬夷爲我藩籬守在舊大寧之

地、去寨猶數百里、門庭内固、自夫大寧畀虜、始爲
薊鎭内邊遂爲外邊、肘腋始重、一墻之外、即爲虜
巢、而使夫心近于虜、又自朶顔與東西黄虜爲烟
瞬、遂爲之勾引前驅、大擧入寇、薊門誠爲京師之
肘腋、天下之腹心頭目矣、右有宣大、左有遼東、倶
爲隣封四肢手足也、今以各邊應援薊鎭、固手足
之捍頭目、而手足有恙、亦頭目痛痒所關、則京師
之鞏固、雖重在薊鎭、而遼東若在關外、均爲國家

人民土地也、遼歲被大侵、欲守而險隘未完、欲戰
而兵分力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乃猶欲視遼爲
遠地、謂不必煩他鎭之力、以事一隅、且遼東近日
朝廷任將得人、戰守得策、若爲可與日前者、不思
手足多恙、不急爲療治、必至損壞、手足既壞、亦尋
至肩背矣、是可不急圖而加之意乎、又照薊疆一
潰、可朝發而夕駕都城、是頭目腹心立受重病、若
與虜歲時較未定之勝負、必非完計、宣大久款無

用武之地、幸有遼東、功非可問、隣急可恤、練兵可
試、欲爲遼薊百年之安、不當憚國家一歲之力、而
姑置遼左於度外也、謹以援遼事宜、條列上請、伏
乞
該部覆議施行、飃揚不勝幸甚、一籌實濟、夫虜之
入遼、零騎之出没汛速。大擧之地理遥遠、薊兵出
近地、以勦零、則勢必不可及、出偏師以禦衆、則勢
必不相當、皆無實濟、若待虜勢苗頭已向遼、則彼

近我遠、乃師至而虜退、故空用重兵遠出、以援大
衆。偵虜結聚是的、即主將親率五萬之師出關、徐
行以至寧遠、廣寧錦義之間、收兵入城、養鋭待戰、
與遼兵各分一面、務大挫虜鋒、使一驚而不敢復
入、則不惟東虜喪膽、西虜亦當奪氣、且收功一歲、
以後不必再援、以省勞費、一利也、遼無邊患、即可
城塞修堡、開荒積儲、以固根本、二利也、大虜既創、
不獨畏威而不犯遼、尤不敢犯薊、屬夷自當懾服、

以固籓籬此後薊鎮亦可漸省衛兵三利也手足
既強腹心自固爲京師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四利也然則大援遼援一而不再較之歲時出援
徒勞無益者功相倍蓰矣一籌行餉薊師出關應
因餉于遼乃遼之歲額僅足以供本鎮之用若出
師援遼而不預計芻糧欲資遼于歲額之外遼將
先悍薊師之費事未舉而議當先分矣薊師五萬
之內除一半素有行糧自行齎裹外其一半應增

給者即于薊鎮歲省積剩之內動支先行解發遼
鎮買補如數外多支另爲解補庶遼鎮無因糧之
費薊鎮不必于歲額之加因計無虧而人情咸便
矣一籌備薊夫遼薊內雖相隔外形相通曩之悉
在于薊則以遼援薊今急在于遼則以薊援遼此
事理之甚明而易曉者顧執論未定則以薊爲
陵京根本之地關係更重況虜衆結聚常在薊遼相半
之間東可犯遼南可犯薊故逡巡猶豫而莫知所
從耳乃東虜與西虜素不相容大寧諸夷多服屬
于西虜昔之大舉犯薊者皆西虜而東虜不敢合
兵則懼爲西虜所乘也惟隆慶元年土蠻獨犯灤
東則以西虜遠犯石州乘隙而始入耳今西虜歸
款則東虜且不敢犯薊况薊之邊險年來修築頗
固知東虜之未敢憑陵而入以蹈棒椎崖之覆轍
也然料計當審而防禦貴周若大衆出關薊將空
國而行矣所揀存者强弱相贅虜中奸宄乘機奪

制戒備尤當不厭詳慎合無另調客兵以固根本
查得真保撫鎮標下有兵六枝共一萬五千每歲
入衛者春秋兩防止各一枝尚有萬人在鎮紫荊
倒馬各關口有兵四枝共一萬六千則向非入衛
者今西虜歸款宜大爲緩真保尤其緩者以真保
定二萬五千之內量調一萬五千再于宣府調一
萬大同調五千以入備薊鎮聽其先行整束俟虜
有結聚聲息方調入薊鎮以昌平總兵移駐密雲

防西協四路薊兼領
陵寢、真保定一萬五千防中協四路、宣大一萬五千防
東協四路、以周意外之圖、真保宣府路不甚遠大
同在昔年原有應調入衛兵馬一枝止多一枝且
調集止于一月俟蘇兵入關即可散歸各鎮行糧
亦可取給于積剩不至勞師費餉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三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條議一

練浙兵議、

時東南承平久沿海衛所軍政不舉武備盡弛
海禁亦懈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咸
托官豪庇蔭有司莫敢誰何遂乘間節破黄岩崇
德桐鄉乍浦呂國臨山慈谿等城十餘處尋引舟
南犯淮揚吳淞諸郡焚燔廬舍擄子女財帛數千
萬兵士吏民戰没逃亡不下數十萬攻陷郡邑爭
以擬背、世宗震怒推刃大臣乃以御史胡宗憲
為都御史總督浙直戎務勑東南督藏悉從調取
天下兵勇便宜徵用於是南調湖廣土兵廣東狼
兵廣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黎兵崇明沙兵邵林
僧兵北調山東鎗手河南毛兵田州瓦氏北邊騎
兵非平射手凡稱勝兵者輒致之然皆臨敵馳散

遠者萬里、近亦數千里、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
即或間至一戰、終不能一當賊、輒敗去、徒擾掠爲
害耳、東南苦之、故諺云賊爲梳、兵爲篦、士官咸利
其廪餼賞賚、舉乾沒而潤槖中、竟無分毫轉給、又
不約以紀律、任其搶奪而莫之禁、焉東南髓膏、始
塗於寇、終竭於兵、後以練兵克敵制勝、若有成效、
遂罷所調兵云、

守不忘戰、將之任也、訓練有備、兵之事也、乃今軍書警
報、將士憂惶、徒將流寄襍兵應敵、更取福廣舟師、驅
而陸戰、兵無節制、卒鮮經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況
又赤體赴敵、身無甲胄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
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巧熟之技、且行無賫粮、食無
炊爨、戰無號令、守無營壁、其何以戰、爲今之計、必器
壘具而進可相持、餱糧備而退有銜飽、此所謂畜艾
于預、而後無患于病者也、至于身先士卒、援枹忘身、
是職之所素講、乃若臨敵制變、防險設奇、是又在賊

自出、難以逆計、惟茲蒐戎兵、詰器具、明部伍、肅營陣、
教藝有成、而能隨其指示、發縱者、則一得之愚、殉國
之誠也、況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勇、
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
客兵歲費數倍矣、

練烏傷兵議

前練臨觀之兵、今已二年、頗入彀率、軍容咸整、然
終怯于短刃相接、雖其居習使然、亦緣兵皆市井
之徒、性殊狡猾、猶如塾師發蒙、性近者稍約束便
成、習遠者日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非性與習遠
乎、于是上練兵議、

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指而格于將、乃今爲合者不張、
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開義烏露金穴、括徒遁
陳兵于疆邑、人奮荊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敢慨、其
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
習、即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也、

時有陳大成者著名里中孟諸善之而不訓能戎事也會金華守出示稷其應募咸謂必先得成始有應檄者乃謀之令尹以驅幣往成幡然出廝倡孟諸部于是子弟雲集一日方草檄發土而梁閣佩劍鳴于几案間者逾時慕爲駭然異之有王如龍者爲拓徒中雄長聞檄而率子弟出山然鄙野不識官府多跋扈狀公知尹趙公大河素得民心且尺籍在握逃則易緝稷則易治乃請于制府借尹監軍仍理縣事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敗于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餘人其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約之期月皆入彀再易月而徧行中法無不嫺兵可以一當百矣

定伏路條約

竊惟斥候瞭望兵政所先衛所軍城設濱海際而夷情譎詐覆輒可徵往往海洋捉獲漁樵船隻就用被擄之人駕船而伏賊其中突然登岸扣關出我不意及夫巢屯昏夜之時密置雲梯窺伺守埤倦怠城瞭不明輒行掩襲且各處烽堠有置在山顛止堪瞭遠而海洋廣港勢脉縈廻目力未能徧悉不無意外之虞則於各該衛所設有伏路官軍而又廣之以數額者正爲此也今將陸路哨守號令軍法合行給發遵守備習如有警不分晝夜責其照依舉號走報賊情務使表裏兼制內外咸備令賊無瞭可乘自足以消奸宄之念而保金湯之固矣

清理軍丁戶籍議

本職於三十九年條請專任所屬沿海衛所事宜緣由蒙巡按御史周批所議有見且中時弊因以見本叅攄忠殫慮與碌碌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外至之言決不能損真亦不必過防之也又蒙總督軍門胡批據條陳數欵深爲有見且切中時弊本官爲一方大將既肯挺身任一方軍務悉以委托許便宜施行若事體重大必須公議亦聽會同兵巡道斟

酌計議而行具由詳報案照先該本職查得所屬境內舊係寧紹台叅將遥制整飭兵備亦係兵巡道兼攝而又更換不常是以自三十一年有倭患以來無次不犯台州地方且沿海一帶上接吳越下連甌閩爲賊盜淵藪之鄉出沒經由之路往年坐此疎虞近奉部院特爲題設兵備叅將遂將本職謬克任使以來猥見衛所狼狽行伍煎銷不揣駑駘志大才小力綿任重欲期一旦創起二百年積蠹之廢除逐一施

行有漸次第修舉隨機鼓舞因事用權多方比併招撫逃丁招徠缺伍軍士秋冬之間松新楚隘一衛三所招回別省投兵貧流出外官豪占役等項軍舍餘丁已經千有餘人充補行伍訖十一月親臨海門衛查點旗軍左等四衛原設官軍六千五百二十八員名今見存官軍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員名況十無五六精壯又如中所百戶伍內原額一百一十三戶今存者止老軍二戶則沿海衛所是獨海門行伍空虛

爲極。又以其險要言之則海口橫淵十里港流巨浸直至內地二十里分流一派徑抵台州府城下一脈徑抵黃岩縣城下港外乘風一潮可到則沿海之勢是獨海門港爲衝以城垣形勢言之北枕大港東近海潮西控巨村賊舟可泊南面郡山騈肩內視南城俯窺山麓天石自上而下規模險陋皆無足恃則沿海之賊是獨海門城守爲難以城中武備言之其沿海地處衛所軍容雖廢而官法尚行一二惟該衛軍

豪官弱專寄之人號令寸步難行則沿海之武備是獨海門廢弛爲甚以官軍言之諸衛所官軍貧富相等禮義可興恒心可作尚知顧戀信義惟該衛官少軍貧室廬不蔽風雨人心無恒則沿海官軍是獨海門振作爲艱況海門係台黃門戶腹裏藩籬且通大海之洋賊舟時刻可到城大人寡兵家所忌本職部下雖有陸兵一枝原該隨賊向往攻剿似難鲍繫城守究原其故蓋以該衛所旗軍多係台溫寧紹四府

之人去籍最近既得以遂歸往之志而餘丁近家復可資兩隱之計且管軍千百戶等官利其籍近徑至各軍之家更易行伍顛倒籍社埋沒之奸無所不施故行伍空虛至此者由其原籍近也而爲今日足軍之望者則又有賴於原籍之近焉蓋惟籍之近故所伍尤能知因原籍難以展轉且所幸台溫寧紹皆同省接境兵備府縣又皆本部院親臨卽台州一府之籍皆本管兵巡道所自駐之地設若嚴督各所伍官

着實開其真正行伍籍貫就聽兵巡道嚴督府縣清軍官逐一清解則一府期月可得千餘況兵巡道爲切己之憂當盡其督程之法其府縣奉本管巡道之令不敢視爲不急之務其台溫寧紹隣境之地皆爲同省管轄就以本道督之亦靡不奉令惟謹設行各本管兵巡等道必以同隣相體亦可得十分之半夫軍城之空虛者因莫德於海門衛而軍戸之在籍易於淸査勾補充足行伍者亦莫易於海門衛除本職

一面嚴督該衛所官役嚴限多方先行勒令將隱役旗軍凡軍官可以自爲者定爲三限淸招外其果是逃埋在籍事屬有司非武官才力職守堪爲者備造缺伍文冊每府一帙合無將前項文冊批行各兵巡道轉行各府縣淸軍官着寔挨查務在夏秋之間立爲分數勒限淸解衛所官取印信及發編操伍緣由繳報務裨有益於戰守則孤城有備永保無虞而籓籬旣固則堂室自安矣

營壘解

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處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一哨爲子壁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哨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由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變耳

兵德

兵德有五不顧首級直殺無前以求全勝一也揮金不顧賊不能餌二也俘係之人揮之使去聽其自散三也圍焚力戰無一兵貪取財級聽其然後四也三軍一心不爽軍令五也

兵機十事

茲蒙調勦江西流寇鞠躬殫瘁分所自盡但維揚維荊山洞之形勢既殊而山寇海寇攻取之方略亦異此

行務求成功難以草率就事所有十議關係軍機利鈍必和于國然後可以出軍必和乎軍然後可以出戰否則寧甘轅門之誅必不致無成而有負重委也

一謀必勝夫江西首相桑梓之地其寇乃福廣江贛四院所勦之寇有功易以上達撫功易以取戾今遣兵往援必秋毫無犯而功超四省乃可以塞責故兵務足數謀貴專一生兵既不可用而雜兵亦不可遣寧遲延而不得草率苟或奉命倉皇胸中無一定之見一旦直指客地主賓懷矛盾之心吾恐着無先後終非萬全之謀議握參商難免衆楚之咻

聖天子所以託重者謂何本部院所以專任者謂何此謀之不可不定也二請監軍夫烏傷士卒所以頗收實效者由連年平定島夷盡得夷技長短之弊而苦思權宜之方乃爲之剏鴛鴦陣器械長短相參各有所制故能每戰必克我兵無損且熟諳浙中地形而分合向往又盡得其情狀故也今山寇性技大異倭

異又當得其情形審其名實知其所短思其所長如我某器可當賊某器如賊某器甚利我某器可制之及戰鬪陣勢或厚薄緩急不同我更以何等陣法號令乃能取勝則先定法制而後權敵舉兵者誠當務之急也此須到彼方得其情所以必當借重彼地有司今既不知彼矣而在我之士情器習可以知者也又當議擬不可犯不知己之戒故職謂難收近效也又況置兵客地期功于旦夕之間而進退機宜必陳

兩院督調糧糗盡屬有司豈叅將官之所能為乎郎知彼知己恐亦不能百戰百勝矣為今之計必得浙二司一員監之仍乞移文嚴責彼處兵備一心協力然後責有所歸官無僨事之虞食有所出兵免思歸之念若執烏傷累勝之兵而曰殺伐之術無分異地郎此徑往有所不能也三明調度夫職叅將也所征之寇四院之任也若使職無所統轄犄角于四院之間獨往獨來以期成功于客地恐成本部院之專功

而彼四院之失彰矣豈能容之哉必將職托于一院專責調度成則同功敗則同咎庶利害攸關而無牽制之失矣四鼓募兵夫義烏士著殺賊于台守家之役耳父往子來親戚相助其氣嘗壯一聞遠調江西半有不願行者盖因有身家者多皆有門戶之累若不重慰其心奚以釋鄉思而作敵愾也故門庭之兵惟恐無根籍之係而臨事逃避可虞遠戍之卒又恐有根籍之累而氣便消索不奮乞將七八九月工食

借觧義烏克散安家之用其新募之兵亦盡照兵均給安家方得猛士齊募到省須合營訓練旬日悉知號令方可同發庶士心豫附而令出惟行兵情服習而軍威自肅不然經過騷擾怨聲滿道甚而大村強姓因而聚黨拒行者有之其時寸功未見而物議先騰咎將誰諉也五議兵數夫用兵最忌紛雜而山賊倭寇情狀不同且智力兩均奸巧百出変無所不備也故兵非素用而不可委心况幽徑僻路我兵非由

調度不敢直入今除官生雜役旗鼓親兵外新舊實收戰兵非五千不可六明賞罰夫用兵者氣也鼓氣者賞罰也每臨敵奮氣輕生以奉令者亦與萬一之生希僥倖之利耳豈人人皆忠肝義胆輕生樂死者哉今江西變起倉卒軍務俱無定格其冲鋒斬馘之賞不有額數何以作士氣耶合無量賜成議或出于江西或出于浙江或論首功或論戰次况山賊與民同類何所取信尤易生忌謗則士卒之氣隳而怨且

叢矣又安望其後功耶計今合當止以戰次爲額如其處賊約若干但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干而不必論其首功庶兵刃不及無辜而天地之和不干忌諱之口自杜矣七代信地夫赴援千里之外起發之途已久既而到彼偵邏敵情審察形勢或採易器械方得決戰況山賊有巢可恃出沒不常凱旋難擬倘信地有警進退兩難咎將誰屬縱一往成功疲勞已甚即春汛得歸非有數日休養未可復用乞別委兵將

一跂代職分任之責庶士心一其向往而地方自有專司矣八議主兵夫客兵遠臨必借向導本職部伍並無江西土著其岐徑隘口必得土兵導引若不與職利害相聯孰肯爲職用命乞行彼處衙門凡本職兵到各衙門主兵俱聽選充鄉道不許阻撓其衙所武官軍兵亦聽酌量取用而全勝之算我握矣九議進止夫山賊奸猾貌難別識除札營對壘之外必居城郭以休士氣以防不測一也其對敵之際若賊敗奔村落人家必用火攻或准火攻務殲賊而不計居民或禁焚燬務全居民而寧逸賊徒二也江西地方之事職亦略聞若不素定明議預請給照將來之禍有出于擊賊之外者乞行彼處兵道一一議定以免臨機悞事耳十期調發夫前議既定一面乞將所募新兵銀兩交付通判吳成器速往義烏募兵舊兵月糧一面解赴義烏縣貯庫聽我到彼給發職先赴台州選發器械而後順道義烏以便催兵赴省庶先計後戰不難捲甲而趨即後發迂途亦自先人而致也

上游中丞書

當烏傷初發時首遣胡守仁等兵六枝先行至福省中丞游公急于建功遽促守仁進戰守仁以未奉將令不聽命游公以厲語激之終不從守仁馳帳乃上書解之

守仁等兵先期而發方命于公非抗違也昔者兵法曰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不可進而與

之進是謂麇軍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又曰器械不利卒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本職叨司將領統兵有年玆者選募而來知己頗真即今舊營在平海者萬餘新寇在連江福清者亦不下數千目在閩兵將雖有俞總戎新收漳賊六千以無節制而不能交刃劉總戎所部屢戰屢挫所恃爲一方性命以捍禦巨寇者惟此新募萬兵爲遠近内外之孤注耳今既掣肘其將之能又復不知

其不可進而强進之且利器未頒而未服習敵情士氣如處暗室乃欲以二千兵而禦新來之寇衆寡之不敵也明矣况復跋涉千里士卒疲頓其勞逸之不相侔又不止百里趨利之戒也犯兵忌而希成功其曷能濟僕故不敢以將在軍之體自專亦不敢效順承以致敗衂且守仁等兵係萬衆之前鋒縱倖而獲捷亦不免損傷使大衆失前鋒之恃或稍有挫折則敵愾之氣奪而萬人爲之解體且山寇視其成敗以爲從違叛服之計倭賊視其成敗以爲消長聚散之分兩浙視此爲神氣之壯弱八閩視此爲萬姓之存亡于係國事匪輕鮮也推原其故夷寇聚劫日久其在官司左右不無布有奸宄促之速戰又用以寡實爲内應之謀失此不言噬臍將何及也

請譚中丞揭

本職今已馳至福清必本院親臨方敢趨平海合營緣二總兵在彼職兵一到彼必趨戰抗之則非體聽之

則掣肘進止不一散亂無紀三家之兵既雜則互推之隙可乘萬一少挫全師奪氣大事去矣即或倖勝而利之所在爭級搶財棄賊而自鬭者有之必候本院親集三營將士插血立盟分定道路約以機宜而進有後先專責銜鈴懸以重賞爭級搶財者立以重禁斯可以萬全而無害也

水陸備禦機宜上譚中丞

水營五寨當以烽火南日浯嶼三綜爲正兵銅山小埕

三綜爲遊兵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寡則令各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扼之于外洋然以擊來賊之功爲最擊去賊之功次之若失賊弗擊與坐視登岸查照信地論罪況五寨之形勝有緩急而多人之才諝有大小又當因才而器使之五寨中惟小埕爲省會之門戶非應嘉不克肩次則烽門魏宗瀚可用也又次銅山則鄧鍾次之又次浯嶼則秦經國次之又次南日則羅繼祖次之若陸路三路原額設參將

與本職銜不甚遠雖勅准節制而終屬尾大不掉何如改設守備即部中選其才優功高者充之庶臂指相使而無掣肘之患惟王如龍才堪北路胡守仁才堪中路耿宗元才堪南路于閩縣南臺當開設鎮守武場及監軍公署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日乃分布四出水陸防守聽各該道監督汛無警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于一人臨機有事而畫地分守則閫任無有專責職亦得指揮如意而智力可盡展矣

○和議

倘遊圍急城中有以和議者公報軍門云誘和以緩攻羈縻以待勅誠爲一策但從來以和爲議者率皆借和以緩之實則乘其暇以周悉謀慮治備戰守之具耳當急行該縣一面以和誘敵一面速治禦具嚴爲守備以待班兵庶不爲所悞耳

登龍眼沙號令

今水陸大舉夾剿劇賊初七日爲始陸續俱到玄鍾渡

而一應後開方畧務嚴諭所部依期奮攻水陸同體一心惟念受國厚恩共期滅賊以圖補報水兵必期截賊入澳把守無缺勿使賊有一舟之出入陸兵方可効力其擒獲吳賊如係陸兵亦必與傳都司共之即陸有斬獲亦量行分級以酧風波之苦毋得畏避愆期違慢條約致賊得以併力向陸今該本鎮會同巡海道監督陸兵副使周議得舟師困圍已久陸兵又齊相應部分整肅以便奇正迭出務要遵照號令

奮勇當先必使賊徒一倪不留方爲奇功或退縮觀
望進止不齊定以軍法從事凡臨陣棄刃哀祈者不
許混殺既鬪之後被虜不戰者不許妄殺各存天理
以明仁者之師各積陰騭以爲子孫之計今將會定
方畧合行開示仰各偏將通行把哨人等一體曉諭
敢有違令悞事者偏將以下俱以軍法示衆决不輕
貸

一偏將專司號令催第一層兵向前當鋒義總專領本

部兵當前哨官各領本哨向前衝殺

一令以義總方伯朱九龍戚子明俱屬偏將曹南金統
督爲中路内方伯朱九龍爲衝鋒正兵戚子明爲中
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以義總金示岳馮煥金守常陳蚕俱屬偏將金科統
督爲左路内金宗岳馮煥金守常爲冲鋒正兵陳蚕
爲左路冲鋒策應奇兵

一以義總鮑文龍胡世徐全俱屬偏將張邁統督爲右
路内鮑文龍胡世爲衝鋒正兵徐全爲右路衝鋒策
應奇兵

一三路策應奇兵俱屬李參將統督

一義總胡仲膺石成紹陳祿俱屬偏將吳宗統督爲老
營

一俱照畫列陣令每總各給一張

一先本鎮擇日于教場内合營教練熟習臨陣仰如教
場内一般號令一般進止違者斬首號令不明偏將

處以軍法前鋒退避義總與先退之哨及退哨隊兵
斬首策應兵即當衝上若策應兵一體後却李參將
與先退總哨隊兵一體處以軍法

一各臨行之時聽本鎮示期約軍令到營整備船隻衙
李登舟肅聽本鎮到營升銃行旗各船先開中路次
開左路次開右路次開策應兵次開老營每一路舟
在一䑸每一總又爲一䑸務相連屬此須各偏將義
總預與哨隊長說明各船戶拘在一處再三再四叮

嚀明白、船戶不省官語、可免一能官話、又能鄉談者、
字字傳說、務要通知、只各要認桅上旗為號。
一行船船戶、只聽各船內官哨隊指點、向往進止、若違
令、及臨山不肯撑船近岸者、該船哨隊長、即將船戶
割耳、甚者送鎮斬首、須將此條臨發時、寫出貼在船
桅上、解說與船戶明白、
一四路兵恐船上混襍、一時船家不能認艓取齊、未免
官兵喊叫、有違軍令、且滿海是蓬、官兵亦難辨認、今

定號旗、每船一面、懸于桅頭、晝夜不得放落、中路俱
用紅布旗、左路俱用藍布旗、右路俱用白布旗、老營
俱用黃布旗、每旗一面、布方三幅、偏將旗上色同、加
以畫彩義總旗上加號帶一根。哨官旗上加別色團
月一箇、徑二尺、
一各船到彼岸時、不可徑逼岸邊、須于一箭之外、銃不
及處少待、各營各總船齊、務要肅靜、無譁、各聽李叅
將中軍船、發砲三聲、各船一齊駕近岸邊、一齊吶喊、
徑奔上岸、遇賊便殺、上岸不許過一里、便扎營、賊走
不許追過三十步、過者雖勝亦斬、其總哨官與在先
一人、
一追賊去、即速整隊伍、一字向前路扎定、坐待本鎮到
指揮、或建木城、或奪許朝光舊棄城、為老營、扎在船
邊、
一是日先扎營定、即直取許朝光舊城、取畢、即聽傳令、
先放老營回船、取竹木、即于土堡邊、或船邊相地、建

豎木城、限一時即完、居守、肅靜、夜晚中左路收入土
城、老營收入木城、右路收入船上、四更聽擇鈫𠷣造
飯、五更食畢、聽令登山、或徑進巢、或候建木城、
一次日如建木城、即以右路兵帶竹木上岸、去土城前
二三里高山頭占據形勢、建豎木城、以中路左路各
扎成陣勢于木城前一帶、候賊來即戰、以後聽臨時
號令、
一建豎木城之時、若賊候來索戰、候賊到五里內、即將

木城暫止其建木城之兵即照原分路向前列陣同三路取齊少坐一刻聽令徑衝前去不可待他衝來

一殺賊大敗亦至險阻處便止不許徑追進巢有令催進方許徑上

一策應奇兵在左路者專以一總在海邊搜尋石岩而進以防沿海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總之責在右路者專以一總在高山頂上隄防山頂石岬伏兵及搜山頂林木草叢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路之責

一各兵到彼之際每日携空草鞋一雙于腰間先用木底草鞋登山若無竹籤即換空鞋遇竹籤又穿木底鞋但釘籤埋在草中未易尋覔不可輕易便不用木底鞋也一每日發山炊飯時必各摺飯一团貫帶腰間以備午食火兵止備熱湯伏時供用

一衝鋒不許取首級及搜賊身財物以致悞事今每營兵止衝鋒兵懸賞銀每名十兩通營懸賞銀二萬兩右衝鋒兵不專殺賊或取首級或貪財物致隊伍錯亂悞事但有一兵負衣物銀兩者即將全營衝鋒銀入官不給正犯以軍法斬首

一此賊積蓄數年雖有銀兩衣帛之富多是賊匿各處未必都在巢中船中賊兵雖敗必是埜衆伏竄別山我兵殺到不許先搶入巢取財必須先燒巢房圍攻船隻巳盡山上土堡內無賊仍將三路兵分三處徑往各山搜賊賊盡方可尋取貨物獲得真賊從容拷問他自是指出埋藏銀物之處若賊巢初燒賊尚在船及未搜山縱兵四散亂取財物者但背負衣包便

行追焚兵犯一面割耳一面送鎮斬首

一自來賊計多以首級財物恐我兵心故意佯敗將散衣虗包砂石攏棄空巢使我兵爭取因而行伍散亂賊却伏在山中船上窺看一中其計遂齊擁出彼整而有心我亂而不防轉身迎戰不及竟爾奔走屢被冲散萬勿墮此計中進巢之際老營與策應兵各整隊札定以待衝鋒攻戰大捷班師衝鋒銀兩一體平

分首級男婦以十名十顆爲率。衝鋒兵六分老營策應共四分若老營策應兵但有一人向前混取財物者衝鋒銀兩都給衝鋒兵老營策應不給仍罪其首犯以軍法

○議虜

隆慶丁卯東西虜入犯西北邊陷石州昌黎殺掠不係

帝集廷議召公公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

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闘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鉄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輙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滿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肘腋以致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

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者乎五者之難亡論已令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募召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餓弊殆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餱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

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奮一擊以張我軍聲虜必大剏是則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頃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大利病几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訩訩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

加巳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巳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

議京營

大事有不可期之遇而循有不可變之法遂致有不可化之人今

聖天子維新化理合武勸功千載一時不可謂非遇也然京營之制設自　國初爲五軍營後分三大營再後或爲十營或爲十二團營最後復爲三大營其營制各不相攝且二三其將實自有深意存焉而未能以適變也今京軍大半影射而且半多傾覓卽有應操在營者不過一時虛充營伍而巳但知襲行陣之故套而不遵申令之所諭也安望其諳吾訓練而入吾彀律矣乎此錮弊不除而軍政終不張者蓋有以也然成天下之奇績者其機在任事事而權不分也倘能重其事而一其權焉則漸洗其故習而更新之自能奮敵愾而勝驅馳矣又何約束之不可就而法令之不可行也哉

○辯請兵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決一擁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于是乘墻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齒嚙軍

士煎銷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巳故方城之張也或守城廓或據形險或追送百里之後或出沒爲邀遮之陽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滿載惰歸之際得便則鵰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巳之謀耳欲使胡虜胆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正

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
相接使虜大勢敗衂我則以精騎揉之如此一番胡
虜喪魄由此而罷人衛開屯田汰老弱即乘隙塞上
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不可十萬歲
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如曰此亦小
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突
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誘諸人也然目今足為天下緩
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

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為令之計應于河南之嵩
縣等處募足一萬真保河薊一萬宣大廣寧等處五
千餘山東罷見戍驕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
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然則竟北兵足矣南兵恐不
宜北用也有慮其不耐沍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
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曰
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
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為兵即有

之輒糜于倭自其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練
浙兵請以三年為期賴總督不奪于方教之日以別
兵殺賊而需其成至期具呈請戰遂從此一無敗挫
凡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輩收
功其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
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毋虞其難散況今料集大
兵北人為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
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

南兵之取不可已也況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
愚卒也日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即主
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
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
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
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
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
矣且鳥銃一枝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

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穀中材官以練北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若營陣器技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强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墻捍

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于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至遠不離車五步車卽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鈀鎗雜上以打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

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練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城

之無人陷者多矣况平原車壁虜得聚攻集薪蹈犯燃火焚燎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

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
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
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圓如小堡
或數十車爲一營圓如一大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
而不離合而不襍各開馳道星棊錯綜高下原阻値
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
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
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
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

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
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
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
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
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
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

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
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雖于險不而爲執方之器
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
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雖兵而恃車用命乃必
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
而不畏敵眞有短刀地鬭必死之心敵愾之氣但恐
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既稱爲戰
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併論今薊山
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入不更愈于戰乎曰兵法全

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薊莫善于守但邊地縈
遠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咸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
數丈一人卽岳家軍亦不足當萬衆聚攻之虜而大
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威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
兵正爲困守之計也辯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
墻據邊而守爲一守不足恃而復無重兵備戰將任
其衝突而無策矣况今履霜之形亦御之戒薊邊守

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西稱弱陜斷懸城邊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枝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匣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衛之戍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强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訓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三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

知練兵數萬克遊兵破强虜逆視之誠難但虜之强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仍謂了不可爲此某所以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慮習兵則循軌返籍而無離散之變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之爲 國遠謀一勞永佚若竟求上策則愚疏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後裁爲七區又立爲十一路沿革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緩道理遠近分爲十二路將松棚喜峯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

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墻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墻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

備馬松太三路之營先期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遲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

創造之若籐牌長刀鳥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砲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于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凡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遏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長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省費不貲而車中馬步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往虜入內地四散摽掠莫之誰何今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利扼塞邀截使虜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每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

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匹馳不勞之飛騎運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秣之便而人無挑濠夾塹之勞步騎迭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議車營增鹿角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鹿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一部兩部爲一營若添殺手似尚擠雜行多稀密擁斷蓋其

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步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拒馬一架止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稱寄得宜前後不致攤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礙而人行其中如在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爲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共得空地僅足容馬一千欲馬兵六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爲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寄不可轉行奇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擐甲冑俯出車底爲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爲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總二車一局已屬難同今每四車爲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勢而一哨之車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上政府言兼攝事權

竊念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薊事者有三以鈞臺破格知遇于上總督爲知己憂焦于外撫院幸同鄉心無猜嫌以此不恐十五萬之衆百萬之食二千里天造地設之險目覩襲弊致悞國家付托一也職所以請衆兵者緣料天下邊腹情狀竟不免職等當事故預爲收拾籍薊鎮之名以爲報國之地二也職叨事東南幸成微績且謬謂口耳之學每恨人無實心茲來乃結局之地故忘身忘家殫智極力以圖一展三也但入京之初總督軍門志氣甚銳近爲紛紛掣肘精神已減至於病作職甚憂之然使薊鎮之數不當振作不應職愚遭際　鈞臺之知函二三同志偶集於一隅將謂數當一振但每舉事即日去夏及今無事不然職亦恐且餒矣如今職兼攝須先籌其偷玩襲套將官副參而下經行參泊一二以立威凡所用將領容職寄其職名或徑報部或送總督查報則

部體正而所用得人足以集事其無苛之軍容職更張一二事以收下心夫偏裨畏而士卒懷前陳薊鎮之事有可爲若此耳此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其事也但得展則兼拜有益于地方不得於不如仍舊之爲得也

覆本兵請兵事宜

綱照馬兵薊鎮所有而入衛者所尤長也惟用申明號令嚴飭伍法更處器械此皆職等才力所能爲者故

遂不講非遺之也車步之說薊鎮從所未有亦所未講故討論喋喋今之用車正爲送馬兵與虜見面耳馬兵得車方敢出入伸縮以圖一逞今車營每一百二十八輛鹿角六十四架用步三千五百人皆附車中除有空地方可一里正爲容列焉兵三千于內蒙示馳擣之諭正今日此中急務也近日榆木嶺之警車營適中漸進馬兵馳榆木乘墻急當其鋒緩而車亦尾之前所謂練成者今成堵截之功矣職疏請兵而因及以七原六失四弊者何也夫薊鎮之事請兵尚爲第二義其七原六失四弊若于此中得一二反其道而收舊圖新可不戰而屈人兵即守亦無不固矣

選編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遊伏之賊以便

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掩營開車致使兵賊相亂所關不小應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悞

禁約樵採

夫沿邊軍士既有採柴撫夷之欲又有買馬朋銀之攤

竟歲修工月糧不給以時百里負米粗糲不豢實惠勞苦殊已不堪言之可爲泣下然而猶且需彼出力採辦柴炭供我炊爨爲勞更劇此心何忍合行痛革以後不許採辦如仍前指稱定行重治不貸

築臺規則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墻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密之高坡陡墻之處則踈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

即不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山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横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屬夷共餘通馬處所相隔千峯萬嶂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其外梁頗平雖有墻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又難一律也

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尤當隨地置形如墻外地寬則臺當多出如地狹則臺當少出如舂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

一邊墻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常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面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旣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墻之外況山勢迂廻自有灣突處是又

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猝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

一臺下脂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臣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墻則下層止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墻開門而上即便矣不

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加哨探賞罰

古今名將稱善守邊者不過謹烽火遠斥堠明哨探而已況今薊鎮有墻有坡足以固守惟在地方寫遠偵探不明若早得真正消息兵馬以漸移厚自成堵截之功其為尖哨夜不收責亦重且艱矣一向因循賞格不舉以致罰之不行而人心日以兎愒虜入所損豈止一尖夜之賞哉所為捨大惜小以牛易羊誠不

知其何計也今後守區叅提以遠哨外夷為第一等墩烽得報為第二等尖夜哨報失悞即以軍法從事哨報傳賞之人每次賞銀一百兩陞二級如致堵截無虞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外加陞一級如哨探失悞致賊卒然臨墻即有堵截之功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從减如此庶賞罰明而人心思奮傳報真而分布適宜防守應援皆有賴矣

陳夷情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真可為我嚮導哨報能尊　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深損　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為隱禍焉夫邊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歩夜逶迤匍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内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

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將領而奸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闖口悉恣要索不應即以捉拿尖夜為名云我拿尖夜殺了教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不曲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　師奏有　明旨處究裁革頁賞者各官患其捕捉尖夜為累但千方百法設辭欺

朝廷欺上司即不明白賞待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

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歛軍士月糧以致貧軍逃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邊間但見每處俱稱革賞夷人其處潛伏要行拿失哨挾賞夫賞罰之挾朝廷之威掃地矣況今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踈彼竟嘗有失今查得一二起夷人久作逆叛擄殺官軍已蒙革賞多係欽捕之徒近復導虜窺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計欲挐襲採辦空心臺料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感畏兼行庶可無虞也

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薊鎮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即盈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無馱載馬騾往往枵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鏖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宜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士卒同餓山頂覘賊出入而不能詰何其經過城堡即有本色草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驚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主爲客職此之由也合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套騾車十名給與軍器題請 欽依叅遊一員統領將各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牧放騾頭操練火器晒晾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過虜即依大軍爲勢以車爲營此項須緊急缺之方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薊鎮急務

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兵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役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主客邊軍有額數日漸消減未見增益四事雖以並舉然職之專責

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爲策而戰必以練兵爲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執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役尚有主客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内量爲抽編行伍逐區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内定擬數目每月操三日每操一日前容免修工一月之内砍工三日只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有練其實練少爲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未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壘風塵昏慘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倉卒找擠一團爭安避險勢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爲中以東路五區爲一大營西路五區爲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爲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發與器械式様做工之日照前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主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

用矣至于栽樹遏虜今已爲奇策焉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岸又用何法栽種見今口外林樹如織未見止却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跡不比南方土濕雨多縣木斜纏猿猱莫扳此其一也況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收穫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辭若責之區軍入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心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内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北墻子三路能之蓋彼三路墻坡已完關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松太燕臺石五區邊墻未有者十尚二三灰水粉飾一徵可頹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墻工必廢修墻則不能築臺實爲兩難即臺工

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墻徧坡又當坍塌過半工役相尋尚無巳時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敎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彼處拋荒俱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務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强其勢所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栽木營田兩者誠未見其可也

上軍政事宜

職自承乏薊鎭已數月矣其于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若明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士皆以阿諛奉承爲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也嘗聞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所謂廟筭勝者非必　廟堂之筭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轅門者皆筭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共計即是廟算試屈指而籌夫虜技以弓矢爲第一我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射不如虜近是弓矢之筭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肱長二尺五尺之間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膽不如虜之壯是刀之筭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馬且驃壯而慣習之我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筭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爲自守計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即拚命

立定則盔甲破碎磽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地鬬之筭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奈何快鎗之制手執柄後藥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戴何以命中況鉛子不圓火藥不速即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爲火器一字列之前行發銃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放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之每次僅得三四百而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響而二百餘內又

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
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砲似可當虜聚冲但大砲
必防躍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滯
馱運不多再若分畨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必
出陣原野而閉門筭計已件件遜虜着着輸虜矣况
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何
如也若使惰膭而往僥倖而圖此職所不敢也乃再
三戒諭兵家之事短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

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
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
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于我如此筭定出門
臨時慌忙還有錯誤而况于安心故套覬憑天幸耶
然士之情所以寧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
勝之圖者皆因此來　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
及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
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

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拏入京其候事者詐假以
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為常又聞往日督
撫總兵無賊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狃于太平不好過
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從寬馭與其用
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
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
躲便躲得挨便挨其應對之辭放肆恣縱無復名分
甚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為一彩或以剛惡販扈

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繫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
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時時練長鎗大棒堅車壯
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
或于言之而不從者面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
之以成便互相黨聚或為飛語或粘匿帖或布流言
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為阻撓害成之計嗟乎
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
念必須將舊日從賊入牆陷逮原主者查治以法度

幾少懲其大者更須疏請於　朝明立章程自後有
事之日在　朝廷拿治督撫鎮巡道郎陣亡總叅遊
守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
撫鎮巡衙門挨次連坐逐項究拿治以軍法如隊長
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
自隊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
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叅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
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即有流言訕

阻並不爲其所奪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
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類兎五分有京師氣習其轉移非
嚴不克若任眞到底久亦自服他日濟事者此也否
則無事之時布言感恩有事之際仍襲玩套送上司
入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肅譁悻悻得計其接任
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裨查究以此人人
得慣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講讀信而畏
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復有自己
勅諭不曾記得一字如練兵條約連坐保結節制甚
明其戍邊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
白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
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悞之失某年賊到
乃一時邊墻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
功然皆面言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

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
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碍俱
可馳馬經至墻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縈廻
則數十里者守兵數梁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即有一
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踈布則無濟于事必須密寄
布之又要設疑高處三千一枝即分不過數里虜騎
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踈虞此
所以千方百計爲守禦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

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教場操習以爲觀美之具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爲上軍良將斷斷然無鬪志也職謂即今所操便爲戰虜實事彼尤謂面前奔數且以面前奔數便之臨陣時謂不得不由他耳又戰車爲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彼虜傍山冶壑抬營移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爲之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三項等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濟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四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條議二

菽粟珍錯皆供具也食菽粟者以珍錯爲奇夫武事與文德等而古人用兵悉秘之或托於陰陽神鬼高其說而世卒無傳所傳者太公孫吳以下諸書而已大抵古人文字不廣謂趙括能讀父書則善用兵者未常不家自有書而秘不肯傳亦恐泥法而害成如趙括耳況兵凶戰危世雖藉以爲衛而不敢侈談以啓好殺之心則千古聖賢之弘慈也然今共借變化生心之說而法無成案豈足張其顛倒至統將及偏帥有登壇而不知營陣器械爲何如者則條議不可少明矣吾固詳之不憚繁

查恤馬軍事宜

各營開稱戰馬每每倒損由于天災者固多而各軍不行用心喂養所致者不少勒限買補法有常例況銀

兩出于公朋每軍所添補者不過二三兩情非難措但各軍内有極貧者若以一馬之故而使其鬻妻賣子似又非本府與士卒同甘共苦之本心也各該將領先將馬軍逐名審定等第凡有戶丁及頗有產業者爲上等每馬倒死除朋銀外幇銀五兩買補好馬騎征其家道頗殷而無戶丁與家道稍乏而有戶丁者爲二等于朋銀之外幇銀三兩如家業既無戶丁又少者爲三等朋銀之外量行幇買其有極貧衣食

不足朝無夕炊者另行議處各將領宜至公至明體上體下毋得以富爲貧將無作有致乖人情有失本府體悉之意

○覆閣院條陳四事

一撫賞得其要則財省而夷情歡悅能爲我用失其道則財費而夷情不悅反爲我敵何則夷情譬如禽獸畏威而不懷德數十年前屬夷未有西虜之時聽我指揮故撫賞既省驅之所向無不如意卽定期以行賞可也分關以伺賞亦可也自與西虜結親之後屢導入犯在我兵威日鈍未能挫虜在彼奸心日熾陽順陰逆夫所以陽順者謂有西虜利吾撫賞之物而勢不得不留屬夷以爲轉運之謀也名雖順于我實則叛于我名雖合于西虜而實則降于西虜又兼近來將領務增額賞以各顧自己地方無事卽拿人隣境若罔聞知此皆弊源也今欲撫賞必如所議國威必申無阻須當行之有漸合無先練強兵或虜至攻

墻戰退一二次使不得入或于口外決戰或入犯大戰一次必我得全勝北虜膽奪屬夷失恃然後任我撫賞無有不利矣必不得已先于喜峰口定擬地方分派各關置立信牌于進貢之日分給各夷收存凡到各口照牌驗賞收牌存驗此亦一策先後時日似難槩拘須是將官親自臨賞督府總兵揚兵要地此已見行無容復議

一墩臺薊鎮雖以守爲上策而內地之守制虜之策清

野之法、築堡爲第一議也、況各邊俱收築臺之効、但愚民不能明炳幾先。惟待禍至而始爲之防則已晩矣。平時一金之惜、至與命爲伍、誰肯合渙散不一之心而捐貲以爲預全之謀耶。且磚石工匠、所費不貲、惟有三合土一築、功省而易成速完而持久所當急圖。第係內地、廼有司民社之責、本院各道之任、一切經理措置事宜、難以出位妄荅、

一貢夷侵暴、緣乏兵監其護送人員、因而得以唆使爲患、合無出京之日、卽令京營撥兵一枝、沿途列爲左右翼、擁營而行、張旗鳴鼓、使屬夷車輛、不先不後、行于其中、毎至宿歇之處、將官駐扎近門外地方、分兵馬一枝、護其四圍、沿街列隊、如有沿途買賣聽通使人役、領于將官處給票掛號、事畢同銷、大夥作踐衙門、則係監押官之罪、送至通州、通州務要整棚好兵一枝、盔甲鮮明、照京兵出行例、送至三河、密雲標兵一枝、照例迎自三河、送至石門驛、遵化標兵一枝、照例迎至石門、送至三屯、三屯標兵一枝、送至喜峯口、其係往遼東一路、亦應議兵一體照前護送、遼東亦應一體照例舉行、再照夷性本如犬羊、不能恪守成諾、近來驛遞應付、迥不如禮、有司亦不稽查、視此爲末務、甚失遠人之心、以故始有驛騷之變、合無嚴飭有司、毎于夷人將至三日前、親詣驛遞、整點夫馬、照管床席、稽查廩餼、務要豐潔、務足原擬數目、必有賓至如歸氣象。不可靠之驛遞官吏、若有廩餼不備、散卧無所、亦聽護押將官、指名叅報、合于上司、當該官吏量示以罰、

一入衛官軍、調取初意、本爲馳突郊野、衝鋒破敵之用。徃年餉待既優。而士馬亦自精銳。但因薊鎮山墻險阻、虜入有時、而列障乘塞、以守爲策。遂將入衛官兵、一體派垜、後因創議不修之修、又一體派工、因循之後、勞苦日增、敵餼日少、責成之例、不及彼中克數之遺、遂延成土、若能保得年年、虜必不入、只是墻上拒

禦、無馬可也、即使禦於墻下、必設援兵、凡賊聚攻勢
厚之處、必要着甲馳援、外川截直内山禁隔、非騎不
前、亦難廢馬、況入衛之兵、本係戰卒、西北虜野、以馬
爲尚、萬一守之不固、虜入中原、必須隨賊向往、向往
之時、必用盔甲、而盔甲在身、難以步涉、必用騎乘、雖
臨陣各下馬地鬬、而風雨之勢、倏忽追逐、趨利設伏。
着甲徒趨、必無此理。今當急將入衛者、量免修工、揀
選操練、以爲戰禦實用、庶致有用軍馬、免爲無用損

傷、是其策耳、

○覆部議入衛兵馬

調取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虜情、邊兵慣經戰陣、欲
資爲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虜情者、
盖以薊鎮山險墻坡有險可據、重在于守、虜非三四
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爲其見敵者少也、邊兵所
以慣經戰陣者、盖以各邊平原易犯、零虜時入、爲其
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入衛以來、邊兵久不見賊、遂
亦因而懈弛、乃致彼鎮行伍、稱爲煎銷、而視此鎮邊
防若爲故事耳。今欲入衛兵馬、每營量減一千、或五
百、選摘土兵、補入邊兵、同練、似矣、但所以必用邊兵
者、爲夾持于對壘之時、帥練于臨敵之秋、邊兵之所
以難減者一也。又況薊昌二鎮、邊情以守爲先、守而
不失、然後求戰、邊墻逶迤二千四百餘里、計地料人、
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堠則勢分、虜聚攻
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

應、今併主客合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
堠口、數目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缺、
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入衛官軍道路
既遠、更代復頻、該班者甫來、而踐更者又當遣發、彼
處懸邊孤塞、兵力有限、均爲
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宜無尺寸之膚不養、
合無以二年爲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
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

亦以見薊鎮求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慣戰壯軍驍徒好馬精利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體論賞若果不堪怯于戰鬪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閫發衙門一體論及厥痛痒相關俾得實用及照土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叨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極慮而歲歲仰藉于人豈無厚顏于己但補練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責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

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極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効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况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輒謂額缺補完教練成効誠不能一掘九仞而反十年不可醫之疾也爲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裏但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

國初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且有司又用之爲送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合無通行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山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總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理遠近起送

赴京名爲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鑄三百斤鐵人一箇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爲合式夫貢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器技之習歲月可能一致習之勞耳至于膽力天賦非人力可成者既有大力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隸戎政衙門擇一善練諳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于薊鎮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操休息

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千里之足既至而撫賉不可不厚名色既殊他軍自難比例以一田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卒伍愈當竭力報主共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草料軍火器械即于自工食內聽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足養之既厚諭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驍

健之選如得名將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即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月累合天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强根本莅中國而撫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慮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將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并 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務要一體解足蓄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名一查之間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足養

若干三十二萬原額之內除去見操九萬尚有十數萬清出一半所得工食可養若干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省各衛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之外尚餘半倍合無于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干以三萬爲率則清查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此三萬再加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嚴根本固

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祚此其一助矣

○陳主將機宜

近於沿邊新築敵臺遠望之則巍然雲表足以壯觀登覽之則壁固高淵足以壯志內地軍民恃以爲固有警之秋臧應棄賊奔臺以爲命如寬佃等處父老告之先及可以觀人情矣每到一臺跨據得勢築造通完可收不戰之全功但臺勢瀾大工役非輕惟恐人力不繼即繼而難久此所當爲調停務使不忘其勢

久勞不怨，五六年內，厥績成矣。至若戰守機括，職近始得其情，真有可憂而可惜者。大端數百年來，自將士以至士卒，外而軍令，內及婦女，惟知有閫按之威，次方知部院，次則有司，再次則撫院兵道，絕不知有主將。且主將威令久不行，即欲行而勢有所不能。不知一報警到，馳墻拒堵，臨時運變，此時抑責之主將乎？抑責之運籌調度之各有司乎？陳之原野，機會斯須，指揮三軍，欲萬人同心，有進無退，抑主將之責乎？抑閫按之責乎？夫平日主將如無事人，而其一切威令賞罰，咸歸于當路之文臣，分局于有司之專奪，一旦臨事，責望平日不知有之主將，俾使心齊力一，用命無二，是豈一朝夕之能致哉。此今日邊方之要務也。乃今車來制矣，標兵增矣，諸路援兵選而練矣，敵臺築而成矣，前項機括若不少轉，則凡一切苦心，皆當置之徒勞之地。伏望曲賜留神，但得少轉一分，必有一分之效矣。

○定隨車營馬兵

前議將標兵四營，一屯古北，一屯曹家，一駐石塘，一駐石匣，而車營步軍亦業分布，以為一路之防，無非周備之慮也。但馬兵掣出，車營必難自固，臨時須先擇總路一城，以車圍在城下，城恃車之火器，車恃城之藩籬，互相保守無虞，方待馬兵趨赴。車中惟有隨車鳥銃可發墻上，其佛郎機斷不可以離車，萬不得已，必留一架隨車；軍兵必每車留數名，車正等役須留車中。若盡將車軍掣邊，其車須入一城內，倘虜馬潰城入犯，先保車乘無虞，馬兵方有歸着，斯勝算也。

○○上政府禦虜五策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墻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由者，言古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半石門、西半、

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量地計軍僅三分之一衝處尚須一操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內地擺馬隨警援兵守關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聚犯則守兵勢厚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類措辦不應守者或只存瞭望之役所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

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論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墻子嶺尚少援兵一枝松棚尚少勁兵二枝太平尚少協兵一枝石門寨尚少勁兵一枝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還得勁兵五枝庶乎無所不備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尚未停筆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移以補東方之

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聞報調湊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爲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二路分犯而西虜勢衆于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墻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勢分職等一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一戰即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爲所分隔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

是所可憂姑以兵馬得聚及預筭數着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于要路特以疑之即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因搜山探路遲遲及墻我可調度援兵一也墻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即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遇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決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機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惰歸沿邊布諸路步卒于險職等

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為一股。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拚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即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俟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砍其營，必獲功如愿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負明時豢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為巳地，非諉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為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為紛沓不一之議，

搖惑于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營

沿邊修建敵臺，即為擺守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即為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牧馬，將馬散在墻下，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步，即共創一營，以為家。有敵臺去處，即就臺為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疊砌五六尺

高小墻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即撥舊臺或護墻臺扎一營，以為家，墩下內面亦以石疊成墻。無舊墩臺處，即據墻上以山險為之，但周圍俱要疊成院墻，或以木柵圈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即將各軍收入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見賊輒走。但有一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眾，故縱者同罪。其墻內之寬窄，則視兵之

多少為之。如此則我常立于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援兵，一體各就臺就墩就險，各下一老營，以為家。有行營牌者，即用牌創，無行營牌者，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緊急，擺墻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刻一營在總括路口，輕車移就邊上適中去處創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決戰，虜即入邊，當其初人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彼，決不敢放手折墻

我兵聚齊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大
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官
務要先時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期討定免至臨時
搶惶悞事

呈練選保河民兵

保河民兵係奉
欽依原選入衛之數人馬頗稱精壯真有燕趙豪傑之
風今將二十年法久弊滋其戍邊既非正身奸漢又

以隔涉勞苦因而或生事端即便逃走雖節行各道
提解緣有司偏愛而吏書貪緣為奸不行管解正身
戶丁多以別丁補役動稱正身無獲殊不知集烏合
之衆而甘蹈白刃莫敢推諉者緣其身家墳墓維繫
于有司之故也今若聽其縱放正身百不獲一而戶
丁補解例難加以逃丁之法彼將何所畏懼而不逃
又何所顧忌而戍邊耶此類轉相効尤將來莫可究
詰既係屬練戰之兵萬一臨陣畏避逃走悞事責將
誰該趁今兵回之際合無行天津易州二道轉行各
該府州縣正官同領兵官通將各兵逐一遴選務查
精壯有身家者充補老弱者退出先編停妥造冊稽
考候春防過堂之日驗有不堪者領兵官以軍法重
治其不堪民兵分別州縣開報并查某州縣解到正
身若干某州縣補解戶丁若干某州縣並無補解通
乞定擬分數參究捕獲正身者絣補之人照例給賞
有司註以賢能獎勵如此庶兵籍有定人心知警而

教練可賴也

○給示哨報賞罰

該鎮各路及本鎮標下設有尖哨夜不收家丁等役專
為出口遠近不等偵哨虜情以便調度但各役中間
有等捹命捨生用計用財探得真情者每每無復分
別賞勸有等望風捕影虛得謊報警動內地勞擾兵
馬事後又[illegible]究治更有等索虜之財與虜同心
却將我消息透漏而復不得虜情者每每失于查究

見今秋防已畢所有本年兩防入虜尖哨若不甄別勤惰以示勸懲則奸頑者慣習得計日相効尤而勤勞探實者無以激勵必至灰心又該本府見得石塘古北曹家寨專重于西虜報東虜不眞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西虜不眞者重治石門臺頭燕河太平專重于東虜報西虜不眞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東虜不眞者重治凡西報得東虜眞情東報得西虜眞情者倶破格重賞喜峯東西虜報不眞者倶重究松棚馬蘭次之其報虜聚兵于犯本鎭地方得實者呈乞事例賞銀一百兩係奏陞級若報大虜動靜的實而屢報得眞並無一虛者擬賞從重報賊幾事得實幾事成虛者酌量事體輕重重者一事報實輕事報虛悉行免究仍量議以賞重事報虛輕事報實仍以虛報重治事等者以二實抵一虛贖罪凡探報前後皆虛屢次不眞者分別輕重處治係本鎭入犯者軍法從事係犯州地方者減治但各役深入虎穴出九死于一生而偵探虜中動靜使邊備視以爲緩急調度或方工作之時得一報而置守或方戒嚴之際得一報而興工所賴不淺均爲有濟似難有罰無賞其有功哨夜并該管夜不收官一體以哨夜功罪分行賞罰今仰本官將開去應賞尖夜姓名并見今發來銀兩照等犒賞取具結狀繳報如有事故差遣等項照名扣回不許冐領仍將應賞哨夜姓名并賞過數目與決應罰尖夜花名及發落過緣由出給告示遍行

曉諭知悉

○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以虜情爲遲速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日入口後　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爲虜縛亦不能無如今春所探本爲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面見卽取其辭以爲情實萬一執留或因而殺之在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廣

探即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變知風即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不許與明哨相約使各自為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虜在前不可恃有哨探疎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虜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積年能事之徒即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取具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

一哨夜出口必費賞物兩無對証其侵漁之弊或不能免惟事期共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半買物聽軍門撫院本鎮緊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以從容備者不許槩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罪坐本提

一薊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吝功成則百方嫉孽之有吝賞之意遂使掩功為罪不止騙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議何坊伯彥得信目雨入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五兩曲突徙薪恩澤何在為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不可恃我有備而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過假此添一層藩籬耳近聞撫賞濫惡未免怨咨以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陞賞并入叙功疏內其各夷行事奉大關差人喚集受賞仍行各条提照常夷數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賞物不堪將官之罪

一各路尖夜五千有奇率皆壯健倍食于軍相應通行編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每路分春秋兩班春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明哨暗哨架砲秋防互換每防二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操練遇警先守本路聽条遊提調如賊團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調用

重哨報屬夷

薊鎮之防守哨報為真寄耳目于屬夷委腹心于偵探蓋緣黠虜之舉動必屬夷之交搆始得其情偵探之消息以屬夷之向背分真偽而所以激賞統領官員

者欲其鼓舞哨役者欲其結納屬夷况犬羊之性惟利是圖必啖以悅心之餌方効其摇尾之誠則屬夷賞罰應照火夜等第分別犒賞行喜峰關遇本夷叩關之日曉諭録其傳報送哨之功聽于額外請定資格分別仍設法譯諭使皆慕義効順向化輸誠則動靜先知亦伐謀之一策也

一覆兵部條議八事

一議封職以臣服夷酋議者咸爲名器國家所重蓋古

人借繁纓施之中華禮樂之邦可也若夫懷柔夷狄又未可以是槩論今俺酋獨雄徼外我用各之能禁彼之自王乎不如因其請而授之不割土地不分人民適成中國之大即使虜酋狡猾背盟而名義昭然其直在我爲今之計惟當堅其始盟要其誓信先遣才猷素著機議風生使臣二員到彼面諭令其通集大小頭目各傾心望闕叩首有我臣妾之儀禮文尊崇儀度恭肅一面鑄造册印同時速遣其大小頭目

照三衛例各給以

勅書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夷狄之性惟利是圖各夷名位雖有高下賞例不宜大懸仍將賞物明坐本家頭目名下以免他日虜酋併吞誤我邊事各夷應賞數目喜峰口原有定例可稽册内所開貢夷四十七枝每次止許貢馬三百或五百此弘治間西虜貢例自當照行喜峰見賞事例如某枝係都督或都指揮頭目每

起該進馬幾匹内將馬一匹坐註某枝首差頭目某進馬一匹餘俱坐本家頭目或指揮等項名字期與賞例相同可免夷人爭攘及查禮部賞例指揮千百戶頭目皆五表裏都指揮六表裏若都督親到京七表裏此三衛定例不宜輕軒致起紛紜但王者之封賞錫之典未之前聞自當從厚不敢妄議進京之數以少爲上餘夷爲守邊關其還巢賞賜不拘進京留邊馬匹只照原進數目一例給賞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冊開貢期以正月
聖節為限斯固草枯馬弱之候易為防範然每年貢一
次由居庸以達
京師此弘治年西虜貢道無容別議其夷使之押送途
驛之廩餼亦頗詳悉至入關之項播揚
天威震疊畏類當照嘗峯事例舉行但夷使到
京當新置一館另行安插不可與三衛之夷同處其朝
宴之時亦各派日期務令不相見面以杜釁端然又

不若將本虜貢期改議于三衛出
京之後俾其東西卯酉尤為上策也
一議互市以利華夷夫夷乃不毛之地無耕無織其所
以仰慕中華者以其日用皆中華之物如布帛鍋鐵
針線暨簪珥脂粉之屬不能一日不資於中國而互
市之利實舉夷至愿使此利人人沾被遁于搶掠之
得彼亦何苦不安于市而必欲捨生以圖侵犯哉蓋
羈縻虜情可以長久者正市之謂也但須處商民而
號召有方務使各得其利內外同欲市方可繼彼時
議抽課稅似為長策夫抽稅撫賞乃因其利而利之
自不容已者也
一議撫賞以求可繼夫貢市通行豈無數年之安而目
前軍費似有可省者然安不忘危治不妄戰況貢市
供用驛應犒宴諸費叢出一方之力必不能辦須戶
部給發銀若干乃克有濟今欲于各邊減哨減守以
克其用夫各邊自有各邊撫賞哨探豈可因西虜之

封貢而遂弛耶剜心肉以醫眼前萬萬不可惟于宣
大西酋貢市之處聽彼督撫減以馭夷或可從之
一議歸降以杜啓釁封貢既成疆界自辨冊封之後自
當恪守大邊不可不復夷種不可誘收中地被擄之
人隻身來歸者應聽投納夷婦夷器馬匹盡付虜中
邏卒以還須與夷酋訂約載于番文冊
勅之內不許借此叛盟
一審經久以嚴邊備部科之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

其始之峻防令一遵法制永絕背逆固守邊之經也若欵所稱邊境有數十年之安則宜大陝西殘破之城堡可以漸克實荒蕪之屯田可以漸耕開河西延寧之大邊可以數報完乘其無事務急自治數年後兵氣振而邊備整縱有反側我得以蓄練之精力守可以固戰可以勝夫

朝廷不惜王爵之封萬金之賞授之異類不圖數年之安與前數者之自治抑何爲也夫事急則理緩則忽

時嚴則愼安則忘此人情也即今封貢數年之安諒可券取但不知前數者自治之策果作何計較作爲以爲審處之圖也第恐文武官僚循資遷轉後先迭繼意見參商訓作之法未成移官之檄頓至此去彼來又是一番作用爲今之計須隆其委任厚懸恩格不拘大小官員堅執久任之議果能處置得宜久安長治十年不移即加以不次之擢何也夫法之必行惟立法者能之而非常之作用必非常人能任之一俾匪人立見敗壞則久任責成之說尤封貢之先着也

一戒欲飭以訓將畧夫制馭之權當悉歸督撫不許將領撓沮傾忌違者悉聽便宜行事其間情苦者奏請改之情重者拏問處治見不倖者論罷即日薦同心同德同識同見之人共事地方以終王事他日誤事與督撫同譴不惟可以杜異議之嫌亦可免掣肘之患矣盖原議欲行九鎭將領務實心報

國奮勇練兵戒乎時驕悍之習乘今日靡虜之暇修戰具蓄精銳不致靡時失事誠爲至計但武弁不學無術晏安易即傲戒惟艱即今地方多事明法赫然猶且偷安怠惰提命不省者比比皆然若息肩承平之後必將解體求其終日乾乾者不惟武弁鮮其人即縉紳亦不多得也然操縱之機在上而不在下倘封貢既成遂生玩愒縉紳恬嬉以待遷將領偷惰以卒歲轉相效尤雖智者莫爲之計也矣抑又慮

廟堂之上縣華繁興議論之司意見百出減兵減將華
餉華防一切未然之圖桑土之戒視爲過計豈獨邊
防弛懈武弁之玩愒已哉凡此尤當深長慮也

○覆政府議軍糧改拆

夫改拆一事有四便焉革倉獎一也蘇商累二也濟軍
困三也免諸項使費以歸軍而腹餘又可以益官四
也不意大司徒約分司酌議遂將四便之圖改爲節
省之計果如所議軍益被其朘刻而怨之所叢必有

當之者矣謹據實再申言之四年春[illegible][illegible]清道嚴革
倉獎攬頭束手以致差軍領米太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衙而無
人收買城鄉士民但糴新穀食用誰復以有用之銀
而買不可炊之粟乎以此堆積何日無可爲計兵備
道仍復又要名攬頭准買攬頭復明白要許上倉方
買每石只得價銀四錢有零極貴之時不過五六錢
夫以銀給商是何數目上倉使費如何領出狠籍如
何不得歸軍賤賣又復上倉新陳相攙朽腐如何故
不若省出此項數番之費折與軍士頗爲實惠又召
商一節各分司不同有召商兼買主軍糧者有召商
止買客兵糧者其召商之獎上司吏書官攬等役均
利其賄米石粗少固不待言往日聽其情愿爲商故
名爲召也近年强派于民間富室猶之可也邇日又
將邊衛軍舍餘丁家無百金之產者亦盡數徑行拘
拿割貼商人或因民商指名告割或因互相訐討邊
秦營城稍有家室之念者不下數年而逃竄一空矣

爲今之計除近倉百里以內照舊給本色不可改折
離倉百里以外者改給折色計以六箇月以六箇月
本色而改之卻將主兵本色米兌與往來客兵支放
將客兵召商收買銀兩兌與主軍折支免其召商耳
或謂某分司商銀少而主兵米少則何如但百里以
內仍舊支本色其百里以外六箇月本色改從折支
以客兵召商銀給支無有不足如仍短少可止改四
五箇月仍給一月本色亦可如此既省召商以蘇邊

困殘民貧卒又免倉獘又免商漁其給支折銀之數
當以商價低昂為准蓋所奪以歸軍者原是各司給
商之價且如米價時値每一石用銀八錢戶部給商
必不能少八錢之下時値一兩二三錢給商必不能
少一兩或一兩二三錢之下彼時每石以一錢歸官
譬如給商八錢則以七錢給軍以一錢入官一兩給
商以九錢給軍一錢入官若時値一兩設使官司如
能止于八錢給商則軍士孰敢逾商之外而厚望乎

此原揭之意也今大司徒准分司會計要將不拘離
倉遠近軍士盡將本色改折通留一二箇月折銀不
照商價低昂只照已定間支折色之數每春夏止于
一體六錢五分秋冬止于一體四錢五分誠如此議
則彼即支本色而從賣與攬頭倉賤時固四五錢
貴時亦有得六七錢之日何利而肯又聽其剝削哉
此雖遠者亦不樂從況近倉百里以內支糧一石不
過旦夕之路即無力必得八九斗到家就値七八錢

如何無故就削而援折支例哉又如近倉同城之軍
間支折色已為苦困尚有六箇月本色又復減折誰
肯從乎不激之脫巾則逼之逃亡而已乞望除住在
本倉口城內及至百里以內者斷然照舊本折間支
本色一石折色春夏照例六錢五分秋冬照例四錢
五分不必再行更張亦不必置之議擬間也其係去
倉口百里以外者將應支本色米免運各邊為客兵
支費蓋屯鹽米不拘何倉隨處可上也將商人應買

價銀一照時價低昂每石內以一錢歸官其餘盡作
折色給軍其事簡明易見但大司徒又謂依時價低
昂可以作獘此殊不然商人領價歲從豐歉軍士照
商價而又減一錢何以為獘如謂低昂有獘則商人
低價獨無獘乎大司徒又為價直不定或米賤要價
米貴要米如何處之此更不然軍士之心惟于便益
處指望米貴時價高給商亦高米賤時價少給商亦
少是軍士不論米貴賤皆得實價又何必支米而狠

戾于于中途乎大都部中通議只是因此便軍之情
而必欲爲節省之計不欲奪商之漁以歸軍而並奪
其軍商之利以歸官此外再無他意嗟乎今日之軍
以本色言之斗斛既少米豆粗惡朽腐相半只討得
好米五六斗之數以折價言之春止六錢五分秋止
四錢五分料豆止二錢五分亦只得五斗之實只以
一石爲名色耳　營路有差使當月之歛有
上司吏書之歛有陪馬之册有撫夷柴價之費更有

不貲一月之銀僅得一二錢銀到手一月之米僅得
一二斗以食妻孥以職愚昧千方百計于不得已中
思得商人一線之利可以稍濟千辦攢身之軍今又
爲節省所奪誠恐如前言非致脫巾之虞必益逃竄
之路夫大司徒梓里所在似非軫念邊隱之善策也
職極知觸冒忌諱然此實當以死爭者故越分具陳
○覆科議減免入衛之兵
固守之術因地稱人因人稱食如不論地之長短緩急
惟以食之不足去兵以就食將以何爲守也且謂邊
臣不練土著希留入衛精强若將以主兵既强則入
衛之兵可掣而實未究其故耳薊之留客兵爲邊墻
綿長二千里內除山岩絕險不必守者其中斷續不
一有水口可通零賊之處其墩臺瞭望勢不可無尚
有六七百里通單人單馬者雖不必特設重兵亦須
列梁乘城以防衛突通計沿邊險隘約梁二三十萬
軍數不足不得已而借留衛兵况虜聚而攻之一山

梁之間集衆萬餘崇一梁軍之力所能禦哉卽軍足
梁數尚分而寡况今十不足一耶昔庚戌入衛軍三
十餘枝計十餘萬尚不能阻其不入今減去十之八
止存二萬餘見今衝處三四梁一軍緩處五六梁一
軍而自庚戌以來主兵雖練衛兵之費實爲不貲近
日元年以來新舊三標計軍六枝新造戰車入百餘
輛步軍六枝教之三年其精銳藝勇視衛兵不啻什
百矧衛軍工作勞苦馳驅道路而役中復以秦越相

視人馬狠狽器技虛文未敢與土兵爭頡頏也亦何覬而難罷耶誠以邊長人少惟冀克數擺守而已或謂標兵既增則宜掣夫標兵之增乃于各路調集操練即是增來守邊之人于行伍之數未嘗增也又有謂老弱宜汰與班軍赤手不堪者夫薊之入衛邊兵二萬耳班軍每防不足三萬主兵五萬有奇通計之不足十萬至于運石褁糧守器牧騎即老弱亦不能棄無非數之不足其何以爲掣衛之計乎若以戰論

在于較量敵情因而制變況宜大之虜[illegible][illegible]數百故將官恃家丁爲羽翼遇小隊則角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舉輒束手坐視而薊虜之犯動以數萬計[illegible][illegible]爲孫吳豈能次次用寡而勝耶而今之責將者則欲人皆孫吳戰皆用寡仍欲其百戰而百勝夫何不計而所望之奢也至若以撤衛兵添土募而節省又有大不然者盖衛兵糧餉皆在彼中而薊止供行糧若募本土每名中仗馬匹行糧約二十餘金作何區處且屢經殺

擄生齒稀疎此不能募者一也往年銀五兩募兵一名尋以事故勾其親族充之是五兩銀而得永遠軍故人爭避之此不能募者二也窮邊軍苦所存十金之家無幾近日有司又將軍餘混扳充商致累而逃處處空虛此不能募者三也每軍月糧止一石而自賠草料養馬且支于二三十里之外既歸纔得其半而科費百端人之畏軍甚如出陣此不能募者四也凡差委到邊人夫役使苛責杖刑畧無怜念什九瘠

瘠即將領亦奴顏婢膝俛首無氣此不能募者五也逃軍之在鄉者緝捕者固多生事而捉獲者多被豪民打奪及關行有司又以偏愛爲惠逃者公行無狀邊關莫敢誰何此不能募者六也清勾之軍久無成憲十不得一而隨解隨逃雖各省有清軍之官上司不以此爲責成本官亦不以此而盡職此不能募者七也倘因必不可足之軍而免其固守之責只以殺賊爲功則本鎮見已練成三標與南兵幾二萬各路

又練成主客援兵三萬三標戰車步卒一萬五千各路練成尖夜步軍一萬大約馬步七萬以上雖不能抵賊數十萬若十萬以下必可犄角一戰即將餘兵盡汰亦可無紊本鎮外有屬夷住牧窺何不常邊山險夷相維守塞有基恐固守之議竟不可捨則減免入衛終屬不能惟有汰老弱清冐濫稽虛名一節該督撫責成各道着實嚴行而其所節亦不多本職之見如此仰祈酌議裁擇遵行

議臺官習藝

軍中所重惟戰守二事而戰守之實以擊刺爲先今之車營戰中之守也沿邊臺垣守中之戰也二者相需不悖各守臺千把百總戰守相兼習藝並用固不得右領兵而左守臺也夫何自視爲輕不習武藝萬一虜酋攻入憑何捍禦在平時責任固有輕重之分而有事之際俱係調征人數豈容有所軒輕哉即令各該守臺千把百總仰各自置隨身器械一件不拘鏜鈀刀棍夜則在臺巡守晝則就近臺處所督同在臺南兵一體演習聽本協及本管南將不時臨邊或一二十臺或三五臺就便調比准支本管小賞小罰仍將賞罰過武藝等第報查每年調集三屯考較之日先以武藝爲主次考行檢行劣藝精者姑與進一等行優者又加一等一體激勸若藝生行優者姑降一等行劣者又降一等照例罰治全不知藝者雖行檢無議亦以軍法責治降革如此則守不忘戰而擊刺日見精强戰熟于守而臨高不難拒敵矣

〇〇議買馬

軍政莫急于馬而今之馬政莫病于買補盖節年建議如追樁朋立勘合給樁单時印烙置循環定查叅無非重軍政而責戰守之實効邇因官軍畏懼叅罰每遇倒馬逼勒軍人私自攤補而領馬之軍亦懼責比往往變産鬻妻徑自賠償故買一馬則傾一家死一馬則逃一軍甚爲急切之害今議定各營一體俱用

官朋之名而行私朋之術每二月之間通計死馬之數每匹朋銀十兩在各路標兵則通計一營在各提則通計本提馬軍在標下則通計各部千總養馬者均勻公朋委官買補不必按季納銀亦不必一槩三錢有死馬者則補無死馬者則已如或不足以原軍樁銀加添以示倒馬之罰則區別當而勸懲不悪可免偏累不平之弊矣然各營路馬匹齒有老壯歲有久近養有肥瘠其倒死者不責之償則篾視其馬而

死者愈多與責之償則軍之月糧有限馬之倒死無窮買補愈頻負累愈甚合無將營路馬匹先查馬補近遠并年齒老壯再驗膘之肥瘠分別等第定立規則塡造簿籍如買補係十年以上齒老膘薄及對敵陣亡追賊走傷出哨倒死或膘分本壯忽生暴症醫救不及者俱行告明查實止追肉臟并樁銀一兩五錢其五年以上齒壯膘實喂養不善馴至瘦損死者除肉臟外仍追樁銀二兩五錢五年以下死者除肉臟外追樁銀三兩以示不用心喂養之罰庶軍得實惠官無私斂公朋之法莫此爲便

○○議撫賞

薊鎮之有屬夷

國初時爲藩籬今仍藉爲耳目故歲有賞予以示羈縻然撫賞之錢糧有限犬羊之請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于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

室計日妝柴計丁納銀剜肉補瘡剥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弊大端有七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夜人員彼秩微力薄曷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弊一守提而下左右廝役率以爲利任意侵尅供撫夷者什三克私囊者什七弊二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夷叩關急如星火不免揭貸出息或增價買物耗費不貲弊三居常有坐門之夷臨時有後賞之夷日日宴賞動輒百金不作正數弊四賊

夷稍不遂意輒作歹擄人該開具罪恣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弊五或因錢糧不敷支吾無計則權與賞票以自寛目前他日夷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劵數且加倍以爲例弊六屬夷到開不問人數不責非時不論非額一槩濫與此關與之彼開相援弊七如此則竭軍之力無以厭夷之欲有增無已將何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區處先查某開舊額應賞某夷部落若干原人數若干給賞若干今增

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發錢糧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干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貢之期宜諭夷人知會令各輸服每遇屬夷扣關卽飛報本管將領覲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弾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錢一物該道置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季終將用過錢糧採過柴木賞過夷人數目并將官臨邊時刻一併填註

倒換其應發銀兩每于春季以上年十二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賞物以備倉卒其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怨如有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叅究守提以下或扣軍糧匿採辦并濫賞非夷預出賞票等弊定行拿問照沿邊錢糧坐贓重究仍于本官名下追償所費其有夷人作歹擄人追究原係某夷先革撫賞設法追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衆取贖自干重典此欵關係軍機安危夷情向

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毋忽

○條呈大閱事宜 上汪左司馬

內閣原題八事內積錢糧等五事兵部原題六事內定戰守等三事俱係境內事情責任所關巳經節次遵奉修舉大率隨事勠力以求實効因事竭忠以求成功而巳至于轉移之機則又以挽回人心爲本拔去病根爲難除將本鎮節奉督撫申明及道司議擬本鎮諺舉見之施行者逐一查覈以類附備載文冊外

所摅事蹟數目具冊呈覽伏惟照裁幸甚
一定戰守查得薊鎮之守以險而其險隘之設以形今
將隆慶三年三月本職兼任鎮守以來節該督撫會
議題奉
欽依酌量衝緩建築空心敵臺除昌鎮外薊鎮共計九
百二十餘座六年春防臺工甫竣復令主客官軍修
創偏坡無非以守爲上策也守而必固則不戰而屈
人之兵何必兵刃交接而後謂之戰乎謹將本鎮守

臺事宜并砲哨烽火等項已經修舉堪爲憑恃與倘
該議處者逐行開具詳請候裁施行
一論屬夷查得三衛屬夷陽順陰逆外則挾二虜之疆
梁以要我撫賞內則探諸邊之隙漏以逞彼逆謀勾
引泄露無所不至近奉本兵訏謨
廟堂謨畧備行喜峯口關于放貢之時通集三衛頭目
嚴加曉諭播揚
天威震聾夷類靡不俛首嚙指誓無他志且經督撫節

諭守邊壯士凡屬夷扣關意氣輸服真實者厚爲犒
賞如有狡詐妄求拿人挾賞等事即行督兵捕勦以
遏邪謀邇者馬蘭谷石門等處擦崖義院等關稍有
微釁輒就率兵追捕盡行奪回此其明驗也所擄既
別屬夷傳報虛實必奮說信夷人姓名及收養被虜
爲諭夷之策合併開悉
一修內治夫內治之修有二有心腹之內治在于
廟堂四肢之內治在于各省俱非本職所得與聞其邊

方之內治則自邊墻以裏選將練兵于平時無事之
際節財省費及教練與修守鼓舞倡率興利革弊等
事而已夫攘外必先于安內修已乃可以治人元氣
既克則百骸自壯邪不得而入也且惜軍之典選將
爲先往年官以倖進事以苟行賢愚之辯畧無勸懲
是以上因循而下苟且也今年考察之典先于將領
文及頭目不才官員汰斥殆盡除已經遵行外其守
邊則以足兵爲先而足兵尤以清源爲要欲國寨之

足守而不稽之衛所是猶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已
經節奉督撫方畧稽考軍伍緝捕逃亡至于內地之
城守邊關之樹藝皆內治之餘事而科歛打點等弊
悉為內蠹不可不釐也蓋私歛必起于公歛公行而
私乘之也本職任事以來遇有公務費用果有不可
已即官為處給差委文武官員公同幹辦不復科歛
于下庶人無朘取而軍受實惠夫事有因革政宜損
益本職猥以愚憒力為擔負凡有措置已見施行者

查照各款附錄外所有議而未行事宜未敢遽已合
行一併開報
積錢糧查得師行糧從勢所難免如不叅酌虜情無
故空行不惟錢糧有靡費之繁抑且士馬受奔馳之
苦委非計之得也薊鎮以守為主邊長人少屬夷近
逼墻外故無論四時俱不能十日缺人乘守十一路
主兵各照信地止支月糧原無行糧料草並非變主
為客伍標標兵無事各駐軍門撫院總兵二副所居

城內並無差遣支費行糧春秋兩防客兵到邊各照
信地俱係百里之外行糧草料自有常規此本鎮自
三年三月到任以來節次開過逃 月糧亦化減過
入衛官軍省有錢糧逐開于後惟裁革南兵九十
餘名月餉派于各項節省內支給將本鎮兩防照
舊分布隨警摘調以省行糧事宜合開悉
一修險隘薊鎮倚山為險就山築墻延袤二千餘里非
不險也第單墻一線界限華夷水口間斷不接山勢

夷墩相雜形孤勢格官少而約束似稀間絕而號令
不聯賞罰未及是以人不知畏且墻身低薄山梁修
墩夷虜以聚攻一面而專我以無所不備而寡委當
早為綢繆之計其臨邊腹裏村落係于民社墩院土
堡責任有司今蒙兵部具題之意大率以本鎮之險
未完故有此議然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節蒙督撫
方畧司部議擬題奉
欽依剏建空心敵臺兼剏偏坡功已九仞似有屹然可

悖之狀誠爲先處戰地以待敵者也謹將脩過臺座
數目并偏坡丈尺凡事干設險者及已未完事理合
併開悉

一練兵馬看得沿邊兵馬自昔不惟不練然亦不敢練
不惟不敢練然亦無兵可練有一二操演之法又皆
徒爲文具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其于戰守何益
堂堂之計絕口不談以合衆爲迂謀以短戰爲浪說
人心膠固習于雕零自保久矣若不堂堂一戰卽多

方設敵便得一勝黠虜以爲誤中非眞勢力不敵必
不革心欽畏自職任事以來始講堂堂實戰之策授
以戰兵搏鬪之具不惟士大夫之議不合卽將士亦
多腹誹之而不以爲然也甸以臺工方興主客官軍
無暇及練雖並行不悖實一暴十寒今秋罷工以來
始得通行教習必求堂堂一舉之後庶可爲數十年
幸安之圖所擬行過訓練行伍分定援兵識擬賞罰
等事均與練兵事體相關合行一併開悉

一整器械看得薊鎭自隆慶二年以來緣以創造戰車
請發官銀四萬餘兩共建大小車計六營共一千一
百九輛軸轤相望輪奐比肩眞所謂運有脚之城築
不餉之馬無往而不利者也至于隨車佛郎機大砲
等器禦虜虎蹲砲大將軍等項威力頗雄比昔拒虜
之器止于弓矢鎗刀等器大不相同其十一路各標
軍士執把軍火等器俱經逐件更造新堅鋒利每一
火器配有各色什伍分別備征操演等項又較虜人

所用器具長短遲疾而爲之稱干比戈務求先發制
人而不制于人之筭通行給用各有領狀附卷外且
內多舊器改發不煩官帑所謂化無用爲有用費省
而功倍者也所擬車輛器具等項合行一併開悉

○○練全鎭兵馬實守實戰條畧

一竊照教練之方技藝易熟而難精人心難轉而易惑今
練習技藝之術不過歲餘收効何待數年有成但薊
鎭以守爲主而邊墻守具疎簡脩守事繁版鍤爲急

故自職任事至今飭該督撫題奏
欽依築臺脩邊剷坡繕城加以邊軍原有撫賞樵游之
責是以未得盡練先將設立五標練爲車騎馬步等
營以爲東西應援隨賊向往之用近于隆慶五年始
蒙議允稍減工作兩防月練三日而十一路精徤馬
步俱亦頗就行伍但標路主客爲營計三十有奇而
將領之數亦如之其分合之法赴援之方守臺守墻
賊攻我禦之畧及一應執把擊刺軍器之具固雖一

一授成件件給備各軍皆已習用緣向日止是小操
分操俾先各諳其業而場肆之際容有紊亂于臨敵
分教之縷析常緜棼于合營又以衆寡不同而合教
之道未舉是以從來操演官軍每不効于出陣盖以
旣未試于真境抑且人心離輭徒餙貌觀故力奮而
不齊勢分而不屬職此故也况薊門二千里之邊十
餘萬之衆邊長兵寡無所不備五標十一路兵馬分
置擺守相去頗遠必須實如賊至試真守真戰于臺
墻之上必士卒真有能戰之勢而後可期固守之安
則合戰之教又所難遺否則主客將領三十餘枝衆
則何所次第行則何所後先車騎步三者何從而更
番迭出地方長短廣狹險易倉皇何辨皆當預試俾
其習熟然後可用苟爲不然職恐數年之功竟作虚
幻杳冥而臨敵之際仍前張皇錯外無所措手足矣
今仗本部院帷算之下稍已成格相應真實試演以
收實効夫職方寸報主之誠固盡心盡力願殫竭圖

爲以奏膚功而彰明効矣第事體重大非仰仗
明威指授何由得圖萬全職復應督撫移鎮于臨邊兵
馬列守于營寨墻臺烽火之舉動調度合戰之聚散
萬一訛傳之言布滿道路流播都城不無生擾仍乞
預爲
題奏通行曉諭以免阻撓邊方之大幸也除通閱戰守
調度防範各項數目另行開揭呈詳外所據校閱緣
由合行具呈伏乞一面

題奏一面乞將揭内條目特賜裁酌早爲頒示以便刊
布通行令各該標路主客將領及各該守戰人人一
體遵照曉諭各軍兵遵守施行

合練約法

一馬蘭谷副總兵楊鯉宣府入衛遊擊楊振克塘馬官
專管桩賊塘馬其塘馬即以楊鯉下援兵楊振下入
衛兵盡數充之而副總兵司其號令調度進止衛戰
時躬自領來敵陣

一管南兵將官西路附密雲車營而行東路附建昌車
營而行

一應調東路只行文史綱應調西路只行文張臣而二
協速調所屬向往差遲號令則二協之責諸臣不遵
二協者罪在諸將

一凡調車營即原配車内馬兵同行並不又開馬兵等
字各路原不在車人馬不必動

一調路營則只各路主客赴調車營及車内馬兵不必
動

一調標路軍馬則車營及各路馬營盡數以行

一密雲左右石匣振武四營總稱密雲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遵化左右建昌車馬四營總稱遵化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凡各路援兵只稱路營主客俱在内並不分主客字

一凡各標只稱標營車馬在内並不分車馬字

一稱西四路則石塘古北曹家墻子也

一稱五路則馬蘭在内

一稱東六路則山海石門燕河臺頭太平松棚也

一稱塘馬則楊鯉楊振俱在其内

一稱標路二字是衆一鎮車馬標路主客俱在其中矣

一西路主客援兵地平爲一大營乃四營也如不足四
營則三營二營皆可合爲一營東路亦然占險每三
部爲一營

一四營合各以左右二部爲外層、中部爲子層、外層主
客將官分主之、子層各中軍主之。每營爲一面。
一三營合以二營自前門居中分、以一營在左、左部自
前門居中分在左、至左前角止、中部爲左墻右部爲
後墻至後門左止、以一營在右右部自前門居中分
在右、至右前角止、中部爲右墻右部爲後墻至後門
右止。爲子層爲區營。又以一營居中。以左部在前一
面。右部在後一面。中部一司在左、一司在右、爲子層。

亦偏其各雜流爲中軍、將官各照本營主客分認一
面、一二營合每營以一部當一面、俱自中門分、以各
中部合爲子層、

合練申令

一應出口哨夜、照舊出口架砲、
一墩烽官軍上墩、聽候傳報烽火、
一十一路樁賊塘馬、且于各家丁援兵內、照先操臺墻
之法、撥出口聽候、惟馬蘭路援兵一部家丁等項、盡
數出口聚攻平山頂東西墻、鮎魚石關一帶
一二十二日寅時、自平山頂烽堠起左右分傳烽火一
次、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應援馬軍、及在彼應援標
兵、俱見傳烽至、便由大路先赴太堡莊地方等處、向
馬蘭口路分札營聽候、又不可東下太遠。恐墻曹有
事。返應不及須在墻子嶺順路之口、若離東來路頭
稍遠、又恐賊入時、馳援不及、此當活便一面差人于
鎮虜營邊上、擺設三星一撥。探瞭烽火。其墻子嶺與

窄道共路、且嚴加乘守、
一山海、石門、臺頭、燕河、與遵化、建昌、各標兵但見傳烽
過、與東路相連、就起營到建昌等候、差人于冷口瞭
看烽火、
一惟馬蘭谷傳烽火起、各路烽火通照馬蘭谷所傳、候
接傳去、只傳一次、乃賊初到邊下也各路將傳烽火
時日或晝或夜、旗火數目、聽本路主將提調、通報督
撫鎮道副總各衙門、知會、報內不許差了烽火旗號

時刻數目誣枉不小各官務要仔細看過或寫字誤
書拿來以軍法從事違者發撥馬飛傳將兵皆知馬
蘭緊急且不可動照舊各于信地墻頭上守戰
一二十四日早塘馬攻戰一次于鮎字西四號臺空作
登墻狀本鎮統領南兵爲前列家丁在中左右營馬
軍在後假如原駐正關不意賊登前處乃部前兵馳
至山下仰攻賊敗出墻兵收且守墻上俟賊遠退復
收軍向下行器向後剌至山下馳平地合方營奮功

一本日申時攻打平山頂西空做賊入狀本處東西烽
墩連扯旗傳烽二次東西各標路亦馬援兵探得連
傳或旗或火二次盡數馳赴信地西係馬蘭東係湯
泉
一西四路營馬援赴石門驛東六路營馬援赴太安營
俱照 欽限一百五十里
一西五路尖夜貼練步軍照原定營伍由邊趨馬蘭營
關一帶暫住

一東六路尖夜貼練步軍由邊至冷嘴頭沙坡谷一帶
各城內暫住
一二十六日東西路南兵副將遊擊各統南兵李超則
馳赴馬蘭路合調到西四路尖夜并貼尖步軍聽令
楊文則馳赴冷嘴頭合調到東六路尖夜并貼尖步
軍聽令
一所在尖夜步軍俱聽東西路領南兵副將遊擊統督
提調守備一體遵奉調度進止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二十七日平明賊開營南搶移剳湯河我兵車馬盡
數黎明起營移到魏家庄西南全鎮會齊
一剳營進兵皆以三屯標下兩營分左右總鎮統之以
克中路當鋒
一密雲兩營車行平列爲兩路行營到時居總鎮之右
地勢隨便相去一銃所不到之地地狹稍近地濶稍
遠
一遵化建昌車各爲一行營兩營平列同行到時居總

鎮之左相地勢何如照密雲兩營列行

一路營援兵每到應該劄營處即挑濠

一西五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有四路則墻子嶺爲前面曹家寨爲左面古北爲右面石塘嶺爲後面三營則在前兩營爲外而未後一營爲子層共合一大營若未到齊之時各自爲一營

一東六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亦如前法

一各營號令無賊時起止向往下營列陣晝夜守禦聽

在前之營爲主在後之營一依號令而行賊至各聽各面將官號令攻打卒然遇賊以有賊相近之營主號令各面各將亦有賊犯則一令而行無賊所犯者不必舉動以耗人力火力也

一塘馬到湯河作劄老營狀標營三標六頭并列輜重營在後即時追至湯河大戰

一塘馬于湯河戰畢分爲三枝一枝伏石門南山一枝伏李官屯一枝南至小喜峰口俟我兵追戰過湯河南一半路伏起衝戰

一戰畢下方營掌號笛發放而賊又自山外衝入我先發南兵伏在營外夾道俟賊列車前酣戰時南兵伏起交鋒塘馬作敗狀退出口子再不復回

一本日晚車營劄小喜峰口各照地方西路馬兵移到石門東路馬兵移到湯河照地方各肯自爲一營互相犄角

一本日去賊十里之內塘馬發一千名前來遶軍左右

前後索戰車營緩行賊遠一里餘我兵不應只管行如至五六十步一面行一面發銃待我兵行至賊大營一里之内賊來急攻照常堡大戰賊退稍息將行營下定只是燃銃放火箭攻道之樁塘馬做敵我不過之狀又做人衆緩行之勢車營亦行待行數里外過小喜峰口相近賊馬做過不及之狀車營三標齊列通戰不止塘馬作四散奔山逃命之勢車兵各擇地下方營大約每營相去一銃不到之地

一二十八日早塘馬由水門口進入劄營竪衆我早報
賊由水門口入茴頭向大安口出各營將領俱赴總
鎮營中會計畢追賊是日三屯爲前鋒二車營並行
遵化次之二車營並行密雲又次之二車營並行西
路馬隨後東路馬又隨後輜重營在馬後其馬兵行
營每一營三部即爲三頭西路不拘幾營俱營頭平
列東路行在西路之後路頭俱同
一步兵沿邊墻來此大約也若遇陡山斷崖灣環路遠

之處不妨下山離墻取捷馳應但遇見賊馬便登山
傍墻臺依險前進未見賊時不必拘泥
一西山四路南兵步練尖夜無馬之軍俱以南兵爲首
次馬蘭次墻子次曹家次古北次石塘東五路南兵
爲首次松棚次大平次燕河次臺頭次石門不拘軍
之多寡每路尖步爲一段行戰爲一陣列戒本路軍
約其多寡司局不同自爲三頭平行務相連接東由
冷箭頭登山西由大毛山登山俱依附墻臺隱伏旗
號向賊所出大安口來近口各劄于臺內并墻上偃
旗息鼓坐待虜拆墻出口一半望見自南來大兵俱
至即于臺上大張聲勢吶喊放銃截拒不許再放賊
馬過口
一車騎主客各營二十八日早追賊向大安口行至大
安口營城車止照行營三節列之居督撫其中爲老
營南兵步行標路北行仍騎馬聽放砲吹擺隊伍喇
叭點鼓車內馬軍各爲一路而出東西路馬兵盡數

急馳俱到大安營城北一字列陣
一列陣總鎮領三屯南北標營居中遵化標營居東哨
密雲標營居西哨路營每一營主客將官爲一頭立
爲一路各營家丁護將官爲一簇當頭領鋒西四路
營列于西東六路營列于東南兵爲前鋒各營俱去
南兵十步每營左部在前中部在中向前策應右部
在後專備後邊之賊凡陣一字列一營盡又平接一
營仍俱騎馬點鼓緩行中部去左部三十小步右步

去卜步三十小步。

一約可下馬時聽中軍放炮三箇我兵下馬擠馬吹喇叭回頭凡我馬軍前層中層馬俱牽在中層之後後層馬牽在後層之前每火兵及第三伍一名拿馬每人拿馬五匹立定不必前去每馬一隊直留一空待後層兵穿過

一虎蹲炮大將軍火箭車俱出南兵之前緊緊相聯擺下。

一賊衝來先小銃次虎蹲次大將軍火箭俱聽號銃舉放

一賊敗各軍步追一字向前追至大安口關相去一里之地虜馬盡數返戈死戰我軍盡力作殺伏狀賊做收盡我軍俱追至墻上聽鳴金收隊伍

一收隊伍除南兵外北軍仍爲三層聽轉身喇叭收至馬邊各軍聽吹哱囉上馬大吹打各軍歸原營

一操演之時十一路內倘或兵有賊警竊于別路乘虛而入但百名以上即舉旗火左右挨傳合馬蘭分數着爲習操但係別路分數即爲真警盡馬蘭兵馬見在地方必無他虞惟各路兵馬調來空虛其墩烽當以此辨之

一諸路官兵赴閱之時各路不無空虛誠恐奸細預將日期漏洩臨時或有意外之虞卒然竊發兵力不支拒堵無及不可不慮合無先飭各路將領各營官軍除應援兵外其餘不拘馬步盡數上邊分投擺守在

臺者不係應調之數不許下臺擅守將領用心督備以防不測仍行各路將官嚴諭尖夜不許泄露閱期其該防尖夜內多選老實之人先十日遠出往哨只待閱畢仍回各路方許進口

一各軍自奉調之日俱要將軍宿野其炊煮無汲之具雨夜之備俱令預行辦足臨時缺乏查照所欠自將官已下挨次連坐

合操營陣說

一馬營衝戰、總計六標、東西各路、共爲哨十三、初一日

早、各車營俱掣南山下、仍照教場刹營訖、馬兵盡出

車三屯左右遵建太馬石七營、列于教場東前、一行

三左、二行三右、三行遵、四行建、五行太、六行馬、七行

石密、左右墻石古臺六馬營、列于教場西前、一行密

左、二行密右、三行墻、四行石、五行古、六行臺、

一操馬兵自南向北、看先三屯左居左之西、三屯右居

三左之右、遵居三右之右、建居遵之右、四營每部一

頭、共十二頭、平行、爲第一段、行盡、馬蘭三部、每司爲

一頭、六頭並行、石塘居馬蘭之左、古北在石塘之後、

燕太在馬蘭之右、臺頭接燕太之後、每部爲一頭、與

馬蘭六頭、亦共合十二頭、平行、爲第二段、西列西營、

轉頭向南、過中道、來接轉頭向北、密左居左之西、密

右居密右之右、墻子居密右之右、石門居墻子之右、

每一部爲一頭、共十二頭、行爲第三段、

一行向北、遶教場後山上過、由教場西河邊、直到南山

下、前十二頭、轉身向北、正對教場大臺、馬鑼坐、候塵

息、聽吹哱囉、起身、塘馬報虜賊不知其數、正衝我兵

而來、急照圖擺方營、每營左右各爲外層、中部各爲

子層、左右遵建爲向北四營、平列、各爲方營、石塘爲

左面、北接三左、古北爲左面、北接石塘、燕太爲右面、

北接建昌、臺頭爲右面、北接燕太、各以左右部爲外

層、中部爲子層、馬蘭爲中營、六司俱爲一層。密雲左

右、墻石爲後層、在南四營平列、左右部各爲外層、中

部各爲子層、營定、賊預伏四面齊衝、我軍鎗炮輪放、

次火箭、次虎蹲、完、即出殺手、照常擺列殺手步戰、完

即出子層馬兵追戰、完、收畢、各聽坐息、

一請令列三叠大陣血戰、十三營各將標子、先隨本府

南去、各占地方立定、從前頭各營分捨地方、向上列

爲三層、照大安口列行戰同、只一二層追戰如令。第

三層不動、前面正戰將畢之時、賊馬由後而發、衝我。

第三層兵就向衝之、十二營中部兵、即返身向後應

援前後賊敗收隊大吹打收營仍爲三層再聽令點鼓從歸御營地方

操南兵迎敵

一行營十二頭行列三疊陣以二部鳥銃爲第一層又以三部鳥銃爲第二層又以殺手三部爲第三層又以殺手二部爲第四層照常衝戰衝戰畢請下方營

一方營八部爲外層每層二部中門分起角上止第二子層每一部爲一面兩把總分門起第三子層每一把總爲一面下方營畢燃探發放俱如例

一標車行營衝陣地方

左營西轉向上西面臨中軍東界

遊標西轉向上

建標西轉向上　遊輜不動

右營東轉向上東面臨中軍西界

密標東轉向上

石標東轉向上　三輜不動

布置方營地方

三左營當中軍東分共二十四丈

遊營在東西面去左營東面十二丈

密雲在西東面去左營西面十二丈

三右營南面之中對左營南北相去十二丈

建營南面之左對遊營相去十二丈

石營南面之右對振營相去十二丈

南兵營入中軍北對左營南對右營東對遊輜西對三輜

遊輜左中南對建營北對遊營西對南兵營

三輜右中南對石營北對振營東對南兵營

標車合營式

建營	相去十二丈	三右	相去十二丈	石營
相去十二丈		相去十二丈		相去十二丈
遊輜		南兵		三輜
相去十二丈		相去十二丈		相去十二丈
遊營	相去十二丈	三左	相去十二丈	密雲

一每營各相去十二丈如營有大小地有險阻卽多數丈少數丈亦不妨但要列面四方取䝱武隨地形亦聽其便

計車營一

一戰車分爲中後二大營

中營用輕車四營每營二百五十六輛共一千二十四輛運糧小車一千輛

後營用大車三營每營一百四十四輛三營共四百三十二輛運糧小車五百輛

以上大槩如此臨時車之多寡營之大小隨兵力輕重不出此數而已

計兵卒二

一前鋒營南北軍兵一萬蓋全鎮只有衝鋒十營每營軍兵二千一百餘并雜流家丁通以二千五百計臨時疾病逃亡大約必不出此之上各營選鋒共計得七千南兵三千共一萬則極盡一鎮之選矣必不能多加一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千名

以上共軍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一中大營車馬營各四枝共車兵一萬二千名不足者補之馬兵一萬名南兵三千名幫運戰車班軍六千名總兵下中營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三百六十名馱拒馬騾軍四百三十二名又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四千名牛車軍一千名

以上共軍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名

一後大營車馬營各三枝共車兵九千名不足者補之馬兵八千名幫運戰車班軍九千名軍門標下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大砲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二千名牛車軍五百名

以上共軍三萬四千九十四名

計馬騾三

一前鋒大營該正馬七千匹、馱馬七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九十四匹頭、

一中營正馬一萬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馱馬二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三百六十頭馱拒馬騾四百三十二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一千五百隻總兵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二匹頭牛一千五百隻、

一後營正馬七千五百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馱馬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五百隻小車騾五百頭軍門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通馬騾一萬五千九十四匹頭牛五百隻、

計餉食四

一前中後三營共軍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名每日每人給米一升每日該米八百九十四石八斗計半月共該米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石除馬軍并軍門本鎮標兵共二萬八千五百名各有馱馬應自備糗炒一斗五升可足十五日之用外車步南北軍兵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名每日每人該米一升每日該米六百八十九石八斗計半月該米一萬三百四十七石一前中後三營共馬騾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匹頭除草隨地取用外每日每馬給豆二升每日該一千六十九石六斗計半月共該豆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四石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五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將畧

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營之中第一大者是如一哨卽哨長爲主將一隊卽隊長爲主將

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世情狃于四事虛文誤日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獎源肯綮二也或見今軍疲戀懦弱畧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

也甚至以軍爲額設恐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也但幹蠱之事如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捄其獘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一方便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與獘有所當革悉容隨時制宜次第脩舉一應管事軍官皆因才授任務在得人一切不拘文法便宜責效至于追攝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克實行伍激發士氣者悉聽隨機轉旋不必擬定常格多方振餙庶能堂堂一戰耳

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虧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始終完器今日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不素取之失宜習之壞者久且痼耳

敎養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斯勝

無不壯矣

將無論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輩分置行閒出戰則置之戰陣實境以試之試之旣眞且小交以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

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太浮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練亦不外身率之而

已倡忠義而身先之以誠感誠凡飲食疾病患難甘
苦如嬰兒不能自通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
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
預爲之謀使之習服忠義人心觀感積久則不忍後
君後將而先其所私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
萬人爲一力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
謂之操善操者使其性氣活潑又必使其秉心兢業
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又有操之似者最

爲害事讙譁散野似氣性活潑懈怠不振似心有兢
業爲將者辨此尤急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
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存乎其間衆人悉之
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束伍爲
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勿謂行伍恐卒不可感通
恃勇倖中
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屈體無
骨大言不慙陽賁奮殺陰爲夤緣其實廢二千之營
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馘零虜而張大其說以
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立蹟至寄取將之耳目者又
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疎所謂不知三軍
之事而司三軍之任者也況將之所以氣氣之發未
免有過中之差僅其一不投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
避之名立賈奇禍即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
或用其一長或恕其任慾稍稍聽其展布一事甫竣
前勞盡忘舊慾早起督過者紛紛脩復日前之恨或

謂不合時格或謂今得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爲吾俎
豆之恥嗚呼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之責
軍旅之事雖責諸武弁亦要吾輩自任陽明先生許多
武功若打開不得俗套不能如此
凡負正豪傑開口便能見肺肝方可與共事
選士惟取精神筋力不必論其形體今談兵專尚術數
如遁甲演禽之類此皆虛遠請以奕譬以不善奕者
居休生門善奕者坐死門畢竟是高者勝但此法不

可不知。
凡大小將領要經得頓挫之人方可用用一人如不得
已方有益。
承平之久非惟人不知兵且兵不習令一旦欲轉弱爲
強自非嚴刑峻法則事不可成任眞爲之又怨謗易
起當事須硬着脊梁聳着兩耳任怨任勞乃克有濟
束伍號令鼓舞賞罰等法并節制分數形名不惟無南
北水陸更無古今

天下事犯手做乃有成不犯手做便非自任之重。孔明
社稷自任不復爲一身計
世胄及崛起布衣者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
當捨身且武職兩手握着便爲成功則顯親揚名加
官進祿陣亡則廕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兩手握着便
益也但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只是怕死
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
多平日操練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忝遊不如法就
是細人便曉得怕。
舊套用不得軍法夬到身上無處推奸躱死肯將實心
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
陣的心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
忙整飭行伍諸將惟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
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數萬人聯異為同
聚少成多方爲勝矣
兵初集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

立威信或敎場中行臨陣事或談笑間陳刀斧威其
所以佐威信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
卒或同勞苦以共跋踄或夜竊隊伍之中或出私積
之物雖士卒習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之爲諸士倡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
雖累勝之卒而駕馭更倍于未勝之前是故世無百
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
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

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布賊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得情形然後刻期分路以進未陣而恐其進及陣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聞而凱還之餘又復解衣以收亾骸出帑以恤孤嫠賞錄銷兵明連坐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

刑之人器械行伍一戰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雖全師如故而士卒輕傷器械損拆亦多斷然星夜擇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頭補足以中軍所蓄器械那移貸之務使戰營行伍一卒不缺一器不乏然後可爲再出之舉八陣所謂遊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常足之額士卒有常盈之氣此在主將決當備數百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施若平日無備一時豈能呼召也哉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因情措法又非筆舌所能告也

正心術　將有本心術是也以實心行實事任難上做去盡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

立志向　國家賢臣良將戡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條理做出無不收效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

明必生　凡有血氣莫不愛生畏死但死生有數豈水火兵戈獨能夭死人哉必待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矣兩將士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指望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脚箇箇都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却何得死

辨利害　平日習美虛套把軍務廢墜遇賊失守又不能戰莫說平日奉承上官便公爲上官子爲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奸

脩品檢、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芳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誣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譏、或向上而不達、便怨尤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即晚年再要立德、嘗議在人、人不相信、

堅操守、將官要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只一不科斂剝削、人人感若父母、即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而不爲

寬度量、事無大小、以量爲主、一切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或他人眞是而我性識稍偏者、再查再省、但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廢免後悔、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于下僚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被撓、于中若一槩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罷軟

屏聲色、淫聲美色、易以動人、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即責任利害、士伍甘苦、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強弱、豈可以暮氣臨之

遠貨利、將軍之官何來、不是軍身膏血、必是　朝廷帑藏、巧立名目、歛千萬貪乏之資、而歸一人身家之奉、夫士卒心敗、疆埸事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克之。

化剛愎、恃強而自用不回、謂之愎、愎剛德之賊也、人患不剛固矣、剛而愎、又不如不剛之爲愈也、故爲將者、于古今名將成敗之故、一時山川形勢之殊、敵情我軍微隱之變、必廣詢博訪、集衆思、屈群策、雖不撓于非禮、而轉環于聽納、通下情、知敵變、來衆善、成功業、轉凶爲福矣、

址從迎、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當道諮詢、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即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

之雖一時有拂上官終必無失于已

儆委靡　將官先以捨生爲本生旣可捨復有何事更重于此而故爲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軍且不感不畏

著功名　夫功名有分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享之不爲侈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繼實苦不受一旦敗露鬼神譏之矣

尚謙德　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爲善收服人心謂之虛立功建業視爲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即萬一疆場之累人將怜之占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

惜官箴　箴者規戒也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欲使之盡力于我恪守正道立身行已凡百點檢可爲法程視效不然則人心解體萬法叢挫不職之罰斧鉞在前矣

勤職業　兵中事件一一須先勤苦教練見見成成只是等候待用還恐備久則損氣久則惰否則守固戰勝難矣爲將者須把所守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疾病患難時時訪詢即時處之軍器時時辨驗一有不堪即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紊亂即清編之烽火哨報城池墻垣稍暇即一巡行隨目所見即爲脩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即勉忍饑勞務必終之必不使軍機文案姑待來日如此精粗巨細無不畢舉自然有備無患

辯效法　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況兵事須求于實際之間而可無效法之辯乎爲將者何所取材史冊凡存心立行純正不二者我師其德長于兵而短于行者我採其長其將敗壞屬之自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而無故得禍我悲其遇而弔之一切居功怙退莫心師向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而無古人之禍難

習兵法　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故敏智者自然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即有之亦料實實陣上經歷聞見日久乃知否則吾料其斷不能也

習武藝　五兵制器尚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即彀也在藝中得法者謂之入彀士卒全以器械爲爪牙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閒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至以少擊衆人踈分擊尤貴于藝精爲將者已不先學何以倡人已不知花法實法之辯何以辯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

愛士卒　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須士卒誓同生死奮勇衝鋒兵法愛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士疽殺妾以饗投醪共味此何等作爲如今將領不惟不推恩而且嘗使之不可枚舉誰與共性命哉夫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惟我眞能愛士自然觀感固不必其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感耳

明恩威　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爲將夫賞不專在金帛罰不專在斧鉞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鏹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于前而橫决于後者有言語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何也情通于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所以賞罰之故感心發則亂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

嚴節制　兵有兩用數十百人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合節制必不能軍夫節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

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
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
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恪守、視死爲易。
視令爲尊、如此百戰百勝。
明保障、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承平以來、文法日密、惟馭
衆臨壘爲將士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
悉在有司、卽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縉紳預其章程、
復不關利害、故文武勢分、情格而名實墮矣。平日凡

軍伍氣勢、摧抑已盡、將官事權、掣肘莫展。臨時又不
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爲
將者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
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
由措、故先教士卒。
古云、有名之將、不可用光債帥而當量盈者乎。唐
安史之變、功不出哥舒翰等、而出于武舉之子儀
部曲之光弼、大可思矣。卜羊九牧。從來所戒、今階

平既夷、武弁而捨援、役增文臣、掣肘可勝道哉。泌
將荀林父而令出先穀。河西將趙盾而令出趙穿
所爲敗也、計惟擇一大將、而以稱淺志遠之偏裨、
鳴躍以漸、未有不濟者。卽孟諸而在能以興勳而
奏功得乎、不增官而擇人、是在將將者、若彭時王
叟、亦知一項忠工守仁而已矣。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六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兵紀

選法。草昧與承平異。草昧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承平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必在精最可用者鄉野朴實之人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畏官府畏法度不能測我顛倒而誠信易於感孚凡振作者先以非常之威震之使就我彀中而後繼之重恩以收其心則爲我用命無疑若愛先玩于前迨縱之以威將怨叢而恩不感矣。

選兵必以膽爲主豊偉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肯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豊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失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克凡事愛擇便宜臨陣預思自全除已欲先奔猶可也又復以

利害煽人同犯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惟有膽者更加力大豊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諺云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壯有膽之人非素懦弱者苟熟一枝而即膽大也

人之精神露于外選當兼用相法忌凶死重福相

兵固要練將亦要練令人止要用見成故將驕難制兵驕難制若自我練而用之則皆能制其死命自能得其死力身使臂臂使指有不如意者乎用兵之才如金見火一毫假不得

節制節字即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能使千萬人爲一人故明者可以禦衆可以定亂

練兵在于練膽其次練藝其次練陣法自非信賞必罰罔有成功蓋練之義從金則如鐵成鋼從絲則練生至熟非如點卯僅應故事須選各武藝精熟教師教演庶幾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有裨實用

人生血氣運用則堅怠惰則脆但不宜過苦是謂鍊氣力、

凡兵尋常所用器械分兩當重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力、

平日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久之去沙便覺輕便。是謂練足力、

豫先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

進退自速、是謂練身力、

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如一把總平日優禮頭目而嚴察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恩必遍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必全加、及有當軍坐以法者必量貸之其有優于調度、而短于衝鋒者委司策應、必佐之以強兵勇士其有優于膽勇、而短于調度者、委司前行必付以伶便之佐。授以不移之令是皆因材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至隊長亦當因乎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應、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爲勇不可獨恃其勇務使十人各奮其所長而攻其所短、廢其所短此知方之教也。

師教行習服速矣、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養、以厚薄爲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爲虛文、故不假

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駕馭之柄而已

定軍禮節制之道居十分之一、次第進坐之法、居十分之一、賞罰而當居十分之一、月糧得實恩明號令、居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一節也、仍有三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第一者在將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爲工夫使三軍

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其庶幾矣乎

武藝務習實敵本事與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

各兵須主將親選與親為練訓則情意自孚賞罰時行則恩威自積馭衆不可無恩而用法不可不嚴

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葢新集鄉民不知法度偶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及威嚴臨之或有駭以禍福旋生退悔此時未受約束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遲日更無時可定矣

舊法用六號白册分為六處一紹營伍二記縣分都圖三記年貌疤記四記尺寸觔力五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六登錄文册頗為瑣碎不若每名投充者各執稿紙二張照依履歷內開行款選中者一紙留縣名聽主將授器一紙竟發書手十二名即刻齊填入册更為捷徑

浙江鄉兵稱可用者初惟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台州温州是有故焉處州山鑛之夫素習爭鬬遂以著名及其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寇輒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産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

出戰先諭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如許我以必戰至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接刃但性情不久持勝負惟有一戰再用之疲矣氣勇而不堅者是後方有紹興之名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不分難易無不領命嘗之然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回又追敵反又走至于誘賊守城劄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馭之以寬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易治而不可

置之衝鋒者也此後方有台兵之名蓋台兵以譚太守初集即有以攝其心故爪之而著績他人則否其人性與温州相類在虛實閒鼓舞之亦可用已未以義烏趙尹集兵予奉命會選而教練爲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義烏人性雜于機詐勇銳閒尤事血氣督之衝鋒尚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尤能再奮一陣之間尤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爲所詐等而別之畢竟處州爲第一義烏次

之台温又次之紹興又次之

今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教練之責于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于自任而亦皆殫心力于教練鼓舞之日也況選鋒之說盖選于無警之日非選于對壘之秋一營內未皆盡强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

家丁之召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力相救護令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且以有用置不用或費

朝廷二三千軍糧餉而未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

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十爲冗數又視爲必不可練用諸將又且利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夷之長策及至大衆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此牢不可破之習也

行伍每十人爲一小隊即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每官方色腰旗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開牌式于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立軍法若干欵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刋爲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

十人內貧富強弱去住一呼一名不遺一見逐名俱
識大而偏裨大將各上下情通方可望同心戮力
編行伍後往往寄名在操而又管撥各衙門聽差及徒
步等役因致行伍空虛不便教演今後務將各衙門
撥用人役明白開註不必編入行伍其該司道出巡
合用披執軍器人役俱于附近衛所取用食糧旗軍
不許多用民壯
選兵有法市井遊滑之人不可用花鎗花刀之藝不可

用年踰四十不可用偏枷之人不可用好爲高論之
人不可用面白膽小之人不可用衙門積年放刁玩
法之人不可用止當取膂力強壯肉實筋粗眼有精
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禍
氣而年又在三十以下皆可用至于武藝則可學而
成之臨選之時不可以此拘也
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臨時變戰營 凡有職人員俱
全裝披執軍器軍令牌四面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用

二十人 五方旗十五面內神旗飛虎旗五方旗各五
面用十五人 角旗十面用十人 坐纛一面用五人 護
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將內主旨祭
監軍用二十四人 金鼓旗四面用四人 金鼓二副鉦
二捧鈸二哱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細樂八
用三十八人 五方旗高招正副各十面用二十人 每
面護旗各精兵五名共十層用兵五十名 主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長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層通一隊

二十五名 馬後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
二匹親信膽勇員役執之專聽將道發令每四人一
層分三層用十二人 押後兵各用長短器二十五名
路細近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分二
層各去一步使不渾別層之意前後層各十步
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
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枝砲响一聲
五方大旗內黃旗即隨主將踏定戰地竪起前

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門
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列方其本方
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高于方旗方
旗高于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金鼓居將之
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字招旗居將後專
聽指麾督兵戰殺後親兵一隊兩分列于金鼓
之外

馬兵每隊十二名
隊總一名以有力伶俐者鳥銃手二名兼習雙手刀
為短兵快鎗手二名近戰用柄代棍為短兵鎲鈀
手二名兼火箭為長兵便于駕放刀棍手二名兼
弓箭為長兵火兵一名　神器馬騾九十匹頭
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
銃手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鈀手兼火箭為
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
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鉤鎗第九十俱鈀並
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
點名隨即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
使不屬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
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徤伶俐好漢須多歸各
頭川即瞄寫選鋒法矣
馬步官兵規制悉同但三局四局為一司稍異耳
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為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
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

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騎旗鼓每營　旗牌六名　號銃手三名大銃手一
隊三十名　門旗二名　金鼓旗二名　執五方旗
五名　執號帶五名　角旗四名　認旗二名
巡視旗八名　吹鼓手十六名中軍臺上下常川供
三十八名　夜不收五十名　火藥匠二名或十名
叉線匠一名　鐵鋥匠二名　弓箭匠二名或七名
醫士一名家丁一名或二名　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木匠一名、裁縫二名、
騎雜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數、聽
自設法募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廚
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
三名、俱步軍、
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軍
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

四名、俱步軍、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
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步兵每隊十二名、
隊長一名、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團長牌手二名、腰
刀各一把、長牌無甚花法、只年力壯大有膽有力、
賴之蔽護後兵前進、耳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一名、
為藤牌、狼筅手二名、狼筅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
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于老成手足已硬之人、
長鎗手二名、兼弓箭、鏜鈀手二名、兼火箭、大抵平
二名、兼弓箭、有殺氣、有精神、二十上下、長徒好漢
四人、為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為短兵長鎗
用法在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
于刺、故選授貴精、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老實
有力、能肩負、甘為人下者充之、

每步軍十二名為一隊、三隊為一旗、旗總一名、三旗
為一局、百總一名、三局內鳥銃一局殺手三局、三
局為一司、把總一員、二司為一部、馬銃四局殺手
四局、千總一員、三千總為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
員、
以上為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
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
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

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
九十九員名、
步旗鼓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醫獸、
步隊牌俱同騎兵、册只三層用藤牌、四層狼筅、五層
鏡鈀之異耳、
步旗號同騎兵例、
凡十名俱橫列為偶、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者

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
六八十四名、火兵總隊長管爨、列陣照此、凡出戰
于銃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為一層、筅為二層、鈀為
三層、長刀為四層、鎗棍為五層、
戰車、每一輛派軍二十名、分正奇二隊、
正兵、一隊共十名、
車正一名、即隊長、執旗司進止、伶俐知事、有主張者
佛狼機手六名、凡二架、各三名、兼有刃大棒、各一

根、火箭手二名、兼鈀一柄、舵工一名、即火兵、主運
車有力而稍伶俐者、
奇兵、
隊長一名、有膽者、鳥銃手四名、兼長倭刀、年壯伶俐
有力者、藤牌手二名、年少骨軟者、兼火箭、石塊、銃
鈀手二名、兼火箭、有殺氣者、火兵一名、司炊、
奇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
為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廢馬步入

營、不疎不寄、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亭一乘、鼓車
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
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
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足一車之用
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
每營軍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止得二千七百之數
車人兩為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為一車
分奇正二隊、

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而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銃鈀藤牌手專放火箭鳥銃手專打銃火兵專備炊防火之用

將正奇二隊分爲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

全隊合力不許論班

每車設有騾頭緣車重遲拽不前近因車兵遂盡倚于騾以致騾力疲竭行不聯束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用車兵何爲

論戰車本不當用騾近加騾者爲長途惜軍之力耳至于臨賊十里內雖日操軍士尚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臨賊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後各車頭尾相聯稀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辜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

正車兵賠償交代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即扭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齎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悞者軍法重治此係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輜車

正兵以八名主喂養領拽

車正一名、佛狼機手六名、二架、大棒手二名、臨陣
專管騾頭、舵工一名、二人專管車騾、
奇兵、通隊專備護車、
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四名兼習長刀、火二名兼
習藤牌短刀、仍懷水光石三塊、火二名兼習銃鈀、
火兵一名、
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鼓車二乘元戎車一
乘各騾四頭、

此車不用正箱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
而行遇賊合爲方營待戰並不移動。
輜旗鼓　輜雜流　輜兵牌俱同車營例、
輜重營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
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
每車應載煤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
二斗五升共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
三日食用各于出門再自帶乾糧二三日故師行

常飽而敵懾不銷
輜乘即民間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爲左右廂
輜戰隊責成巡車管同車營例
凡征行軍兵各執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爲合力推
車以助騾力速拔出險
每營計該煤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
于駐劄處所建立倉廒一所該衙門倉廒領出俱
用布袋裝盛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于夏

天晒晾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即將各軍應得
行糧就于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糴買以
抵輜重
衛車每營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于前後行則備
補空缺止則立于車城內爲子營以衛中軍賊至
則馳出車城外專備衝鋒
元戎鼓車計三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
中軍元戎鼓車計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

火箭車計四輛每輛十名、

大將軍車計八輛每車二十名、

座車計三輛各車正一名舵工一名、

戰車二十四人爲一車(輜二十人)一車爲一宗(輜屬)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輜五宗)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輜四車)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輜二把總)立一千總二十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

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輜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三十四名(輜一十六名各管五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郎機手七百六十八名(輜騾夫六百四十六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輜六百四十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鋭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瓜挾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輜一千一百七十四員名)

車旗鼓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少夜不收五十名弓箭匠二名多木匠五名鐵匠三名千總多識字一名、

舟兵、

大船二隻每船分五甲每甲十一名計五十五名

捕盜一名　舵工二名　繚手二名　板招一名

上斗一名　椗手二名　甲長五名(賊近管放火礶煙罐等器賊遠照管船隻提稽)

一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鳥銃手十名、

三甲標鎗雜藝十名、

四甲同三甲、

五甲、弩手五名、箭手五名、
次大船一隻分四甲、每甲十一名、計四十四名、
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椗手二名、
扳招二名、甲長四名、
一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標鎗藤牌十名、
三甲同二甲、
四甲火箭手五名、弩手五名、

中船二隻分三甲、每甲十一名、計三十三名、
捕盜一名、舵工一名、繚手一名、椗手一名、
甲長三名、
一甲佛郎機十名、
二甲標鎗藤牌十名、
三甲火箭五名、弩手五名、
船五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營分
右後前左四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

兵在船四面分擺、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而外
面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
面每面留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
兵四名專管船頭關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
艙水艙門、

比較武藝例

弓手、弩手、火箭手、六十步、佛狼機一百步、鳥銃快鎗八
十步、標鎗打石手二十步、俱九發爲額、水操二發、

九中者准超等、極精極熟得心應手自知機發可以傳教者、八中者准上上等、七中者准上中等、
六中者准上下等、舞對俱疾速力猛不差正發者爲上中、又稍純熟者爲上上、比中上稍純弱者爲上下、五中者准中上等、四中三中者准中中等、二中者准中下等、舞對猛力不差正發俱精生澁者爲中中、比中中又稍熟者爲中上、比中中再生者爲中下、一中者准下上等、不中者准下

小等、不知者准了下等、藝雖純熟而不知彀者、雖合彀而不熟與合熟而遲鈍者、爲下上、能舞而不知對、能對而不知舞、雖精只作丁中、或能一事而生、只但舞對俱差、正彀者、雖熟亦爲下下、

比較初試定爲上中下三等九則、再比仍加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如有

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者充賞、一先每名單看使武手法身法步法、次斬馬刀、與長鎗較、次叉鈀勾鐮與長鎗較、看其遮當何如、但能在鎗誘哄、就立不動、目不瞬視候到見肉分鎗、就使不能遮架、爲第一等、若一見鎗來、遠遠迎架、頭搖身傾、手動足亂、即爲生疎、一比弩、以六十步爲式、把高五尺、濶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爲善射、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濶木牌、三發一中、十發七中爲精、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銃把平去、中式爲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制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悞爲熟、一火箭車、先數火箭、看堪否抽放三枝、式看車是否堅固、有無損壞、箭架藥槽聯線、逐一合式、然後一架一架面看裝入、將各把奏成五丈濶如賊攏聚于六十步立定舉放、

比較馬營襍流例、

凡襍流武藝與鎗銃射箭只比一件、官比射、仍比藝一件、不知射者聽、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藝一件、仍比下操號令、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號令、五方旗手比磨旗、并用旗號令、號帶旗手比磨號帶、并用號旗號令、金鼓旗手比旗號令、門旗手比旗號令、坐纛旗手比旗號令、認旗手比旗號令、角旗手比旗號令、醫生考醫、家丁一名不考、醫獸考醫、家丁一名不考、火藥匠凡考各

放火箭九枝火線三條大將軍等砲裝放法則　號銃手比銃號令　巡視藍旗比各武藝一件巡視號令　隨營擺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藝一件以射爲主

將官中軍千把總書記比射不知者比武藝一件　軍牢件當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百總執認旗軍門旗號令　家丁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馱騾兵比武藝一件　廚役　薪水　軍件俱免比　以上俱隨各便並武藝不拘種色

肅宗聖明注意强虜不恤推亦督撫而外解亦不入內帑以應軍興此時眞可有爲所恨上急功而下掩敗以爲功更無實心幹辦一破故套者此孟諸所以慨慨練兵願得當匈奴也與屯修備兩事孟諸以製肘故止規一效然亦惟上著服習則軍民不擾而後與消上金城等不然是驅虎豹以爲禾稼噫難言矣孟諸謂選募爲有司事而愚亦謂屯田亦和可足辦之但在聖考成耳紛紛增設無益其擾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賞罰

古人賞罰皆不踰時使利害近在目前則人心思奮成功自易今有經數年不與覈覆者即賞罰終行而賞于數年之後則賞不足勸罰于數年之後則罰不足懲又烏用賞罰為哉

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

僞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違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于簿三犯方綑打

凡遇賊近不拘營內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不貸

軍中之威須要積聚然行之則衆駭然亦有駭衆以成功者是罰從其大之意為將須要得顛倒之法纔賞後有罪便罰纔罰後有功便賞

賞條

凡軍中鹵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輙取聽主將分給

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雖仇亦録如犯軍令雖親必斬決不許私違者以其所私之罪坐之

凡賞賜犒勞俱統管官親為分給務要均平不許縱令千百總隊長剋減取罪

凡軍中弊最多論功止重全勝輕零斬則弊自少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即開戰傷者為一手本先逓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為一等

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為三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為三等再輕者為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為超等傷手足重者為一等輕者為二等三等止

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一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管將及臨陣將官畫字于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即不必開報

仍坐原募者若有幾人能于衆人敗走中復回身對
敵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
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
凡陣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湏而前傷乃坐同隊
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
若大衆敗走而亾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有一
傷在前者即准血戰陣亾之數
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

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巳
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巳分外仍出銀與各應
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
特賞
每顆首級以三十兩論當先牌鎗筅分二十兩砍首
兵二兩餘兵無分者一兩火兵雖不上陣本隊有功
亦分五錢本隊鳥銃手亦分二兩
凡獲人口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連坐領兵官例
一部下俱賞無罰者爲超等
賞數十分之九者爲上上等
賞數十分之八者爲上中等
賞數十分之七者爲上下等
賞數十分之六者爲中上等

賞數十分之五者爲中中等一項將官免究
賞數十分之四者爲中下等將官量罰中軍千總責二
十板把總綑打二十百總綑打四十
賞數十分之三者爲下上等將官重罰中軍千總綑打
二十把總綑打四十百總捆打六十
賞數十分之二者爲下中等將官參降中軍千總綑打
二十降把總把總綑打四十降百總百總捆打六十降臺頭
賞數十分之一者爲下下等將官以抗違練兵綑打參

帯、中軍千把百總俱綑打八十、革回、照例半俸、百總

發哨、

刑條吏

一中軍、有一兵犯令、必連及隊長。一隊犯令必連及百總一哨犯令必連及千總。若先呈舉者免坐。賞亦如之。

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卽便指名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

依法究治、

軍衛有司提取官庫、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爲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識字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攪軍政、阻撓練兵条治、

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總各與一扇、凡遇百旗隊總、及兵夫些小勤勞、紀在功條一次、及與人忿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士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登紀、凡百總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雜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于總簿、每積一季、聽吊查一次、類行賞罰、

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許擅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將官、轉行彼營取來、仍令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斬、

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騎者、軍法從事

賊使入軍、非主司輙與語者、及擒獲敵人與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彼中事宜、若違問、及因而漏泄者斬、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聞賊消息、不拘緊緩、不許官兵中途邀截問答、速赴主將陳說、方許與本營、及衆把總等官知道、違者定以泄漏軍機、問者答者皆坐軍

法又有已經禀知主將蒙分付不許傳說敢有通臨問泄者許原人禀來重治

今定節制取有甘結一伍同退殺伍長一隊同退殺隊總一旗同退殺旗總一局同退殺百總一司同退殺把總一部同退殺千總千總不退被殺管下把總各償命把總百總旗總隊總伍軍一體照例遞坐若一脅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但以首級先恤死者然

後分與生者

同隊同伍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即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以上如之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營將再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凡責成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三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于貪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器械損壞不乞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從重論

本管大小頭目減等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扇惑妖言妄傳軍令因而悞事者斬

一千總軍衛撥軍牢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無軍衛州縣撥民壯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多役者以軍法處治

兵遞後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悠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

罪挨了兵責隊長挨了隊長責哨長
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哨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于隊長伍長
選編後類頂成冊凡入武場不時摯比但有比對不同者即係私自頂替本兵細打一百本隊隊長細打五十二名以上細打一百連坐本哨百總五名以上連坐千總所報年貌籍貫猶恐不實仍行該縣取本

管里長結狀查對
千總結百總狀式
千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哨總並無怯懦不堪及冒頂替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百總結隊長狀式同懦改弱隊長結兵士狀式同多老弱字
百總領千總狀式 千總以上亦同
百總某某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營千總前去上陣并不致疎失各甘死罪償命 隊長領百總兵士領隊長狀式俱同

刑條
軍士月糧先將數報知節時委官并請主將委官監鑿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書某月糧額該若干每人以一分爲耗委官某人鑿限二日内完足請主將下教場或在衙門通候軍士集到唱名結與先取一封秤兑如一封不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筭數倍償治罪軍士已散到手若復情愿送人者日後告狀亦不許扯

引在内如未散到手而本營官及各吏胥人等科尅并不稟鑿包封而徑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粮論徑聽告理
自相竊盜者不論物多少在軍中依軍法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即係眞達賊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被擄男婦報功者不特紀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驗有前

弊查眞勤于提級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宥有
功者不宥

凡陣亡一人本甲無賊級者各扣工食一月給亡者之
家優恤失隊長扣一隊失哨長扣一哨失一官扣一
枝但係亡者屬下頭目仍斬獲功如其所失通免究
亦不扣工食亡兵亡官官爲結銀優恤

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各連坐一半送監一
半保拿華去月粮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

軍從重綑打發落收伍准支半粮獲日乃復不獲通
扣工食另募 水陸同

凡賊遺財寶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
乘機衝殺今後臨陣遇有財帛每隊止留隊中一人
收拾看守待賊平照隊收拾之多寡各給本隊兵均
分百哨隊長加一倍必不許他官兒留及後進交到
隊伍仍留人混賴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
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斬 水陸同

凡割取亡兵首級及妄殺平民假充賊級者抵命本管
官兒減錢糧者許本屬軍士及屬官告治不坐犯上
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嚴激因而懷恨或刁誣者
軍法從事

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人
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紋銀平買使市人心悅諸貨駢集
物價自賤如有强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菓薪菜

砍伐樹木作踐田產燒毀房屋偷盗財物犯者斬

刑條 禮

平時恃强凌弱酗酒忿爭喧譁無禮踩取人果稼作踐
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買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盗
人財物者斬首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將同隊之人
有一舉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
隊兵俱以軍法連坐

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之事禍福搖動衆

心因而悞事者斬
凡將領官哨隊長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進與
執拗者斬
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
主將不告而輙傳揚聚衆譁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
凡雕剿零剿俱不開世襲紀錄只作賞賜各下手之人
自報不必均論亦無銜錄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
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真

正亦只報賞假僞者斬
自起隊以至散操不許喧嘩違者穿耳凡吶喊俱要合
口念務字不許張口念賀字 務字聲長而震賀字聲
短而不震也
凡臨陣追獲虜婦未奉明文酌賞而姦淫者斬
凡遇爭鬬先稟赴本營轉達應該上司一聽處分違者
理長亦責另行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折價值等項因
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
斷
凡遇有故軍人本伍即刻報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報
百總百總報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即于本
日開手本呈遞營將一面行令該營隊伍將故者一
切衣裝財物點查并身間有無銀兩聽詳給付本主
家屬有敢尅留者以軍法論仍加倍追恤故軍之家
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綑打然後查犯

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
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
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卑者不守分之罪另剖曲直若
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
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凡別項博戲俱禁違者責
治
凡隊伍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開旗
不接傳令不傳傳令不明者分別重治
凡夜傳節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

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衆
凡駐宿若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
軍令而先入者拿出細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
先入者以違令論
出征遇有之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驗實禀到主將給
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廓府衛州縣營寨所堡
巡司調理病者仍許留一人看侍湯藥病痊即遣赴
本營該地方先具痊可結狀申查如病痊而不赴軍

營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于行軍所者本隊伍掘
塟瘞之仍立標記哨將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
者以故棄論事後取回若下營後即送中軍醫治不
許遺營外
凡軍士疾病同夥房即報本管隊總隊總報旗總同到
歇處驗過即報百總徑赴本營將官并主將處報知
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者循貨挨報七八處衙門
何時報逮得遍遣醫胗看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

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管將知會凡報病者
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冗暇即許投入如有把門阻攔
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
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報悞之
人以軍法。
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横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
坐所管
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不論何人何官擅行闖過者定行

拿住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
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傍出入者一併重治賊在三
十里内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刑條　兵
凡軍行或解手下道該管隊内即以一人在傍守之候
畢追趕入原伍違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
凡行營夜不收不親見賊爪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
報軍馬瞭報失真漏下伏賊因而悞事者即斬傳調

官軍遲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死
凡有平時喧嚷者細打四十連坐遇傳號令下營陣止
起之際自有金鼓旗幟决不許口發一言夜間尤禁
但有喧嚷出聲者拏治如前臨陣割耳回兵查若因
而悞事者斬首示衆
凡行至期主將出至剳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撥委官
數兵攔後馬子總路專拏後期者拏送發落無故而
遲者細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者免無功

仍補細打
凡行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營尾後營遇警應進應止
俱聽號令各軍務要湊合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
千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輙便下營及將官輙帶家丁
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并將官一體俱斬各隊長在
前領隊各旗總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
分者悉責旗總
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

凡當陣賊驅被擄者前向令結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
呼丢了鎗刀不殺令徑往白旗下聽降若妄殺一級
定斬下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
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陣上聽殺仍以爲
功併論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凡臨戰布陣已定移足回頭行伍擠挨稀密不均俱斬
其哨隊長牌手并所犯水陸同
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

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軍法斬其哨
隊甲長
凡臨陣詐稱疾病畏避艱險者斬
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陣
亡一人即斬獲賊一級八人免罪亡一得二八人
通賞哨隊照例
凡伏兵遇賊不起及起早者領伏哨隊長通斬各兵扣
工食給恤仍通細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

回應者同例。

凡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隊長割甲長耳、哨官哨長割隊長耳、把總割哨官哨長耳、回兵查無耳者斬、若割耳後能奮勇成功、照例賞功、前罪免究、若故縱不肯割耳者、坐不肯割耳之人、

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

對壘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務、種火斷滅者斬、無故吽呼奔走、妄言賊至、或喧譁、或被傷高吽驚走、

及夜驚者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輙呼動者亦斬、罪該管官、如兼數印、罪其旗甲、

士衆有聞自家變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遲滞、亦不許高聲大吽、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凡軍中遇晚鼓擂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

割營處、軍士擅發塚墓、殺老幼、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各營出入、各由本營門行、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悞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連坐。如能拏稟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對壘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輙吽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營盤者各斬、

陣上血戰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地方、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殺去、賊退再行收拾調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者斬、

若殺倒首級馬匹、殺手只管殺向前去、另定一班人割收、但以殺退賊爲主、即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割營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如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

總各以分數坐罪、

凡立成營盤官軍定要由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不許各處攙越如行路時亦不許别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故縱者軍法示衆、

凡每營五更盡擂鼓已畢各梳洗聽掌號二遍遍赴本城邊擊鑼立定作守城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申時仍放汲限四刻聽掌頭號回營買疏菜等項者止許早間一

次限一個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

銃手臨陣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掟後顧者斬文鋒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號不吹天鵝聲先放者斬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斬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斬、

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遲悞打四十棍臨征軍法施行、

凡兵行不拘從何處起有令務要簡明或往前傳或往

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回稱知道了原說人回復若傳到半途差錯許又傳回云幾傳不明白待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鬧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悞事機者斬首示衆餘兵並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别選親兵每哨官三甲每甲五名兩肨上縫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爲號各隨派到本哨官兵陣後待兵

殺倒賊人在地又戰過前去替兵割取賊級收兵之
後將前項首級盡數派與本哨官部內衝鋒兵勇均
分報功其割級親兵止足給賞並不干預若有隱藏
不報者及割取不完親兵官哨隊伍長俱斬 計開某
營某哨哨官某人下派該斬取首級哨官某人哨長
某人隊長某人兵夫某人
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緊隨牌進交鋒死以救牌長鎗
救死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主將發箭傳將不拘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
守更人接得即傳失誤者軍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
專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綑打巡法嚴于三
更四更五更
水管墩軍號火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誤放火車旗遇賊滿至鄰墩
之下鄰墩放火車旗而本墩後接者仝墩斬首示衆
一遣下營海邊人役失悞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
者連坐綑打一百
一近賊本墩放火車旗而鄰墩接應失悞者鄰墩斬首
示衆
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悞事者斬首示衆
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鄰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
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綑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
示衆該管官綑打穿耳連坐城守同罪同敝綑打
一每月管將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于見駐

處起南北分發人員點閘如有不到即便綁解治罪
一凡差人員點墩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
罪一體均治
一差閱人員不親到逐墩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
及到墩而又點查人數軍器等不明者一體綑打治
墩示衆
凡伏路人出伏進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
繩藥線濕落不堪而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

而輒回家者、通細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斬首示衆、
陸路官連坐、
凡賊來伏路人在外、不截要口、哨伏偷藏人家屋廠園
林之内、睡熟悞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
比附臨陣退縮、斬首示衆、陸路官細打連坐、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響不
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燒者、致
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斬首示

衆、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一遇警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
完、違者治以軍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盡數在墩、不准以取
米糧破調、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為一班、
分為二班、每半月更班赴墩、違者軍法從事、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擅扯大小
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鄰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

法重治、
一每船斧口石、大擂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
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凡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臨陣
在逃法示衆、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
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連坐、
即行覺舉者免罪、
一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脚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

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滚、頓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
悞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陪造、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
回銷、敢有不行禀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
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三四五六月、不許偷
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虐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
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

已起椗而方來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夜暮以朦朧爲期中軍船發擂三通起更各船齊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鑼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卽便鳴鑼各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椗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賊人卽便鳴鑼打銃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劓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各哨出洋哨賊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鯮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覈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放砲三箇懸燈三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燈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銃收鯮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船夜泊船聽中軍船招鯮喇叭鑼各船依序隨船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名點火執銃遇疑卽便對放

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招竪燈五盞是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二盞前桅上加燈二盞依臨敵號令軍法

一凡奮勇剿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扳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繚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繚手如已使過賊舟相並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挨報某兵不

用心者共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于綑打、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
相攢來爭搶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該割級俱止歸先
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綑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
遍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皆同用力者不在
此例。
一與賊船對泊船艇繳上用猫竹劈開包裹繳上以防
賊人夜竊之患違令艇手綑打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察出治以軍
法報警至急起艇不前卽便用大猫竹一段計長一
三丈縛于艇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艇手
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岙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
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撥兵夫
赴中軍船告禀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拏治
凡軍中除教閱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

令休息、
凡軍各處公差人到不許擅作威福强取跟用今置差
簿一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各不必開只將舊
在軍士逐名一字平列開在册內馬步軍各爲一起
該管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
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爲某事見差某人軍
人收票差註簿內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
對如票有而册無或票無而册有者俱係將領私用

及賣放等弊並不准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參
治補差如塡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卽將將票赴
府陳告定與查處查出定將塡票官議重治本告免
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管將而下
通以軍法責究、
刑條工
凡缺欠軍火器械等件須于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
行亦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違以畏避論

凡臨陣拋棄軍器者及不衛鋒官兵臨陣易換軍士精
利器械馬匹者斬
凡器械借代頑鈍欠利私擅更易軍裝器械入場忘帶
一件以上者軍法細打照臨陣事例伍隊長總哨官
連坐
一兵士各要置短柄傘一把青布傘袋一條不論陰晴
寒暑常帶隨身應用違者責治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

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當罰隱匿不
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架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
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管旗隊人
役
凡失旗鼓旗節者全隊斬試為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
功准贖
凡下營訖車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即逐隊檢校如破綻

損壞即須修葺磨礪如有棄失申上所由即為案記
准法科決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火線匙鍋刀剪油單火藥等一
有不全入場忘記照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
臨陣官旗割耳細打本犯斬首無警細打四十扣口
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
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即
明禀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火器每放過盡行洗晒雨後初晴即晒一次平日收架
務要如法不許濕損違者本役軍法重處旗隊連坐
仍罰賠償
一每隊兵用狼筅二長鎗二藤牌一鈎鐮鈀短鎗共四
鳥銃每哨獨編一隊千百總隊長督令如法演習務
各精熟比試之日閑習者賞賞五人則併賞教師隊
長不通者細打一百生疎者責治細打止一人責治
三名以上則併治教師隊長推至一哨一營亦如之

賞信罰必此大法也帥長統呂言雖激誠救亂之
藥石非可與挈旄者言也今
虎堂賞重而罰輕使無懼起僥倖之心而以疆場為
名利之市國步艱裂危在濟餘絕不問有無論老
陳必請非循無以節制
堅明而所自期待亦小矣若謂有才而不用用才而
不盡則徇情與快
國號重號輕必有斬之者借一人以警後起毋徒謂
啓好殺而就法則清爽或有日耳。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八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陣

戚大將軍平生戰陣最得力在鴛鴦陣大抵從古先什伍止齊之法妙悟以成亦猶許洞之演機其裴緒之演孫武李筌之演諸葛杜祐之演李靖也以公才智尚必訓練三年士方為我用陣誠未易言矣今人非不抵掌高談按圖沿襲而縱橫闔闢分合衆寡未有能窺其微旨謹列左以俟神明者

鴛鴦陣一隊原圖路濶即用此對敵險窄仍擺三才陣

長隊

藤牌　狼筅　長鎗　長鎗　鏜鈀
藤牌　狼筅　長鎗　長鎗　鏜鈀

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鏜鈀恐長鎗進老即便殺上伍長執挨在前餘兵照鴛鴦陣法緊隨牌後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隊長

長牌　藤牌

狼筅　狼筅

長鎗　長鎗

長鎗　長鎗

鋭鈀　鋭鈀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原右二伍變

長牌　狼筅　鋭鈀

長鎗

長鎗

原左一伍變

鋭鈀　狼筅　藤牌

長鎗

長鎗

鴛鴦陣變三才陣一隊之圖　一哨凡四隊，中前為一，左稍次為二，右稍次為三，中後為四，每隊相去三大步。

長牌　隊長　藤牌

狼筅　狼筅

長鎗　長鎗　長鎗　長鎗

鋭鈀　鋭鈀

一隊五人爲正兵各三人爲左右翼一哨二隊居中分前後層二隊分爲左右翼除前隊遇敵則向賊爲正兵左右爲奇兵若左面有警即以二隊爲正三隊爲二層四隊爲左翼一隊爲右翼凡後與右隊倣此

一伍操圖

長牌　此爲右奇兵大開拔敵以救正兵之不及

長鎗

狼筅

長鎗　三人爲正兵筅爲禦刺殺

鏡鈀　此爲左奇兵

一哨立表圖

一隊旗下有兵若干隊　每隊去三步迤

三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四隊去左右尾旗十二步　居中

二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踏筏一字行遇警放砲立定圖

前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右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中軍旗鼓

左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後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行軍之有陣猶匠之規矩不可鑿空而臆造也然其因時因勢因地因人呼吸變化之妙有可以補古先之不足則又非泥方員直銳者所能窺其秘也魚腹所布亦方陣耳但温議之以爲長蛇蕩讀古兵法盡若此亦足以究一班矣武師試謬亦皆誕者仰好奇者愈旅愈迂僅可以侈談資而按之律習已且不知部署而欲試之對壘爭進日悠謬不根者人詩火攻車制之奇家擁孫吳李靖之略莫不借之而[illegible]若若取亦如奇其泥冰斧例莫大于此吾安得起孟諸而一問之

教兵起身出敵老營策應、佯退兵即回向前鬪、

右翼　正兵　左翼

中軍老營

伏　賊　伏

前後左右每一哨一聚圓陣、下一砲即為

前軍前哨　前軍右哨　前軍左哨　前軍後哨

右軍前哨　左軍前哨

中軍

右軍　左軍　後軍

二變方陣。內皆缺。吹單擺喇叭。

中軍

三變爲銳陣 放砲一個，立起高招，吹擺開喇叭，自直而三變，而方而銳。其收則逆變而還直，復變三變同前。

中軍

結伍法，以伍人爲伍，立一伍長主之，必擇平素相識者，晝戰而貌足以相見，夜戰聲音足以相知。

狼筅

鈀　伍長　藤牌

長鎗

立隊法，以伍層站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一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

隊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隊法、以二十五人爲一隊、立一隊長、隣陣立以連刑之法、隊使四伍、伍使四兵、如身使臂、臂使指、是也、

兵　伍　兵　兵　兵
兵　伍　兵　兵　兵
兵　伍　兵　兵　兵
兵　伍　兵　兵　兵
兵　伍　兵　兵　兵

結攢法、以四隊爲一攢、立一攢長主之、其形如井字、加以束伍之令、古所謂結者、如絲之有紐、而不可卒解者也、

隊　隊主　隊
隊　隊主　隊
隊主隊隊主隊隊主隊隊主隊隊主隊隊主隊
隊　隊主　隊
隊　隊主　隊

路行營之圖、原三叠陣變一路行、

前總　左總　中軍　中總　右總　後總

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

左總　右總　中軍　中總
前總　後總

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左總　後總
中總　中軍
前總　右總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右總
後總
左總　中總　中軍
前總

一攻圍之圖
隊
賊
門路要口
圖法不可執一、如賊勢大敗後少我衆、又或山林人家路復狹窄、方可四面合圍、不然、必缺生路一面、但分兵于合圍十里之外、賊所必逾處、設伏藏之
類稿 卷八 十六
搜伏防伏之圖
賊
兵
路
林
山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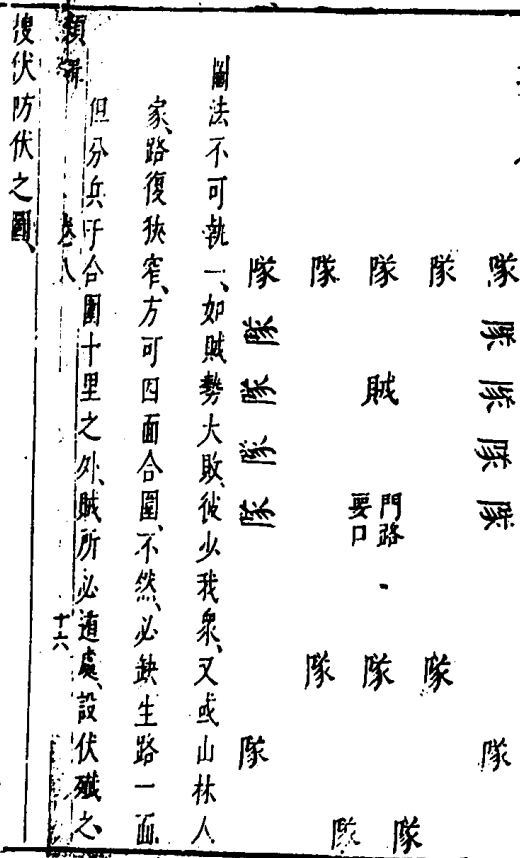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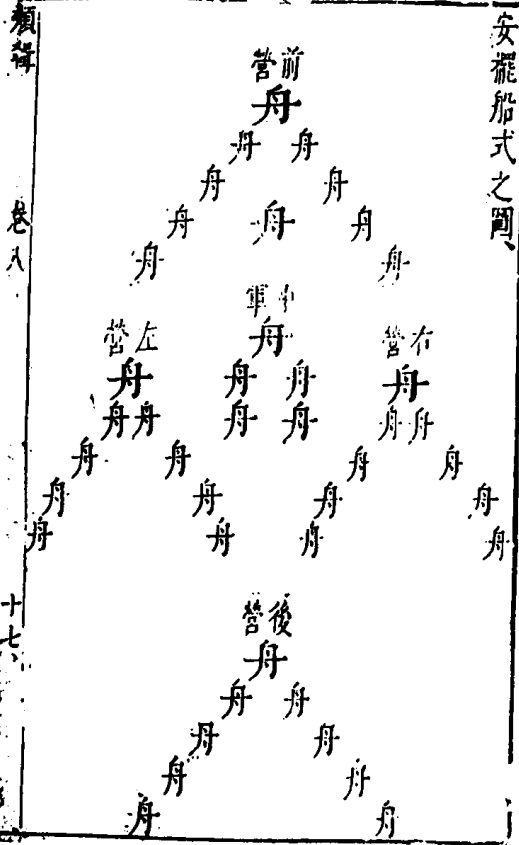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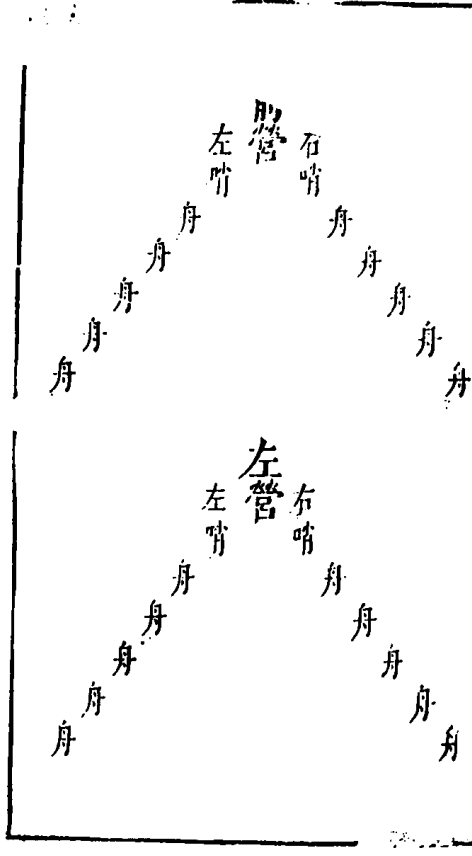
安擺船式之圖
前營
舟
中軍
左營
右營
後營
類稿 卷八 十七
外關二營擺圖
左哨
右哨
左營

一營擺圖

舟 舟 舟 舟 舟

舟 左哨 舟 右哨

舟 舟

舟 舟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濶狹常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水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平時五船閱視圖

福船五隻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共列五十一人

鳥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鳥鳥鳥

海滄船五隻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鳥 共列五十一人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鳥鳥鳥

艟䑸船隻大蒼山船四隻小蒼山船三隻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甲弩兵牌火

火兵弩兵兵機兵兵弩兵兵火兵

鳥

火

鳥兵兵弩兵兵機兵兵弩兵弩火兵

鳥鳥

行陣不可攢作一堆須縱横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所謂每卒占地五尺是也行伍又要整齊法在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便無不整

每隊俱照鴛鴦陣立定如賊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筅防左右筅防右左鎗隨左筅出殺右鎗隨右筅出殺左右短兵各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筅勢于筅中滚出以殺爲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闔闢左右前後慿是如何厮殺定不可亂

原伍

法云陣要疎戰要密蓋陣之疎則戰自密今陣者往往團作一堆前者遇敵則後不能應若每卒占地五尺仍又用疊陣法則番休迭上豈非戰之密乎陣法有直而簡者管仲内政是也有曲而繁者孔明八陣是也取其易行則管子法乎

兵不患不能合而患不能分所謂團作一堆是已寇虜俱善分而伏然其陣太薄易與若我正正堂堂設伏

于大陣中待之無不疵矣

陣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際算定或八陣或九軍七軍十二辰各色陣法一加旌旗立表則雖十萬衆一鼓就列故營陣以伍法爲首今法以十一名爲一隊方而爲九直之爲二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中鳥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一件掌號一名金

鼓十二名

凡畦徑縈紆僅容側足往往用兵于數百人密相蟻附前後擁迫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分須兵分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襍单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于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夫倭性疑疑則遲臨時彼不預聞便不就令我得易于分布但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于收兵錯襍乘而追之又或用銃氣初盛以交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線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爲所怯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

殊虜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必如何而可北方之事須革車三千練驍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收功

胡虜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趨前擁鬭虜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腰刀用于馬上前有馬頭馬頭已

長于刀、我兵拔下列擲向前、舉刃擊馬。豈馬上之刃可以及吾身者。此言之虜無足畏矣、而邊兵每陷亂、視虜如虎、此皆我兵之拙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九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營

大軍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立表之人、執五方旗、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平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為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算、如每營營一隊。各去一丈、共該每面約若干隊、為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半、立為子層、前營兵即為前面。左營即為左面右營即為右面。後營即為後面、

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次喇叭、收拾軍裝、飯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為準、不妨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相望不及、即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

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聽吹第二次喇叭。
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
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次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
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
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
總、次後總。侯各行開已畢、中軍竪高招一竿。各部
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
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

各于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
二竿、即如圖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由左行、與
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
點黑旗、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
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
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竪高招三竿
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
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

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于脚下立定、聽
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竪起高招四竿、前總不
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
左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
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
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衆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
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
作擡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

一路各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會變過圖、但聽
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
色旗、即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
營待敵。如二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速照
一總擗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即各設伏出翼、劄老
營分投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
劄營以待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
圖式施行。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管

將并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
將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馳高熟覘擇其地形
或守平野或據險寨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
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旙舉變令砲一聲發
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
營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
望無事將旗三摩捲訖乃照塲操號令放樵汲飲
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草每馬軍三人內

以二軍步帶一馬出打三馬之草一人在營看馬
先傳令抽兌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訖如前若出
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
遣的當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
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回土民或夾來奸細該營便
當揆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匹為
四撥每撥五名各帶燈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銃
一門駝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各撥一名備差

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採飲馬者各進畢即赴中
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尚緩放火箭一枝銃
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箇有警一面准放
無警不許俱出營畢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
伏出訖各回至營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
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
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

旗烟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即捲其高招如道可
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
路行立四面撫營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遞相傳開
一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
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既磨
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
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斷
不許見賊磨旗之後不論賊追不追一齊擁衆徑

回者軍法示衆
一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即下急營我兵即排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必抽間隊盡數備敵先鋭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操撥人應援一面安立釘牌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發援兵者或包水港溝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遣接奇兵恐賊乘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

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利渡精銳一二百人遠出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爲後殿及哨探散搶劫零賊必無大衆惟有制必取勝也

車騎并營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選定過騎兵營車兵營各預操行伍慣熟聽合將車兩行立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幇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兵凡三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車俱一體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是縱横輪轉開合進止三人並不許相離車廂只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奏近廻轉湊合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相離但責旗總任是何如行營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

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大兵不出第二車之尾緊緊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計定就是一營十營一萬十萬再不錯亂前亦不犇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悮矣

凡戰車過遠行或加騾或加人另載車營款內輜重營每車八頭遇陷亦難各運配到馬兵一旗遇過泥淖水凼盡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陷險人力不足即

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韁繩梭起拴于車枕并力
拽過若車專到險方才收拾必悞行路但凡前途
險阻一車收拾即便傳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
險則如在平地庶不躭悞
凡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
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照塲操三路行營例
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
窄中軍鳴金站定先發騎兵中部并家丁以徙將

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
變令砲一箇照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
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
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次廂車一
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丈餘地即依行營挨
剳回前續留後到車地過盡營定金鳴止打鑼坐
息但過車不得方軏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
過但每過險必剳長營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

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衆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
再吹哱囉上車上馬又衆變令砲一聲竪某營旗
幾面放分營砲幾箇即爲幾路照鼓行又至險仍
鳴金營止前後[illegible][illegible]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
將一員嚴督後軍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爲險而車
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
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
但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

賊六十里乃爾
凡軍行或失探報或遇埋伏猝然賊起或在營前後
腰股急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即于
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聯若中間車湊得及
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所處合爲一頭一
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
令且于車內用火器敵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
看賊勢多寡待衆心已定相機發兵戰畢鳴金止

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探馬再照令
行如賊離條起向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
長營照常對敵此皆相敵緩急如平地土濶預知
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
號令俱同
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常將馬路分明毋穰車
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其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
令出速無滯

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爲一
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灣只以
地爲準不拘
凡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
望夜來攻我營禁夜閉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
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辯認奸細非奉將
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三十步每
隊然火一堆庶我可見賊即與抵敵使賊不得竊
我來攻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名各請暗號
一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
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
晝視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若燈難
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亜遇大風雨則視火把遇
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虛營各聽隨時
編發字號如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即
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也

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爲號隨時
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爲某哨學
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一夜營兵每遇敵晝則空營圍戰至夜復又饑奔遠
宿至晚而賊于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
旦五六十里者有之我兵往往取敗今夜營既熟
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
奇遶之遇暗以死士乘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

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餽窮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

下暗營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藏于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攪杆細縛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轉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長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

小短箭一枝即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即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即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改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變明暗營如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雙燈搖點各營燈火通點明亮俟照前傳暗箭各將燈火蓋藏以便移營照前下暗營俟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一營五十名將燈火各開

仍行傳擊梆鼓以示之

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各兵夜遇先問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即拏便是本營參遊主將也要守住請得自巳標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每人量賞諭回

一放定更砲畢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即交換敲刁斗者其餘俱聽休息

凡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遊守把總于千總千總營將于主將各差二人聽調度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為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將號務要恪遵

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厠坑一箇于本地方
凡白日登厠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
開門而出畢即還認腰牌取帶回營如夜間不許
出營即于各自帳邊方便天明起行則埋掩久住
則打掃送出違者照前汲水例行法
一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擂鼓一通各軍舉爨發擂畢
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壓臺放砲壓旗
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營將千把總赴主將

各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絕更
有警之類回話說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
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
聚畢再掌號一通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
吹哱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鵞聲三吶喊三
點鼓開營起行
行營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
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而各把總哨

官頭目即于通衢或在人家外相地放起火或若
干枝即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放靜砲三箇
每隊差火頭先進城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
報中軍方傳令照歇場散隊安歇一局在一街本
局百長守之一司在一衕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
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
部本部各司本司各局本旗各隊俱不許相混各
軍俱進人家大小將領方進安歇即主將亦如此

凡行營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
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
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
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
五營行照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
獨行于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
其中毎添一營加放分營砲一箇起火一枝領隊
大旗一面再加幾枝倣此再增所謂多多益辨也

凡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爲外圍
以各中部爲子圍向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
以二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
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
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
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
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共三層
各中軍居各營角内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

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大而十營五營小而
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學戰實戰皆
照此攻擊進止不易
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務人馬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
收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將差人監
守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践踩
凡臨賊遇阻澤深林大山不可擅即哨過須據形勢

一面搜索一面禀覆中軍聽令再行
軍若渡河先計每哨約用船若干或止得船若干統
督官俱須爲分派各兵以次登舟不許搶越爭嚷
船到登岸亦以次劄定營伍不許錯亂
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于四遠高處架
梁不動先以一哨劄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以
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即劄成一局一旗
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即

如賊在面前就要厮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
等候一局過完劄成局營一司過完劄成司營一
部過完劄成部營一營過完劄成大營則一營方
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偵然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
岸候戰
凡營門每日夜該管内馬步將官輪撥兩百總把門
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
打開門外開門後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便是

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旗箭到
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
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
外則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者此耳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
有公差人員到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
到號旗下中軍官禀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公差人
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

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
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入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劄適方所向之方為信地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辯驗往來
真偽盤詰奸細照前更換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于辰飯後巳時聽中軍掌號
一次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
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禀赴中軍掌號二次各

兵仍赴木城邊紮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
門不許
凡本營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
一例止于營外聽令
一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墻外者不許
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夜不收
出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墻外漸漸近前者喝令
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禀將書帖文

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話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
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但報營外有
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內喝之不退又不
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銃射打殺死
勿論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
將發落
凡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
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

入隊伍銜冐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禀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號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屬下一應人等禀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即代爲禀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禀白爲名違者治以

法

凡陣勢秘在遊兵而各兵情形在老營故當虜勢衝突。營法尤宜亟講者令當賊。衆地。不。以陳潰卽以怯黍而兇野遇也不楊娀齊部外威者須去心之夷狄而予以堅壁者在志身之生死宜孟諸中步騎營法律律岳武穆之不置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戰

往年將官多弄虛套冐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退走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躱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上等今沓誓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必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營壘馬兵在内四面車圍就有快馬亦無處跑去車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

能過虜馬車城稍踈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虜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僨事大將自有

朝廷典刑決放不過

長兵短用。長器必短。用何也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吃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悞卽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單手一鎗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獘也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

則用手法縮出鎗桿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
丟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可戳人與短
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秘也至若弓箭火器皆
長兵也力可至百步皆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
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
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

有謂鈀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鈀棍之不便
蓋人習未熟用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況懸之

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
手用器械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
矣殊不知此皆步戰器具只是借馬馱送甲冑筆身
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到陣上只恐短不
得長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圖奔馳便利到了臨
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
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

短兵長用 釵鈀棍鎗偃月刀鉤鐮皆短兵也賊鎗一丈
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兵叉鈀之法俱
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遍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
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
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
隔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
釵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撥定彼鎗使無反
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
難接長持久即為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

所執釵棍鉤鈀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
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
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
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
欲抽腕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
兵縱橫長兵如赤手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
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
以殺人蓋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

一擲彼必顧標而動我則乘勢而入彼若不爲標所動則必爲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此短兵長用之法也。

陸戰

點鼓鳥銃先行在前離本營一百小歩立定其該營兵前哨出在鳥銃後每哨各隊平列爲一層二哨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後照圖擺定其中軍親兵之類一字擺在出戰兵之後以補該面方營之缺聽吹擺隊伍前哨踈擺大鴛鴦陣在前爲正兵左哨出左邊右哨出右邊後哨攅上前與前哨相近二十歩爲次層接戰兵其左右兩翼兵務與中間正兵相去各隔一哨地切不許擠密相聯各以一哨二哨爲抄賊奇兵三哨四哨徑出大兵前半里外左右或山險或林木溝渠但可遮藏形跡處俱各𭈽枚偃旗臥定爲伏兵交鋒時聽中軍放砲吹長聲喇叭銃手放砲五吹五放砲盡出戰若長聲緊吹數聲不止凡在砲手一齊単列盡數舉放及點鼓前哨慢行出鳥銃外擂鼓吹天鵞聲吶喊交鋒恁是如何不許離亂鴛鴦陣法一隊一陣亂殺亂砍緊與牌手相随一聞金即復原隊如賊不退尚在交鋒中軍擂鼓忽止又點鼓則該二層間隊出約到擂鼓吹天鵞聲急出前層之前接戰兩翼抄賊奇兵相夾而進如賊敗走原擂鼓聲不歇則當交鋒之層只顧追殺上前二層緊随擂少止再擂又是二層間出只顧整隊間出上前追殺但聞鳴金三聲火速脚下立定聽摔鈸齊速收整原隊鳴金一下第一層退至最後層兵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復禁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二層退回已退後層之後又連鳴金二聲復禁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又該已退在前之兵又退又止如此一聽金令輪退直至鳥銃之後此時賊若追我過伏兵來中軍即放大銃三個兩邊伏兵一齊擁出打銃兵皆横奔冲賊務出死力抵敵正面兵一齊回頭擁上四面合攻混戰老營發兵助勢此時伏

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即回策應者全隊俱斬
大得勝金鑼二聲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劄陣之地
立定金止聽報無賊摔鈸鑼收次隊再摔鈸鑼收成大
隊前層不動後層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
俱各脚下立定再聽摔鈸鑼左右二哨各馳回原空
立定鳴金大吹打鳥銃先回進營門即轉身向前伏
定防前有賊來兵哨挨次逕歸原營毎哨一聚畢喇
叭吹单擺開仍擺方營餘三面營皆是一般號令

出戰凡營中無故放砲是欲更變號令砲鑼後各營
看中軍竪何色旗何營聽備出戰通戰收已畢鑼鳴
俱坐中軍禀收大營起營吹長聲哱囉各起身摔鈸
鑼收成大哨再摔鈸鑼五方旗招回中軍各兵聽中
軍旗招點各營照旗方向俱歸旗下為一字面前擺
開乃為四壘聽令收營
凡戰但係正兵俱聽喇叭次數或擺鴛鴦陣或擺三
才陣隨號以定共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
鴛鴦陣益伏兵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衆跑遠易
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為便
一支鋒兵在各伍牌後遮嚴緩步前行執牌在前只
管低頭前進筅鎗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
牌而進聽擂鼓吹天鵞聲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為
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賴牌遮身只以筅鎗出牌之
前戳殺為務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挨將
戰急于賊之兩邉各令一半自外圍戳而來各令一

半伏住挨賊到正面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
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候賊回顧奪氣正面兵
即擁牌夾戰如勝負未分前力已竭又即照鼓第二
層由前層空內間出接應對敵得勝開金而止依退
法退回架梁兵各帶小旗一面捲訖知賊已無別伏
方纔打得勝鼓回營
善用兵者亦因地形措戰豈有一定之陣哉不拘晝
夜偶有一急豈能候中軍號令前營把總即自主號

令先以備戰左營右營各聽當前把總之號即如中軍號令一般則後營伏兵即當于前哨之後左右或遇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灣曲可以潛躲身形之處偃旗斂跡啣枚兒爲伏兵以備前哨萬一却回俟其走盡追過我伏來聽在後老營兵砲響即便突起截衝賊中或出賊後如此必轉敗爲功而前伏不及設亦不必設矣其劄老營策應兵如賊徒戰進前哨兵來俟賊過伏兵所在即便衝上後營兵一面在後

太遠處據險爲家阻拒扼塞豎立營壁管三營火兵做飯備守

車戰

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亡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遠夫間諜遠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

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厮殺不惟車疲難堪且失車戰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郎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

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
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
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得一孤營爲一爲虜馬所
困恐火氣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爲
聲援乃爲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
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爲搗巢各兵之依
歸入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爲休息之地
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
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妙用當極險
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
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

船戰、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
擲下不然易滅不滅賊可反擲爲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
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準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擲船上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
桶則恐滚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
鍬鍬炭火數鍬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
粗碗一個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于桶口擲藥時碗
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較之
別器苑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脚一說用雞鴨卵擲下或
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罐是又滋賊之足而使之
立定也

五營戰法、設伏下營俟定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即出正
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則出左取路以出賊之左右營
即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右俱依大營營陣勢单隊雙
行如有五營則以後營急出伏于左右因地勢山林
而從便相機如欲俟賊來逆我我則伏兵出于前三

枝大兵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相見不必審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急吹单擺開喇叭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鴛鴦陣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爲第一層後哨爲第二層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左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爲正兵後哨爲二層接應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然通每

一層爲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鴛鴦陣如路寬則自大鴛鴦陣又分擺爲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對敵實事也若塲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大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迎逗而來者乃勢也然伏兵收功最易但設伏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失則大得只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偃伏于兵

後一着此最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大失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爲第一功如此攻伏賊不可測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兵後二三里内據險劄老營畢候賊近百步中軍放砲一箇吹長聲喇叭鳥銃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至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舉也不必拘放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鵞

聲喇叭擂鼓各兵奮勇徑奔賊鋒再不許特刻遲疑恁是如何撕殺不許亂了鴛鴦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筅鎗刀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撕打一般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恁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恁賊擲來金銀只是撕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擂鼓少緩又擂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擂鼓第一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

伍兩翼奇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五隊與止兵同賊或奔巢或止山林之內卽時四面各整鴛鴦大隊圍住每遇門路處以厚兵一哨管者當之緊于門路要口鴛鴦陣列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恐中賊伏賊銳死鬬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非門路要處各營哨兵聽出奇從便攀登但責其取勝而已大捷旣畢聽摔鈸響各于脚下收成大隊再聽摔鈸響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

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由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又後一層未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大營放砲三箇吶喊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挨次看旗頭收回作大四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爲正二營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

一劄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分爲左右一營之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爲正兵一半分爲左右一營中一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

戰馬附

凡馬須要平日飼養時調度縱蹄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

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西北原野以馬爲命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必須在我領馬官軍將其水草適其性情加意調息戰蹄耳習熟逐閑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冬歸溫廐夏入涼廡盛暑務將馬匹拴擊就陰所在或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墻之下拴餵嚴寒則拴于南墻向陽近人烟處入夜將屜用肚帶縛在馬脊上遮冷廐無他疾但各該官軍敬愼無心剋減草

料飲飼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憊勞傷不
知臨時怎堪戰陣令降罰例嚴主將偏裨不可不嚴
加稽考各哨將置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
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往時原以超上
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驗得各兵馬騾如頭等之內
有十分膘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膘分正合頭等者
有膘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膘分出于二
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

者有瘦弱不至狠狽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
盡其選臨時猶豫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勸近
照武藝一體定爲九則如上等內滿膘過當則定爲
上之上滿膘而不至淤肥則爲上之中有膘而不滿
則爲上之下膘壯而未至平鍬則爲中之上半膘則
爲中之中擬下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爲中之
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屬下等則爲下之上瘦弱而不
至不可騎餵則爲下之中瘦弱不堪騎餵則爲下之

下如此驗註庶便稽考膘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
等六則馬匹着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餵養下等三
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
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草料者徑自責
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箇月一
次點驗膘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
比責即于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二等今入頭等其
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各另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

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
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膘分
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爲二等二等反
爲三等者責如之三等反爲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
舊攢槽喂養每季一次將填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
賫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三箇月爲則三等者俱要
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膘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
或瘦弱者各細打四十責令變買膘壯好馬解絡若

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那移作弊者定將作弊
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馬軍加倍重處斷不
輕恕
凡夏秋輪隊赶就水草收放至晚歸營各主如其放牧
不以實致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
發于簿上各軍情愿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
草及飲水失候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

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于簿
凡馬極易傷饑飽勞佚種種不一日暮道遠必較上下
寧勞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凡走驟
時欲止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
度毋致喘損
凡馱馬除本軍自馱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馱物及
僱人騎乘者僱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
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十五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
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爲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
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爲已用是本折
兼支本爲體恤便軍而今反資剋落之奸致減馬食
安得不瘦損哉今後三日草准作四日喂養其餘二
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

喂馬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完下落以上全在哨
將督責千把總考查哨將總爲稽考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
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查拏得出本軍
軍法細打旗總免罪如被拏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
體連坐賣者買者同罪
凡馬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應該衙門全體
掩埋不許開剝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如官府有責

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為証
凡比較武藝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著盔甲
馬須膘肥習慣人與馬意相通使馬如臂使指且看世人有教黃雀汲水取旗者有弄猿猴者有弄蛇者有教蝦蟆讀書者有令巨象聲似喇叭吹者有馴獅子者有弄螻蟻擺陣者夫物之極微極大極悍皆能馴之受人指麾而人乃不能調習一馬異哉

整騎什馬上裝備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點驗一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督查一次仍須身率以為之倡凡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馱馬必照條約先將已馬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屬下有不自為倡率者營將查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粮處辦重則解送主將重治營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馬上臨陣踏鐙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鐙有力身且出人一頭此即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須鐙皮長則腿胯不致酸疼傳諭各馬軍將馬上鐙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為一二眼稍長一二眼稍短臨敵則聽鳴鑼下馬將鐙皮雀舌改移短眼庶得便利
大夜性人自為戰善于抄出我後及雖大敗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壑亦藏之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

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如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處每量林木屋垣灣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遇一處即留一處又或村落極大者即通行圍止聽人進搜無賊高聲為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又皆可伏之地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星散搜打一面正兵徑追故每戰多于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導我者正賊之伏也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
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官軍起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
許併執肩擔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聽便
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捧鈸鳴收軍整隊恐賊竊
返鬪軍亂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領爲主者不必
禀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
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探恐賊埋

伏佯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
有前功不叙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兵各
瞭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
機便必當克捷而所屯處預先于料林山石之底縛
大火把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
辨兵賊以奪賊氣以見伏兵之衆
凡臨陣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叢來報功再不想一
起退來報功衆兵相望悞認是敗走大家都走極是

悞事今後長牌長鎗狼筅凡該當先長兵令不許帶
解首刀只當前向殺去不許立定傾戀賊級待殺完
收兵有令僉驗方許離陣赴集聽當先隊長對衆從
公報審敢有因其恩讐報不公者軍法治之
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
見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
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
士乘火烟齊進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

上知兵救之無有不勝借烟霧以蔽其心目徑前交鋒
彼自靡矣
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非不知在精
強而不在多即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
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賊況兵至萬數
以上就用不得雲散鳥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
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吃虧不得
若用兩家相等技倆決是不得便宜就先勝他畢竟

要敗何也器械車馬相同須是對敵對殺交手方分
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待交手後方決勝負耶
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箇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
一交手便討他些便益乃爲用衆之道譬如賊以弓
矢來賊以刀求我先使他刀與弓矢到不得我身上
我先傷他賊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
先殺他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鈀棍
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賊來定

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走的彂來照前說連坐走
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益就有生路你們
真個萬人一心賊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一齊戰
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
大舉

對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
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旹野戰即使勝之不
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

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三也今照前
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
息鼓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
賊必退去漸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
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上如令打放空者復
裝飽者續放如此雖終日砲放必無放盡之失弩射
手坐于岸土下亦如令開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
竭再至十步之內方幾長牌聽鼓堵墻而進鈀刀短

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制正戰也戰
間奧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專出奇以乘其衆更
番妙用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臨陣各各壯起膽來想起我與他殺因怕死我殺了他
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肯死戰更
有何討敗走時遇馬膽壯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
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
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仆賊自敗往時只因愛他馬要得

活獲。故難取勝。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的。砍傷馬匹、戰畢、仰于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俱與衝鋒之人、以十匹爲率、只抽一馬與牧馬者、餘皆均散、

凡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養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是何等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洩。又復養勝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而不節、再用則濁。三

用即涸、斯無長勝之兵矣。

凡將士以大虜爲犯、無敵積威所劫、謂必不可論戰。若謂戰虜容易、因屬欺人。但勁虜從來亦未常不敗、如謝玄、岳飛、衛青、霍去病、中山、武寧王等、孰謂虜必不可戰。勝乎大戰之道在我、不必合全鎮兵、但令衆心爲一心、合衆力爲一體。平日件件斉勝他、件件強如他、到臨時悉知地利賊情、何如未有戰不勝者。今却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止聞無此用兵之理、

無名氏有百戰法、而武經以前事實之[illegible]其要在廉智之將、御紀律之士、無不勝者、[illegible]教練、能以上執下、節節制制、而今將領畏偏裨畏士卒、惟恐以鼓噪獲罪者、尚望手足之捍頭目。高談韜方也哉、病在士以金錢愚將而將以金錢愚將帥、育之難振久矣、古患吾戰亦爲無王之世言耳、今

聖明在御何妨矣自哉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操　步　馬　車　車騎　輜　船

操步兵　每當大操之日提調統督官傳令各哨官兵五鼓造飯飯畢俱至本總寓所前整搠行伍前赴教場兩邊信地對劄候司府官將入轅門千總等官出迎中軍放大砲三聲各營兵吶喊三聲即升將旗司府升堂門子唱站堂門旗分開各官以次趨入站班候

中軍官稟舉號笛各哨千百總隊長執旗以次分兩行直上站立各官班下以次叅見畢仍分列兩行百總率巡風兵回風畢中軍舉號令一聲各千百總隊長皆循序回營畢中軍官稟開操旗臺上放起火三枝吹打中軍列旗鼓導大纛前至南信地各哨以次起隊赴信地安營畢吹打止中軍放起定營砲三聲今哨兵齊吶喊三聲中軍舉號笛各哨千總率百總與隊長齊赴纛前序立定中軍官執旗躍馬趨赴帳

前就馬上稟云請宣令即趨還將預定軍令高聲宣布畢中軍掌號一聲各哨官隊回營畢中軍發哨馬探聲息回報擊梆三通各營官兵皆坐食畢中軍舉號各營兵皆起立發兵出戰即舉號三聲吹打擺三疊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第二疊慢鼓徐行止齊第三四五六疊擂鼓疾趨接戰每疊俱要止齊遊兵張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疊退如疊進之法至本營而止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中軍又揮旗撤開隨舉

號吹打變連環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環慢鼓徐行出陣前止齊第二三環擂鼓疾趨接戰每環俱要止齊遊兵亦張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環退如環進之法至本營而止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仍收劄方營畢中軍官趨至帳前跪稟操練已畢請收隊旗臺上掌號吹打本營亦吹打分兩行收至原劄兩偏信地中軍隨列旗鼓迎大纛凱還畢將臺上擊梆三通各營兵皆坐地休息中軍官稟較射射畢稟校藝校

畢禀行賞罰賞罰畢中軍掌號一聲隊兵歸本營中
軍官禀下旗散操中軍放大砲三聲各哨兵皆吶喊
三聲旗鼓上吹打各哨兵以次分東西兩行出轅門
管操等官俱聽發放而散
一操法以木牌上書麥田村屋分別大小等字愿聽一
人以便插于教場以灰畫爲委委曲曲羊腸大路一
道擂鼓交鋒既勝追賊照前說依圖分徃下路于所
立木牌處搜防演習　有圖載陣類

一閲射中軍官禀安箭把中軍吹打鼓手擡把執五尺
步量至八十步安竪畢吹打止把總及附近衛所掌
印官遞送箭單應射員役各操弓矢以次站立聽候
唱名每三人一班人執九矢矢中的晉鼓官方准擂
鼓本人仍呼名自操官籌官給籌一根射畢三人執
籌跪報中矢多寡每十班畢中軍掌號擂鼓一人執
蓋旗導鼓手四人打箭送中[illegible]官分散凡弓隨力用
矢必鐵簇射以平遠爲中式凡擺動高落雖中的不

賞

一較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牌棍鈎鐮
長刀伍兵相衛方能必勝統督等官督同教師勒兵
分習務精如法比試之日提調統督官分別生熟開
揭送比賞罰之例詳于別條其習花刀花鎗無實益
者雖精弗取
凡挨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
合一營操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

爲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爲頭迎鋒尾卽攙
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自遠而近迎合于
前但遇敵處卽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卽爲翼爲抄
賊奇兵但在後卽爲尾爲策應兵其餘號令雖操
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一營以至十萬皆同
一操法整鴛鴦陣三才陣五人爲正兵各三人爲左右
翼金鑼定揮鈸鑼仍收鴛鴦陣如是習戰號令皆同
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

稟放升帳砲、以至稟掌號下營後、但只聽舉變令砲
掌哱囉一通、各起身披執、又吹哱囉一通、上馬、本營
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
該營亦向本方點、乃點鼓、本營下兵馬、依營旗所向、
架梁馬先報前途險隘、一路行營、左部當先為前路、
中軍繼之、中部為中路、右部為後路、每旗三隊六馬、
平行作一路、圍遶教場、行至原起處、轉角、舉變令砲
一聲、俱立定、打鑼、各下馬、再打鑼、各坐息、中軍稟稱

兵已過險、前途平曠、變三路行營、中軍豎旗三桿、舉
變令砲一聲、大衆聞砲響、即衆首看藍白黃旗三面
豎起、吹哱囉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馬、舉變令砲一
聲、聽吹擺隊伍喇叭、即變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趲
至中路、右部趲至右路、中路與左右二路相去空各
三十步、點鼓前行、又行過一遍、約至教場中、塘馬執
小黃旗旋馬、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擺隊伍喇叭、則
左右二部即為外圍、中部左右二總、前後各收進中

間分開、即為子營、標下人員、兩行列于中軍、再吹單
擺開喇叭、每一小隊、連人脚中分、橫去各一丈、營定、
鳴金、邊發旗立表、表有內外不同、臨時曰定、旗行打
鑼、俱下馬、外圍兵將馬退入隊後、仍照鴛鴦陣、二馬
一列、聯絡拴絆如式、務要隊伍分明、兵俱趲出馬前、
立成鴛鴦陣勢、鳴鑼坐定、一面將拒馬列如式、虎蹲
砲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俟賊在一百步外、舉砲一
聲、吹哱囉起身、子圍馬軍上馬、再吹哱囉、賊至一百

步內、掌天鵝聲喇叭一遍、外圍步戰之兵、第一層鳥
銃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鵝聲一遍、第二層鳥銃手舉
放一次、又吹天鵝聲一次、第三層鏜鈀手就于鈀上
架放火箭、不拘幾枝、畢、放虎蹲砲、又吹天鵝聲一次、
第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
至三十步以裏、摔鈸疾觱止、各兵收了長器、俱拔起
短兵、擺鴛鴦陣、鈀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
第三層、快鎗居第四層、倒用木柄、鳥銃居第五層、用

長刀、俱候厮殺子、府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
步兵聽點鼓整隊、緩步向前、聽擂鼓趲跑向敵、吹喇
叭天鵞聲一次、吶喊一聲、每一陣姑以三擂三吹、三
喊三進、于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鴛鴦陣、一齊擁上、不
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數次、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
離了本伍、三擂三吹三喊之後、長擂長喊、持夾刀棍
之兵、只戳其人面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打他馬倒、
不慮賊不殺死、各兵只管打砍向上、並不許割取首

級、只要打他一箇敗走、步兵就于戰所立定、中軍舉
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急率原出馬兵、出步兵
之前、吹擺開喇叭、銃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卽下馬
舉砲、但凡舉砲必用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開空衝出、
再不下馬、就于馬上射箭、刀砍鎗戳、全勝乃止、銃手
隨卽裝銃、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擂鼓吹天鵞
聲一次、吶喊一聲、三擂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
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爲一列、混戰、金鳴鼓止、聽摔鈸

鑼、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摔鈸鑼、每
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
馬軍、由中用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
步兵退至一半、賊做復來之狀、鳴金二聲、各兵卽轉
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又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
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
而止、退法要鴛鴦陣明白、將執托鋒芒俱向前、照依
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

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便是出鴛鴦陣矣、此則
執靶在外、人身俱在內、眞箇捷法也、再聽鳴鑼、馬兵
下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地休息、少間又報賊
如前、又衝一門、四門不許齊衝、但上司看操、齊衝四
門、奈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擂鼓、中軍
豎磨黃旗、開營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
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營門、舉變令砲一聲、擂鼓、各營
火兵通出樵汲、完、再豎黃招黑旗、磨動大黃招、則司

中部黒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擂鼓中一部馬兵出營飲水中軍雜流同去掌號收回旗招什又竪藍旗黒旗磨動擂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什又竪白旗黒旗磨動又擂鼓右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什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入時候飲水馬收完再磨黄旗掌號收樵汲人進營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軍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要安鍋係應午時真

正煮飯一面掌號笛聽發放各頭目到中軍齊金鳴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令格違令者通于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乃禀傳鑼解甲鑼由營而過行吻過俱解甲傳食畢又差中軍官赴將臺禀稱收營回地方請鈞旨訖放開營砲三箇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二號各軍收入執把吹哱囉起身又吹哱囉上馬摔鈸響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爲一聚舉變令砲一聲點鼓立中黄右白左藍大旗三面向前點喇叭吹擺隊伍人馬調哨爲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砲三聲吹喇叭天鵞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臺上回稱操畢另聽比較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

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發放等項俱于車馬合營内行之此不重舉

操車兵　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工將車推運上下山坂行使熟利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一面佛狠機鳥銃另做無鉄小火箭各立教師務使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內于教場東西裝車務要齊肅快便擺列齊整查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堵左右廂車各廂向外候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直之

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賊近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一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銃每班二門齊打一次放銃與機箭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營定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爲推向各營面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人脚外邊起

相去一大步約五尺餘除隊長爲四層金鳴鼓止列成營奮陣點鼓前行交鋒亦照馬兵内步戰退回例行

凡車下出戰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押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斷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管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管車百總既管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内攻打隊長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

一四面操車將來恐人特甚益操時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來止一面或一面已近應該舉放銃矢步數一面尚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因地環曲每每一齊打放俱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今四面各聽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卽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司幾營但列向一面者卽聽該一面號令行

凡操時馬兵出戰不過習之慣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須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藥

操車騎　一路發兵行營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各兵起身又吹哱囉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旗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道趨前馬兵照配到車輪馳入車內鼓止放砲一箇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爲行營係有正偏廂者以一乘正行一

乘倒行兩車尾相合兩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補空之具者俱行于車內配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共分為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接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後接主將旗鼓主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臺粮座等車行于主將清道之中主將行于將臺車前主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主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過丁延長彼此不互相斂湊車車不能包裹差悞不小歸轉攢湊行列既清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後車行近將臺下約留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頭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頭平點鼓齊行至教場左盡頭次照前轉身向前俟行至平頭再擂點鼓又次照前轉身行至教場中道訖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上點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報警就于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登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差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禀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俟旗出吹擺隊伍喇叭望旗直立車推向中以中為

門左部前司前局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二車相合係有偏正廂者俱頭向外仍從各司第二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為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接擺營之際要速完而齊有箇便法只是一車定又合一車且速且整如諸車一時合來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須儘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湊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填空之具者仰塞

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論原配車去車兵約丈餘地徇隊伍所留空地即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圍爲車騎二將雜流家丁居之大將軍神箭鼓座等車列于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臺之左將臺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

位騎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護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器械俟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哱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哱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百步內望旗平磨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將佛狼機亦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又輪機箭如此週而復始更番不歇鳥銃快鎗手速裝專聽喇叭便放以助大銃之進如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凡大將軍火箭車初報警時即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聚衆過營別項火器打禦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繞金鳴銃止點鼓外圍下馬

殿兵由各車小門出中軍亦點鼓車內奇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營急點鼓即隨步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常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厮殺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驚燒其馬俟賊敗退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此後樵汲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常操號令俟操畢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如操車兵例同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車分行下方

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子營。

操輜營、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卽將各軍逐車學習稍成、將車平時量載土石、亦約千斤以上、臨時則用完全輜重之屬、先于教場分與地方、兩行平列、車正上車、騾兵執騾、狠機手管狠機、騎兵附車之內、聽本營亦照戰車馬步搭配、車正旗總認訖、舉變令砲一聲、掌喇叭一遍、點鼓、只有兩路分行、相去不過十五丈、但容得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盡、再聽舉變令砲一聲、鼓止、聽吹轉身喇叭、點鼓、向上行、至割方營、如遇營不及、或地勢不便、就將兩路車合了門、不拘幾輛、寬窄若干丈步、就隨方隨圓、隨地為營、將車聯齊、急收騾在車內、各車廂俱向外、聚變令砲一聲、打鑼、馬兵下馬、步兵整隊、營定、有賊之方、約賊至百步、六十步、二十步、整隊出戰、俱照車營例行、前後通如戰車大營法例、

一該營車大貿重、每行必在戰車馬步營之後、而虜勢重大、散漫百數里。必有攻圍之處。尤當嚴備戰禦。惟以自保為主、不責力戰、不責首級、賊自不苦苦索敵、只是輜重無失、便為奇功

馬輜合營一照車騎合操例、

操船營、先一日把總官先擡該操大旗一面于中軍船上、示知、次早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開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開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舟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兵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之畧

一自進場及與步騎同、下營中軍掌長聲喇叭三盪、吹哱囉、各兵起身、再吹哱囉、中軍旗幟擺出、當中立定、點鼓、各船捕兵依前畫港內列船式樣、由中照前圖擺出、仍為每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場之當中一行立、畢、金鳴鼓止、一面預于場之當首、立左右二的、左右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高桅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于左右的之

中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中軍點何色旗其該管兵卽聽吹天鵞聲喇叭擂鼓各兵吶喊一船一船挨次近的一船之兵約去五十步卽照前圖內閱視擺船圖相間擺開為一長圈趕的之中先鳥銃狼機射手照遠的打放火箭向高照遠撚放之其佛狼機預先立三架在彼臨時止用各船機兵到卽打放不必搶行將鳥銃一遍狼機各一箇火箭一枝弓箭三發其鳥銃兵卽向近的打石佛狼機手每人

包火藥五兩向近的擲火燃之各色火器各放一件其標鎗手打標弩手放弩俱中近的為則各照方面攻打石矢各三發鼓少間一船兵卽于大旗前面抄傍而回又擂鼓吶喊又一船到的照前行之又過傍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船兵復又如環輪轉再近的金響鼓止鑼響卽各于朋下坐息乃將前的四梳俱取立居中一字立之中軍掌哱囉各起身擂鼓吹天鵞聲吶喊各兵四面向中攻打一番鳥銃不用銃子

火箭高放火藥標石不必施以其四圍遶攻使賊不敢出露身體于船之上我可徑造而擒之此遠勢非遍近勢也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遍近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故不可預習如此一陣金鳴鼓止捧鈸響各收成每甲一行每船為一方立定再捧鈸響收照原出在港圖次立定放砲三箇鳴金大吹打挨次照初出擺營序列回還原劄信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各官赴臺下稟操畢

凡海舟比江中不同戰時惟用風力帆檣但舟利帆速者隨便徑上以鬪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洶湧非內地江河搖櫓整帆之比舟中或不能操故陸以習之若口水陸自分彼遁賊登山將不指麾戰乎哉

一凡散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送主將

一凡塲操叅游以上各置紅油小圓木牌十面自收遇

擱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禀各哨將給牌驗放如無牌即係私出與役期者都拿送處治在行營對壘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一當操及出戰之日火兵帶鍋火食粮于營中備造中飯各兵仍常帶止渴物或腰帶茶酒一小竹筒備用至于調發臨陣亦如之不許任便飲水致生疾病

一千總官行令各兵照式置造堅細小木牌一面上書本營哨隊一應花名常川懸帶器械亦用深文刊刻

以便查點

凡編火兵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堪戰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充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凡開大陣對大敵比塲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戳來叢鎗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只用得五分未有陣上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者也諺云到厮打時忘了拿法俞公棍所以单人打不得對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用所謂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照批迎切磋揣摩着拿大小門闖穿按一字對戳一鎗字字對得過乃爲成藝

一上下聯屬雖嚴而衆心須曉然明白故常時責令千

百總反覆布告每當閱操該提調官於兵間意有不通曉三名罪及隊長一隊罪及百總三隊罪及千總一營皆不通曉則各提調官之責

凡至武塲練兵數偽不用按籍一覽而知其數一卒不遺若有伍法也蓋伍法即隊法隊法即陣法韓信多多益辨以此

一每月遇一六日千總及巡捕官督同百總小操三八日司府州縣官大操餘日演習武藝

凡軍士平日習學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奈今通是虛套號令金鼓走陣下營別是一様家數即所習器技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面前好看花法之類及至臨陣全用不對都要真正搏擊近肉分鎗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着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

安德實用便是晝夜教習還是不習一般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鈙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便不令操器械不是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陣實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學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戰國在臘亦在練令易合之衆募而逃逃而復募更有利速罷為得策者此非人盡不可用亦用之

未得要領耶今場操如兒戲無詩登壇者［illegible］於其心而所願披執而何足恃而鼓也乎倘如孟諸所謂場操都是花拳繡腿謝榮虞真無前耶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二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哨守

哨瞭

烽堠爲邊防第一要務，臺堠不修，器械不整，有遠在外海而軍士藉以偷安，有置于內地而遇警瞭望不及，今每堠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晝則車大白旗一面，夜則放炮起火，在堠軍餘接警傳報，守瞭器具平日務各備完停當，隨壞隨用者隨補隨完，遇有警跡，務要依後條款舉放傳報，敢有一件不完，一軍不到，查開得出，定照軍法連坐，決不輕貸。

墩堠該備什物

一每墩立五人队房一間，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個，鍋一口，碗五個，碟十個，米一石，薪十觔，種火一盆，種火牛馬糞十擔。

器械　每碗口銃二個，小手銃三個，火箭九枝，大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草架三座。

草架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閣，使草柴不着地，不爲雨濕所浥，上用稻草苫蓋如屋形，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何以相瞭，故必積草既多，火勢大而且久，庶隣墩望及，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

松海島嶼外洋

一健跳者，北至金齒門，南至漁西，其信地則青珠山、茶盤山、青門、黃茅覓。

一桃渚者，北至牛頭門，南至聖塘門，其信地則獺纓山、白達山、米篩門。

一海門者，北至擔門，南至三山，其信地則擔門山、三山頭。

一松門者，北至深門，南至鹿頭，其信地則虎頭山、胡孫尖、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頭山。

一監頭者北至雞髻南至派片洋其信地則沙角山
靈門山
一楚門者北至邳山南至芧蜒山其信地則久片山
老宮前山
凡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
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
望火前進哨勦聯近烽堠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
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向往蹤跡親報領哨官
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
領哨官員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將盡不可
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舶風
至之處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警
動起風作浪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
風雨未晚便收舶宿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
也

哨斷
易稱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九邊地
險莫薊鎮若薊之先務當急於守無容談矣但徒有
守之之見而終昧守之之方議守徒勤失事且數數
耳是故善守邊者惟以謹烽火遠斥㣲二事而已二
事之舉否在九邊中惟薊鎮廢而不講甚至像羊之
俱亡也可勝嘆哉今惟守有陸策恐其爲所與也則
遠入虜營謂之明哨恐其爲賊哨截路也則遠伏虜
地謂之暗哨其傳烽口外也謂之架炮賊將到也則
賴之其沿邊墩臺即便應接烽火以便調度援兵是
烽火之當練也邊墻有新建空心臺分别衝緩計黎
援軍乘塞禦敵是臺守之當備也平時防守近邊關
寨而每防撤兵之後尤當防屬夷之掩襲是關寨之
當嚴也夫所謂明哨者甚費食物在入虜營多方誘
伊大小虜衆覓其入犯之情于旬月之外我得預爲
調集兵馬或謂不可入虜營以防交通或謂不可費

食物以傷國體此皆據跡而論未經事之言耳尖哨
出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徑行必爲他夷所殺必
須馬行伴領而去彼無利肯爲此哉況尖哨必須馬
行緩急之變晝夜兼程豈步涉可至且中國馬不能
騎出口外恐爲黃虜所識且違邊禁也騎坐夷馬仍
以屬夷伴來謂之送哨彼無利肯爲此哉尖哨入彼
必待有消息而後返報有住至三五月者一兩月者
二三人豈能賫數月之粮必是取食於夷彼無利肯

爲此哉彼處打探夷情恐夷酋欺詐又須諭之各部
落子女及中國擄人彼無利肯爲先裝若不附麗屬
夷暗哨可往何處敢近何夷之巢二人偶語對面莫
聞潛在山谷何由知虜情也此明哨必須厚餌當循
定例以裨實用夫明哨足矣何又復舉暗哨彼虜皆
知我明哨在巢恐于事急之時或羈絆之或殺害之
絕我臨時之報及每入犯前數日先遣哨虜將我哨
路攔絕屢至臨期無報必用暗伏尖夜架炮口外瞭

見虜馬南下星夜騰山鱗次傳炮相聞是暗哨之所
當急也如火舉須待明哨報有聚兵消息遣之未晚
舊有炮撥二項今全鎮邊墻無論深山窮谷立有傳
烽墩瞭望聯絡又有空心敵臺蓄以軍火器具分布
南兵守望無間今只擬用口外擺撥不用架砲名色
且杜役占之弊也

第一路山海關關外屬遼東不入虜營

第二路石門寨一片石大毛山二提調不係撫賞並無

入營明哨義院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碑
雞巢住大寧城去邊四百五十里　董狐狸巢住哈
喇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罕巢住兒女親
去邊四百里　獐兔巢住大鵰塢去邊二百里

第三路臺頭營界嶺口青山口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
四處哨探　耳只克巢住挖河兎去邊五百二十里
董狐狸巢住哈喇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
罕巢住兒女親去邊四百里　獐兔巢住大鵰塢去

邊二百里、

第四路燕河營桃林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兀捏哼羅巢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哈哈赤老婆耳只克巢住徧河兎去邊六百餘里、

冷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住伏兒巢住討軍兎去邊四百里、 東炒蠻巢住老河去邊六百里

第五路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六處哨探
長昂巢住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董忽力巢住

東北哈喇兀素去邊四百餘里、 伯彥主喇巢住討軍兎去邊三百三十里、 哈孩巢住東北省祭去邊二百五十里、 伯彥哼羅巢住西北虎又乔兀忽馬兒去邊三百餘里、 東炒蠻巢住東北老河等處去邊五百餘里、

榆木嶺提調下不通撫賞不入夷營無明哨

第陸路喜峰口董家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
長昂巢住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哈孩巢住正東省祭去邊三百二十里、 伯彥主喇幹抹兎等巢俱住正北青城會州一帶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哼羅巢住正北虎又乔兀忽馬兒去邊三百里、

喜峰口守備下本關乃三衛屬夷入貢通衢但凡差哨不論時期遇有東西夷人到關賞畢即選差伶俐尖夜跟同前去東西夷營一十三處哨探、東虜屬夷虎兎罕哼羅反討阿等父子三巢俱住東灰俊一帶去邊五百五十里、 脫孫孛來巢住兀

魯班去邊三百七十里、 伯彥哼羅巢住東北虎魯班那林去邊六百餘里、 哈哈赤妻挨只克男炒蠻帖古主蘭台小把都兒等母子巢俱住東北老河土魯指卜剌兎一帶去邊五百七十里、 斡堆莽伙伯忽等三夷巢俱住正北廠房老河一帶去邊六百餘里、 散因頭兒影克馬答哈板卜來哈剌等四夷巢俱住正北火郎兀兒答八哈喇兀素恰喇哈一帶去邊一千里、

西虜屬夷、長昂巢住東北大寧、去邊四百三十里、
董忽力巢、住正東哈喇兀素、去邊三百六十里、 兀
魯忌罕巢、住兀女親、撦兎巢、住大酣坡、俱去邊三百
八十里、鷹毛兎伯彥主喇等巢、住東北青城會州一
帶、去邊三百六十里、 兀可兒、兀捏孛羅、伯彥孛來
父子三夷巢、俱住東北虎忽駡兒一帶、去邊三百餘
里、 伯牙兒可可、黒孛羅等、兄弟三夷巢、俱住西北
大興州、去邊五百餘里、 哈孩阿只孝來巢、俱住正

東省祭、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打來阿牙台等巢、俱
住正西忽石哈無哥、去邊六百餘里、
第七路松棚谷、龍井兒、守備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鷹毛兎等巢、遇夏住東北青城、去邊五百
餘里、春冬時常住會州討軍兎、去邊三百餘里、
洪山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鷹
毛兎等巢、遇夏住青城、去邊五百餘里、至春冬時常
住會州討軍兎、去邊三百餘里、

羅文峪、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一處哨探、 可可巢、住谷
都戶、去邊四百餘里、
第八路馬蘭谷、大安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巢、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吾魯思罕巢
住以遜、去邊五百餘里、
寬佃谷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剌巢
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抄大巢、住不墩、去邊六百
餘里、

黄崖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剌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 討自賴巢、住不敦、去邊五
百餘里、
將軍營、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剌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 吾剌歹巢、住以遜、去邊五
百餘里、
第九路墻子嶺、鎮虜營、二提調下先年原有屬夷討賞、
設有尖哨入虜營、明哨、後虜由磨刀谷入犯、革去撫

賞至今並無入營明哨、

第十路曹家寨提調下尖哨入虜夷一處哨探、他不能巢住、刻力哈倉等處去邊六百五十餘里、

吉家庄提調係新分無明哨、

第十一路古北口潮河川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哨探、大北只巢住無時去邊三百五十里、挨台必巢住白塔川去邊二百餘里、

第十二路石塘嶺白馬關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一處哨探、伯彥打賴添差通事、同入北虜辛愛安攤營帳哨探、營盤處所、去邊七百餘里、

以上哨探在石古曹則專重于西虜在石臺燕太。則專重于東虜。凡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治、凡西虜報得東虜真情、東虜報得西虜真情、俱重賞、其在喜峰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哨報同、

守㷭軍傳烽警報法、

夫守邊之務、瞭望為先、禦虜之機、烽㷭為要、薊鎮向無傳烽法、故虜窃犯而應援者必需徵調、輒致後期、於是創立烽燧、設專軍伍名、建房三間、為軍棲止、外砌火池四座、豎旗竿六桿、照協路傳烽制為號令、載之條約、播之詩歌、使各軍熟習、設專官督之、有警依協放砲舉旗、因旗以識路、用砲以分協、夜則加火於旗上。或兩烽交至、亦設有不易之規。千里之遙、瞬息可達、不必徵調、平時練定各營路馬步援兵、即知共協某路有事、整兵翦隊、奔赴刻期、不移晷而數萬甲兵、皆聚于墻下、其戍卒之老弱者改撥別差、選其年之精壯、技藝便捷者、俾守各臺、演習旗火、講明號令、務令毫髮不差、斯於防禦有賴、

附傳烽歌、

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衛、一砲三旗臺頭營、一砲四旗燕河攻、二砲一旗太平路、二砲二旗是喜峰、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

子嶺、三砲二旗曹家峪、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
石塘衝、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餘里外即傳烽、賊近墻
加黑號帶、夜晚添箇大燈籠、若是夜間旗不見、火池
照數代旗紅、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
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各成功、单用砲聲分四路、
不用旗火混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
從臺頭松古三砲定、四砲燕馬石塘峪、零賊東西一
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停砲分頭說、東接西來
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挪响接如風、砲數挪
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分明、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
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無用、凡無空心臺處、即以原
墩充之、有空心臺相近百步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尤
約相去一二里、挪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近
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
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
一員、凡遇賊馬所向、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即延袤曲
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各路兵馬、見烽即
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頭
趨赴戰守、今鎮邊墻一體、警備軍士乘墻晝夜罔懈、
禦備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備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半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米一石、鍋竈各一口、水缸一箇、
碗五箇、碟五箇、種火牛馬糞五擔、鹽菜
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空心臺係充墩者、亦備一分、

大銃五個、（盞口五口碗口發子皆可、）

三眼銃一把、白旗三面、燈籠三盞、（白紙糊務杻徑一尺五寸、長三尺、）

以上俱官給、

大木梆二架、每架長五尺、內空六寸、深一尺、要料
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擂梆必毁、推
庶野合而可遠、該路採木造與。
發火草六十個、用房一間覆之、毋令雨濕、
火繩五條、 火鐮火石一副、 旗杆三根、每根長
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務要新粗、每半年一換、
火池三座、每座方五尺、張口、庶草多火亮、

以上俱軍採辦

守論

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
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
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
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曰何謂善守曰戰是
也戰守非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
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為其志也吾

于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
士習雄猛根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
吾常用計以撓其逸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
陷穽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待饑以
逸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
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巷戰之法若何曰不難或升
屋鄰庑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

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占虛或放火難捍
禦矣街衢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单攏或
于街左或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除頭皆向
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自不敢前進矣
若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為野營水鄉以
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為守一也敵強我弱不勝奈
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
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覘我我軍之氣先

法乃痴拙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毋怪攻即
破焉耳、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巳即彼、安危不保、亦
痴拙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故易于取敗者也、吾
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
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
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
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曰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
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之一端焉耳、是故

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不
用通天文知地利諳人情物理之人、不可以爲將、將
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

海上

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係
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出海墩伏人役、不派垛口外
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
照依後、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
垛另編一人爲垛長、專一執廠旗、查點、大約以一城
人丁衆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鋪、無得狥情遺漏
及違玩軍令、自甘重典未便

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
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垛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内衝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險
要該用佛狼機幾座、大銃幾個、于各城所分抽其多
者撥克其餘、照各地方城身均派、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邊
鳥二銃、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安、如有所伍太多
者取加衝要之處

一每垛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
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鋪者、即聽以
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廠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
用布旗一面、疊方二幅、顏色照城方向

一垛口二箇、共派過該守本垛之人、不拘幾丁、共出燈

籠一盞其應車燈籠桿燈底墜石雨單俱照圖式

一每廠桀長出燈籠一盞車于草廠横竿上并樓鋪旗竿上以照城裏而比廠完同驗

一每桀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圓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欠一寸者罰粮一月無粮罰挑濠一丈有鉄桀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桀准燈一盞

一每桀竹木梆一箇每鋪百戶備大小鼓二面鑼一面但城内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聽交還打壞以守鋪軍粮扣陪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誆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録老小軍丁内扣粮速辦

一每鋪過警種火一盆俱守鋪人丁備

一每廠大小缸一個貯清水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鋪邊桀口之人管列在鋪聽候不時之用

一各神兵照派過桀口所在每一桀處搭高廠一個將佛狼機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裝藥停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水馬鉛子石子銃送等項件件完足聽不時査點如遇敵用過敵退准從容五日之外補足敵尚在限一時内補足過期軍法重處

一守城烏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個鉛子五十三個火繩每根三丈

一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堠原定晝夜烟火旗砲起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個車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桀口即將各執器械廠旗上桀來城照依號令

一每夜放砲三個車起號燈籠二盞在城前項人等一照白晝事例上城過夜中軍發擂樓鋪一齊發擂中軍打更凡夜鋪處處打更一處斷絶更鼓依臨陣軍

法連坐本管官旗、

一如遇有警梁長將旗插于草廠邊、照梁不拘一梁幾人、但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狼機、近則鳥銃、再遇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晝如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高處放砲落旗、每梁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

一凡遇夜五梁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梁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先輪一梁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歇、

一更盡吹長聲喇叭轉更、又一梁者輪出敲梆守更、守過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過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車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梁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敲鑼、滿城鋪俱擂鼓敲鑼、一鋪鑼鼓止、挨鋪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兵又俱進廠睡、輪該之梁照舊執更、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守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管一更、俱于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遠守伏、每至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眼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繩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一面、雨具一

副、

一凡白晝過有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夜伏亦然、

敵門

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濶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

步不等者爲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騎墻而立造
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
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上層建樓櫓環以梁
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
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副二名專
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常
川守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他宿以此臺上時
刻不致乏人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

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境攻亦難入亦
難出此修險臨之最要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狼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鉄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錐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個　木挺八根　合口
鉛子二千一百六十個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
子四百八十個　木馬子四百八十個　鎚八把
鉗八把　剪八把　藥匙八件　藥碗八個　一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箭五百枝　鼓
一面　旗一面　木梆一具　大水甕四口　石
砲伍十位　河光大石四百塊　河光小石四千
塊　煤炒二石　食米十石　鍋二口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
執旗到彼該回之人即還赴中軍銷報
凡遇賊各隊嚴備聽令候探知賊人多寡以憑發兵不

許違令爭先恐陷不測
以本路實在軍數先定墩臺烽火擬定墩軍授以傳守
之法再擬火夜部伍鍊法分別哨踏哨架砲沿華次
定有馬援兵不派臺梁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過急聽
調火擬火夜與幇火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
牆梁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火擬路將自
鍊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
故而仍派臺梁凡經差調眾之數開除無遺

空心敵臺各騎墻相映軍士據臺爲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虜兩面可打拆墻之賊便是虜馬得向臺空折墻而入兩臺上廝認首首數銃齊發人可用命所謂戰要鍊守亦要鍊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梁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其軍有功其軍先走便可就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拏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守固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爲第一着

城守時砲手另衆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擊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一人兼傳遞庶無𢩦失可以成功

援兵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墻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爲衛重器仍在車城車相倚先保無虞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

援兵題奉　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內不到已開槩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三分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賊所必尊主將箇箇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兒數

孟諸戰功在南居多而薊門以匹馬不入爲功人人知守爲主而不知以戰爲守孟諸擒用臺壘戰用車營正所以壯練士之膽使我無不怯者也欲曰善守則非孟諸意矣予輯略獨詳于此亦以薊

門今日愈嚴離而行之遊設中起矣外仍乎人矣不然矣必引經琴必棠論皆必按劍即刻書孟諸不去千里哉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長兵

鳥銃中國原無傳自倭夷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夫透重鎧之利在腹長造時腹無孔用鑽鑽虛故光直無碍出口直其射能命中在於火藥之發不能奪手其不奪手者緣以一手弩在腹前盖有木為托即或腹炸

不能傷手也後手不用藥把點火則不搖動後手執定一目照直以指勾軏則火自然入藥而銃發矢飛鳥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放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筒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搠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搠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上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拏銃架後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而銃響矣銃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不足以却蜂湧之勢故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悞事今後遇賊至百步內聽吹竹筒響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營放銃一個每吹天鵞

聲一次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點放不必分層

鳥銃身不過捲成鐵筒腹內未曾用鋼鑽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時有炸損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抱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藥力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邪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

藥先鉛子而泄則沿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爲其銃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墜地子輕藥多則化水子去多中而准者爲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一手把定在火藥前自不動而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肯執銃而臨發穩正此鳥銃所以爲利器也

凡銃點過先看銃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會否將銃通行選校以銃口相同者各爲一旗會否置合口鉛子模範一個會否鑄出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銃之口流入稍澁用搠杖送下乃爲合格庶打出有力而正搠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以乾爲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爲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銃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式大銃不用藥管用小升一個上刻幾升爲一銃字

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火箭火砲鳥銃皆爲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凡銃把必以百步爲準每把六人爲一班鳴鑼一聲一人舉放大銃以長聲喇叭一聲舉放一位大銃

每人以三發爲止鳥銃快鎗每人以六發爲止報名下籌俱照射箭例

凡鳥銃手須服看兩照星銃去不動手不轉頭又中多者爲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轉頭搖手雖中亦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銃又裝畢再放爲快

每鳥銃一門搠杖一根頭大有簧每遇銃放過恐其中藥滓化濕夜歸以湯醮布如錢綁在杖頂有簧處滌入腹內洗淨藥子須用杖錫鱉一箇藥管

三十箇銃套一箇細火藥六斤鉛子三百個火繩
五根
快鎗北方禦虜惟有快鎗即夾把鎗也但多一鉄把以
備急時充銃棍之用耳然成造本拙工尤粗惡身
短體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無定製不堪擊賊
而鉛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裝放無法徒
爲虛器且柄短贅重將欲兼器則不能兩負將止
持此器則近身無可恃者今製必以腹長二尺爲

準腹用鑚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容鉛子三四錢藥
有竹木筒量就封貯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
先將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爲一束以硫黃醮兩頭
不惟平時不致藥撒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之
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撥杖築實下鉛子
一枚不可用二三枚一錢藥一錢子則去直中途
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銃
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動但用後手燃線須兼

銃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銃柄則已遲矣况銃
低在腋下而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什物俱
同鳥銃惟不用錫鱉而用藥線筒耳
邊銃當令一手拳在銃前銃身夾在腋窩內不轉頭
不搖前手又能向前者爲上轉頭搖手雖中不取一
班放畢照鳥銃手[illegible]裝起爲快
神鎗國初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故箭發多沓跌
有鏃向內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一

二發而已
地雷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
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
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
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
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
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
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

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但
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泱數尺卽有水
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
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 卽犯鋼輪火沿邊臺
墻之下擇其平廣虜可集處掘地埋石砲于內中
置一木匣各砲之信總貫于匣中而匣底叢以火
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于傍而伏機于地上虜馬
踹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砲並飛虜莫
知其所出

石砲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
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纏線葦筒置于邊牆
口遇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
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且不費官
帑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斤者外有走兎引
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千變不窮然賊至墻勢
不可阻如出頭覘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卽拋一石
不過擊一人此砲一落卽有百人莫知中誰人人
奔遁此所以爲利也

火箭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大端造法有二或造
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眼線但鑽者
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
用製法捲稍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
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頭用繩牽鑽頭常
用水沃鑽不過五個輒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

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計所鑽藥線孔必三
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
前遂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
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捍用箭竹以二枚相接卽堪火藥頭粗不及寸鏃鋒
長可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每個以五寸長言之
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翎要勁狐
長而高稍筒用碶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

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試放先看火箭如法安置火箭于鈀上執架正直準
放雖放出高下勢不由我只不回頭不搖手知以
前手主定以後手高下之郎合式也
飛鎗飛刀飛劍三種飛器不過一法郎一大火箭也惟
其兩製不同所以得名各異造用徑六七分荊木
爲柄長可五寸後杪三稜大翎如箭失頭用紙筒
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造法鐵

長五寸横濶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
火箭尤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
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但命中不能擊
大隊齊衝之虜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此器
其發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
行皆不可避使虜不測所向也凡有枝柯之物皆
可架放 外有火磚一窩蜂千里碎神鎗等名色皆
不切守戰故不備

噴筒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圓
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
火出成烟霧近敵方用
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
擲閃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賊反拾擲我船
余今火器一件其藥線孔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插
于腹内至底藥線注竹腹之内待點火燃線已入
竹管不見方纔擲去則線在竹内燃至竹底方透

擲下時非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舟莊不如點燃
何處就擲在水内尤能燃放而後已子母銃信如
要速燃則不必纏緊但止入竹管腹内亦可
火藥硝一兩磺一錢四分柳炭一錢八分通共硝四十
兩磺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二鍾下在木
臼木杵舂之不用石舂恐有火也如造墨法舂多
爲上若舂乾加水一碗又舂以細爲度日晒打碎
成豆粒大塊將入手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

即可入銃但燃過有黒星白點與手心中焼熱者
即不佳又當再加水椿之如式而止
火器極易悞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
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或裝
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銃之
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亦難矣
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皆
不用

佛郎機鑄造失法甚至有母銃口大子銃口小欲將鉛
子如母銃之口則子銃之力不能發盖此銃子母
爲二子銃口邊有隙瀉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
銃裝子則子小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即
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
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前其妙在母銃管長長
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閫徑分毫
不差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筝轉入者每放
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門者佳今又添
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
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瞄看後照星孔中對
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放法又每以上
石實子銃或先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苟子馬俱
大則難出出則力大坐後而人力必不能架若子
小則出口鬆而無力垂而難准今法止用沿子預
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

後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
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
最易
凡佛狼機每座提銃九箇三人中以一人定銃管放
以二人提銃運送平時學習只用三箇提銃點過
一架先看母銃腹内是否光圓勻淨子銃口週圍
牙有是否齊整子母二銃合入是否嚴謹鉛子是
否亦合子銃口一半火藥袋内藥是否分兩火線

是否長短合式、鎚剪是否鋒利、錘送堪否、架機候
高候下候左候右是否活便、乃看裝藥安位下子
是否如法、一架連放三次、提銃裝運速而如式者
爲上等、又中者超格另論、
佛狼機、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其造法銅鐵不拘、惟
以堅厚爲主、每銃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
築矣、五尺爲中、三尺則僅可耳、再短則不堪也、每
佛狼機一架、子銃九門、鐵閂二根、鐵凹心送一根

鐵錘一把、鐵剪一把、鐵錐一件、鐵藥匙一把、備征
火藥三十斤、合口鉛子一百箇、火繩五根
虎蹲砲、即碗口砲也、腹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
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而鉛子合
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
一位、以防要路大勢衝突之寇、
練習先看砲身、次看藥須細、迅藥線燃之是否疾、躍、
鎚剪是否鋒利、藥升有無大小、袋藥稱足分兩、火
繩是否乾緊、送子木錘是否堅固、大石鉛子是否
合口、一半木馬子是否鬆、下平口小鉛鐵子有無
足數、次看裝法是否合式、藥至某處、木馬至某處
子土至某處、必一一合式、乃令舉放、必高下正合
遠近、安置不致跳躍、又能中把、爲超等、
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纓子砲者、近時有所
謂毒虎砲者、固亦利器、但體輕易躍、每放在二三
十步外、我軍當放此砲時、必出營壁前至砲所、則

營墻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放砲之
人耳、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虜、而群砲在後
不得齊放、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於壁間、則火易
躍、必傷營內之人、故用之適以爲害、今乃特造熟
鐵砲、長二尺、腹內捌二寸餘、外用五箍、光磨如鏡、
較固可愛、用法先用藥線縛之、以布次用藥六七
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爲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
少許入、鉛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子、子小以

百數子大以五十數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
慢築實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钁去土三四寸不等
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爪尖絆下在四
箍後將前後箍俱前抵砲身大箍之肩庶不退走
此砲只去人五寸無慮矣庶放大小砲之人無避
也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餘砲可以
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如前
每砲一位鐵錘一把剪一把錐一把藥線盒一箇藥

升一箇木送二根木郎頭一箇火藥每出八兩共
備藥三十出火繩三根火線四十五根木馬子三
十箇合口石子三十箇鉛子如重一兩者用三十
箇重三錢以下者用一百箇分大小輕重定數合
口大鉛子十箇每箇重五錢皮袋二箇每二位馱
架一副隨二位藥子什物馱架一副
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
者因用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實內無轉力遂

乃横攻今須用藥僅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
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轉旋空處上用
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者
無大石子壓而激出口大如盂小子如粟出口便
落不能遠中故腹虛則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
不横及矣
大將軍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鐵門堅壯郎頭送子查
堪木馬試合平口藥線放一條要迅速長短合格

藥袋斤數相同子藥什物不欠先看裝置如法照
火箭打把
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子藥十
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
三百六十五箇共一萬九百五十箇木馬三十箇
石子三十箇
無敵大將軍虜馬動以萬數擁來佚鎗等器一銃一子
勢小難禦舊有大將軍發熕等器體重千餘斤身

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澁臨時裝則勢
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
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郎機亦用子銃
三俾輕可移動且預爲裝頓臨時只大將軍毋體
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
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且一發五百子擊寬
二十餘丈可以洞衆用有不懼而退者其放法先
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撚入外以布裹之恐擊

下馬子推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
亦防藥被打馬子擊泛耳藥[illegible]一箍下口次用
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illegible]上口平下至二
箍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illegible]其馬子上以少
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腹[illegible]處次下鐵子一
層又下土一層俾子縫皆[illegible]所用木送築
之如此五次尚不能滿[illegible]一層鐵子不拘六七
層以平口上第五層[illegible]而止此層不用生土

就於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子
發出乃將毋銃酌量遠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爲
準下子銃入腹門定舉放又毋位用載行大車一
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即三四人可以上下毋無敵
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備征火藥一百二十斤生
鐵子一萬九百五十箇木榔頭一箇木馬子三十
箇木枕二箇木送一根鐵門一根鐵錘一把
弓矢毋名弓一張體輕胎正油漆防雨箭三十枝粗木

桿有力箭鏃用透甲錐點鋼試則射石不捲爲佳
鏃信要長射入則深絃二條防斷絕弓挿一件輕
小爲佳箭挿一件須用圍則不[illegible]折機一枚近倣
者眼孔皆圓人指却扁孔圓[illegible]以布外則杜
血指黑裹則挑絃致掃食指[illegible]宜將孔做前
後稍長橫入指中時正則[illegible]不復打落而
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illegible]
北方之習最重于射但射不在[illegible]能扯硬弓射重

箭又去得平又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
射手射得不遠而平開硬弓發重箭能中者二等
射得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倭虜之箭
射皆不遠蓋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當聽王
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旗號各箭手官單撥隊
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
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凡把材把長步弓俱各馬兵千總倣每總大小把四

箇俱用布畫虜于上用木桿二根縫邊以繩四角
釘之以便帶行高七尺如人騎馬狀也濶二尺
凡射箭立身大架搭箭要快眼專覷賊前手主定後
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者爲上等其有
彎腰騎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改習射尚生者務
使改從大架射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長
大腰刀一把解手一把

射法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
慮周
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凡打袖皆因把持
不定矢搖而落亦因鏃不上指也法曰鏃不上指
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
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以指
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
審者審於弓滿將發今多於大半矢時審之何益且

審謂審的殊不知第審中一事耳蓋引滿之際稍
鬆不到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心
使也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
其不直不中爲何
馬弓決要開至九分滿若七八分則難中
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兜把定又以一枝中
弦掛爲便其有以箭挿衣領內或挿腰間俱不便
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

塲中射須業業恐不中決不可一毫自放都如無監
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錯
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凡中的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閑暇中能必之忙忽有
中者亦幸耳若射至五矢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
決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騎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
勿瞬視身勿倨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絃上

懸衡
步射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要論也故曰莫患弓軟
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任但力勝其弓必先
學持滿射之先近而遠然後[illegible]非如一人自未
開弓便止三二十步起也若[illegible]豈能致遠
凡射或對賊把站定覷把子或敵人不許看扣 目稍
瞬則不及避而制於人此眼法也
凡射前腿似橛後腿似瘸隨箭攻移只在後脚左肩

尖直對右脚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
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
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
壓其前手加擧其前手 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絶
二句射之玄機一撒一絶正相應之妙一齊着於
俛兩背臁俛合則箭疾而加於尋常數等矣此手
法也

凡射頤惡傍引頭惡却垂胷惡前凸背惡後僱乃身
之病此身法也
凡射法箭搭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
扣弦太緊以無名小指鬆開他學射者有此病射
時用小草稍一寸用無名小[illegible]其恰于手心箭去
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留膽大力定勢險箭短央無不中
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

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殺人至死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是也

凡弩弓要力大新堅每弩弩[illegible]一棍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大淮南北風氣平和今所論之弓矢宜矣而大河南北之際風氣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渡漸不堪用矣江南以鎮江寧波爲佳然不耐久者

川廣諸處地濕風瘠不能用膠故弓矢全無可用所用者檿弧之類等耳是以交戰恃弩也北弓矢惟以宜大諸邊者最勁最美交戰必需之而矢之取材則泛不可論然殺敵貫札非北邊之箭則不神箭翎以長者穩此言貴短者舉力強而善射者稍之爾翎短則迅疾也其諸筋膠胎角撑材之妙益辨益精益擇益善誠不得㮣筆矣大抵物有定式而製作有所不同事不拘方而變通亦循時尚

蓋地有南北而人無南北人有南北而戰無南北戰有南北而廟謨幄運無南北也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短兵

藤牌、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内空、可容手軸轉動、週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内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重不過九斤、圓徑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即岳飛旁牌麻札刀之制。令軍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其制

雖稍有不同、其用則一、此牌兵持必以狠先爲恃、蓋此皆短器、不能當虜馬、用先拒其馬、以牌出先下、砍其馬足、此器出入陣中、行伍之内、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南北通用之利物也、

古有圓長二制、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木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革、而矢石鎗刀可蔽、足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頓稱極便、

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兼鏢三枝、

藤牌無兼鎗、如無牌同、蓋長短勢絶、急不能入、須用兼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

藤牌單人跳舞、内有閃滚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標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爲成藝、

試標鎗、立銀錢三箇、小三十步内、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爲熟、

一藤木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嚴密活利者爲合式、舞過即用長鎗手對戳、鎗到不慌忙、不先動、鎗一戳即隨鎗而進、鎗頭縮後、則又止、進時步步防鎗、不必防人、牌向鎗遮、刀向人砍、只至鎗手之身爲上等、舞生而對熟者爲中等、舞熟而對生者爲下等、鎗到慌忙者、膽小故也、其人不可用、牌刀亂使、不知防鎗者、爲下下等、

圓牌、北方無藤、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

北方胡馬疾速又有盔甲不必用標鎗聽放砲一箇中軍竪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粗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濶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罰此卽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遮架遮當虜箭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剷平削至刃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禿卽爲頑鐵矣此當辯之

虜用刀我兵亦用刀况我軍力不壯于虜必須比他長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着他身上必先砍着他馬頭今除箭手另給腰刀銃手特給長刀外凡皆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馬步軍長短刀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旗預備長短棍一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馳馬步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分鬃箭射長棍三矢馳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頂頭一刀如虜身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根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

試刀以能衝入敎鈀狼筅不及遮隔爲熟二人一排

舞路既多疾速爲上等次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爲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錘撾大刀鈎鐮之類膽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西北原野之戰舊俱用大棒緣虜人盔甲堅固射之不入擊之不傷但用棒一擊雖堅亦靡但勢每耳且雙手舉用而馬上用力下擊必然悶墜此步技也

而今用之馬上不亦左乎今製法長八尺粗二寸
用一打一刺棍法習之位在五兵後必欲馬軍兼
用須加一短刄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
利于刄兩相濟矣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棒手俱
集聽候每隊備短棍一根長一尺長棍一根長四
尺稟安訖兵以六人爲列聽擂鼓飛跑向前一齊
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
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同

二人對打打下聲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
拍位下下壓着他棍而入者又路多者爲上等打
無力而熟者與有力而生者爲中等力怯打遲緩
畢待敵者爲下下等

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附枝節節枒杈視之粗
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
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廼南方殺
倭利器今用之以拒虜馬尤爲可用

凡用狼筅須要四面竹枝堅直粗大杪加利刄長一
尺許擇力大者勝之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
夾其左右又必須釵鈀大刀接翼應之蓋筅能禦
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若精兵
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贅之物矣

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鎗對較凡
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爲熟

長鎗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刄重不過

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刄造法亦自
春平剷至刄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初南方
倭刄短未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
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闘折今視之更可與
虜戰蓋狼筅當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衛去
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截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
于筅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
内又能先及彼身故不憂細弱也設若虜馬乘舉

弃來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戳馬間有損
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
既易遏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爲用此
自然之勢也
長鎗之法始于楊氏謂之曰梨花今行于世者卒皆
沙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
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
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

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
天下無敵手施之行陣則有不同者何法欲筒立
欲踈非筒無以解亂分糾非踈無以携挪進退左
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
以舒氣展能而不至于奔潰兵法云氣盈則戰氣
奪則避是巳今有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
一製長鎗法式若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
可盈把庶有力後手要把在根盡頭庶鎗身活動

不滯鎗腰要從根起漸漸細直至頭而止如腰粗
則硬强不可拏鎗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
不能拏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輙細必自後漸
細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是棄鎗
也鎗頭重不可過兩
鎗桿擱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軟次之要劈開者佳鋸
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拿開他鎗一尺即不

及我身脟可矣圈拿既大彼鎗開遠亦與我無益
而我之力盡難復
一比鎗先单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
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
五尺濶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
毬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禁鎗作勢
飛身向前戳去孔内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遍五
孔止

一長鎗共二人一班舞過柄顛手熟者爲上等二人
對鎗分鎗即進者爲上等若鎗分不知進欲鎗等
他人者爲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擬之
夾刀棍即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與其名擊刺皆
便柄亦如棍刃長五寸更短更妙木柄向刃下稍
存微稜庶倉卒及夜間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鈎鐮頭長二尺蓋因柄細防虜刀砍斷及用手奪去
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扁至

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刃
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劃至刃左右而平乃
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
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截用法一如長鎗但終不
能禦長器于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拳法無預于大戰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初學入藝
之門也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固進
退得宜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

披劈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
閃善者三十二勢勢勢相承遇敵制勝俗云拳打
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
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
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囮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
大同小異至今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
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其善者呂紅八下
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

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
棍法楊氏鎗法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
所長各傳或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若以各家
拳法兼而習之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釵鈀劍
戟弓矢鉤鐮挨牌之類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
其拳也爲武藝之源不誣矣
鎲鈀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用兩
鋒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迫

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彎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于馬上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此自殺倭始、

一鏡鈀共用二人、一排平、使致柄頭者乃有力也。舞熟而緊疾者爲上等。舞畢即以長鎗對之。大都短不接長、鎗十戳九入第。鎗誘不動、執鈀有勢、進鎗時步步以鈀頭照脊鎗頭、一擊一戳而入者爲上等。鎗來手動身搖、進鎗不知隄防、騎鎗而入者爲下等。其舞敵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試釵鈀、先令自使、看其身手足法合一、復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隔架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人爲熟、

聽中軍竪起黑高招、各鈀手集候。鈀法一打一戳、只戳馬眼人眼人喉、即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

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爲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鈀法、有進無退。以上射箭打銃有定數外、其比鈀棍刀鎗牌手俱以二次爲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陣金鼓號令以習之。校刀棍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爲正。餘皆花法也。只專刺馬腹人喉馬眼人面、

聽中軍竪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聽擂鼓、騎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即戳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戳一下、即戳賊喉面也、先將鋒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爲上。務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凡杈杈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長鎗。每人解首一把、

外有飛標斧鉞毒弩鐵穗鞭簡雙頭棍等名器、惟鈎鐮稍空行伍、

鈎鐮叉鈀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

熟誤人第一釵鈀花法甚多剗去不盡只是照俞
公棍法以使叉鈀鉤鐮兵無花法而堪實用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五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聲類

號笛即嗩吶也吹則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到齊方止

喇叭有三聲吹是掌號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行營處吹第一次衆士收拾火兵造飯遲半時吹第二次各飯訖出門吹第三次各兵赴劄營地方取齊候主將到發放施行其在營中或在教場乃各人飯過出門只掌一號便聽令行營或操演不必仍用二號三號

一喇叭吹長聲一聲謂之天鵞聲各兵齊吶喊

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拏治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放銃一箇磨旗各兵看旗所向共處轉身轉車

一喇叭吹擺隊伍聲車步騎三兵就于脚下挨營各

留空地擺列、

凡擺隊已完、喇叭稍歇、復又吹擺隊伍者、車步騎三兵一字列開成陣、備戰、

一喇叭吹单擺開各隊、即便挨隊甲、踈踈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哱羅一吹、各兵起身、再吹一次、馬兵上馬、車兵附車、步兵執器械立齊、

鑼凡打鑼、各馬兵下馬、車正下車、再打鈔鑼、各項兵

俱坐地休息、旗幟俱偃臥、

不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各兵立住、又鳴一聲、各兵退還、連鳴二聲、各兵又于脚下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軍中一切有音聲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舉者、聞金即止、聽更令、後即如所更之令行、二聲、大吹打三聲、止吹打及退兵、

金邊下方營時始鳴、或發人探賊、是發五方旗、招出營

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識認。立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遠近緩急、

鼛鼓、凡點步鼓、各兵照先樹起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約行二十步、點緊一聲、行一步、則將擂鼓交鋒矣、但聞擂鼓、各兵趨跑向前、對賊厮殺、

凡下營定、放銃一箇、竪黃旗、擂鼓、各火兵出營、汲水取柴、飲馬、聽號收回、

打鼓勢、用堅木爲鎚、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

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鈸一鳴、各单擺開兵收隊、再鳴各哨收成全營旗幟遁回中軍、

砲。有。九。槩、升帳砲三舉、即鳴金大吹打、升旗砲、一舉、即擂鼓鳴鑼升帳、靜砲、發放後三舉、營中肅靜候令

吶喊砲、一舉、喇叭吹天鵞聲、吶喊一聲、三舉止、開營砲、一舉、即聽點鼓、便開營行、分合砲、一營一舉欲分幾營幾路、爲幾舉、無定數、舉畢、看旗幟照旗

色依數分之、合營同、閉營砲、一舉即大吹打、閉營
門、定更砲、過夜擂鼓畢、一舉喇叭吹天鵝聲、變令
砲、凡號令正行之間、欲別更號令、人衆隔遠、一時
更變、恐人不知、失于照視、故先舉砲聲、然後方用
旗幟號頭等項示行、一聞砲前令即止、專心側耳
聽新起何令、照行、
發放主將出至教場、幕屬等官先行叅見回還、中
軍官稟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右前後

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于場前、轉身向上挨次
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次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
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臺下立定、笛止
中軍傳云、官旗過來、各齊應一聲、以畢而尊先隊
長、次旗總、次車正、次百總、把總、千總、俱跪、次營將
于臺上跪、先起、乃發放衆口、官旗聽着、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手熟擊刺、步閑進止、馬習馳逐、謹戒策
轡、車熟分合、嚴飭火器、萬人一心、有進無退、違犯

的、軍法不饒、若別有講諭、各靜聽主將、逐一親說
記定、依次分付、每一項人員班內一人、先尊行、後
畢、行高聲報曰、某官叩頭、命起至百總止、又發放
曰、車正聽着、凡車戰進止號令、俱車正之責、臨時
差誤、責有所歸、車正起去、又曰、舵工聽着、凡左右
前後縱橫曲直、俱看車旗、聽命車正、擺營不合、高
下失恢、責有所歸、次巡視藍旗過列、聽發放曰、凡
入操喧嘩不肅、下營行伍不齊、行營攙前越後、臨

陣舉動違令、斬賊强奪首級、戰畢妄殺降人、種種
作奸犯科、俱聽爾拿來處治、臨陣擒拿當戰破耳
回兵查明、分別輕重、以行軍法、若故縱需索、治爾
之罪、發放畢、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勝鼓
樂、聽各回營、各哨將一體掌號笛、一照臺上發放
即使金鼓班聲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
旗招把總以下發放、亦照臺上、但云奉臺上號令
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臺上分付、親口之

言、不用耳聽金鼓等文、亦云奉臺上號令、畢、百總
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次發放巳
意、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臺上號
令將節奉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
令各兵跪聽分付云、奉臺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諭
發放。係奉臺上號令。凡畢一等者。必跪聽。敢有違
者、即時巡視旗拏送臺上綑打遊營、
夜巡發放、曰官兵聽着、夜巡謹慎、毋得懈惰、悞了事、

軍法不饒、
船營發放、掌號官發放云、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眼視
旌旗、駕船如馬、見賊爭先、同舟共命、奏凱還師、各
捕盜將本船甲兵盡數俱令跪聽、先發放扳招手
曰、船若着淺、治爾之罪、次發放繚手曰、使風不正、
治爾之罪、次發放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舟、治
爾之罪、發放畢、
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

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
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
將門上掌號官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
聽面諭、夫主將一人耳、車步騎官兵數萬、一句說
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
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
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
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

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
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
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
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
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
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毋傳畢差
巡視旗于街上或歇宗喚二三軍人來問之、照不
知係內查治所由、

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輙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中主將

謹慎漏泄　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空文字只可傳到將領等人員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稽查傳令　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前問今日發放何事若知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則取隊總問之隊總能言則治軍以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百總把總以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于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把總百總亦各逓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發落百總以下所抽問者紀過一次仰仍于上一等頭目冊照發放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云今日奉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軍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說一旗挨一旗不許飛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挨傳報者挨查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

過以後不知以前一旗總不知者即係他悞了者因而悞事臨時軍法示衆

一到止宿處前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法一箭遠各營一體落旗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掌號箭是發放若不升旗各官自有緊事者赴稟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

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亦不許從除明白進止用旗
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
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
主將亦自遞。
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水陸同 傳土塊 住也
傳小短箭 行也 傳草木枝 立也 傳石塊 坐也 有警
收拾器械預妨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于脚下
遠便每哨官爲一營搶擇地勢照營陣立定聽候

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相連
凡軍中號令一向都被泥帳慣了是以賞不感罰不
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
是軍令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不可指望已不
便處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你們豈不知
平時箇箇說是勇猛忠義你就說得活現火不信
你只臨敵做出來便見高低
凡軍兵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雨
滑火把如某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
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言語擅起擅動若旗
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
只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把總看中軍
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水裹火裹也要前去如鳴
金該退就是前面金山銀山也要退回這等大家
共作一箇眼一箇耳一箇心何賊不可殺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

分晝夜各即駐隊五畢原定記號以辨真偽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六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色類

騎旗號

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千人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

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隊總盔旗長六寸上書隊哨分數字樣方色照營將有纓而無旗

旗

旗總背旗一面身長二尺五寸斜角用邊旗桿長三尺六寸

百總認旗一面長二尺斜角用邊桿用鎗頭長九尺上書字一局書振勇二局書揚勇三局書威勇四局書武勇

把總認旗長三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一尺用纓頭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四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條長七尺

營將認旗長六尺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　以上俱用小尺

前營將官認旗紅心藍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紅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　百總旗俱藍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　隊總盔旗俱紅　中右司把總旗　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　隊總盔旗俱紅

左部千總旗藍心紅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　百總旗俱藍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　隊總盔旗俱紅　左右司把總旗　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　隊總盔旗俱紅

右部千總旗、白心紅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白邊紅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紅、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總旗、隊總盔旗俱紅

後營將官認旗黑心白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後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黑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黑、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黑

左部千總旗藍心黑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黑、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　隊總盔旗俱黑

右部千總旗白心黑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白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黑、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黑

左營將官認旗藍心黑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左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藍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藍、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藍

左部千總旗藍心藍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藍、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藍

右部千總旗白心藍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總旗俱藍心白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藍、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藍

右營將官認旗白心黃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右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白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白、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白、
左部千總旗藍心白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白、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白、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白、
中營將官認旗黃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書中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黃、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黃、

左部千總旗藍心黃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黃、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黃、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盔旗俱
黃、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盔旗俱黃、

步旗號同前、

旗號

車兵不用盔甲、
車正用盔甲方旗長二尺、
百總旗長三尺、
把總旗長四尺、
千總旗上角濶三尺長五尺帶長五尺營將旗上角
濶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七尺、

前營將官紅旗藍邊黃帶凡旗上字與騎兵同
左千總藍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紅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紅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後營將官黑旗白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黑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黑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左營將官藍旗黑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藍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藍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藍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營將官白旗黃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白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一司把總黃旗白邊、二司把總藍旗白邊、三司把總白旗白邊、四司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白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中營將官黃旗紅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黃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藍邊、二司把總藍旗藍邊、三司把總白旗藍邊、四司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黃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黃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白邊、二司把總藍旗白邊、三司把總白旗白邊、四司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黃色、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輜旗號同車兵、但每千只有二把、左部一司、卽前司、二司卽左司、右部一司卽右司、二司卽後司、

船旗號、

每營旗、各照方色、製以號帶、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大船大旗長一丈八尺、濶十三幅、號帶長一丈五尺、

甲長旗方正三尺、桿長一丈三尺、

旗色、前營紅、左營藍、右營白、後營黑、中營黃、號帶色同旗色、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紅旗紅邊、藍白黑黃旗俱紅邊、各一面、

左營紅旗藍邊、藍白黑黃旗俱藍邊、各一面、

右營紅旗白邊、藍白黑黃旗俱白邊、各一面、

後營紅旗黑邊、藍白黑黃旗俱黑邊、各一面、

中營紅旗黃邊、藍白黑黃旗俱黃邊、各一面、

旗幟、每伍小旗一面、各隨方色、每隊中旗一面、每哨官藍旗二面、門旗二面、每總藍旗四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方五面、每桿燈二個、中軍五方旗三副、五方招十面、藍旗一十二面、門旗十面、背上小招督戰軍令旗十二面、清道旗

二面　金鼓二面　掌號官二員　坐纛一面

旗號

清道二旗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操習則遇掌號官
執在馬路引官哨隊至將臺聽發放畢仍領送官哨
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鎗頭
亦可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
以旗四面此用以引金鼓桿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
珠絡旗素黃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門旗五方各二面此立營門擺營五方各照方色桿高
一丈三尺纓頭珠絡雉尾旗方六尺邊俱用黃
豹尾旗二面此旗所立之處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非
有主將號令旗箭召放擅入者不問官員大小人等
軍法阻拿此其限也兵法曰無天于上無地于下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決期赴表以幾後至慎之重之
桿用堅木長九尺頭用利刃旗用絹裁折曲畫豹尾
形濶幅雙折長七尺

五方形旗五面此旗五面以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視
以爲坐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桿高一丈五尺
纓頭珠絡旗色照方向邊以生旗之色配之不可犯
本旗之色方五尺
東方青陵九炁甲乙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藍　南方
丹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西方皓
以五炁庚辛申酉金其神白虎其色白　北方玄陵
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玄武其色皂

五方神旗五面此與前五方眞形同用各照方色彩畫
邊用生旗之色不可與本旗色相犯方五尺桿高一
丈五尺纓頭珠絡　東方溫元帥　南方關元帥
中央王靈官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玄壇
五方轉光旗五面各照方爲色此用在將臺上行則隨
主將以爲外表五方之應外表視此爲進止立伏桿
高一丈五尺邊與旗幅同色用狹絹二幅長四尺濶
三尺帶用五色自下相生而上長旗身有半旗頭用

雉尾纓絡、

五行旗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此乃出征之旗代轉光旗之用也桿用長鎗桿旗照字色邊同本旗之色庶純而可遠瞭方五尺不用彩畫黑旗上用白絹爲字餘皆黑字旗頭用鎗頭以便出征輕絜色純不混衆目

刀高照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與大旗之邊同意此該二副共十面畫則示奇兵及子

營中軍親兵夜則看燈籠以代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去皮紅漆長一丈六尺頭用小鎗頭金木葫蘆頂鐵梁務在輕便照方色全幅絹長一丈二尺燈用照方色薄油紙

中軍坐纛此不可用于行陣以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旗大一丈黑緞段爲之白綾爲邊纓頭餙以珠絡極其華麗方可

二十八宿號帶此帶四方各照方色上畫演禽真形并中央黃素帶俱用鐵十字懸坐纛上以爲四方之主但可操而不可用于臨陣以其大且重也無桿

三軍司命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機桿用長鎗旗方二大尺

二十八宿形旗凡出軍立方向入門使兵由之而出則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輪勝宿卽以此旗領軍桿長丈六尺頂用纓絡雉尾邊幅色俱同各照方向方可六尺　角木蛟　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兎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貐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鷄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

六丁六甲旗十二面用法與二十八宿旗俱同此旗色照方向邊同大旗之色桿長一丈三尺旗方五尺頂用纓頭雉尾珠絡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紅葫蘆明鐵雲鎗頭
行則夾五方神旗但矮于五方一尺其色則東南上
半幅藍下半幅紅南東色反東北上半幅藍下半幅
黑北東色反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北西色反西
南上半幅白下半幅紅南西色反花焰邊隨本旗之
色上下各一半
卦正旗高大式桿俱照五方眞形旗上用金木葫蘆
頂各以八卦方向爲色四正方者色純四奇方者照

角旗各得一半上畫本方之卦于旗之中央
名將所先旗鼓而已無事曰軍行則爲大將中軍而大
將居其下正行有警卽爲分札營壁立表之需所謂
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紛紜交雜而不知九軍八
陣五行六花悉寓一閧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全
憑旗皷以舉錯近不知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祀遺
或重難執馳方色混雜不可辯認而臨陣分合更與
旗無干聽兵用手遏居爲哨聲邦以旌旗爲指隊

具金皷爲飲晏之文至有大將名胄而亦烏合[illegible]
一聽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
然以進退付之無可柰何吁可勝嘆哉
中軍官堅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皷
比較賞罰畢仵藍旗各同原伍盖狼筅在竹屬木故
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藤牌手照前比較
畢盖牌象覆能生人故舉黃旗以應之次舉白旗各
營長鎗手照前比較畢盖長鎗刃屬金故舉白旗以

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又鈀短兵照前比較畢盖
短兵勢簡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
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照前比較畢盖神器
屬火而弓矢皆前行器故舉紅旗以應之水攩佛郎
機紅旗鳥銃紅高招弩手射手火箭手黃旗標鎗打
石手藍旗刀手勾鐮手鎲手白旗
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定就方色旗號譬如遠見
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其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

便同某方安營一箇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據不得

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

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

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

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鴈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

招但有退縮者只把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夘來

就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援兵一枝必設主客

將官二三員亚爲臨時拿了一箇就有一箇代替再

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

戸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辯如以東南西北爲

名則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凡面所向謂之前則

用紅旗即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

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爲北行爲水

水之色屬黑神爲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

則用青旗即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

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爲西行

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

之中央則用黃旗即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

爲勾陳卦爲太極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若

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

欲變動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若舉黑旗則

是後營兵欲變動各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

人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

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

看但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

舉點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

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

坐

各營隊總看本旗總旗總看本百總百總看本把總把

總看本千總千總看本哨將哨將看主將各號旗若

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營俱照旗而

動如止于一旗立點則該應之旗俱點立別旗照常

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磨則該應旗俱磨別旗照常某旗向某方點指該應旗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

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千總應之把總不許先應千總旗舉先把總應之百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不許先應旗總以下

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法治

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即知爲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爲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爲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爲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爲五人之中

凡人面向者爲前紅旗屬前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左手爲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

凡人就本身右手爲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但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爲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

諺語野人衆若說東西南北認辯不眞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前背後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

凡常操及發兵于主將未到場時先將望竿繩綵等項收拾停當候主將陞帳稟陞旗即放砲擂鼓陞旗旗正着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哱囉兵

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視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掌頭號畢稟放砲擂鼓將望竿眠行遇報有警擂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右來則旗向右磨前後亦然賊從兩面來先磨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遍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平低磨

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

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將旗捲訖若

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一旗法隨皷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拏住

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竪起

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不許依人擅動夜看高招火

鼓與晝一般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什器

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

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隊總認旗一百一十六面　旗總背旗桿七十二

根　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　金鼓一副

虎蹲砲六十位　鐵錘六十把　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了尺　藥線盒六十箇　火繩一百八十

根　鐵錐六十把　火藥九百斤　大鉛子五萬

四千箇　木馬子一千八百箇　石子一千八百

箇　皮簍一百二十箇　藥升六十箇　木送六

十根　木郎頭六十箇　馱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搠杖四百三十二根、藥
鱉四百三十二根、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鉛子一十二萬九
千六百箇、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鉛子模二
十四副、快鎗四百三十二桿、搠杖四百三十
二根、鐵錐四百三十二把、鐵剪四百三十二
把、藥袋四百三十二箇、藥線筒四百三十二

箇、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鉛子袋四百
三十二箇、火藥四千五十斤、鉛子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箇、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火繩一
千二百九十六根、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火箭簍四百三十
二箇、油單四百三十二箇、盔二千七百九十
頂、甲二千七百九十副、鞓帶二千七百九十
條、撒袋一千三百四件、弓一千一百五十二

張、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把、雨單一千一百五十
二箇、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雙手長刀四
百三十二把、銃鈀四百三十二把、鎗棍四百
三十二根、大棒六百四十八根、銅鑼二百一
十六面、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步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坐纛

一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面、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四面、把總認旗六面、百總認旗
二十四面、旗總旗鎗七十二根、隊總旗鎗
桿二百一十六根、腰刀二百一十六把、金鼓
一副、
鳥銃一千八十門、搠杖一千八十根、錫鱉一
千八十箇、鉛子袋一千八十箇、藥管三萬二
千四百箇、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鉛子二十

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鉛子模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六面、狼筅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大箭二百一十六把、雨單二百一十六箇、銃鈀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戰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門、每輛十八門、鐵門五百一十二根、各四根、鐵錘鐵剪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四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鉛子二萬五千六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繩一千二百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銃袋五百一十二箇、藥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鱉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火繩二千五百六十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搠杖五百一十二根各四根、鉛子模三十四副、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簍并雨單俱二百五十六箇、圍幔各一條大油单各一張、大棍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四十四隻 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

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

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八面、千總認旗二面、把總認旗四面、百總認旗十六面、隊總旗一百六十面、金鼓一副、佛狼機一百六十架每船各二架、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各九門、鐵門三百二十根各二根、鐵錘一百六十把、鐵剪一百六十把、鐵匙一百六十把、鐵錐一百六十把、四心送子一百六十根各二件、火藥三千二百斤各六十斤、鉛子一萬六千箇各二百箇、火繩八百根各十根、鳥銃六百四十門各四門、柳枝六百四十根各四根、錫鱉六百四十箇各四箇、藥管一萬九千二百箇各一百二十箇、鉛子袋六百四十箇各四箇、銃蚕六百四十箇各四箇、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各二十四斤、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各一千二百箇、火繩三千二百根各二十根、鉛子模一十六副、大棍七百二十根各六根、銅鍋一百六十口各一

口、木桶一百六十隻各一隻、喪騾柳筐八十箇、草鍘八十口、

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大佛狼機六座、碗口銃三箇、噴筒六十箇、鳥嘴銃一十門、煙罐一百箇、弩箭五百枝、藥弩一十張、粗火藥四百斤、鳥銃火藥一百斤、弩藥一瓶、大小鉛彈三百斤、火箭三百枝、火磚一百塊、火砲二十箇、鉤鐮十把、砍刀一十把、過船釘鎗二十根、標鎗一百枝、藤牌二十面、寧波弓五張、鐵箭三百枝、灰罐一百箇、大旗一面并號帶、大蓬一扇、小蓬一扇、大櫓二張、舵二門、椗四門、大索六根、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板舵索一根、繚後手索二根、椗繳四根每根長二十丈、絞椗索四根、鐵鍋四口并竈蓋、花碗八十箇、鐵鍬四把、鐵鋤四把、鐵鑽四把、鐵

鏊四把、鐵斧四把、薄刀二把、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小鼓四面、大桅旗一頂、五方
旗五頂、水桶四担、并傢朵燈籠十盞、木梆鐵
鑼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用釘四十觔、油五十觔、麻六十觔、
灰三石
各兵自備篾盔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根、

次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碗口銃三箇、鳥嘴銃六把、噴
筒五十箇、煙罐八十箇、火砲一十箇、火磚
五十塊、火箭二百枝、粗火藥一百觔、鳥銃
火藥六十觔、藥弩六張、弩箭一百枝、弩藥
一瓶、大小鉛彈一百觔、鈎鐮六把、砍刀六
把、過船釘鎗十根、標鎗八十枝、藤牌十二
面、蕈波弓二張、鐵箭一百枝、灰罐五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大篷一扇、小篷一扇、大
櫓二根、舵二門、椗三門、桅篙一十根、大
索四根、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繚後手索二
根、板舵索一根、椗繳四根、每根長二十丈、絞
椗索四根、鐵鍋二口、水桶二担、花碗五十
箇、鐵鍬二把、鐵鋸二把、鐵鑽二把、鐵斧
二把、薄刀一把、鐵鑿二把、更鼓一面、小
鼓二面、銅鑼一面、重五觔、五方旗五面、燈籠

四盞、木梆鐵鑼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繩五根、鐵蒺藜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四十觔、麻四十觔
灰二石、
各兵自備用篾盔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根、
中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碗口銃三箇、鳥嘴銃四把、火繩

二十四根、噴筒四十箇、煙罐六十箇、火磚二
十塊、火箭一百枝、粗火藥一百五十觔、鳥
銃火藥四十觔、藥弩四張、弩箭一百枝、弩
藥一瓶、大小鉛彈一百六十觔、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過船釘鎗八根、標鎗四十枝、灰
罐三十箇、大旗一面、幷號帶、大蓬一扇、小蓬
一扇、遮腸蓬八扇、大櫓二枝、邊櫓八枝、
舵二門、椗二門、竹槁二十根、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板舵索一根、繚後手
索二根、椗繳二根、每根長十丈絞椗索一根、
篾纜一根、鐵鍋二口、幷灶蓋鐵鋸一把、花
碗四十箇、鐵鑽一把、鐵斧一把、鐵鑿一把、
澗刀一把、銅鑼一面、重五斤更鼓一面、小
鼓一面、五方旗五面、燈籠四盞、木梆一箇、
鐵銲一箇、備用杉松木五株、繩五根、
補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三十觔、麻三十觔、

灰二石、
各兵自備用箬盔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根、
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裝一升研爲細
末一升另包麥麪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
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爲度研爲
麪另包四合用鹽醋浸晒亦以不入爲度晒研爲
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
隨行忘帶者如失軍器同
○車馬步什器總數
盔甲、臂手、鈎鐮、鐵鈀、夾刀、鴨觜棍、大
棒、長刀、藤木牌、狼筅、腰刀、大將軍、
虎蹲砲、快鎗、鳥銃、提砲、皮簍、銅鍋、
鑼鼓旗、狼機、圍幔、油簍草、木桶、柳筐
火鐮石、鉛子模、木馬子、鐵钁鍬
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有損

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備、

韂帶、椰瓢、解手刀、弓、箭、弦、撒袋

火線、子藥袋、藥管、火線銅、銃套、燈籠

水袋、馬鞍仗、夾板、料兜、繩絆、釘鏃、

解錐、草鍘、鞦鞋、號衣、大帽、石子、

鐵斧、

以上俱干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直估

明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若責本

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又

非市買可得、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

管官呈報本將、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者、重責示

懲、官爲之處、應納價者免、

鐵門、鐵鎚、鐵剪、鐵錐、藥匙、鐵送子

搠杖、錫鱉、火繩、木榔、車騾鞍屜、繩索

木枕、木郎頭、馱架、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騎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

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韂帶一

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椰瓢一箇、隊總同、

鳥銃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韂帶一條、椰瓢一箇、火

兵以上皆同、鳥銃一門、長刀一把、搠杖一根、快鎗

手同、錫鱉一箇、盛藥線、藥管三十箇、或六十箇、鉛

子袋一箇、二項快鎗手同、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

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

三百箇、快鎗手同、火繩五根、每箇鉛子模一副、快

鎗手同、銃筒三錢、鉛子爲合式、藥匕、鉛子分兩、每

一錢加二分、餘倣此、布油单一張、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錐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線

筒一箇、藥線五百根、[illegible]、備征火藥每出五

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銃口不同、子藥照

鳥銃例加減、火繩三根、[illegible]、鋒利腰刀一把、火

鐮石一副

銃手每名銃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簍一箇油單一箇 餘同上

刀棍手每名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挿二副

棒手每名大棒一根 弓刀手每名腰刀一把 弓鈴手每名鈎鈴一把 餘同上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 臨時即克棍擊之用鐵尖可刺俱習棍法 鍋一口 行負五人預備攻圍乾粮止則可炊

馬每匹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滚肚一條韁繩二條鐵𣟼一箇木樁一箇 以上堅固 木夾板一副鐙一副過屜一副絆馬繩二條備馬皮條一副布料兜一箇草鍘每隊一口打損藥一包 防壓破即搽敷之 鞭一根

騾每頭馱架一副

騎神器

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爲管神器把總專爲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毋責隊總管放下營時十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拒馬柞

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單層便于出入

步什器

藤牌手每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好水光卵石六塊 牌上各帶蒺藜十串六箇成連

狼筅手每名狼筅一把

每小隊擡帶拒馬一副布城一堵或杴或鑁一把

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北虜有硝而無磺東倭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 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弛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饒而 借以威中國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若嚴絶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

福船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

海滄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非福船比設賊舟亦大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鬬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蒼船一名艟䑸又蒼之大者

蒼船最小太平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勢既不能冲犁若使徑逼賊舟以短兵鬬力我兵多敗但賊舟甚小一

入裏海必用蒼船以追之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駛快便近者改制爲艟䑸比蒼船稍大比海滄差小而無立壁最爲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欠于陸設使將水兵教錬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舟功倍于陸兵必矣

開浪八槳船網船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

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汛但坐卧處不冠晃
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單單
之風浪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擬喫水七八寸
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
用鳥銃二三人沿淺沿塗打賊如賊追逼就可棄
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遊士高談火器杜撰奇巧其實只鳥銃一種當場尚
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
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況一
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
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
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
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
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
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
將藥線撚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撚者有將火線滅

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
準潤濕不撚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
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
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
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

布城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外既立有距馬蒺
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
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覘外便打銃
戳鎗射弩無不便宜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
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
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
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

拒馬

敲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上用屈鐵

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

一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

蒺藜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為一繩俱用繩串入

一蒺藜心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

俱牌上掛帶以行

符牌

此牌有數法或用皮腨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

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

兵家厭勝術激我士心而非真以此為恃也凡兵

所帶繩串蒺藜掛于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

下鋪地圓藤牌蓋擊殺之器凡賴之以整部伍齊

進止遏衆壯氣進如堵墻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

功大為可用然第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耳法

一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

鉛彈釘板可攔路

剛柔牌

此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嚮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

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

十步可放者其法以輕木為長桃中用一檔牌身

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蚕綿

三斤用布厚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白綿紙

每二張鬆鬆團為一毯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觔

厚布袋一幅盖之四邊竹釘定周通用灰漆四明

裹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并勿坐卧結實重

可十五觔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

能辦耳除此外或以鐵為鋒或云用鷙毛人髮或

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脊皆不能遮

嚮鉛子

嚮枚（某哨某隊某甲兵某人 後面某官押號嚮）

枚號令

竹籤四寸長五分闊上照式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
餙掛頸静砲嚮各啣枚肅静代圓枚而用更可查
考

鬼箭

鉄蒺藜糞汁炒染毒藥戳脚曰鬼箭撒地以爲阻路守
險之用

竹筒貯蒺藜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盖下用原節
爲底貯蒺藜懸之于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匀
且速而不結除此皆不利用

飛石 此圖活排上打去有移附落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摇勢一擲而去守
城堡用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樁于二三十步
横路而下准草藏形無線而機發箭必中恐皆木
軍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弩又無
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
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
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
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
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

俱准着人身也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喋五尺衮木二道贅大
竹釘浮于拴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
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
立成營盤

紙燈

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黄油紙鐵絲燈一盞俱粗四

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盞吹鼓手三十八
名三十八盞角旗八面八盞將纛一面上燈四盞
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粗同
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
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
五寸每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左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長一
尺粗同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八寸
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匾形高一尺二寸橫二尺
匾四寸隊燈高八寸橫一尺六寸匾四寸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各燈一盞用黑油布四層罩蓋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
寸明不露或明營賠徙或暗營倏明令賊莫測
一每兵置筯一雙漆碗一隻腦包一箇隨時色衣一件
如遇調遣給與盔甲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
必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弓箭亦書各行伍在上或
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辨賞官器不必書名
以便更代者
制造軍器將官多推托有司蓋避嫌耳臨戎誤事
其咎誰歸但銀兩出入不親何嫌之有買辦工料
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怨須將官親爲
之方俾實用不然降式受成徒使數更得精加借

不無躭誤特用取司出納者惟如廩估務至減偸
以為節省經營無從侵尅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
無法任是如何經管法立弊生如何杜得
一各府州縣所製器械徒費錢糧無益實用其故
皆起于侵漁處多當未製器之前營求領造一費
也委官常例二費也吏書庫子侵尅三費也匠作
胃破四費也以故造作率多不堪良可深恨
給赤之變五年所失復調不下數十萬而未聞一

族稱紀律者至京營以聽氣司提調其偏巧固不
任受甲而甲亦不堪受一切作器可知已甲破既
多朽鈍如故作器不可用亦不能用不及用從來
奴酋狙伏伺軍當種種窺其始突來若責左參然
西虜又挾奴以居奇飽則颺去非裔夷能窮中國
也殆中斷自窮耳窮則變其自強也夫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儀節

夫軍中可使必鬬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妏長苟事急布患當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送日不肯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今法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塲主將臨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從少有犯者即得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究理惟侵尅一節不在禁例若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治以軍法隊下士卒犯科隊長同罪咸坻于罪若隊長臨士卒亦必同甘共苦而隊長之承哨長哨長之承哨官哨官之承把總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若是而儀禮既

刎一旦臨壘孰不從命自在各相上一等者倡之不
惟不敢棄且不忍棄軍禮豈不重哉
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
至險處即宜下馬逐隊而趨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
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
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即時放入不許攔阻
執辱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即穿衣領赴

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
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
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營中紀綱最要嚴整該提調官一入武場便宜軍法從
事不可一毫姑息務使上司令行于千總千總令行
于百總百總令行于隊長隊長令行于兵士乃是軍
法不然直兒戲耳千總而下有違法剝兵者寧上察
而治之部士告訐即實各行罰治務使權在上不在

下違者重究
一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
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廻避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閱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
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
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
立馬候過

凡隊總于旗總旗總于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于
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
罪但終于下馬即已又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
凡議過禮節就是軍令更易不得如隊長所管數人既
惡屬下抗違已就不可又效屬下復抗在上頭目敢
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以軍法治
隊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
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督撫轉達兵部偏裨以

下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如有蓦越各上司徑行
者查究叅治甚或有結交京要私寫揭帖傾害他人
遇調發臨敵騰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
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
迎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叅一跪兩揖後
堂旁坐待茶

已進操及征調在外與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即戎裝錦
繡哨隊長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俱以軍容承接
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跪聽把總授成哨長跪聽
哨官授成隊長跪聽哨長傳令發放小兵跪聽隊長
傳令發放哨長以下見把總叩頭俯伏隊長以下見
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見把總一跪一揖哨長見把總兩跪一揖
隊長不許長揖哨長見哨官一跪一揖隊長亦不許
作揖隊長見哨長作揖侍立
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
則傍坐所驕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
總旗隊總亦務相揖讓凡有常行事體軍士務聽言
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
辭諫止三諫不聽禀百總知若因諫正旗隊總既不
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不必與爭只赴
百總處告知百總亦復曉諭旗隊總再與軍挾怨者
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即時口責三次
不聽先將令書供在卓上無卓則懸于壁命犯兵跪

對號令某一欵所犯相同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
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
者亦讓以兄禮凡事遜避不許衝犯餘則平處係百
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依軍士共
旗隊總同住例
凡平時無警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
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繫絲其禮儀把總之待哨官哨
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士許以鄉情從便相

待但坐須要側侍不許齊肩平列雖下至隊長與兵亦然

凡病兵初視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管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更籌

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早晚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

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三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倣此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徐行二百里每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晝夜兩停爲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前後夜極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如冬至前後夜極長五十九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序短長皆減計算假如九十步安一直更從頭一百八十步發一更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畫天

晚其夜天曉即以此定之行兵以令箭代號

浙東潮信

初一初二十三十四寅申辰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辰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辰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辰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辰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辰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辰丑未平

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太陽出沒應潮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鷄場 三七發甲入平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寅時

一九五更四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占風濤

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按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返照在日沒前臙脂紅在日沒後星光閃爍不定主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更多 暴惡之風盡日而沒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最難晴 凡春風易于傳報一日南風必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

花主風起、雲若魚鱗不雨卽風、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海猪亂起主大風、夜間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鰕籠張得鮮魚主風、卜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北風、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筭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内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内忌九朝風、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内、十一月冬至風、臘月廿三掃塵風、

得師特以禮儀俾然不可近雖純、通請或不得國體、而以私鬬則爭之旁論、如前徵事者可鑒也然屛極矣、佛之當自下始若占候避就、是大將之餘技、儒亦籍遁甲縮地以威敵者、久用已久矣故薄而不錄、以破好奇、并誣世者、

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承詔編承詔武進人萬歷丁未進士天啟中官至浙江左布政使是書輯錄戚繼光談兵之言繼光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四書承詔薈萃其說删除繁複編爲十六類曰奏疏曰條議曰將畧曰兵紀曰賞罰曰陣曰營曰戰曰操曰哨守曰長兵曰短兵曰聲類曰色類曰什器曰儀節而以汪道昆所作繼光墓誌及承詔所作小傳冠於首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明)張龍翼輯

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機類纂三十二卷》提要

兵機彙纂序

有謁吾述而來請者為[illegible]
閒張子羽明手一編問序
于余;閱之乃兵家言也
上起軒轅以及

昭代其閒兩臣雲將匡王定
鼎之謨咸在是矣事博而
該文簡以嚴誠哉其為兵
機妙纂也張子幼即受書
黃石棄儒冠練習時務又

加考索編摹斅十年勤成此書以俟戎行者之問律馬若余少師孔孟長不習兵烏能言其要然嘗聞之矣天生五材武有七

德則兵也者戢定禍亂禁民為非致義之用而終仁之生也是所以為生而非凶所以安之而非危也自文德不昭武功以靚而揣

摩陰符之士惟求感忽悠闇莫知所從以為九天九地則其志務于多殺人多殺人而兵遂為天下毒而天下不克從嗚呼靚武無

烈豈戰之罪哉夫聖王經師以申九伐也而亂人習之以逞所欲甚矣凶人不可授以凶器也故聖人慎言兵矣然天下雖大好戰

必亾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古言之今為烈則當夫蠻
夷猾夏寇賊奸宄虔劉我
民不克胥匡仁民之主必
且赫然震怒簡廸長子推

轂授鉞壼以内壼以外上
至天下至地惟將軍之制
則錫命之重矣使為長吏
者命在師中志滅匪茹而
出師無律進退失當謀之

不滅而議撫議和苟且為
計狃旦夕之安而憂百世
其奚以不負天子哉此無
他平生不知簡練而臨事
昧于適變也古之君子軍

師之制戰陳之法以至觀
天因地應埶制奇圖不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何必彤
弓太嘗然後彪炳哉當其
壇上布指隆中抱膝而楚

漢曹孫燭焰數計矣所以
當大事而無愢也豈非其
習之者豫乎則是書也羽
翼武經而糾糾之夫荷戈
橫誦可也雖然古未名將

錄序六

增竈減竈火牛火猴或踵
事而增華或變本而加厲
用不一方事各有濟寧按
圖而驥之索鐫舟而劍之
求哉不知規之榘之存乎

法神而明之存乎人睢陽
武穆不拘古陣而漢書無
遺忘左傳不釋手則觀夫
大畧識其運用者安見不
在夫區區之間也讀是書

錄序七

者其亦求運用之妙于一
心乎然言心而吾更有說
矣心以立志也志以作氣
也夫兵以氣勝也今天下
豈乏勇敢強有力之士哉

所貴于勇敢强有力者為其敢行禮義也天下不乏勇敢强有力者而智昏于利謀遂其私雖有勇敢强有力而不為

國家用益以濟其亂可惜也盍先正其心乎知君親之義嚴邪正之辨雖當强禦厚實而大義益為炳如不愛錢不惜死誠如古人之所云也加以學濟以才以之為功無不立為名無不成矣雖古之巨人不多讓乎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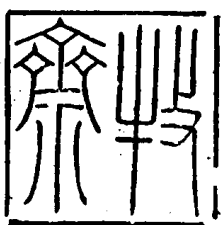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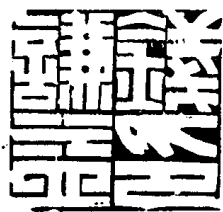
天子神武當陽而小醜未靖將帥之士聽鼓鼙而眛眛以思矣克勝大任而應我

天子之求者唯此立志以帥氣者乎吾願讀是書者當先讀孝經春秋而樹立乎

大倫也世道有厚幸矣天下皆干城矣是爲序

崇禎歲舍癸未九月虞山

錢謙益題于明發堂

序

或言兵有定準而無定機斯言殆非也夫兵無定法者也而嘗有定機何以言之今夫兵自周官以上其事皆藏其用皆寄而況於其爲言有揭揭然以書孫行者乎蓋至孫吳穰苴之時舉天下之事兵幾居其八九則其不能不勒爲書而著爲準伊時勢使然也然其道往往變遷莫

測故有一言於此而其為用或
正或偏或陰或逆用之一不當
則喪師辱國為世僇笑何則彼
但聞兵有法而不知遷無定其
節候分寸一聽於機々々者毫釐
不易而東西定位者也是以失
律謂之失機而善用兵者惟於
當機若數一二而瞭黑白蓋其
犂然著列不可挪動如此故曰
無定法而有定機也吾觀古之

名將深睹此秘而精用之者莫
如韓淮陰李藥師岳鵬舉三君
其它亦必皆有合焉故能料敵
制勝而奏摧陷廓清之績其昔
此者未有不敗者也我
國家
神聖開基將帥不乏雖其承平之
久至於
穆神二祖之際可謂彬々文治矣顧

其時猶有著書言兵若戚繼光之疇海內有畔往輒定之今皇上天縱文武肰中原用兵且十餘年閫外之帥不啻數易而獻俘洗兵厥期未覩路鼓鼖鼓之靈經屢挫爲柳獨何歟夫非機濟之間用之者往往倒見不知以不定之濟而聽於一定之機使其機游移爲致屢蹈傾危乎嘗冀四海之大必有豪傑之士起而一實斯言而雲間張君羽明以其所輯兵機彙纂一書問序於余余讀之稱快爲張君慷慨徒士通達國體曉暢時務明於變事故其輯是書詳哉其言之矣又以爲機者不可覩其未肰之形而可觀其已肰之迹惟觀其已然之萬殊而後知未肰者之有至當而不可易是之謂定爲耳嗚乎此固安可以無

書晉公明有言但患無才不患無書此為不善讀者言耳若夫英悟之姿正賴編摩之益無論太公三略子房素書為兵事專家之言即不必專言兵而兵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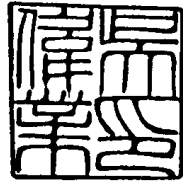
亂資亦廢書不可故當陽時稱左癖而武侯手寫申韓用以開發神明助長智意總之天下大略軍旅險事固未有不深沈好書敎於戎敗之故而可以僥倖

者也今人棄書不讀則動引霍驃騎不至用古兵法之言不知彼能不用兵法而能不用兵機哉故嘗為之説曰兵有制有法有機又有人孫吳之書兵法也

張君是輯兵機也若戚氏所定新書亦髣髴遺制而淮陰藥師鵬舉之派謂之人誠得是人而用張君之機於以右法而左制吾未見虜敵之是定也或曰張

君即其人吾殆欲信之

崇禎歲在癸未嘉平月上浣書

東吳偉業駿公父題

凡例

一是編專以兵機為主非軍國籌策槩不錄及笱於軍國有關雖君相山野之謀與將畧一體收輯重在謀畫不專重品格也

一是編志在廣蒐又恐浩漫故繁穢盡芟止存喫緊若夫議論辨駁之間精神於此倍奐則又不可槩遺姑稍存之

一是編每事各聚以類者欲使於一法之中窮其變化之妙也然亦有一人一事其間合著幾類者恐疊而繁不能逐門備錄但事蹟冗為關要於本條必不可缺者姑復備之然僅十之一二耳

一是編雖欲廣集而無稽虛誕之屬不敢濫收以虧大方之誚故一以經史為主一切野史不經之論悉為棄去

一編中如陣法器械之類止述其事不詳圖說者慮成冗漫容另輯而專詳之

一是編重在類聚不可逐人以挨年歲故但於一類之中自為次第使稽世者不致混淆而於事類又不紛雜也

兵機類纂目錄

雜類 卷三十

陣勢 卷三十一

不用計 卷三十二

兵機類纂卷之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疑兵

曳柴疑敵

郤毛等敗楚師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敗楚、子西將左師、退。晉郤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橫擊之、郤毛郤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

晉師敗齊

晉平公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

燕悅綰懼魏人

悅綰救襄國、會魏王閔出與姚襄石琨等戰、悅綰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魏兵大敗。

晉李存審敗契丹

李存審救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步陣起乘之、契丹敗。

蒙古張柔破武仙

蒙古張柔次滿城、金武仙會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令老弱婦人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鞭、大呼入圍、僊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設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僊大潰。

燃火疑敵

廉范疑匈奴

北匈奴入雲中、廉范拒之、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魏陳泰解狄道之圍

漢姜維圍魏狄道城、魏陳泰救之、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乃遁還。

晉周訪疑兵退賊

周訪擊斬杜弢將張彥、及暮、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乃密遣人如樵採者、出結陣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秦慕容垂退晉兵

晉桓沖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夜令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

光焰數十里沖懼遁還

蕭崔靈建退魏師

魏梁郡王嘉圍朐山蕭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

而炬魏師望見遁去

魏楊侃散圍城者

正平民薛脩義驅民圍蒲坂以應蕭寶寅魏遣楊侃討之侃至民

有送降名者命各還村謂之曰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

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

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圍城者不測各散歸

羣盜皆降

韋孝寬疑齊人

周韋孝寬築城近於齊境齊人至境上孝寬夜使諸村縱火齊人

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孝寬卒城而還

王雄誕破李子通

王雄誕擊李子通遣陳當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

山澤子通懼請降

黑齒常之擊突厥

黑齒常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燃火東南

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長孫全緒退吐蕃

吐蕃入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

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

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張齊賢疑契丹

契丹寇代州宋張齊賢期潘美引兵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

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

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者夜發兵二百

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

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土鐙砦

掩擊敗之

岳飛疑金人

岳飛與金人相持於竹蘆渡飛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

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疑援兵至驚潰

宋魏勝攻金海州

魏勝初起義兵攻金海州金師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

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無信本朝寬大愛民城

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鋭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乃竭

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遠近響

應

明傅友德驚蜀兵

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濟關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

揚旗鼓疑敵

漢高祖破秦軍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須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欲乃因其怠而擊之大破秦軍

張飛當陽拒後

張飛從先主於當陽之役曹操追之甚急飛領十餘騎拒後乃令騎皆隱岸上樹林中揚旗往來而自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

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吳陸遜破散丹陽賊

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孫權遣陸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王平督潰衆而還

馬謖與魏張郃戰於街亭謖敗衆散裨將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平徐徐收合敗兵以還

姜維返旗退司馬懿

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

吳陸抗擊楊肇敗兵

陸抗討步闡晉楊肇來救抗擊之肇走抗欲追之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悉解甲走抗使輕兵躡之肇衆大敗

虜勇破西魏救兵

東魏侯景攻魏廣州未圍魏救兵至虜勇乃徑率自詣逆魏師曰募勇多置旛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破魏兵而還

程名振疑劉黑闥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蘈以兵來會程名振

載鼓六十于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黑闥將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鎮遂與秦王合兵擊破之

馬燧疑田悅

馬燧等討田悅于博洺燧等夜引軍趨魏州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發畢而止燧軍行十里許悅始聞之

晉符彥倫退契丹

契丹寇晉至相州晉符彥倫來城為備契丹數萬陳于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契丹不測踰水引選

金粘沒喝潰宋師

金粘沒喝南侵至河外宋折彥質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

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殺遂晝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金人遂渡孟津

宋虞允文破金兵

虞允文與金兵戰於釆石江中敵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韓世忠助捞破金人

韓世忠復燕山諸軍皆敗世忠與蘇格等五十騎抵滹沱河遇金兵二千餘騎世忠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會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敵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突擊格等夾擊之舟卒鼓譟敵大亂退斬甚衆

明沐英為疑渡白石江

沐英乘霧逼白石江而陣傅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遣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鳴鼓角樹旗幟於山谷間為疑兵賊急撤兵還陣動大軍乘之翹師渡江以伍而善泅者當先長刀蒙盾斫其軍後後陣矢石交發英縱鐵騎擣其中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直抵雲南雲南悉平

明王信破劉千斤等

王信守荊襄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擾房陸民兵不滿千賊四千餘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間以奴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為援至驚走追斬有功

明沈希儀克工尭

沈希儀同五哨誅岑猛希儀將中哨當工尭工尭隘而險且粮盡渡江詣左哨乞糧請并兵攻工尭不允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乃還夜分兵三百緣山上遠出工尭背煮餘糧為糜食士合戰戮力所遣軍已立幟工尭山頂矣賊見幟大驚遂入隘

偃旗鼓疑敵

馮異大破行廵

隗囂反詔馮異軍栒邑未至而囂將王元行廵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廵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謂虜兵盛不可與爭鋒異曰虜若得栒邑三輔動搖令吾先據之以逸待勞非爭也潛往閉城偃旗息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猝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破之

晉劉裕破孫恩

孫恩攻海鹽劉裕拒之以城中兵少乃夜偃旗匿鼓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對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破之

魏王思政敗高岳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州魏王思政命仆偃旗鼓若無人者岳將甚衆四面攻城思政選驍勇開門步戰岳兵敗走

兵機 卷一 疑兵 一七

兵機 卷一 疑兵 一八

唐霍王元軌疑反虜

唐軍于㭊突厥反寇延州、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不敢逼

梁侯安都擊破王僧衎餘黨

陳霸先襲殺王僧𢓭、僧衎餘黨來攻城、侯安都閉門偃卧、令城中有登陴窺賊者斬、及夕、敵兵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又至、安都擊破之、

宋王德退賊遊騎

張俊檄王德取宿州、至新縣、與敵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賊騎疑、遂引去、

宋魏勝戰退金人

金人入寇、環海州城圍數重、勝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而四面合圍、勝候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大牛金液凡幾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為圍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或夜劫其營、或焚其攻具、金人引去

變服幟疑敵

韓信易趙幟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信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出井陘口、趙軍開壁擊之、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所遣卒已入趙壁、易幟矣、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欲歸壁、見赤幟、大驚潰、兵夾擊破之

馮異變服以破赤眉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破之、

虞詡令衆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羌衆攻赤亭、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曹操襲燒袁氏輜重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聞紹輜重在故市烏巢、自師騎五千、用袁軍旗幟、人銜枚、馬縛口、夜從間道出、襲擊盡燔其糧穀

薛訥等擊吐蕃

吐蕃寇渭原、唐薛訥王晙禦之、吐蕃屯大來谷、晙選勇士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殺入、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虜大潰

徐溫易服幟擊安仁義

唐楊行密遣王茂章攻潤州安仁義不克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擊破之

後唐李存審破梁

梁攻蓨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獲梁樵蒭者數百人留數人斷腕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梁人攻蓨者未及置營存審等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蒭者雜暮至梁營門縱火大譟弓矢大發斷腕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人燒營夜遁

宋韓世忠破賊

韓世忠討盜劉忠於白面山世忠夜伏精兵於山側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

回顧驚潰夾擊破之

宋孟珙破蒙古

蒙古忒沒歹攻宋江陵孟珙救之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隨武等與戰敗蒙古忒沒歹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以中山在心腹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謀於肥義而為胡服騎射後乃拓地千里

效敵兵取勝

李淵襲突厥

隋煬帝時突厥寇邊李淵為留守所部不滿五千淵選善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柴世宗效唐兵水戰

柴榮以唐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後命王環將之入淮至壽春城下大破唐兵

解鞍疑敵

漢李廣解鞍疑虜

李廣為上郡太守嘗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衆欲馳還廣曰我

去大軍數十里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矣今我留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也乃前至未到匈奴陣二里許令騎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軍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周楊忠解鞍以疑齊兵

齊司馬消難叛入於周周遣達奚武楊忠迎之忠以三千騎為殿至雒南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雒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

陳伎樂疑敵

魏陸騰平陵州

陸騰討陵州叛獠、獠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携妻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唐柴紹疑虜

吐谷渾寇唐岷州、柴紹救之、為其所圍、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騎出虜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張守珪疑虜

張守珪築瓜州故城、版幹方立、吐蕃卒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虜敗走、

元張弘範舉樂而戰

宋廣王結寨於崖山海中、張弘範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進、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還、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幕、弓弩火石交作、宋師大潰、遂滅宋、

指麾疑敵

涼謝艾破趙兵

趙兵攻梁州、謝艾進軍臨河、趙軍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揮處分、趙以為有伏兵、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魏拓跋英疑退齊兵

拓跋英攻齊桐拔之、將還、齊軍躡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遲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開門疑敵

趙雲計敗魏兵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堅壁不出、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雲有伏兵、遂還、雲以勁弩射之、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

諸葛亮使司馬懿遁

諸葛亮屯陽平、將伐魏、遣諸軍東下、亮惟留萬人、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至、將士失色、亮入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灑、懿疑其有伏兵、乃引軍趨北山而遁、

宋蕭承之退魏兵

魏攻宋濟南、時宋蕭承之所部、不過數百、乃使偃兵開門、衆皆不可、承之曰、懸城孤守、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西魏王思政退東魏兵
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宇文泰為高歡所敗
泰使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
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備

齊祖珽智疑反者
祖珽守北徐州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珽命不閉城門禁
人不得出街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遂驚走

李淵開門疑虜
突厥寇晉陽李淵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而去

唐高仁厚敗東川兵

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高仁厚討之列兵寨圍其將鄭君雄於
鹿頭夜君雄等出勁兵掩擊仁厚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率士
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遂還發伏擊之東川兵大
奔斬獲甚衆

宋劉錡守順昌
金人來侵劉錡先設伏擒其千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
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數甚衆既而金人三萬圍宋順昌
府兵薄城劉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明鄧愈守徽州
元楊完攻徽州徽州新附城郭器械未備苗軍奄至愈激勵將士
開四門以待敵敵疑不入

虛營疑敵

吳漢潛與劉尚合軍
吳漢伐蜀去成都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
南公孫述使謝豐等出攻漢使別將刺劉尚令不得相救漢閉營
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火烟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尚合豐等不
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
等

宗澤擊敗金兵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澤計敵必復來乃盡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營大驚自是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襲擊敗之

蒙古阿朮破宋師
阿朮取宋僊人關柵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
灘濟江留精騎於牛心下山立虛寨半夜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
敗

畢再遇疑金人
畢再遇與金人對壘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
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
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明徐達疑福王爵

泗州雖降張士誠守將福天爵復叛與達對營有諜者來降達撫以恩告以敵將刦營達於二鼓命軍校退屯十里留空營天爵果渡河焚營知達有備欲走伏兵已焚其舟前後夾攻天爵自刎衆降

假營疑敵

吳徐盛疑魏兵

魏王丕擊吳至廣陵徐盛列舟艦於江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東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至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未可圖也於是旋師

周宇文憲疑齊師

宇文憲侵齊家謂永昌公椿曰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庵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勅追還夲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曹彬疑唐援兵

曹彬圍唐唐主召朱全贇於江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全贇望見不敢進

草人疑敵

張巡破令狐潮

賊將令狐潮攻唐張巡於雍丘城中矢盡巡縛槀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梁劉鄩縛草為人

劉鄩與晉軍夾河為營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時見旌旗循堞往來晉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

宋畢再遇疑金人

金人常以水櫃取勝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執戈子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甚沮再遇因擊敗之

致別疑敵

魏楊播別齊渡水

魏主宏伐齊還遣楊播將兵為殿時春水方漲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陳南岸待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已而水減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

魏拓跋英別齊兵

拓跋英擊濮中克其五營會魏主召英還乃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拒後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為詐去二日乃追英下馬與戰齊兵不敢迫而返

緩服疑敵

檀道濟疑魏人

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道濟兵少會軍士皆拔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遂全軍而返

梁馮道根退魏兵

馮道根戍阜陵修城未畢魏兵奄至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添灶疑敵

虞詡添灶退羌

虞詡為武都太守將赴郡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軍不

進羌聞之乃分兵抄傍縣因日夜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辨馬槽疑敵

苻獨孤永業退周兵

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永業通夜辨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夜引退

驅馬牛疑敵

魏爾朱榮疑葛榮

葛榮反圍鄴衆稱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列陳數十里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擒葛榮悉衆降

隋楊義臣敗喬鍾葵

楊義臣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牛驢數千頭令人持鼓潛驅匿澗谷中兵初合命驅牛驢疾進一時鳴鼓塵埃遮天鍾葵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擊破之

散舟疑敵

唐李靖散舟以疑援兵

李靖擊蕭銑破之直抵江陵靖使散所獲舟艦於江中諸將不可

請曰銑地方數千里我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難有舟楫將安用之令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謂江陵已破疑而不進往來覘視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果遂圍江陵銑降

縱虜疑敵

魏侯淵擒韓樓

爾朱榮遣侯淵討幽州韓樓配兵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淵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果廣張軍聲多設供具帥騎數百深入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淵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計間之可克也度其已至帥數百騎夜進昧旦叩其城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退

擒之

立堰疑敵

董卓立堰渡軍

董卓討先零羌卓糧絕乃於所渡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而還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矣

車殸疑敵

臧宮疑越人

臧宮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殸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之以為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慰納之越人由

是遂安

搞軍疑敵

明李文忠疑虜

李文忠知谷剌章攀子於士剌河遂北至騁海虜益衆文忠據險自固示以單弱仍椎牛具徉為搞軍狀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歸

牧馬疑敵

李世民破竇建德

李世民既破竇建德兵於武牢既而諜告曰建德牧馬於河東將襲武牢矣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世民出奇兵破之擒建德

列陣疑敵

明王越疑虜

王越嘗以千人延還虜猝至主客不當衆欲走越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之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曰昨我一動虜躡擊無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殸故虜不覺耳

詭砲疑敵

明楊銳破滾滾木棧

滾滾攻安慶結木棧接城挾兵而進楊銳詭以大將軍銃實居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寇兵望見大潰乃潛出卒燒其棧

會兵疑敵

明楊一清退虜

虜數十萬直抵固原楊一清為逆撫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迎會總兵曹雄衆爭謂不可平涼一路絕無行人恭政安惟學亦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北走

兵機類纂卷之一終

兵機類纂卷之二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校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詐兵

示弱破敵

楚鬬伯比圖隨

楚武王侵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勸楚王請羸師以張之。隨果欲追之，鬬伯比請伐隨，隨師敗。

趙李牧破匈奴

趙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日殺數牛饗士，習騎射，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匈奴以為怯。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少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冒頓圍漢高

冒頓侵燕代，漢高帝自將擊之。冒頓悉匿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覘者皆言可擊。帝擊之，乃縱奇圍帝七日而後得解。

漢耿弇破張步

耿弇討張步，攻臨淄，拔其城。與弟藍來攻弇。弇出兵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陣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漢虞詡破羌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併兵急攻。詡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

吳朱桓破曹仁兵

魏遣曹仁攻孫權，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權將朱桓守之，時桓兵僅五千，諸將皆懼。桓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桓部曲妻子於中州。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

石勒襲殺王浚

晉王浚謀稱尊號，石勒遣使奉表於浚。浚遣使報聘，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而拜使者，而受書，期以三月中旬朝謁幽州奉上尊號。浚益驕，不復設備。勒襲殺浚。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宇文泰拒東魏軍六十里，背水為陣，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歡兵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鳴鼓，起伏，大敗歡兵。

王世充破孟讓

隋孟讓聚黨攻郢阻淮為固王世充為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賊衆漸餒分人於南北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擊破之

楊義臣破張金稱

隋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不復設備義臣乃選精騎夜濟河伺金稱離營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契丹誘擊唐兵

營州契丹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牢者紿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降之耳契丹又引出所俘飼以糠粥慰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將軍曹仁師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生獲之將卒鮮有脫者

賊將崔乾祐敗唐兵

唐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乾祐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誘使官軍懈不為備乃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

郭子儀退吐蕃

唐僕固懷恩反與回紇吐蕃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既而復出陣虜始以子儀無備而欲襲之忽見大將軍驚懼不戰而退

唐馬燧誘擊田悅

魏博田悅寇臨洺馬燧等討悅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

唐李愬使吳元濟不為備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時吳元濟反愬至鎮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撫循爾曹戰勝攻取非我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由是元濟等輕愬不為備愬乃乘雪夜擒之

吐蕃尚婢婢驕論恐熱

吐蕃論恐熱謀寨困懼尚婢婢襲其後遂舉兵擊之婢婢曰不如逆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方引兵歸婢婢乃遣兵擊破之

趙犨守陳州

黃巢將孟楷擊唐陳州刺史趙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擒楷斬之巢怒據壘五重百道攻之犨引銳兵開門擊破之

蠻人儂智高據邕州

廣原州蠻儂智高謀據廣南乃詐出幣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為備智高遂攻陷邕州

張浚擊敗馬進

李成將馬進犯宋洪州張浚欲兵若無人者盒斂不動進以大書牒來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浚諜知賊怠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兵飛潛出兵賊右突其陣進大敗

劉錡賂兀朮

金兀朮治戰具來攻東京副留守劉錡於順昌錡募得曾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令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而已其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所諭兀朮喜即置鵝車砲具不用兵至順昌劉錡擊破之

王彥大敗李忠

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隘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行閱再宿賊至大敗之

韋滐計築邊城

韋滐平夏州築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乃陽繕他峡江口好水川之險夏人來襲迎擊敗之

趙范等誘賊

李全反圍趙范趙葵於揚州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閒暇全亦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等夜議諸朝所向葵曰向東利范曰當出西門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圖之乃為精銳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全望見喜突關而前官軍爭奮薄戰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范遣李虎軍已先塞其甕門全窘走死

示不進破敵

張良說沛公燒棧道

沛公既為漢王張良說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韓行燒棧道良歸至韓將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羽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

虞詡停車請兵

隴西羌反命虞詡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兼行令吏士日增其灶羌不敢逼或問其故詡曰虜衆我少徐行則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灶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班超計擊莎車

漢班超發於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遣五萬人救

之、超召將校及於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於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慕容垂破壘壁

慕容垂伐西燕、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斂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破臺壁

慕容垂討李朗

遼西太守李朗叛降魏、燕遣李旱討之、旱既行急召而復還之、始朗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旱潛擊斬之

魏楊椿討陳瞻

楊椿討涇州民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欲伏兵山溪、或欲斬木焚山、椿曰、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止避死耳、今約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可擊、乃止、而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陰簡精卒、啣枚夜襲斬之、

魏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

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眾歸畊、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令夜發、黎明圍其柵拔之、所得俘囚皆遣之、諸柵皆降、遂擒醜奴、

魏侯淵斬劉靈助

侯淵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眾、欲據關險以待其變、延慶曰不可、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其壘、靈助戰敗、斬之、

狄青破儂智高

狄青討儂智高、止營、令軍士休十日、智高遣人覘之、以為軍未即進、覘者去、乃輕軍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衆逆戰、大敗之、

王厚討弛羌備

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關、宋命王厚討之、厚啟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子今據險壘、厚擊破之、

韓世忠討降曹成

宋賊曹成擁餘眾在郴邵、韓世忠既平閩寇、兵至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人招成、成乃降、

韓世忠破兀朮

金兀朮欲臨安世忠遣兵邀其歸路會上元節世忠於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兵已屯焦山寺明日大戰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求假道不聽相持久之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大困

韓世忠破金人

金師逐宋淮南宋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提兵駐大儀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即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

兵言之金人以為世忠即退起兵至伏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世忠軍皆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大潰遂擒其將撻不野等

韓世忠破劉忠

劉忠據白面山世忠與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連騎穿賊營得其虛實設伏破斬之

元張弘範破諸寨

張弘範與弟弘正攻宋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建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

明王守仁破浰頭賊巢

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積數十萬王守仁提督討平之而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守仁佳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進兵擣其巢連破三浰乘勝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

明戚繼光殲閩倭

戚繼光為浙東參將倭寇入台州睹旌旗皆碎易所向以全取勝閩寇張甚光部八千注緋細道路曰且候命方可往閩我官在浙閩非我分內也賊聞而怠乃兼程進剿自橫嶼一壘殲之即旋牛田倭賊立盡

敵恐擊彼

漢耿弇討拔臨菑

耿弇討張步進居西安臨菑二城閒視西安城堅兵精臨菑雖大易攻乃勑諸將後五日攻西安西安守將張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彼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攻之必拔拔之即西安孤與步隔絕必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還奔臨菑并兵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張藍聞之懼亦亡歸劇

漢岑彭謀擊秦豐

南郡秦豐據黎丘稱王光武以岑彭擊之豐拒於鄧彭甲令軍中朙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令亡歸以告豐豐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岑彭馳擊廣都

岑彭伐蜀攻破平曲公孫述聞之遣將延岑等拒廣漢侯丹等拒黃石彭使臧宮拒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破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蜀地震駭述大驚曰是何神也

朱儁掩擊黃巾

朱儁討黃巾賊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

曹操計斬顏良

袁紹遣顏良攻白馬曹操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遂解白馬之圍

徐晃攻關公屯

徐晃助曹仁討關公公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絕其後公衆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公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而密攻四冢公出戰晃擊之退走

諸葛亮攻祈山

諸葛亮北定中原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兵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曹操分馬超兵勢

馬超韓遂反據潼關操自將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

為營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自衛後超攻之矢石雨下操猶不動許褚扶之上船會丁斐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向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遂進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偽許之更復與韓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使其相疑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自改定者衆其大疑剋日會戰大破之後衆問故操曰若賊即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兵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得與我爭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者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

渦為壁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順言許之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始閑中諸將到操犹喜或問之操曰關中長遠若賊依險未易可定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

魏宇文泰破高歡

高歡奉元善見為東魏歡伐魏使高敖曹攻上雒竇泰攻潼關而自將以軍渝阪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曰賊犄我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我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㪅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襲擊破之竇泰自殺歡及敖曹皆退

唐李世勣襲玄菟城

李世勣襲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遂收新城

曹王皋拔蔡山

曹王皋討李希烈將攻蔡山敭言西取蘄州希烈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將引兵随戰皋復放舟順流而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

唐高仁厚敗韓秀昇

韓秀昇反高仁厚討之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渡之狀賊盡衆渠備遣兵拒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柵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沉之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遂降

元伯顏趨沙蕪

阿朮與伯顏同寇宋阿朮遣使問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戰艦萬艘分據要害或言渝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亦堅守乃圍漢陽軍聲言繇漢口渡江宋兵果援漢陽於是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舡入渝河徑取沙蕪遂入大江

元張弘範破漳州

元張弘範伐宋至漳州軍其東南西三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

明太祖破陳友諒水寨

明太祖征陳友諒迴流至安慶先陳陸兵為疑兵命俞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大破之

明俞大猷破雲溪賊

二源山衰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鑾盛賜從充裨將為反間賊得鑾自安而日發官兵擊剪巢之未下者諸巢果聚雲溪以緩火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

東峒平

攻此救彼

孫偃謀救宋

楚成王及諸侯之師圍宋晉文公將救宋孫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從之楚人果釋宋而從晉師楚師敗績

齊孫臏救趙

魏伐趙齊田忌欲引兵赴趙救之孫子曰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直走魏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大敗

司馬懿請襲關公後

蜀關公圍魏曹仁於樊甚急魏司馬懿請諭孫權襲其後則樊圍自散魏王操從之權遣呂蒙襲救公安遂獲關公

董昭謀露襲關公書以解圍

漢關公圍魏曹仁於樊孫權為戕與曹操請以討關公乞勿漏使之有備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即露之使敵關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操以書射着圍裹及敵屯中圍裹聞之志氣百倍關公解還

晉陶侃急攻石頭

陶侃與蘇峻持久用毛寶計燒蘇峻積聚峻軍乏食急攻大業壘侃將計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乃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突陣侃部將斬之餘衆潰

晉謝玄解彭城圍

秦彭超攻晉彭城謝玄救之超置輜重於留城玄揚聲遣軍向留城超聞之乃釋彭城還保輜重彭城守戴逯因得奔玄玄進敗超於三阿

魏長孫稚解馮翊之圍

蕭寶夤反圍馮翊長孫稚討之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稚從之北渡據石雉壘有送降名者侃命各還村候臺軍舉三烽各舉烽應之不舉烽者擊之一夕火遍數百里圍城者不測皆散歸羣盜皆降遂克潼關

齊裴叔業解義陽之圍

魏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王肅請遣軍救渦陽魏帝曰義陽當下則下當止則止肅乃解義陽之圍奔救渦陽

李密解王世充之圍

王世充營於黑石李密與戰敗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棄馬直趨黑石連舉火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破之

李晟解靈州之圍

吐蕃寇靈武李晟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解靈州之圍而去

梁康懷貞救靈州

李成貞將劉知俊攻梁靈州梁康懷貞攻邠寧以救之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

張浚牽制兀朮軍

張浚襲秦州聞金兀朮兵駐於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遣吳玠復永興軍兀朮果引兵趨陝西以為援

趙范不救蘄黃而攻唐鄧

金人在蘄黃趙范與弟葵監軍出師唐鄧孟宗政問故對曰擣襄陽之脩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我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曰以老賊後回師擊之可勝數而無後患也

明徐達直抵太原

徐達定山西擴廓帖木兒方自保安謀陷居庸關擣故都達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六衛之師足以禦我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遂輕騎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銳甚達以步兵未至不可輕戰遠斥堠固營壘可擒而取會降將請內應乃夜襲之擴廓倉卒走甘肅得甲卒四萬衆勝長驅山西悉平

明常遇春破趙普勝

太祖拔安慶偽漢將趙普勝叔言援安慶常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以乃誑我耳乃留羸弱守城而潛以銳士伏九華山漢兵果次池州伏起斬萬人

明王瓊敗山西虜

虜寇山西得利踰歲復犯境上佯若東者王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虜果入大敗之

明王守仁討宸濠

宸濠反攻南康九江安慶王守仁起兵討之衆以南昌必脩嚴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逕之江中與安慶夾攻必克守仁曰我越南昌下與賊持江上安慶僅能自保難援我於江中而南昌識我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腹背受敵不利不若先攻南昌彼必解圍還救彼來我已克南昌矣首尾牽制賊必成擒乃分兵十三道進兼縱間疑之大破擒賊

明俞大猷擒張璉

饒平民張璉反胡宗憲檄江廣俞大猷還南贛參將聞璉出行剽宗憲曰棄巢出剽賊自投死室速擊大猷曰賊雖離巢妻子貲寶在巢大軍迫之彼必自救譬之虎方逐麋熊據穴而捋其子安得不置麋而還乎還而擊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乃引萬五千人疾走相嵩擣賊巢賊果歸保巢出擊之俘斬千餘又潛使說賊黨執賊佯敗破散

楚闘廉敗鄖

闘廉帥師及巴師伐鄾、圍鄾、鄧養甥聃甥救鄾、三逐巴師、不克、廉乃分巴師為二部、而横陣於其間、戰而僞北、鄧人逐之、背巴師、巴師擊其後、廉反攻其前、鄧師敗而鄾拔、

秦白起誘趙括

秦武安君白起伐趙、趙將趙括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至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二奇兵絶趙軍後、又一軍絶趙壁間、趙軍分為二、又大發秦兵絶趙救兵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陰相殺食、趙括自出擊戰、秦射殺之、卒皆降、

韓信斬龍且

韓信報破齊、楚使龍且救齊、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走、且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龍且、

赤眉敗鄧洪

漢鄧洪討赤眉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大敗、

董憲以計拔蘭陵

董憲圍賁休於蘭陵、漢蓋延救之、憲逆戰而佯退、兵敗走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出兵合圍、延等突走、憲遂拔蘭陵、

鄧羌擒姚襄

秦鄧羌與姚襄戰於黄落、羌佯敗走、襄追至三原、羌迴騎擊之、黄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大敗、擒而斬之、

古弼誘夏兵

魏古弼等伐夏、夏主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執夏主殺之、

梁王僧辯敗侯子鑒

賊將侯子鑒據姑孰、梁王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謂水軍退怯、出逐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子鑒大敗、

万侯醜奴誘敗崔延伯

万侯醜奴宿勤明達寇魏涇州、魏蕭寳寅崔延伯引兵至、醜奴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來降、寳寅延伯未及閲視、宿勤明達引兵至、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

于仲文破檀讓

周于仲文討檀讓、仲文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破之、

隋張須陁破盧明月

張須陁討盧明月、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我退、必悉衆

於來追若服據其營中有大利須陀棄柵而遁使羅士信秦叔寶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燕衆追之二人馳至其柵縱火焚之明月奔還須陀從後擊走之

唐太宗破高麗延壽

太宗攻高麗命阿史那社爾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競逐之上命李世勣將步騎陳西嶺長孫無忌衛其後上自將步騎爲奇兵執鼓角偃旗幟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上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擧旗幟諸軍並進高麗兵遂潰

宋扈再興邀擊金兵

金人圍宋棗陽兵薄城宋扈再興王宗政欲誘之涉濠半渡擊之令守壕者佯走金人半涉擊之金人多陷水中

詐降破敵

齊田單破燕軍

齊田單守即墨既偽師一卒又反計激怒城中乃厚撫其衆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繇此益懈單乃用火牛計大破之

吳周魴敗曹休

吳使周魴詐以鄱陽降魏曹休率步騎向皖以應之吳王權與戰於石亭斬獲萬餘

秦苟輔誘姚萇

後秦王姚萇攻新平苟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殺萬餘人

晉李矩破漢兵

漢劉暢攻晉滎陽晉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乃夜襲敗之

宋黃回等斬王休範

宋王休範謀襲建康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越騎校尉黃回張敬兒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之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

冼氏計破李遷仕

梁李遷仕反遣使召馮寶寶妻冼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徵君之兵也且無往以觀變數日果反遣杜平虜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冼氏又曰平虜驍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鬬遣使卑辭告曰欲遣婦參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倡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遷仕果不設備冼氏襲擊破之

魏于謹破高歡

魏于謹從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邙山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路左欲衆勝逐北不以爲慮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東魏軍

乃得敗

周賀若敦殺迎降者

賀若敦拒侯瑱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趍舡令舡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舡馬詐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賓有亡降者瑱皆拒之

高麗敗宇文述

隋宇文述擊高麗會於鴨綠水高麗乙支文德諸營詐降既而召之不至諸將渡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每戰輒走誘述濟薩水文德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乃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述大敗

竇建德斬郭絢

隋郭絢討高士達達軍司馬竇建德拒絢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偽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斬絢

薛仁杲擒劉感

唐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杲偽遁又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叔良命劉感帥衆赴之仁杲與戰敗之遂擒感

顏杲卿計散賊兵

安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袁履謙往迎之祿山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與履謙謀起兵討祿山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口之衆

南詔詐走竇滂

南詔驃信酋龍入寇唐竇滂拒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語未果蠻乘船栰爭渡勒兵出戰滂單騎宵遁

黃巢敗張璘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唐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許之駢悉遣諸道兵還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急令璘擊之璘敗死巢軍復振

閩王仁達偽降斬王繼雄

閩王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襲斬之

宋劉廷翰破遼兵

遼韓匡嗣與耶律休哥伐宋軍於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受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將劉廷翰等分道前後會擊遼師大潰匡嗣遁去

契丹耶律休哥誘執賀令圖

契丹耶律休哥謀紿宋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願歸南朝

令國信之即引數十騎迎之既至帳下佐哥令左右殺其從騎無執之

金蒲察官奴襲蒙古兵

蒙古忒木斛圍金亳州金蒲察官奴母先為蒙古所獲金主命以計請之官奴乃密與忒木斛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而定和議官奴乃取間襲敗之

詐饋餉破敵

周賀若敦擒侯瑱軍

陳侯瑱逼湘州賀若敦救之增脩營壘為久留計先是土人多載米肉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來取甲士出而擒之後實有饋餉者瑱皆拒擊之

詐和破敵

班超斬疏勒王忠

班超既略月氏而使康居王執疏勒王忠已更立其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

南涼俱延取焦朗

涼呂超攻焦朗南涼傉檀救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俱延曰焦朗孤城無食行且自服攻之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

唐李大亮誘執張善安

唐李大亮討反將張善安諭以禍福善安曰欲降又恐不免大亮單騎入其陣善安大悅遂請降既而善安詣大亮營大亮執之

趙元昊詐約吐蕃

趙元昊侵吐蕃自帥眾攻猫牛城久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

女直烏古迺及擒拔一門

遼主國滿聶部節度使拔一門叛遼主女直部烏古迺陽與拔一門為好而以妻子為質襲而擒之獻與遼主

明胡宗憲謀殺王直

歙人王直互市致富夷人信服時時流劫海濱胡宗憲遣辯士往說直初以母妻為戮心甚宗憲拔之於獄厚養之乃遣義子歙定海謝過已而時對將吏曰王直非反賊顧倨強不見我耳一見有以處之賊聞決策渡海登舟釃酒誓眾曰須謹備俞大猷宗憲乃調大猷于金山以盧鏜代之鏜舊與直善義子毛烈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直遂坦然不疑惟礪兵伐竹木為開市計宗憲夜馳寧波密調戚繼光伏水陸要害以夏正為餌紿直曰汝欲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一降而得直且疑且棠曰漢高謝羽鴻門當王

者不然乃詣降昇請斬於市

詐迎撫破敵

漢陳湯誘破郅支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見匈奴郅支單于走康居侵陵烏孫大宛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兵擊之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問故湯曰單于上書言康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以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甘延壽與湯因讓以忽大計失主客之禮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盾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京師

班超誘斬焉耆王廣

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懷二心班超發兵討之兵到尉犂界遣諭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賜事畢即還焉耆王廣遣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可便殺之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城下哉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又絕葦橋之險不欲漢軍入國超從他道厲度廣出其不意大恐欲悉驅入山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言重加賞賜廣等至超詰責斬之

詐勝破敵

秦人降商密

秦與晉伐鄀楚遣子儀子邊戍商密以為鄀拔秦軍過析隈入而係輿人詐為克析所俘者以圍商密恐商密人之覺之也於是昏而傳焉宵掘坎埋血加盟書其上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囚二子以歸

詐會盟擒敵

秦衛鞅誘虜魏公子卬

秦衛鞅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遣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面見盟而罷兵卬以為然乃與會盟鞅伏甲襲卬虜之大敗魏師

秦誘執楚懷王

秦王遺楚王書曰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願與君王會武關楚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入咸陽留之

漢高祖詐擒韓信

韓信為楚王有人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必迎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縛信以歸

石勒誘斬王彌

漢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張賓勸勒誘

而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乃擒瑞斬之彌謂勒
實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讌酒酣斬之幷其衆

陳周迪殺周敷

陳江州周迪為寇周敷擊之迪紿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敷許
之乃登壇為迪所殺

詐取敵城

于仲文取金鄉

周尉遲迥討揚堅檄讓屠兒羅據兗州應迥其妻子在金鄉于仲
文遣人詐為毘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到財帛
賞將士金鄉人喜仲文僞建旗幟倍道而進善淨出迎謁仲文執

之遂取金鄉

唐盧龍陷弓高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責怒盧
龍使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納之賊衆隨入遂
陷弓高

張玄稔取符離

龐勛將張玄稔守宿州開門降於唐康承訓遣符離賊黨不知乃
復入城積薪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
將收其兵

遼生女直劫者破阿踈

遼生女直盈哥以兄劫者伐阿踈城戒曰遼使來罷兵當以計
遼使果來盈哥使胡魯等與俱坐劫者詭謂胡魯曰我部自相攻
于汝等何事援鎗刺殺胡魯等遼使驚駭走歸居數日破其城

謬言紿敵

漢荀彧退郭貢兵

曹操使荀彧守鄄城自往攻徐州操將張邈郭貢等謀迎呂布以
拒操彧聞邈亂即勒兵設備貢率衆數萬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
貢求見彧彧將往或曰君一鎮州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
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
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呂蒙詐降郝普

劉備將郝普守零陵權遣呂蒙取之普不降蒙詐謂普故人鄧玄
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親自臨之
彼方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
普具宣蒙意普懼遂出降降後知其為詐普甚慚悔

魏衛瓘收鄧艾

魏鄧艾在成都承制專事詔鍾會以檻車徵艾會遣衛瓘收艾會
以瓘兵少欲令艾攻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乃夜至成都檄艾
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敢有不出者誅及三族諸將悉來赴瓘執
艾於檻車送赴京師

司馬昭詒全懌等

吳遣全懌等救諸葛誕於壽春司馬昭圍壽春全懌兄之子輝儀得罪於吳奔魏昭作輝書告懌曰吳以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率衆出降誕愈困昭卒克壽春斬誕

魏王珪詐言燕主死以退其兵

燕主垂遣太子寶擊魏垂已有疾魏王珪邀路伺其使者盡執之珪使所執使者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憂恐士卒駭動乃遁

隋長孫晟使突利入朝

隋文帝令長孫晟說突利可汗會都藍可汗與達頭可汗合兵掩襲突利破之突利夜與晟南走欲奔玷厥晟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曰隋法賊少舉一烽來多舉二烽大逼舉四烽突利大懼遂與晟入朝

卷之二 詐兵 三十一

唐安興貴襲執李軌

安興貴涼州奕世豪望為夷民所服其弟脩仁為涼主李軌將興貴往說軌使歸唐軌不從興貴乃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軌計窮興貴執之

唐周德威詒劉鄩

梁劉鄩設草人潛引兵襲後唐晉陽李存勗覘知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繞及山必發騎兵追之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知不可克將據臨清蓄積以絕晉糧道周德威急追之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兵詰朝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軍不得進而還

唐錢鏐紿董昌

錢鏐顧全武攻董昌於越州全武克其城郭董昌據牙城拒之鏐遣人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

吳朱瑾計潰亂兵

吳馮譓李球發兵共討徐知訓陳於天興門外會朱瑾自潤州至瑾逐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譓球斬之

卷之二 詐兵 三十二

宋朱勝非計平苗傅等

宋苗傅劉弘彥等作亂張俊韓世忠等會師勤王傅等欲拘世忠妻子為質朱勝非紿曰不如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傅等從之世忠妻子得出而勤王兵至獲傅等

岳飛破曹成

賊曹成據道賀二州奉詔招之不聽飛奏累加剿除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偽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返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

擊賊大潰又連戰破之成遁飛謂諸將曰成黨敗走退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爾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於是分道招之

宋民詐金人

金人圍宋魏勝於海州宋李寶赴援敵舟次陳家島以中原民操舟揖民相告王師至即背之及望見寶舟紿曰此金兵也俾金人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斬其將獲虜無算

揚言敵敗

廚人濮敗華氏

宋華氏以吳師敗宋師宋元公欲出宋廚人濮請待之乃復戰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華軍聞之衆氣遂敗華氏於新里

晉何無忌破何澹之

何無忌與桓玄將何澹之戰於桑落洲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此舫戰士必弱我攻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遂攻得之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乘勝大破之

宋垣崇祖退魏兵

垣崇祖為朐山戍主魏遣兵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將下船欲去崇祖謂心腹曰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破虜頃成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

宇文忻詭稱尉遲迥軍敗

周尉遲迥討楊堅堅遣韋孝寬等勝之於沁水乘勝至鄴戰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甚衆宇文忻曰吾當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似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自殺

王世充詭破李密兵

隋王世充與李密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牽遣陣前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充縱兵乘勢衆潰密降唐

閩留從効紿殺黃紹頗

閩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留從効乃引軍中壯士夜飲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我屬討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操白挺踰垣執紹頗斬之

兵敗詐稱佯敗

吳陳紹還鬬王景仁

梁王景仁侵吳廬壽吳徐溫拒之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還矣躍馬還鬬衆隨之景仁大敗

慕容紹宗約衆使復戰

梁攻彭城東魏慕容紹宗救之將戰以梁人輕悍恐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敵追我擊其首爾擊其背及戰果敗梁人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

揚威恐敵

蔿賈伐庸以退寇

楚伐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還百濮果罷羣蠻從盟遂滅庸

申叔屯田以懼宋

楚莊王圍宋將還而宋未服申叔曰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畊示無去意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乃成平

苗賁皇還楚師

晉楚戰於鄢陵旦而戰見星未已晉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王聞之乃宵遁

吳人敗楚

吳伐州來戰於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二軍以繫於後罪人或奔或止三國爭之遂亂吳師擊敗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齧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之師奔大敗楚師

韓信下燕

韓信大敗趙軍以千金購得李左車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今將軍虜魏王擒夏說破趙軍威振天下此其所長然衆勞卒罷用之實難燕若不服齊必自強此其所短莫若按甲東兵北守燕路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其為齊謀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寇恂破蘇茂兵

光武使寇恂守河內時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征而河內孤使蘇

茂等攻溫恂即勒兵會於溫下合戰軍吏皆諫曰今雒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旦日合戰會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幡旗蔽野恂乃令上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耿弇嚇走張步兵

耿弇討張步步聞弇至使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走

漢朱儁破梁龍

後漢交阯賊梁龍叛拜朱儁交阯刺史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

蔣濟退孫權

孫權圍合肥曹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還

徐晃還關公

魏徐晃拒關公屯宛城晃詭道作都壍意欲絕其後關公燒屯走

魏司馬懿使吳師遁

吳朱然等攻魏圍樊魏司馬懿救之使騎挑戰然不動懿佐戰士簡精銳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

郭敬取襄陽

後趙將郭敬寇襄陽晉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蔽旗幟寂若無人諜者至則告曰汝宜堅守後七八日大兵將至不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諜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乃取襄陽

蕭衍逼降陳伯之

蕭衍起兵襄陽爲陳伯之鎮江州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潯陽伯之束甲請罪

魏酈範諭潰肥城

魏慕容白曜破宋無鹽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

魏獨孤信取穰城

獨孤信襲東魏穰城辛纂出戰敗還趨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楊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

周楊忠使稽胡餽輸

周宇文護使楊忠會突厥侵齊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雒陽欲與突厥兵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

李世民解突厥之圍

隋煬帝北巡入雁門突厥圍之詔天下募兵赴難李世民年十六應募赴援說雲定興曰突厥敢圍天子謂我倉猝不能赴援也宜晝引兵旌旗數十里不絕夜使金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也從之遂解圍

唐太宗禦突厥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太宗因之與髙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水與頡利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敢來謂我不能出也我若示弱閉門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明日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意請和詔許之突厥引還

唐長孫全緒走吐蕃

吐蕃入寇渡便橋代宗出奔吐蕃遂入長安郭子儀使王延昌入商州撫潰軍得四千人子儀泣諭以共泄國耻皆感激受命乃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之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親將大軍至矣吐蕃駭遁

李嚴等降蜀

郭崇韜伐蜀聚蜀人苦主荒淫風驅霆擊所過迎降別將李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其膽落之時得入鹿頭關迎降必矣綿江水深無舟乃乘馬浮渡遂入鹿頭關據漢川蜀主王衍遣書李嚴曰公來我即降也或謂嚴首建伐蜀之策不可往嚴不從馳入成都撫諭士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衍遂降

蕭幹敗劉延慶

宋劉延慶伐燕山蕭幹拒之擒宋軍二人留帳中夜偽語曰聞宋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縱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旦延慶見火起即走士卒多蹂踐死幹因追擊破之

宋种師道退金人

金人入寇种師道赴援至雒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正宜速進彼安能測吾虛實揚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徑逼金營金師稍北

宋岳飛退范汝為

范汝為寇江西岳飛遣人以岳字旗植諸城門賊不敢犯

韓世忠降李復餘黨

韓世忠既破李復餘眾尚萬外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甲卷戈吾能保全汝輩立功名賊駭慄就降

宋吳玠驚金人

金人以李彥人欲出奇取蜀乃命李彥琪駐秦州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撤離喝直擣上津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馳書招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撤離喝大驚

宋王德降水賊

張俊檄王德取宿州因潛師宿州夜半薄敵營敵將詰朝盤詐而陣德策馬先濟遂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

糜碎爾何為者賊遂挾兵降其將入城固守德諭以逆順遂下之

元伯顏不追夏貴

元使伯顏兀朮伐宋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兀朮出其不意率軍逆流西上直抵南岸別將擊走夏貴陽邏堡亦破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貴走乃代吾使不必追也

元伯顏降鄂州

元伯顏伐宋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焰城中兩城大恐皆降

元伯顏弗追劉師勇

元伐宋破常州守將劉師勇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也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明徐達走張思道

徐達定陝西以張思道自守慶耳李思齊地富人衆遂決策降之得其衆使使諭思道思道懼遁為擴廓帖木兒所執其弟良臣既納款而變達率兵四面攻之斬其父子及黨陝西悉平

明李文忠走吳水兵

嚴州新下張士誠來爭水陸竝至李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之賊兵首標之桅旂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壘

明李文忠退呂珍

張士誠遣陳同僉呂珍圍諸全守將告急李文忠以嚴州兵少倘衛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乃曰兵貴虛聲固詐稱平章邵榮領五萬出江右左丞徐達領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賊具告呂珍退營五里以待決戰時胡德濟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軍情德濟督兵追殺

明沐英紿走蠻兵

沐英克雲南蠻見英回復叛時英駐師烏撒即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卒報城中為蠻所得紿之曰總兵統三十萬人至矣賊拔營遁

明湯和解體蜀守

湯和同傅友德伐蜀直走階文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漢州欲通軍報湯和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之月日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明王驥計斬思任發

王驥連破思任發乃移兵討韋郎羅驥遣偏師抵境傳檄曰王尚書大軍且入安南安南懼斬思任發首以獻

明王守仁疑滯宸濠

宸濠反王守仁與伍文定謀討賊客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四十萬以疑賊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已大集矣

假稱神助

齊田單破燕

燕人攻齊莒即墨[illegible]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illegible]舞而下因宣言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illegible]走且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遂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繇是出戰大破燕軍

晉李矩使巫鼓衆

漢劉暢攻晉滎陽晉李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擒暢營暢僅以身免

王世充鼓衆破李密

隋王世充欲擊李密恐人心不一乃詐衛士張永道夜夢周公管仲相助擊密為周公立廟出兵先祈禱令巫宣言周公欲僕射擊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疫亡士卒皆請戰乃出師擊密敗之

狄青僞卜以破智高

狄青討儂智高恐士心憚怯且曰南人尚鬼不如因而用之乃以祕造百錢卜曰能克智高百錢皆覆衆以為必不可得青一擲而皆覆遂使釘之待克捷而後起人皆以為興奮躍百倍遂克智高

無糧示有糧

晉祖逖盛土為粮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州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餉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

宋檀道濟量沙為粮

檀道濟伐魏食盡有亡走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見之以降者言妄斬之

周賀若敦土聚紿敵

陳使侯瑱逼湘州周賀若敦救之會糧援斷絕敦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傍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

有舡示無舡

賀若弼詐示無舡

隋賀若弼欲伐陳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舡五六十艘置瀆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

挫敵詐謀

鄧艾斬毋丘儉使

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鄧艾斬其使兼道進軍先據樂嘉城大破文欽之軍

陸抗破羊祜之計

晉羊祜救西陵吳陸抗初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羊祜

欲因水運糧而揚稱將破堰水通步軍抗鬪即決之堰敗祐陸運大費工力

司馬懿斬公孫淵使

公孫淵反司馬懿連敗之圍淵於襄平淵懼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公孫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孫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孫解圍退舍豈楚國之謂耶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明決者來淵復遣衛演乞刻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曰戰守走餘二事降與死耳不肯面縛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淵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斬之

晉桓溫敗姚襄

桓溫討姚襄襄匿精銳於林中遣使謂溫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路左溫曰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戰敗走

魏楊侃破梁人之謀

梁裴邃鎮合肥欲襲魏壽陽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聞欲修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揚侃報移曰彼之纂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王式識裘甫使者

唐討東賊裘甫以王式為觀察使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其死

蜀趙廷隱不視董璋檄

董璋與孟知祥相疑攻西川知祥使趙廷隱為都部署將兵拒之董璋檄至又有遺廷隱書誣其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廷隱等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趨之日中大戰璋前鋒降言璋兵無後繼當急擊之於是廷隱前戰張公鐸繼之璋敗死

宋虞允文破金人反間

宋王權大潰得虞允文設策既敗金人於采石敵遣諜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王權因逗遛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會金主亮被弒軍遂退

明郭登不納上皇

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郭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霍瑄出見約賄虜笑不應竟擁去

明韓雍斬大藤里老

兩廣蠻起韓雍全師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持香跪迎曰我輩久苦賊幸遇天兵願先三軍鋒雍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悉剮掛箐棘中賊大驚沮遂破之

明程信挫董山為制

程信㑹都遼東建州茴萱山通朝鮮受節制為中樞密使信廉得
僞制請先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
匿不承旨出僞制示之懾伏乞貢馬謝罪

兵機類纂卷之三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　輯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閱

伏兵

誘敵入伏

鄭突敗戎

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試寇而走為三處伏兵以待之戎見獲必進遇伏必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衷戎師前後擊之乃勝

屈瑕敗絞

楚王伐絞軍其南門楚屈瑕請無以師衛采樵者以誘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爭出驅楚采樵之徒於山中楚人守其北門歸路而伏兵山下大敗之

養由基敗吳

吳侵楚楚養由基謂子庚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處伏兵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大敗吳師戰於庸浦獲吳公子黨

楚滅舒鳩

楚令尹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

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覘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滅舒鳩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攻巢巢人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門將親攻我獲射之從之吳子果親攻門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吳子中箭而卒

齊孫臏破龐涓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子救之孫子直走魏都

涓去韓而歸魏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

虞詡誘賊

虞詡為朝歌長賊寗季等殺長吏久不能禁詡至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刦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令貧人入賊家以綵線縫賊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段熲斬鮮卑

鮮卑寇張掖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驚去乃使驛騎詐賷璽書詔熲熲偽還設伏虜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魏王昶敗施績

王昶擊吳軍于江陵施績遁入城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

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冑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績果來追昶大破之

石勒破箕澹

石勒圍樂平晉劉琨命箕澹帥二萬騎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佯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破之

晉陶侃擒賊

陶侃為武昌太守山夾多斷江刦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刦果至生獲數人

姚襄擊破殷浩

殷浩襲姚襄襄度浩將至偽遁陰伏甲兵以邀之浩大敗

慕容垂敗桓溫

桓溫伐燕慕容垂帥騎一千為前鋒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未交而走晉兵來追帥伏擊之溫敗

燕王垂破西燕

燕王垂擊西燕燕主永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追之伏發斷其後大敗西燕

梁裴邃敗魏師

魏河間王琛擊梁裴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敗走

魏賀拔岳擒尉遲菩薩

尉遲菩薩攻圍趣栅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栅還岳故殺掠其民以挑之菩薩帥兵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度渭追之岳依橫崗設伏待之賊半度崗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弗殺賊悉投馬遂擒菩薩

魏中山王英擊馬仙琕

魏中山王英攻梁義陽結壘於山分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馬仙琕救之直挺英營英偽北誘至平地縱兵擊之仙琕大敗

高麗敗來護兒

來護兒擊高麗破之乘勝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郛內出兵與戰偽敗護兒逐之入城伏發敗之

李密擊張須陀

張須陀討翟讓李密密分兵伏林間須陀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勝逐之密發伏兵掩之須陀敗死

秦王誘擊夏兵

秦王世民將五百人出視竇建德營緣道分留李世勣等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斃其一將建德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至則射迨起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破之

郭子儀拔衛州

郭子儀圍安太清於衛州安慶緒救之子儀使善射者伏於壘垣之內與戰而偽退賊逐之至壘伏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拔衛州

吐蕃屣結心等破論恐熱

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屣結心莽羅等擊之莽羅伏兵險阻及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數萬追之結心佯敗走為馬不進狀恐熱追之益急伏發斷其隘路夾擊之恐熱大敗單馬遁歸

黃景復擊南詔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攻黃景復景復佯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而歸

劉巨容敗賊

劉巨容會全晸合兵屯荊門拒黃巢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佯敗賊追之伏發破之

高仁厚破敵

高仁厚陳於鹿頭關下楊師立將鄭君雄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佯敗走君雄等縱追伏發敗之

馮行襲誘斬孫喜

賊帥孫喜攻均州馮行襲為均州都將乃伏兵於江南自乘小舟

迎喜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心腹佐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斬喜

唐楊行密破秦彥

秦彥擊楊行密悉兵陳於城西行密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御其陳兵交而佯退彥兵追之入寨縱標伏兵四起彥兵敗沒

唐李思安破劉守文

唐劉仁恭攻魏州朱全忠遣李思安來救仁恭子守文擊之思安還使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自逆戰佯敗而卻守文逐之思安

戰伏發夾擊幽州兵大敗

晉王擊梁兵

梁報晉德勝北城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先以騎兵為誘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擊敗之

唐張礪破李紹琛

唐任圜討李紹琛於漢州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其計紹琛見兵羸極力縱追伏發破之

漢趙暉誘擊王景崇

王景崇叛降蜀漢趙暉塹而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數挑戰景崇不出暉潛遣千餘操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紿言蜀救兵

至景崇遣兵出迎暉設伏盡殲之

蜀安思謙敗漢兵

漢趙暉圍鳳翔蜀安思謙救之思謙遣兵二千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漢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

北漢張元徽擊周兵

張元徽擊周潞州周李筠遣穆令均逆戰元徽戰而佯北令均追逐伏發殺之筠遁歸

趙匡胤擊唐兵

周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兵於塗山匡胤以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唐兵大敗

契丹耶律斜軫敗楊業

楊業伐契丹、耶律斜軫遣蕭撻懶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

王均敗官軍

雷有終討王均、擊走之、均開城偽遁、有終等帥兵徑入、因分剽民財、賊閉關伏發、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敗

宋張叔夜降宋江

張叔夜守海州、賊宋江嚴言至海州、叔夜令死士千人設伏近城、乃出輕兵距賊誘戰、先匿壯卒於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扈再興等擊金人

[illegible]再興等救棗陽、金人來圍城、再興與陳祥孟宗政分三陳設伏[illegible]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祥合左右翼掩擊、大敗之、

蒙古木華黎破金兵

木華黎攻金兵於延安城東、夜令軍士潛伏谷閒、明日以騎士趨之、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發伏乘其後、金兵大亂、追殺七千餘人、

趙葵誘賊

李全冠揚州、趙范等出擊、賊陳於西門、閉壘不出、趙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匝門狹步卒誘之、賊兵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乃退、

蒙古張弘範破李壇

張弘範討叛將李壇、築長壘於城西、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夜後其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橋短不能踰濠、士卒遂陷於水、其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明郭英克通州

郭英從大將軍伐中原、距通州三十里為營、衆請速戰、英曰、吾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宜出不意圖方略、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張二寡出戰、英佯敗走、敵乘勝追之、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通州克、

明傳友德敗也速

大將軍北征下青州、也速率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回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明傳友德擊伯顏帖木兒

傳友德同湯和駐延安、偽伯顏帖木兒之偽請和、上召和還、留友德以誘之、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破之、

明于謙誘敗也先

也先挾上皇破紫荊、窺京師、石亨議堅壁老之、于謙曰、賊甚張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統大營營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摠二十二萬、虜見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於

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

明沈希儀敗荔浦賊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間沈希儀部五百人扼之時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引繩乃能濟雖衆可渡也蛟龍灘濶衆得成列則難圖矣乃伐岸竹揭竿上編筏以爲緣須刻成數百旗插於蛟龍灘令羸卒數十守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葭葦中賊濟且半發伏敗之

伏兵擊敵

耿弇破張步

耿弇破張步於臨淄弇知步困將還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步果

引去伏兵縱擊破之

班超降王謝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怨恨遣其副王謝將七萬攻超超收穀堅守謝攻之不下鹵掠無得超度其必從龜茲借糧乃伏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虞詡破羌

羌衆圍赤亭武都太守虞詡既以強弩射還衆震還而擊之又殊兵易衣示衆以恐之計其當還乃潛遣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掩擊殺之遂敗散詡乃相地勢築營壁招還流亡假賑貸民開通水運一郡遂安

曹操擊呂布

呂布引兵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破之

魏滿寵擊退孫權軍

吳主權自將欲圍魏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離舡魏滿寵曰孫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周旨虜孫歆

晉伐吳杜預遣牙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渡江以襲吳樂鄉多張

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旨等伏兵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之而歸伏兵隨之而入虜歆還

慕容翰破宇文氏

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三國共攻慕容廆慕容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分遣數千騎襲廆之子翰於徒河翰爲段氏使者逆迎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

魏奚斤擊夏主昌

奚斤伐夏進軍安定夏主昌襲之馳啖頡乃逃騎設伏及夏主來

攻城誘出應之夏主自搏戰伏兵爭出夏主敗走追擒之

魏傅永破裴叔業

齊裴叔業侵魏楚王戍令傅永擊之永使人馳詣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迨曉叔業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救之永登門樓望見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後營又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

魏貴穆擊破柔然

貴穆討柔然穆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乃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至奮擊破之

于謹敗拔陵

破六韓拔陵圍魏五原于謹乃單騎詣叛胡營說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來降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必可破也拔陵果來邀伏發敗之

石虎伏騎執邵續

後趙石勒自立為王遣子石虎攻晉邵續於冀州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

齊段韶克定陽

段韶圍周定陽楊敷固守不下韶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簡兵伏之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擒之

秦王世民敗段達

李世民攻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又曰城中見我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發伏敗之

盛彥師討李密

李密叛欲走襄城唐盛彥師率眾南據熊耳山要道令弓弩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

裴行儉謀破突厥

裴行儉討突厥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卒為挽伏精兵於險要虜至羸卒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

王雄誕破汪華

汪華據黟歙稱王唐王雄誕擊之華拒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佯走還營華進攻之不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於洞口華不得入請降

哥舒翰擊吐蕃

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王武俊破朱滔

朱滔攻貝州李抱真王武俊來救滔與回紇兵出戰武俊遣趙琳

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兵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琳自林中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之

李晟遣將擊吐蕃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李泌擊吳法超等

淮西戍兵吳法超等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選士分為二隊伏太倉原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當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

兵竭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法超趨長水燕子楚擊斬之

楊朝晟破崇慶

崇慶攻唐徐州唐以楊朝晟等救之朝晟遣步兵負山而陳自以騎兵伏於山曲崇慶等將騎踰橋西伏發橫擊之崇慶狼狽退

康承訓擊龐勛

龐勛反約兵攻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不戰而潰承訓追破之

唐鄭畋擊尚讓

賊將尚讓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陳於高岡賊鼓行而前伏發破之

劉知俊破康懷貞

梁主遣康懷貞救靈州劉知俊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還至界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

劉鄩擊晉兵

劉鄩軍於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

楚王希瞻破高季興

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艦橫擊之季興大敗

趙廷隱破石敬塘

石敬塘擊孟知祥將趙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伏敬塘歸路戰至薄暮敬塘引去廷隱躡之與伏兵合擊之大敗敬塘

契丹主破唐兵

石敬塘逆命唐遣兵討之敬塘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輕騎三千不披甲直犯唐陣唐兵逐之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為二遂大敗

宗澤敗金人

金兀朮侵宋東京都人皆震恐宋宗澤方圍碁時劉衍等在外澤選精騎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夾擊敗之

韓世忠幾獲兀朮

金兀朮入鎮江宋韓世忠屯兵焦山寺料敵必登金山龍王廟以覘虛實乃遣人伏廟中及廟下岸側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敵至果有五騎蹤廟廟兵喜先鼓而出止獲兩騎其三騎馳去一馳者既墜復跳而免乃兀朮也

宋王彥破桑仲

王彥知金州盜桑仲擣金州白土關彥勒兵阻水株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纔附擣戰彥執旗一麾士殊死戰仲敗走

宋岳飛敗賊

岳飛退討李成將馬進抵潁州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

幟剌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進賊易其少而薄之伏發賊敗之飛呼曰不從賊者坐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張俊等復前後夾擊賊大潰

吳玠破金人

吳玠守和尚原金人攻之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為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即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縱兵夜擊大破之

宋孟珙破武僊兵

孟珙攻金武僊破九砦料仙必上岵山窺伺乃令樊文彬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僊衆果登岵山及半伏發僊衆失

措枕藉崖谷山為之赭

蒙古破宋兵

宋欲復三京命張迪等趨雒陽蒙古伏軍城外穽肷至晚有民庶投降迪與徐敏子師師入城樹誌至雒東方散坐蓐食伏兵起譟師遂潰敏子等不能留亦班師

宋曹友聞與蒙古戰

蒙古侵宋將至僊人關曹友聞遣弟萬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夜出設伏蒙古兵至友聞分兵擊其前後中隊親師精兵馳至隘下進戰萬出與友聞會內外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蒙古破金兵

蒙古會宋兵圍金蔡州金李木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伏於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

明徐達獲張士德

張士誠誘明降將陳保二發舟師來逼徐達禦敗之追至常州達分其軍為三薄常州而壘其弟士德來援達曰士德勇且狡未易力勝去城十八里為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與他將自前邀士德兵既交他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獲之

明徐達破陳友諒

徐達鎮池州。上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常遇春來助。使使語達曰。友諒至。設伏九華山下。掩其後。可盡亂也。達乃選卒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盡發。城中應之。大破其衆。生獲三千。

明常遇春擒脫大赤

常遇春諜元主在開平。選騎與戰。敗其將。進次大興川。春分千騎為八伏。邀其歸大興之守兵。悉伏發敗之。擒脫大赤。遂薄開平。

明姚廣孝擊南兵

燕王南行。姚廣孝及郭資等奉世子居守。南兵再攻城。廣孝設伏截其後。城工呼譟。伏發。開門夾擊。大敗南兵。

明劉江破倭

劉江築堡於望海堝。瞭者報東南夜有火光。江計賊將至。遣赴堝堡。偹之。但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令徐剛伏於山下。姜隆潛燒賊舡。截其歸路。約曰。旗舉砲響。伏兵奮擊。翌日倭二千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江被髮舉旗鳴砲。伏起。為兩翼。兩進。賊大敗。有脫入海艘者。盡為姜隆所縛。無一得免。

明戚景通擒李琪

青州賊李琪反。官兵擊之弗克。戚景通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跡琪。夜至伏奸民之傍。擒之。

明伍文定擒宸濠

伍文定既主直攻南昌之策。執挾牌冒矢。居先登[illegible]。賊必速救。其衆亦沮喪。乘其惰氣擊之。乃與邢珣等領銳五萬。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伏兵四設。戒令兵合。然後響應。偽先鋒閔念四見旌旗蔽江。大懼。驅衆迎戰。未幾。官兵四發。念四棄船陸遁。文定射中其額。擒之。

明胡宗憲擊賊

海賊徐海等寇浙西。胡宗憲以毒酒殺之。餘者尚衆。乃察保請宣慰彭藎臣可用。指畫居塘地勢。曰。汝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敵佯敗。悉伏起追殺。藎臣如計。敵果敗走平望。平望別有苗兵守禦。四面夾攻。賊大潰。

潛兵為內應

公子光以計亂舟

楚戰兵師於長岸。獲其乘舟餘皇。使人整而守之。吳公子光使多髭鬚者三人。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約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亂餘皇以歸。

郭子儀潛人入河東

賊將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潛遣人入城。與唐官陷於賊者謀。伏官軍至而為內應。子儀引兵趨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遂平河東。

李希烈縛李元平

李元平知汝州募工徒治城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

岳飛擒賈進和

岳飛初應募時有劇賊陶俊賈進和等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境賊掠以充部伍又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明王守仁破橫水賊

茶寮賊起王守仁會湖廣廣東同勦守仁征湖廣兵夾攻桶崗議曰桶崗地險且恃橫水左溪為障不先撤其障不能與湖廣兵合橫水以在險中官兵難至及見官兵各險隘設滾木礌石梁之守仁分左右於山頂伏覘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而上發其滾木礌石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大驚走我兵奮勇力戰破二十餘巢

破敵伏兵

周亞夫破吳伏

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從之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白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矣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吳陸遜衝曹休伏

吳王權與曹休戰於石亭陸遜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追至夾石斬獲萬計

僕固懷恩擊殺伏兵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賊伏精騎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賊遂潰

明馬昊破藍鄢伏兵

蜀盜藍鄢叛馬昊佐治兵曰將不知兵若何勝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主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乘後斬四千級軍中喜昊曰尚未見大敵空反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與百騎直擣其伏伏驚潰又趨左左亦潰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之三終

兵機類纂卷之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掩襲

出敵不意

趙奢謀敗秦師

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隘難救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鼓譟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奢先據北山縱兵擊之秦師大敗

冒頓襲東胡

冒頓殺父自立東胡使求千里馬羣臣欲勿許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與之又欲得一閼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東胡欲有之或曰此棄地也與否皆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

漢劉縯等襲甄阜等輜重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與王莽將甄阜等戰于小長安聚不利收兵保棘陽阜乘勝留輜重于藍鄉引精兵南臨沘水縯遂與下江兵合十二月晦潛師夜起晝獲其輜重

吳漢斬苗曾

光武欲發幽州兵拜吳漢大將軍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陰勒兵敕諸郡不肯應調吳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于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望風靡從遂悉收其兵而南

漢來歙伐隗囂

來歙伐隗囂歙將二千人伐山開道徑襲畧陽斬守將囂大驚

漢臧宮破延岑

臧宮伐蜀蜀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宮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步騎挾船而進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驚懼宮縱擊大破之

班超更立疏勒王

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王漢班超至疏勒遣田慮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降可執之慮至兜題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走報超超赴之超悉召其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故王兄之子忠為王國人大悅

漢班超更道入焉耆

班超討焉耆、焉耆國有葦橋之險、焉耆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廣知大恐、欲悉驅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以示不信用。乃期大會國王、加賞廣詔超、超斬之。

孫策據查瀆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叔父靜曰、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兵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曹操擊烏桓

曹操擊斬袁紹與袁譚、而袁熙袁尚奔烏桓。曹操令田疇將其衆為鄉導、塹山堙谷、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掩其不備、擊斬烏桓蹋頓。尚熙走遼東、公孫康斬尚熙首送操。

魏鄧艾取蜀

魏遣鄧艾將兵寇漢、漢姜維列營守險、鍾會以糧盡欲還。艾請縣邪徑奇兵衝其腹心、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徑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入、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次至成都、後主禪出降。

盧志勸王誅斬趙王倫

趙王倫廢主自立、成都王穎討之、前鋒為倫軍所敗、穎欲退。鄴令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如更選精兵星夜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從之、大敗倫軍、乘勝濟河、斬倫、誅其黨。

晉苻健謀取長安

杜洪據長安、苻健欲取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悉衆而西、洪使張先逆戰、大敗之、長驅至長安。健以民心思晉、乃遣使獻捷、尋稱帝。

晉劉裕襲劉毅

劉裕率諸軍襲劉毅、王鎮惡請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舡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旂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使旗鼓嚴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舡艦。鎮惡徑前襲城、毅覺、令閉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城中。毅突出、乃縊而死。

魏主降涼王牧犍

始涼主言魏去歲伐蠕蠕、士馬疲死、大敗而還。燾聞之、問崔浩。浩曰、往年北伐、死傷無幾。燾遂謂我不能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遂至上[illegible]僞國城、分部諸軍、以源賀為鄉導、宣國威信、示姑臧勇四部鮮卑以禍福、桓師歸命、使外援既絕、乃取孤城。涼王牧犍遣弟董來出戰、望風奔潰、遂圍姑臧。賀招下三萬餘落、燾得專攻、牧犍出降。

魏太武襲柔然

魏太武擊柔然至漢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之至涿水柔然先不設備遂西走部落降魏者三十餘萬獲戎馬百餘萬匹

宋沈慶之攻山蠻

宋沔北山蠻寇雍州沈慶之曰往官軍皆營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因多不利且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難與持久不若出其不意攻其腹心乃令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齊萬副兒謀破臺軍

齊崔慧景討裴叔業道會諸軍至語以齊主寶卷無道將建大功

以安社稷衆皆響應于是奉江夏王寶玄向建康寶卷遣左盛興帥諸軍討之萬副兒說慧景曰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遂圍宮門斬盛興

梁蕭綸破侯景

侯景圍臺城屢攻未破誤引玄武湖水灌之闕前皆為洪流時諸王引兵入援蕭綸自京口西上趙伯超說以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大駭欲走分兵攻綸綸破之

魏劉亮斬孫定兒

劉亮討孫定兒亮先竪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

隋李子雄擒竇抗

隋煬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經畧之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抗來謁子雄伏甲士擒之

楊素等破高智慧

楊素等討高智慧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舡艦蔽江來護兒曰吳人利舟楫賊志必先宜嚴陣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

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楊素縱兵擊破之

張巡擊李懷仙

唐張巡守雍丘賊將李懷仙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賊遂退

張巡擊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等開門直衝賊營斬賊五千餘人

唐李愬非時出兵

李愬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此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朱全忠擊破蔡人

蔡人寇汴州、其將秦賢等列二十六寨、朱全忠謂衆將曰、彼謂我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

晉王救潞州

梁李思安等築重圍夾寨圍晉潞州、晉王李存勗曰、朱溫聞吾新立、以爲童子、必有驕怠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發兵直抵夾寨、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張文禮攻長圍

晉閻寶築長圍、圍張文禮于鎮州、城中食盡、文禮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出人遂攻其圍、俄數千人繼至、遂塹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而退、

晉李守貞敗契丹

李守貞擊契丹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者衆、

周世宗潛趨降賊

周世宗自將伐契丹、至滄州、即日直趨契丹之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知之、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

周韓令坤取揚州

周世宗遣韓令坤襲唐揚州、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安堵、

宋劉光義破夔州

劉光義伐蜀、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立砲具、光義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奪浮梁、破州城、悉如宋主之計、

岳飛破馬進兵

岳飛討李成、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破之、進走筠州、

金撒離喝取金州

撒離喝久窺蜀、以宋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心、乃以李彥琪駐秦州、扼仙人關、以絕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國師、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遂取金州、

金兀朮等襲執劉豫

金人欲廢劉豫、令撻懶兀朮、僞稱伐宋、以襲之、將至、乃豫子麟率擒之、兀朮遂馳入汴、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通豫出見問

而虜之

兀朮詐攻渡江

兀朮與伯顏既絲沙蕪入大江諸將議取沙蕪南岸舡伯顏曰勿貪小功致失大事遂令脩攻具進軍陽邏堡格之不降攻之不克乃密謀於兀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欲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詰旦渡江過則速報我分遣別將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兀朮出其不意率軍迴流而上直抵南岸別將擊走夏貴陽邏堡亦破

明傅友德直抵階州

上議伐蜀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西伐必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友德至言出金牛即選銳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之友德奮攻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

明郭登破沙窩賊

賊入境郭登率兵躡之日暮休兵夜一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將士以我寡宜全軍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鐵騎來追雖以自全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經薄賊營天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先登射中二人手刃二人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以八百騎破虜數千

明王越襲虜營于紅鹽池

王越視師延綏諜知虜自河套入分寇西路而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輕騎五千與總兵許寧兵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illegible]十伏以相救自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擒斬獲者無算焚其廬[illegible]而還虜歸又被邀于他將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

明馬昊襲亦不剌

馬昊為蜀都御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為間取道夜襲虜虜驚潰

攻敵不備

吳師克巢

楚囊瓦來侵軍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楚人不備遂擊敗之克巢

越乘吳不備而伐之

越既行成於吳歸而卧薪嘗胆以圖吳既貸粟以卜其驕又見子胥賜死遂因吳北會諸侯于黃池精兵皆從王出惟老弱與太子留守乃發兵襲敗吳師殺其太子

張良襲秦將

沛公欲擊秦嶢下軍張良說之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以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則危矣不如因其懈而擊之遂大破之至咸陽子嬰降

一 漢韓信襲齊

漢王遣酈食其下之齊罷守備蒯徹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不如一竪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

燕王皝詭路襲趙

趙王虎伐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遂帥軍入自蠮螉塞直抵薊城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燕慕容翰謀擊高句驪

燕王皝擊高句驪慕容翰曰高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偏師出北道皝從之高句驪王釗果遣弟武率精兵拒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翰等與釗合戰高句驪大敗

晉胡藩請潛師破南燕

晉劉裕伐南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胡藩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藩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克之

劉裕命孫處襲番禺

盧循寇淮口泊蔡州劉裕拒之循寇掠無得遂引還裕大治水軍遣孫處等自海道襲番禺衆皆不可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先傾其巢穴使彼走無所歸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十一月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撫其舊民戮循親黨

劉裕謀伐蜀

晉劉裕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謂我今應從外水來然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出黃虎正入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而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然慮此聲先馳敵審虛實別函書封付齡石令至白帝城乃發書曰齡石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衆軍從中水取廣漢老弱軍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蜀譙縱果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克其北城賊望風奔潰齡石遂入成都

宋劉懷珍攻沈文秀

沈文秀擁衆不服其弟文炳招之未降劉懷珍將三千偕文炳行衆欲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速擒不備乃遣百騎襲城拔之

魏鄭範破無鹽

宋申纂守無鹽魏慕容白曜侵宋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鄭範曰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鹽

周趙文表討恒陵叛獠

趙文表討恒陵叛獠至其境獠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數人來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諭慰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獠謂我從寬路進必設備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

李充破突厥

突厥寇隋命衛王爽擊之遇于白道李充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遂帥精騎五千掩擊破之

隋賀若弼濟江使陳人不知

賀若弼欲伐陳先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

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遂以元旦濟江陳人不復知覺遂拔京口

竇建德襲破薛世雄

隋薛世雄討賊軍河間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營南遁詐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已明則降將至天欲明會大霧遂帥士突入其營擊世雄敗之

隋王世充破李密

王世充始仕隋隋主被弒李密進逼東都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密者遂少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成列世充縱擊之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降唐

唐李靖伐頡利

李靖既破定襄頡利遣使謝罪入朝帝遣唐儉等撫慰之又詔靖將兵迎之靖曰頡利若走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襲之可擒也遂夜發頡利知之乘千里馬先走衆遂潰

唐李靖破蕭銑

李靖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乃帥戰艦東下銑果不為備遂破之

裴行儉襲執突厥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命行儉以册立波斯王為名道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遂不設備行儉佯為畋獵遂倍道西進去都支數十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

唐莊宗長驅入汴

唐莊宗伐梁梁遣段凝監軍河上唐郭崇韜曰梁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備今王彥章就擒凝必未知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陣兼程信宿

可至陛下自以精兵與鄆州兵合勢長驅入汴是歲未離河上而僞主已梟首矣諸將當必自降從之以嗣源爲前鋒是夕遂行將五百人五日至大梁梁主自殺

宋王德擒王念經

王德擊信州妖賊王念經什次饒州殺賊帥劉文舜自餘不戮一人諸將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之鼓擒之

明王守仁平八寨

岑猛黨相結援叛益聚兵嶺南大困起王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振旅蘇受等皆自縛來歸守仁薄懲遣歸報皆願效死以報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寇與蘇受等約期而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逐寇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相犄角徑搗其巢八寨悉平

兼行克敵

魏司馬懿破諸葛亮

蜀諸葛亮攻魏天水魏司馬懿進軍雍郿聞亮將芟上邽之麥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趨之亮望塵而遁

司馬懿破孟達

魏孟達陰謀以新城歸蜀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上表反覆一月間也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時司馬懿鎮宛知之倍道兼行八日兵至城下攻陷斬城孟達死之

劉裕破孫恩

晉孫恩浮海奄至丹徒建康震駭劉牢之使劉裕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奔擊大破之

晉盧志擊孫會

晉成都王穎討趙王倫前鋒至黃橋爲倫將孫會等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選精兵星夜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會等大敗

兵機　卷之四　十六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乘虛伐統萬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且曰吾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出戰則必擒矣吾去家二千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行至統萬夏主將步騎三萬出魏主擊之夏兵大敗

高歡討爾朱兆

末魏高歡揚聲討爾朱兆時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輕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至兆軍驚走追破之

一　高歡取夏州

高歡襲西魏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克之

魏尉遲迥取成都

魏宇文泰聞尉遲迥取蜀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梁蕭撝降

周辛昂破賊

辛昂奉使遂巴州會萬榮郡民作亂昂募兵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趨賊壘賊以為大兵至望風瓦解

唐薛仁貴擊吐蕃

薛仁貴討吐蕃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宜留輜重置柵于大非嶺上吾屬率輕鋭倍道西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遂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

唐王晙擊叛胡

唐突厥降户叛王晙追討之間行卷甲捨幕趣山谷追擊之獲級二十

晋王謀取徳州

貝州張源徳北結滄徳南連劉鄩以拒晋或説晋王請先取源徳東兼滄景王曰貝州城堅兵多未易卒攻徳州隷于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晝夜兼行襲徳州克之

後唐李存勗破梁兵

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勗襲位時李嗣昭守上黨為梁兵所圍存勗曰上黨乃河東之蔽而朱晃所憚者先王聞我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破之必矣乃大閲士卒進兵大破之

李世輔擒青面夜叉

李世輔初在夏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

明鄧愈定撫州

帝使鄧愈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畏愈强遣人詐獻地以緩我師愈詗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賊降遂定撫州

潛師襲敵

越伐呉

越伐呉越軍江南呉軍江北越分為三軍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黄昏令左軍啣枚溯江而上五里許以須呉兵令右軍啣枚踰江十里以須呉兵于是左右軍涉江鳴鼓以待呉呉分師來禦左右以大鼓相聞夫擊王乃潛師不鼓自引中軍至呉中軍而擊之呉師亂大敗

漢光武襲謝躬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攻王郎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故躬不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于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驚走若以君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劉慶陳康守鄴自帥諸將擊之窮寇死戰躬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吳漢等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納漢等躬歸不知康已反輕入城漢伏兵收殺之其衆悉降

吳呂蒙襲關公

漢關公討樊恐吳呂蒙襲其後多留備兵蒙分士還建業遂稱疾

篤孫權召蒙還命陸遜代之關公意大安稍撤兵赴樊權遂發兵使蒙襲關公蒙盡伏精兵于𦩷䑸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關公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蒙入江陵獲關公

陸遜襲江夏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而為敵所得很恐遜乃種豆奕棋射戲安很而行軍到白圍托言住獵潛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閉乃自斫己民然後得閉斬首獲生凡千餘

宋武陵王襲魏所掠生口

魏王侵宋懸瓠遣永昌王仁驅所掠生口北屯汝陽宋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遣劉泰之等直趨汝陽潛進擊之魏人奔敗生口悉得東走

梁胡僧祐敗任約

胡僧祐援巴陵至湘浦侯景遣任約拒白塔待之僧祐繇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縱兵擊之約大潰

唐李光弼襲賊

李光弼擊退史思明于常山右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掩殺無遺

柴克宏襲敗吳越

南唐柴克宏救常州乃蒙舡以幕匿甲士于其中襲破吳越營

宋种師道擊夏人

种師道知渭州夏人入寇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曲端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出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大破之

韓世忠破范汝為

韓世忠討范汝為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晝夜攻之汝為死

宋尹繼倫破耶律休哥

宋遣李繼隆護糧餽威虜契丹耶律休哥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寇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吾耳

彼南勝而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能亦且深怨于我將無遺類矣今當卷甲啣枚躡之彼銳氣前進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豈可泯然而為胡地鬼耶衆皆憤激從命乃令秣馬侯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永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臂乘馬先遁餘衆引去

暮夜襲敵

鬭廉敗鄖

楚屈瑕將盟貳軫之國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馬援襲羌虜

馬援與馬成擊西羌羌將要子于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遂遠徙于唐翼谷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段熲破當煎

段熲進擊當煎種于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班超殺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奉超之禮疎懈超夜激勵將士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潰超殺匈奴使召鄯善王廣以首示之廣叩頭願屬漢

魏王珪破燕軍

燕太子寶擊魏道還魏軍追之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魏王珪夜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軍大驚珪擊之死者萬數

燕慕容農襲石越

慕容農反自稱燕王慕容農聚衆應之破館陶符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不南拒大軍而來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城足治越至列人西衆請急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衆悼其外貌不如暮擊令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曰不乘初氣擊我方更立柵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劉本帥壯士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後秦主姚萇襲符登輜重

姚萇叛秦自立符登伐之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衆勸

長決戰、甚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要
定夜帥騎二萬襲大界克之、擒獲萬計、

梁陳慶之克渦陽

梁陳慶之攻渦陽、魏作十二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
魏四城遣降者分報魏諸營陳其俘馘鼓譟隨之餘城皆潰、

楊忠襲破梁兵

魏楊忠圍安陸、梁柳仲禮救之、師在近路、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下、
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忠乃選騎銜枚夜進出其不意襲敗俘
禮安陸降、

韓擒虎襲采石

隋伐陳、韓擒虎為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
取之、

楊素襲戚昕

隋楊素伐陳、陳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舡、彼見我虛實、灘流
迅急、制不繇人、則我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乃夜率黃龍數千
艘銜枚而下擊昕敗之、悉俘其衆、

楊素擊紇單貴

隋漢王諒起兵、令紇單貴王聃斷河橋守蒲州、楊素將輕騎夜至
河際收舡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進遲明擊之單貴敗走、
聃以城降、

唐李靖破突厥

李靖夜擊突厥頡利可汗、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破定襄頡
利不意靖猝至、大驚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謝罪于朝、上遣唐儉
慰撫之、又詔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謀走磧北、靖謀曰、
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
若襲之可擒也、或以唐儉為疑、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儉輩何
足惜、遂勒兵夜發頡利知之先走、其衆遂潰、

龐福誠擊唐

唐兵討孟知祥攻劍州、知祥將龐福誠謝鍠救之、唐兵自北山大
下福誠夜引兵升北山大譟于唐兵後鍠帥短兵自前擊之唐兵
大驚、空營遁去、

晉安金全襲梁兵

梁王檀襲晉陽、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晉安金全帥其子弟及
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

晉梁暉襲相州

契丹入大梁、聞晉劉知遠即位、乃遣高唐英守相州、晉主令梁暉
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啟關納衆殺契丹數
百、據州自稱留後、

趙匡胤擊唐戰舡

周世宗伐唐攻濠泗州唐戰艦數百艘在泗水東欲救濠州匡胤將兵夜擊破之鼓行向東遂克泗州

岳飛掩降賊衆

岳飛討楊么其黨楊欽來降飛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宗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岳飛夜混兀术營

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令百人黒夜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因敗兀术兀术奔淮西

劉錡襲殺金將

劉錡于順昌督勵以修守備金遊騎已至城下錡預設伏擒其千戶阿黒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傷甚衆

宋王德襲金營

宋張俊遣王德渡宿州德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逐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日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將遂投兵降

宋吳璘敗金人

金胡盞合兵屯劉家圈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宋吳璘夜遣姚仲王彥銜枚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懼出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金人大敗

宋趙范等掩賊

宋李全反寇揚州列砦圍城趙范趙葵命諸門各出兵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全復圍城範葵遣兵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

明郭英襲太原

大將軍既克元都引兵趨太原元命擴廓帖木兒侵燕郭英遇高覘賊營得其實謂常遇春曰彼兵多不整營大無備請以夜劫營春如其策元兵亂太原克

明楊銳襲滁濠兵

滁濠攻皖城百方不克且溽暑力憊卒夜多鼾睡去楊銳遣善泅

者數人于賊舡中聞鼾睡卒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敢死卒入岸上營舉火燬城上應之乘勝捕殺濠浩歡出渉而逃

冒雪襲敵

魏主擊柔然

魏主伐柔然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而卑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遂渡大漠柔然遠遁

唐蘇定方破西突厥

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敗之會大雪軍中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乃兼行至牙帳縱兵擊之沙鉢羅脫走

追獲之

李愬擒吳元濟

李愬謀取吳元濟于蔡州、李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蔡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賊將知之吳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引兵出、命李祐李忠義將先士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烽燧令子據其城命士卒稍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引兵出、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以為必死、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時蔡人久叛官軍不至城下三十餘年、故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遂開門納衆、執元濟、

冒雨襲敵

李嗣源襲鄆州

李嗣源將精兵襲梁鄆州、日暮陰雨、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進攻拔之、

宋孟珙破石穴砦

金將武仙據石穴砦、孟珙遣降者誘降不從、乃欲亟進兵夜召樊文彬等授方畧攻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進攻破之、仙易衣而遁、

踐冰襲敵

燕高詡討慕容仁

燕慕容皝弟仁據遼東司馬高詡曰、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欲使我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踐冰而進三百餘里仁狼狽出戰、皝擒之、

魏主踐冰襲夏

魏主自將攻夏、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敗走入城、魏殺獲數萬、

霧中襲敵

竇建德敗薛世雄

竇建德襲薛世雄於河間之七里井、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會大霧咫尺不辨建德遂突入其營擊走之

唐蘇定方襲突厥

蘇定方從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中、率驍馬二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主窜遁、

晉王破梁夾寨

晉王李存勗救潞州、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梁夾寨梁兵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令分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

兵大濟

明沐英襲達里麻

沐英同傅友德下雲南、至白石江、大霧、乘霧、徑進、霧霽、梁王家遣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里麻驚、謂神兵飛至、倉皇無措、乃逼水而陣

兵機類纂卷之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校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奇兵

奇兵破敵

鄭潛軍于衛後

鄭侵衛、衛以燕師來戰、鄭以三軍軍其前、而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其後也、遂敗、

景丹敗王朗

光武圍鉅鹿、戰不利、景丹縱突騎擊之、大敗王郎兵、耿純乘勝進拔邯鄲、斬王郎

高午犇刺公孫述

吳漢伐蜀、蜀主公孫述困迫、悉散金帛、募敢死五千、令延岑將之出戰、破漢軍、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蜀郡太守張堪止之、漢遂與述大戰、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等將銳卒突擊述、述軍亂、午犇陣刺述、洞胸、衆延岑以城降、

耿弇破張步

耿弇拔臨淄、張步帥二十萬攻之、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示弱以盛其氣、步遂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方交鋒、弇引精兵橫突步陣、大破之、

漢段熲大破先零

段熲將兵與先零戰、虜兵盛、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衆皆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張飛破張郃

曹操遣張郃徇巴西、與張飛相拒、飛率精卒從他道邀郃、郃軍山道窄、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涼謝艾截趙軍後

趙遣兵攻涼州、謝艾進軍臨河、別將張瓌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進擊、大破之、

劉道規破徐道覆

徐道覆師衆趨江陵、劉道規使劉遵別為遊兵、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

姚萇破魏揭飛

秦魏揭飛雷惡地攻後秦主姚萇、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兵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與其將士萬餘、惡地請降、

陳周炅破齊救

齊陸騫救齊昌、遇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間道邀其後、擊破之、

李密擊王世充

隋王世充與李密陳於石子河、密布陳十餘里、翟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密將王伯當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李密敗劉長恭

隋劉長恭討李密翟讓、又使裴仁基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隋軍陳石子河西、密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至、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長恭大敗、

李淵破宋老生

李淵趨霍邑、隋宋老生引兵分道而出、淵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戰小却、世民引鐵騎自南原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斬之、

秦王世民擊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於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騎兵出陳後、金剛大敗、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夏王竇建德擾鄭、列陳武牢、欲與世民戰、世民不出、待其欲退、乃命三百騎經建德營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兵直薄其營、大戰、世民帥史大柰等輕騎捲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遂擒建德、鄭主王世充亦降、

一唐李國臣特吐蕃役

吐蕃寇涇、唐渾瑊馬璘戰敗、虜欲掠汧隴、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以趨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瑊邀之於隘、璘亦出兵襲之、虜遂遁去、

孟知祥擊董璋

唐東川董璋襲西川、孟知祥以趙廷隱陳於前、張公鐸陳於後、知祥登高冢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帥衆大呼而進、璋大敗、

晉王重胤擊安重榮

晉杜重威討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大潰、

唐祖全恩擊閻陳望

陳望與祖全恩相拒、望引兵涉水與全恩兵戰、全恩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望兵、

趙匡胤擊北漢兵

柴榮新立、北漢入侵、榮親行督戰、右軍與漢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先遁、部兵降、榮宿衛將趙匡胤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北漢大敗、

王全斌克劍門

王全斌伐蜀、至嘉陵、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此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從之、因連戰破蜀、蜀人還守劍門、全斌議取之之策、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延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軍前進、延德次清強店、蜀將王昭遠遁去、遂克劍門、蜀降、

金主旻破遼

金主旻攻遼、遼趨高阜為陳、使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陳後、遼右軍力戰、金主使宗翰婁室銀木可衝遼中間、斡本為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

宋劉錡擊金

金人圍宋順昌府、劉錡射却之、復以步兵出奇邀擊[illegible]可勝計、

元阿术破宋

阿术擊宋孫虎臣於丁家洲、元舟師數萬艘乘風直薄宋軍、阿[illegible]帥輕銳橫擊、宋師大敗、

明常遇春冲蠻子海牙

上渡江、輜重皆在北、[illegible]守備單弱、元兵據[illegible]采石[illegible]其衆

上使常遇春張疑兵而自帥[illegible]合遇春別將輕舸精兵橫衝
子海牙之舟分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元兵韜衰而南北通

明常遇春破呂珍

上救劉福通於安豐張士誠將呂珍殺福通兵甚盛江元帥援其
中壘據之會左右軍敗欲出走阻於整殊火關遇春以精騎突呂
珍之營三合三勝大軍來之遂大勝

明常遇春擊張士誠

圍張士誠於姑蘇士誠突圍出至閶門奔常遇春營春覺分兵北
濠絕其兵後戰久未決遣部將王弼馳鐵騎擊之春帥衆以乘大
破之滅吳

明李文忠破李伯昇

李文忠充諸暨時所築逼諸暨者曰新城張士誠將李伯昇率二
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將欲少避以待大軍文
忠曰俟大軍城為彼有矣誓師而數曰彼衆而驕我寡而整彼輜
重山積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既合戰文忠橫槊引鐵騎乘高馳下
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駭亂大軍乘之城中亦鼓譟而出遂大潰
擒獲無算

夬擊破敵

漢段熲破東羌

段熲擊先零羌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熲遣人於西縣結木為柵
遮之分遣田晏等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上東山虜
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破之

漢劉秀破王莽

劉秀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等大會兵至城下秀使王鳳等守昆
陽夜出城收兵自將合戰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敗

王霸收蘇茂

馬武王霸圍周建於垂惠蘇茂來救馬武敗奔過霸營霸曰賊兵
盛出必兩敗乃閉營堅壁茂建悉兵攻武武久合戰霸乃開營後
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

曹操擊張繡

曹操擊張繡圍穰城或勸表紹奉迎天子操聞之解圍而還繡來
追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軍前後受敵乃夜
鑿險偽遁表繡悉衆來追操縱奇兵夾擊大破之

慕容恪擒魏主閔

慕容儁伐魏魏主閔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叅軍高開曰吾騎利
平地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邀之乃既合而走誘至平地慕容
恪乃分軍為三部謂衆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
厚集中軍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擇鮮卑善
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魏主閔望見中軍直衝
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遂擒閔

高歡大敗爾朱兆

高歡歟衆起兵討爾朱氏爾朱兆等帥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高敖曹以部曲從歡馬步不過數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歡將中軍敖曹將左弟兵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兵以五百騎沖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彌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

郭子儀破賊

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李嗣業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衆大潰遂復西京

楚許德勳擊吳水軍

吳苗璘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許德勳禦之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爽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屠信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自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董璋將龐福誠等退官軍

董璋反屯閬州棄劍門不守其將龐福誠謝鍠謀以所部千人趨據之始至官軍大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遲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官軍大驚空營遁去

宋太祖示伐蜀

王全斌與劉光義伐蜀宋太祖出地圖示之曰蜀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合舟步騎先奪浮梁破其城遂至嘉陵

宋張俊夾攻李成

李成圍宋江州成將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張俊急趨豫章斂兵若無人者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謂為怯俊知賊急乃議戰賊背筠河而陳俊覘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楊沂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走遂復筠州

宋趙范破賊

宋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出擊賊馳至范等揮步騎夾浮橋吊橋蛭出為三迭陣與賊大戰別遣李虎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戰賊敗走

明沐英克大理

沐英攻大理大理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㝡險土酋段四扼下關英攻不下令藍王等由洱水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又令胡大海由石門間道出點蒼山後攀木懸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斬關而入山上軍往下擊之擒段四克大理

明沐晟定安南

安南逆臣黎胡季犛弒其君戕我使者沐晟帥土漢兵發白斬木通道以入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漁沕走沙舁舟夜出沘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敗[illegible]擒合兵擣之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

明廖永忠克明昇

廖永忠副湯和伐明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未進永忠帥所部抵瞿塘山峻水激蜀人設鐵索飛橋據關口永忠密遣壯士舁小舟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筩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行山崖石間度兵已至乃帥銳出墨葉渡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攻其陸以一攻其水水攻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拒之而陸寨已破矣既而舁舟出江者俱發上流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前進發火器夾攻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明日和師步永忠師舟約會於重慶州縣望風奔附明昇請降

明王驥破思任發

雲南思任發叛王驥至雲南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行不可緩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擣賊巢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戰斬五萬級虜走負險我師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籠山

明程信破川貴蠻

川貴山都掌蠻復叛程信與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至永寧分大軍四道自督入金鵝池川軍繇戎縣貴軍繇芒部雲軍由普市而入期會於大壩自督大軍進至李子關賊恃險飛擲礧石而下官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軍已據其後川雲軍已角其左右賊驚散不久大破之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破之

兵摭類纂卷之五終

兵機類纂卷之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毅兵

摧敵鋒銳

劉秀破王尋

王莽遣王尋等圍劉秀於昆陽秀夜出收兵會將合戰秀自斬數十級復進尋邑之兵遂却諸部乘勝無不一當百光武又與敢死三千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等陣亂漢兵乘勝崩之遂殺尋城中鼓譟而出莽兵大潰於是海內響應漢兵矣

關公斬顏良

袁紹遣顏良攻白馬曹操引軍兼行趨白馬良來迎戰關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吳呂蒙擒黃祖

吳主權征黃祖呂蒙從征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祖聞就死委城走追擒之權曰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慕容翰破宇文部

燕王皝伐宇文部文部遣涉夜干將兵迎戰時皝弟慕容翰為前鋒皝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彼素有勇名一國所賴若克之則不攻自潰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乘勝逐之闢地千里

韋叡挫勇拔城

梁韋叡攻魏小峴未拔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破之其城自拔遂進擊敗之拔其城

陳吳明徹破善射胡

吳明徹伐齊有胡善射陳軍憚之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擲銑鋧中胡額應手而仆齊軍大敗

隋羅士信擊王薄

羅士信從張須陀擊賊王薄賊始布陣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矟承之賊徒愕然莫敢近須陀引兵擊之賊大潰

薛仁貴定天山

唐兵擊鐵勒於天山鐵勒遣數十驍騎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

唐李嗣業肉袒擊賊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官軍却李嗣業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陣乃稍定

唐白孝德斬劉龍仙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使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將曰、誰能取彼、裨將白孝德請行、且請選五十騎為後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而還、

唐張巡衛賊

張巡守真源、李懷仙率數萬奄至、衆懼、巡曰、賊兵精銳、必折其鋒城乃可守、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唐馬燧擊賊

唐雍王适討史朝義於雒陽、擊之不動、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賊衆大敗、

唐渾瑊挾吐蕃將

吐蕃寇唐奉天、始到營、唐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挾其一將而還、士氣大振、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

唐周德威擒陳夜叉

朱全忠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琮有一驍將陳章、號陳夜叉、請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周德威也、請擒之、德威知之、乃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檛擊擒之、叔琮大敗、

周德威獲梁兵

周德威以胡騎近梁營挑戰、梁韓勍等將步騎追之、鎧冑鮮華、晉人望之奪氣、德威曰、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帥精騎千餘、擊獲百人、

晉李嗣源救幽州

契丹圍幽州、晉李嗣源等救之、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不戰自潰、不若自山中潛行、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契丹以萬騎近前、將士失色、嗣源免冑揚鞭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首長一人、移軍前進、契丹兵却、

晉王破契丹

晉王李存勗討鎮州、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illegible]請還師以救根本、郭崇韜曰、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挫其前鋒、[illegible]走必矣、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分兵逐之、獲契丹主之子、

唐樂元福破党項

晉李暉擊靈州党項、拓拔彥超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樂元福曰、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山而陳者是也、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揮兵赴之、彥超大敗、

周世宗破北漢兵

周世宗自將兵與北漢戰於高平、周將趙匡微馳犯其鋒、馬仁瑀引弓連發殺十人、北漢將張元徽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周軍爭奮、北漢兵大敗、

岳飛奪纛復新鄉

王彥岳飛等與金人戰於新鄉、飛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蒙古董文炳奪宋人氣

元太弟圍鄂州、師次陽邏堡、宋之要害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帥死士、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乘奮鋒交、文炳麾衆登岸搏戰、宋師大敗、遂渡江、

阿骨打潰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以內難而還、阿骨打以二萬追及之、時遼衆七十萬、阿骨打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進、左翼合而擊之、遼兵大潰、

明徐達殺敵焚舟

陳友諒失洪都、悉衆來爭、上亦悉師逆之、命徐達、會遇敵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薄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復入中、敵火攢之、更戰、復破敵而還、

明常遇春登采石磯

元末、常遇春偕秋卒數十來歸、請為先鋒、上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羅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上、敵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

明常遇春單騎突陣

攻河南、元兵陣洛水北、將合、常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稍刺遇春、遇春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從之、盡殺二十騎、敵遂潰、河南下、

明伍文定擒宸濠

伍文定既擒閔念四、益追寧藩、邢珣以賊衆欲避其鋒、文定曰、賊衆而怒、不戰而還、彼勢益張、雖大軍至、亦難還矣、督衆進戰、賊乘延北、船風烈、衆不敢近、砲石亂發、文定立於矢石之間、大燒其艦、不少避、捉砲先進、刺楊遇春於水中、賊衆披靡、大敗之、

明沈希儀遏永安賊

沈希儀、馴象衛揮使也、弱冠時、征永安盜、陷濘中、勝而及於陸、三酋乘趙之、希儀挾頸以過、鏢排右足、諜刀頓射、鏢者中厥項、仆斃、刀砍刀酋、於鐙間斷其頭、又射中其驍酋、知其追兵而還、

致軍死戰

宋馬枝鳴克華登

華登叛宋奔吳，帥吳人以敗宋。齊烏枝鳴戍宋，曰：用少莫如致死，致死莫如去備。彼兵多矣，宜用劍。遂以短兵擊華氏，大敗之。

項羽破秦兵

秦擊趙，楚項羽救之。使蒲將軍渡河，絕秦餉道。項羽引兵渡河，沉舟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戰，大破之。

袁喬棄釜甑

晉桓溫伐漢，至青衣。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袁喬曰：今懸軍深入，不如合軍而進，棄去釜甑，持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遂敗漢軍於笮橋，進至成都，漢主請降。

晉劉裕擊桓謙

劉裕討桓玄，玄將桓謙拒之。裕軍食畢，即棄餘糧，將士皆致死戰，因風縱火，謙衆大敗。

苻登載神主克敵

苻堅為姚萇所殺，苻登自立於南安。登伐萇，載堅神主，事必啓之。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每戰列劍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王鎮惡平秦

晉王鎮惡率水軍伐秦，泝渭而上，乘艨艟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兵。遇渭橋，鎮惡令軍士皆持仗登岸，蹤者即斬。密從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今吾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若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乃身先士卒，衆騰躍爭進，大破秦軍，秦主泓降。

唐太宗渡水撤橋

唐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進至遼東，太宗親負土以填塹，遂克之。

葛從周闔扉死戰

劉仁恭入魏州，攻館陶門。朱全忠將葛從周出礪門，獨曰：前有大兵，不可返。命闔其扉，殊死戰，仁恭大敗。

宋王韶破羌

王韶擊羌保險，諸將謀置陣於平地。韶曰：今已入險，當使險為我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賊乘高下鬭，師小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

韓世忠破李復

李復亂於山東，韓世忠討之。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破斬復。

劉錡守順昌

劉錡為留守，率所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於金，乃領兵入城為守禦計，擊舟沈之，示無去意。金兵至，大破之。

趙葵深入力戰

趙方為制置使，其子趙葵有志事功，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必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必救之，屢以此捷。

阿骨打退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言遼主有內難西還已二日。諸將請追之，阿骨打曰：誠欲追敵，當約齋以往，無事饋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及之，遂擊其中堅。金兵二萬，大潰遼兵七十萬。

嚴令取勝

田穰苴斬莊賈

齊景公以田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使捍燕晉之師。穰苴以已人微權輕，士卒未附，請寵臣莊賈監軍。約明日日中會於軍門，賈後期，穰苴斬之以狗。軍士震慄，爭奮赴戰。燕晉聞之解去，追擊之，取所亡故境。

宋薛安都戰魏兵

宋伐魏，薛安都與魏人遇。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吾斬卿；吾若不進，卿斬吾。遂合戰。柳元祜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士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諸軍齊奮，魏衆大潰。

隋杜伏威嚴令取勝

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戰則令居先，戰罷閱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隋楊素馭軍嚴整

楊素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之。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如不能陷陣，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因是戰無不勝。

唐李光弼破史思明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光弼登城望賊，多而不整，乃命出戰。賊陣西北隅最堅，命郝廷玉當之；其次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曰：望我颭旗緩，任擇其利；我急颭旗，旗三至地，則齊入。少退者斬。又置短刀於靴中，曰：戰者危事也，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即自頸，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命取其首。曰：馬中箭。易馬遣之。僕固懷恩稍卻，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軍齊進，賊衆大潰。

唐李晟欲斬史萬頃

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攻其北苑，使李演、王佖、史萬頃將兵直抵其壖。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懼，衆拔柵而入。佖演乘之，賊衆大潰。朱泚亡走，遂復京城。

唐李愬下馬破敵

李興討吳元濟既克吳房引還賊將孫獻忠以驍騎擊其背衆驚將奔興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返旗力戰斬獻忠賊勸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興不聽引還

唐朱延壽擊敵

朱全忠兵攻楊行密將朱延壽於壽州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令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

述追潰斬不致力者

南唐李景達將兵攻六合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將士不致力者匡胤佯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自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韓世忠敗苗劉

苗傅劉正彥作亂韓世忠入援賊負山阻河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稍却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士皆用命賊持滿待戰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矢不及發遂敗之

孟珙斬郭山

孟珙會元倴盞伐金攻蔡珙進逼石橋郭山戲衍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復振殊死戰拔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水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

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曰柴潭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列雲梯破之

种師道征臧底城

种師道征臧底城敵備甚固守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以狗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諜而登城城即潰

兵機類纂卷之七

瑞[illegible]宗伯鑒定

[illegible]間 [illegible]羽明父輯
同邑 吳忠瑛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恆慎不懈

周亞夫守細柳

漢周亞夫屯細柳備匈奴軍士吏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乃傳言開壁門門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文帝嘆曰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至於亞夫可得犯耶

漢程不識嚴部伍

程不識與李廣同為衛尉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每與李廣俱不識自言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持重不輕

越不輕報吳

句踐自會稽還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illegible]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後果乘其殺于胥北會諸侯於黃池而伐之遂復滅吳

魯曹劌慎戰

曹劌與齊師遇於長勺魯君將鼓之劌曰彼氣方作未可也齊人三鼓劌曰彼氣竭矣鼓之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將視之乃下視其轍轍亂望其旗旗靡曰可矣從而逐之大克

李牧不輕擊匈奴

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illegible]約曰匈奴入寇則急收保如是數歲皆以為怯趙王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戰不利王復請牧牧稱病不行強起之牧請如前許之牧至邊如約又數歲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騎習戰誘匈奴入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秦王翦不輕擊荊

秦王欲伐楚問李信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以為怯乃使信信大敗王乃用翦翦仍請六十萬許之翦往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乘勝略定城邑

渫趙充國不輕擊羌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夜引兵上至落都充國常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故能必主功

趙充國逐利行遲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何也充國曰此窮寇

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眾曰善虜赴水死者數千斬首五百餘馬牛羊十餘萬車四千餘輛

司馬懿不分軍駐雍郿

諸葛亮圍祁山魏使司馬懿領張郃等拒之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

司馬懿聽公孫淵樸牧

司馬懿擊公孫淵於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乃曰昔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今淵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

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是乃驅之走也夫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晝夜攻之斬於梁水之上

兵機類纂卷之七

兵機類纂卷之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邑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乘機

乘機破敵

原軫敗秦師

秦穆公使師襲鄭、不克而還、晉原軫曰、秦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遂發兵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

解張侯敗齊師

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左併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晉袁喬乘鼓破漢兵

晉桓溫與漢主李勢戰於笮橋、不利、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

宋劉懷珍破沈文秀

沈文秀擁衆不服、遣其弟文炳詣之、劉懷珍將三千人偕行、會文秀破青州、衆懼欲退、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魏、士民安肯甘心、今宜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不進、遂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衆欲堅辟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速進、掩其不備、乃遣百騎襲城、拔之、文秀降、

南涼趙振誅取嶺南

涼楊軌降于南涼、尋為羌酋梁饑所敗、饑進攻西平、南涼主烏孤欲救之、群臣多疑、趙振曰、嶺南五郡庶幾可取、機不可失、使為得西平非我之利、烏孤喜、擊饑破之、嶺南皆附於烏孤、

郭威乘破李守貞

郭威圍李守貞、既久、城中食盡、守貞將出戰多敗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守貞自殺、

元太祖乘滅乃蠻

元太祖立、功德日盛、諸部皆來降、乃蠻部長心忌之、元主會議伐之、皆言方春馬瘦、宜俟秋高、斡出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宜早、且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攻之、功可成也、遂一舉滅之、

乘勝破敵

燕樂毅破齊

樂毅敗齊師于濟西、長驅逐北、劇辛請收取邊城以自益、毅曰、齊王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軍破乘之、其民必叛、而齊可圖、彼若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下齊七十餘城、

光武乘銳拔邯鄲

光武圍鉅鹿、戰不利、以景丹縱突騎、大敗王郎兵、耿純曰、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從之、遂戰拔邯鄲、斬王郎、

岑彭攻平曲

岑彭伐蜀、既令衆奇焚浮橋、入江關、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

段熲乘勝破羌

段熲連破東羌、虜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朝廷遣使降之、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于是進擊、羌衆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使復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將七千人、銜枚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將三十人上東山、虜乃覺、熲與衆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東羌悉平、

晉杜預議破吳

杜預伐吳、克江陵、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麾帥方畧、徑造建業、吳王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魏主珪破柔然

魏主珪擊柔然、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及于大磧南牀山下、破之、

李世民取長安

李淵西欲取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不宜舍之而去、宜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淵引軍而西、遂攻長安、約無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遂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政、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金剛敗走、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遂乘勝逐北、一晝一夜行二百里、追及破之、

李靖等破吐谷渾

李靖擊吐谷渾、可汗伏允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竄、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從之、分軍為兩道追伏允、大破之、

唐李晟破朱泚

朱泚陷京城、李晟等從苑北攻敗之、晟欲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illegible]兵直抵苑墻、拔柵而入、賊衆大潰、泚走死、

宋李好義取故地

宋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李好義討曦誅之。好義請乘復取四州，乃進兵會忠義及民兵夾擊，七日而至西和，金人死者蔽路，金將完顏欽遁去。

乘敵國亂

荀攸勸曹操破袁譚袁尚

袁尚攻袁譚，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荀攸等謂曹操曰：袁氏兄弟搆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若并而力專，則難圖也。操從之，遂攻譚斬之，譚弟熙尚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操。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謂公卿曰：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不足制。戰赫連氏刑政殘虐，宜先伐之。魏主襲破夏。

唐李愚計滅蜀

唐攻蜀，至散關，議取鳳州，衆以蜀城險固，未可長驅。郭崇韜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據漢江，蜀主師百官降。

乘敵軍亂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而爲三軍以繫于後，三國爭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乘繫敗之。

越敗吳師

越與吳陣于檇李，越王患吳軍之整，屢用死士突陣，吳不爲動，乃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刎于吳陣前，吳軍屬之目，師頗失次，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夫槩王敗楚師

吳王闔廬與楚令尹子常戰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曰：楚令尹不仁，可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以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大敗之。

魏主珪敗燕王寶

燕主寶夜襲魏營，魏軍大亂，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魏主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具于營外，縱兵衝之，燕主寶大敗。

宇文忻破尉遲迴

周韋孝寬追尉遲迴至鄴，陳于城南，孝寬軍不利而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乃先射觀者，皆走，因其擾而乘之，迴敗自殺。

李靖破蕭銑

唐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兵戰，孝恭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李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破之。

唐李道宗破高麗

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與虜戰于遼東城下、唐兵不利、道宗登高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世勣引兵助之、高麗敗、

唐蘇定方破賀魯

蘇定方擊西突厥賀魯、魯兵舒左右翼包之、定方步卒據高攢矟、向外、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賊大敗、

朱滔等敗李懷先

唐李懷先擊朱滔王武俊、滔軍崩沮、懷先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先軍分為二、滔引軍繼之、官軍大敗、

乘敵困疲

張良等勸追項羽

楚漢約中分天下、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失而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遂追羽、

荀彧勸擊袁紹

曹操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閒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若欲遠師江漢、而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尋卒、

晉周訪乘杜曾

周訪為豫章太守、杜曾寇亂、詔訪討之、訪于兩甄敗後、選銳克之、曾眾既潰、訪夜追、眾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趙方敗金人

金人大舉閫棗陽、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圍自解、乃命許國向唐州、扈再興向鄧州、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許國與扈再興還、并兵刻期合戰、孟宗政自城中合擊、金大敗、

乘敵謀未合

曹操擊袁尚于烏桓

袁紹之子袁尚袁熙奔烏桓、操議擊、眾不可、郭嘉曰、袁紹有功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倘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己有也、從之、召田疇為鄉導、從閒至烏桓城、未二里、虜乃知之、出戰、虜大崩、斬蹋頓、尚熙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與操、

乘敵未整

魏舒以步卒敗狄

晉平公使荀吳伐狄、戰于太原、晉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去車為步卒、乃毀車為行、為五陣相離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狄人、

廚人濮請敗吳師

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廚人濮請及其勞且未定伐吳宋人從之遂敗吳師于鴻口

漢邳彤勸討王郎

劉秀北徇薊城反應王郎秀走信都議者多欲西還邳彤曰王郎假名烏合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會兵討斬王郎

荀攸勸攻呂布

曹操攻呂布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宜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攻之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廹其將多降急攻執而殺之

曹操教張遼出戰

曹操征張魯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淝為教與護軍薛悌曰賊至乃發函及孫權圍合淝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如此欲及其未合逆擊之以折其威勢然後可守耳乃與典夜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椎牛享之明日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將二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出入重圍吳人奪氣而退

呂蒙說攻皖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蒙言于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其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克之

吳鍾離牧定亂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以鍾離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牧曰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吳諸葛恪等敗魏兵

諸葛恪修東興堤魏諸葛誕胡遵等攻之陳于堤上時天雪寒方置酒高會吳丁奉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堨魏人望見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散走蹈藉溺死者數萬

姚萇乘克符登

後秦苟曜密召秦主符登許為內應登赴之後秦主姚萇進戰登擊破之萇收兵復戰或曰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破之

沈田子破秦兵

晉劉裕伐秦將軍沈田子等領千餘人進屯青泥本為疑兵[illegible][illegible]姚泓步騎數萬奄至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衆寡相懸勢不兩立[illegible][illegible]

閉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成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数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此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

宋王道隆克晋陵

宋晋安王子勛舉兵會稽郡應之宋臺軍討之王道隆至晋陵東軍五城相連城猶未固道隆曰此城未固可以藉手乃率所領急攻拔之克晋陵

梁陳慶之擊魏兵

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之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曰前軍必輕鋭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

隋史祥擊敗余公理

隋漢王諒起兵晋陽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煬帝命史祥軍河陰祥乃于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列祥擊敗之

李世民破宗羅睺

李世民既破宗羅睺降薛仁果衆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有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為謀此我所以克之也

黑齒常之拒突厥

突厥入寇唐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冲之盡棄甲而走

宋王德拔和州

金兀术自合肥趨歷陽將騎至江宋張俊議分兵守南岸王德曰敵遠來偷道決不總及其來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我有矣即渡采石俊督軍總之德夜拔和州晨迎俊入

明張輔擒黎季犛

張輔討交趾追黎季犛至富良江賊舟連十餘里截江拒戰用划舡載木立栅輔乘栅未備率士力戰大敗之乘風長驅生擒季犛交南平

乘敵自退

謝玄破苻堅

秦主苻堅帥兵百萬攻晋逼淝水而陣晋謝玄使謂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人欲半渡擊之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因渡水擊之秦兵小却故晋人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苻融畧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晋兵所殺

秦兵潰死者無數堅遂長杰

韋孝寬破尉遲迥

楊堅秉執周政將圖禪受尉遲迥起兵討之堅遣韋孝寬爲頡擊之迥遣子惇出戰陣于沁水惇麾兵小却欲待孝寬兵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頡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乘勝追至鄴

宋王德敗李成德

王德從劉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賊兇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

乘敵猶豫

蕭衍降陳伯之

蕭衍既得郢城陳伯之守尋陽衍遣使諭降伯之雖許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降

明王守仁破桶岡賊

王守仁既破橫水左溪二賊以撒桶岡之障乃以桶岡險阨二賁賊奔入堅守取勝愈難因乘戰勝之威招降使賊恐而反覆籌議乘其猶豫二賊亦不暇爲備日遣使促桶岡降別遣邢珣伍文定唐淳張戩分道而入賊首藍廷鳳方候命降忽聞兵已入險懼奔內隘遏水爲陣邢珣渡水前擊張戩沖右伍文定自隘崖攻賊首遂破桶岡大巢湖廣兵亦至兩月餘破巢八十四

乘敵莫測

宋岳飛破金人

岳飛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曰敵未知我虛實當急擊之乃獨馳迎敵斬其梟將大敗之

乘敵不救

楚人滅庸

歲饑庸人叛楚麇人帥百濮以來伐楚用蔿賈言乃伐庸出師而百濮去次句澨攻方城庸人來戰師甚衆群蠻助之楚師七戰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莊王乃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遣間說犀蠻來從王盟群蠻不與庸王因其二而伐之遂滅庸

魏拓跋英擊齊兵

魏拓跋英擊漢中齊蕭懿遣步將尹紹祖等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卿眾莫相統一必不相救乃引兵先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

乘敵畏懼

晉文公伐曹

楚伐宋晉救之因伐曹衛既克衛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之城上晉還令于墓曹人懼以爲且發塚也爲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懼

也而攻之入害、

晋劉鍾勸攻平模

劉裕命朱齡石伐蜀、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蜀譙縱遣將秦岸等城以拒之、齡石欲養銳以伺其隙、劉鍾曰、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致必不敢捨涪城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攻之必克、不宜緩兵相守使彼得知虛實、從之、攻克北城、南城亦潰、遂舍舟步進、賊望風奔潰、

乘風破敵

漢衛青擊走匈奴

衛青等擊匈奴、會日暮大風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冒圍馳去、漢發輕騎夜追之、捕萬九千級、

魏太武破夏兵

太武伐夏、至統萬、收衆僞遁、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崔浩曰、賊貪進不止、從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尾以擊之、夏衆大潰、[illegible]萬、

魏主燾擊薛永宗

蓋吳反、魏主燾擊之、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illegible]心縱弛、今北風迅急、宜急擊之、從之、永宗敗死、

楚將許德勲乘風大掠

許德勲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五環乘風趨黃州大掠而還

晋符彥卿敗契丹

契丹入寇、杜威符彥卿等救之、不能禦、壘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會東北風大起、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將士請戰、威等欲俟風緩、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少、惟力鬭者勝、藥元福亦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擊之、于是諸將引精騎出戰、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騎橫擊、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乘水破敵

關公乘水降于禁

關公攻曹仁于樊、仁遣于禁龐德等屯樊北、會霖雨、江水大溢、公乘水勢攻之、降于禁、斬龐德、遣別將圍襄陽、降其守將、

乘機封建

張良勸封韓信

韓信定齊地、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illegible]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遣良持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張良勸封雍齒

漢王望見諸將坐沙中耦語王曰此何語張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以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亟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乃封齒諸將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漢王封趙壯士

陳豨反王自將擊之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王曰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耶

乘機易帥

唐因破南詔易帥

唐崔寧鎮蜀恃地險兵強朝廷不能易及入朝吐蕃與南詔入寇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曰不若留寧發戍兵雜禁兵往擊之因得紛親兵于其腹中然後更授他帥上遂留寧使隼將神策兵及發邠隴范陽兵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敗之後以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

随機安衆

漢王傷胸捫足

項王挑漢王戰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請起勞軍以安士卒

王霸詭言冰合

漢光武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舡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光武燒文書

光武拔邯鄲斬王郎帝即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吳漢激勸士卒

吳漢與周永戰墮馬傷膝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勃然裂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耿弇刀截中矢

耿弇大破張步于臨淄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而後罷明日復勒兵出

孫堅整兵

孫堅討董卓堅與官屬會飲于魯陽城東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令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十八

敢攻而還

曹操燒衆與袁紹書

曹操燒故市烏巢之屯袁紹兵潰走紹與許下及軍中人往來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盛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吳陸遜種豆奕射

吳王權擊魏遣陸遜諸葛瑾向襄陽吏士多病遜表于權為魏邏者所得瑾與遜書遠其去遜方種蕪豆奕棋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且當自定以安衆施變而出今若便退賊來相蹙必敗之勢也密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赴船魏人不敢逼到白圍托言住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王導為王敦發喪

晉王敦反據石頭溫嶠偽與敦心腹敦表嶠為丹陽尹嶠至建業盡以敦謀告帝會敦疾篤王導率子弟遽為敦發喪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

劉道規焚江陵士民書

桓玄黨桓謙初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道規破謙時簡得之悉焚而不視衆乃大安後徐道覆師衆超江陵江陵感焚書之恩無復二志

魏王羆安衆心

柔然侵魏魏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王羆曰若蠕蠕至渭北自當破之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耶

魏王思政安衆心

宇文泰為高歡所敗泰使王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備

宋顔竣在軍安衆

宋太子劭弒父自立武陵王駿舉兵討之駿在道疾篤不能見將佐惟顔竣出入卧內專決軍政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軍中皆不知駿疾

劉坦斬奸焚書

蕭衍使王僧粲引兵襲長沙鍾玄紹謀翻城應之劉坦留玄紹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于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

梁羊侃安衆心

侯景圍臺城城中洶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稍安

唐李孝恭飲血水

唐輔公祏反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等討之將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祏授首之徵飲而盡之

衆皆悅服、

唐高仁厚諭還走者

高仁厚祖鄭君雄于鹿頭關、君雄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君雄掩擊北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張韶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爾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

唐李晟深慮

朱泚之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時李晟在渭橋、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既克長安、乃謂之

曰、鄉非相沮也、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衆謝不及、

陳彥謙敗吳越兵

吳越錢傳瓘攻吳、吳徐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士、吳越兵敗、傳瓘遁去、

後唐李嵩矯勅安衆

唐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繼岌殺崇韜、推官李嵩曰、行軍三千里外、無勅旨擅殺大將、奈何行此危事耶、乃詔書吏登樓、去梯矯爲勅、旨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安、

王溥勸焚交通書

郭威既克李守貞、入城、閱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王溥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從之、

宋趙匡義勸禁擄奪

太祖帥師禦漢至陳橋、自立而還、弟匡義進曰、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擄奪、從之、京師乃安、

宋寇準不發告急書

契丹復入寇、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準不發、飲啖自若、勸真宗幸澶州、有議遷都者、準不從、

宋劉錡焚兀朮文書

劉錡拒兀朮于順昌、用曹成等二人作間、佯墜馬爲敵執、敵問錡何如人、僞以太平邊帥子喜聲伎以對、兀朮喜、械二人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恐惑軍心、立焚之而不視、

宋趙葵一言定軍心

趙方爲制置司、一日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衆軍心賴一言而定、

明劉基勸　帝罪己迴天

熒惑守心、衆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戮也、劉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迴天意、上許之、衆乃安、

明于謙居郕王安衛卒

中貴王振決 上親征、車駕蒙塵、 郕王攝政、王御左順門、王振雖殘、虜中外恨之、廷劾振罪、振黨馬順妄傳 旨叱衆退、衆爭捶死之、時衛卒洶洶、王懼欲退、衆趨匝、于謙獨前掖 王、且啓請下令曰、揆順死者義激無罪、俟請 太后即族振且籍順家、衆始退、于是 王乃起、王直執曰、朝廷正藉公耳、

明周金立辭將卒疑沮

大同殺都御史、周金時任延綏宣府、報至、公召諸將卒入謂之曰、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乎、衆叩頭曰、任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授之刃、其肯殺乎、衆大歡呼、叩頭而退、

明周金諭散嘩卒

周金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嘩欣而罵、因圍帥府、諸屬官告金、金曰、毋恐、即召諸把總、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向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罪彼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嘩曰、公生我輩矣、乃解散去

乘機報仇

李顯忠乘機斬讐人

李顯忠家屬為金人所殺、顯忠借兵于夏、為取陝西以復讐、至則陝西已歸宋、顯忠諭吳監軍者二人令兵歸、二人不肯、顯忠逐之、殺其軍萬人、獲馬四萬匹、遂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搶害其父母弟侄者悉斬之、

乘諜書取勝

袁紹敗公孫瓚

袁紹攻公孫瓚、黑山帥張燕往救之、瓚密齎書與燕、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得其書、乃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

侯景改諜書取虎牢

東魏高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遣將入虎牢、令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曰、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東魏復取虎牢、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伺便

待敵氣衰

曹劌敗齊師

齊桓公伐魯戰於長勺魯曹劌請莊公待齊人三鼓氣竭乃鼓之齊師敗劌懼有伏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遂逐而克之

漢王霸不救馬武

王霸與馬武圍劉紆於垂惠武為紆將蘇建周茂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茂兵盛出必兩傷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霸曰茂兵精銳而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與我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武無救其戰自力茂衆疲勞而我乘之乃可克也茂建果攻武戰久霸軍士斷髮請戰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

陸遜不即攻漢軍

昭烈伐吳誘戰不得久之陸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之當在於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曉破之之術勅人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諸軍同時攻之破四十餘營

燕吳王垂待桓溫氣衰

晉桓溫伐燕戰不利奔還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彼幸我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率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先設伏於東澗中夾擊大破之

李暠擊沮渠蒙遜

北梁王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李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我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戰待其銳已竭而擊之無不勝矣蒙遜糧盡而歸暠遣兵邀擊大破之

張興世擊敗劉胡

宋張興世討晉安王子勛輕騎送超錢溪立營寨據之子勛將劉胡自將水步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帥壯士擊衆軍繼進胡敗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唐秦王世民據武牢夏王竇建德悉衆來戰衆皆懼世民升高望之曰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吾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退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乃出擊大破

之、

唐太宗擊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太宗遣李世勣擊之、戒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吾已敕思摩燒薙荻草、波粮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侯其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如敕敗延陀、

周德威破梁兵

梁王景仁等自柏鄉趣高邑南與晉戰、晉周德威曰、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粮、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勞倦、必還、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走、

李嗣昭破梁兵

晉王伐梁、與梁兵戰於胡柳陂、諸將欲斂兵還營、詰朝復戰、晉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候其引還追擊、可破之、嗣昭、王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繼之、梁兵大敗、

宋劉錡破兀朮

劉錡擊退金人於順昌、金兀朮來援、錡遣人毒潁上流、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殊死戰、敵敗、遂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出飯羹坐餉戰士、食已、撤入斫敵、又大破之、敵遁去、

元張弘範擊宋師

元圍宋襄陽、張弘範建議、宜城萬山、以斷其南、栅子灘以絕其東、庶絕走援之道、從之、遣張弘範戍萬山、方出、宋師奄至、弘範遣偏將分當前後、自帥二伯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潰、

待敵疲敝

越逢同謀伐吳

句踐欲報讐於吳、大夫逢同曰、今吳兵加齊晉、深怨於楚越、莫善

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三國破之、越承其敝、可克也、從之、後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老弱留守、句踐伐吳、殺其太子、復伐吳、吳王自殺、

孫臏救韓之謀

魏伐韓、韓告急於齊、齊田忌欲救之、孫臏曰、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愬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齊王以為善、乃陰遣韓使而許之、韓五戰不勝、委國於齊、齊乃起兵直走魏都、以成寇之計、敗之、

漢鄧禹養士

鄧禹既破左輔兵、諸將勸禹逕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赤眉新破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至栒邑、所過皆𨄔附、明年入長安

光武征隗囂

光武來歙伐隗囂、取畧陽、帝曰、畧陽囂所依阻、今亡其要城、必以精銳來攻、曠日持久、圍城不拔、士卒頓疲、乃可乘危而進、囂果悉衆圍畧陽、攻累月不下、帝自征囂、衆皆降

皇甫嵩擊王國

凉州賊王國圍陳倉、漢王甫嵩曰、待國兵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連戰、大破之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司馬昭圍壽春、王基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危道也、吾但堅守三面、若吳來、軍粮必少、吾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則文欽等亦擒矣、乃命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

王鎮破翟釗

燕王垂擊翟釗、軍黎陽、僞列兵、伏泝流上西津、釗引兵趣之、垂潛遣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釗亟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自遠來疲渴、將引去、王鎮等出戰、燕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

秦王世民破宗羅睺

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秦主薛仁果使宗羅睺拒之、衆請戰、世民曰、吾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待之、彼驕我奮、一戰可擒也、世民堅壁不出六十日、待仁果粮盡、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來攻數日不下、世民度其已疲、乃使龐玉陳於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仁果遂降

郭子儀破史思明

郭子儀李光弼自趙郡還常山、史思明躡其後、子儀至恆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賊倦、戰於嘉山、大破之

王茂章破朱友寧

朱全忠命朱友寧等擊王師範、楊行密遣王茂章救之、友寧攻[illegible]範、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破之

劉知遠不急攻杜重威

杜重威反、劉知遠討之、高行周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既而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

李綱耴金之策

金人攻宋陳橋等門李綱奏曰金兵不過六萬吾軍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不可與角一旦之力候其粮乏人倦縱其題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宋趙范待賊疲

宋李全反圍趙范等於楊州范令諸門以輕兵出擊全分兵鏖戰自辰至未益兵大戰獲全粮米數十艘

待敵自變生

曹操堅壁待袁紹

曹操特袁紹衆少粮盡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荀彧曰公扼其喉已

半年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會許攸說紹報許不聽攸奔操操跣足迎之知其虛實得焚紹烏巢之屯紹軍潰乏

郭嘉勸緩攻鄴

曹操攻袁紹子譚尚於鄴諸將欲攻之郭嘉曰譚尚各有黨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以待其變操曰善後尚果疑譚譚怒攻尚譚敗走南皮操克斬之

慕容廆不擊高句麗等

慕容廆始破連津諸部既攻段氏耴徒河政事修明愛重人物中國避亂者多歸之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若

攻之諸將請擊廆曰彼鋒甚銳當固守挫之烏合之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後以牛酒獨犒宇文氏閒之使疑設奇破之

唐李德裕待盧龍變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軍務求節鉞李德裕曰比來朝廷遣使太速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奏表以聞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克幽州

王晏球不急攻定州

王都反王晏球討之進攻定州不克唐主亟遣使趣之晏球與使

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攻之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既而都黨開門納官軍都自焚死晏球在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傷一卒

伺敵懈怠

士蔿謀虢

晉獻公將伐虢士蔿謀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乃虢敗戎晉卜偃曰虢又有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晉人假途於虞以滅虢

漢高擊秦將

沛公伐秦秦將拒嶢關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使陸賈酈生誘秦將啗以利秦將欲連和乃因其怠而擊之大破秦軍

皇甫嵩伺賊

皇甫嵩與黃巾賊張角弟梁戰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破之斬梁

晉馬隆破成奚

馬隆為南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郡軍討之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擊大破之

晉羅尚襲斬李特

略陽氐李特據蜀分派民於諸塢就食諸塢皆有二意任叡言於羅尚曰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宜密約諸塢內外擊之尚從之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

賀若弼破蕭廣達

賀若弼伐陳進據鍾山與陳蕭廣達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引兵趨孔範範兵不戰而潰擒其將蕭摩訶釋而禮之

唐段德操破王師都

梁王師都寇延州唐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敢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遣梁禮擊之戰方酣德操以輕騎掩其後師都軍潰

唐臺濛擊田頵

楊行密將田頵反以臺濛討之頵自將步騎逆戰濛以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挂伏縱兵擊斬之

明傅友德敗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李二來寇兵寡不敵堅壁不動詞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驍將韓乙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墜馬大師乘之大敗

待敵近奮擊

鄧禹大破王匡

更始王匡成丹等合軍十餘萬共擊鄧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衆勸

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等悉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袁紹破公孫瓚

袁紹與公孫瓚戰瓚兵三萬甚銳紹命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

典韋擊呂布

典韋為曹操司馬操與呂布戰相持甚急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下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司十步又曰五步乃[illegible]

等人懼疾言虜至拿手挺𢧐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脫

魏蔡祐不輕射

蔡祐師十餘萬人與東魏戰東魏圍之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相去三十步左右勸躲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稍却祐徐引還

齊呂僧珍擊李居士

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須至整衆併力破之俄而居士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兵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

齊段韶不逆戰周人

周人侵齊以步卒為前鋒從南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盡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精銳出戰周師大敗

荔非元禮擊賊

賊將史思明攻河陽唐李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令荔非元禮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而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戰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突出奮擊破之

趙范拒金師

金人寇揚州趙范禦之范將左扈再興將右趙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亦為二翼以相拒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逸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來逼范疊鼓麾軍突鬭金敗復相持至夜分陣如故范葵急命將較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駭走

宋曹友聞擊退元兵

曹友聞在同慶元人入寇友聞令偃旗伏鼓戒士卒俟寇漸近方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漢臣乘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

明傅友德縛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既乘敵掠擊敗之量必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卒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友德師寡麾而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二以獻

半渡擊敵

夫槩王擊敗楚師

吳王闔廬敗楚師於柏舉遂及清發將擊之闔廬之弟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趙充國徐驅先零

趙充國討先零羌、先零欲渡湟水、水道阨陋、充國徐行驅之、曰、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數百、降斬五百餘人、

賀拔岳擒尉遲菩薩

賊將尉遲菩薩攻魏岐州、帥兵至渭北、魏賀拔岳以輕騎數十隔渭水與語、稍引至淺水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賊半渡、兵深擊之、遂擒菩薩、

薛萬均等破夏

夏王竇建德寇唐幽州、唐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陣、彼必涉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城旁、候其半渡擊之、藝從之、大破建德、

唐盛彥師擊李密

李密降唐復叛、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雒、盛彥師聞之、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眾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眾問其故、彥師曰、密聲言向雒、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我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擊斬之、

黃景逵擊南詔

南詔寇嶲川、作浮梁濟河、唐黃景逵候其半渡擊之、蠻敗去、

淮南周本擒危全諷

撫州刺史危全諷攻洪州、楚兵圍高安以助全諷、吳遣周本將兵七千以救高安、本以主將權輕難以勝敵、請無置副二、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救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全諷、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眾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周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試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渡、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分兵斷其歸路、遂擒全諷、乘勝盡取江西地、

宋翟進乘擊楊進

楊進叛、遣騎絕雒水犯東京、知河南府翟進等乘半渡擊敗之、破賊四砦、

兵機類纂卷之十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吴志蔡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致敵

誘敵來戰

漢耿弇致費邑

耿弇討張步步以費邑軍歷下拒弇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期果自將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乃分兵守巨里自將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城中敢悉衆而亡歸步弇復縱兵擊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耿弇誘至張步

耿弇拔臨菑張藍亡歸步弇令軍中毋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陣於城下步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方交鋒弇以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司馬懿誘公孫淵

公孫淵反司馬懿討之淵使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淵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晉劉裕誘敵

孫恩寇海鹽晉劉裕城中兵少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問裕所在答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齊柳世隆誘沈攸之

蕭道成弒宋自立沈攸之討之兵至夏口或勸攻郢城臧寅說以順流長驅先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帥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攻之攸之素失衆心攻城不拔軍潰走死

秦王世民誘竇建德

夏主竇建德救鄭秦王世民據武牢拒之諜告建德伺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濟河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來遂破擒之

隋楊素誘突厥

揚素伐突厥與達頭可汗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帥騎直前素等來其陳未整擊破之

秦裴誘執劉楚

唐淮南秦裴擊鍾匡時於洪州軍於蓼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告裴裴曰楚驍將也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致之耳遂破寨執楚拔洪州

韓世忠致敵

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朮等救之世忠勒陳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陳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果至殺其漢戰二人遂引去

劉錡誘致金人

劉錡擊退金人於順昌金兀朮帥衆來援錡募曹成等作間偽以錡為太平邊帥子喜聲伎對兀朮喜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訓曰太尉謂太子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明日錡果為浮橋於潁上敵繇之以濟錡用置毒水草之計待其困而與戰遂破之

蒙古木華黎誘張致

蒙古張致據錦州降金蒙古木華黎以致之兵精欲設奇取之乃遣兵別攻溜石山堡一屯永德縣西四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illegible]圍果以兵救之屯永德西者扼其歸路木華黎引兵前後夾擊大破之

明劉江誘楊文

靖難兵興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上遣劉江援永平謂曰爾至永平敵必歸山海勿追之[illegible]聲言還北平彼必復來爾速擊之江如言敗之

誘敵出戰

北涼蒙遜誘李歆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西涼公李歆欲乘虛襲張掖將步騎東出蒙遜曰歆已入我術中然聞我旋師恐歆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歆殺之

魏主燾誘敗夏主昌

魏奚斤與夏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主燾欲乘虛襲統萬遂至拔鄰山以輕騎先行或請以步兵攻具一時俱往燾曰如是必懼而堅守不如輕騎直抵城下羸形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遂至統萬分軍伏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會夏降者言夏主召赫連定定欲擒奚斤然後徐進內外夾擊故夏主堅守燾乃退軍以示弱縱軍士奔夏曰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夏主昌遂將兵出城燾偽退引而疲之昌兵為兩翼追燾貪進不已後軍已絕燾

乃分騎為左右以犄之、夏衆大潰、遂克統萬、

唐馬燧誘田悅

馬燧等討魏博節度使田悅於臨洺、燧為三橋逾洹水挑戰、悅不出、燧因令軍夜半起食、潛師循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舊營中、畢發而止、俟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艸莽百步為戰場、結陣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敗之、追至焚橋、溺死者不可勝記、

淮南李神福擒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取杭州、顧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紿言還師、獲杭俘縱還者、皆不追之、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於青山之下、全武出兵追之、神福發伏兵夾擊之、遂擒全武、

朱全忠誘李茂貞

朱全忠攻鳳翔、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命諸將偃旗幟潛伏營中、令馬景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自蹈藉殺傷殆盡、

晋王誘劉鄩

梁劉鄩在莘城、堅壁不出、晋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詐言歸晋陽、鄩聞之、報魏州、晋王至故元城、為方陣於西北、令李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中、四面受敵、劉鄩兵大敗、

趙暉誘王景崇

王景崇反、趙暉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數挑戰不出、暉乃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果景崇遣兵出迎、遂設伏殪之、

激敵出戰

秦鄧羌激怒姚襄

鄧羌討姚襄、襄堅壁不出、羌曰、襄為人強很、激之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羌乃鼓譟揚旗、帥騎三千直壓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佯敗走、襄追至三原、羌廻騎擊之、苻黃眉等以大軍繼至、擒斬之、

李淵詬敵出戰

李淵趨霍邑、淵恐隋將宋老生不出、使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出戰、敗之、

杜伏威激敵

隋陳稜討杜伏威、伏威拒之、稜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姆、稜[illegible]出[illegible]之、

兵機類纂卷之十終

兵機類纂卷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畏敵

略敵乱勝

荀息假道滅虢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扵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扵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扵虞以滅虢、師還遂襲滅虞、

荀瑤滅風繇

荀瑤欲滅風繇之狄、其道多險難扵跋涉、瑤乃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因以師隨之、滅風繇、

韓段規等驕智伯

智伯請地扵韓康子、段規曰、不與、將伐我、與之、則我得免扵患、康子與之、又求地扵魏桓子、任章曰、與之以驕智伯、後可以擇交而圖、亦與之、又求地扵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攻之、襄子與韓魏陰約、遂殺智伯、

張良勸啗秦將

沛公伐秦、秦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良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漢賂降陳豨將

高祖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耳、乃多以金賂之、豨將多降、

漢傅介子誘斬樓蘭王

樓蘭王數反覆、漢遣傅介子賫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

漢班超斬焉耆王

班超討焉耆、兵至尉黎界、而遣人曉說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遣北鞬支奉牛酒迎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獻當重加賞賜、扵是焉耆王廣、尉犂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

漢劉表等誘賊

劉表為荊州刺史、江南宗賊甚盛、恐袁術因之、蒯越為表謀、以利誘宗賊帥、斬之而取其衆、江南悉平、

唐高仙芝誘勃律王

唐小勃律王附扵吐蕃、制以高仙芝討之、自安西至連雲堡、破之、

遣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詔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遂斬附吐蕃者數人、虜小勃律王而還、

蒙古劉整賂呂文德

蒙古圖宋襄樊、宋降將劉整請以玉帶與宋將呂文德、求置榷塲於襄陽城外、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許之、蒙古繇是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又築堡於白鶴、於是得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兵、兵威益熾、

明陳九疇賂番制土魯

陳九疇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

賂敵解圍

越王賂太宰嚭

吳王夫差圍越王勾踐於會稽、勾踐以美女寶器令大夫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種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赦之、罷兵而歸、

陳平厚遺閼氏

匈奴冒頓圍漢高祖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以說冒頓、乃解圍而去、

賂敵緩追兵

晉杜弢擲寶物

晉周訪圍杜弢、將攻杜弢於廬陵、弢大擲寶物於城外、訪軍競拾之、弢因陳亂突圍而出、

孫恩棄寶物女子

晉劉牢之討孫恩、破之、恩東走、多棄寶物女子於道、官軍競取、恩繇是得脫、

周韋孝寬延留追者

周蜀公尉遲迥遣追韋孝寬、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及迥追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留而不進、孝寬因得免、

黃巢遺珍寶

唐李克用入長安、黃巢遁去、賊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及追賊、賊遂遁去、

元伯顏衣裘與驛

金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伯顏乃多載衣裘而入其境、遇驛人輒以與之、既至、彼覺有異、與從者分三道逸出、驛人以得衣裘之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卒擒之、

餌兵破敵

曹操誘敵

曹操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袁紹渡河追之，軍於延津南。曹操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紹將文醜騎至，衆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醜騎稍多，或分趨輜重，乃曰：可矣。皆上馬縱擊，斬醜。

傉檀破秦

秦伐南涼時，傉檀嗣位，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秦縱兵鈔掠，又大破之。

唐李靖攻輔公祏

李靖討輔公祏，靖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追之，遇大軍，以戰大敗，公祏棄城走。

契丹誘沈斌

契丹寇晉祈州，以羸兵驅牛羊過城下。沈斌出擊之。契丹以精騎奪門，州兵不能回，城遂陷。

宋岳飛破賊

岳飛破楊么，以任仕安出戰無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賊見任仕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仕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

明李文忠餌虜

李文忠援大同，次台楊門，文忠阻水自固。虜益至，乃以二營委虜，與之戰。度虜饑疲，選精兵為兩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兵機類纂卷十二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敵

絕敵粮餉

漢陳俊絕賊食

光武擊尤來、大槍、五幡，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宜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帝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曹操襲袁紹粮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會紹將許攸奔操，言袁紹輜重在故市烏巢，屯以騎，襲之，燔其輜重，袁氏自敗也。操自將五千騎，用袁軍旗幟，人啣枚，馬束口，夜從間道襲擊，盡焚其粮，紹軍大敗。

晉毛寶燒蘇峻積聚

陶侃率衆與蘇峻相持不決，溫嶠食盡，貸於侃。侃怒，欲絕。毛寶謂侃曰：還無所據，終至滅亡，請兵以斷賊粮道。侃遣之，給粮與嶠。寶燒峻積聚，峻軍乏食，急攻大業壘。侃用殷羨果奇水軍徑向石頭，峻逆戰，侃之部將斬之，餘衆潰。

後秦困桓溫

桓溫伐秦，秦兵大敗，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樂業。

初温栒秦麥以爲粮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屢爲所敗師還

宋呂安國襲敵米

宋劉勔呂安國討劉順順粮盡杜叔寶發牛車五百乘載米餉順安國曰彼衆吾寡頼彼食匱而我有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圖惟間道襲其米車將不戰而走矣乃與黄回從間道抄之叔寶棄米車走順衆遂潰

梁陳霸先斷齊轉輸

梁杜龕反據吳興與陳霸先相拒齊遣兵援龕霸先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夜燒齊船斷齊運輸帥軍疾戰齊兵大敗

周賀若敦絶敵饋餉

陳侯瑱軍湘州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餉瑱軍周賀若敦乃僞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後實有饋餉者瑱皆拒之

唐程名振邀劉黑闥粮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堅壁不與戰黑闥運粮水陸並進世民使程名振邀斷其舟焚其車黑闥粮盡戰敗奔突厥

唐裴行儉襲突厥輜重

裴行儉曹懷舜討突厥阿史那伏念等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懷舜行儉遣兵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失其妻子輜重引兵北走行儉等追躡之盡平突厥

唐史思明焚官軍粮

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鄴城賊將史思明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將辨識而官軍不能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刻日決戰官軍潰

唐高仁厚焚盗粮

賊韓秀昇屯行從斷峡江路高仁厚討之乃練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仁厚潜遣勇士攻焚其寨資粮蕩盡

晉周德威抄梁運

梁李思安築夾寨攻晉潞州周德威救之思安調山東民饋軍粮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梁饋餉不繼乃引還

周世宗斷唐甬道

世宗自將伐唐唐軍於紫金山築甬道運粮綿亘數十里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寨斷其甬道繇是唐兵首尾不能救遂破之

契丹絶宋粮道

宋曹彬伐契丹次涿州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鋭張其勢設伏林莽以絶宋粮道彬食盡退師雄州

西夏罔毋用計抄宋粮

宋李憲伐夏夏有一老將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兵靈夏遣

輕騎抄絶粮餉可不戰而困也夏國毋從之宋師無功而還

宋任諒使夏人乏粮

宋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陵從徃椅定遠云我在此僃殺闕地藏之兵至可坐飽宋任諒知之盡發其藏哆陵至失所藏訛哆乏歸夏

宋張叔夜焚宋江鹵獲

宋淮南盜宋江趣海濱刦掠以巨舟載鹵獲知海州張叔夜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闘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吳玠絶粮敗兀术

金兀术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璘選勁弩分番迭射敵稍卻奇兵旁擊絶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宋劉子羽困金人

劉子羽築壘潭毒山金人奄至子羽坐壘口誓以必死敵尋引去遣十人来招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欲來即來吾有死耳先是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吳玠所攻亟遁去

宋劉錡沉金粮船

金人自渦口渡淮以舊粮船載粮而来劉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

蒙古太弟伏兵取輜重

蒙古太宗使太弟侵金與金完顔合達等戰於禹山蒙古兵還伏棗林中合達等亦到後蒙古忽至合達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金輜重

宋孟珙燒蒙古積聚

蒙古於襄樊等處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順陽宋孟珙遣兵分路燒其勢潛燒其船材又度敵必因粮於蔡遣兵入蔡焚其積聚繇是荊湖稍安遂復鄧州

宋張珏燒元粮械

元遣合剌帥兵築馬騣山以圖宋合州張珏乃張疑兵於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粮器械越岩七十里焚船場繇是馬騣城亦築不就

明常遇春絶僞漢餉道

陳友諒来爭南昌遇於康郎山連戰三日氣力相等諸將欲縱之去常遇春獨不言已而師至湖口衆言湫急欲放舟而下上悟諸將怯乃命移舟盡拖上流遇春應同善而又別出奇兵絶敵餉道敵食乏求戰春命大舟火筏以攻左右脅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上蹴之友諒中流矢死

絶敵水草

漢馬援奪羌水草

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亾出塞諸種悉降

魏張郃絕馬謖汲道

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之於街亭亮將馬謖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而大破之

後秦姚興絕苻登水

姚萇卒苻登聞之盡衆而東萇子姚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爭水不得渴死者半緯與戰大敗之

東魏高歡困韋孝寬

西魏韋孝寬守玉壁高歡圍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移汾一夕而畢

長孫晟毒水害突厥

突厥犯塞隋長孫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驚曰天雨惡水其亾我乎因夜遁

後唐絕梁兵芻牧

梁伐趙李存勗及周德威救之見梁兵勢盛遲軍鄗邑梁人日出刈芻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判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

元昊誘敗契丹

契丹主伐夏夏主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約元昊又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契丹大敗

明項忠擒土達滿四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項忠總督劉之時伏羌伯毛忠戰死官軍還退忠即斬指揮以狥陣始定移兵盡焚城芻草斷汲路賊困因諭降其衆而遂擒之

明彭澤困廖麻子

彭澤總督討蜀盜廖麻子衆遯竄山寨多伏弩窖穽中澤分兵塩出入路奪水道度其窘開一面縱之夾誅且盡

斷敵樵蘇

魏敗秦救兵

魏主拓拔珪圍秦義陽公姚平於柴壁秦王姚興救之安同曰汾東有蒙阬谿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無所施其知力矣珪從之興不能救平粮盡矢竭赴水而死

赫連勃勃取關中

晉劉裕破秦衆還建業留子義真守關中夏王赫連勃勃聞之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東向長安遣軍衛青泥之險別將屯潼關絕水陸之路自將大軍為後繼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義真單馬逃匿勃勃陷長安

魏于謹破梁

于謹伐梁將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白外兵入援謹築長圍中外遂絶執梁主繹殺之

唐高仙芝斷吐蕃兵

唐小勃律王附吐蕃高仙芝破之急遣席元慶往斫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不得度遂擒勃律王

周李重進破唐救兵

李重進圍唐壽州唐許文稹等救之列十餘寨與城中烟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重進邀擊奪其二寨周世宗又命趙匡胤擊其寨破之斷其甬道壽州乃降

宋王韶斷西蕃援路

王韶始復熙河入朝西蕃瞎征圍宋河州王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之乃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瞎征知援絶拔柵而去

蒙古張弘範城萬山

蒙古圍宋襄陽宋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江陵歸峡行旅往來道出襄陽南北相繼蒙古張弘範請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自是襄樊之道益絶

元張弘範截江道

元兵攻宋襄陽樊城樊在江北襄在江南各出舟師來救四年張降張弘範請以師截江道斷其救兵水陸夾攻樊城必破樊破則襄陽何所恃乎卒用其策成功

明徐達斷元援路

徐達攻下沂州上勞達曰將軍今何向向益都必以兵扼黄河斷其援不然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使兵難偸度其在將軍全火二里會於旦分後大逐金踰濟寧以時進取毋失達圍益都如命斷其援路以次下州邑山東平

明韓雍除修仁荔浦

韓雍討兩廣蠻至桂林按圖議曰修仁荔浦大藤峡之羽翼不先除此藤峡勢不孤乃以兩江土兵十六萬分五路進逼至力山大

敗之後遂破藤峡

斷敵糧路

魏陳泰截姜維還路

陳泰圍漢句安守於麴山姜維救之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郭淮截其還路維懼而遁句安等降魏

司馬師斷吳人糧路

吳人率兵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為毋丘儉文欽所誘耳少與持久將不戰而克乃遣諸葛誕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絶其糧路儉等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甚多欽奔吳儉走為人所

殺

晉謝玄斷秦兵歸路

符堅入寇謝玄及謝石等禦之秦遣故晉人朱序來說石降序私語石曰宜及秦軍未集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氣奪可破也時秦梁成屯雒澗謝玄遣劉牢之擊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兵死者萬餘

淳于誕破樊文熾

梁樊文熾圍魏小劍置柵於龍鬚山以防歸路魏淳于誕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恐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

魏崔延伯克趙祖悅

梁趙祖悅據魏西峽石崔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幅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轤出沒隨意斷祖悅走路令戰艦不通部分水陸攻峽石克之

周王軌擒吳明徹

陳吳明徹環列舟艦攻彭城周王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明徹退軍舟碍車輪不得過軌引兵壓之明徹被擒

唐王式斷裘甫後

王式圍賊裘甫於剡城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逆百餘人出城降雖城數十步卒軍疾趨斷其後遂擒

明常遇春破張士信

常遇春與張士誠戰薄其城張士信揮兵來援築壘[illegible]向外截遇春率精兵孫大全等入營於東阡却壘其背且填壍溝塹[illegible]歸路士信急抽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士信逃降衆六萬

明太祖破陳友諒

陳友諒鄱陽湖大敗退保鞋山明軍先柵罌子口及横絕左蠡遏其歸路俞通海曰湖有淺舟亂膠難移軍入江據上游諒退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欲繞下流遁通海追敗之友諒中矢死

毀敵橋梁

漢岑彭等焚蜀浮梁

蜀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闘樓立攢柱以絕水道漢岑彭令裨奇等攻之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風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

梁曹景宗破魏人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阻淮兩岸為橋樹柵跨淮通道曹景宗預裝高艦與魏橋等別以小船載草灌油焚其橋火士拔柵斫橋魏軍潰

陳章昭達拔梁城

章昭達攻梁、梁與周人拒之於峽口、於南岸築城、横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粮、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粮絕、遂攻拔其城。

唐海州官軍殺賊

唐徐賊寇海州、官軍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殘、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惝惶𣪚亂、伏兵發、盡殪之、

梁王彥章拔唐德勝城

唐朱守殷守德勝、梁主瑱遣王彥章攻之、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大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

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備鞴炭、乘流而下、會飲未散、彥章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舉鑠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也、進拔諸寨、聲勢大振、

蒙古攻宋襄樊

蒙古阿术經畧襄陽、帥師圍樊城、宋以漢水出襄樊兩城之間、斷水中派、鎖以鐵絚、造浮橋於上、二城賴此以為固、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絚、燔其橋、二城遂絕、樊城隔、并兵攻襄、呂文焕以城降、

明廖永忠伐明昇

廖永忠伐明昇、蜀設鐵索飛橋、㨿關口、永忠遣士舁小舟出上流、令下流皆鐵裹船頭、置火器、約上流兵已至、乃分兵水陸齊進、先破蜀陸寨、上下夾攻、焚其三橋、斷横江鐵索、溺死無算。

堅壁老敵師

史駢老秦師

秦康公伐晉、晉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軍掩晉上軍、趙穿出戰、交綏、秦師夜遁、

王翦破楚

秦王翦伐楚、至平與、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遂滅

楚、

漢周亞夫破吳兵

周亞夫擊吳楚、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塞其粮道、吳兵趍濃兵、亞夫堅壁不戰、吳兵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亞夫追擊破之、

祭遵困張滿

新城蠻中賊張滿屯結險隘、祭遵攻之、遵絕其粮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

慕容德破魏師

魏伐燕慕容德遣慕容青破之魏退青請追之韓諱曰魏懸軍遠
客頓兵死地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且衆寡不敵吾軍自戰其地動
而不勝衆心難固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從之既而魏軍失火其
將丁建降言魏師老而可擊德乃遣兵追擊大破之

唐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與宋金剛相持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賊精將
勇虜掠為資利在速戰吾閉門養銳以挫其鋒分兵衝其心腹彼
糧盡計窮自當遁去宜待此機相守踰年金剛食盡果北走追擊
破其將尋相於呂州乘勝追破之其將尉遲敬德等皆降

南詔破李宓

李宓擊南詔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
士卒罹疫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擊全軍皆沒

唐郭子儀退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逼奉天郭子儀鎮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
戰吾堅壁待之虜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
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陣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
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還

楊行密擊孫儒

孫儒陷楊州楊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曰儒遠來利在速戰宜也
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可坐擒也[illegible]
從之斷其糧道遂斬儒

宋寇準誡諸將

契丹復入寇寇準決計親征命朝士出知諸州戒曰百姓皆兵府
庫皆財不責汝等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也後卒退
虜

史天澤不力攻李璮

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史天澤曰璮多詐而兵精不宜力攻當
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兵潰出降
生擒璮及同惡斬之

明傅友德大破蠻衆

傅友德平雲南時城烏撒工甫集蠻寇大至友德據高岡待之曰
寇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既遁遠來心必不一故不戰以老之士
踴躍思奮乃前為陣蠻麋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之

明俞大猷殲倭

俞大猷控制江湖閩廣兵倭陷興化大猷與劉顯兵至戚繼光浙
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甚急大猷曰賊衆皆能戰
者入據地矣官軍數僅相當若逼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
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宜列營以困之彼食盡攻柵以遁則
彼處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乃可使無孑遺
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遲戰則我兵日益我守益

困賊日、益困敝、以戰爲守、吾以守爲攻、乃星布兵、皆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屢挑戰不爲之動、已竟殲之、

困敝敵人

伍員謀罷楚

吳闔廬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彭越爲項羽心腹之疾

漢高敗於滎陽成皐間、既得韓信兵、後大振、乃令劉賈盧綰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遂下梁地十七城、常以遊兵出入

梁楚間、爲項氏心腹之疾、卒滅楚、

魏陳泰斷漢運道

漢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遂降魏、

齊盧叔虎謀取長安

盧叔虎請伐長安、曰、宜立重鎮于平陽、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城、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較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還去、我乘其敝、與我相持、農桑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善之、

高熲謀敝陳

隋主問取陳之策、高熲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業、彼既聚兵、我却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云、江南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盡矣、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劉世讓降馬邑人

唐王問劉世讓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必降矣、唐主然其計、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高滿政殺突厥戍兵而降、

契丹述律后謀幽州

吳王楊隆演遺契丹主阿保機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選騎攻幽州、述律后曰、但以三千騎出其剪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乃止、

契丹將耶律休哥破曹彬兵

宋曹彬伐契丹、守將耶律休哥絕宋糧食、彬引還、宋帝遣令進、彬不得已、更至、休哥聞之、以輕騎薄宋師、伺其蓐食、即擊、雖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救不暇、休哥因出大兵擊破之、

劉錡困金人

劉錡既獻浮橋、誘兀朮濟、又遣人毒潁上流、時天大暑、敵遠來疲

敵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於羊馬垣下敵人馬困渴食水草者輒病死遂大困之

蒙古太弟破金兵

蒙古太宗僉太弟侵金金完顏合達等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尾之金師不得休息飲食至三峯山金軍士有不食三日者又遇雪凍蒙古圍之燬薪爇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去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大潰

明沐英亂溧水

上命徐達下溧水而沐英先亂菊郡以撓其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今不亂必為它日憂宜提兵出州後以攻其背王師繞兵以扼其項彼欲戰則我堅壁彼不戰則我急攻不一月城中糧盡此坐困之法也 上以諭徐達達曰沐將軍算無遺策遂如其計成功

明馬昊困瑜老人

蜀盜廖麻子雖誅餘黨數萬竄東鄉山推瑜老人為帥馬昊曰山險不便騎射沒入賊又為主反失便宜宜發步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時彭澤從之賊果窘縛瑜老人請降

明沈希儀舉砲疲賊

沈希儀在右江常以風雨寅夜察賊所止散遣齎火砲者衣蓑帽與草色相同潛於賊中中夜砲舉賊大駭挈妻子蒲伏山頂迨曉寒凍觸崖多死妻子自怨明詢之則寨無人它巢皆然已而相聞愈驚賊因膽落多易面為熟猺

攻敵根本

漢耿秉擊車師

耿秉竇固等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子也竇固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併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進斬數千級後王出降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魏司馬懿擬襄平

司馬懿擊遼東公孫淵使卑衍等屯遼隧懿曰賊大衆在此其巢穴空虛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赴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圍之淵窘急糧盡實圍之懿擊斬之

魏獨孤信擊田八能

東魏取荊州魏以獨孤信救之城民呂信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曰今士卒少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吾退走必來邀戰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進擊八能齊民軍潰

魏史寧拔二城

史寧與突厥木杆襲吐谷渾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吾拔其根本餘衆自散木杆從之

今道拔其二城

周陸騰討冉令賢

周冉令賢反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為救援，自守水邏城。陸騰曰，先攻江南，拔其八城，然後進攻水邏。水邏眾潰，令賢走，追斬之。

突厥破拔悉密

唐朔方大使王晙，請發拔悉密、奚、契丹掩突厥默啜可汗。既而拔悉密兵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還。突厥暾欲谷勸默啜迎以兵躡之，先分兵間道圍其北庭，開縱兵擊之。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

李晟復長安

唐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諸將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心腹，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諸將從之，賊眾大潰，朱泚亡走。

田弘正直指鄆州

唐魏博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平盧李師道。裴度曰，不若養威河北，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眾心搖矣。上從之，令弘正自楊劉度河，逼鄆州，城中果大震，執師道斬之。

宋劉錡直攻兀朮

劉錡敗金人於順昌，兀朮來援。兀朮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

宋王彥先破桑仲

賊桑仲既敗，鳩集散亡，出三道攻王彥。彥曰，仲以我寡彼眾，故分三道以離我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遂遣將禦其二，而自拒仲，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死。

明劉基謀薄江州

高皇怒陳友諒悖逆，率舟師攻皖城不下。劉基曰，彈丸何足久勞師，賊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傾其巢穴，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基授馮勝書，如基之言而破賊取城。

明韓雍至大藤峽

兩廣蠻起，韓雍贊理軍務。眾議分兵，盛賊入廣西。雍曰，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巢本也。分兵勢弱，趨末難盡。全師往彼，南可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蹊。勢若常山蛇，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必勝。遂果降其眾。

明沈希儀平黎

瓊南五指山熟黎叛，兵八年不休。沈希儀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諸相煽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其它諸夷疑而勸之，則傷仁；撫而勸之，則墮信。莫若獨擒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褫魄矣。都御史從之。

黎乎、

以計取敵馬

呂蒙崇險獲馬

曹操將曹仁圍孫權將甘寧於夷陵、周瑜呂蒙攻之、敵夜遁、蒙說瑜先遣人崇斷險道、敵遇之、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

李光弼取史思明馬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度河、盡驅入城、

唐王嗣忠取胡馬

王嗣忠為朔方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又與西域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斷敵弓弦

張金樹殺高開道

燕高開道欲降唐、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有死士數百人、役其將張金樹領之、金樹遣人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皆失、爭出降、開道自殺、

唐羅紹威殺牙軍

羅紹威惡魏博牙軍驕橫、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千人、實甲兵於橐中、以之魏、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夜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兵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弦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

羈縻敵兵

齊丘仲孚阻王敬則

齊王敬則叛、百姓隨之者十餘萬、曲阿令丘仲孚曰、賊雖銳而烏合、易離、令吾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不得進、臺軍至、敬則軍大敗、斬之、

隋蔡王智積縻楊玄感

隋楊玄感反、欲西圖關中、宇文述等躡之、玄感至弘農城下、蔡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述等追及、玄感敗死、

促敵自相圖

趙充國計虜羌人

先零羌反、漢趙充國遣雕庫騎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小豪及男女老小之有罪者賜錢有差、又以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卒降羌心、

漢光武誘殺蘇茂

蘇茂救龐萌帝自將攻破之茂奔張步步又為耿弇所破奔平壽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以不能待步曰負伏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斬茂來降帝封為安丘侯

曹操伐斬袁尚袁熙

袁尚袁熙奔烏桓曹操擊烏桓斬蹋頓袁尚袁熙復奔遼東或勸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遂首遂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衆問故操曰彼素畏尚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分敵兵勢

漢分項羽兵備

沛公滎陽既出入關收兵欲復東轅郦生曰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後與之戰破之必矣公從之

蜀兵分攻吳漢劉尚

吳漢伐成都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里蜀以十萬人分二十營攻漢而以萬餘人劫尚令不得相救漢戰敗入壁蜀軍圍之

班超襲降莎車

漢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詐曰今兵少不可敵且各散去須待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於西界遮超溫宿王於東界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散去

曹操分袁紹兵勢

曹操既克先主還軍官渡袁紹謀攻許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操擊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良可擒也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兼行趨白馬殺良解白馬之圍

晉虞悝分王敦兵勢

王敦反相州刺史譙王承問計於虞悝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

溫嶠分蘇峻兵勢

晉溫嶠陶侃等討蘇峻侃令郗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兵勢陶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軍從白石南上逆戰峻

慕容翰分悉獨官兵勢

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欲攻慕容廆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請為奇兵於外伺間擊之不宜并兵為一使彼得專意攻城廆從之悉獨官分兵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迎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之

後偵間諜庶出兵與戰鋒始交諭將帥時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大敗其衆

燕王垂分西燕兵勢

燕王垂擊西燕標楊所遣軍各就頓西燕王永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南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引大軍至臺壁破之

魏中山王英取三關

中山王英將取義陽三關謂三關相須如左右手克一則皆潰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然恐兩關人來救乃使李華帥兵向南關分其勢自向東關攻之而拔遂取三關

宋劉休仁分劉胡兵勢

沈攸之與子勛拒久既據錢溪而破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攸之等攻濃湖以分劉胡兵勢胡果欲攻張興世於錢溪聞攻濃湖而返錢溪城乃得立

唐李愬分吳元濟兵勢

李愬討吳元濟時先失利於朗山衆悵恨愬獨喜既克吳房衆勸乘勝取其子城不聽而還及雪夜至張柴村殺其戍卒烽堠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斷洄曲及諸道橋梁乃克蔡州擒元濟諸將問其故愬曰朗山失利則賊輕我不以備矣若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俱服

後唐郭崇韜分梁兵勢

李存勗與梁王彥章相持於楊劉兵不得入郭崇韜請築壘於博州東以分彥章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得就須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乃遣崇韜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之晝夜不息六日壘城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版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彥章攻不克還趨楊劉存勗擊敗之

宋宗澤分兀朮兵勢

金兀朮謀侵汴京諸將請斷橋梁自固宗澤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劉達出兩道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橋梁以俟大軍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趙方分金人兵勢

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趙方料其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州扈再興向鄧州戒之曰無深入無攻城但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

明李文忠分虜兵勢

李文忠以左副將北討虜先遁忠曰虜褫魄可襲而擒然兵貴神速乃留輜重於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至士刺河元將哈刺

章蠻子列騎以待、命華龍逆下流合其勢虜稍却、

明太祖命傅友德下雲南

上命傅友德與沐英等討雲南曰、當自永寧遣別將下烏撒大軍總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必守地曲靖下以一軍搗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可撫而定也、如　命定雲南

使敵兵不得合

漢張奐使羌胡不得交通

漢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遺應之、張奐遣屯長城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漢和親共兵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馬與金兵曰、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皆不受羌衆悅服

宋吳玠使金兵不得合

金没立與烏曑折合約會攻宋和尚原、烏曑折合至、吳玠命諸將更戰迭休擊敗之没立方攻箭筈嶺玠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明太祖使漢吳不得合

陳友諒約張士誠夾寇建康　上召康茂才曰諒與汝有舊吾欲速其來可偽降約為內應茂才使一老閽持書往書至不足有爲頭將軍三道分兵弱以當使約款諒喜問茂才何在曰見守江

橋問何橋曰木橋即答書期其日至橋所、上曰入我彀矣命撤橋易以鐵石友諒至橋、睨視營中聯馬數旗麾麾曰、紿我哉言未畢伏四起敵靡長逼茂才乘勝下蔡晉開艦士誠徑不及合

兵機類纂卷十三

瑞昇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完遠 魯之璵瑟若同較

權變

矯制擊敵

漢馮奉世擊莎車

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主及漢使者款盟叛漢奉世以為不急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兵進擊莎車殺之更立他王諸國悉平

漢陳湯等擊斬郅支單于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責諸國歲遺不奉漢詔陳湯曰今郅支侵陵烏孫大宛如得此一國諸國危矣宜發屯田吏士毆烏孫兵眾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退不自保千歲之功一朝可成都護甘延壽欲奏請會病湯遂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襲擊郅支斬之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

漢臧宮矯取謁者馬

岑彭伐蜀使臧宮拒蜀將延岑於沅水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欲引還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敵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進擊大破之眾悉降

漢宗均降武陵蠻

馬援征武陵蠻卒於軍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宗均以道遠士病不可以戰乃矯制調呂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

宋王友直復大名府

王友直博州高平人志復中原以題宋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疑於正何害於理乃矯制遍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進攻大名府一鼓而克

宋安丙誅吳曦

宋吳曦反召安丙為長史丙稱疾及李好義楊君玉等謀誅曦乃共草密詔未旦好義帥其徒入安丙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命吾誅反者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聞有詔皆走遂執曦誅之

不請命擊敵

項羽自立救趙

項羽為宋義次將救趙義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欲承秦之弊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遣子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之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以秦之強攻新造之

趨其勢必舉何奬之承宜罔兵新破王坐不安帝掃境内而属諸
軍安危在此一舉不卹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斬之自立
為上將軍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絶秦餉道自引兵渡河救趙
沉船破甑以示必死大破秦軍

晋陶侃用運船為戰船

晋陳恢寇武昌陶侃欲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
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大破之

李毅勸王濬討賊

王濬為廣漢太守時益州刺史皇甫晏為下所殺主簿李毅勸濬
討之濬欲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悪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

遂討斬之

何攀勸王濬召兵造舟

晋謀伐呉詔益州王濬罷屯田兵造舟艦何攀曰屯田兵六百人
作舟不能卒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造之濬欲先上
須報攀曰朝廷卒聞召兵必不聽不如輙召設或見却勢不得止
濬令攀作舟艦成遂用以平呉

周辛昂討亂民

周辛昂奉使巴州會爲棠郡民反攻圍郡城昂曰凶狡猖狂若
待上聞孤城必陥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討平之

隋來護兒救東都

來護兒征高麗至東萊聞楊玄感圍東都召諸將旋軍救之諸將
咸以無勅為辭護兒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病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有阻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回軍救東都

周楊廷璋牒李謙溥權隰州

周王伐唐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曰令大駕西征隰
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李謙溥權
隰州事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謙溥夜襲其營北漢兵解去

梁牛存節帥衆渡入澤州

晋攻梁夹寨破之梁兵大潰晋周德威乗勝趨澤州梁牛存節麾
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中要害地不可失雖無詔旨當救

之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晋存節至乃定敵退
保高平

虞允文破敵

宋王權師潰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迎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
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金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在道旁允
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招諸將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
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至江濱金兵四十萬連營江北宋軍止萬
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
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大呼絶
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令立

陳後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良久會有潰卒白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追射殺之

明李文忠援大同

李文忠奉詔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虜攻大同急文忠即欲援大同軍吏以為疑吒劍曰有利於國專之亦可候詔旨大同必難支遂出雁門連大破之

沈希儀右江剿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之詗者遍官府沈以談猺商販為詗得賊動靜舊制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沈謂若候時坐失機宜必爲賊得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而以邂逅相遇爲解

故兵機不淺而機會不失焉

不請命封賞

燕趙秋勸慕容農承制封拜

慕容垂自稱燕王慕容農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率衆赴之攻破館陶收軍資馬匹衆至數萬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令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從之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歡悦

違命破敵

范蠡不許吳平

越困吳吳求行成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謀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王乃自殺

周亞夫不奉王命破吳楚

吳楚反吳攻梁梁急請救周亞夫北走昌邑堅壁不出以梁委吳梁日請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於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飢挑戰不得吳兵引去亞夫出精兵追逐大破之

漢趙充國不擊罕开

趙充國欲恩信招罕开解散虜謀而議者欲齎糧先擊罕开以震虜充國以為軍自持糧難以追逐萬一隨入而虜據險絕糧必有

傷危之憂先零首叛宜速行誅罕开必震悔過而赦此全師保勝之策也天子惑於朝議以為先零兵盛而罕开助之不破罕开先零未可圖也趣充國戰充國上奏曰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急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堅約而合黨迫脅諸種虜兵寖多誅之愈難卒從充國之謀而破羌

魏李典違勅擊高蕃

曹操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而擊譚尚尚遣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曹乃勅典等下從陸道典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遂渡河攻破之

水道通

王基不奉詔移兵

司馬昭求禪諸葛誕請救於吳吳遣全懌文欽等救之昭遣王基等圍壽春圍未合懌等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衆屯安豐為欽水援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佚而更移守險使得放縱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可於是四面合圍整要甚峻擊欽異皆走之

毛寶違令取賊粮

晉温嶠討蘇峻祖約嶠以為江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餽約嶠前鋒毛寶告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徑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

晉陶侃討郭默

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誣以大逆傳首京師王導以默梟勇難制即用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即用為宰相耶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唐劉仁軌破百濟兵

劉仁願劉仁軌破百濟勅仁願等西歸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更與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乘百濟無備率衆破之拔其數城

駱元光移軍

唐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上命駱元光屯潘原為援元光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有急何從知之遂移軍距盟所三十餘里伏兵竹營西吐蕃果刦盟瑊偶得它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元光發伏以待虜騎乃還

元伯顏不班師

伯顏寇宋江東淮西皆下有詔以時暑爔班師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猶獸保險今已扼其喉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乃兵法也從之

明于謙砲擊虜衆

上皇在虜命毋發砲于謙偵諜諜 上皇駕遠夜偵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

不待命受降

曹瑋受李德明

宋曹瑋知鎮戎軍西北邊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為患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不乘其不意擒送闕下不聽既而西延等數大族請降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受其降

同符節立功

魏無忌救趙

秦使王陵伐趙，魏晉鄙救之，止壁於鄴。魏公子無忌欲自往救。侯生敎無忌令如姬於王臥內竊鄙兵符，奪鄙兵。鄙疑之，使力士朱亥椎殺鄙，勒兵將之，大破秦軍。

周勃等誅諸呂

漢諸呂欲為亂，周勃欲入北軍，不得。令紀通持節矯內之，遂誅諸呂。

漢朱虛侯誅呂更

朱虛侯章誅諸呂，入宮門，擊呂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宮衛尉呂更。

便宜立功

明羅通止入衛兵

英皇帝北陷虜，虜日近，羅通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等三萬騎過居庸甚急，通固守不下。宣府參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通伏劍曰：若欲保京師，保居庸足矣。有一南度者，斬以狥。乃止與共守，逐虜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偽書說降

吳漢說彭寵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寵然之。但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可以詭衆者，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以計救主

侯孺以計復曹伯

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

逢丑父脫其君

齊頃公及晉戰於鞌，敗績，晉韓厥逐之。齊逢丑父為車右，與公易位。厥追及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載齊侯以免。

趙廝養卒使歸其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閒出，為燕軍所得，因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紀信脫漢王

楚圍漢王於滎陽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皆之城東觀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去

宋興計脫琅琊王

晉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繇兄子琅琊王睿恐及禍將之國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而弗止

西魏李穆計脫宇文泰

宇文泰與侯景戰於河上泰馬驚逸墜地景兵追之李穆以策扶泰罵之追者不疑遂得逸

叚秀實倒用司農印

唐朱泚反據長安上如奉天泚遣韓旻將銳兵襲奉天司農卿叚秀實使岐靈岳詐為泚將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

宋楊鎮計脫二王

楊鎮等奉益王廣王如婺州元施文虎追之鎮得報亟還曰我將就死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匿山中遂走溫州文虎執鎮還臨安

以計脫難

齊田單計全宗人

燕樂毅攻齊臨淄齊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城潰人爭出門皆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宋蕭道成引魏遊騎入境

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還道成得參軍荀伯玉救乃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魏于謹令人乘己馬

于謹退擊綿綿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謹乃得入寨

齊常山王杖王晞

常山王演以齊主沉湎密撰事條將諫以叉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於衆中杖晞二十帝主間之以故得不死還為王友

宇文泰以計脫難

東魏高歡擊宇文泰破之欲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中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獻

李密醉防守者

李密及王仲伯等亡命為人所獲送高陽密患出所賷金以示使者等衆曰此金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報德防禁漸弛飲防守

者昕䏏穿墻而遁

徐温計掩己罪

淮南左牙將張顥右牙將徐温謀殺節度使楊渥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及窮治逆黨皆左牙兵由是人以温爲不知謀而攻顥殺之

宋孝太后使逐中無虞

宋孝太后韋氏至自金后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復呼徐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它變乃揚稱疾須秋凉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黄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

托箸免疑

劉備失箸託懼雷

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箸值雷震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晉王允之佯醉

晉王敦瞥江西以從子允之自隨敦夜飲允之佯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煺省父悉以其謀啓帝陰爲之備

衛瓘僞止劃者

魏鄧艾既平蜀承制專命詔以檻車徵艾鍾會遣衛瓘收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乃輕出迎之僞爲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後卒殺艾

温嶠僞醉擊錢鳳

晉王敦反據石頭請温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敦黨錢鳳爲之聲譽會丹陽尹缺嶠謂敦曰京口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問誰可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朝廷嶠恐錢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敦以爲醉而釋之嶠行後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

高歡僞毆賀拔允

魏爾朱兆與高歡誓爲兄弟會契胡謀亂兆患之歡曰宜選腹心統之兆曰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在王何敢妄言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因起兵討爾朱氏

唐譚忠勸劉濟伐趙

唐遣吐突承璀討承德王承宗盧龍牙將譚忠說其節度使劉濟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惟君熟思之濟乃擊趙拔饒陽束鹿及罷兵加濟中書令

宋李全詐覓異議

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食盡欲降，惧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経，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表毯無裏耶。今壯歸宋，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推戴立功

宋沈攸之推江方典

宋劉子勛反，殷孝祖討之，敗死，衆欲推沈攸之爲統督，攸之以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江方典名位相亞，必不爲已用，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將詣方典，推爲統督，方典大悅，明日進戰，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十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蔡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反間

間易敵將

田單間樂毅

樂毅圍莒即墨未下，惠王不快于毅，田單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故緩攻即墨，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將，單遂設計破燕軍。

秦應侯間廉頗

秦王齕攻趙廉頗于長平，頗持重堅壁，秦應侯患之，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耳，頗易與，且降矣。趙以括代頗將，秦遂大破趙軍。

秦間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敗秦于河外，秦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矣。秦又使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

晉間張政

晉杜預襲吳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

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故成傾蕩之勢

間殺敵將

秦賂殺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姜維間殺鄧艾

鄧艾既降劉禪禪勅姜維降時鍾會與維相持守險會之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亂因說以殺艾舉事令善放人書遂假艾表章言辭悖傲司馬昭遣衛瓘襲執艾會遂反姜維砍會盡殺諸將因自殺會本謀淡業會衆兵作亂格殺姜維爭先殺會

宋間殺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宋虎牢毛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德祖連謀斤疑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周間殺斛律光

周韋孝寬欲間齊斛律光乃密為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祖珽因續造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人奏之祖珽與陸令萱因解之齊王乃殺斛律光

史思明間殺李處崟

唐史思明反引兵趨魏州崔光遠使李處崟拒之戰不利還趨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遂斬處崟

李希烈間伊慎

唐曹王皐擢牙將伊慎為大將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既反恐慎為己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皐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皐使慎擊之以自贖得免

宋种世衡間殺元昊二將

元昊二將曰野利王天都王皆為宋患种世衡欲間殺之見王嵩誠朴乃厚遇之使之為間以蠟書縫嵩衣中戒云雖臨死切勿與人看又以畫棗一枚龜一個使持遣天都天都怪之以達元昊昊命嵩至嚴鞫之無他詞命斬之嵩乃大呼曰我負將軍矣昊知急命逾獲之得蠟書乃雜天都歸順中國書昊使二人同嵩至宋以觀虛實世衡知之詐慰為天都使而佯責其爽信且與之約使歸報昊殺天都世衡又刊文于版以祭天都內述二將同心歸順之意焚而不盡使元兵得之以與昊昊并殺野利王

明胡宗憲間殺陳東

海賊徐海與黨陳東葉麻為寇胡宗憲間葉與海以爭女子有隙遣諜說海諷縛葉麻以出陳東尚留數遣諜持簪珥遺海侍女曰

夜說海縛束、又使諜語海縛束以謝　朝廷、海許諾、果并縛束、

閒羅敵將

陸遜閒羅逯式

陸遜聞魏江夏太守逯式、能頗作邊害、假作荅式書、置界上、曰、得報懇惻、知與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已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潜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懼、遜是式遂免罷、

尚結賛閒李晟

吐蕃尚結賛入寇、欲以計去唐良將李晟馬燧渾瑊、入鳳翔境、焚掠抵城中、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張延賞等

因謗于朝、晟遂罷鎮、又求和于燧、燧為之請于朝、復請瑊會盟、伏兵劫之、獲燧侄弇、謂曰、吾在河曲、若侍中渡河掩之、全軍沒矣、今蒙力得歸、奈何拘其子孫、與宦官俱文珍等歸、燧亦罷副元帥節度使、

閒疑敵黨

陳平閒亞父鍾離昧

漢王與陳平金、行反閒、閒項王臣亞父鍾離昧等、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使至陳平、為太牢具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徹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亟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疽發背死、

曹操閒韓遂

漢馬超韓遂等反、曹操自將擊之、遂請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拊手歡笑、無一言及兵事、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操遂與剋日會戰、大破之、

高歡閒爾朱氏

魏高歡討爾朱氏、爾朱氏世隆晏之、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閒、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引兵南遁、

韋孝寬閒段琛

東魏段琛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為南兗州刺史、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燈下書狀、還令諜送與琛營、琛得書、果疑、琛于道恒有所經畧、皆不見用、乘其猜阻、襲而擒之、

慕容廆閒高句麗

晉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三國合兵伐慕容廆于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

李世民退突厥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李世民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

和親何為負約又遣騎告突利曰爾與我有盟有急相救何無香火之情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不須渡、引兵稍却、是後世民乘雨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筋膠俱解、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又遣人說突利、突利來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退、

荊南高季興間高郁

楚主殷用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強、隣國皆疾之、唐莊宗入雒、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于殷乃左遷郁為行軍司馬

明于謙諭四達兵漢

也先逼京師、于謙乃請檄潛遣虜營諭四達兵漢有能擒也先獻者賞萬金封公、虜知有備、引去、

王守仁間李士實

宸濠反、王守仁集兵定謀攻南昌、即傳檄罵賊、遣人齎書與賊心腹李士實等若有約為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賊去安慶、直趨南京、或徑出蘄黃趨京師、皆不聽、守仁進兵攻破南昌、賊解安慶圍回顧巢穴、遂破擒之、

間敵使自相圖

蕭王間殺李軼

更始將朱鮪守雒陽、蕭王以馮異拒雒陽、異遺軼書、勸令歸附、軼乃報異書不復與爭鋒、異以白王、王移告守尉當擊降者朱鮪而已、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繇是城中多降、

光武料殺馮愔

鄧禹遣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殺歆、因反、禹遣使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宗廣持節降之、黃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

諸葛亮速孟達反

蜀將孟達降于魏、為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慮其為患、知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事、達聞其謀漏、將舉兵、司馬懿先以慰諭而隨兼行討之

隋楊素使斬高智慧

高智慧等反、楊素破之於浙江東岸、遂逃入海、素泛海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道艱阻而不設備、遂棄州走、素分兵追捕、密說國慶斬智慧自贖、餘黨悉降、

崔安潛間殺賊眾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時寇盜橫溢、安潛出錢購盜、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擒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

何不捕彼以來既為所先死彼何辭立命給告者錢而劇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唐朱全忠間李存信

唐李克用遣李存信假道于魏以救兗鄆朱全忠使人謂魏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夜襲之存信軍潰

宋曹瑋間殺賞樣丹

西羌唃厮羅賞樣丹厮敦等謀內寇曹瑋陰結厮敦解寶帶與之厮敦感激求自效瑋令斬賞樣丹後十日果以其首來

岳飛間劉豫

金人立劉豫為帝岳飛知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從問齊許我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希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者曰我今貸汝遣汝至齊問舉兵期於封蠟書刲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大驚馳白金主遂廢豫

菊兒可汗間亦剌哈

蒙古太祖求親于克烈部主可汗主可汗不許太祖疎之菊兒可汗間之往說主可汗之子亦剌哈言太祖將行不利于主可汗亦剌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之牧地太祖帥衆與主可汗戰大敗之

胡宗憲間殺徐海

海賊徐海速殺葉麻陳東諸酋長洶洶內亂海以有功入款謁胡宗憲宗憲慰撫之佯令自擇便地居得沈家庄因計曰海與陳東黨仇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縮河為塹宜說海以西庄居東黨而自居東庄令諜諭海海如言又令告東黨曰海約官兵勦汝東黨果疑遂私相鬨圍乘之四面火攻海窘投水死

間止敵兵

蘇代說罷白起兵

秦既敗軍于長平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乃奏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趙六城而罷兵

張良使項羽無西意

漢王還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劉曜擊魏允

劉曜寇晉圍北地魏允救之曜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

田承嗣間李正己

唐李正已等討田承嗣承嗣藉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
已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
正已遂按兵不進諸道兵皆不敢進

宋郭倪等間金使

金主聞宋將見伐以僕散揆為宣撫使于汴宋郭倪誘虹縣民蘇
貴為間言于揆曰宋人增戍本虞他盜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糗窮
蹙餒疲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命罷宣撫司

間敵使敵

蘇秦欲敝齊而為燕

蘇秦偽得罪于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
囿以明德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司馬昭反間諸葛誕

魏司馬昭圍諸葛誕于壽春誕欲兵聚穀閉門自守求救于吳昭
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昭之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心恣食
俄而乏糧外救不至昭拔壽春

間絕敵和

晉文間曹衛絕楚

楚圍宋宋告晉晉以楚始得曹而初婚于衛乃伐曹衛楚果救之
而不克楚師歸楚將子玉請兵于王王與之六卒子玉使宛春來
請復曹衛而後釋宋晉拘宛春于衛而私許曹衛以復國于是曹
衛絕楚

宋齊丘間晉

晉主石敬塘事契丹甚謹契丹遣使如南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
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周荊罕儒殺契丹使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周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自是契丹與唐
絕

間人使叛

魏公叔間吳起去

田文死公叔為相尚公主而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節
廉而喜名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侯國小而又與秦壤界恐
其無留心也侯曰奈何君曰試延以公主有留心則受無留心則
辭矣君因召吳起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後
日必辭公叔從之起果見公主之賤魏相也乃辭公主武侯疑之
起懼得罪遂去楚

王猛間慕容垂

燕吳王垂及子令奔秦秦王堅禮之秦遣王猛伐燕猛請令叅其
軍事將行造垂飲酒曰卿何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
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逃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
如讎秦王心亦難知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乃奔燕軍猛表令叛

吾懼而出走

間敵黨使附己

先軫間齊秦

晉文公欲與楚戰以救宋而齊秦來助先軫曰使宋舍我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遂敗楚師

趙間韓魏智伯

智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襄子使張孟談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陰與約期共滅智伯

陳珪間呂布絕袁術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徐楊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女已在途布乃追還絕婚使陳登詣曹操

呂布間韓暹等背袁術

袁術稱帝遣張勳與韓暹楊奉步騎攻呂布布用陳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除害暹奉大喜從布進軍並攻勳營勳等敗走

司馬昭許使吳將降

魏司馬昭圍諸葛誕于壽春吳使全懌等救誕乘隙突入城會懌兄子輝等得罪于吳奔魏昭詐作輝書告懌等謂吳中怒懌等不能救壽春欲盡誅各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

用間救難

楚靳尚間鄭袖

楚懷王因張儀欲殺之儀與楚嬖人靳尚善尚謂王之幸姬鄭袖曰秦王甚愛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泣于王曰令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

陳平解白登之圍

漢高帝自將擊匈奴冒頓縱兵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用陳平計使畫工圖美人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關其一角得出

兵機類纂卷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陞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奇法制敵

斷務破敵

朱超石破魏兵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魏主嗣遣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以數千騎隨裕西行、晉朱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來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

宋蕭承之擊氐

武都氐楊和擊宋關、蕭承之軍于晝疑、兵相接、乃與接戰、氐兵悉衣犀甲、刀矛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搥之、一矟輒貫數人、斬獲甚衆

短兵破敵

齊烏枝鳴克華氏

華氏叛、帥吳人以敗宋、齊烏枝鳴戍宋、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遂以短兵擊華氏、華氏敗

侯景破慕容紹宗

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

唐王晏球破王都

唐王都及奚契丹助之、與王晏球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換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首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

袖棒破敵

爾朱榮破葛榮

魏葛榮圍鄴、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三人爲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又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勇士所向衝突、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擢其渠帥、量才授任、

藥箭禦敵

漢耿恭禦匈奴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磁石制鎧

晉馬隆制賊鐵鎧

馬隆西討樹機能、且戰且前、或夾道壘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

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畱碍賊咸以為神

析行馬為兵

遼耶律仁先殺太叔重元

契丹主田於太子山太叔重元及重元子涅魯古犯行營惟殿耶律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陣而拒外這衛卒庖夫等與戰射殺之

晉馬隆平涼州

鮮卑禿髮樹機能陷晉涼州馬隆募勇士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得三千五百人西渡温水隆以山路狹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尋至武威降萬餘落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平

簡鞭發矢

金强伸射蒙古

蒙古圍金雖陽金强伸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簡鞭發之

繫戟于馬

晉王瑚斬馬咸

晉長沙王乂會帝與成都王穎將陸機馬咸戰於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陣咸軍亂執咸斬之機軍大敗

羽矛為矢

漢陳球擊賊

漢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揚灰破敵

漢楊琁破賊

漢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

錢傳瓘破吳兵

吳越錢傳瓘擊吳吳彭彥章等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人回船與戰傳瓘順風揚灰吳兵不能開目遂破之

散豆破敵

錢傳瓘破吳船

吳越錢傳瓘與吳彭彥章等戰於狼山及船舷相接傳瓘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仆因縱火焚其船吳兵大敗

畢再遇制金馬

畢再遇嘗引金人與戰佯敗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所焚之豆布於地上復前搏戰又佯敗走金人追逐馬饑
聞香豆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大敗

木屐去刺

司馬懿追諸葛亮

諸葛亮卒於五丈原長史楊儀結陣而去司馬懿追之關中多蒺
藜懿使軍士三千人皆着軟材木屐制皆平底前行開道蒺藜悉
着於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

牛羊塞巷

石勒襲執王浚

石勒欲襲王浚於薊州先折節上表使既無備又期親上尊號乃
軍達易水浚將佐請擊之浚不聽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
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遂升其廳而執
浚殺之

火牛破敵

齊田單敗燕

燕人攻即墨田單偽約降又收金令富室餽燕將期降時無殘妻
孥燕軍益懈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画以五彩龍文束兵刃
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夜鑿城縱牛燒葦端壮士五千隨之牛尾
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火光炫耀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壮
士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逐殺其將而復七十餘城

蒙虎皮勝敵

公子偃敗宋

宋閔公伐魯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

胥臣破楚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子上將右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齊房伯玉驚魏馬

魏主攻南陽房伯玉拒守宛城東南有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
衣戴虎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蒙羊皮破敵

唐王處存復取易州

唐盧龍將劉仁恭克易州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
龍兵以為羊也争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

鵞鶩亂聲

李愬擊鵞鶩亂軍

唐李愬雪夜襲蔡州城時四鼓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
聲城中無一人知者

哨鴿發伏

夏人哨鴿起伏

夏𨔔元昊與宋師戰。佯北。宋師追之。至好水川。宋任福等將戰。於道傷得数銀泥合。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既戰。夏人忽樹鮑老旗。左麾右伏兵起。右麾左伏兵起。自山背下擊。福等戰死。

青蓑昇舟

明廖永忠伐明昇

廖永忠伐明昇。抵瞿塘。山峻水激。蜀設鉄索飛橋。據關口。永忠遣人昇小舟。衣青蓑。魚貫行崖石草木間。往上流。度已至。下流皆鉄裹舡頭。置火砲。水陸齊發。上下夾攻。焚三橋。斷鉄索。大破明昇。

毳帽潛賊

明沈希儀禽賊

沈希儀參將右江時。欲禽賊。常以風雨宴夜。察賊所止。撒遣人齎砲。衣毳帽。與草色同。潛賊巢中。夜舉砲以驚之。賊妻子驚奔。多墜凍溺崖坎。

攪地龍陷敵

明郭登制大同虜

郭登守大同。初可戰士数百。馬百餘匹。不数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数萬人。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巳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須刻十餘里皆陷。

車營禦虜

明余子俊經營宣大

余子俊總督宣大。上邊事曰。鞑看大同山川平曠。宣府一半相等。車戰為宜。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之空缺。用鹿角柞補塞。罷械不勞。馬駝乾粮。不煩自賫。與虜對壘。則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我用銃砲。可三四百步。如虜分綜。則或遏其驕。或擊其惰。前項車營。亂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也。遂造戰車數千輛。練武圖以教士。

編筏為絲

明沈希儀編筏為絲

荔浦賊行剽歸。都指揮沈希儀欲扼之。兩灘相去數里。皆可渡。欲使賊舍廣就狹。乃伐岸竹揭竿。編竹以為絲。須刻成數百旗。揷於闊處。疑賊。賊果趨狹處。而伏銳敗之。

兵機類纂卷十五終

兵機類纂卷十六

瑞屛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破陣

破敵騎陣

岳飛破李成

岳飛討賊李成於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亦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

岳飛破拐子馬

金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曰拐子馬、時以拐子馬萬五千逼郾城、岳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

宋楊沂中破拐子馬

金兀朮陷宋廬州、劉錡會楊沂中、王德擊之、金人以拐子馬進、王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

明康茂才破虐文明

徐達取高淳、元將虐文明用拐子馬拒王師、康茂才曰、此古法也、破之不難、因分兵三千衝之、令士持鎗立陣前、以中其馬、弓弩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敗、

破敵象陣

宋宗慤破象陣

宋伐林邑、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

劉方破林邑

隋劉方經略林邑、林邑王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林邑大敗、

明沐英破思倫發

思倫發衆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遠、沐英選卒三萬拒之、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衆二十象來戰、誠交刃、獲一象、還、英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士作三行、俟象近、前行箭銃齊發、未退、二行繼之、三行者又繼之、象必驚走、大軍乘之、必破矣、果如法破之、

明張輔破安南

張輔既以雲梯登安南城、賊復巷戰、列象陣、輔令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退奔、官軍長驅、賊奔走西都、聞之亦逃入海、

明張輔討陳季擴

張輔既平交阯賊陳季擴復反輔討之賊設象伏以俟輔偵知之戒先驅曰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拔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遂擒季擴交阯復平

破大牛陣

宋明鎬鎗刺火牛

明鎬討貝州王則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即南城為地道遂選壯士夜半繇地道入城賊衆登城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賊賊大潰開門遁走追擒之

宋王德發矢破火牛

王德討水賊命青諜言青將用火牛德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青自縛請命

破敵戰車

崔乾祐破唐兵

唐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時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張射之日暮矢盡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潰

安守忠破房琯

唐房琯將兵復兩京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

破敵戰舡

孫權破黃祖

孫權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大紲繫石為矴千弩交射飛矢得前權將董襲等將敢死士衆大舡突入蒙衝裡以刀斷紲蒙衝乃橫流大兵水陸並進擊斬之

晉周訪拒桔槔

周訪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舡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得為害

宋垣護之斷連艦

垣護之以百舸拒石濟魏人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絕護之還路護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

陳侯瑱敗王琳

梁王琳伐陳率舟師東下直趨建康陳侯瑱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舡觸之琳軍大敗

陳吳明徹敗水軍

陳華皎叛與吳明徹持皎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之金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江中

隋楊素破陳艦

楊素率水軍伐陳、陳呂仲肅據荊門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破其艦、遂破之、

唐高仁厚鑿賊舡

賊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高仁厚討之、募善游者鑿其舡底、相繼皆沉、又遣兵於要道邀擊且招之、衆執秀昇、行從遂降、

唐李紹榮焚梁連艦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唐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堠、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走保楊村、唐兵追破之、

晉李建及退賀瓌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李建及選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乘舟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瓌解圍去、

漢蘇章破楚艦

楚王馬殷以水軍擊漢、蘇章救之、至賀江、沉鐵絙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遂遁去、

吳權敗南漢兵

漢主龔遣子弘操率戰舡攻交州、吳權先於海口多置大杙、銳其

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返、大敗溺死、

宋韓世忠邀金舟

韓世忠禦金兀朮於江中、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大敗之於江中、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

閩人為兀朮破海舟

韓世忠以海舟敗金兀朮於江中、兀朮募得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板鋪之、穴舡板以櫂槳、乘風息則出、宋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言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日、次日風即止、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焚其篷、世忠師遂大潰、

岳飛平楊么

岳飛討楊么、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栰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計窮、赴水死、餘酋皆降、飛親行諸砦撫慰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

元阿朮燒宋舟

宋張世傑師次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示以必死、元阿术選善彀者以火矢攻之、篷檣俱焚、宋師死者數萬、

破鐵浮圖陣

宋劉錡破金

劉錡與金兀朮戰於順昌、方大戰、兀朮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乃以鎗摽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十六終

兵機類纂卷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火攻

火攻破敵

漢皇甫嵩擊黃巾賊

黃巾賊波才圍皇甫嵩于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

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

周瑜破曹操

孫權以周瑜等與劉備同拒曹操于赤壁、操次江北、船艦相接、瑜將黃蓋取鬭艦數隻、載荻灌油、裹以帷幔、豎旗其上、先詐遺操書約降、乃乘風俱進、操軍皆立觀、蓋降至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追至南郡、操軍溺死者大半、

吳陸遜攻漢

昭烈帝自伐孫權、連營立數十屯、陸遜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蜀軍死者萬數、帝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以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慕容翰焚宇文氏

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攻慕容廆、廆子翰請以奇兵于外、伺其間而擊之、廆從之、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劉毅等破桓玄

晉劉毅等討桓玄、毅兵不滿萬、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劉道規曰、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劉毅等從之、乘風縱火、銳進爭先、玄衆大潰、

晉劉裕敗盧循

劉裕擊盧循、循及徐道覆帥衆塞江而下、裕出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至西岸、岸上軍投火、循及道覆兵大潰、

晉杜慧度焚盧循

盧循奔交州至龍編津、杜慧度與循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

魏奚康生勝齊

魏主宏自將攻鍾離、齊人斷津路、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齊蕭衍解義陽之圍

魏劉泉等攻義陽、蕭衍救之、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黎明、城中望見援軍、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

梁韋叡勝魏

魏攻鍾離、韋叡救之、塹邵陽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三月、淮水暴漲、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壇洲上軍、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甚、死士拔柵砍橋、倏忽俱盡、軍士奮勇、魏軍大潰、

杜伏威燒隋軍

隋宋顥討章丘、杜伏威與戰、陽敗、引顥衆入葭葦中、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

張須陀擊盧明月

隋賊帥盧明月軍祝阿、張須陀邀之、相持十餘日、須陀委柵而遁、使羅士信秦叔寶伏葭葦中、明月師衆追之、士信等馳至賊柵、柵內縱火、焚其三十連柵、明月奔還、須陀四軍擊破之、

唐太宗克遼東

太宗攻遼東、時南風急、乃進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焰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克之、

魏元忠等擊李敬業

唐李孝逸等討李敬業、敬業阻溪拒守、魏元忠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

業大敗、

唐李唐擊道州賊

李唐攻賊師蔡結于道州、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群蠻驚動、遂拔道州、擒結、

宋潘美破漢兵

宋伐漢、進至廣州、漢兵堅壁以待、潘美曰、彼編竹為柵、攻之以火、彼必潰亂、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命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漢兵大亂、美揮兵急擊、大破之、

明俞通海敗陳友諒

陳友諒憤安慶之敗、盡銳圍南昌、上率衆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揮七漁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百餘艘、賊稍退、時通海深入鏖戰、久不見、意其戰歿、少頃、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大喜、皆奮前、大敗賊、賊拔水寨去、友諒退保鞋山、率中流矢而死、

明廖永忠敗陳友諒

太祖伐陳友諒于湖口、廖永忠乘風縱火、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勢如游龍、鋒振山海、大捷、友諒移舟去、永忠邀其歸路、友諒北、

明伍文定擒宸濠

寧王敗、退保樵舍、王守仁謂提賊非火不可、以其事屬伍文定、文定乃置火器薪于舟、會西南風起、遂移舟近賊、瀕時火熾、賊迫、登別舟易衣竄、文定執銳先登、生擒之、

破敵火攻

東魏張亮護橋

高歡拒魏師至河北、魏人退軍遏上、縱大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侯景以計救火

東魏段韶擊侯景、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尉遲運退縱火者

周主邕出、宇文直帥其黨襲肅章門、縱火焚之、尉遲運留守、乃取宮中村木牀榻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率兵擊殺之、

高熲退火栰

周高熲討尉遲迥、迥于沁水為橋、迥子惇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為土狗以禦之、

李光弼擊史思明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從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皆不得進、須臾自焚盡、

馬燧止火

馬燧等討田悅燧引軍逾魏州悅帥步騎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

唐辛讜焚賊艦

辛讜自泗州迎糧于揚潤賊寄布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送之讜命以長叉托過命勇士乘小舸入賊艦旁戟刺之下以錫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蜀張武拒火舡

荊南高季昌攻蜀夔州縱火舡焚蜀浮橋蜀張武舉鐵絙拒之舡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

宋張世傑拒火舟

張世傑於崖山結大舶碇海中奉帝昺居之元張洪範以舟載茅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宋船皆塗泥縛長木以拒之遂不能然

宋孟宗政破金

金人攻棗陽孟宗政拒之金人選精騎百道俱攻運茅葦欲焚圍樓宗政先燬其樓較無所施

兵機類纂卷十八

瑞昇大宗伯鑒定　雲間張鼐翼羽明父輯

同郡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朱正明伯亮父閱

水戰附渡水

壅水破敵

韓信擊龍且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救齊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半渡擊且陽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擊殺且

齊垣崇祖破魏

魏攻齊壽陽齊垣崇祖欲治外城堰淝水以自固衆不可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遂退走

李世民敗劉黑闥

李世民擊劉黑闥營于洺水南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使人堰洺水待戰而決之黑闥率騎渡水戰數合先遁餘衆猶戰守吏決堰水衆大潰黑闥奔突厥

唐朱瑾敗龐師古

唐朱全忠將龐師古、楊行密營于淸口、行密與朱瑾拒之、師古營地汙下、瑾壅淮上流、以五千騎引度趣其中軍、士卒恇惶拒戰、水大至、師古亂、行密夾擊之、斬師古、

移幟涉水表

魏傅永破齊軍

宋魯康祚侵魏、傅永禦之、兩軍夾淮而軍、傅永曰、南人如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深、乃夜分兵爲二部、伏于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者數千、

吳朱景徙梁渡淮表

梁以王景仁侵吳、渡淮而南、表其可涉之津、吳朱景浮表于木、從至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過半、

引舟入水

魏將濟鑿地引船

魏主丕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留船付蔣濟、濟鑿地爲四五道、蹴船令聚、預作土豚遏斷湖水、以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元阿术陸地拖船

元侵宋郢州、阿术聞知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甚便、乃克黃家灣、遂擢兵郢州灂縣下江、堰破竹席地、盪舟陸地、延行百餘里、繇藤湖入江、宋兵驚以爲神、

設鈎距破欸

明楊銳備皖城

楊銳預陳策備宸濠、繕皖城、寧王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鈎距于江側、禁勿泄、宼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鈎距所破、

鎖江拒欸

陳呂忠肅遏隋舟

隋楊素伐陳、呂忠肅據巫峽、鑿岩綴鎖、横截上流、以遏隋舟、素擊之、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

唐張武絕江流

唐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夔州、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于兩端、謂之鎖峽、匡凝攻不克、

蜀張武斷江路

荊南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大風起、季興舟經于鎖、不能進退、輕舟遁去、

南漢蘇章拒楚

南漢蘇章拒楚師于賀江、挽鐵絙于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于堤中、自以輕舟迎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破江中鉄鎖

晋王濬伐呉

王濬伐呉、呉人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鉄鎖横截之、又作鉄錐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鉄錐、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油、在舡前、遇鉄鎖、然炬焼之、須臾融液斷絶、舡無所碍、

設計渡水

韓信渡夏陽

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阪、以塞臨晋、信乃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擊虜魏王豹、遂定魏地、

卷十八 水戰 四

趙充國遣較先渡

趙充國擊先零羌、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恐為誘兵、令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曰、吾知虜不能為兵矣、使數千人守四望陿、兵豈得入哉、

石勒取向氷舡

石勒至東燕、汲郡向氷聚衆壁枋頭、張賓曰、聞氷舡盡在瀆中、襲取以濟軍、軍既濟、氷可擒也、勒取其舡、濟河擊敗之、

什翼犍散葦連氷

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氷未合、以葦絙約流凘、俄而氷合、然猶未堅、乃散葦于其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

燕主破翟釗

燕主垂擊魏王翟釗、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舡百餘艘、偽列兵、伏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之、垂潜遣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抜、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破之、盡獲其衆、

魏王泉竹絙為橋

王昶伐呉、引竹絙為橋、渡水擊呉軍、呉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又誘之入伏、而大敗之、

卷十八 水戰 五

魏傅永計渡淮水

齊人攻魏壽陽、元恕拒之、傅永赴救、齊人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進入城、

魏爾朱榮攻雒陽

梁立元顥為魏王、納之雒陽、魏爾朱榮軍河北、欲攻雒陽、榮以無船議還、楊侃曰、不若多為桴栰、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使不知所防、榮乃縛栰夜渡、顥軍失據、榮等擊破之、

唐馬燧塞流渡水

唐田悦寇臨洺、詔馬燧等討之、屯于漳濱、悦築月城守長橋、燧以

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乃涉淺而渡

南詔攻唐城柵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毀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唐諸城柵

唐龐師古襲鄆州

朱全忠將龐師古葛從周攻朱瑄于鄆州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瑄引水為深濠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執之

晉李存進造浮橋

梁王瓚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橋餽運相繼晉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以葦笮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

宋樊若水造浮梁濟師

南唐池州人樊若水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歸宋請造浮梁濟師以取江南宋主遣人往荊湖造舡數千隻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移置采石三日梁成既纜北岸置兵于上順水勢以赴南岸不差尺寸大軍濟江如履平地

金僕散揆渡八疊

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覘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悉兵備之揆乃潛師渡八疊以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大潰

宋孟珙決潭水

孟珙圍金蔡州進逼柴潭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汝河珙鑿堤決潭水入汝河又命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其外城破之

元伯顏設計渡江

伯顏侵宋揚言取漢口渡江宋夏貴果擁漢陽伯顏乃遣兵襲沙湖口因以渡江宋人守陽邏拒之元阿朮薄暮乘雪遡江而上泊于青山磯宋人未之知黎明率衆徑渡宋人拒于江戰走之遂登岸

兵機類纂卷十九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據地利

據地利破敵

趙許歷請據北山

秦圍趙閼與趙奢救之距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乃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潰

劉備先據定軍山

劉備進兵漢中與夏侯淵相拒踰沔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遂斬淵

魏徐晃據蒲阪津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魏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攻晃晃擊走之曹操軍得渡遂破超等

魏賈逵奪夾石路

吳人誘魏曹休戰于石亭賈逵聞休已敗而吳遣人斷夾石絕休歸路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金鼓以為疑兵吳人驚退險得不斷休乃得還

魏郭淮先據北原

諸葛亮伐魏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司馬懿使淮先據北原塹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

魏鄧艾據險

姜維伐魏出祁山聞鄧艾有備乃回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夜渡渭東行緣山趨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

吳丁奉據便地

丁奉與呂據拒魏兵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而寒魏將胡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緣堨魏人望見笑之不即嚴警吳兵得上即鼓譟砍破其前屯據等繼至斬獲無數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西魏宇文泰帥輕騎渡渭距東魏軍六十里歡引軍來會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

出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陣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偃旗葦中以示弱欲見兵少爭進無復行列泰鳴鼓伏發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唐盛彥師先入山谷

李密從叛聲言向雒欲走襄城就張善相盛彥師曰密乃欲就善相若得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必不能制今我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

後唐李紹琛據漢川

唐郭崇韜以速進降蜀衆別將李紹琛至綿江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入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蜀人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延旬決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漢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川降蜀主王衍

蜀麗福誠等退官軍

蜀主孟知祥始仕唐為兩川節度使與董璋同反璋屯閬州棄劍門不守其將麗福誠謝鍠謀曰使官軍得劍州非我利也遽引兵兵千餘趨之始至官軍自北山大下會日暮出奇兵于官軍營後前後夾擊官軍遁去

宋張興世據上流

宋晉安王子勛遣劉胡率衆屯鵲尾與臺軍相拒于濃湖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若潛出其上因險而壁使其[illegible]阻此制賊之奇也興世選輕舸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胡不[illegible]備一夕風便興世舉帆過鵲尾徑趨錢溪立營寨據之擊敗胡兵

賈逵勝儂智高

狄青征儂智高既正輕關之誅令軍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兵未即進乃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衆逆戰賈逵據山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而青執旗揮兵出賊後大敗之

宋劉子羽勸據險

宋張浚使劉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退保興州或請徙治夔州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使召諸將來會遣兵拒險以斷敵路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宋吳玠保和尚原

吳玠與金戰敗于富平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屯漢中以安蜀心玠曰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夜輸芻粟助之

宋吳玠急修第二隘

兀朮犯仙人關吳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吳玠曰殺金平地

潤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勝玠急修第二隘璘至敵衆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但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

吳璘不肯移軍陝右

金人歸河南陝西地有欲使諸將分陝而守者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可也

吳璘戰金人於山上

金人入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詡璘必不敢輕犯璘與諸將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乃夜半遣仲與王彥御枚截城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知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懾璘以兵拖之金兵出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意靡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

吳璘預治戰地

金人入寇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突鋒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

魏勝據堰偹敵

金入寇遣使招魏勝勝曰我朝仁義之師來復疆土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知不可攻渡河襲關後勝斂兵金徑趨城東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偹之金兵不得過

魏勝據泝山

海州城西枕泝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窺

明傅友德奪高冠山

傅友德從上征陳友諒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問能奪者友德即率萬衆先登一鼓奪之流矢中頰鏃出

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

據城破敵

漢馮異潛據栒邑

漢隗囂反帝詔馮異軍栒邑引軍未至囂遣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盛而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破之

鄧艾先踞樂嘉城

毋丘儉作亂遣健齎書欲疑惑大衆鄧艾即斬其使兼道進軍先
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儉軍敗

魏王基勸據南頓

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前軍王基曰令停軍高壘非用
兵之勢空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
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遂進據南頓儉等亦往爭鬬
基先到乃還縣是師擊儉等敗之

陳慶之破虎牢

魏楊昱據滎陽梁陳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至士卒皆恐慶之諭
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今日
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乃鼓之將
士蟻附而入執楊昱敗天穆拔虎牢

魏宇文貴救潁川

東魏任祥攻魏潁川宇文貴救之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
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爲
陣以待其至大破之

唐李光弼入城爲備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謂之曰汝策可取當不殺
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
城早爲備禦胡騎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乃可圖矣光弼
即移軍入城史思明兵至擊敗之

唐李光弼禦賊

史思明寇汴州李光弼至雒陽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
當貴進忌退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
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
而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雒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
與戰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張子羽勸駐興州

張子羽從張浚於陝有議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有鉄山棧道
之險故敵未敢遽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
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但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
望內安全蜀之心遣官飛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
壁固壘觀釁而動遂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
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分守諸險金人引去

明于謙復得八城

楊洪既自獨石入衛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于謙謂此乃宣
府垣屏不可失也使以精兵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
垣屏復固

明馬昊不與賊臨清市

蜀盜藍鄢擾馬昊既破之治兵川東道賊尚盛都御史欲招諭之

請降而乞任制臨清市空其民昊曰此蜀襟喉何可委賊而自固益治兵募豪傑賊因不敢東復漢州

據泉取勝

漢酈食其勸據敖倉

項羽圍成皋漢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雒酈生曰敖倉藏粟甚多楚不堅守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據取敖倉

李密說翟讓發雒倉

李密說翟讓取東都因遣人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雒口倉多積粟君發粟以賑窮之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戈養銳以逸待勞檄名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於是襲雒口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

徐世勣謀取黎陽倉

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襲據黎陽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

兵機類纂卷十九終

兵機類纂卷二十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醒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攻城案

火砲攻城

蒙古攻金汴城

蒙古速不臺攻金汴京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城樓櫓隨擊而碎金人以馬糞麥秸蔽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

元伯顏攻宋常州

伯顏圍宋常州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四面竝進城遂破

雲梯攻城

宋孟珙攻金蔡州

孟珙攻金蔡州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向南門則雲梯[illegible]衆競進城遂陷

明張輔登安南土城

張輔率衆入安南賊水陸來舡樹椿列象陣於柵中欲守隘者[illegible]師還沐晟以兵來合與晟犄角逼之賊斬寨[illegible][illegible]攻下數壘

壕內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隔人馬、輔曰賊恃者此城立於石山嶔夜四面舉火鳴角為號、都督黃中衛杖鉞攻具越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遂入城、

洞屋攻城

宋雷有終攻益州

雷有終討益州王均、屯於城北、分兵攻城三面、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拒之、有終遣卒焚樓、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衆廸乘燧以進、悉焚其望樓礮石、先遣東西南三砦鼓譟進攻、有終等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均突圍而遁、

火焚穴樓

袁紹攻公孫瓚

袁紹攻公孫瓚、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瓚引火自焚、

分番攻城

金婁室攻陝州

宋李彥仙守陝州、婁室等帥軍十萬、分為十、分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食力盡、城陷、

地道攻城

王猛攻晉陽城

秦令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兵遂入之、

鑿塹圍城

曹操攻鄴

袁尚復攻袁譚、留審配守鄴、曹操攻鄴、鑿塹圍城、初令淺而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過半、後配兄子榮開門納操、

堰水攻城

梁韋叡攻魏

韋叡攻魏合淝、未下、叡乃夜堰淝水、汁艦繼至、攻魏小城、起開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潰、

乘高攻下

金撒離喝攻饒風關

宋吳玠拒饒風關、撒離喝恩力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募死士、繇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能支、遂潰、

蒙古太宗攻金河中府

太宗攻河中、金守將草火訛可等截故城之半以守、太宗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道並進、樓櫓俱盡、力竭城陷、

持練緣城

呂蒙等攻皖城

孫權將呂蒙攻曹操將朱光於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蒙曰、置攻具及土山、歷日乃成、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甫至食時破之、

縋紡登城

齊孫書克紀鄣

齊孫書伐莒、至莒鄣、莒鄣有寡婦、度城為紡、欲以傳外、攻而後夫、雖至是投紡於城外、孫書得之、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縋絕、師在外者鼓譟於城下、登者鼓譟於城上、莒人聞之、亦鼓譟而前、莒子謂齊師盡入也、懼而奔、遂克莒鄣、

懸布登寨

賀齊破黟賊

丹陽黟賊帥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孫權使其將賀齊討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弋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遂大軍上攻、破之、

穴地洩水

魏拔虎牢

魏遣奚斤叔孫建攻虎牢、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之、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疲、城遂陷、

火燎破寨

宋趙遹攻晏州夷酋

宋晏州夷酋卜漏等反、據輪縛大囤、趙遹攻之、不能進、遹遣土丁捕得猱數千頭、束炬縛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縋猱引下、人人挾炬、猱緣蟻附而上、比雞鳴、入及賊柵、出火燃炬、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起、軍譟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墮崖而死者不可勝計、夷孫皆降、

破斷水柵

陳章昭達討歐陽紇

章昭達討歐陽紇、軍始興、紇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

夜斫敵營

燕主寶夜襲魏營

燕主寶營于滹沱水北、魏主珪營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

唐李忠臣等擒李靈曜

李忠臣等討李靈曜于汴州、田悅將兵來援、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襲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還營中大駭、忠臣等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潰、靈曜夜遁、擒之、

宋劉錡乘電光斫金營

金人圍宋順昌、劉錡募壯士五百、夜乘電光斫其營、見辮髮者則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令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狀、人持一以為號、電光所燭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聞吹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孟珙擒金人營

王珙拒金將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盡得仙虛實、遂遣將執黑旗入武仙營、金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擒殺殆盡、

金蒲察官奴殺忒木解

蒙古忒木解圍金亳州、蒲察官奴夜撥守堤選卒襲其營、四更戰、分軍出柵外、腹背攻之、忒木解大潰、遂解、

明姚廣孝劫南兵

燕王南行、姚廣孝奉世子居守、南兵攻城、廣孝令夜縋死士劫營、兵又遣人分伏草莽、虔遠擧火鳴礮、罷南兵不得休息、飢[illegible]甚、擊敗之、

不越次攻城

張良勸沛公下宛

沛公伐秦、南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令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城、齮乃出降、

魏王拓跋珪先取信都

魏王珪伐燕、使于栗磾滑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命拓跋儀攻鄴、王建攻信都、自攻中山、既而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明年克之、

史天澤不攻復州

宋金合謀攻史天澤于真定、天澤既失城而復之、乃繕城壘、卒[illegible][illegible]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孤窮、復來寇、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為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州自潰、急攻其柵、破之、復人懼、請降、

元伯顏阿朮取鄂漢

伯顏侵宋、既渡江、議師所向、欲先取鄞州、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遂趣鄂州、焚其船而攻之、漢陽遂降、

明徐達不擣平江

討張士誠、常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賊衆駐吳興、錢塘、若頓兵堅城而招二鎮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使徐達等乃悉舟師自大湖趨落吳興、吳興下、遂下吳江、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點魚口山湖、遂落平江、破之、

[illegible]圍困敵

吳陸抗作圍禦叛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陸抗聞之、即部分諸軍、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日夜催切、衆甚苦之、皆曰、何不乘銳攻闡、而敝衆力、抗曰、此城固糧足、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規、今反身攻之、未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始合、羊祜率兵向江陵、諸將咸謂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慮、假令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擾動、難可言也、況江陵牢固乎、率禦晉兵、追破之、而陷西陵、誅夷闡族、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魏諸葛誕討司馬昭、昭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元有外救、表裏受敵、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令諸軍按甲守之、果不煩攻而破、遂拔壽春、斬誕、

燕慕容恪緩攻廣固

慕容恪圍段龕于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令懸城固守、吾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要在取之、不必求速、我強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絕、而縛出降、

慕容恪坐待敵困

河內太守呂護降晉、慕容恪討之、護嬰城自守、傅顏請急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拔、然內無蓄積、外無救兵、我深溝高壘、坐而待之、不過必矣、毋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乃築長圍守之、遂拔其城、護奔滎陽、

宋沈慶之守降山蠻

沈慶之討沔北山蠻、蠻據險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

唐表奉韜圍李存孝

李克用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李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表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候塹成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及尺之塹、安能阻鋒銳、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窮致敗、

唐王晏球克定州

後唐王都據定州反、唐主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非帶甲所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欲突圍而不得出、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

漢郭威緩攻李守貞

郭威圍李守貞于河中、諸將欲急攻、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彼憑城而鬭、吾不利仰攻、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

尖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擲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但分兵以縻不足慮也、乃剡長濠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火舖、翦步卒以守之。城中食盡、賊衆其離散攻克之、守真自殺、

金粘沒喝攻太原

粘沒喝圍太原、張孝純為守、粘沒喝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及粘沒喝還雲中、銀木可為鋪城法以困城中自是內外不通、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

蒙古圍李全

蒙古圍宋李全于青州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窮廹、

遂降、

徐達圍張士誠

明徐達常遇春薄平江、達營于葑門、分兵營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又設襄陽砲以擊之。卒破其城、

縱擒采縻數　一

司馬懿縻公孫淵

司馬懿擊公孫淵在遼襄平、進圍之、大霖雨、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下令言徙者斬、都督令吏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問懿曰自發京師不

矣雖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驅之走也。兩齊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衝鉤、晝夜攻之、矢石如雨、窮廹突圍走、追斬之、

撤圍散賊

漢東海王請緩圍

漢臧宮圍妖賊單臣于原武城、不下、士卒死傷、衆議宜重其購賞、獨東海王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乃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等、

漢朱雋破黃巾

朱雋攻黃巾賊韓忠、不克、登土山望之、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撤圍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破斬之、

明劉江開壁縱倭

劉江設伏敗望海堝之倭、餘賊奔空堡中、官軍攢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甚衆、

明馬昊執普法惡

普法惡侶背部夷立寨僭號、馬昊破降其衆獨青山寨不下、昊曰、此固絕高、水道可下也。遣兵據泉口而攔南方圍持之兩日、賊渴、遁南方開隘、夜走、兵從後追、執普法惡誅之、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守城

毀敵攻具

魏郝昭守陳倉

漢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又以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以禦之漢兵乃退

宋竺夔守東陽

竺夔等守東陽城魏叔孫建為橦車攻之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絙挽之令折救兵至引還

宋臧質守盱眙

魏主自將攻盱眙臧質拒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梁羊侃守臺城

侯景圍臺城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作木驢百餘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項居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而下以焚之

張巡守睢陽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餘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張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

渾瑊守奉天

唐朱泚反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畜火以待之賊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矢炬不居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火從地中出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之頃雲梯及壯

士皆為灰燼

唐盧眈守成都

南詔攻唐成都蠻合梯衝四面攻之盧眈等於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楊慶復師突將殺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乃退去

吳越孫琰破洞屋

淮南徐温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殆盡露

宋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攻宋通天景陽門李綱乙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人

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近者以手砲擊木弩之遠者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坐砲拒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數千級

宋吳璘守僊人關

金兀朮等攻宋吳璘於僊人關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人守汴城

蒙古速不臺攻金汴京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金人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

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物知不可取講和乃退師

宋杜杲守廬州

蒙古察罕圍宋廬州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備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堝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堝下焚之皆為煨燼

明楊銳燬滾濠敵樓

滾濠反攻安慶城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欄楯外持鈎距大呼楊銳發矢中其左腕藥火齊發樓燬火者不可計

明楊銳燬滾濠木棧

滾濠攻安慶結不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楊銳僞以大將軍砲向寇迷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閒道出燒棧絕寇衆解體

拒敵攻具

韋孝寬拒高歡橦車

東魏高歡圍魏玉壁歡以攻車撞城韋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鈎遙割之

吳越孫琰守蘇州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吳越將孫琰守之砲至則張綱以拒之

燬攻城船

魏王思政鈎敵船

東魏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於潁川堰洧水灌城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暴風飄船向城城上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二人皆死

宋李綱碎金人船

金人攻宋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士二千人列布拐子馬於城下大船至摘以長鈎投石碎之

砲擊攻者

李光弼退史思明

唐史思明敵太原李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賊乃

退營於數十步外

金强伸守雒陽

蒙古圍雒陽，金强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之外，所擊無不中。蒙古不能拔，乃還。

兵飛破蒙古

蒙古攻宋真州，兵飛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飛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兵皆去。

宋杜杲守廬州

蒙古寨宋圍廬州，築壩攻之。杜杲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而出戰，蒙古敗走。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入犯薄棗陽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儲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開突門破敵

晉石勒擊款

晉王浚及段疾陸眷匹磾文鴦末柸等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諸將欲堅守，張賓孔萇曰：段氏宿悍，末柸尤甚，今來攻城，必謂我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勿出以示怯。勒從之，密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末柸敗，則其餘皆潰矣。勒從之，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不出，望見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統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還。末柸逐入壘門，為勒兵所獲，諸軍皆退，萇乘勝追擊，所殺甚衆。

唐石雄夜攻回鶻

回鶻烏介可汗侵唐振武，石雄登城望見回鶻牙帳，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追及破之。

穿地道破敵

宋毛德祖破魏兵

魏奚斤等攻虎牢，毛德祖於城內穴地七八丈，分為六道，出魏圍

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等退夏

夏王竇建德攻唐幽州，兵已登堞，唐將薛萬均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退史思明

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道者，賊為衝車土山攻城，光弼乃命為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光弼又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

俘斬萬計、

唐史奉敬擊吐蕃

吐蕃圍唐鹽州、史奉敬自地道出彼背、吐蕃驚潰、奉敬擊破之、

南漢吳懷恩敗知新

吳懷恩攻賀州、拔之、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楚徐知新救之、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斷機、兵悉陷、南漢出衆擊之、知新遁歸、

截敵地道

魏郝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地道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城內穿地横截之、

兵機　卷二十一　守城　七

相拒二十餘日、亮之糧引還、

魏韋孝寬邀殺高歡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壁、歡為地道十餘、韋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皆燋爛、

宋孟宗政禦金人

金人百道攻棗陽、孟宗政守禦、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陷、穿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剤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卒不得入、

禦敵土山

秦苟輔守新平

後秦姚萇反、攻秦新平、為土山地道、秦苟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

魏王思政拒守潁州

高岳等攻潁州、築土山晝夜攻之、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韋孝寬禦東魏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壁、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魏韋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

梁柳津崩侯景土山

兵機　卷二十一　守城　八

梁侯景圍臺城、起土山稍逼城樓、柳津作地道以亂其土山、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土山、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

決水灌攻者

趙襄子灌智伯軍

智伯帥韓魏之甲攻趙襄子於晉陽、圍而灌之、襄子使人說韓魏相約夜殺守隄之吏、反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

漢陳球決水敗賊

漢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激流灌城、太守陳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詔度尚討擊斬之、

宋孟宗政潴水限金騎

孟宗政知棗陽軍、以金人迫塚而陳、乃於西北濠外潴水為渾以限騎、金人不能迫、

燒還攻者

張延敗李懷儁

張延守羅丘、賊將李懷儁蟻附攻之、延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逆賊走、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張巡焚賊磴道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潛以松脂乾藁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

梁羊侃斷敵以築城

梁侯景圍臺城、於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中山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明楊銳守皖城

流賊以數樓攻安慶、不得入、大怒、率眾分攻吾城、各首舉木為救、甚急、楊銳裂方布覆紙裹藥火數千散投所蔽木上、大發盡棄走、大光閃匝不絕、致無所遁、

戰退攻者

慕輿根等退趙兵

趙王虎伐燕、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慕輿根曰、趙強我弱、一舉足不可復救矣、今固守堅城、事不濟、不失於走、皝乃止、根等日夜力戰、趙兵大敗、

宋陳寔守懸瓠城

魏主圍宋懸瓠、魏人填塹、肉薄登城、陳寔督勵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寔銳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死者亦過半、魏主引兵還、

梁蔡道恭固守義陽

魏圍梁義陽城、中不能五千人、魏軍攻之、晝夜不息、蔡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而退、

唐李光弼戰退史思明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城、史思明將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射之、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

宋吳璘守僊人關

金兀术等攻吳璘於僊人關第二隘、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翌日攻西北樓、璘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乃宵遁、

宋劉錡射却金兵

金圍宋順昌府劉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殺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着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金兵乃却

宋杜杲守安豐

杜杲守安豐蒙古攻之令[illegible]行牌杈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枝都㬋多傷而還蒙古填濠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募壯士奪壩將士皆奮死突戰蒙古乃去

宋孟宗政戰退金人

金人百方攻襄陽城孟宗政禦之金人擒強兵徑抵西北閣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亦傷接踵伐柴順風燒戰棚宗政激勵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會王大任領兵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金人遁

伺間破圍

項羽潰圍

項羽敗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與二十八騎潰圍出漢將灌嬰追及之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止亡其兩騎耳

霍浚擊斬向存

劉豫將霍浚守蔚前城劉瑋將向存率萬餘人攻圍一年浚兵銳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士出擊大破斬之

吳朱然擊退魏軍

朱然鎮江陵魏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堪戰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然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魏主召軍還

晉李毅女破夷兵

五苓夷叛晉寧州圍城李毅病卒女秀有父風獎厲將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東魏慕容儼擊退魏兵

魏郭鸞攻東魏東魏荊州慕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

大破之

慕容儼破梁兵

慕容儼戍郢州梁侯瑱捨至城下儼隨方備禦乘間出擊大破之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圍宋棗陽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砲鏃以鉤鈴貫[illegible]則大吹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而遁

灌水凍城

司馬楚之伐柳灌水為凍城

魏王襲柔然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入營覘視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矣宜速備乃伐柳為

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肰至水堅不可攻乃散矣

宋楊延昭守遂城

契丹侵宋遂城遂城小而無備會大寒楊延昭汲水灌城上旦悉為氷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乃去

明羅通守居庸

虜皇帝陷虜虜日近也先等三萬騎逼居庸甚急羅通固守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敵七日虜遁還兵追敗之

補城扞敵

魏郝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郝昭於內築重墻禦之

張特詐降補城

魏張特守新城吳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肰魏法被攻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而家不坐今九十餘日矣尚有不欲降者吾當相語之明早送名且以吾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吳我但有闘死耳吳人怒攻之不能拔救兵至恪引去

宋陳憲守懸瓠

魏主圍宋懸瓠城中不滿千人魏人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宋陳

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

梁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以衝車撞城城土輒頹昌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主召英還

魏韋孝寬扞崩城

東魏高歡圍魏玉璧歡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韋孝寬隨處立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

陳孫瑒偽降

周史寧攻陳孫瑒於郢城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救兵至周人解圍去

周梁士彥守平陽

齊王圍周平陽梁士彥乃令妻妾及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城陷十餘步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

隋李景固守代州

隋漢王諒起兵晉陽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illegible]鬪鍾葵屢敗

高麗守安市城

太宗攻高麗安市城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拒之衝車礮石壞其城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山頹壓城城崩高麗自

缺城中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攻之不能克。

李光弼守太原

唐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兵少，衆議修城，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至興役，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墼數十萬，及賊攻城，用以增壘，城壞則補，月餘不下，思明選驍銳為遊兵，戒以我攻其北，則潛趨其南，有隙則乘，而光弼軍令嚴明，雖寇之不至，巡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李抱玉擊退史思明

唐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史思明攻之，城且陷，抱玉紿之曰，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

宋杜杲守安豐

杜杲守安豐，蒙古以溫不花以大砲焚樓櫓，城多隨陷，杲隨補完，

宋孟宗政扞金人

金人析路剗土，城頹樓陷，孟宗政輒於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命築偃月城，躬督役，五日而成。

移城窮敵

滿寵議徙合肥城

吳人歲有北伐計，滿寵以合肥城遠，賊至難救，請西移三十里，徙

現兵固守，時議以為見賊壞城，賊必愈肆，寵曰，兵行詭道，形實不必相應，今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所謂形而誘之也，從之，孫權攻圍新城，以其遠水而不敢。

兵鏡類纂卷二十二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朋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激勵

激勸衆使戰

齊田單激衆

燕人攻齊，即墨田單云，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而堅守。又云，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燕軍又掘燒之，齊人城上見，皆涕泣欲戰，怒自十倍。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然後用之，

遂破燕軍。

班超激衆殺虜

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奉超禮疏懈。超會吏士曰，宜虜使來，欲收我屬送匈奴，今獨有因夜火攻，使不知吾多少，必大震怖，可殄滅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超乃夜帥衆殺其虜使，以首示鄯善王，廣叩頭願屬漢。

吳漢激衆合軍

吳漢乘勝至成都，與劉尚分營而軍。公孫述使謝豐等將十餘萬人并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尚，令不得相救。漢與戰，大敗，入壁，謝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劉尚，并力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衆皆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絕，夜啣枚與尚合。謝豐等不覺，分兵拒南北，漢等大破斬之。

漢度尚焚吏士珍寶

度尚討桂陽宿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乃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不涕泣。尚慰勞曰，卜陽等財富數世，諸卿但不用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明旦逕赴賊屯，乘銳逐平之。

王猛破燕

秦王猛伐燕，陳於渭源，謂鄧羌曰，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許，公勿憂也。猛不許，羌不悅而退。兵交，猛馳許之。羌乃與張蚝等馳赴其陣，旁若無人，燕兵大敗。

晉沈田子破秦兵

沈田子伐秦，領千餘人進屯青泥。秦王姚泓帥步騎數萬奄至，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此。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

唐朝臣破賊

唐朝臣為朔方大將，時平盧李納遣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詔

唐朝臣討之、朔方資裝不至、旗服獘惡、察將宣武嘆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與戰、平盧魏博兵大潰、

張伾守城

唐田悅攻臨洺、張伾拒守、城中食且盡、伾令飾其愛女出拜將士曰、諸軍守城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會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等討悅、悅兵大敗、

唐李德裕激何弘敬

唐武宗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劉稹、元逵軍入邢州境已踰月、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趣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抜肥鄉平恩、

李德裕激河東軍

唐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時河東無兵、李石以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而赴、弁遂據軍府作亂、李德裕請以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子為所屠僇、乃自取太原、擒楊弁送京、

晉周德威激勵士衆

周德威以胡騎迎梁營詬之、梁驊勍將步騎追之、德威狗於軍曰、彼汴州屠沽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帥精騎、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宗澤破金人

宗澤領兵赴金人之難、至衛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前後皆敵壘、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遂大敗金人、

李寶激士卒

李寶督海舟發蘇州大洋至海州、禦金師、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兵登岸、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皆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百、敵出不意、亟引去、

張順張貴破元兵

張順與張貴救襄陽、所部三千人、下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無敗吾事、人人感憤、及漢水方生、發舟百艘、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洪磨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絙橫筏數百、轉鬪而前、元兵驚遁、

金王勝遼

金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各死戰不能當也不若殺吾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衆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遂大敗遼兵

明李文忠破洪元帥

李文忠年方二十敗元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別軍于於潛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多公以士飽飫且驕乃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吾不久戰耳何患不富貴遂襲破洪元帥營

明陶魯遂破蠻賊

韓雍討二廣賊顧峒賊最難下陶魯爲新會丞侍膳自許能平之

雍聽其選擇察標式約曰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十五萬中止得二百五十人請復募足三百磬乃日操練陣法牛酒行犒甘苦共之士爭願效死率以先登大破賊得子女玉帛悉分於衆衆益奮賊聞陶家軍駭遁不及三百人累用不瀆進左布政錄後爲錦衣千户

明王越得下効死

王越規師術恤軍士寵畀豪傑皆願爲效死軍過陜西秦王賜宴越盡乞其女伎媵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女伎捧觴侍一千户調虜還召入與談虜事甚皆手金卮飲之復談益喜命敘琵琶侑酒即并金卮與之又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

所至爲効死力

明楊銳守皖城

寧王反攻皖城楊銳與衆誓勤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出庫金懸賞冠逵十一先登銳中其首其子繼登銳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剿賊字以壯士氣設法力禦卒保皖城

激衆使從己

陳勝激失期之衆

陳勝吳廣爲漁陽戍長天雨道不通故延遲度失期當斬乃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無斬而戍死者十恒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

光武激勸諸軍

光武始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時王莽遣王尋王邑徵郡縣兵四十二萬與嚴尤陳茂合漢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光武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諸部亦滅矣會候騎還言莽兵盛諸將更請光武計之復爲圖畫成敗因皆諾遂自將爲前鋒殺王尋海内響應

任光作檄傳告

光武度滹沱欲往信都時郡縣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邳彤不背光聞光武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欲由還彤不可光武

乃發倘縣精兵四千人伴光彤為將將兵以迓光乃多作檄文與
大司馬劉公將兵百萬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傳相告語於是
劉拉耿純王楊等皆以兵來迎進擊王郎斬其將李惲

李特誘民題已

晉畧陽巴氐李特謀據蜀會朝廷召還六郡流民入蜀者時流民
布在梁益聞州郡迫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多相[illegible]
歸特廣漢太守辛冉分榜購募特兄弟特與弟驤改之為募[illegible]
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流民大懼歸特愈衆遂據廣漢

蕭衍致蕭穎胄起兵

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齊主遣劉山陽就荆州行事蕭穎胄兵[illegible]
之衍知其謀遣王天虎詣荆州徧與州府書云山陽西上并襲
荆雍穎胄疑未決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
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前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止有兩函與穎
胄穎達云天虎口具說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穎胄與天虎
共隱其事則穎胄進退無以自明必然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
一州矣山陽聞之逆細不上穎胄大懼參軍席闡文曰蕭雍州必
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喜單車
詣穎胄穎胄斬之亦起兵

慕容垂激衆反苻堅

慕容垂欲反恐不義而將擧方請奉詔鎮慰北鄙會丁零翟斌作
亂堅子丕以羸兵敝鎧給垂令討斌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
副密戒除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苻氏而彼專欲相圖吾雖
欲已得乎乃停河内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殺飛龍兵遂濟
河焚橋遣人告慕容農等使起兵

高歡討爾朱氏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乃詐為書稱爾朱氏將以六鎮人配契胡
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遣乃發萬人將遣
之復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諭之曰
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
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且推歡為
主歡曰葛榮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
前異毋得淩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
曰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敗爾朱兆等

沮渠蒙遜謀伐涼

北梁王沮渠蒙遜仕涼涼殺其伯父二人蒙遜以喪歸會葬者萬
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
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兄男成亦合衆攻
建康推太守段業為主蒙遜亦疑之業遂稱王後業憚蒙遜勇畧
蒙遜約男成同反男成不聽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因與男成約

同祭蘭門山而陰使人先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後男成崇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忿怒爭奮逐殺業自立

唐太宗起兵

李世民將起兵使劉文靜詐為勅書發太原等郡民擊高麗縣是人情洶洶思亂者衆世民乃募兵遠近雲集西河郡不從將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凡遇敵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拔西河郡誅隋郡丞高德儒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大悅遂引兵至霍邑修好於李密及突厥

張巡斬六將

令狐潮圍雍丘以書招張巡大將六人勸巡降賊巡佯許詰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張巡退尹子奇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

郭子儀取長安

吐蕃入寇詔郭子儀禦之子儀聞命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既而吐蕃度便橋代宗出奔官吏六軍逃散吐蕃遂入長安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入商州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命

朱友貞使人內應

梁主朱晃為子友珪所弒友貞議討之時楊師厚總禁軍友貞欲使為內應楊師厚以君臣之分為嫌或曰友珪親行弒逆友貞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遂許之

梁主友貞激戍兵

朱友珪弒父友貞欲討之先是龍驤將軍戍者潰亂友珪捕族之經年不已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友貞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坑之其衆皆懼見友貞求生路友貞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被弒汝輩安所逃哉因出晃像泣示之曰汝能自趨雒陽雪仇恥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踴躍內應者已斬友珪友貞即位更名瑱

周主郭威激衆

郭威屢立功於漢既而將兵鎮鄴都備契丹漢主承祐殺史弘肇等遣使賜威死威以詔書示諸將曰吾與諸公少從先帝既受托

孫全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第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
廢不相累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
也推是留子榮鎮鄴自與部崇威等將兵前行所過迎降遂入滑
州漢遣侯益拒之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
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將
士皆泣請効死漢將多降承祐為亂軍所弑威尋即位

蠻人儂智高使衆從己

廣源州蠻儂智高謀據廣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
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生否則
必死衆從之遂陷邕州稱帝

宗澤退金人

王策本遼酋後為金將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兄
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爾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
澤因得金虛實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盡有忠義之心
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
戰不利急引去

吳玠激勸士卒

吳玠與弟吳璘收散卒守和尚原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
弟兄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
為用

卷二十二終

兵機類纂卷二十三

瑞昇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遊說

游說圖敵

蘧啟強以智耻弓

魯昭公如楚楚子饗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蘧啟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秦張儀誑楚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曰誠能絕約於齊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妾楚王悅乃閉關絕約於齊
齊王怒折節而事秦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王怒攻秦秦大敗楚師

酈生說下陳留

沛公伐秦至高陽酈食其曰足下兵不滿萬欲入強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
是遣生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漢酈生說齊

酈生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強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請奉明詔說齊使為東藩於是說齊王以天下之事歸漢且形便勢利後服者先亡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

漢陳平亂呂祿印

呂后崩諸呂欲為亂周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陳平等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祿然其計解印以兵授勃

漢馬援說高峻等

馬援既說隗囂專意東方囂遣子入質囂復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欲導之為善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策得空胸腹亦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因使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之黨

慕容農說屠各烏桓

慕容垂殺苻飛龍有衆三萬慕容農奔列人乃烏桓魯利及張驤等時慕容鳳歸翟斌勸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據鄴師衆數萬長驅向鄴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衆數

千处之攻破館陶

魏宇文泰說侯莫陳悅

魏爾朱天光留弟顯壽鎮長安召侯莫陳悅與俱東賀拔岳欲留悅共圖顯壽宇文泰曰悅雖為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之事無不遂岳從之悅與岳襲誅顯壽

遊說退敵

屈完退桓公

齊桓公伐楚楚使屈完盟齊於召陵齊侯陳師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使乃還

燭之武退晉軍

晉秦圍鄭鄭燭之武見秦伯曰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秦伯悅乃還晉師亦去

合從破敵

樂毅破齊

樂毅為燕將燕王問以伐齊之策對曰齊故伯國也地大而人衆未可獨攻若合諸侯之師于是約秦魏韓趙同舉兵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遂乘勝下齊七十餘城

張良說割地與韓信彭越

楚破漢軍、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信越皆引兵來、遂破項王、

王常說諸將歸漢

漢劉縯與王莽將甄阜等戰敗、新市平林兵各欲解去、會下江兵至、縯與劉秀往見其將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還兵為餘將言之、諸將皆引兵與漢軍合、遂襲取阜輜重、

諸葛亮說孫權

曹操既取荊州、將順江東下、劉備奔樊口、諸葛亮乃詣孫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及劉豫州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乎、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眾、受制於人、亮曰、聞操追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操者、

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立、強鼎足之形成矣、權使周瑜等與備迎擊操於赤壁、用黃蓋火攻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二十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邑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招降

恩信招降

桓公不背曹沫之信

齊桓公伐魯，魯獻遂邑以平，會盟于柯。魯曹沫劫桓公于壇上，請反魯侵地，許之。既而悔，欲無與地而殺沫。管仲曰：劫許之而背信殺之，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遂反其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桓公伐山戎以復燕

山戎伐燕，燕告齊。桓公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君送公入齊境，乃割燕君所至與之，令復脩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

晉文公圍原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樂毅克齊

燕樂毅破齊，入臨淄，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自經死。毅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脩舊政，分遣軍徇傍邑，自據臨淄以鎮齊，郊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沛公諭父老

漢高破秦軍，既入關，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告諭縣邑。秦民大喜，爭持牛酒饗軍。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喜，惟恐其不王秦。

漢高不誅項氏

項羽敗死，楚地悉定，獨魯未下。欲屠之，至城下，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遂降。以魯公禮葬羽，親為發喪而去。諸項氏皆不誅。

趙充國招罕开

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先零欲反，既而果然。或欲質當兒弟，充國謂其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無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以解散虜謀，徼其疲劇而擊之也。後兵至罕开，令軍無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喜其豪靡忘來，疑欲還故地。充國奏之，未報而遣還諭種人。下皆爭之，既而璽書報以贖論。

漢蕭王親撫降賊

蕭王擊銅馬，守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亦不相安。王知其意，

令降者各歸營勒兵王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兵分配諸將

漢光武徇河北

王莽伏誅更始以光武行司隸尉總爲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鄧禹說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遂與謀議乎以中興

吳漢誘降鬲縣五姓

吳漢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進

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

光武招降張步

耿弇既破張步帝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弇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遣歸鄉里

馮異平諸羌

馮異擊破延岑岑衆皆來降歲饑帝遣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威甚盛乃稍誅擊豪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梁商服南匈奴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馬續等擊破之梁商勸帝詔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商又移書續等令堅守觀變設購開賞勿貪小功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李固平泰山盜

李固爲泰山太守時盜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

即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降未滿歲盜皆弭散

張綱說服張嬰

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漢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綱徑詣嬰壘門請相見嬰出綱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遣太守以爵祿相榮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明日面縛歸降

皇甫規降沈氐羌

皇甫規討沈氐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衆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之貪暴殺降者不

任職侍恃权責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
皆詣規降

呂蒙撫江陵將士家

呂蒙襲關公入江陵釋于禁得關公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
中不得干歷人家旦莫使親近存卹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
糧關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
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鬭心

晉羊祜布恩信於吳人

羊祜都督荊州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卒以屯
田其始至也無百日之糧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務修德信以懷吳人

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進譎計者輒醉之使不得言軍行
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吳地所得禽獸
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吳人悅服

游子遠平叛羌

趙主曜殺巴酋句徐庫彭等於是氐羌巴羯盡反游子遠曰彼畏
威刑欲逃死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挾者皆樂遣之使相招引
若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臣為陛下梟之曜即大赦以子遠出屯
安定皆降

晉祖逖以恩致降

祖逖屯雍丘逖撫納新附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趙有異
謀輒密以告繇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

魏張浦降翟猛雀之衆

翟猛雀驅衆入白㵎山為亂孫道生欲進兵張浦曰衆非樂為亂
為猛雀所迫脅耳不分別使彼無由返善同力拒吾矣宜先遣使
諭之則必喜而從命從之使諭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降者
數千使復舊業猛雀出走追斬之

燕陳留王說降王晏

慕容垂攻元東胡王晏據館陶燕王垂命太原王楷陳留王紹擊
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

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晏晏降於是民兵降者數萬楷
留老弱置守宰撫之發其丁壯與宴詣鄴

王雄誕說降遂安

聞人遂安據昆山唐王雄誕蔡之單騎造其城陳國威靈禍福遂
安出降

竇建德殺叛奴

滑州刺史王軌之奴殺軌攜首來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也立命
殺之返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李世民恩待薛仁杲

李世民既降薛仁杲宗羅睺等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

等將之與之躲獵無所疑間俱畏威懷恩皆願効死

李世民待尉遲敬德

李世民既破宋金剛降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帝得敬德甚喜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或恐其為變不聽世民伐鄭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請世民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且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以害忠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既而世民被圍敬德刺單雄信而翼世民出圍

李靖不籍將士之家

李靖破江陵降蕭銑入城諸將欲大掠梁人岑文本諫遂禁止之

又請籍梁戰死之家精曰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主死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乎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曹王臯招降王國良

唐邵州賊帥王國良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臯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遇戒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隊一騎抵其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約兄弟焚攻具散其衆詔赦之

馬燧招安李懷光將士

唐馬燧討叛將李懷光於河中懷光將徐庭光軍長春宮燧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守備甚嚴當往諭之遂造城下呼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吾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向拜燧乃曰汝曹祿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計從我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衆不對燧披襟曰不信吾言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無出俱曰諾燧等進逼河中懷諸營不應共黨指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庭光開門騎入城慰撫之燧至河西河中軍士皆驚潰懷光縊死

李愬降吳元濟之衆

李愬用丁士良擒陳光洽降吳秀琳入據文城柵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

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必親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虛實盡知賊將李祐有勇略守典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遣史用誠誘而執之衆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召與語衆諫愬待之益厚衆不悅乃稱諜言祐為賊之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械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殺年以來計擒吳元濟舊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之每厚待諜諜反以情告

李愬降董重質

唐李愬雪夜襲取蔡州時吳元濟將董重質擁精兵於洄曲愬知元濟所恃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說之重質單馬詣降

裴度不疑蔡州人

裴度為中丞既擒吳元濟以蔡卒為牙兵或諫之度曰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唐李德裕納回鶻降

回鶻嗢沒斯率其衆抵唐天德塞下求內附軍使田牟欲求功奏稱侵塞請自擊之李德裕曰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嗢沒斯誠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上皆從之嗢沒

斯帥其衆降

唐劉潼招降群盜

雞山群盜寇掠唐果州遣劉潼諭之潼至山中盜帑弓侍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殺我賊皆擲弓列拜請降

高仁厚閒諜誘降

高仁厚討阡能執阡能諜者對曰某村民也能囚某一家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為詗也仁厚曰吾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曰高尚書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吾活汝一家汝為吾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皆良民為賊所制故來救汝者授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歸舊業所欲誅者阡能耳遂遣之明日引兵至雙流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降仁厚遂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執賊帥羅渾擎出降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蓋為前途未知予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吾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民於是諸寨縛阡能迎降

高仁厚以計招降

高仁厚圍楊師立於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曰仁厚不忍城

中玉石俱焚為諸軍緩師十日使諸軍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衆斬師立首出降

李存勗安魏州軍卒

梁魏州軍校張彥作亂晉救之張彥來謁晉王李存勗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吾來安百姓非爭土地汝雖有功於吾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之及其黨七人乃諭衆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我爪牙衆皆拜服明日存勗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

漢郭瓊服劉銖

漢欲徵平盧劉銖恐其拒命遣郭瓊屯青州銖置酒召瓊欲害之

殘逆容如會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

宋命曹彬伐唐

宋太祖命曹彬伐唐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攻又令保全唐主李煜一門彬伐唐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垂克彬與諸將共焚香為誓約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既而城陷唐主李煜降彬令入宮治裝自以數騎待宮門外或虞煜不測彬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君臣卒保全

宋郭逵先招後戰

郭逵每戰先招懷後戰闘愛恤士卒不妄加誅僇其殺賊婦女老

弱者皆不賞

魏勝招納降附

勝在軍恒如寇至糾集遠近犒勞士卒人皆精鋭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歸附者衆

孟珙撫任降者

孟珙總忠順軍金守臣多降珙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

木華黎不坑金民

木華黎破金北京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遂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遂止金人多願降

木華黎下真定

木華黎既下真定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不宜劉掠乘弔民伐罪之意即下令禁止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

金伯頴招降叛者

金有宗室反者伯頴討之軍中獲諜者將殺之伯頴不許厚賜之遣賫書以諭反者禍福反者得書感泣以衆來歸

明太祖諭徐達

初徐達破陳友諒於九華獲其衆常遇春欲殺之達不可以之上

聞上報曰天下戰方始無多殺多殺是逆理之也而遇春已夜坑十九上命悉縱三百人歸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為大將矣上總命討張士誠又諭達曰毋擄掠毋殺戮毋發丘壠毋毀閭舍士誠能歸命必全之其毋築闤闠之外壚毋據而芻牧也後達破士誠時預與常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左公營右將士人與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兵

李文忠降潘原明

李文忠取桐廬富陽餘杭杭師潘原明使人納款公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緩師計乎使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吏民鼓舞

何不能緩耳忠引入卧内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公
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斬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

誘敵使降

劉季射書耴沛

沛人劉邦字季仁匿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名季季之衆已數十
百人令悔閉城季乃射帛書於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
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為沛公

魏張遼誘降昌豨

張遼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
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猶豫故不力戰倘可
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因說之乃
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
遣豨還

魏徐晃降韓範

曹操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操遣徐晃攻之
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操曰二袁未
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
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靡附矣操善之

晉桓宣降樊雅

樊雅聚衆在譙為塢主始參軍桓宣說下之及祖逖屯盧州
遣殷義詣平雅義意輕平平斬之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
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克復遣宣往說雅宣單馬
從二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蕩平劉石倚卿為援前殷義輕薄非
豫州意也雅即詣降

賀拔岳計獲人馬

魏賀拔岳擊敗尉遲菩薩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二
千人馬亦無遺

杜伏威降苗海潮

隋時杜伏威起兵掠江淮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
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遣人說之曰吾與君同苦隋
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可以敵隋矣君
能為主我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
懼降

李光弼誘賊將

唐史思明屯兵河清欲絕李光弼糧道光弼軍野水渡以備之既
夕還河陽使雍希顥守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
則勿與戰降則與俱來諸將莫喻其意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騎至柵
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
必矣遂降光弼任以腹心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其故光弼曰思明

常恨不得野戰聞吾在此必為必可取日越不復戒勢不敢歸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晉李存璋誘潰兵

晉周德威擊潰梁兵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
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

宋岳飛誘賊將

岳飛擊破李成將馬進於筠州飛令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
汝坐而降者八萬人

說降敵將

隨何說黥布

楚羽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從遣將將兵注高帝入彭城布又
不佐羽羽怨之漢王遣隨何說之難以枉國於楚而不能悉兵助
戰且楚殺義帝負天下不義之名漢有萬全之勢布陰許之未敢
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歸漢

岑彭誘朱鮪

岑彭與吳漢等圍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
往說之彭因曰往者得執鞭侍從常思有以報恩今帝平定燕趙
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攻雒陽將何待乎鮪以大司徒被
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罪深恐誅彭還見帝帝曰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河水在此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
彭面縛隨彭於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
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虞翻說華歆

孫策將徇豫章遣虞翻注說華歆曰孫討逆用兵如神前定劉楊
州君所親見南定會稽亦君所聞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
悔無及也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矣歆作檄迎策降策以
歆年高望重拜而禮之

呂蒙誘郝普

孫權令呂蒙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附惟零陵太
守郝普不降劉備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住陸口使魯肅屯
益陽拒關公而飛書召蒙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載南陽
鄧元之以其為郝普之舊人欲令誘普及被書召乃秘之夜召諸
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而
不知時也詭稱關公守將為權所破必無能救郝普者令元之見
普普懼而聽之元之報普尋當後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視普
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知先主在公安關公在益陽慙恨入地

吳呂岱說士徽

原缺第十七葉

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以降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及降十餘萬人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就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善其言悉賜之田宅而官盆子

漢銚期役賊自殺

漢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檀鄉賊迎之太守銚期召熊熊曰為吏黨不若為賊樂可往就之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諸葛亮討南人

漢諸葛亮討雍闓等問計於馬謖謖曰服其心而已亮納之封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乃縱使更戰七擒七縱亮猶遣獲獲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傍郡皆降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不留則有患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石勒斬祖逖叛將

晉祖逖練兵聚穀為取河北之計石勒患之為修逖祖父墓置守塚二家遣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逖收利十倍逖將叛降勒勒斬首送逖自是勒部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無侵勒民邊境以息

晉劉道規服魯宗之

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謙寇荊州魯宗之帥衆赴救或謂其情未可測道規單騎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破斬之

劉道規討留反者

桓玄之黨桓謙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意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慕容農威服眭邃等

慕容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召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眭邃近出違期不還或請討之不聽假邃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曰當今豈可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當迎道左耳時慕容垂北趣中山營宮室使農先驅邃等來迎上下如初

封德彝退突厥

突厥頡利可汗寇唐并州唐封德彝謀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唐王

從之袞邑王神符等連破突厥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其負約因說以還師修好頡利引衆退

郭元振服娑葛

西突厥烏質勒欵唐塞頡和郭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謀襲元振元振知之堅臥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迎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娑葛感義更獻牛羊馬駝

郭子儀免胄示虜

僕固懷恩反誘回紇吐番入寇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皆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遂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

長相顧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其大帥藥葛羅手讓以背恩助叛因說之曰吐番無道掠財不可勝載馬牛等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回紇酒為誓定約而還吐番聞之夜遁

唐田留安推誠服衆

田留安為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應之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內謂吏民曰吾與爾事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去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誠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卒賴其用

宋种世衡服番部奴訛

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勸勿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

倴盞喜結孟珙

元倴盞伐金攻蔡孟珙率師會之倴盞遣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為兄弟酌馬湩飲之珙與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

明沈希儀服猺人

沈希儀剿猺賊所剿多剿巢縛絕為記無妄殺於賊巢得婦女牛

畜果鄰巢者悉還之除助賊者還軍立剿猺皆讋服蓋猺服威信有調征懼罪亦往遇大雨懼失期泊溪水有溺死者論者謂廣西為將雖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為賊而希儀使猺攻賊前未有也

慰諭平亂

李崇慰安荊州巴氐

魏荊州巴氐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欲安請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綏宣詔慰諭民夷帖然

任城王元澄平亂

魏陸叡穆泰謀作亂、推宗室元順為主、順偽許之、而密以聞。帝命任城王元澄討之、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趨順、元澄遽令進發。或請召兵徐進、元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乃更迎順、以虞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逕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遂擒泰、

江陽王撫高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相率而叛、命江陽王繼討之、繼曰、高車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簡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若悔悟從役、即令赴軍、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疑、相帥出降、

唐段秀實止兵變

段秀實為郭晞都虞侯、晞軍士縱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尊公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君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尊公、郭氏功名其存幾何、晞拜謝、叱左右解甲、敢譟者死、

唐張玄稔降彭城

張玄稔圍龐勛於彭城、玄稔先諭城上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守城、須臾同為魚肉矣、於是城中開門納官軍、徐州遂平、

柳晟平軍亂

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至漢中府、兵討劉闢而還、未至城、詔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立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耶、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宋潘美諭袁彥入朝

潘美嘗官於周、及太祖受禪、陝帥袁彥兇悍、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帝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

明項忠諭降滿四黨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項忠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怠、忠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日相率降、

項忠降李鬍子黨

大旱、荊襄李鬍子乃劉千斤之黨、倡衆為亂、都御史項忠遣人持檄諭降、如不服則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殲二千耳、

兵機類纂卷二十四終

兵機類纂二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撰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用敵人

用降擊敵

吳平侯昺納降爨擊元志

魏元志侵梁迫群爨悉降梁吳平侯昺納之為屏蔽使擊元志破之

唐劉仁軌用降將拔任存城

唐孫仁師攻百濟拔之惟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皆師衆降劉仁軌使各降將將其衆取任存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不用疑也遂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存城

唐王式用降賊擊城

王式討浙東賊裘甫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率所部降式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功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方奏以官

岳飛撫降者破賊

岳飛討楊太其黨黃佐降飛表授為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欲還遣子至河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遂襲周倫砦殺之招楊欽來降飛上其功加官統制又

表授楊欽軍職禮遇甚厚遂遣歸湖中說劉詵余端等降

用俘取勝

孫策用太史慈

孫策討祖郎於陵陽討太史慈於勇里皆擒之二人故怨也策皆釋而官之尋遣慈往覘華歆所為衆謂慈必不返策曰慈秉道義重然諾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返言歆無能為策遂有東并之志

魏陸俟擒蓋吳

魏討蓋吳破之獲其二叔欲詣平城陸俟曰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刻期遣之後數日果以吳首來

魏徵散劉黑闥士衆

唐太子建成擊劉黑闥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欵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衆多亡降遂潰

唐李愬用丁士良降吳秀琳

李愬遣馬少良出邏遇吳元濟驍將丁士良戰而擒之愬釋其縛署為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脅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秀琳降愬入據其柵

宋郭進用因取功

郭進為山西巡檢侯威奈嚴肅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預知其

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諭其人曰、汝敢論吾信有膽氣、今貫汝罪、能捻殺敵兵、當即存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上從之、

宋岳飛佚俘破敵

金阿里蒲盧渾迫宋高宗於明州、岳飛攝金人於廣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

宋張浚釋諜招降

宋楊太僭號、張浚視師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歡呼而去、於是相率請降、

明徐達釋楊茂破張士誠

徐達圍平江、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為偵、達獲之、釋而厚賞佚為間、獲其彼此蠟丸密書、因盡得虛實、大破之、

明項忠誘擒滿四

固原土達滿四反、項忠督兵與賊相持、擒賊愛將楊虎貍、忠即宥其死、令立功、解金鈎束賜之、滿四竟為虎貍誘擒、

明沈希儀擒韋扶諫

四都猺韋扶諫、充猾甚、七捕不得、迷隣三厝巢、沈希儀潛兵往封扶諫、扶諫又與三厝巢賊往刦它所、乃盡俘三厝賊妻孥、以縋閉之空室、陰佚狼兵挺刃欲殺、希儀陽執遏、諸猺來援、令入室諸婦曰、非沈公為狼兵辱矣、扶諫非汝父母、何不縛以贖我、諸猺果醉縛扶諫來贖、

不殺降取勝

楚武臣下三十餘城

楚遣武臣等擊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而誅之、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不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項羽復梁地

彭越擊楚、下梁十七城、項羽聞之、自引兵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

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說羽曰、彭越彊刦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遂為楚、

魏司馬昭克壽春

司馬昭圍諸葛誕於壽春、誕殺文欽、欽子鴦諭城縋魏、軍吏請誅之、昭曰、今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乃復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為爵關內侯、城中聞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

石勒不殺末柸

王浚令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段氏末柸為勒所獲、疾陸眷

略勒請末杯衆爾殺之勒曰彼皆健國與吾無讐為王汝所使耳殺之結怨非計也賜之必深德吾不復為汝用矣遂遣還由是段氏專附勒汝勢遂衰

隋賀若弼不殺陳人

賀若弼既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釋所俘獲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

竇建德不殺隋官族屬

竇建德見高士達死引百餘騎襲陷饒陽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始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有降者聲勢日盛

以夷狄攻敵

漢班超攻龜玆

班超既立疏勒王因詔召超欲還疏勒人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玆所滅互抱馬脚不得行超乃上疏請兵曰前世議者云取三十六國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惟焉耆龜玆獨未服從宜發龜玆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玆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從之

班超計弱烏孫

班超欲攻龜玆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從之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illegible]以錦帛超即遣李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而散其兵

班超執疏勒王

班超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於疏勒王忠忠遂反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

漢張奐破匈奴

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隋煬帝令射匱攻處羅

煬帝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不至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帝令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賜射匱謂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射匱與兵襲處羅處羅東走高昌帝遣裴矩馳諭處羅入朝

王世充使突厥伐唐

突厥頡利可汗有憑陵中國之志鄭主王世充使人說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寇汾陽

唐王玄策擄天竺王

王玄策使天竺、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進至中天竺、連戰破之、俘阿羅順以歸、

唐王式討裘甫

王式討裘甫、官軍少騎卒、式籍吐蕃回鶻在管內者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拜泣讙呼、願効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用、

明沈希儀克岑猛

田州酋岑猛叛、沈希儀知歸順岑璋以女之失寵恨猛、使圖之、璋乃選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入工堯、破猛、欲出走交趾、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索之、將它因首以獻、乃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

存敵為扞蔽

魏曹操不追關公

吳呂蒙襲取漢江陵、關公自樊走還、曹仁欲追、趙儼曰、宜存之以為孫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關公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

楚王環存江陵

楚王殺遣王環等擊荊南高季興、季興大敗、請和、乃還、殺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扞蔽、殺乃悅、

趙普欲後取太原

宋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校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報軍情

覘視敵營

李孚出入敵圍

袁尚攻袁譚，留審配守鄴，曹操攻鄴，尚還救之，先使主簿李孚入城投募，詐稱都督，呵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孚知圍不可復冒，乃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旙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

魏達奚武覘高歡營

高歡侵魏，進至許原西，宇文泰徵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欲待歡更西以觀其兵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梁，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距東魏軍六十里。泰令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潛聽得其軍號，因歷營若警夜者，具知其情狀而還。

隋麥鐵杖浮覘敵

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人防之，鐵杖取賊刀，斬防者而歸。

宋韓世忠覘賊營

宋盜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遂設伏，破斬之。

通報敵息

董昭勸曹操射書圍中

關公攻樊，孫權用呂蒙計圖之，而上牋與曹操，請報關自效，乞不漏。董昭勸操露之，曰：圍中不知有救，恐生他意，且關其強梁自恃，必不速退。於是射書圍裏及關之屯中，關果猶豫不能去，蒙卒害之。

隋史萬歲浮書筒中

史萬歲踰嶺越海，攻破溪洞，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厚賜其家。

吳越司馬福水中潛行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之皆知。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明劉江號砲決平安圍

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上召劉江問策，江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為號，一砲則決圍，二砲則遶城，若不聞三次砲響，則臣戰危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氣勇自倍，臣令軍士人

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走矣果如策敗之

明沈希儀得賊情

沈希儀為右江叅將在柳州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無地可田而城兵老弱不足任希儀鼓士破之而詗者耳目遍官府儀乃令獠猺[illegible]嫠城中兒女撫之厚賞巧者使詗賊更令其妻見夫人賞簪餌[illegible]食陰厚其夫之報賊事者因每族其夫報賊情又取與猺通商[illegible]者為詗於是動靜先得所向必克

懦卒為探

唐王式使懦卒為虞候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裘甫式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乃使懦卒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令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故不必設若使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故以懦卒徒馬而少給之兵欲其不敢鬬而報得捷耳

戡定玄機卷二十六終

兵機類纂二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illegible]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料敵

料敵可克

鄭子元諜拒周師

周伐鄭王將中軍虢公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將左軍陳屬焉鄭子元請左右以拒之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為左拒右拒公將中軍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乃合攻之王卒大敗

晉人中楚王目

晉伐鄭楚救鄭晉師濟河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請塞井夷灶決營壘為戰道范文子不從郤至曰必克之苗賁皇說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從之及戰射中楚王目又佯言遠戰而故逸楚囚以恐之楚王宵遁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吳公子光曰諸[illegible]楚者皆小國畏楚故來今楚無主帥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可敗也，吾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侯之師亂，楚亦從而靡，請先者去備薄威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以待之，大敗楚師。

伯宗謀滅狄

潞子夫人，乃晉景公之姊也，酆舒殺人，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晉侯乃滅潞，殺酆舒。

燕樂毅料齊

樂毅伐齊，齊師敗，毅曰，齊王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齊可圖也，吾不遂乘之，待彼悔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潰，湣王出走，下齊七十餘城。

漢高料陳豨

陳豨反，漢高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多降之，誅豨。

漢王料魏將

魏王豹叛漢，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等果虜豹，平魏地。

漢薛公料英布

英布反，高祖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若布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地，此上策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以是料之，布必出下計，布果東擊荊，又叛楚軍，遂引兵西，帝破布於蘄西，布亡走江南，長沙人誘與走越，殺之。

光武料彭寵

漢彭寵反，光武遣鄧隆朱浮討之，寵破隆軍，浮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後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來降。

虞詡料朝歌賊

漢虞詡為朝歌長，時劇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詡始[illegible]詣河內太守馬稜，稜以其儒者，為之憂，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及到官，果設法平之。

皇甫嵩料王國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與董卓拒之，卓欲速赴，曰，知者不後時，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今陳倉雖小，城固備足，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

之城我可不煩兵衆而孔全勝將何救焉圍果圍八十餘日卒不能拔賊衆疲敝自解去嵩進擊之卓以為窮寇勿追嵩曰前我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擊之

曹操料呂布

張邈等叛迎呂布為兗州牧進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我知其無能為也遂進攻夜襲破之相守百餘日以糧盡引還

曹操料張繡

曹操擊張繡劉表救繡屯安衆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

矣及到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乃縱奇兵夾攻破之它日彧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賈詡料張繡

曹操圍張繡於穰聞袁紹圖許解圍而還繡追操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曰從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以精兵追退兵公曰必敗以敗兵攻勝兵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非操敵也操兵新還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引還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軍而戰必勝繡乃服

曹操破呂布

曹操擊呂布諸將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布其危必矣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遂擊破殺之

曹操料袁紹

袁紹欲攻許曹操曰吾知紹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紹攻白馬操擊破之後遂滅袁氏

郭嘉料袁紹劉備

劉備起兵徐州曹操欲自討之諸將皆曰今袁紹方來而棄之東

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曹師遂東田豐說紹曰宜襲其後紹辭以子疾操擊備破之

鍾繇料郭援

曹操使鍾繇圍平陽未拔而袁尚遣郭援狗河東諸將欲釋平陽去繇曰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之時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

周瑜度曹操

劉表子琮降曹操東下遺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群下失色周瑜曰彼將中國人約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

得劉表之衆亦不過七八萬耳尚懷狐疑衆數雖多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遂遣瑜等與劉備迎擊大破之於赤壁

潘濬料樊伷

劉備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水白孫權遣萬人討之治中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美唇舌而實無才畧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之

魏孫資料彭綺

吳番陽賊彭綺反自言爲魏討吳議者以爲因此伐吳必克魏主叡以問孫資資曰番陽中人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敗以此推綺未能爲權腹心之大疾吳果討綺擒之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攻圍祁山司馬懿統諸軍拒之亮聞大軍至乃自率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

司馬懿料諸軍

蜀諸葛亮出斜谷司馬懿拒之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乃壘於渭南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與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遂卒於軍

司馬懿料公孫淵

魏遣司馬懿討遼東謂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下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懿至遼東淵使其將卑衍等屯遼隧懿擊破之遂圍襄平擊斬之

司馬昭料漢

魏司馬昭欲伐漢諭衆曰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它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遣鄧艾鍾會將兵至成都後主出降

晉張華料吳

晉大舉兵伐吳未下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宜召軍還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

齊萬年料周處

晉齊萬年反圍涇陽詔以周處隸夏侯駿以討之萬年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擒耳駿等遣處以五千兵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救兵不至遂戰而沒

杜進料梁熙

呂光仕符秦爲都督擊西域恩威甚著還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勸熙守高梧谷口而奪其水或守伊吾關以拒之光聞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檄熙子亂尋殺熙據涼州聞符堅被弑光舉軍縞素自立爲涼王

石勒料趙主曜

趙主曜攻後趙金墉後趙主石勒自將救之乃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雒水其次也坐守雒陽此成擒耳勒至成皋見趙無守兵乃詭道出鞏訾之間大破趙兵於雒陽獲趙主曜

袁喬料漢

晉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曰李勢恃其險遠不修戰備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出其險道可一戰擒也胡聞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且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果滅漢

燕申胤料桓溫

晉桓溫將自兗州伐燕至枋頭燕申胤曰溫必[illegible]專國朝臣未必同心又溫值可乘之勢不出赴利欲望持久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燕遣兵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自陸道奔還

晉劉裕料南燕

劉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奈何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裕過大峴燕兵果不出而餘糧棲畝裕至臨朐破之

夏主勃勃料劉裕

劉裕伐秦勃勃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裕果東還勃勃遂定計降關中據咸陽陷長安

崔浩料劉裕

晉劉裕伐秦魏主嗣問崔浩曰劉裕克乎曰克之姚興好虛名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雜難留兵守之人情未洽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後果如其言

檀道濟料謝晦

宋謝晦反帝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可未陳而擒也帝自將討晦晦眾一時皆潰晦走爲人所執檻送建康

崔浩料討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家向寒南來寇抄今掩其不

備必坐塵駭散壯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
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魏主帥輕騎襲柔然斬俘甚衆降者
三十餘萬

崔浩料夏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遙相
招引以虛聲唱和辭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今東西列兵徑
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
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魏主從之使古弼等伐夏執夏主
殺之夏遂亡

崔浩料宋師

魏南邊諸將表宋將入寇崔浩曰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
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
之必敗無疑宋遣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至潼關魏遣安頡
護督諸軍擊之死者甚衆彥之焚舟而還

据跋英料齊兵可克

据跋英擊漢中齊蕭懿遣部將據險立五栅拒之英曰彼帥賤莫
相統一攻之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則四營皆走矣乃攻一營拔之
四營俱潰乘勝長驅

魏太子晃料敵軍

魏主襲柔然至鹿渾谷遇勅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
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晃曰塵盛者
軍士驚擾也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
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齊蕭賾料沈攸之

蕭道成弑宋自立沈攸之舉兵討之初道成子賾鎮郢州以備攸
之後荐柳世隆自代語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
不可制也若攻郢州未能猝拔則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
及攸之起兵將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
可以內藩朝廷外援夏口遂奉晉熙王燮鎮盆口後世隆誘攸之
攻郢城果潰軍走死

蕭衍料破郢兵

蕭衍起兵襄陽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不若
遣王茂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
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
憂兩城之不拔乃使茂等帥衆濟江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魯山
乏粮以城降郢城亦降

魏邢巒料白早生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梁梁遣齊苟兒
助守懸瓠邢巒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止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
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早生得梁之援必守而不走

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隨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及懸瓠等攻
懸瓠苟兒等降斬白早生

梁湘東王料侯景

侯景陷梁郢州湘東王繹以王僧辯拏眾至巴陵繹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粮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景果攻巴陵不克遁還

魏于謹料梁王

于謹伐梁主繹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何如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繹必用下策及魏軍至梁主為柵守之反者開門納魏師梁主退保全城謝答仁請守子城收兵王褒以為不可梁主出降

齊段韶料陳霸先

梁陳霸先圍齊廣陵嚴超達圍涇州段韶討宿預廣陵涇州皆告急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托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兵圍宿預自引倍道赴涇州擊達破之因趨廣陵霸先解圍走

薛道衡料陳

隋晉王廣伐陳高熲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曰克郭璞言[illegible]

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叔寶荒淫驕侈二也政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遂果滅陳

蘇威料楊玄感

隋煬帝擊高麗楊玄感起兵圍東都帝謂蘇威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玄感果敗亡而天下兵起

李淵料屈突通

李淵起兵太原隋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淵克臨汾謂王長諧等曰通精兵不少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之不為用若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足必為擒矣乃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克長安屈突通聞長安不守趣雒陽劉文靜追之眾皆降執通送長安

李世民料鄭

李世民得尉遲敬德大敗鄭兵鄭地多降移軍青城壁壘未立鄭兵二萬臨穀水拒之眾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倖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殊死戰鄭兵遂退帝縱奇兵乘之直抵城

下圍之不克故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雒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後鄭主王世充果降

唐太宗料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可汗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詔李世勣擊之上戒之曰薛延陀踰漢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吾勅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敗薛延陀

唐太宗料高延壽

唐太宗攻高麗安市城高延壽等帥兵來救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高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知能來與吾戰下策也然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延壽引兵直進至安市城諸軍並進高麗兵大潰延壽等帥衆降

突厥暾欲谷料拔悉密

唐朔方大使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突厥毗伽可汗毗伽懼暾欲谷曰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絶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也既而拔悉密果發兵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毗伽擊虜之

郭子儀料僕固懷恩

唐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懷恩逼奉天子儀出陣虜果不戰而退

譚忠料成德

唐詔吐蕃承璀討成德盧龍劉濟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譚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問忠何以知之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絶趙內實與之以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必不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而趙不備燕也遂擊趙拔饒陽束鹿

唐袁襲料取宣州

袁襲謂楊行密曰趙鍠新得宣州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瑞上元張雄俾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從之鍠大敗行密果得宣州

楚楊定貞料淮南

淮南楊渥遣劉存擊楚楚王馬殷懼軍使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知必勝殷命秦

彥暉擊存破之

吳徐溫料虔兵

吳劉信攻虔州譚全播拒守甚固攻之不下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乃授信之子英彥兵三千使朱景瑜與之俱曰汝守本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虔州皆潰執其將譚全播

梁王彥章料德勝城

梁主瑱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城瑱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大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皆持斧載冶者備鞴炭乘流而下會飲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德勝不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

趙季良料董璋

董璋始與孟知祥反後相疑璋來襲西川兵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來眾心疑懼公當自出撫之以強眾心乃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兵拒之璋敗死

晉王重胤料安重榮

安重榮反杜重威與戰不勝欲退王重胤曰兵家忌退彼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大敗之

岳飛料楊太

宋岳飛討楊太於洞庭湖飛袖小圖示張浚曰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內當俘諸酋浚許之果八日而捷書至

明徐達料張士誠

上謀討張士誠李善長以賊尚強且饒富宜少緩徐達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猪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敵之當自潰上說命討士誠果平之

徐達料河朔

徐達平河南上勞之因問平河朔計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雒擴廓自保之不暇敢離其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輩亦遁竄元都一穽中孤豚耳取之如拉朽上曰元運令衰且澌盡無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可也

徐達料李思齊

徐達定陝西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宜先慶陽而後臨洮達曰思道自守僅耳城險而兵精未易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大兵壓之不至則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降之果得其衆

韓雍料大藤

韓雍討兩廣蠻至潯州召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岩密箐人不旋踵瘴癘為毒不可深入雍曰不然我軍新至士氣十倍賊聞之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而破遂直抵大藤斬其奸細賊大驚沮大破之

王瓊料寧王

寧王反中外惴惴王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於上游何耶度已執之矣亡何守仁果執之

王守仁料宸濠

王守仁攻南昌宸濠解安慶圍而回衆謂賊悉甲來當堅壁而待援守仁曰彼誘惑其下徒以事成封爵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衆心已離我以鋭卒乘勝注擊彼將不戰自潰於是迎戰於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父子

沈希儀料岑猛

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行誅召沈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柰何希儀曰璋女失寵心恨猛可使擒之又曰猛乘上流兵下如建瓴柰何希儀曰土兵樂從富貴戀巢穴為叛者懼誅耳無遠志也又慮猛至交南希儀曰猛至交南則閉不能疑彼豈無慮乎於是遂進師果用岑璋斬猛田州乃平

胡宗憲料海賊

胡宗憲為浙江僉都海賊徐海等寇紹興往征之遇於江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麾狀賊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令土目回九霄邀前同知曲入繩襲後賊見兩軍渡河大怖走亡何賊趨台州乃喜曰寇來有三敗台守譚綸千城之將賊蹂其疆一也寇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奏捷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二也客兵精悍非當日比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三也遂分道布截四面受敵且戰且北

料敵必退

漢陳湯料烏孫

漢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成帝問陳湯曰度何時解湯曰胡兵五當漢一今稍工而當一烏孫不能勝會宗且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鄧禹料赤眉

赤眉入長安諸將勸鄧禹攻之禹曰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

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𧷤雖多寧能堅守者耶乃北至栒邑及長安粮盡赤眉轉掠而西禹入長安

魏主料孫權

吳主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曹叡曰權習水戰今敢攻陸者幾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張郃料諸葛亮

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操驛馬召張郃到京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去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滿寵料吳人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可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滿寵止曹仁守樊

滿寵佐曹仁守樊城關羽乘水勢攻之甚急或請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寵曰山水疾速豈可冀其不久關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已而曹操來救圍遂解

司馬懿料諸葛亮

司馬懿與蜀諸葛亮對壘渭南有長星墜亮壘懿知其必敗遣將掎其後亮果卒諸將遁走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八百餘人

魏主料吳兵

吳主權擊魏自率兵向新城分兵向襄陽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救之魏主叡曰然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自往攻之比至權已走矣乃御舟而東滿寵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聞叡至遂退

魏虞松料漢吳二兵

漢姜維圍魏狄道吳諸葛恪圍魏新城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若之何松曰諸葛恪悉衆守新城欲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從之維果以糧盡引還恪攻城不拔引去

陳泰料姜維

漢姜維伐魏乘勝圍狄道魏詔陳泰拒之泰曰姜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至狄道東南高山多舉大鳴鼓角姜維不意救兵猝至急攻不

克乃還陳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稅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賞曰救兵陷之城而不求益兵真大將也

秦姚萇料燕人

燕慕容冲攻秦王苻堅於長安後秦主姚萇曰燕人因其衆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及秦王堅出奔冲入長安燕人乃弒冲立段隨後弒隨而東長安空虛萇遂取之

乞伏乾歸料呂光

涼王呂光伐南秦主乞伏乾歸南秦群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延與乾歸遇戰死光自引兵還姑臧

宋尹弘料魏師

魏主侵宋進次瓜步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宋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于翼料吐谷渾

吐谷渾攻周涼鄯河三州周秦州都督遣于翼赴援于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不過抄掠耳掠而無獲勢必自委數日信至果如其言

僕固懷恩料賊

唐廣平王俶與安慶緒將李歸仁戰於長安城西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囂殺不止僕固懷恩言於俶曰賊棄城走矣請騎追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皆已遁矣

唐趙季良料官軍

唐石敬瑭討孟知祥敬瑭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宋帝料夏寇

夏主寇宋鄜延陷金明砦哲宗聞之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多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張浚料金人

金人入寇張浚拒之逾月不得入浚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截其後敵將引去浚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王進進兵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

金書生料岳飛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朱仙鎮兀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勿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岳飛果奉

詔班師

蒙古木華黎料東平

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不下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粮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乃留兵屯守東平遂北還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其民東遷金人不能守實遂入城

劉基料張士誠

劉基趨登還見上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欲擊之基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三日基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旌旗如故且嚴鼓聲莫敢發公趣之其所則空壁而署留老弱乃追躡之東陽悉獲其衆

料敵必來

漢荀攸料劉表

曹操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圍繡於穰表果救張繡

魏鄧艾料姜維

漢姜維圍魏狄道不克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運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穀若出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維果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大破之

吳陸凱料晉

吳遣丁忠如晉弔喪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陸凱曰北方新併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遂與晉絕後晉果滅吳

晉周訪料賊

周訪擊杜弢與賊陽水賊衆數倍訪陽呼軍至夜多布火以疑賊賊引退謂賊終知吾無救當掩還令宜從濮水北既渡斷橋訪已限水不得退遂歸

姚萇料苟曜

後秦苟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為內應登來攻安定後秦主姚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

魏司馬楚之料賊

魏主燾柔然伐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司馬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古弼料宋師

宋主楊文德為武都王據句崖魏古弼擊走之皮豹子軍至下辯聞之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從之宋善道盛果與文德合衆攻魏濁水戍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

蕭道成料江州兵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師衆發尋陽蕭道成曰昔上流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城句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道成遂出屯新亭以當其鋒洽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道成擊斬之

齊高帝料魏

齊主蕭道成初稱帝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謂之曰吾新得天下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魏果遣梁郡王嘉奉故宋丹陽王劉昶以代齊攻壽陽不克而還

郭威料李守貞

漢郭威圍李守貞於河下會蜀兵敗漢兵於散關威自往赴之戒白文珂劉詞曰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守貞果遣兵襲漢栅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河中兵遁走

周世宗料劉崇

周太祖殂世宗立北漢主劉崇以契丹兵擊之世宗欲自將禦之群臣皆曰劉崇必不自來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力來朕不可不往遂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

周藥元福勸兵為殿

世宗攻晉陽不克引還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

寇準料契丹

契丹入寇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鬭志宋相寇準曰是狃吾也請練師命將簡精鋭據要害以備之果至準勸駕親征而和

宗澤料金人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退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王庶料金人

宋孫亮持詔賜夏國王庶移書與之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秋高必大舉宜伏節帥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俟渡濠不逆金肅察婁室果取延安府

張浚料金

金阿里蒲盧渾侵宋明州張浚從楊沂中帥師迎戰於高橋敗之浚戒軍士曰虜敗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鋭伏弩閉門自守備

里蒲虞果復侵明州設等遣兵掩擊金人犇北

李彥仙料金人

金爲叚攻宋陝州李彥仙敗之彥仙度金必并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果舉衆來攻城

張浚料金齊

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和解因上疏極言之及齊劉豫役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帝思其言召張浚於福州

虞允文料敵

虞允文擊敗金人於采石江中允文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分海舟絕上流別遣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

金納哈買住料蒙古

納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女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不住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極生邊際囚之及蒙古侵雲中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邊人乞和不許

蒙古阿朮料宋師

阿朮取宋仙人帖成等柵宋鎖江陵城池不通往來阿朮謂諸將曰若不擒宿泗兆恐洛虧僞遂自安淮漣留掃時虛處表家暉果至大敗之

張弘範料李壇

元張弘範討李壇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李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吾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料敵不至

馬援料羌

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破參狼羌隴右清靜衛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時援與客飲大笑曰虜何敢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伏牀下後稍定郡中服之

郭嘉料劉表

曹操攻斬袁譚袁熙袁尚俱奔烏桓烏桓欲助熙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諸將曰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彼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劉表坐談客耳雖虛國遠征無憂也操遂擊烏桓破之尚熙犇遼東備說表襲許表不能

用

劉曄料孫權

魏主丕伐吴親御龍舟至廣陵吴將徐盛列舟艦於江丕問群臣曰孫權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之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既而孫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司馬懿料孫權

魏武薨文帝即位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禦寇時曹仁鎮襄陽召仁還宛司馬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欲自結之時必不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

劉裕料秦

劉裕伐南燕圍廣固燕主超乞師於秦秦主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曰若怒敵而速其救則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聞是自張大耳彼見師出殆將內懼何暇救人興遣姚強救南燕果退還

岳飛料金人

岳飛敗金師於侯兆川夜屯居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

料敵必降服

趙主曜料張茂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張茂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按兵不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中旬茂表不至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

韓琦料夏主諒祚

夏主諒祚寇宋大順城宋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等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寄遽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

一如卿料也

張浚料山砦

張浚撫師淮上令岳飛進屯襄陽飛使牛皋下鎮汝軍遣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浚曰飛指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趨之

料敵不敢戰

諸葛亮料司馬懿

亮因數出皆以粮不繼而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亮數挑戰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詔不

伐亊吡止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示威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

涼呂纂料段業

涼王呂光遣弟呂纂討段業不克太常郭黁叛召纂還師纂將還諸將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

陳吳明徹料皮景和

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來救去城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急攻拔之

楚王環料吳人

楚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趣黃州[illegible]掠而還德勳曰鄂人將邀我宜備之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料敵必詐

漢谷永識詐降

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谷永杜欽等曰今單于稱臣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而失一國假令單于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不如勿受以昭詐謀帝從之遣使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魏滿寵料吳

滿寵聞吳欲至合肥表請召兵皆集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衆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滿寵料吳人

吳主權使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勝布書請兵迎之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書報之會寵奉書入朝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

王基料鄧繇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繇等同謀歸化詣王基迎之基遣司馬昭書言繇等可疑狀且曰夷陵東西道皆險隘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既而繇等果不降

梁武帝料魏

魏中山王英攻梁馬頭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

南向兵武帝曰此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為戰守之備
英果圍鍾離梁兵敗魏師英脫身免

魏鄭義料常珍奇

宋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魏魏遣西河公石至上蔡珍奇出迎石未即入城鄭義曰珍奇意未可量宜入城據有倉庫制其腹心乃入城因置酒嬉戲鄭義曰觀珍奇色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乃止

魏酈範料沈文秀

魏慕容白曜侵宋青州宋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白曜欲遣兵救之酈範曰文秀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無朝夕之急何據求援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懼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不服已而文秀果不降

魏尉元料申纂

魏遣尉元等侵宋宋兗州申纂詐降元受而陰為之備及師至纂果閉城拒之

宋沈攸之料劉胡

沈攸之既克錢溪子勛將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若然則萬人之中應有一人還此必彼戰失利唱空殺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屢戰破之

沈攸之料魏人

沈攸之拒魏時薛安都已降魏魏遣間詐曰安都欲降求軍迎接不許來者益多攸之曰請安都子弟為質不然無空往來遂不達至

唐王晙料突厥

突厥毘伽可汗既至突厥降戶處唐河曲者多叛歸之唐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自叛去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

烏承玼料虜

唐趙含章等擊奚契丹與虜遇虜望風遁去烏承玼曰虜非畏吾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破之

唐王式料裘甫

王式討裘甫屢敗賊式急攻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擒之

柳渾等料吐蕃

唐德宗以渾瑊為盟使與吐蕃盟于平涼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夷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是夕有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

謂渾曰卿書生乃料敵如此耶

趙遂料漢

宋主侵北漢太原圍之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詐

韓琦料元昊

夏主元昊遣高延德至延州與范仲淹約和宋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

宋龐籍料剛浪唆

夏剛浪唆李文貴持書至清澗報种世衡書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龐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

宋夏隨識間諜

元昊寇保安軍爲書及錦袍銀帶使境上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隨曰此行間耳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自効

宋虞允文識金主

金主南侵宋王權之師潰於昭關已王權還以李顯忠代之敵僞詔來諭權似有宿約者虞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云權因退師已置屬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决雌雄金主得書遂歸罪趙楊州

料敵有伏

劉敬料匈奴

漢高祖討韓王信聞冒頓居代谷使劉敬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上至平城冒頓果圍帝於白登七日乃解

趙涉料吳楚

漢吳王濞等反帝命周亞夫會兵滎陽討之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雒陽果得吳伏兵

陸遜料昭烈

先主自將伐吳相拒不决乃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先主知計不得行乃引八千伏兵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擊之者以此故也

李金全料漢

南唐李金全故李守貞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曰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擊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金敗聞十餘里金全曰鼎可與之戰乎

范仲淹料夏

范仲淹城馬鋪砦城成夏人以二萬騎來戰佯北仲淹令勿追已而果有伏兵

料敵未易克

晉人料秦

秦穆公增修國政重施於民猶用孟明晉人聞之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明年復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

齊魯仲連料狄

田單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對曰昔國亡家破志在必死故以即墨復齊而有餘今身為齊相富貴已極惟恐失生之樂雖以全齊攻狄而不克也及攻狄三月不下乃思仲連之言勵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一日而克

欒書料楚

楚莊王伐鄭而許之平晉師救鄭鄭使如晉師曰楚師老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晉欒書曰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諸將不聽戰敗鄭伯如楚

秦武安君料趙

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今秦雖破長平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遂辭不行乃以王齕代陵果大敗

王翦料楚

秦王政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問王翦翦對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楚果大敗奔還王使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

馮奉世料隴西羌

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同馮奉世入議時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元城等莫對奉世曰近在境內不以時誅亡以威遠夷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羌虜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罷不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等皆謂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奉世曰天下饑饉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心而羌虜首難若以萬人屯數處必無畏心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相扇而起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也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國爭不得詔益三千分屯三處羌虜盛多皆為所破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決事天子大發兵六

萬方大破之

魏賈詡料伐吳蜀

魏主丕詔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今群臣無權備之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司馬昭料吳

司馬昭克壽春議者欲坑吳兵昭曰吳兵得還適可見中國之大度耳皆安處之昭欲乘釁伐吳王基曰吳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必修備設慮未可昭即止

陸抗料西晉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晉遣楊肇迎之陸抗勅諸軍築嚴圍內以圍闡外禦晉兵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之抗曰此城勢固糧足所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不可卒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乃圍之圍始合而晉兵至

魏傅永不追裴叔業

裴叔業侵楚王戍傅永既拒之叔業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虛實足使喪膽停此足矣

趙鼎料金兵

高宗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帝乃止及明年自江上還六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料戎師必敗

伯比知屈瑕

楚武王使莫敖屈瑕伐羅鬬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入告夫人鄧曼曼曰莫敖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追之不及莫敖遂敗死

蹇叔料秦師

秦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蹇叔謂穆公曰勞師遠襲無乃不可乎公召孟明等出師蹇叔子與師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於是余於吳收爾骨晉果敗秦師於殽

司馬懿料軍必敗

魏曹爽夏侯玄自駱谷寇漢漢遣劉欽據興勢費禕救漢中司馬懿與玄書曰今興勢至險蜀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玄具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失亡甚衆

廖化料姜維

姜維伐魏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不戢何以自存維攻魏洮陽鄧艾破之

晉陶侃料邾城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曰我所以潔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媒也弱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後庾亮使毛寶樊峻城之趙王虎果遣夔安等入寇攻沔南邾城皆陷

沈慶之料王玄謨

宋遣王玄謨侵魏沈慶之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極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不從王玄謨果遁還

宋楊業料契丹

遼耶律斜軫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將行泣謂潘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師麾下陣於谷口業麾幟進戰侁不得業報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踰谷口業戰至暮抵谷四望見無人乃力戰死之

料敵所向

萇弘知晉伐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晉果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班超料月氏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因求漢公主超遮其使遂遣副將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日決矣謝攻超不下抄又無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盡遮殺之持其使首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

曹真料諸葛亮

漢諸葛亮伐魏攻祁山敗績還漢中魏曹真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糧盡引還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止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胡遵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

鄧艾料姜維

魏鄧艾與郭淮拒姜維維退淮因擊西羌艾曰賊或復還宜分軍以備留艾屯白水北三日姜維遣廖化自白水南結營鄧艾曰姜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廖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洮城艾即潛軍洮城維果來艾先據城得以不敗

陸抗率衆赴西陵

步闡據西陵叛抗勅西陵諸軍嚴圍為內圍外禦之策圍始合而晉師兵至江陵諸將咸謂抗不宜上西陵抗曰江陵不足憂敵雖得必不能守若寇據西陵則群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晉兵至西陵抗憑圍對之晉兵攻之不克敗走

陸抗料楊肇

陸抗討步闡與晉楊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敵衆敗夜遁

李密料王世充

隋王世充擊李密相持日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曰世充糧竭求戰不得故募兵享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果至敗之

唐盛彥師料李密

唐李密反使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揚言向雒盛彥師曰密故言向雒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乃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而伏密果南出彥師擊敗之

韓遊瓌料朱泚

唐朱泚反造雲梯攻奉天渾瑊等拒之薛澄度梯之所向必城之東北隅泚兵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勢也乃引兵備東北泚果向東北擊退之

唐王式料裘甫

王式使諸軍分路討賊裘甫賊連敗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拒之賊棄舡走山欲復入剡圍之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息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遂擒之

唐趙犨料黄巢

黄巢將孟楷擊蔡州唐陳州刺史趙犨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楷果移兵擊陳犨襲擊楷擒之

晉李存審料梁兵

晉王擊契丹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梁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知有備而還

周世宗料唐軍

周世宗伐唐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世宗慮其餘衆沿淮東潰遣命趙匡胤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餘衆果東潰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四萬人

韓世忠料金人

金兀朮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人伏龍王廟金兀朮果趨廟幾獲之

岳飛料兀朮

宋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大敗金兀朮於郾城兀朮夜遁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雲與戰破之

宋魏勝料金人

金人攻宋海州魏勝迎敗之金人圍蒼山勝救之入其砦相持久之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之圍抵城下勝出戰金兵乃去

曹旻聞料元人

曹旻聞為利州都統元入寇擊走之旻聞謂陳庚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已而果至攻隘禦之元人解去

孟珙料武仙

孟珙攻金武仙破其七砦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楚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李文撒擊破之

蒙古阿朮料宋兵

宋夏貴援襄樊及秋霖雨漢水溢貴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果趨新城阿朮擊敗之

元李黼料徐壽輝

李黼守江州賊徐壽輝來攻擊卻之黼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緣水攻乃設七星樁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舟遇樁不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火箭賊多焚溺死

料築城可成

周韋孝寬料築城

周韋孝寬欲築城於險要遣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晉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不進岳卒城而還

唐楊朝晟築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役何兵對曰今發本鎮兵出其不意而城不過三旬已

畢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來爭何暇築城哉上從之
朝服分軍三路築城畢軍還吐蕃始出退之拒數日而去

料安營得失

光武料鄧隆朱浮

光武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能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破之浮不能救

光武料吳漢

漢吳漢伐蜀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劉尚於江南作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蜀果使謝豐攻漢使別將刦尚令不得相救漢兵大敗

魏文帝料漢兵

漢昭烈帝自將伐吳主孫權魏主曹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群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乎包原隰險阻而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權上捷書必至矣七日吳敗漢書到

魏董昭料渚中不可屯軍

魏師圍吳江陵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往來董昭曰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尚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何其審也

後唐周德威料梁兵

梁伐趙李存勗及周德威等救之周德威曰今賊兵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且吾恃騎兵利於平曠今壓賊壘門非用長之地也況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賊離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存勗不悟會得梁兵諜之言梁果造浮橋乃退軍鄗邑

兵機類纂卷二十七終

兵機類纂二十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瑆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備敵

築城壘禦敵

吳呂蒙勸立塢

曹操欲東兵孫權兵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入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從之操至濡須相守月餘引還

魏滿寵建城禦吳

滿寵言合淝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甚難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從之後吳主權欲圍新城以其遠水遂不敢離船

晉張方兵敗築壘

晉長沙王乂奉討河間張方敗之方衆欲夜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為成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雒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食乂攻之不利

唐郜元振置城禦虜

郜元振拜涼州都督初州境南北不過四百里虜倏忽至城下悉振乃於南境峽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無虜擾

張仁愿拒突厥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背突厥默啜西擊虜張仁愿乘虛奪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十里皆據津要多置烽堠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因減鎮兵萬人其置皆無壅門守具曰寇至當并力出戰安用守備以生退恧之

高駢築成都城

唐高駢計築成都城恐南詔入寇以驚役者乃遣僧景仙託游行入南詔說諭以公主妻之又數言欲迎還蠻中惴恐繇是訖於成功

晉李存審為鹿角寨

李存審救幽州命步卒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萬弩射之死傷塞路

唐主以計築城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范延光請唐主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路唐主遣郜崇韜築城六日馳至攻時版築僅畢崇韜拒戰唐主救之彥章退鄆州奏報始通

宋章粢謀通夏

章粢以夏人皆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

是劍州一城九砦於邊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各建砦以逼夏夏人不復振

李綱治戰守之具

金人內侵宋李綱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人而保甲廂軍不預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總制統領隊將等目肄習治戰守之具粗備

宋宗澤守城

宋宗澤守東京造戰船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大河鱗次為連珠砦議河東河北山水砦瀕河七十二里命十二縣分守之虜人三道入寇以燕山軍圍汴澤有備虜聞之斷河梁而遁

宋冉璡謀守蜀

宋余玠守四州播州冉璡及弟冉璞謁玠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合州城於此巴蜀不足守也玠密聞於朝徙之并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蜀始可守

明李文忠築五指岩

謝再興叛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於義烏擊破之會胡深自處州來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不守則衢處不支乃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築一城浙東賴之

明劉江築望海堝

劉江守遼東以望海堝可望諸島襟喉之地請築堡立烟瞭望一日瞭者言夜東南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備之大敗倭賊

明王翱經畧遼東

遼東法令久弛翱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濠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齒指麾翱益簡練卒伍賑䘏貧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孫遠軍興輒匱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邊用充足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戰因出塞大破虜

明余子俊增添營堡

余子俊巡撫延綏舊榆林未成鎮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余子俊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補伍籍之脫落及聽罪謫子孫不能安風土者選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耕蔬果菜開界居外地與屯歲得粮十餘萬始榆林為重鎮矣東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輕肆出入

明余子俊接連邊墻

余子俊鎮陝西每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勝乃謂陝西三邊延慶為內地初虜道黃河外正統初始渡河犯邊乃立界居營堡墩臺天順來始知延慶無阻掠鄉導入屯河套虜居內而吾禦外矣乃於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山崖形勢東起清水營西接花馬池二千餘里每二
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空處築墻如新月狀連比不絕以便發避射
自是寇虜益稀

明楊一清創城扞虜

楊一清為陝西巡撫時虜大賊楊一清經理邊務創城於平虜紅
古二渠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扞諸虜虜遂不敢渡河

燒棧道備敵

張良燒棧道

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說王燒棧道以備盜且
示項羽無東意

穿池備敵

宋沈虔之營內穿池

宋沔北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沈虔之命諸軍建營於山中
開門相通各營內穿池朝夕不水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
水沃大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走

障虜通道

馬燧障吐蕃通道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
居積太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為患

晉潘滔說苟晞

晉東海王越與兗州刺史苟晞善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
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自牧兗州藩衛本朝
此所謂為制禍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以晞為青州刺
史

兵機類纂卷二十九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能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長洲　袁尚繹巽甫同較

謀畫

謀劫基業

劉備取成都

孫權遣劉備欲取劉璋張袁備報曰今曹操欲觀兵吳會無故自相攻伐使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軍往夏口備遏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權召瑜還後備攻璋得益州自取成都

夏王勃勃謀取秦

夏王勃勃攻秦三城以北諸戍諸將欲定都高平勃勃曰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彼疲于奔命我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姚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不出吾計中矣乃侵嶺北諸城

蕭衍謀清天步

蕭衍起兵穎冑欲須明年衍曰舉兵藉一時驍銳之心若頓兵竭糧非計也遂發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衆議并兵圍郢分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後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荊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漢沔使郢城竟陵之粟自下江陵湘中之兵自至兵多糧足何憂兩城不拔天下事可卧取矣

因寶卷遣兵救郢州屯加湖或咎衍不并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今宜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資儲仰息以兵塹之連結數州若并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咽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以持久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乃使柔漲襲加湖加湖潰魯山郢城相繼降

贊成基業

管仲請救邢

狄人伐邢齊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齊侯帥師救邢狄還桓公城邢遂為五霸之長

姜氏遣重耳

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以姜氏妻之公子欲久留從者子犯等不可將去齊謀於桑下姜氏之蠶妾在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以滅口勸公子行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以酒醉公子載之而去公子入晉遂霸

晉文公入襄王于周

周王以難告諸侯秦師將納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晉不先入王使秦先之無以令天下遂發兵次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

王入襄王于周殺叔帶于隰王賜之河內陽樊之地

晉和戎以成霸

晉悼公復修霸業無終子嘉父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今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莫如和戎公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晉遂復霸

趙張耳等勸狗地

楚武臣畧趙地自立為趙王楚王勝因而賀之使擊秦張耳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如已滅秦必加兵于趙願王毋擊秦而狗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從之不西兵而畧燕常山上黨

樊張諫沛公

沛公入關欲留居秦宮樊噲諫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

鄧禹說劉秀

漢劉秀北狥至河北鄧禹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等動以萬數更始常才諸將庸人非安民者也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于中與定計議

漢耿純勸即位

漢諸將請蕭王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不正號位恐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之行至鄗乃即位

法正龐統勸圖劉璋

劉璋使法正迎劉備討張魯正至荊州說備襲璋龐統亦言之備欲反曹操所為不欲失信于天下肰不能奮衆議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自將數萬而西至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正統又勸襲之備以初入他國恩信未著為不可歡飲百日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至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龐統因言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上計也楊懷高沛仗兵守關數諫使遣將軍還荊將軍遣與相聞言荊有急欲還救之喜而必來執而進取其兵乃向成都中計也還退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下計也備肰其中計會曹操攻孫權權求備救備遣書璋救權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貽書勸備勿去璋聞斬松勅關市勿復得與備通備怒收懷沛斬之并其兵進據涪城

陳宮說曹操

曹操為東郡太守時黃巾賊殺兗州刺史劉岱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可資以收天

下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刺史、操撫循之、激厲將士、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䘮走、操追降其衆三十餘萬、

漢鮑信謀規河南

關東州郡起兵、推袁紹為盟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專利、將自生亂、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會黑山白繞衆畧東郡、操擊破之、紹表操為東郡太守、後領兗州刺史

逢紀謀據冀州

漢冀州牧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韓馥必駭、因遣辯士陳禍福、馥必遜讓、從之、馥乃避位讓紹、

程昱說曹操

袁紹使說曹操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能為之下乎、兗州雖殘、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共圖霸業、可成也、操乃止、

荀彧勸定兗州

曹操將張邈陳宮叛、迎呂布為兗州牧、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不可不先定、若舍而東、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未定、將軍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來戰、操擊破之、

荀彧勸迎獻帝

曹操在許、議欲迎獻帝、衆以山東未定、未可卒制、荀彧曰、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迎天子還雒陽、

曹操計還帝于許

曹操欲還帝于許、問董昭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還許、

朱治說取江東

孫堅為劉表所殺、子策年十七、有復仇之志、往見袁術、欲得父兵、術止與千人、大失望、會堅舊將朱治說策歸取江東、策于是將步騎千餘、行拔橫江、渡江轉鬬、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來、皆失魂魄、

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鹵掠、民大悅、繼而走劉繇、入曲阿、勞將士、布恩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得二萬餘人、馬千匹、威震江東、

魯肅勸保江東

孫權問計于魯肅、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之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貴重之、

魯肅勸結備

魯肅言于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諸將各有彼此、劉備與曹操有隙、宜與結盟好、以濟大事、請弔表二子、并勞軍中用事者、及

說脩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天下可定權即遣肅開據已向荊州晨
夜兼道比至南郡劉琮已降操肅遂迎脩于當陽長坂宣權旨致
殷勤之意脩甚悅

匈奴劉宣等謀立劉淵

晉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從祖
宣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使
其黨呼延攸詣鄴告淵及王浚東瀛公騰起兵討穎淵乃說穎曰
請還說五部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遣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于離石國號漢

慕容翰勸擊鮮卑

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攻陷諸縣慕容廆少子翰曰今
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以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
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以翰為前鋒
盡并二部之衆

張賓勸石勒據鄴

石勒築壘于葛陂將攻建業晉集衆以討之會大雨不止勒軍中
饑疫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宜北據之以經營河北勒乃引兵至
襄國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張賓勸據襄國

晉劉演鎮鄴保三臺以自固石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
拚拔舍之彼將自潰方今王浚劉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且擁兵
羈旅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
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據襄國

石真若留勸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謀取涼州涼王呂光遣使拜以官爵衆勸勿受石真若
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從之後梁
饑攻西平烏孤欲救之衆憚饑兵強趙振曰大王欲取嶺南五郡
此機不可失也若饑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遂進擊大破之
取五郡

夏王買德贊取長安

劉裕伐秦克而東還夏王勃勃問計于王買德買德曰青泥上雒
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
三輔施以恩德則長安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子璝向長安別將屯
青泥及潼關而自將繼後關中郡縣悉降遂據咸陽陷長安

慕容廆尊晉王

晉瑯琊王睿即晉王位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不受高詡曰晉室
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
患無辭矣廆從之遣王濟詣建康勸進

裴嶷謀擊諸部

晉元帝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裴嶷謂廆曰晉室衰微中原之亂

非明公不能拯也。諸部雖各擁兵，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庶以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南燕韓範謀取廣固

南燕慕容德居滑臺，德出討苻廣，滑臺降魏。德欲還攻之，韓範曰：今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二十萬，廣固城地形阻峻，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諸郡皆降，遂陷廣固都之。

李密勸攻滎陽

隋李密自楊玄感死，亡命歸翟讓，說讓以取天下之策，多不見從。讓客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數說讓，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鼎沸，不得耕耘，公衆雖多，食無倉廩，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渙然離散。不若先取滎陽，以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于是攻滎陽諸縣，多降之。

劉文靜謀取天下

隋劉文靜謂李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郡，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

李世民興義兵

李世民說李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遂起兵，克長安。

劉知遠說石敬塘

唐主從珂東徙石敬塘鎮天平，敬塘謀于衆。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桑維翰曰：公明宗之愛婿，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乃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遂求救于契丹，契丹冊立敬塘為晉帝。

李氏勸出宮中以勞軍

漢主劉知遠為將，素有威惠。時石晉為契丹所俘，中國無主，衆議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既而諸將勸進，遂即位，議用晉陽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創業，未有惠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厚，民無怨言。從之，中外大悅。

明劉基謀破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金陵，衆議不一，劉基不言。上入內召基，基曰：

宜先斬主謀欵及奪鍾山者爲今之計不若傾府藏開至誠以結士心且占天象後舉者勝觀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易易耳 上決策誘破友諒

明劉基啓勿奉韓林兒

高祖定江東稱吳國公而諸將在中書省議設御座稱小明王以奉韓林兒正行禮慶賀基從後踢上所坐胡牀上悟乃止基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始定大計

贊助安國

孟獻子勸衆聘楚

楚莊王圍宋魯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令楚在宋君其圖之公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于是籌于衆

范蠡不許吳王平

越伐吳屢捷圍姑蘇吳請平使者往反數四辭愈卑禮愈尊越王將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于是居軍三年吳師遂潰滅之

張良勸帝都關中

劉敬勸帝都關中左右大夫皆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臣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帝即都關中

張良招四皓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爲呂后畫計曰上所不能致者東園公等四人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請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招四人至太子入宴四人時從帝見怪問四人各言姓名遂不復易太子

馬援奏不棄金城

朝議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欲棄之援上書言其地城多完牢易可依固田土肥壤溉灌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淺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說塞外羌皆來和親

吳周瑜止遣質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則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

周瑜說勿迎曹操

曹操破劉琮引兵東下聲言八十萬江東大震張昭等勸迎之周瑜曰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士衆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擒操宜在今日權大喜之遂破操于赤壁

唐譚忠為燕魏畫計

唐魏博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成德王承宗乃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柰何幽州牙將譚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及王承宗請自新朝廷乃罷兵

唐馮涓勸王建

唐王建乘李茂貞之衰取鳳翔馮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乃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覘釁而動可以萬全建乃與茂貞修好

契丹妻止攻幽州

契丹主阿保機有猛火油可以攻城欲攻幽州其妻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王峻止郭威親征

北漢攻晉州郭威遣王峻拒之峻留陝州旬日威議親征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乃止既而北漢乏糧引歸

宋趙普諫削將權

宋太祖問趙普息兵久長之計對曰方鎮太重宜稍奪其兵權則天下自安宋主悟令高懷德等罷兵就鎮天下遂安

明于謙諍止南遷

虜報急徐珵好言天象謂必反故鄉後吉于謙哭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庫廩畢此不守安之足一動大事去矣且虜乘勝而驕實不足畏盡納之聽其處分

陳獻謀策

秦司馬錯諫伐蜀

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張儀曰不如伐韓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以令天下司馬錯曰今蜀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如伐蜀王伐蜀取之

蘇代謀令楚割地

秦誘執楚懷王齊孟嘗君伐秦蘇代曰君不如臨函谷無攻令西

周謂秦王曰、薛公之攻秦也、欲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

范睢國霸

魏范睢見秦昭襄王曰、今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韓魏中國之處、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威楚趙、則楚趙必附、而韓魏因可虜、王曰善、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怨之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于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酈生陳出武關之策

沛公滎陽出圍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走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漢與之戰、破之必矣、從之、

李左車說韓信

韓信既破趙、求得李左車、而問請攻燕代齊之策、左車曰、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欲舉倦獘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分也、若此乃將軍所短也、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日以牛酒饗士、盛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已使使東告齊、齊必望風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從之、

趙充國不擊罕开

初先零羌與罕开解仇盟詛、欲反、趙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虜謀、獘極而後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欲分兵齎三十日糧、並出張掖酒泉合擊之、朝議從是武賢策、帝以書讓充國、充國因上書陳兵利害曰、前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楊玉煎鞏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釋有罪而誅無

車起一難而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罕欲為敦煌酒泉寇宜繕馬練士以須其至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取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然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必助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施德以堅其約合精兵二萬以迫脅小種附著者衆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璽書報從其計卒滅先零

周亞夫用鄧都尉策

吳楚反周亞夫擊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策對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精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敝破吳必矣從之卒破吳楚兵

虞詡欲不棄涼州

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議者咸同虞詡聞之說太尉李脩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且關西出將其習兵壯勇寔過他州羌胡不敢遂入三輔者以涼州在後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心者為臣屬于漢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使豪桀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恐不足當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竊恐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脩曰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恐有卒然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而內以拘置防其邪計脩然從之

馬援聚米為山

漢光武欲自將征隗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馬援乃陳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皆降

諸葛亮對昭烈

昭烈訪于司馬徽三顧諸葛亮于隆中既見問以興漢除奸之策對曰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將帥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

衆以迎者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帝曰善

周瑜謀取蜀魏

周瑜見孫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心腹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法正說劉備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定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必將內有憂偪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滅操勤王中可廣拓境土下可據險持久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備善之遂取漢中

劉巴策充府安民

昭烈降劉璋入成都軍用不足帝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諫兵革之後不宜奪民所欲從之

司馬懿勸躡關雲長後

漢雲長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羽得志權必不願可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為牋與操請討羽自効遣將呂蒙西襲長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

王肅破毋丘儉之計

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問計于王肅肅曰昔關雲長[illegible]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衆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縣是淮南將士家在北者相屬來降

鄧艾策弱虜富國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每匈奴一盛為前代患自去卑誘之入侍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illegible]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御邊長計也又曰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又上言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浮華之原塞矣多納用焉

鄧艾策伐吳

鄧艾既降劉禪言于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將士疲勞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蜀兵二萬煮鹽與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會文王使監軍喻以事當須報不宜

艤行、艾不肯拘常以失事機、檻車而斬于綿竹、

司馬懿取吳之策

孟達約吳蜀謀反、事泄、斬孟達、魏主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主然之、

晉羊祜策平吳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乃見王濬可任、又小字阿童、因表用之、加龍驤將軍、令密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衆水陸俱下、荊楚之兵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疑士困、平常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便水戰、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奪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于內、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忌可必矣、帝深納之、後疾、帝以不宜數入、遣張華問其籌、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死、吳人更立令主、其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輕越也、華深贊成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舉杜預自代、卒一歲而吳平、

晉蔡謨疏不伐趙

晉陳光請伐趙攻壽陽、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河北之騎足以來赴、況停舟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乃止、

燕劉翔勸圖蜀

燕王慕容皝遣劉翔使晉、謂晉公卿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志者不能善其後矣、謝廣曰、足吾心也、

晉王彪之謀致桓溫

桓溫屢求北伐不聽、乃拜表輒行、軍于武昌、朝廷大懼、王彪之言于會稽王昱曰、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昱與溫書曰、異常之舉、衆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溫即上疏陳謝回軍、

楊統謀取呂氏

禿髮烏孤問呂氏乞伏氏段氏三者取之何先、楊統曰、乞伏本我部落、終當服從、段氏不能為患、且結好于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州乘虛迭出彼

必疲于奔命不過二年兵老民困則始成可舉而二寇亦可服矣

燕韓諱勸不擊魏

燕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破之欲追襲之韓諱曰魏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損兵免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青等罷

周韋孝寬謀伐齊

周主謀伐齊韋孝寬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版內離外叛計畫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積貯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畜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後周果滅齊

隋段文振策取高麗

隋煬帝擊高麗段文振曰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任瓌謀定關中

李淵起兵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瓌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通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後說韓城下之蕭造等降招降關內大盜孫華

徐洪客勸李密

李密據雒口倉恣民就食得勝兵三十萬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衆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宜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招之則已去矣

薛收策破竇建德

鄭主王世充急請救于竇建德建德進軍成皐東原薛收曰兩寇合縱非我之利宜分兵守雒陽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李世民乃中分麾下守東都自將東趨武牢破建德而降世充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上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睨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部皆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絶四也踈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内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宜乘取之太宗乃命李靖討平之

唐李萼說顔真卿

安祿山反顔真卿為平原太守舉兵討之清河少年李萼說之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之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為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乃辭之萼復為書說之曰清河去逆効順公不納而疑

之僕四耕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係托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與兵六千問以所為對曰聞程千里將兵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擊魏郡執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内潰相圖之變矣真卿命李擇交將兵會清河博平兵擊破魏郡軍聲大振

唐韋臯奏討吳少誠

唐吳少誠反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等為元帥統諸軍則臣請以精鋭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而又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上然之赦少誠復其官爵

唐王先成策下彭州

唐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為狀七條以白建一招安山中百姓二禁諸寨淘虜三置招安寨選謹幹者巡衛四招安之事令王宗侃專掌五集所虜百姓令父子兄弟夫婦相認六置行縣于招安寨中撫理百姓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瘞藏者宜令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建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

後唐閻寶策禦梁

李存勗伐梁不用周德威之策大敗存勗收散兵據土山梁兵陳于山西諸將以為諸軍未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今既失利不宜輒退若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王之成敗在此一戰決力取勝此其時也于是王建及李嗣昭等大呼陷陣擊破梁兵

後唐郭崇韜勸不棄鄆城

李存勗既稱帝進攻澤潞未下契丹入寇又聞梁人亦發兵諸將議棄鄆約和以河為界崇韜曰陛下用兵歲久大號已建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恐將士解體將來糧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能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

天下定矣從之濟河至鄆州破中都擒王彥章

馮道勸賞士卒

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等反郭威討之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明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繇是眾心始附始守貞以禁軍嘗受其恩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于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旂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

扈彥珂策先破李守貞

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等反郭威議攻討扈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立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從之于是諸將分道攻河中

宋夏竦經畧西夏

夏竦知永興上書言今元昊畧有河外之地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嗢厮囉四嚴備涇原環慶五四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七增置弩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賸粟十損沿邊冗兵所言甚悉

狄青不許交趾助兵

狄青征儂智高始交趾願助戰余靖具糧迎之詔賜錢為兵費許賊平厚賞青檄靖無通使假兵上奏云交趾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賊平人服其有遠畧

宋鼂昌策禦金人

金人侵宋鼂昌陳扞禦之策曰徵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俟出擊遏河濼以斷歸路彼或南下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清其營以報赤壯之

宋趙鼎策經營中原

金人侵宋宋趙鼎陳戰守之策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兵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宋吳表臣策保隙

金人入寇宋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有荊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者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沿江守帥

宋王彥恢策備禦

金人入寇宋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大江以南千里浩渺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非戰車不可上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宋張浚策莫棄淮

偽齊劉豫遣其子麟等寇宋淮西、宋張浚等屯淮西諸州、岳飛屯鄂州、朝廷命飛東下、令浚等還保江、張浚上言、若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江南其可保乎、且岳飛一動、襄陽有警、何所恃乎、願勿專制于中、從之、張浚等與賊戰、賊敗、

宋岳飛策復中原

金人立劉豫為齊帝、宋岳飛上書曰、金人立劉豫于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臣願提兵趨京雒河陽陝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至、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然後分兵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從之、

宋陳康伯備禦四策

陳康伯知金人必南侵、宋宜早為之備、因建四策、一增荊南之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悍、必不可恃、四沿江諸郡備城積糧、以固內地、帝多從之、金主果南侵、虞允文大敗之于釆石、

蒙古姚樞策屯田

蒙古取宋漢上諸郡、留戍境土、幾而壽泗降、其民盡為官軍分有、繇是降附路絕、姚樞言于皇弟、請以秋去冬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實邊、俟時大舉、皇弟乃置屯田經畧司于汴、自是民人安業、翕然歸心、

宋汪立信策守江

宋襄陽既失、汪立信上言、內郡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選兵沿江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尤要害處參倍其兵、無事徙來遊徼、有事則蘇奮勢、選親王大臣分東西二府以涖之、賈似道以為狂言、

宋文天祥策立鎮抗敵

元侵宋、文天祥言、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閫于長沙隆興番陽揚州、建都統御于其中、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廷議以為迂闊、

宋苗再成謀興復

宋太皇太后降元、文天祥入真州、苗再成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捍之、乃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灣頭揚子橋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歸路、擒帥可坐致也、天祥即遣使四出結約、

明劉基議先取諒

帝以張士誠富而弱、且豪還、宜先取之、基曰、士誠守虜耳、陳氏據上游、且名號不正、心無日忘我、不宜久蹈巢之敗、陳氏士誠袁中物、兵會友諒復攻洪都、基請移軍湖口、以是日金木相犯、主敵不勝、帝從之、方鏖戰、公急躍呼曰、難星過、請帝更舟、不移時前舟為

砲擊碎果于是日決勝平陳氏

明徐達進王覇之畧

太祖為滁陽王部帥徐達仗劍從之時年二十二奏使必効而時時以王覇之畧進 上大悦曰此國髭也詢以戰勝攻取之策對曰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缺一不勝 上予其有古將之風

明徐達贊取山東

太祖議北伐常遇春請直擣元都 上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捲河南斷其羽翼抜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麿兵收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

達曰 上之策善禡于北門七里山謂諸將曰諸將軍非不健鬭肰將重紀律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又謂達曰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

明于謙經營京師

郕王即大位虜已委謙謙泣奏曰虜得志勢必長驅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分守凡兵皆出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內安插毋令失所而亶通州倉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值積草諸廠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毋飽虜馬石亨楊洪皆材勇請赦其罪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臣總其機宜進止不効治臣以謝天下皆嘉納之卒賴以安

明于謙不從款虜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款虜而徐計討伐于謙曰前非不遣使不獲徵一信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和而肆無厭之求從則坐斃不則生變勢亦不可和為今之計當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盡死敢前以雪國耻介胄之臣退怯當誅于是將皆言戰守虜不敢挾重相恫喝矣

老卒乘風之策

王越視師延綏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欲歸一老卒前曰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遇虜入掠者還則我據上流莫非是風天贊我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其功以為千户

明楊鋭備禦濠

楊鋭守備九江安慶等郡盡獲江賊盡目畜貌曰江賊具足要所賓者豫章耳乃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為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庶可即遣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各衙門又請造戰艦習水戰于江上正德十一年與臺院家議聚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濬井土四年宸王變作卒賴鋭保皖

明俞大猷禦安南賊

俞大猷為廣東都司安南叛人入欽康為寇諸司議募陸兵俞曰

賊船海來猶當以舟破之若專倚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備也
乃多集海舟逆破之而安南函賊首以獻

明俞大猷勦倭

倭亂俞大猷為浙直鎮守乃曰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長陸戰若今樓舡高大集萬銳于其上倭舡遇之輙摧壓焦爛
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舟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且海戰之法無他
惟在知風候齊號令大舟勝小舟人衆勝人寡而已以是舟山積
歲不除之寇皆勦

明俞大猷破倭

倭寇潮州與盗吳平相犄角為廣患俞大猷鎮潮廣盗憚大猷名

競出降吳平亦詭殺倭自効遂與倭絕大猷請于督府曰縱賊以
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
以闘耳是死路也當大集兵十面五攻使無片甲得還如兵力單
薄不能必勝又使散適為勞費無已也乃將殫兵二萬破之

聚結豪傑

漢張良止封六國

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王趣刻印張良來謁王具以告良良曰
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
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英布交結豪傑

英布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
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盗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
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芮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後以為
楚將嘗冠軍封九江王

寇恂說耿況叛附劉公

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發耿況兵寇恂說太守耿況曰邯鄲拔起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叛附也況曰邯鄲
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

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乃遣恂結謀盟寵還至昌平襲擊邯
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廣阿拜恂為
偏將軍

郭嘉勸曹操勿圖劉備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或勸曹操以圖備郭嘉曰公起義兵推誠
伏信以招俊傑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
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
其兵

法正勸昭烈用人望

劉璋既降帝遷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官之凡璋所親信及擯棄

者皆處之顯任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帝以許靖嘗欲踰城出降薄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虚譽而無實今始創大業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乃禮用之

晉王導收江東士人

晉以琅琊王睿鎮建業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王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顧榮等見之相帥拜于道左導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乃躬造之循榮等皆應命江東歸心焉

任用材智

漢張良謀以韓信等破籍

項籍破漢軍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從之遂滅楚

漢張良勸割地

漢王追項王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而人未有分地不至固宜且信之立非王意不自堅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于是信越皆引兵來

鄧禹勸任寇恂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勵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武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荀彧謀遣鍾繇

曹操欲東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荀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此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操乃表鍾繇持節督關中繇移書騰遂各遣子入侍

呂蒙薦陸遜

關公攻樊呂蒙圖之偽病召還孫權問誰可任乃謂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遜至尊羽自謙羽果撤備遜得行其計

晉王導使周筵誅周續

周續聚衆作亂琅琊王睿議發兵討之王導等曰續族弟周筵忠果有謀請獨使筵足以誅續睿從之筵兼行至郡與續俱詣太守孔侃坐定筵謂侃曰府君何置賊在坐筵叱傳孜格殺之

吳越王用陸仁章

錢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蓺有智而志之至淮南兵圍蘇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還吳越兵內外合擊大破淮南兵

宗澤拔用岳飛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會金人入寇澤授飛五百騎令立功贖罪大克而還遂陞統制

趙葵拔呂文德

趙葵與兄趙范在揚州時有呂文德者魁梧勇悍嘗負薪城中葵出視道傍遺屨長尺有咫訝之遣吏訪其家文德方出獵負虎鹿各一而歸葵留之帳寢處擢軍職累官少保朝廷深倚之

明楊一清拔仇鉞

楊一清自巡撫陝西而至加少保所在建功每明于知人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于編戍而總兵漕運伍文定之首倡義旋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提制浙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有社稷之功

養民圖敵

蕭何勸漢王就國

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之蕭何曰今衆不如戰必敗願王入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後果滅項羽有天下

鄧禹就糧養士

鄧禹名震關西衆號百萬皆勸禹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輸餽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引軍北至栒邑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諸葛亮不討雍闓

益州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于吳又使郡人孟獲煽誘諸夷皆叛應闓亮以新喪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南涼紛陀勸務農備攻

禿髮烏孤始居河西謀取涼州大將紛陀曰公欲得涼州必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

宋李光贊勸回鑾

宋太祖伐遼久不拔時暑雨軍士多疾李光贊勸帝回鑾設都屯兵上黨使夏收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更是蕩平之策從之

宋張暉諫緩河東

宋太祖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張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為然

舉罪伐敵

武王設謀伐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以天命未可舍紂而歸居二年紂惡滋甚王乃遍告諸侯復謀伐紂師至牧野遇雷雨旗熊盡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曰腐草朽骨無足為問也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遂討紂紂師倒戈不戰紂敗自焚死

董公說為義帝發喪

漢王至洛陽三老董公遮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宋柳元景誅逆劭

宋太子劭弒父自立劉駿舉兵討之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潜至新亭依山為壘或勸速進元景曰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功實啓寇心劭遣將來攻身自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軍懷賞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劭衆忽奔乃開壘鼓譟乘之劭衆大潰尋伏誅

隋楊堅暴陳主罪

楊堅既用高熲因敵之計乃下詔伐陳暴陳主叔寶二十罪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遂遣于廣及楊素伐陳

收取圖書

漢蕭何收秦圖籍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相府圖籍藏之沛公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明徐達收元圖籍

徐達入通州元君走達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守宮門使宦寺護其宮人妃主市不易肆

兵機類纂卷三十

瑞屛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閱

雜類

親征取勝

寇恂勸光武自討潁川

漢光武自將征隗囂、潁川盜羣起、帝馳還、欲遣寇恂平之、恂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

魏張白澤勸擊柔然

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張白澤曰、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崩散、豈可坐而縱敵、魏主從之、柔然大敗、

斛律光勸至千秋門

高儼誘殺和士開等、屯兵千秋門、齊主緯召斛律光、帥宿衛四百人授甲、將出、光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儼必不敢動、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因執之、

李谷勸親征壽州

諸將攻南唐壽州、久不拔、李谷曰、壽州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明年親征、世宗躬擐甲冑、遣將擊唐紫荊山、大破之、

宋冠準勸親征

契丹寇宋澶州、宋冠準請帝幸澶淵、車駕次澶州南城、駐舍將止、準固請幸北城、上登樓、張黃旗、王師成列、六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

宋趙鼎等勸帝親征

偽齊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宋淮南、宋趙鼎勸帝親征、群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樂乃可免耳、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發臨安、金兀朮引退、劉麟亦遁、

和降圖欵

諸葛亮不絕孫權

孫權稱帝、遣使來告、蜀議絕之、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絕之、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可得盡西、為利亦已深矣、於是陳震使吳與權盟、

朱全忠計睦羅弘信

唐朱全忠方圖兗鄆、畏羅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于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石勒使劉琨不赦王浚

石勒圖王浚既以偽誠使不為備期以親上尊號乃纂嚴而未發張賓曰宜非畏劉琨鮮卑烏桓為患乎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將軍雖出必不敢動且不謂將軍便能遠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比其謀議出師我已還矣琨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和琨圖浚琨必喜我服而快浚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遂以大宵行遣使奉牋於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喜乃襲浚殺之

結夷狄為助

李淵結突厥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為手啟卑辭厚禮命文靜使於突厥淩突厥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淵曰兵

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

小舟運糧

唐徐溫小艇運糧

楊行密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及軍至宿州重載不能進而小艇先至

鈇籠免危

田單宗人獨免

齊田單為臨淄市掾燕人之亂單令宗人以鐵籠傅車轄及燕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遂奔即

市馬破敵

漢虞詡說市馬邀虜

漢任尚屯三輔以擊羌寇虞詡說任尚曰今虜皆馬騎以步追之勢不相及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無功莫如罷諸郡兵令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尚用其計擊羌破之

挫抑敵謀

漢寇恂斬皇甫文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漢耿弇等圍之不拔帝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

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矣

班超斬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疎懈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會吏士夜攻殺匈奴使以首示鄯善王廣廣叩頭願屬漢

漢班超救于寘亟

班超使于寘寶國欲益其兵超願但將三十六人往曰于寘國大

而遠令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既往時匈奴遣使監護其國其王廣德待超甚踈且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取以祀我廣德乃遣人就超請馬超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即斬巫首送廣德廣德大恐即殺匈奴使而降漢

謝安故改桓溫草

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等欲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遂卒

唐王忠嗣先期而至

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後果反

唐王式計屈敵謀

王式討裘甫入越州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事竟問之曰賊聚穀以誘飢民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兵為守賊至倉穀適足資賊耳

段秀實延更挫奸

唐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俾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唐段秀實不救火

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告者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令軍中行者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皆斬之

宋王旦挫抑契丹

宋真宗將封泰山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慚

宋王旦挫趙德明

西夏管內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明于謙除虜謀

虜既挾上皇又以小田兒為謀主于謙乃計誘擒二人而殺之虜失謀者計益屈而上皇得返矣

使敵不追

唐李神福使敵不追

唐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杭州擒錢鏐將顧全武而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使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不審虛實

燕慕容農破秦兵

秦石越討慕容農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越立柵自固向暮農鼓譟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大敗秦兵

後秦姚萇不令敵知

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不知所向登驚曰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登遂還

唐王式警察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裘甫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察賊不知為矣

趙匡胤擊南唐

南唐蘇王李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三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兵少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居數日唐兵出趨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

明戚景通破劉賊

劉賊起河北徽戚景通守鄒景通以七百人往道中遇賊衆以兵寡欲避景通曰彼卒遇我安知我寡陳以待擊卻之遂入鄒先鼓數十捷卒保境

明沈希儀鵬勦猺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耳目滿官府希儀詗知賊情所欲鵬勦風雨去來即親近不得關至期鳥號諸軍立集聽命則曰出其門旗頭引軍行亦不知向何所須之制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兵又左右起賊敗走已而冠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度不至者冠之而官軍必在賊驚以為神

軍亂能整

吳漢堅卧不動

吳漢擊富平獲索賊賊率五萬餘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于禁整衆而還

曹操擊張繡于淯水中流矢敗走諸軍大亂于禁獨整衆而還道

逢青州兵劫剝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壁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淯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女直勃里鉢整兵乘勝

女直屬部叛節度使勃里鉢之士未戰而懼勃里鉢陽陽如常令士卒解甲少憩有頃訓厲士卒軍勢復振身入敵陳衆從之大敗敵乘勝逐北敵死者如麻

使兵識將意

唐張巡令各教其兵

張巡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諏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計誅叛者

劉裕殺桓脩等

桓玄反自稱楚帝治建康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討之時孟昶劉道規諸葛長民等皆分屬玄將裕約為內應裕托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狥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等率壯士直入斬弘因收衆濟江推裕為盟主裕率衆軍竹里

移檄遠近玄遣吳甫之等逆戰皆斬之

宋曹瑋計殺叛卒

曹瑋為將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殺叛者投其首於境上

設計平亂

漢高擒韓信

韓信王楚有言其反者帝問計於陳平平曰古有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必郊謁因擒之一力士事耳帝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時楚將鍾離眜亡歸信或說信斬眜以獻至是持眜首來謁即縛載後車械繫以歸

漢呂后謀殺韓信

漢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豨軍敗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通謀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陸賈謀誅呂氏

漢陳平患諸呂强盛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以破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後遂誅呂氏

漢杜欽說任太守

漢夜郎王興等更舉兵相攻漢遣使和解不從杜欽說王鳳曰蠻夷不憚國威宜遣任職太守往誅其王侯尤不軌者鳳薦陳立為

牂牁太守至興國召興數責因斷頭示之皆釋兵降西夷遂平

漢杜畿散衛固兵

河東掾衛固范先等與叛將高幹通謀漢以杜畿為本郡太守畿曰河東非皆欲為亂以兵迫之無主必懼而聽於固且固未顯絕王命吾單車至郡固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郖渡范先於門下殺三十餘人畿擧動自若固遂奉之畿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承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共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固欲大發兵畿曰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等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請將掾史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援已惡

人分散、各還其家、會張熊攻東垣、高幹入濩澤、幾乃單車將數十騎赴堅壁守之吏民多舉城助職者固等與幹共攻不下、曹操至、擊固等斬之、

張遼討淂反者

曹操伐吳還、留張遼等屯合肥以斷後、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淂首謀者殺之

司馬懿以書諭孟達

蜀將孟達降魏、復有異志、事漏泄、達即將舉兵、司馬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部模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遂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衆言達與二賊交、宜觀望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甥鄧賢將衆出降、斬達、

吳丁奉誅孫綝

吳主休將討孫綝、丁奉曰、可因臘會誘陛兵以誅之至臘會、綝稱疾、休强起之、不淂已而入、奉等、自左右、縛而、斬、之、

胡烈激斬鍾會

魏鍾會有異志、悉閉群官諸曹於屋中、帳下督丘建啓會、請一魏兵為胡烈乳飲食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徧、淵遂率衆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中、相得斬會、

魏陸俟平賊

魏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俟鎮長安、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須之、復遣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諸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

齊劉坦斬鍾玄紹

齊王僧粲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叛、劉坦悉聚舟焚之

遣軍出戰、數不利、城中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劉坦聞其謀佯為不知夜理訟不閉城門玄紹明旦詣坦問其故坦留與語斬之

唐韋皐誅牛雲光

韋皐鎮隴州、會朱泚稱帝、遣蘇玉齎偽詔加皐中丞、玉與牛雲光俱往、曰、皐不受命、以兵誅之、及至、皐乃納玉受詔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輸甲兵而入皐伏甲誅之

唐馬勛擒張用誠

唐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張用誠將兵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馬勛請取震符召用誠還不受則殺之勛淂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趍走擒

之

李晟襲誅亂者

唐涇原將田希鑒殺馮河淸始附朱泚泚敗遣使詣晟李晟欲襲
之先遣腹心彭令英等戍涇州晟託巡邊詣涇州與希鑒結懽而
入道舊故結歡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
伏甲而晏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
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三十餘人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
不得無過縊殺之

唐李泌單騎伐陝將

唐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其主帥邀求旌節上以李泌爲防禦

將運使以往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欲
令泌將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
自安泌單騎馳至抱暉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及反者亦皆自安
泌視事明日乃召抱暉曰丐汝餘生自擇安處抱暉遂亡命

唐劉悟執李師道

唐李師道拒命其都將劉悟謀誅之夜引兵至城下使十人前行
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
竄匿惟牙城拒守縱火斧其門而入擒師道斬之

唐曹華平亂卒

唐沂州役卒王弁本鄆州兵也殺觀察使王遂以棣州刺史曹華
爲沂州觀察使引棣兵赴鎭討之將士迎候華皆以好言撫之衆
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於幕下令鄆人處右沂人處
左既定伏兵出圍鄆人殺之

唐李質平亂軍

唐宣武李岕作亂李質擒殺之權知軍務迎節帥韓充入鎭充
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
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

周行逢誅亂者

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用法無私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謀作
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

何負而反立撾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
而罷

唐溫造平亂軍

溫造討興元亂軍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
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
士卒密以牙兵圍斬兵殺之

宋劉子羽擒范瓊

劉子羽知池州時大將范瓊擁兵不遜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
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浚瓊及劉
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未發子羽恐瓊覺取黃紙趨前

畀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駭子羽顧左右擁至車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

宋余玠誅王夔

余玠欲誅悍將王夔患其握重兵乃與楊成謀夜召夔計事潛以楊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成徐以帥指麾曉將士衆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成稍稍以法誅同惡數人

金李伯淵誅崔立

金崔立作亂以汴京降於蒙古李伯淵等謀殺之會宋兵趨汴伯淵燒封丘門以驚動立伯淵乃來約立視火既還伯淵親送之立不疑就馬上刺殺之

明楊一清誅劉瑾

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請一智謀文臣同行召楊一清仍總制協同討賊清因說永除劉瑾永曰上傍皆彼耳目安得從一言入乎一清曰今已有閒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矣即出袖二奏與永一言乎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問公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萬一不信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上必怒瑾但須得請即行無緩時刻永如其策竟誅瑾

明沈希儀除岑金

思恩奏設流官州數反側已聞岑濬有子在鎮安益洶洶胥楊留在賓州乃辭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岑金去賓州近留若應之必為賓變賓州苞廣右之咽喉梗矣沈希儀婉語留曰是岑濬九子岑金耶往征田州固閑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後乎已而呼入容室要賂為金後官留信且出後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思恩必舉金善防之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不納沈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也引入學結之又引諸兵備盡散其衆卒縛金思恩復寧

以計平盜

漢鄭渾平鄜賊

漢鄜賊梁興寇略馮翊鄭渾為守備或請移就險阻渾曰興所隨皆脅從當約降以明恩信不宜示弱乃治城郭聚吏民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曰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令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渾討與斬之餘黨悉平

宋曹后擒賊

宋衛士顏秀等作亂越屋叩寢殿帝欲出曹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引卒入衛后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

兵至賊就擒、

宋范宗尹處羣盜

東西京等處盜賊蜂起、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曰、息之則併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可以漸制、帝乃以翟興等九人並為鎮撫使、分土處之、

晉符昭序解賊

契丹入大梁、東方羣盜起、契丹主亟遣武寧符彥卿歸鎮、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卿子昭序遣人出䜛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攻、乃去、

設計避仇

寇恂避賈復

寇恂為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恥、欲殺恂、恂知之、不與相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復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以計弭變

漢王襲韓信

韓信破趙服燕後、楚急圍漢王于成皋、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上即其臥內奪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既下齊、韓信請為假王、而封之、又損陳以東傳海地與信、使各自為戰、以破楚、楚既破、漢王襲奪齊王信軍、徙信為楚王、信之國、人告信反、王以陳平計、偽遊雲夢、縛信載後車、械繫至雒陽、赦為淮陰侯、

唐段秀實治馬璘喪

馬璘疾亟、以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馬順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

違者以軍法從事、史延幹奇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明于謙處降丁

先朝處降夷於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于謙設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之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

明沐晟分麓川宣慰司

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據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為三府二州五長官司、而歛徵其貢賦、又於路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然、

以計止叛

周賀若敦止降叛者

陳侯瑱逼湘州，周賀若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降瑱，瑱遣兵迎接，畏船馬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降者，瑱皆拒擊之。

王世充止降者

李密雖口倉無防守，又券取者隨意，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

曹翰止嘉州叛衆

曹翰在蜀，有軍校呂翰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以計止暴掠

唐廣王俶拜回紇

唐徵回紇葉護入援，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收復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遽引軍收復東京。

唐馬燧約束回紇

回紇助唐討史朝義歸國，所過抄掠，廩給稍不如意，輒殺之，馬燧典饋勞，先賂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稍有違令者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皆遵約束。

設計認賊

漢虞詡設法平賊

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詡設三科，募壯士，誘引劫掠，伏兵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張巡射退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為矢，中者喜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巡使南霽雲射之，中賊左目，子奇乃遁。

唐劉昌斬安國寧

唐吳少誠反，圍許州，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之，營田副使劉昌奇以計斬之，乃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

設計偷營

李守貞貫酒醉敵兵

李守貞反，郭威圍之，蜀兵救守貞，攻散關，威自赴之，守貞欲攻漢柵，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貫與不責其值，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

詐病圖人

呂蒙詐病圖關公

關公攻樊城、呂蒙謂孫權曰、欲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乞還江陵以治病為名、敵聞必撤備、大軍承虛襲之、南郡可下而敵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還。公采撤備、乃用白衣搖櫓之策、襲害之。

魏司馬懿殺曹爽

魏曹爽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後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使聲氣纔屬、言并州近朔、好為之備。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懿乃得殺爽、夷三族、

楊行密誅反者

楊行密妻弟朱延壽、陰與田頵謀叛、行密乃詐為目疾、謂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以授三舅。遣人召之、延壽至、執而斬之、

宋李福圖劉慶福

宋劉慶福欲圖李福、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乃偽稱病不出、慶福往之、至福寢所、福殺之、

明仇鉞擒寘鐇

仇鉞為游擊將軍、寧夏寘鐇反、以鉞為副揔兵、封賊命下、數日、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保勛等、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知諸兵已至河上列營、乃唉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遣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鉞起披甲伏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

明沈希儀擒猺賊

沈希儀在右江、賊多耳目為銅、審欲勦一巢、乃佯臥病、兩部入問疾、謝不見、明日入問、乃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能從我獵乎、即出獵、去賊一二里而營、賊始知非獵也、乃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而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栗。

設計圖人

秦執趙公子勝

魏相魏齊嘗笞范雎、折脅摺齒、雎亡入秦、秦封為應侯、秦主欲為報仇、齊走趙、秦王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主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亡走魏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平原君、

石勒圖王彌

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遺書致賀、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圖我必矣、會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賓勸勒

乘便襲之勒擊斬瑞殲大喜謂勒實親我不復疑勒請彌宴酬斬之并其衆

石勒討圖王浚

晉王浚於薊自肆謀稱尊號勒欲襲之將遣人覘其虛實參佐欲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與浚張賓曰浚方欲廢晉自立但患英雄不從耳將軍宜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為抗敵乎遂奉表於浚勸以應天順人浚大悅浚將通勒者勒斬送浚浚益信之浚報使至勒匿其精勁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懸浚所賜麈尾於壁拜之復遣使奉表期以三月中旬親上尊號浚使還具言勒弱浚益驕無備遂用計執殺之

唐王師範殺盧弘

唐王師範遣其將盧弘擊棣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遠避位弘信之不設備弘入城師範伏甲而擊之遂殺弘於座

唐王鎔殺李匡威

唐李匡威謀奪王鎔鎮州乃素服衷甲伏兵擊鎔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能抗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入府鎮軍攻殺匡威

淮南嚴可求止徐溫出鎮

淮南張顥徐溫殺其主楊渥嚴可求奉渥弟隆演稱留後顥以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出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請為公圖之乃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顥曰柰何曰止之易耳明日邀顥請溫可求嗔目責溫曰今幼嗣初立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曰苟諸公見容何敢自專顥遂不行與可求謀密結壯士斬顥報其弑君之罪

宋李全圖許國

李全竭許國坐納全拜全怒更折節為禮國大喜國遽起視事全兵怒露刃充庭悉害其家

宋李全妻楊氏誘夏全劉琸

李全被蒙古圍於青州時傳已死全兄李福全妻楊氏在楚州制置副使劉琸令夏全陳兵欲圖之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且盛飾出迎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全心動轉雜為好又反與李福謀逐劉琸夏全既逐琸將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夏全狼狽降金

明王驥誅安敬蔣貴

西虜數侵邊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王驥以兵部尚書行邊時偏將安敬驕而怯蔣貴書翼追虜將及之而資謂前無水草引還莫言狀上密敕驥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何返撓誤大事命斬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莫敢仰視驥乃畫地使各專守寇小則自戰寇大則併拒

軍勢大振

誘還亡臣

郤缺請歸士會

晉士會奔秦晉人患秦用之郤缺謀使守魏邑大夫壽餘偽叛歸秦以誘士會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請東人能與魏人言者與共往告渝使降秦使士會既濟而還

誘盜還物

唐李忠臣捉盜物

唐陜州亂軍大掠庫物會淮西李忠臣入朝過陜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以給從兵

從營避變

裴行儉移營避水

唐裴行儉討突厥抵暮下營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是夜風雨暴至前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

明李文忠移營

李文忠奉詔攻慶陽慶陽已平會虜攻大同便宜即援大同遂出雁門連勝進次白楊門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刼竟不可動

備雨潦渴

魏荀金龍妻守城

梁圍魏武興荀金龍妻劉氏乘城拒戰井在城外為梁所據會天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備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

毒酒斃賊

明胡宗憲毒海寇

胡宗憲巡按浙江海賊徐海陳東葉麻寇浙西宗憲取舟載酒若餉軍狀賊爭取飲酒有毒飲者皆死

縱烟隱身

賀若弼伐陳

賀若弼伐陳上鍾山陳遣魯廣達等出戰布陳三十里進退不相知弼以甲士八千勒陳待之廣達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烟以自隱待敵懈怠而勝之

以計得兵

王弘佐懦兵應募

唐攻福州吳越王弘佐議救之募兵久無應者乃命閣之曰閣而為兵者粮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

小失大得

孫臏使田忌多勝

孫臏見田忌與諸公子馳逐重射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臏謂忌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而以上駟與彼中駟中駟與

彼下駟忌肰之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

陳吳明徹破周梁之師

陳吳明徹與周梁之師戰於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肰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

晴蔵軍令

管仲作内政而寄軍令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又曰我欲從事於諸侯若何仲曰作内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灾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强君有此士也五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能禦也

卷三十終

兵機類纂卷三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葵聖階父校
長洲　朱正朋伯亮父閱

陣勢

積卒陣圖

積卒天之象十二星在房庚西南外圍以八内握以四各三星相統向前拒者為鳥陣向後拒者為蛇陣向左拒者為龍陣向右拒者為虎陣外圍為天陣内方為地陣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内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令于八正八正取稟于四奇也其法咸脩自然之理其陣簡而脩約而要整而固聖人作之以禦兵衆為陣之先

黄帝握奇陣

握奇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太公三才五行陣

太公翦商乃繕兵法作五行三才之制始于五方終於八向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為九區中區為中軍外區為八營制軍三萬分為五軍制為欵閱戰陣之規各有步伐五軍為正各安其所複于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為奇衆馳突擊為之三才天位乎上八

位乎中地位乎下也三停出之故又以三才為名五行三才同一陣也

周制兵農陣

兵農之制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則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偏後為殿中以奉天子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其軍制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其軍教則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福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晉荀吳崇卒陣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阸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孫武乘之陣

吳孫武所演乘之六十四陣太極居中周圍四隅河圖象也外圍二十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衆圍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配奇正相涵一分一合以為變化

鄭子元魚麗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陣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鬪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奔既而三軍萃于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敗

楚荊尸陣

楚子作荊尸以伐隨授師孑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兒廣戎以乘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兵游闕以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于陣則分為二拒調卒則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于事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行軍之翌日則輜重至

巫臣大偏小偏

巫臣教吳車戰其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

中八乘衆之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衆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衆而奇正畢具也

韓信五軍陣

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軍十餘萬先合不利而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大敗、

諸葛武侯八陣

孔明八陣之制、其跡具魚腹灘中、其理皆歷代將人口授而心會馬則河圖而分四層則洛書而分九軍則井田積卒之制而分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號曰天地風雲者取乾坤艮巽之義曰龍虎鳥蛇者取前後左右之義奇正有首步騎有分先後有節疎密有制開合有法皆因地形敵勢而行後亮卒于渭南司馬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

後秦方圓大陣

秦主登伐後秦、後秦將士每戰以劔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燕慕容恪連馬方陣

燕慕容恪擊魏、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兩軍從旁夾擊大破魏兵、

晉劉裕卻月陣

劉裕伐秦、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屯軍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乃遣丁肝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毦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圍之四面內薄、矜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樁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因得克長安、降秦主泓、

梁韋叡結車為陣

韋叡救鍾離、塹洲為城、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大眼退走、

魏高歡圓陣

魏爾朱天光攻鄴、夾洹水而軍、高歡為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遂戰敗天光、

隋趙仲卿方陣

趙仲卿與突厥戰、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敵突厥敗走、

隋周法尚方陣

隋煬帝北巡、周法尚請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

壁壘重設鉤陣若戰而捷拙奇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因拜法尚武衛將軍

隋煬帝行宮營陣

煬帝北巡行宮設六合板城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李靖六花陣

靖本諸葛孔明八陣法而為六花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生于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應于天

步定綴齊則變不亂蓋以凡物八包則方六包則圓八包則九軍六包則七軍時宜于圓故改九軍八陣為七軍之六花也至于再變而為方圓曲直銳之五行又各因地而置宜馬兵後定遊則變為十二將兵教番將又變而為十二辰奇正迭出使敵莫測真善學八陣之神者也

安守忠長蛇陣

唐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戰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

唐馬燧車營陣

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所向奏功

梁晉方圓陣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為方陣于西北又為方陣于東南鄩為圓陣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

金人騎兵陣

金初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恆勝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宋不征伐而得天下屢遭契丹內侵不能禦又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故太宗作平戎萬全陣車四千三百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四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八布為前後左右中五軍而前後左右各以二什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弼五軍而有七軍之制也中以車方布如城每乘有卒為戰偏陣中置拒馬四方置望樓各有守卒

宋吳璘疊陣

吳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持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變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候其傷則更代之遞

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薄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宋張順等船陣

張順張貴救襄陽裝舟百艘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犯重圍時元兵布舟蔽江皆避其鋒

宋張世傑船陣

帝昺在崖山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

元制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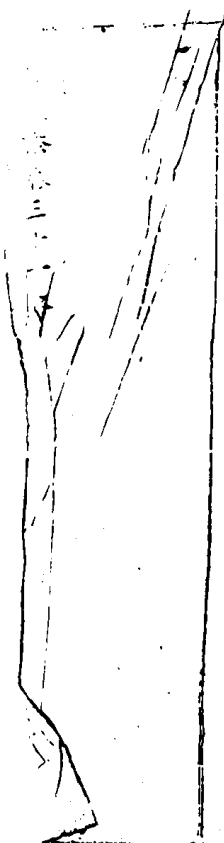
元許洞論四陣曰兵陣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以布陣之術不可昧昧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定飛鵄重霞長虹八卦四陣者各隨所便而用之耳鵄以搏擊為義霞以閑合為義長虹取彎抱敵之勢八卦取八面受敵之義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鵄當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也而善結陣者先在結人心當賞罰至欲士卒應變精熟則在日教習耳

明戚繼光鴛鴦陣

嘉靖閒倭亂戚繼光謂東南與西北不同走險不利並驅所募義烏兵三千訓習鴛鴦陣十人為隊隊設一人為長開長短兵夾輔而進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用以平倭所向奏捷歷陞少保摠兵薊門增募南兵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劄為方陣步騎中藏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出轅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變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戰吏者任轉輸有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扡擣次遮擊次追襲次停識次首功軍政畢張西虜得薊狀大恐遂謝東胡款關入貢不敢合謀入犯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郡　吳志孫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用計

不用計致敗

晉不用韓簡言

秦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視師復曰我急秦奮倍猶未也不聽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公將止之不克顧獲晉侯舍之靈臺公子縶請殺之子桑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

秦不用蹇叔言

杞子為秦戍鄭鄭使曾北門因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勿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東門之外至則鄭已有備矣孟明曰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聞之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何無禮也遂發命興戎戰於殽秦師敗孟明等為獲

晉趙括等不聽晉人言

楚伐鄭晉救之濟河莊王欲還伍參請戰晉人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不可謂無備戰不可勝趙括趙同不聽楚王欲疑晉之羣帥也乃求成於晉盟已有日而使許伯樂伯攝叔致師晉人張兩角以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既而晉趙旃夜至楚王為乘廣二十乘以逐旃旃奔厥蕩搏之得其甲裳楚復濟師以從晉上軍晉隨季曰楚師方壯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

隨少師不用季梁計

楚子伐隨隨季梁請下之如楚弗許而後戰所以怒己而怠寇也少師欲速戰季梁曰楚人尚左王必左無與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宋襄公不用子魚計

楚成王及宋襄公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智伯不用郄庇言

荀瑤帥韓魏以伐趙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沉者三版郄庇謂瑤曰韓魏必反矣夫趙亡難必及於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二子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而何瑤既告二子二子出庇入見曰主何以臣言告二子須見其視臣端而趨疾必得其情故也不悛二子果與趙約內應期日殺瑤

燕王不聽將渠

燕使栗腹伐趙攻鄗燕臣將渠泣諫不聽王自將偏軍隨之廉頗

敗其軍、遂圍燕、燕人請和、頗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而和、乃
班師、

齊王不聽保國之謀

齊即墨大夫見齊王建曰、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
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
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亡、王不聽、及秦將王賁攻齊、建遂降秦、

陳勝不用張耳等計

楚人陳勝起兵於蘄、至陳、入據之、豪傑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張
耳陳餘、乃對曰、秦為無道、而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為天下除

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自為樹黨、以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
自立為王、莊賈弒勝以降於秦、

項羽不用范增計

沛公入咸陽、守函谷關、項羽攻破之、軍於鴻門、增請急擊沛公、沛
公見羽、謝羽、羽因留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後
漢滅楚、

陳餘不用李左車

韓信張耳擊趙、趙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
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
將之頭可致麾下、餘不用、信出井陘、斬陳餘、擒趙王歇、

楚龍且不用深壁之計

韓信破齊、齊求救於楚、楚使龍且救之、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則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
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曰、我知信為人
易與耳、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
止、遂戰、被信囊沙之計而斬、

楚徐僮不用或人計

黥布反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
兵、民素畏之、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彼若敗吾一軍、則餘皆走矣、
安能相救邪、不聽、果敗、

吳王濞不用田祿伯計

漢吳王濞反、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王不
許、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如大王徐行留而下城邑、漢軍車
騎至、馳入梁楚之間、事敗矣、王亦不用、漢周亞夫將兵討之、濞亡

走越縱人誅滌

王邑等不用嚴尤計

王莽遣王尋王邑發兵會嚴尤圍漢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劉秀大破其兵殺尋

漢鄧禹不用馮異計

鄧禹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尚衆多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不從遂大戰移日軍潰異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鄧禹不從光武

鄧禹自馮愔反後威名大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召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後與鄧洪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奔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

漢蓋延不用光武計

董憲自郯圍賁休於蘭陵漢光武勅蓋延等救之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投圍入城及憲合兵圍蘭陵延等乃突出攻郯帝曰聞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耶果不能克憲拔蘭陵

公孫述不用荊邯計

漢伐蜀蜀公孫述騎都尉荊邯說述曰急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可有大利述不聽吳漢伐蜀述出戰漢將高午刺殺之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漢耿鄗不用傅燮計

韓遂圍隴西漢涼州刺史耿鄗率兵討之傅燮謂鄗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怯群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別駕反應賊殺鄗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大敗公孫述將公孫永等拔廣都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河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誘之而賊虜出兵繳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師敗矣帝急引還虜都部皆不利、遂罪使謝豊等分二十餘營併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尚、漢與戰、敗、豈圍之、遂得卻枚夜走、與尚合軍、

任尚不用班超策

班超已歸、詔以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蠻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曰、我以班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漢劉岱不用鮑信計

黃巾數萬入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不若畜力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呂布不用陳宮計

曹操擊呂布於下邳布戰敗、還保城、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操圍下邳久、布乃降、

袁紹不用張郃計

張郃為袁紹校尉、曹操與紹拒於官渡、紹遣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將軍事去矣宜急引救、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操營、不能下、果敗瓊等、紹軍潰、郃懼、歸操、

袁紹不用沮授計

曹操軍官渡、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及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軍果大敗、

袁紹不用許攸計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許攸曰、曹操兵少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必空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紹不從、紹軍潰、

袁紹不用田豐計

曹操擊破劉備、還官渡、袁紹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魏夏侯惇不用李典計

昭烈帝伐鄴曹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帝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之李典曰賊無故而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追之果入伏屢戰不利典救之帝軍散退

劉勳不用劉曄計

漢盧江大守劉勳襲上繚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孫策來虛襲我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皆迯了無所得孫策攻勳破之

劉璋不用鄭度計

劉璋遣將吳懿拒劉備鄭度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盡高壘深溝

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璋不聽懿拒備敗績降備進圍雒城

昭烈帝不用趙雲等言

漢昭烈帝伐孫權趙雲曰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帝不聽率軍東下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敵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諸軍敗績

諸葛亮不用魏延謀

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從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故不用以為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也與魏戰於街亭馬謖違節度而敗績

孫權不用殷禮謀

吳主權將伐魏太守殷禮曰陛下宜自御戎命益州軍於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犄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權不能用命朱然等攻魏魏擊卻之

司馬師不用傅嘏謀

魏欲三道攻吳尚書傅嘏曰其殆難捷惟有進軍大佃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魏軍驚擾散走死者數萬

諸葛誕不用蔣班計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攻之進圍壽春誕之糧外救不至將班焦彝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

猶有可全空坐守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奚踰城出降遂拔
壽春

諸葛瞻不用黃崇

魏鄧艾將兵逕漢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住綿竹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

耿滕不用陳恂計

晉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之廞聞徵甚懼陰有據蜀之志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

以備秦氏滕不從廞遣兵逆戰滕敗死

晉王曠不用施融計

漢主淵使楚王聰攻壺關晉河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阻眾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

趙染不用魯徽言

漢趙染寇長安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汙我馬蹄刀刃耶晨率輕騎數百逆之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

晉甘卓不用樂道融計

晉王敦舉兵反甘卓移檄討之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旋軍卓府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卓不從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

趙太子不用胡勲計

後趙王勒獲趙王曜殺之趙太子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胡勲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眾斬之遂棄上邽後趙遂取長安攻殺熙等

漢昝堅不聽諸將

晉桓溫伐漢軍至青衣漢諸將謀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軍將軍昝堅不從引兵向犍為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昝堅至犍為乃知與溫異道還至則溫軍於成都十里陷矣堅眾自潰

魏主閔不用王泰計

魏主閔圍趙主祗於襄國姚襄悅綰及石琨俱救襄國閔欲自擊之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釁擊之閔不聽悉眾與襄琨戰魏兵大敗

殷浩不用王羲之言

晉殷浩北伐無功復謀再舉王羲之遺浩言曰今已疲竭根本既無一功天下將有土崩之勢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

責躬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浩不從果敗

段龕不用段羆計

燕慕容恪擊段龕龕弟羆言於龕曰恪若濟河逼城乞降不得矣請兄固守羆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若其不捷不若早降不失為千戶侯也龕不從恪引兵濟河帥衆逆戰恪大破之隨長圍困之遂降

桓溫不用郗超策

晉桓溫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又曰天旱水絕引汶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難以通運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溫又不從燕人斷溫糧餉溫軍乏食燕擊晉兵敗之溫陸奔還

秦梁熙不用楊翰言

秦將軍呂光自龜茲還兵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必有異圖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熙不聽遣子胤拒之光破擒之執熙殺而代之

涼呂延不用耿稚計

涼呂延等伐西秦西秦主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衆潰奔成紀矣延欲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必有姦詐宜整陣而前步騎畢進俟後擊之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

秦王興不用韋宗言

秦王興以南涼禿髮傉檀多難欲取之使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言于興曰傉檀權譎過人使其子弼等襲傉檀至姑臧傉檀出奇兵擊破之

燕主超不用公孫五樓計

晉劉裕伐南燕南燕公孫五樓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簡精銳絕其糧道敕兗州之師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從晉兵入峴與燕兵戰於臨朐裕奮擊大破之

何無忌不用鄧潛之計

盧循寇長沙晉何無忌討之鄧潛之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擊之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戰死

南涼王不用屈右計

南涼王傉檀伐北涼掠五千餘戶而還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不聽俄而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

秦陳留公洸不用趙玄計

晉劉裕伐秦遣檀道濟至成臯秦陳留公洸守雒陽趙玄言於洸

曰：空偪諸戍，固守金墉，以待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洸不從，遣玄南守栢谷，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洸出降。

魏王嗣不聽崔浩言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遣使假道於魏，秦主弘亦求救於魏。魏崔浩曰：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魏王嗣不聽，遣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晉朱超石度北岸，與魏戰，魏兵奔潰。

魏宣武帝不用邢巒言

魏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宣武帝詔邢巒兵會之。巒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況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以蕭寶寅代巒。梁主詔曹景宗等救鍾離，大破魏師。

魏元天穆不用薛琡計

魏北海王顥奔梁，陳慶之將兵納之。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乃集文武議之。薛琡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聽，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進拔滎陽城。

爾朱天光不用賀拔岳計

魏主朗入居鄴，高歡自為大師。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問策於賀拔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會兵攻鄴，歡擊破之。

東魏高歡不用薛琡計

高歡侵魏，趨蒲津，使高敖曹圍恒農。薛琡曰：西人饑饉，陝州欲肌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饑死，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皆不從，自蒲津濟河。魏宇文泰迎戰於渭曲，大敗之。

齊主不用趙彥深計

陳吳明徹擊齊，出秦郡。齊遣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問計於源文宗。宗曰：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彥深曰：此策誠足制勝。齊王不從，齊軍大敗。

齊後主不用高勱計

周主伐齊，齊主問禦周之策。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齊主不能用，周遂滅齊。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圍臺城，作長圍以絕內外。張綰等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不聽，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陳後主不用任忠計

隋伐陳賀若弼據鍾山韓擒虎屯新林任忠言於陳主曰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勿與交戰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漲上江周羅睺等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隋遂滅陳

隋楊玄感不用李密計

楊玄感起兵黎陽以唐禕為懷州刺史禕逃歸河內玄感問於李密密曰天子出征遼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彌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曰更言其次密曰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攻之不克天下兵至非僕所知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雒果屢敗將西趣潼關至弘農守城者登陴詈之玄感怒欲攻之李密曰軍事貴速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還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不聽攻之不拔乃引而西追兵大至戰復不利自剄死

高士達不用竇建德計

隋楊義臣擊滅張金稱衆勝欲討高士達竇建德曰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可破也士達不從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

兵消潰

隋陰世師不用李襲譽謀

隋末羣盜起李襲譽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隋遂亡

馬元規不用呂子臧謀

唐鄧州刺史呂子臧與馬元規擊朱粲破之言於元規曰粲新敗而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則為深患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餘衆攻鄧州子臧赴敵死城陷元規亦死

李密不用賈閏甫計

李密降唐唐遣密收撫山東密出關唐主勅密還密謂賈閏甫曰敕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公既委質不若應朝命以明無二心密怒遂斬使者叛盛彥師討密斬之

夏王竇建德不用凌敬謀

唐秦王伐鄭圍雒陽竇建德救鄭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悉衆出牛口世民大破擒之

唐李孝恭不用李靖計

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銑聞唐兵至倉猝乃悉現兵出拒戰

孝恭將擊之、請曰、彼救敗之師、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以戰、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

高麗高延壽背對盧計

唐太宗征高麗、進攻安市城、高延壽救之、高麗有對盧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進攻、果大潰、

李敬業不用魏思溫計

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李敬業起兵楊州、魏思溫說敬業曰、公以

匡復為辭、宜帥大衆直指雒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敬業用薛仲璋言、將兵攻閏州、李孝逸擊殺之、

唐薛訥不用杜賓客計

薛訥與杜賓客等將兵擊契丹、賓客以盛夏士卒負甲齎糧、深入敵境、難以成功、訥不聽、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

玄宗不用哥舒翰計

唐哥舒翰討安祿山、軍於潼關、或有告賊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翰奏曰、是必羸師以誘我、且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何必務速、上遣中使促翰出關、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烏承恩不用宗偲運謀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唐諸將遣宗偲運迎信都太守烏承恩、鎮常山、承恩辭、偲運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雒、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術軍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

魚朝恩不用李光弼計

唐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鄴、史思明救慶緒、陷魏州、李光弼言於觀軍容使魚朝恩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怠、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彼必不敢輕出、得曠

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得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思明引大軍抵城下、官軍潰、

唐鮑防不用李自良計

回紇寇太原、唐李自良言於鮑防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而去、

唐田悅不用邢曹俊計

田悅擧兵圍邢洺、邢洺堅壁固守、悅召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今頓兵堅城之下、根竭卒盡自亡之道、不若置萬兵於

峰口以過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馬燧
進軍悅戰敗夜遁

唐德宗不用渾瑊計

唐朱泚反逼德宗於奉天杜希全等合兵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
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且分賊勢盧杞曰倘出乾陵恐驚陵寢上從杞策杜希全等果為
賊所邀死喪甚衆四軍皆潰

唐不用李晟計

吐蕃求和親朝議從之晟曰戎伙無信不如擊之不聽以渾瑊為
會盟使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既而吐蕃果劫盟

唐僖宗不用高駢策

黃巢陷廣州唐高駢奏請遣張璘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於循
潮二州邀遮自緫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守梧昭桂水
四州之險不許巢遂陷潭州

唐成汭不用李珽計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荊南成汭發舟師救之李珽曰武陵長沙
皆吾讎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不戰不
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楚王馬殷果遣許
德勳襲陷江陵神福逆擊汭破之汭赴水死

朱全忠不用敬翔言

梁王朱全忠遣揚師厚取襄陽江陵全忠欲乘勝擊淮南敬翔曰
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震懾此威望可惜不
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遇大雨人馬疲乏士卒逃亡渡淮而
北光州柴再用抄其後軍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

晉王不用周德威計

晉王伐梁進至胡柳坡候者言梁兵至周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
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國家係此一舉吾以深入
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且賊倍道而來未有
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
精騎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
殄也晉王不從出戰兵亂德威父子皆戰死

執政不用龍敏計

石敬瑭會契丹兵圍唐將張敬達等於晉安寨唐主問策於羣臣
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軍擊之亦
解圍之一策也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晉安遂陷

唐主從珂不用龍敏計

後唐趙德鈞等救張敬達于晉安屯團柏谷口聲問不能相通唐
主自將次懷州龍敏曰若選精騎一千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
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敬達等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亦

可衛陷唐主曰用之晚矣晉安糧竭楊光遠斬敬達降於契丹

南漢主不用蕭益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之延藝故將吳雄舉兵攻公羨南漢主劉龑欲乘亂取之以子弘操為交王救公羨蕭益曰今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弘操大敗溺死

閩楊思恭不用陳望計

唐查文徽祖全思攻閩閩楊思恭陳望拒之思恭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係此一舉思恭怒望不得已與唐戰全思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

身免

晉杜威不用李穀計

契丹敗晉恒州晉杜威李守貞與契丹夾滹沱而軍李穀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虜必遁獨威不可王清戰死威降契丹

馮延魯不聽孟堅言

南唐馮延魯攻福州吳越遣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孟堅曰浙兵求戰不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其鋒不可當不聽吳越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奔走堅戰死

南唐查文徽不聽陳誨言

吳越取福州既而福州人告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去請文徽為帥文徽往至城下吳越吳程詐遣人出迎陳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程勒兵出擊唐兵大敗執文徽

楚王馬希廣不用彭師暠計

楚馬希萼攻楚王希廣於潭州彭師暠言於希廣曰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希廣不從希萼遂陷潭州殺希廣

南唐劉彥貞不聽劉仁贍

周李穀攻壽州唐兵救之穀退保正陽唐劉彥貞聞穀退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等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李重進渡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

宋徐禧不用曲珍計

徐禧城永樂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請收兵入城禧不聽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半渡戰而敗禧為亂兵所害

宋劉延慶不聽郭藥師

劉延慶伐遼軍無紀律郭藥師曰今大軍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

宋白時中不用何灌計

金粘乜等侵宋宋以梁方平守黎陽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而北萬一方平不能支橋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旣而方平之師潰金人圍京師

宋張俊不用曲端計

金婁室取陝州時張浚爲陝州宣撫使謂曲端曰婁室以孤軍深

入吾境我合兵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畊穫彼不得畊必取粮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浚不以爲然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玠敗端退屯涇川

宋張浚不聽曲端策

宋張浚議出師撓金兵曲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我軍未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浚使劉錫率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於富平敗績

宋張浚不聽王彥言

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五路之兵迎戰王彥曰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進兵大敗

宋張浚不用劉錡計

金人圍宋濠州張浚遣楊沂中劉錡同往援之而濠南城已陷錡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於是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浚曰敵詐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浚不聽令沂中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陣未定金人伏騎分兩翼出沂中遂潰

金完顏九斤不用計

蒙古侵金至野狐嶺金完顏九斤等駐於嶺下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於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太祖聞之進兵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

金主不用徒單鎰策

金徒單鎰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稱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金主不從及昌桓撫陷於蒙古金主始悔之

金完顏綱不用徒單鎰計

金术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及蒙古兵將至完顏綱行省事於縉

山徒單鎰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
公之功也綱不從果大敗

金木虎号不用策

蒙古進兵至陝州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
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
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朮虎高琪曰臺官素
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故國勢益衰

金主守緒不用白華謀

蒙古圍金汴京汴京粮盡援絕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白
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若出京益遠軍

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行從金主
不從竟歸德諸軍皆潰

宋趙彥吶不用高稼計

蒙古闊端太子至沔州吏民議還保太安高稼言於趙彥吶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扞蜀敵必不深入若退守
內地敵長驅而進蜀事去矣彥吶竟行留稼守沔蒙古大至沔州
陷高稼死之蒙古遂入蜀

宋陳宜中不用文天祥計

元兵克獨松關宋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
世傑議以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胡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陳宜中不聽元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
太后遣使奉璽以降

明曹鼐不用郭登計

郭登守大同會　上親征朱勇等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
士曹鼐曰宜從紫荊關入鼐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
遂北狩

不用計無功

趙王不用虞卿計

秦王既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
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

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既而果然

秦王不用白起之言

白起病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起愈王欲使伐之起對曰
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攻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辭不行王以王齕代陵亦無功

馬援不從耿舒計

馬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
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粮不如進壺頭
搤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暑甚士卒

多痰以、援亦中病、吳卒於軍、

漢周慎不用孫堅計

漢涼州賊邊章韓遂走榆中、周慎追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其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漢張邈不用曹操謀

曹操與董卓戰敗、遂還酸棗、操謀曰、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溝、勿與戰、益為疑兵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不能用、酸棗食盡、眾散、

姜維不用張翼計

漢姜維伐魏、張翼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至枹罕、魏王經與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圍狄道、魏陳泰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還、

王渾等不用何惲計

晉伐吳、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不聽、而王濬自武昌順流而直指建業、吳主皓降、

庾亮不用陶回計

晉蘇峻舉兵反、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導然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蘇、取鹽米、亮方悔之、

庾亮不用伏兵計

晉蘇峻舉兵反、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大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亮始悔之、

西燕主不救魏

燕主垂擊魏王翟釗、釗求救於西燕主永、張騰曰、垂強釗弱、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擊釗、大破之、

魏太武不用崔浩計

魏太武討蓋吳、以渭北地無草穀、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詣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

魏主嗣不用崔浩計

劉裕卒、嗣欲伐之、崔浩曰、今未必能一舉兀江南、而徒有伐喪之名、宜遣吊祭、使義聲布天下、則不攻自服矣、不聽、遣奚斤等伐宋、斤欲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

守窜賊歛粗穀、則雒陽滑臺虎牢尹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圍中之物、何憂不獲、不聽、固請攻城、卒無成功、

宋文帝不用劉興祖

宋文帝謀侵魏、劉興祖上言曰、河南且饑、野無所掠、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萬麥已穫、因資為食、登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不從、攻魏碻磝、不克而還、

周武帝不用趙煚計

周主謀伐齊、將出河陽、宇文弢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恐難得志、如出汾曲、則攻之易拔、趙煚曰、河南雒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大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鮑宏曰、往日屢出雒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此為上策、周主皆不從、攻金墉、不克、夜引兵還、

唐太宗不用道宗計

唐太宗征高麗、攻安市城、高麗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師兵十九萬救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萬之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帝攻安市城、不下、師還、

唐太宗不用高延壽計

唐太宗破高麗兵於安市城下、張亮亦破高麗兵於建安、帝攻安市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曰、烏骨城主老耄、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平壤必不守矣、長孫無忌曰、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遂止攻之、不能克、乃班師、

宋高宗不用岳飛策

岳飛聞廢劉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宋高宗不用擣穴之謀

金兀朮攻宋濠州、岳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空、若長驅京雒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弊、帝不從、

史彌遠不用彭義斌計

宋李全作亂、報彭義斌於恩州、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義斌戰於河北、盱眙諸將戰於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不聽、

胡宗憲不用俞大猷

王直亡命入海、勾倭、上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俞大猷曰、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若在彼國、一逋逃大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倘誘來而殺之、則失信、何以示後、盍請諸上、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喜、詔殺之、羣倭鬨殺直、焚舟決戰、官軍大創、倭入掠於閩、

不用計無成

張卬不從劉縯計

王莽亂，劉縯等合兵誅之。諸軍議立劉玄為皇帝。縯曰：赤眉開立宗室，必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豈可宗室相攻？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舉尊號未晚。諸將曰：善。惟張卬不從，卒立玄，終無成。

袁紹不用沮授計

沮授說袁紹曰：將軍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聽。於曹操奉車駕東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

袁紹不用田豐謀

袁紹欲移天子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曹操拒之。及操擊張繡于穰，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擒。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告操者，操解穰圍而還。

袁紹不用張曹之計

曹操擊劉備，田豐說袁紹曰：曹劉兵連，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曰：惜哉，事去矣。

劉琮不用王威之謀

劉琮降曹操，劉備奔江陵，操將精兵急追之。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邀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四海。琮不納。

李密不用柴孝和策

李密攻東都，柴孝和曰：不若使翟司徒守雒口，裴柱國守回雒，公自西襲長安。既後東向以平河雒。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密曰：此誠上策。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後李淵果克長安。

元將不用伯顏計

海都犯邊，伯顏拒之。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皆憤。伯顏曰：海都懸軍入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不從，選軍擊敗之，海都果脫走。

不用計生患

吳不用子胥之言

吳伐越，敗越師於夫椒。越王請平。子胥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越王能親而務施，於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克而弗取，後必悔之。不聽，遂許平。後越滅吳。

孫權不用周瑜計

劉備詣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大事可定也。權不從。後備取漢中，即皇

帝位

張温不聽孫堅計

張温伐邊章韓遂、不利、董卓破之、章走、温遣張恢追之、不利而退、時董卓屯扶風、温召之、良久乃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時參軍事、密勸温斬卓、温不忍發、卒成後日之禍、

曹操不用高柔諫計

曹操遣鍾繇討張魯、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煽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皆反、

曹操不用司馬懿計

魏公操取漢中、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劉曄曰、今破漢中、蜀人震恐、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

魏王丕不用劉曄計

孫權遣使降魏、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從乘其釁、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後吳復與魏絕、

晉羅尚不用徐擧計

晉略陽巴氐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李流徙屯郫、流眾饑乏、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徐擧說益州刺史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擧怒出降於流、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晉荀崧不用陶侃計

杜曾等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遂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曾圍荀崧于宛、石覽救崧、曾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自效、崧許之、陶侃遺書于崧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崧不從、曾復率眾圍襄陽、

李特不用李流計

成主李雄之父李特始入蜀、招聚流民、隋蜀郡、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李流請質諸塢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不聽、官軍果煽動諸塢掩擊、表裏相應、特敗死、

宋主不用蔡興宗計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初應晉安王子勛、既而乞降、宋王命張永等將兵迎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降于魏、

後梁王詧不用尹德毅計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使稱帝於江陵、屯兵守之、防魏師、取江陵

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

頒伏武士因而襲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然後濟江殘入皇極大功可立詧不從至是闔城繫虜

又失襄陽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反引兵臨江蕭綸問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

邵陵王襲據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

不聽景遂濟江

周宇文護不聽韋孝寬策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周韋孝寬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

兵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七

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

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宇文護

不聽齊斛律光來於汾北築華國龍門二城

符堅不聽權翼

符堅將伐晉衆皆諫慕容垂獨勸之及諸軍皆敗惟垂所部獨全

堅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曰彼赤心投我若何害之不若保護

其危徐俟其釁既不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還至澠池垂請堅

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鎮之堅許之權翼勸堅

莫許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

渡至安陽會丁零翟斌作亂堅子丕以羸兵救鄴給垂令討斌又

遣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爲副密戒除垂垂因激怒其衆而反

唐德宗不用陸贄計

唐李懷光討朱泚屯便橋密與泚通謀事迹頗露時李建徽楊惠

元與懷光聯營陸贄曰建徽惠元附麗其營必不兩全宜託言

李晟兵少藉此兩軍以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使裝詔書至營即

日進路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上曰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且更

俟旬日既而懷光果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

唐令狐綯不用李湘計

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亂推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乃至淮南節度

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高郵岸峻而水

兵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八

淺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壓其後可盡

擒也綯曰聽其自過非吾事也勛遂陷宿徐等州

趙王鎔不聽石公立計

梁主疑趙王鎔貳於晉會燕王劉守光發兵侵定州遣杜廷隱等

監魏博軍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白鎔拒之鎔不

從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

克

後唐主從珂不用呂琦計

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有異志唐主曰石郎于朕至親篤一有

失何以解之呂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屢求和

以禮幣十餘萬遺之彼必承命則河東無能為矣唐主不從
於是塘鎮天平敬塘拒命求救於契丹立敬塘為晉帝

宋真宗不用寇準計

契丹入寇寇準勸駕親征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勢甚衆請駐
蹕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
悉以軍事付準準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擊敗契丹於城下契丹請和
帝將許之準欲邀其稱臣獻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以保百
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
方厭兵不聽遂和後果生心

宋真宗不用李沆計

宋西夏趙保吉有圖州方之意李沆曰保吉未必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夫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
息肩矣真宗不從保吉遂陷靈州

金主珣不從徒單鎰計

金及蒙古平金主將遷都於汴徒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
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上策也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
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遷都至南
京蒙古聞之復圖南侵

元不用劉基策

元末方谷珍反舉劉基為行省都事用事者受谷珍賂下有司招
撫基謂賊勢易與撫之長賊計用事者反羈管基於紹興而谷
珍益熾難制盜蜂起

明不用張輔計

永樂五年張輔既平交南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今幸再覩
衣冠宜有所統必設三司以撫輯兵民上如所請後宣德二年
交賊黎利偽擬遣人進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暠表乞立為陳氏後
輔曰不可此黎利之譎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失交趾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龍翼撰龍翼字羽明松江人是書取古今言兵事者自春秋左氏傳而下至於元明分爲三十二類每類中又各析子目所載明事尤詳大抵書生紙上談也第三十一卷專言陣勢然陣法未載圖式殊爲闕畧其凡例云篇中如陣法器械之類不詳圖說者慮或冗濙亦爲文飾其詞蓋是書之作本爲武闈答策之用故可畧則畧耳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一)

〔明〕黄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增補百將傳序

頃余旣梭武經梓之客謂尚併梓百將傳私恠臧丈人而下至勝國其間禍亂時有英雄代生將材尚不勝僂指數寧僅止此會須繙廿一史更撡之而客不能待仍以舊本請標目而

於我　　王樹堂
明君取李温陵江編稍進
退之間有不名爲將而其
才將其事將走亦將之總

題之曰名將傳言不止於
百也譬之以醫孫吳諸篇
岐伯黃帝之問對也將傳
扁鵲太倉公之行事也此

神聖也治病未嘗立方醫
之有方也庸工殺人之兵
刃也今夫火牛背水水事
可再試哉故名將傳不可

不讀鄭不可不著讀彼馬
服君之子可鑒夫
天啟癸亥五月五日吳郡
陳元素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旣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媿著書之大義倘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群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學古然事必有因

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窽脉又且錯落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再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

又如此即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總戎自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謹弁於首

旹

崇禎癸未仲春月古閩黃道周石齋甫題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總目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漢韓信奇兵破趙
立赤幟

明劉伯溫進天書
佐太祖
宋岳忠武敗兀
金兀朮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姜太公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以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鰲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蟠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姜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與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立爲軍師請教太公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爲本謀

斷曰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爲周祧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强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與之乃出宮中美婦

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
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
（只就淺近言之方是教婦人小試之妙）
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
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於
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
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
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

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
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
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
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道盡世兵之病）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
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北威齊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
手背後心前中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
赫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將吳王夫差日夜
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
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

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
（而已見）
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
（於此）
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
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
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
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

誘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亦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

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代君執法）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

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
不决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
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毅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
不測既賄貪饞乃許歸國嘗膽卧薪俛填肝膈二
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後請成
難援前額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
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啻如此

高心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仕不遂
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嚙臂盟曰起不為
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
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
將以與齊或譖曰起娶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
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
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
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
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
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
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
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爲
將將兵擊秦遂拔其五城按起之為將雖身貴
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

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
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
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
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楚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詠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積宜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使守魏西河秦毋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害有人去爲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戮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遂以爲將軍將兵

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至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
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
軍怵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
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爲之出戰晉師聞
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邑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爲大司馬故世
稱爲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敗其法故諸
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
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馭莫不
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
爲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鄄之間嘗與龐涓
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爲惠王將
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則巧以法刖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
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爲奇竊載
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
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
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
忌曰君弟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
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
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
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以孫臏爲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爲將威王乃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紏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

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威王復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師以救韓忌復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倂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刖足致傷然刖使廢誰知戴歸反爲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減竈誘之自奔速斃萬弩馬陵豈容逃避豎子成名是誰之愆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爲禍于趙

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
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此頗之妙）
爲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
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
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
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主（陰使則名重可知）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
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
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
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
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爲二王
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
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
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是亦老）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成之見）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

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
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
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
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
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
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

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卧不喜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也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人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

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荊荊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荊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略定荊地城邑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翦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幷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荊則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與其計已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因請項項大國雖傷其中猶殺上卒拔趙尚思閃躲兵去追奔萬全方爲將險殘

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人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致聞而心動因請于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作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眜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是

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于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

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
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
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
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
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
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
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
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

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
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
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
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而數往來燕
趙，俱以為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
合，亞卿擬[illegible]，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
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間言，騎
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質可憐。覽史三嘆，
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邊若有患
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為怯，雖
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

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
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
兵。牧曰：王如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
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
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
人，悉勒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始
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

犇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
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牧爲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
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
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此誤也）趙使人微捕得
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顔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
謹射騎習兼邊患即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
斬焉盡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
請牧出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
誘其兵深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
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
哀哉爲將難言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菴增補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便不同）秦伐
韓軍於閼與（閼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
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鬭於穴中（看得了然）將勇者勝王
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

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淺人淺狀）不（前之）
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不行出爲此行）
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敵勝陽也）秦人不意
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合）以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亦曰諾（遂合）即發萬人趨之（據山則勝也）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間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知子莫若父）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趙奢良將蓋爲此）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餓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閼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

折衝久淹不進忽爾倖攻爭諫者死許歷請北山先據故成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愼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

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輙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
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
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
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
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肉袒負荊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為刎頸之交後頗與
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
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
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嘗封頗爲信平君假相國居
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
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
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
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
者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
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復召楚聞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
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閒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
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
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
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爲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
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人不見
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
驅平齊而單將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
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走爭塗多以軸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
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即墨
即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

田單爲將軍以距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
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閒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
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
伐齊爲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卽墨
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
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教去
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
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
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
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
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
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卽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
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
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嗇燕兵破
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鵲笑及變爭門笑者
始服卽墨存齊其推單數單知新王於毅不諧巧
縱閒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奕縱火牛
如龍驁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
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强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

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
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
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
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
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
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

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
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
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
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從漢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
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
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
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
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
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
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
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
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
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
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　西漢

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詫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亟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　西漢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疾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爲韓傅浪錐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
授說合如神還軍壩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
具陳運籌决勝功莫可論封商息及從劉都尊布
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黄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
辟穀採眞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
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

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
母漂（以水擊絮曰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illegible]人也）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胯
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
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
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
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漢王拜爲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
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也）信度（[illegible]）何等已數言于王王
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
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
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illegible]）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illegible]）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敎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
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如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
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其爲人也喑噁叱
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
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
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
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原
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
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爲左丞相
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

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
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儒者也常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

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退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為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後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為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

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
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
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
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
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
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符印以麾（信服高祖詐爲漢將八將在此）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
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
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
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韓信之功皆其所致）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
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
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
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此○謂○漢○妙）
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之爲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
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實○奇○計）
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
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之叛兆在此）
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
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
使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悟得快）
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

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
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
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
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
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
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
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

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
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
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
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
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
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
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
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
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
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賜百錢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
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

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
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
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睞雖奇沛猶未許既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并遷拔趙作棄旗鼓[illegible]田囊沙要求齊王千金報恩百錢羞沮能辦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因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于上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
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然楚兵
輕不能久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
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
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

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
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
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
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
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
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
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
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
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謀計為是遷為丞相其後北主有五人降帝欲
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
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
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鎮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
門行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
其氣委梁絕饟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枕吳
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
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
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虜多
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
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故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北人
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
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爲上郡太守
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
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

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
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
我留敵人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
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
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
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
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
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以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
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
樂爲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敵
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爲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
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鴈門擊敵人
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
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
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
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漢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出
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
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
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乏絶之處見水食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
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
急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終
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産
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蠻廣未嘗不在其中
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
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獨此耳
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
青擊敵人青卜捕口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
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及就
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
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
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敵人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
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
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
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
其傍敵疑爲誘輒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

戰可侯侯則未當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剄
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
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
敵人斬首數百騎賜爵關内侯是後凡敵人犯邊
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三千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

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僅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為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慧眼乃在鉗徒後果封侯威讋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殂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命曰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實難乎以寡不敵衆為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通其忠其勇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謨恩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贖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牧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行自贖收之桑榆實青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　附見李廣傳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三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illegible]校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眾。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將見漢軍而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為漯陰侯。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敵人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窴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illegible]常微天幸。渾邪欲降，眾尚未應，去病往迎，勢為成命，欲亡斬之，諸王入境。上教學兵方略，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定，為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illegible]人大為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是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凡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為誘兵擊敵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陿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其無能為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illegible]全[illegible]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illegible]
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為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
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別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羌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謀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可奪其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
充國以為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俱危為夷敵笑又謂可奪其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為叛逆劫畧他種不若月捐罕开暗昧之過而
勿宜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迫其悔過因赦其罪
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illegible]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責充國充
國得詔以為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今置先零而先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為擾[illegible]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擇
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不便且先零
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遣
會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諸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及兵
至罕幵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幵大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幵竟不煩兵而下充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
軍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
零是時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七

恐作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
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
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
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十萬斛及
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其失
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茭稾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夷卒有不
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
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願能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
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北騎就草則郡縣積蓄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
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
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爲武備
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循河

湛湝殺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僥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
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陿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
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
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
萬人留田為必禽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罷
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罕开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
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卒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變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
开為患正朝急執緩當以非論問誰堪此無踰
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芟滅為期不貪小勳忠
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
後漸轉啟先零之死期乃先陳藎忠明主千古稱
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
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
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
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為
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
呼韓邪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困求還侍子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益强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將湯與延
壽巳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絶遠然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
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即日引軍
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
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為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為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
懸之槀街以示萬里明犯强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
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絶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齊桓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
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
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今康居國强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
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
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恆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数布臣竊痛之乃封
延壽為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書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
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数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
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
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兎
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数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
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
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
湯恰操塞馬進斬郅支有如闘下大張漢威以揚
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寡恩魏
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兎英俊奇才
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先是
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西
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
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
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

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歃盟
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
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
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
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
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奉世奉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部丞相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羌形一見諸種並起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二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爲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書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

侯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於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然將開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
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敗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
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賜爲
專擅光祿大夫耶以消筭羌反隴西衆皆息玩奉
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者廢戴豪侯曾孫玄也)豪
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
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與之因留宿
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舋并關中而方有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
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
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
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
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
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
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
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太甲窮日不出

禹匹…勸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
毋得妄動匡…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
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
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
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
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
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
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此等議論未嘗不是）
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
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
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促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
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將悄宗歆守栒邑
二人爭權相攻悄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問使人悄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悄防不（帝亦有識）
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悄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悄將其衆歸
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
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
悄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
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
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以饑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
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
雄原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群賊遣西入關河東
乃得赤眉毀殄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
震關西訖不感格悄既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
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上谷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況迎使者于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左右以使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發況兵恂說況曰王郎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結謀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武拜恂為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

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光武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為矢百餘萬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遇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旌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
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
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
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
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
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媿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
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
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
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
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
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
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

從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
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耳恂曰潁川剽輕聞
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
聞乘輿南向必懼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
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
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
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
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
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爭入稍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吏始王郎鄙不足計咸恭劉
公尊賢下士禹薦爲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
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凝賈欲報仇恂巧爲避分
解帝廷兩虎方鬥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
皇甫强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覘破其機服恂大
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
以牛酒迎光武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
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兎肩
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爲
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
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
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
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指更始）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
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爲福在此時
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計蕭
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
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
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
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爲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爲所敗死

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諸營保數萬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
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
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illegible]飯厚意
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illegible]無忘
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
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攻掠異聞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至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饑寒交淒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眉延岑三輔肆酷敕異往征勢難輒睦始敗回谿澠池終復如此勳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鞭蒙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

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俱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兵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
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
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為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
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
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口人若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未沒丈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
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
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
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
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
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
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
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魯
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殊
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
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
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
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
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次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
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張揚臧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
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
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殊
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諡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狥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
之刺竅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竊彭往說之一言
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闘述囂隴將一敝奈
何彭亡被刺而絕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九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校補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
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
等華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
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為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
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
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
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
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為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
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
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

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
圖鄧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
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戰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
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
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
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爲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
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爲縣完監一班已賜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制士卒傾召食
再伙復曰不然戰雖輕故勝而後食力門勇冊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
在腸在臟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
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
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邯鄲王郎）指此一將之功也寵以爲然因官屬皆
欲附王郎不能决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
所出適道見一人扶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
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
類儒生者齎以詣寵仰令其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
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
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
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
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即揮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
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殺之其衆恐降光武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
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裂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非有仗義止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
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
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追之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
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
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
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
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
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
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
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而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
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
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
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
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
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其在朝廷斥斥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買田宅
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斷曰

吳漢為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
兵任漢軍旅苗曾陰撓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
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督起擊之潰逆無所後
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
銜枚復伍八戰八克刺述於祖傳首長安於國有
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試騎士建旗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歆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
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敢

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
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
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弇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
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即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
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弇恐挫其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
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
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
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抗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十○年卒

斷曰

有詔弇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距旦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救乘高斬之如旦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時復聚邑遣弇營弇僞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籜擊牛臨淄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敵人騎多皆爲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虜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

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敵人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北人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昔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北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illegible]

華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巳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宮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一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狄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三部兵人纔各數千北人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北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羌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敵

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北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絶資笮糞解渴死士莫敢恭拜井清泉忽湧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咸竟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眞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慚而返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自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奔敵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覇將弛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
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覇頗識邊事數上
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
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昔勝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澌遣覇往
視覇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
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覇求救覇閉營節覇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覇乃出師前後夾敵
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遂畧盡
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
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
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
戎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
欲謀叛從蜀宮兵少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

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
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
酒勞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
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亦大可嘆）
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勝方顯智勇）（唯此爲）
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
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鄧侯後北人
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
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輸□運數百艘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以□來故謀
遂散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大□矯
馬自雒乘旗幟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雲乘亂破之
公孫述滅封之鄧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市
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
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
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
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
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為人害詔遵攻
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
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
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

乃□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
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十年遵為人廉約小心
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
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
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為軍市令不畏不輕舍兒犯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所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旋遵獨留戰指揮功成奉公愛國死愈得
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為氏援少有大志為郡督郵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敘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指隗囂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帝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邪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請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眾大潰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為

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塞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illegible]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羌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討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
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
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怫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氣非
衰器披發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眞聚米指形帝喜
進兵西羌内寇邊害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
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衆羗來和親賓客故舊
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
勳裴晃明志娶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
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
官傭書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
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
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
懈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
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敵
人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假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怖遂納子為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因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大惶恐即殺北人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為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即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師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

超帥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
以邑毀超欲令遣之內者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
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
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
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
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窴諸國兵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
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
界徼于窴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

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
恐超曉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
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
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
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
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
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
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
汝雖匈奴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
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
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犁尉奉
獻珍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
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
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
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
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
廣尉犁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逃亡遂
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
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
爲定遠侯超以自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
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小臣能無
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
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
超被召以戊已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請誨

超曰塞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徙補邊屯
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
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
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都護怨
哀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
盡道鄯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漚跳

勒辨種立忠遂兇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
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即誅戮降則准
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新破并涼（此策也）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是之（國省費天下利害全不關心庸臣誤國在此）詡聞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俾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說出利害便人策心）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前）關西出將（諺為利此論人材）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明眼高人所見自遠）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除害勝人之算處從此出）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傑相（勢所必爭）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疽食謂疽潰爛而四食其傍也）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騷動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識得利害明）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然不得不從）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騭以詡異己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為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識見高人敵）右臂吾知其無能為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設酒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計亦淺漫而妙）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從容而妙）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取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駐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通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初還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慚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障蔽園陵賴安如何可棄曾之完衣是惜小費卿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横朝歌州郡

莫制鄧欲中傷以詡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罪誘誅縱綵擒市羌寇武都增竈速至陳兵頻威强弩示利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愧家口不增殺寃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

勝之賊遂退却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
自効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
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
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
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而高可滌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
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
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延
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効復上疏
願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乃
命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
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先
是安定太守孫儁屬國都尉李翕井張稟郭閎趙熹
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illegible]數
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强弱而將有
能否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
充軍事願爲奐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
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爲帥規尚布衣早知其敗用爲功
曹羌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槩朝耳漠然不知

倚賴賊侵泰山急纔召拜方畧少施即平賊害再
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羌慕威率降滿疊奏罷不堪
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
在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illegible]安定屬國
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薁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
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輒即勒
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

拔收集兵士進將王衛招誘貞羌因據要地使南單
于不得交通東羌請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薁
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
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皆於諸羌前以酒酹地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
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
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遷爲護遼中郎將休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
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

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
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
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
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張奐爲護
匈中郎將單于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口奐但誅其首惡餘俱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
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
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有志
節常言士大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
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羌騎七千一時寇掠又聞東
羌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奐了
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羌和親敵人早潰羌
帥感恩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令心愧既遷中郎
烏屠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誦縱叛終降降則恩

慰獨宦惡深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尚辭奸賄名將
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音炯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
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
敵信之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
遷護羌校尉四年冬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

凉二州頻將湟中義從羌討之凉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頻軍使不得進羌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于頻頻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頻以千數朝廷知頻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頻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湟中頻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除

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頻爲都鄉侯西羌稱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頻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能輒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頻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北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羣羌破盡北

帝許之熲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于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近戶口

數爲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蝎于內室也臣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間熲遣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

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

潁行軍仁愛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爲裹創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潁遂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潁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斷曰

段潁都尉喜於用兵鮮卑犯塞郎率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停退還設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赴斬獲盡情并涼有羌潁請先發郭閎妬忌稽不得征坐罪下獄吏士究鳴冤之闕下始復剌升煎當與戰先輸後羸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覆帝問胡寧潁曰狼野平誅莫輕計冬計夏當盡剗平或言不可潁則力爭盡心苦戰幸而功成所以涼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介當帝將爲北地太守鉅鹿張角相聚着黃巾爲標幟所在燔燒官府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爲中郎將與朱儁共發兵討之儁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諭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敕軍士束苣乘城使從上開出開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乘勝與董卓討張角而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illegible]乘勝與[illegible]太守郭典攻張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

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
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
速進嵩不聽卓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
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
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
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
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
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
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
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
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
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遏歸師也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
非歸師也國眾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
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
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
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
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
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
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
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承旨奏嵩
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
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
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
嵩罪及卓被誅後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評曰

皇甫將軍初為郎將命討波才寡難衆抗嵩曰不
然方略為上草結賊營火攻即喪束苣乘風要時

嵩爲再討張梁。問營觀望。潛夜勒兵往擣營壘。旣
斬梁頭。發角棺。請租贍饑歉。安非亥賊因此金
卓請爲而九地九天。嵩先論量。避銳擊疲。其成實
當卓奸專恣。是權傾爾。嵩忠不聽。大禍果釀流血
叩頭寵焉。終放奸定遭殃。忠終無慝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趾賊梁龍
及攻破郡縣。朝廷拜儁爲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
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旣過州郡。按甲不

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
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
封都亭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中郎
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諸賊。悉平
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儁與徐璆
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破。有司
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
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
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
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
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
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
秦頡等欲許之。儁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
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
惟黃巾爲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
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
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
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儁因縱擊。大破
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儁錢塘侯。初平中以疾卒。

斷曰

郡賊梁龍。反共交趾。命儁往征。拜爲刺史。調兵五
千。不輕而抵。威德先揚。使其驚[illegible]。七郡齊攻。自斬
而死。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徬然對壘。有
司召還。張溫疏止。儁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

復爲亮兒戰敗欲降衆以爲苦焉獨不從謝陳庭
裏利則橫行鈍則樹已長寇綴奸最不可倚朝國
勅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有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接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因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教以陣人操聞之恐爲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可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爲火燒收去會荊州劉表死次子琮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爲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因命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遂敗曹公于赤壁操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軍資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

百將傳　卷之孔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遂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進上二表敘述其出師之由遂進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

谷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將郭淮欲擊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乃分兵屯田以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諡為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斷曰

孔明王佐　隆中龍臥　徐庶為之　茅廬三過　中原背若　荊東孫崖　巴蜀將軍　三分負荷　新野兵微　曹望將懼　幸有山林　歸以火拌　及樊攻仁　事雖妥土　勢說孫與　劉相和赤　壁火攻曹　兵大破妥　性其實以　小成大帥　位成都方　為帝貿受　托求安鞠　躬瘁惰六　出祁山自　為忠謀木　牛運糧三　軍無餓天　命莫逃秋　風作禍千　古悲哀老　臣一个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為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軍恩重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

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因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云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

築自若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是歲羽率衆
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秋大霖雨漢水泛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
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
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
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漢

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
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于臨沮

評曰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毅然不與斬將叛
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沒華夏震威曹忠
從許懿請結權為羽後患麋傅失勢正楚罪處含
謀迎權江陵失土戰退無歸坑龍附虎受害一例
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
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
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
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既
而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嚴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漢

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
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
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
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勝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
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
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
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
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間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
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爲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瞋

目誰敢戰挑嚴顏老將生獲進驅閬北言烈義釋與交張郃排漢他道相邀破郃窄狹郃遠退根于固下鞭撻如蕭伐吳被刺天夭矣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歎庵增補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悌悌係也教郎教書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
曰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
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
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
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
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
日遼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
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
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

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
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
自旦戰日中吳人氣奪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
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獲
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還屯雍丘得疾權甚憚
焉敕諸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
都

斷曰

魏圍呂孫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覷該
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營
不遑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及安坐反者自知有
罪前定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開教
教意頗微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
肥爲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初爲袁紹將紹與魏武相
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
急擊之郃說紹曰魏武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

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
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
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
圖慙乃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
魏武得郃甚喜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
山遣將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
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魏武遣
郃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

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興議敗恐見嫉轉加譖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動指郃料無穀久矣去郃及救兵到果嚚徒勢誰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闢郭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而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謀也願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來攻晃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破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言當攻圍頭而密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陷與俱入圍頭破之魏武深讚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堠先為不可勝然後

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為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既不妄受降招降信義是堅超遂及時蒲坂一障守既不知敗則自然渡而擊之一時掃蕩羽屯圍頭四家倚杖晃破四家圍頭引向為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鄴尚于黎陽使

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魏武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葉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典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

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從詣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鄴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尚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爲强典窺懈怠亟剿殺傷既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鄴惇典守備忽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被劫始悟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散住招張徙詣魏郡彼此安康遼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爲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爲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爲滅吳計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于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皆

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
食有備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
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
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
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
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

心不可義覊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
寇漢高有平城之圍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
重則北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
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
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速出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
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
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
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

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
以爲之縣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
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
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
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
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赴涪則會
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
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
還綿竹列陣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
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
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
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擄掠
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

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
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
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
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
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
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
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
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

馬懿監軍衛瓘喻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
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
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衆歸命宜早鎮定若待
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
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
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諸書檻車征艾艾本
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綿
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曰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書田
穀破吳用之因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
皆施脩淮拒蜀揣度姜維當渡不渡襲洮無疑忽
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
腹心所依捹死涉險捨命乘危要穩死戰方得濟
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夷算人
妙矣苦不自知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
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魯因言
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
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
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言竟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
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
禁等爲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

弱矣孫權劉備外親内踈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
諭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
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為新城
太守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惡其反覆
故泄其謀遣閒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
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
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
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十三

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促定之乃分軍以
拒吳蜀援兵自帥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
達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
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
天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將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
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郿以為後鎮懿曰若前軍獨能
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
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所擒也遂進　踰隴亮聞大軍且
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懿諸將皆懼（芟割去麥也）懿

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
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眾
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
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
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
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
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
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十四

原有長星墜亮壘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僑軍遠
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
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
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仗節立
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仗節而來
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眾
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敵豈千里而請戰
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

懿者懿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旣而懿行其
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
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
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臓而可
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
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歩俱進
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
至懿懿問其寢居飲食對曰王四升問其政事對曰

二十罰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
懿曰於君奚彼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
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
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棄非其所及也今吾孤軍
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遼水以守之此中下計也
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
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將阻
遼隧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
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
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
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兵法
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
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則
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
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
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

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
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
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
支一年安可不速今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
月是以不計死傷而與糧競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
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
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若
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

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
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驁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
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
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
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
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
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鋭募先登
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
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
尊宣王

斷曰

司馬魏人從討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上言雖不
從大志已觀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詰孫因而
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孟驚神武諸
葛出祁以懿禦侮利則忽遁鈍則守而巾幗相加
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苦五丈秋風更悲無
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遂觀魚遊釜計日
攻盧破之若取後晉帝基皆懿遺祐

三國炎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
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
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
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
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群下問計咸曰曹公
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詞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
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
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于且捨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況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兵家所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

日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爲曹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於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

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剋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爲流矢中左脇瘡甚引還仁聞瑜卧不起勒兵就陣瑜强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瑜可謂明哲）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

裝而道于巴丘病卒（天也）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爲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下橫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有何難克權喜爲然斫案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晝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備迎勒慮備蛟龍入雖天測憑吊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為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并之蒙因賖貰為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三　三國吳

親梟就首將士乘勢攻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勢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虞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濡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強弩萬張于其上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三　三國吳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逢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朱光為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

民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荊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即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畧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爲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

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于道子泰以旦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移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構宜建蜀

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爲漢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爲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蒙到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

藥饑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鬬心
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朱然潘璋
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尋卒年四十二
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
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笑曰君欲爲祁
奚耶因用之甘寧麤暴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
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魯肅初與孤

接語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水陸齊下諸
將皆請迎肅獨持爲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
之此三快也後雖勸孤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
損其二長孤常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
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
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居擊賊虎穴富貴可圖黄祖之
破陳就先誅龔肅叅義奪軍則幸設柴險道獲馬
不逆魯肅問計爲畫良謨肅驚才畧一至此乎勞
將子弟任用莫疑次水立塢以備不虞曹敘若熟
孫地必居薦寧戰走蒙方守廬七陵賊起蒙即擒
除初畏曹勢與劉相狀肅死蒙繼并蜀欲鋤先剪
三郡誅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擣其虛荆州雖得時
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
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譟而
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詣建康遜
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境而矜其驍陵轢于人但務
北進未嫌于我今聞有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
之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
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

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拜遜為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遺書於羽
曰前小舉大克利在同盟遜承光慕思稟良
規將軍之勳足以長世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
之略蔑以尚茲然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
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
幸鄰德威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
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因具陳其

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為前部即克公
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
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為圍習
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
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門限
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荊州可憂今日爭之臣觀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臨歡愉勿以為念諸
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持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虜
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
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

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蹙之土崩
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
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
桓別討備為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
解及至備潰桓因謂遜曰前實相怨不今日乃知調
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或是孫策時舊將或是

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乃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强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賫表奉報

還遇敵邏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慼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拜勢以趨船敵素憚遜不敢干初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輙以密呈表開示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惶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恐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猷薦遜

無名遜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挑戰遜覘伏形已而伏去空營驚相詐隊久後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將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底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諸軍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

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
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
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
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
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
沒江陵所捐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
甚可憂患吾寧下棄江陵而進據西陵況江陵完固
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

過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祜至欲因所遏水浮船運
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咸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
以車運大費功力晉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
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
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
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
力養銳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

追者肇衆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大破敗
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修治城圍東
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
馬荊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闡據城叛晉陸抗聞之即兵急進晝夜圍
攻如風火迅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
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奮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
陵守堅諒難乘釁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規

既固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恒擾安可不
認及吾救來易軍相犄乘勝陷城誅闡明信同醜
江陵猶然吾鄉拜牧荊州臣心始慰

新鐫補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illegible]補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此其大主意）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毎為邊患祜

患之乃以計令吳罷守（計略布大信。令吳罷守者）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為此也）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今妙在注于此宋無此便是迂儒也何足道哉）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作用）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毎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輙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使送絹償之每遊獵江沔若禽獸先為吳人傷而後為晉人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心已為祜買）毎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

銜刀浮渡江不畏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illegible]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為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并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況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敢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卑深入有

致死之志吳人內戢有懲城之心如此則不渝時可
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祜因歎曰天下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
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
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遂舉杜預
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
亦流涕襄陽百姓因祜平日遊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
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墮淚碑祜享一歲

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荊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符在
人因撫遠近初至無備既用成閒緩帶輕裘寬不
臨陣若獻詐謀所以佳醞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儲
刈吳糧稍償不吝償藥敵背敵知非鴆若此行仁
敵焉能順然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深且
盡事不如心八九悶悶一旦身殂峴山遺恨後者

追功涕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惱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
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鎭繕兵甲耀威武簡精
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
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
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

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
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
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棊華推枰斂手力贊
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
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
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
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
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
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

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
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
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
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
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
指示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
振旅凱還巴丘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
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
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

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
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
接有禮數遺餽洛中貴要咸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
不求益也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
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
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耽思經籍尋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據政諫喪
師表逐逐夫既克西陵殺栈巴露陳兵江陵自不
復傾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城心驚懼孫
歆計窮遣軍出拒敗不覺防遁擒於誤伍延僞降
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千秋美
恭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
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
稱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
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
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
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
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
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木柿
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
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
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
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
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
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
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

頭皓乃肉袒而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
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
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
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
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
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
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

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棹
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詳大臨軍制宜得利而棄
死士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疏辯
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不勝忿懣出
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功美矣恨所
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
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
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

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
褊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下濬鴻鵠燕雀焉知祜薦于帝造船出師木柹蔽
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
置錐再横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
筏造炬炬灌油脂鎔錐大船順流馳加之風利
受降一時渾忿不洎節度空持奏違詔命責渾之
私濬心不服悻悻言詞矜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

回想吾禍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兗州舉隆爲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略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

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歎笑詣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

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涼州遂平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閼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衆遂定後卒

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爲羌所沒帝嘆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千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爲營狹上起屋射人應絃蓋張弩鐵磁石旁施甲羌被束我兵披犀盡驚神速既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遭戕一旦捷聞帝喜可掬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寶一尤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爲鑄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爲害弢又遣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

廣百將傳　卷之七　十五

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弢遣杜弘保廬陵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及兵糧廩至遂復攻弘于廬陵弘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圍陣亂弘因空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轂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杜曾聚兵數萬破陶侃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爲荊州刺史令將趙誘朱軌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illegible][illegible]江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正盛訪

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得妄動聞吾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曾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

廣百將傳　卷之七　十六

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買豎可以寶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强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大興三年卒

斷曰

周訪受命鄉征杜弢弢欲打船作爲搭榜詐設岐棖架以相招船不爲害別遣焚燒伯訪往救共斬賊豪及萩遇賊賊衆而曉知寡不敵散人如燕聚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渡水斷橋杜曾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甄中軍自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挫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再戰直擒曾梟許爲刺史環梲代消雖怒不受絕不嘵嘵歸功將士所以爲高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荊州刺史劉弘辟爲長史及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强兵脫有異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詣弘以自固因并力距恢且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羕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淸侃爲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鎭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杜弢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襄城侃遣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單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順之

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兆年定後誅也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爲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附王敦收交州未行會杜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與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餓而曾率輕兵

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儀斬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成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輒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

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夜修壘比曉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眾大潰爲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夏等據盆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

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禽之益畏侃矣侃薨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所推重蓋如

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究命之禦賊肯死鄉里信任擧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群起許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役被擊逃徒侃逸謂之君本住子順從匪人吾為君恥貢感來降發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逸乃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名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奸自餒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識陶公過入遠前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時北朝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擾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符秦遣軍圍襄陽詔玄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逸于彭城玄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報逸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輜重留于留城玄乃揚聲（此深結）（所以有是言也）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馳進解彭城之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符融等進攻壽陽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因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也

乞諸君稍卻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為然因麾衆卻陣衆奔卒（沒分殺）却遂亂不能止玄於是即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乘亂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餘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此中人有天意）淝水為之不流通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部加前將軍玄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

艱難用督護聞人奭之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
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玄又進伐青州
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
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
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兗青豫幽并七州軍
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玄舉玄爲將郗超喜稱舉受皆當淮先游
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玄率軍與之

相抗玄使謂堅既承兵貺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
兵稍泚我軍胡上請却一麾以便立仗縱轡縱觀
豈不快歟堅鞭一揮衆遂奔放玄因乘之勢寡亦
北不自踏藉卽投水甚鶴唳風聲盡是兵相舉將
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皝異之乃授
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
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將終謂嗣主儁曰今中原未
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
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儁寢疾引恪與慕容
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皆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
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
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
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

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于評罷
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
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爲將不尚威
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
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
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乎
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闞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畧䟽授以兵從征祭酌徙鎮遼東寇不敢作嗣雋親之立功不薄雋死暐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龍朝而歸養親為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兼學

北朝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侍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畚直猛異之因拜為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怗然先留鎮冀州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蝸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暫見擬卿于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廻考槃之雅念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

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

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事探討佐世爲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捫蝨而談旁若悄悄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主苻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守冀州俄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考國富兵强其功非耿臨死遺言晉不可擾正朔翊濟沃意自沓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道

濟又不自斂朝廷之上盡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衆濟曰非也仁義道長弔民伐罪皆遣還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西伐擒策其常臣悉晦智戰非其長晦悉臣勇臣到定州喻衆聞報不戰已亡迨後伐魏多獲少糧斂軍欲退叛者敵揚量沙覆米死若多藏波驚救妄故不敢當成名大震中外惶懼召收賜死長城自傷臨城歎息于古不忘

新鍥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illegible]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見襲[illegible]鎮惡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

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譟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鬬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出（不可竭有外也勝勇且定）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托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須甘從事之心等）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而可以使人以見出）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畢即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令他必濟可也）城北門外去家百里而舫乘衣糧并已逐流惟有進戰可立大功（功在此）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歸留子義真及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此皆武帝之過）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語（忌心所使）因斬鎮惡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之

斷曰

鎮惡[illegible]出身將門[illegible]劉毅而為參軍鎮惡承命自荊先奔揚舟上充直襲江陵劉兵誤認縱入城門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之北伐鎮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及輪三秦若定九錫望恩舟行入渭蓋以為神棄舟陸戰拚死立勳功成名就身早不存雖斬忌者亦無補

六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武兵起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口更索即日以叡爲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衆軍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

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淝先是司馬胡景略至合淝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告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叉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李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邵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奉詔而往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

角截洲爲城比晩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敵募軍士潜水者齎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叡結車爲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軍聚騎闘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

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爲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俄然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道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欲逼仙琕以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兵皆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叡雅有曠世之度莅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做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爲梁名將

斷曰

韋叡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卽擁油幢衆請緩戰叡怒不揚既而城拔方識其强再攻淝水魏救

忽猖請兵不及卽以寡當力戰不卻守死不慌築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淝水既定威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叡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卽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灌敵卽火燒强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侯留名香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札而有愛士之氣時有劉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辯討滅之由是以

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
率巳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郎入羅城
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因壁求輸郢城
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
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
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與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
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

走朱方僧辯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
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
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
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爲將軍尊事
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
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擧旗鼓以誡
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別命多壘圍之自出
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率衛直進僧
辯據胡床不爲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
辯後爲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辯爲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牧侯景反
時奉命討伐子仙僞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鄴
進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震景敗石頭功已耶祭火
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達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曾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

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爲安南將
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
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
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
遏淝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
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明徹曰
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
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
送建業景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

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遘疾卒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會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求頓兵自阻徹笑挫鋒急攻其堡一鼓而擒收兵退旅及周滅齊復攻周上軍至呂梁遏水灌汝敵至橫輪船路盡堵諸將恐愛敗謀各吐適敵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兵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劣乘危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

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遊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群議不以為然帝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于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兵南築畔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一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殂帝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固詰浩曰劉裕既因姚興

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斤請後畧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爲囿中之物長孫嵩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不有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阻於群議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

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於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瞑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

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帝意不決召浩與辯浩因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況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敗旄

頸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
悦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此
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
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
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
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
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

續百將傳　卷之八北朝魏　十四

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擄獲數百萬高車殺蠕
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
如浩所料大武賜高車渠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
人纖瘦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
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朕令至此矣俄而南藩
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illegible]以其未伐逆擊之
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
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揚[illegible]聲以備不虞非敢

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熱非行師之時若往逆
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
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白陳兵少求簡幽州
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僉議以
為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
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
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
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

續百將傳　卷之八北朝魏　十五

受實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
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
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
于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
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
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
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
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陽平
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等屯頓州於是寇來遂

兵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行浩問之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令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己謀不用遂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討叛賊薛永宗壘出兵欲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此時尚未知陛下自至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

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令乘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蹄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因讒誅浩

斷曰

崔浩學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舟衆溯逆戰戰敗悔羞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略地衆欲城求經時不拔忌浩諸勾赫連可伐乘轉夷猶力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舉盡獻上猷惟浩占象大破庭頭帝從往伐所獲山丘鎮兵怯守防兵欲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而用用無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悔方尤

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及元纂討蠕蠕薦謹名辟爲鎧曹從事令率二千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皆爲賊所圍謹所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乃得入柴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士深討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

居日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
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窺太后
乃立榜募獲謹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
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
束身詣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
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
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并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乃言于周文
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

略遠近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
之謹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
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群凶若明公請
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
以討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進
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既而
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周文攻邙山邙
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道左齊神
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
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
兄子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
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餞
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

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
愚民皆戀邑居憚于動移所以用其下策謹乃遣將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
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面縛而
降殺之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
語極歡謹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閒乃先上其所乘
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
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後以疾薨謹有智謀著于事上

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二三騎而
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謙決之謙亦竭其智能
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爲將才智相兼被圍棄馬方自保全善諸國
語賊中周全二萬餘戶一旦附焉盾陽被謹並謹
禍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寃訴王忠欵后方釋然周
文超世于謹素贍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
借攻邙山戰齊不利僞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

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
謝事君臣何嫌爲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爲齊都督見鵰飛
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
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
光率騎五萬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
僅身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恒以冬月
守河椎氷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氷懼周兵之
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
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禦之鋒刃纔交周
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衆築平隴等鎮韋孝寬等
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
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
而還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
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闕軍務乎毎行兵用胡人
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

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
妄殺衆樂爲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
軍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憚後遭譖被殺血流于地
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
得至鄴
斷曰
律光何人落鵰都督北齊受禪進爵鉅鹿周將來
攻析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穀奉詔禦之禦之
甚速鋒刃纔交敵先潰散既破汾水宜陽又逐結

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讒言太甚無故遘誅
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先請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

史當撫衆臨人非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誘憲出宜陽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

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畧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

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庵為帳幕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鞭去不敢追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為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

潰齊王逍走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
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之候騎執
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
汝等即放還又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擒湝及
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
人憚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群文帝賜馬取駁為騮色既出
類牧圉又分帝喜智識迥不猶人撫蜀擇守意節
自任既而受命綏果得民屢與晉戰戰必立勳或
行詭道或以名鬬或請破敵頃刻而斧就刑用開
妙若轉輪為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屬蕭寶
夤作亂乃請闕請為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
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宜陽郡事是歲
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
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

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跡若火
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略
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
琛等崤澠遂清尋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
眾志圖西人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
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
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
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
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
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
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
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
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
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
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

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廢周文帝

嘉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鎭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叛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盆首以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懼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

二日僞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稍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克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壯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子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

略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搆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令諜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以被誅武帝志在平

於孝寬上三策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悍以觀變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通好於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壁武帝東巡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前驅武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

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諭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以待之迥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牢固迥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因軍進次於鄴迥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迥窮蹙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寬鎮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略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寬關西男子離間敵人只須一紙齊君特逞于蟲兵起遍地橫戈沿城立壘孝寬守之氣不

少衰外築山攻內拔樓抵外挖地穿內抉墜止外立竿挨內罷鈎毀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拒六旬未加一矢無策遁歸沮而已矣泐北離南胡也悴喚高築城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爲奔所問以歌謠因而誅死王策平齊四城賊地大破迥先功殊足紀所以英名標之青史

新鍥續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九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illegible]校刊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事周帝命爲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大言有）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深亦見德發之本）及隋主受禪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因而造之素乃造大艦名曰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其餘平乘舴艋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過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日下船（要得此機是）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千艘銜枚而下又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又遣大將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淸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州素遣巴蜒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總管出塞討

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此乃自固之道非（非深知方）取勝之方也（要者不能）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敵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門庭漢王諒反先遣茹茹

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聃子并力拒守素
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
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
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
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
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
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
餘黨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

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如此嚴）
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克敵行軍亦是一法）
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
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
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為名將從
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
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
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
艦塡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戍欣浮江而下望若
大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蓬頭犯衆騎陣擊奔追
躡突厥慫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久
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每臨前流血言笑自
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
文帝一見即謂人曰長孫生耶武藝超群言多奇畧後

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許遣
于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
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鵰飛而爭（有此縱技有能動人）
肉因以兩箭授晟射之晟彎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
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
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托心（從此須心大快）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
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
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各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
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
阿波(大有卑見)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
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
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虜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
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牽率惟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
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
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
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
實皆如目視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
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
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
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
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
回兵出塞既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
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
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雖有備無患)
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又
覘知雍閭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

狗賓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
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
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
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
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
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卒
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中並
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
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為

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若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鵰處雖有識察與之交山川形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牟驕倚合衆勢盛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晟因書啓胡衆最豪兵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縑以驕再引使上疑貳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營撫奏朝賜射鳶落復賚獨傾世流破敵策比雷高受降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詎誰咆號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周太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戰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乃敢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

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
其巢穴蕭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
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遂進
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
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
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
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
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

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
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
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亦足矣
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略不磨平陳既任慷慨操戈釆石皆
濟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弼較方知
其多黃班有讖青驄應歌突厥識面仰視敢麼生
爲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驍勇便弓馬隋高祖
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熲曰文武才幹
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
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
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
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
皇九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
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
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
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
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
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
進弼軍因而退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厲將士
殊死而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任弼將斬之弼釋而禮之遂
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

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
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
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
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
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
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
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
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
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

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鬭將非領將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
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煬帝即位尤疎忌大
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夫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
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熾耀旗驚而細覷認當
認處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山大戰不戰不屠直
入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嫉將軍如故
能不囁嚅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爵疑忌特
跡許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
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
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
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却
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
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
单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
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
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
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
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
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
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
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
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
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
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
歲率衆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

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
令倒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
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
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
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
知其受金及翫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
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
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熲諫曰萬歲雄略過人每行
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

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
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
隋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燉
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
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
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
將士稱寃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
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暴殺之死之日士庶

聞者莫不寃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
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
為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挺戰登先受人之
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識以為等閒大得六畜方知
勇兼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
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
音信杳然盡驚為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

錢鏐沉之亂萬歲關專要害悉破沉求保全既恩
朝兇又以金繒因其反覆萬歲受惡遣閥兒關萬
歲斬李知是戍卒早逝而還追斬之緒忌者不言
訟功忤上掾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狥
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招降之法本此）
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

者悉縱之由是賸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
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
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此）
用之外示引擢內質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此孔明用西川人才同意）
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
舟當濟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
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此計甚妙）
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
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拔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遂
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討
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
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
憂公祏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
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爲安既而公祏遣將遏戰
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亦是誘敵之法）
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
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卻走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

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許
公祏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爲禮部尚書改
王河間暴薨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
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
以自見云

斷曰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術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
戮孝恭酌其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圖蕭銑銑鎮
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進當隊

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祏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
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杖首之祥既而擒斬河間封
王人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
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
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既而從
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縶之屈突通曰
恭慓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

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卧内曰丈
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即獵榆窠寇王
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
甚恭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
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
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隋帝廐馬鎧甲華
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
甑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建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矟略其壘
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
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皿一車恭辭
曰秦王賞生之方以身狥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
賜若私許則懐二心狥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
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
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
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

不先决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
事有疑非智臨事不决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入
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
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
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即不從可
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人計議及隱太子
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
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
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嬰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
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
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爲皇太子坐隱巢者百
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
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
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
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
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横恩不可數得勉自卷
恭頓首謝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
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
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衆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榆巢獵
遊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横手刺賊
馬畔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賂金恭辭不否判
客暗傷恭不爲患玄武變生力誅不彈帝驚正言
隱巢作亂從定中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嬰
悍唐將英雄將軍爲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
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
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唐高祖擊
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壯士乎秦王
亦爲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
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
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
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之曰既往不咎
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
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瀕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攻其無備然）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
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脅卒召
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
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淸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
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
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避銳擊亂）
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
（此其時矣）
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即率輕兵五

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
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
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戰同于叛逆請
籍其家資以賞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銑
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
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收拾人心）
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
爭下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
畧副孝恭東討時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

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
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
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
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
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見得到）
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鬭方今持重以待公祏立計若出其不意
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
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
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銑與公祏之膏肓也
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
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
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
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
卒五千絕漠然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
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
恥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内附遣靖往迎之又遣

唐儉安修仁慰撫突因請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我遇侯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潰散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河道大總管高甑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燕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窘蹙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高甑生軍由鹽澤道後期靖[illegible]責之既歸而憾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後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諡景武

斷曰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自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壯士唐祖赦之命征蠻地伏斬冉肇俘五千討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旣降公祐又繫在衛白韓功足相比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所乘詔機掃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尚圖功帝爲流涕唐宿股肱李靖其儔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翟

詐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特李密亡命雍丘勣又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去武

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忠于密而不忘乎唐之得計封英國公姓國姓紀也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服衰絰葬訖乃釋從秦王伐東都有功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

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齋約齋近也輕薄之不戰而縛曰靖大喜以爲與己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窺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復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

無逾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高宗立遂爲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什容馬久平虎水䕶識皆延

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皆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決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爲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

斷曰

李勣雖盜知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市天下之亂起於饑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旣敗表上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葬明恩恭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何如得人暴病調藥甫剪鬚旬非獨爲汝社稷計深又勑太子我死女親君且如此不愧爲臣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

古閩黄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𡺸菴增補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驍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歛見牙帳馳殺數十

百人頡利各道去靖亦尋至餘衆悉降又從葱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擊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合步卒據高攢槊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等率雜虜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

大晉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令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雨賀魯將啜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慶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郵隧定疆畛問疾收背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兵）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定（貴神速定方得之）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槊素大敗討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南復定乾封二年卒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徒頼之不恐究厥從征乘霧一涉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脩槊冰儲大雪不休斬幾紀極後襲諸敵二路雲擁面縛而降獻俘丹闕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葱嶺以南閒面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大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塋未晚乃往應募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人品）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自此顯彰）賊遂奔潰帝遙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名正言順）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名言）三矢輒殺三人（此大機）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

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爲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將帥不和之失）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卽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躡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失和）（天時不和）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威名所致）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貴著白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賞炫耀天子見之驚奇詫妙問喜得人總軍卽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遣使知王仁貿會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創貌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拜告方識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爲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敎者今子也賢（有傳授）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用術）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

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
饑乏行儉止營致令曰水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
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
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
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
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簒遮匐使者釋
之使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亦降悉俘至
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
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
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部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
往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敵抄軍多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
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
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
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
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
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
第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
汗復與温傅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
說伏念令與温傅相貳伏念悟密送款且請縛温傅
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斥堠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也且受
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
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温傅於都市行
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
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
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爲
名將度最大所賜重寶甚爲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川隨付送
予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
但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
果來掠齊出斬獲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
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漏
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
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

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
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
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
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
地反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
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
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
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見○解○是○）
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騎蹄精不習戰吾為諸君
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獲無算京觀而還吐
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
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
后嗟嘆西突厥烏質勒諸番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
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
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謂楊再思
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
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川夷險障
塞之處皆能言之身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扺權近（老不知休難免）

（此談○）贊役用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
破識始不行吐蕃入寇甚衆鮮明然皆游貴習戰
不精欲為軍取披甲先登六戰皆克京觀築成請
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
人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林武后時遷殿中侍御

史通天中御史孫承擧臨猗遠軍賊還自圖先降當
失百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中丞詔仁
愿敘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
行所問皆窮仁愿乃劾承景罔上虛列敵級遂貶承
景以仁愿代為中丞發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
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
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
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
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

為彼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
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
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
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馬歲省
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
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不宜退守寇至當併力出
拒敵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生其心哉後常元楷
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服元楷寡能
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
朔卒

斷曰

仁愿敘功虛者盡貶承景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
厥界以河中無險以塞犯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
為衛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遂
工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
連堠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壅兵貴攻戰退守爲

虜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為桂州都督州兵
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郭罷戍卒墾江開屯田數
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
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
合將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
師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
而薛訥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障兩軍之間

亘二舍而近晙弁迎訥夜使壯士啣枚襲突厥營引
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爲拔曳固
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晙因
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鄙久必爲患使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
大陳兵召番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此乃久安之計）
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

沙漠之西城旁編夜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徙
歟出未報而番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晙
間行捲甲捨幕還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晙
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
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
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關池胡康待賓
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之元宗以宮人
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
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絕初晙奏朔方

兵力有餘願罷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
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晙賣已乃復叛卒貶
尚書左丞相

斷曰

晙爲桂督其功已勞築邪龍戍以息轉漕後遷都
護蕃寇臨洮晙命所部胡服夜挑戰疑有伏自鬭
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鏖突厥復叛門戶必撤請
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懸豪上書未報
果叛復遣救晙往討風雪正高夜風止雪忠感若

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被宮人之賜臣安敢叨誓死
以免忠敬孔昭奈奸忌恨激番咆號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
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
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
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
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
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

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綏之使其和望不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番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番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番力益強易以擾動俟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

我則俟斥部落還吐番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番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番俗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番君臣相猜[illegible]誅欽陵久之突厥吐番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illegible]州都督涼州初境廣縱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闢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川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佯爲不知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

揚言迎衞進至其帳修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衆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攻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衞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番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以爲然即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

分遣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宗楚客曰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奬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絶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因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

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鬭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𠟠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爲藩屛蕃地歸我四鎮詎爭和望未絶悪難得萌吐蕃猜忌累誅欽陵涼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四稽烏質勒塞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拜寒與歸卽死矣子欲橫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贈禮大以爲榮義者

後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拒客許生纛下免死新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illegible]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初從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郛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

陞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歸至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爲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不可坐須菹醢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缺可格)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

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寨隘以足蹶之抵弱壑議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即引與諸將[illegible]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勞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illegible]爲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illegible]李歸仁擁精兵薄戰王師往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illegible]爲死取一(往之氣奪以奮人)[illegible]創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後整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仰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産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爲將陌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拒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

奮馳陞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城致祭井水拆滋鳳翔謁帝帝喜可知長安之復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既中聞戰尚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常山團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使有作用)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壘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猶近寇解鞍休士是日偵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宿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廢侍御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慢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潰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擣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

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鬬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悍光弼嚴敎諸將逗遛其兵自罪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鄉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戰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
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
如我陟不能荅遂檄河南尹幷官吏避賊將軍趨戰
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
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
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
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用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
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浚塹溝築月城以守賊
攻光弼與戰于羅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

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
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
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欲急攻
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
太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
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
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
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
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曰蕃將也不
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馬四十分給
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馳棨堅
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救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却也乃命易其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
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
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收斬首萬
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illegible]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棄衆以拒官軍
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
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太淸襲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
思明來救屯兵河清將言渡河絕餉路光弼營野水
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
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
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遐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夫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逐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雖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

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諷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娟光弼功陰佐朝恩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依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取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排上洮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併爭劉掠賊兵發伏乘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

河保聞喜抱玉以兵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北邙之敗懷恩善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功世而杜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月謀中傷也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辭帝令郭子儀輩其母還京光弼疾將吏問後事答曰

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部將卽以其布爲光弼行喪號泣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整旅天下服其威名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爲朔方也營壘士卒旗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斷曰

安史盛時光弼適爲將史雖倔強特擾不讓既聞賊

來一戰盡劍鄭衆大原主兵征虜部付衛兵執兵不放氣怒斬之三軍魂蕩思明來攻石車挽搥矣陷塹擒其兵半丧寇保濟關近將譙伏刺賊拔矛綃旌其壯迎賊不前斬以爲樣大戳自處無不曲當燔磻其功猶隊非狀然天無私人心相諒所以

圖形凌烟閣上